

-1-

FRANK HERBERT

法蘭克．赫伯特—著　顧備—譯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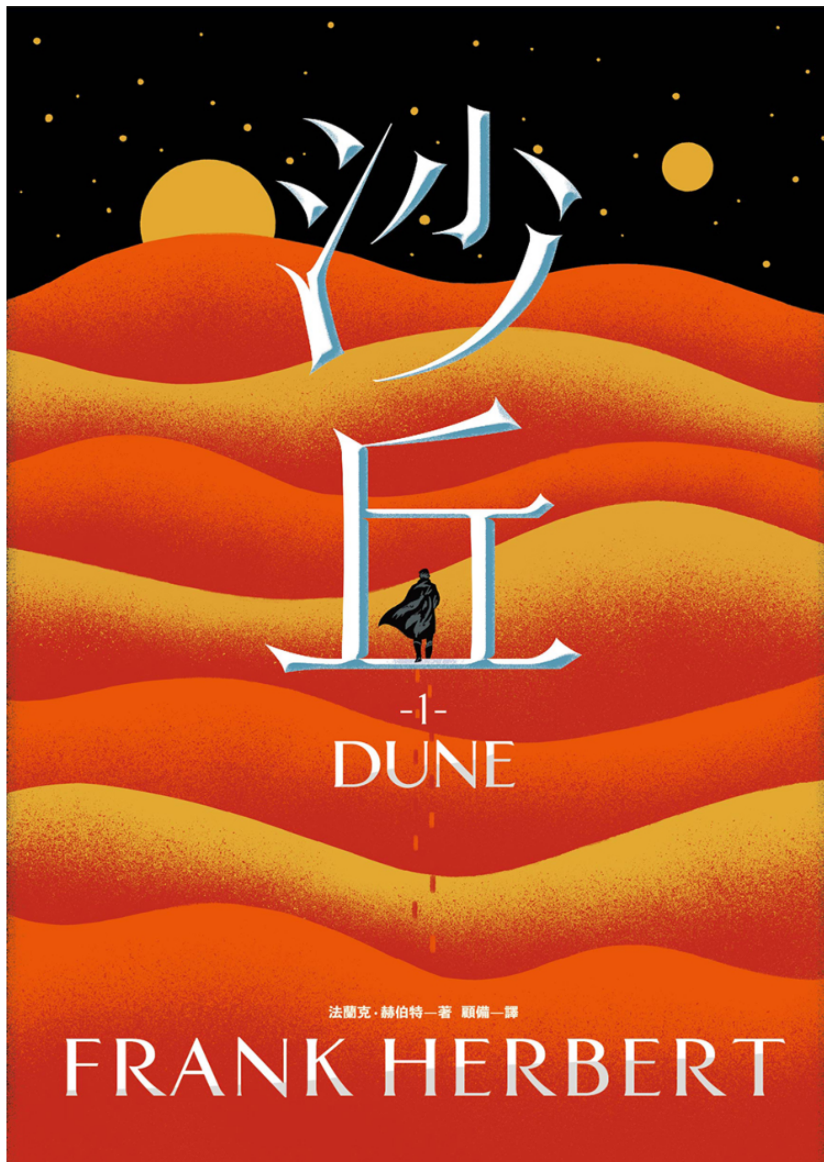
沙丘

DUNE

-1-

FRANK HERBERT

法蘭克．赫伯特──著　顧備──譯


沙丘
-1-
DUNE
法蘭克·赫伯特—著 顧備—譯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1-

DUNE

法蘭克·赫伯特—著　顧備—譯

FRANK HERBERT

目次

第一卷　沙丘
第二卷　穆阿迪布
第三卷　先知

附录I　沙丘星的生态
附录II　沙丘星的宗教
附录III　贝尼·杰瑟里特之动机及意图报告
附录IV　人物小传（氏族成员选摘）

帝国词汇表
地图标注
跋

本书献给辛劳不囿于纸上谈兵，而扩及「实体物质」之人——
献给旱地生态学家，不论他身在何处，于何时工作。
谨以谦卑钦慕之心，献上此本预示之作。

第一卷　沙丘

1

初始之时，最需戒慎小心，以保不偏不失。对此，每位贝尼·杰瑟里特[1]女修都了然于胸。要研究穆阿迪布的一生，一开始便要留心他所处的时代：生于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在位第五十七年。请特别关注穆阿迪布所在之处：厄拉科斯行星。是，他确实出生在卡拉丹，并在那里度过生命最初的十五年，但别受此蒙蔽。厄拉科斯，这颗又称「沙丘」的星球，才始终是他的家园。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手册》



在出发前往厄拉科斯的那一周，众人来回奔走，乱到几乎无法忍受。此时，一位老迈的巫婆来访，她想见那男孩——保罗的母亲。

当晚卡拉丹堡天气和煦，而这栋厄崔迪氏族寓居了二十六代的古老石堡，却散发出天气变换前夕特有的阴湿感。

老妪被人从边门领了进来，沿着拱廊，经过保罗的房间。她获准从门口悄悄看一眼躺在床上的男孩。

男孩惊醒了，借着地板附近的悬浮灯发出的微弱光芒，隐约看到一具庞大的女人身影映在房门上，就站在他母亲前方一步外。那是女巫的影子，头发仿佛乱蓬蓬的蜘蛛网，五官笼罩在斗篷的阴影下，双眼有如熠熠宝石。

「以他的年纪，个子小了点吧，杰西卡？」老妇人问道。她的声音嘶哑粗嘎，像没调准的巴利斯九弦琴。

保罗的母亲用她柔和的女低音回答道：「厄崔迪家是出了名的发育晚，尊上。」

「这我听说过，听说过。」老妇人嘶哑道，「但他毕竟十五岁了。」

「是的，尊上。」

「他醒着呢，在听我们说话。」老妇人说，「狡猾的小鬼。」她轻笑，「但皇族是需要狡猾的。如果他真是预言中的魁萨茨·哈德拉克……那么……」

保罗躺在床上的阴暗处，眯着眼。一对椭圆、炯炯如鸟眼的眼睛——老妇人的眼睛，在与他四目相交时仿佛变大了，发出光芒。

「好好睡吧，狡猾的小鬼。」老妇人说，「明天，你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应付我的戈姆刺。」

然后她就离开了，将他母亲推出去，门关上时发出重重的闷响。

保罗躺在床上，清醒地想着：什么是戈姆刺？

在这变幻莫测、令人不安的时刻，这老妇是保罗所见过最怪异的人物。

尊上。

还有她喊他母亲杰西卡的语气，像在使唤寻常女仆，而不符合她母亲的身份——贝尼·杰瑟里特女士、公爵的情妇，以及公爵继承人的母亲。

戈姆刺是不是厄拉科斯上的什么东西？我们在去那里之前，我必须先了解？他猜测着。

他喃喃念着她那些奇怪的词：「戈姆刺……魁萨茨·哈德拉克。」

要学的东西本来就够多了，厄拉科斯是和卡拉丹截然不同的世界。新学来的东西在保罗脑子里打转。厄拉科斯——沙丘——荒漠之星。

父亲手下刺客团的团长杜菲·哈瓦特是这么解释的：过去八十年间，与他们不共戴天的哈克南氏族一直住在厄拉科斯，并根据钜贸联会的一纸合约，以准封邑的形式掌管星球，开采抗衰老的香料，美蓝极。现在，哈克南人即将离开厄拉科斯，改由厄崔迪氏族实行封邑统治——显然是雷托公爵的一大胜利。然而，哈瓦特也说，这样的表象隐含着最要命的危机，因为那表示雷托公爵在兰兹拉德的大氏族间很受爱戴。

「受到爱戴，往往会招来当权者的嫉恨。」哈瓦特这么说过。

厄拉科斯——沙丘——荒漠之星。

保罗睡着了，梦见一座厄拉科斯洞穴，身旁全是沉默的人群，在无数小光球朦胧的光线下移动。他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声响——滴答滴答的水声，感到肃穆的气息，像是大教堂。尽管身在梦中，但保罗知道自己醒来后仍会记得。他总能记住那些预知的梦。

梦境消退。

保罗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温暖的床上—他思索……思索着。在这个卡拉丹堡的世界里，他没有同龄玩伴，或许离开也没什么好伤感。他的老师岳医师曾经指点他，在厄拉科斯，人们并不严守阶级制度。那颗星球庇护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居住在沙漠边缘，没有盖德和霸夏会对他们发号施令。这些飘忽不定的人被称作弗瑞曼人，甚至不列入帝国的官方人口。

厄拉科斯—沙丘—荒漠之星。

保罗意识到自己的紧张，决定练习母亲教他的身心控制法。以三次急促的呼吸为引，他进入飘浮的意识中……凝神……动脉扩张……避免意念涣散……只留下选出的意识……血液送出，立即涌入超载的部位……一个人无法仅凭本能便能饱足、安全、自由……动物的意识无法延伸至此时此刻之外，也不会想到猎物或许终将灭绝……动物会破坏，不会生产……动物的喜乐依然更接近感官层面，而不具感性……人类需要一面背景网格，透过这网格去观看他的世界……有选择地集中意念，这会建构出你的网格……深刻地意识到细胞的需求，让整个身体顺从神经、血液的流动……一切事物、细胞、生命，都是短暂的……都是为内在的持续流动而奋斗……

这训练在保罗飘浮的意识中不断、不断展开。

当清晨的澄黄晨曦射上保罗的窗，他透过眼睑感觉到了光亮，睁开眼，听到城堡再度闹哄哄，看见自己卧室天花板上那熟悉的斑斑光束。

通往走廊的门开了，母亲朝房内望了望，暗红铜色的头发以黑色发带系在头顶，鹅蛋脸不动声色，一双绿眸严肃地凝视着。

「你醒了。」她说，「睡得好吗？」

「好。」

当她从衣架上为他挑选衣服时，保罗打量母亲高□的身形，从她的肩膀看到隐隐的紧张。其他人或许不会注意，但保罗受过母亲贝尼·杰瑟里特式的训练—一丝不漏，观察入微。她转过身，手里拿着一件半正式的外衣，胸前口袋的上方是厄崔迪氏族的红鹰纹章。

「快穿上。」她说，「圣母在等着。」

「我梦见过她一次。」保罗说，「她是谁？」

「她是我在贝尼·杰瑟里特学校的老师。现在，她是皇帝的真言师。嗯，保罗……」她顿了顿，「你必须把你的梦告诉她。」

「好的。我们就是因为她才得到厄拉科斯，对吗？」

「我们并没有得到厄拉科斯。」杰西卡掸了掸一条裤子上面的灰尘，然后和那件外衣一起挂在床边的穿衣架上，「别让圣母久等了。」

保罗坐起身，抱着双膝说：「什么是戈姆刺？」

再一次，母亲传授的训练让他看出她那几乎难以觉察的犹豫，感受到那股紧绷所泄漏的恐惧。

杰西卡走到窗前，猛地拉开窗帘，目光越过河畔的果园，远远地望向修比山。「你很快就会知道……什么是戈姆刺。」她说。

他听出母亲语气中的畏惧，不由得揣测起来。

杰西卡依旧望着窗外说道：「圣母正在我的日光室等你。请快一些。」



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坐在锦织椅上，看着保罗母子一步步走近。从她两侧的窗口望出去，可以俯瞰河流弯曲的南岸和厄崔迪氏族名下的绿色田园，然而圣母却无意欣赏。今天早晨，她感到自己上了年纪，为此有几分愠怒。她把这归咎于太空旅行，而太空旅行总令人想起可恶的宇航公会和他们那种鬼鬼祟祟的作风。但是，这项任务必须要有目光如炬的贝尼·杰瑟里特亲自把关。召令一下，就算是帕迪沙皇帝的真言师也无法推诿。

该死的杰西卡！圣母默默想道，如果她乖乖生个女孩就好了！

杰西卡停在座椅前三步外，左手轻提裙裾，微微欠身行礼。保罗则按照舞蹈老师所教的那样稍稍躬身即起—「对受礼方的身份存疑时」，就会这么致意。

圣母将保罗行礼的分寸看在眼里。她说：「他很谨慎嘛，杰西卡。」

杰西卡把手搭在保罗肩头上，搂住他。有那么一瞬，她手心传出一波惊恐，但随即恢复自制。「他受过这种教导，尊上。」

她在怕什么？保罗心想。

老妇人只一瞥，将保罗的体貌尽收眼底：鹅蛋脸像杰西卡，但那强健的骨胳……他有父亲的深色头发，眉形却来自那名字讳莫如深的外祖父，还有细长而傲慢的鼻子、直视自己的那对绿眸，这些都像老公爵，他过世的祖父。

那家伙倒是会赞赏这份无畏，即使是在坟墓中。圣母暗想。

「教导是一回事，」她说，「基本资质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等着瞧。」老妇人向杰西卡投去严厉的一瞟，「你退下吧。我命令你去练习静心冥想。」

杰西卡的手从保罗肩头拿开，「尊上，我—」

「杰西卡，你知道一定要这么做。」

保罗仰视母亲，一脸疑惑。

杰西卡挺直了身体，「是的……当然。」

保罗回头望着圣母。母亲对这位老妇人的客气和明显的敬畏都在提醒他要小心。然而，他虽为母亲散发的恐惧而忧心，却也感到些许愤怒。

「保罗—」杰西卡深深吸了口气，「……你将要接受的测试……对我很重要。」

「测试？」保罗抬头望着母亲。

「记住，你是公爵的儿子。」杰西卡说，随即急急转身，大步朝门外走去，裙裾沙沙作响。房门重重在她身后关上了。

保罗面对老妇人，压下胸中怒气，「你把杰西卡女士当成侍女打发？」

老妇人紧皱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小子，杰西卡女士在学校的那十四年，的确是我的侍女。」她点点头，「而且，是不错的侍女。现在，你过来这里！」

这道命令突如其来，保罗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身不由己照做了。「她对我用了魅音。」他暗想道，并在圣母示意时停了下来，站在她膝旁。

「看到这个了？」她从长袍的衣褶里取出一具绿色的金属方盒，每边约有十五公分长。她转了转那盒子。保罗看到其中一面敞开着—里面

黑沉沉的，令人不寒而栗。任何光线都射不进那片黑暗。

「把你的右手放进盒子里。」她说。

恐惧席卷保罗，他开始向后退，但老妇人开口道：「你就这样听你母亲的话？」

他仰望那双鹰隼般的眼睛。

慢慢地，在感受到一股排山倒海的冲动时，他将手放进盒子。黑暗吞没了他的手。他先感到一阵阵寒意，然后有平滑的金属抵着他的手指，手指一阵麻刺，仿佛失去了知觉。

老妇人露出猎食的表情，右手从盒子上抬起，稳稳停在保罗的脖子旁。保罗看到她手中有什么金属闪了闪，扭头想看个究竟。

「别动！」她厉声喝道。

又在施展魅音！保罗把目光转回她脸上。

「我正用戈姆刺指着你的脖子。」她说，「戈姆刺，最霸道的武器。它是一根针，针尖上有一滴毒液。啊哈！别把手抽走，否则就让你尝尝毒药的滋味。」

保罗干咽一口，只能紧紧盯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她说话时两眼放光，镶银的牙齿在暗淡的牙床上反射出点点银光。

「公爵的儿子必须了解毒药。」她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做法，是吧？鸩毒要下在饮料里，憔玛思放在食物里。毒效有快的，有慢的，也有不快不慢的。对你来说，这毒是前所未见的：戈姆刺，专杀动物。」

保罗的傲气战胜了恐惧。「你竟敢影射公爵的儿子是动物？」他质问道。

「好，我就先假设你可能是『人类』好了。」她说，「站稳！我警告过你，别轻举妄动。我老是老了，手还是能在你逃脱之前把毒针扎进你的脖子。」

「你是谁？」保罗轻声问道，「你是怎么哄骗我母亲，让她把我留下来，单独和你在一起？你是哈克南的人吗？」

「哈克南人？上帝啊，不是！现在，闭嘴。」一只干枯的手指碰了碰保罗的脖子，他竭力压下跳开的冲动。

「好，」她说，「头一关你过了。接下来的考验是这样的：只要你

把手从盒子里抽出来，你就死定了。规则只有一条：把手留在盒子里才能活命，抽出来就是找死。」

保罗深深吸了一口气，压住心中的颤栗。「只要我喊一声，几秒之内就会有侍卫制住你，你也会死。」

「你母亲守在门外，侍卫过不了她那一关。别指望了。你母亲通过了这个测试，现在轮到你了。你要感到光荣，我们很少用这个测试男孩子。」

好奇心一起，保罗的恐惧消退到可以勉力压下的程度。这老妇人说的是真话，毋庸置疑，他听得出来。如果他母亲守在外面……如果这真的是测试……不管是什么，他知道自己无法脱身。戈姆刺抵着他的脖子，自己的性命就在圣母手上。他想起「制惊祷文」，那是他母亲在贝尼·杰瑟里特仪式中传授给他的：

我绝不能害怕。恐惧会扼杀心智。恐惧是小号的死神，会彻底摧毁一个人。我要面对恐惧，让恐惧掠过我，穿过我。当这一切过去，我将睁开灵眼，凝视恐惧走过之路。恐惧消逝后，不留一物。唯我独存。

保罗感到自己恢复了镇定，「动手吧！老太婆。」

「老太婆！」她厉声道，「你够胆，这无法否认。好吧，我们走着瞧，小子。」她弯身凑近，压低声音，近乎耳语道：「你盒子里的那只手会感到疼痛，很痛！可是，如果你抽出手，我的戈姆刺就会刺进你的脖子——你会立刻死去，快得像刽子手挥下的斧头。抽出手，戈姆刺就要你的命，懂吗？」

「盒子里有什么？」

「疼痛。」

保罗感觉到了，手上的刺痛正在加剧。他紧闭双唇。这怎么可能是在测试？他想。刺痛变成了搔痒。

老妇人说：「你听过吧，动物为了挣脱捕兽夹，会咬断一条腿。那是野兽的伎俩，人则会待在陷阱里，忍痛，装死，这样才有可能杀死设下陷阱的人，免得自己的同类受他危害。」

搔痒变成隐约的灼痛。「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保罗问道。

「看看你是不是『人类』。安静！」

保罗的左手紧握成拳——烧灼感已从盒子里的右手蔓延到这只手，并

慢慢加剧：烧，烧得更厉害，越来越厉害……他感到左手的指甲陷进了掌心，而烧灼的那只右手却连弯曲手指都做不到。

「烧起来了。」保罗轻声说。

「安静！」

痛楚跃上他的手臂，他的额头渗出了汗珠。每条肌肉都在哀号，要他把手从燃烧的火堆里抽出来……可是……戈姆刺。保罗没有转头，只试着斜睨脖子上的那根毒针。他发现自己正大口大口喘着气，想放慢呼吸，却做不到。

痛！

世界变成了空白，只有那只淹没在剧痛中的手是真实的。而那张老迈的脸就在几公分外盯着他。

双唇干得几乎张不开了。

那烧灼！那烧灼！

他觉得他能感觉到烧焦的皮肤从那只灼痛的手上卷起，肌肉变得酥脆，一块块剥落，只剩下烧焦的骨头。

停了！

不疼了！仿佛关上了某个开关。

保罗感到自己的右臂在颤抖，全身大汗淋漓。

「够了。」老妇人喃喃道，「Kull wahad。没有女孩能坚持到这一步。我以为你一定通不过。」她往椅背一靠，撤走了戈姆刺。

「把手从盒子里拿出来，孩子，看看它。」

保罗压下颤抖，盯着那个无底黑洞。那只手仿佛有了自己的意志。剧痛记忆使他动弹不得。理智告诉他，从盒子里拿出来的会是一截焦黑的残肢。

「拿出来。」她厉声道。

他抽出手，惊讶地瞪着一毫发无伤，皮肉没有任何受过剧痛的迹象。他举起手，转了转，又弯弯手指。

「那是刺激神经所引发的疼痛。」她说，「未来会成为『人类』的人，不会受到损害。有很多人愿意出天价来买这盒子的秘密。」她把盒子收进长袍中。

「可那种疼痛—」保罗说。

「疼痛！」她轻蔑地说，「『人类』可以凭意念控制体内的任何一条神经。」

保罗突然感到左掌发痛，这才松开紧握的手指，看着指甲在掌心抠出的四道血印。他垂下手臂，看着老妇人说：「你以前也这样测试过我母亲吗？」

「你用筛子滤过沙子吗？」她问。

这个天外飞来的问题使他一震，有了更高层的领悟：用筛子滤沙。他点点头。

「我们贝尼·杰瑟里特滤的是人，以找出『人类』。」

保罗举起右手，回想刚才的疼痛。「用这种方法—疼痛？」他问道。

「小家伙，我仔细观察疼痛中的你。疼痛只不过是测试的中心轴。至于我们的观察方法，你母亲已经传授给你。我在你身上看到她教导过你的迹象。我们要测试的，是危机和观察。」

保罗听出她话中的坚定，说道：「这是真的！」

圣母凝视着保罗。他感应到真实！他会是那个人吗？他真的是那个人吗？

她压下兴奋之情，提醒自己：希望会蒙蔽双眼。

「你分得出人们说的是真话？」她说。

「我分得出。」

从他的语气可以察觉，保罗已在多次试验中确认自己拥有娴熟的探真能力。她听得出来，于是说道：「也许你真的是魁萨茨·哈德拉克。坐下，小兄弟，坐在我脚边。」

「我宁可站着。」

「你母亲以前就坐在我脚边。」

「我不是我母亲。」

「你有点恨我们，嗯？」她望向门口，叫道：「杰西卡！」

门应声打开，杰西卡站在那里，目光如炬地盯着屋内，看到保罗时，眼神立即变得柔和。她挤出一丝微笑。

「杰西卡，你从来没停止过恨我吗？」老妇人说。

「我对您又爱又恨。」杰西卡答道，「恨—来自我永远无法忘记的

疼痛。而爱却是……」

「只要说出基本事实。」老妇人说，语气却很柔和，「你可以进来了，但还是得保持沉默。门关上，注意别让人打扰我们。」

杰西卡走进屋里，关上门，背倚着门。我儿子还活着，她想。他没死，而且，是……『人类』。我早就知道他是……但……他活着。现在，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她只觉得背后抵着的房门坚固而真实。屋里的一切都涌到眼前，压迫着她的神经。

我儿子活下来了！

保罗看着母亲。老妇人的话是真的。他想离开，独自消化这次的经历，但他知道必须获准才能告退。老妇人身上有股力量能控制他。她们说的是真的。

他母亲经历过这样的试炼，这里面一定有某种可怕的使命……那种痛苦和恐惧，真可怕。他明白何谓可怕的使命，那代表不计成败，一切都在所不惜。保罗感到那种可怕的使命正在感染自己，却不知道那可怕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哪一天，小家伙，」老妇人说，「你，可能也得像她那样站在门外。这得有几分能耐。」

保罗低头凝视那只饱尝剧痛的手，然后抬起头看着圣母。她的语气带有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在其他人的话中听到过。那些词镶着光芒，又暗藏急切。他感到，无论自己向她提出什么问题，得到的回答都会使他超越肉身世界，进入更高深的领域。

「你们为什么要用试炼找到人类？」保罗问。

「为了解放你们。」

「解放？」

「以前，人类一度将思考移交给机器，希望自己能够解脱。然而，这只是让机器的拥有者奴役其他人。」

「汝等不应造出具人类那等思维之机器。」保罗引述道。

「正是引自巴特勒圣战和《奥兰治合一圣书》。」她说，「但《奥兰治合一圣书》其实应该这么说：『汝等不得造出机器去假冒人类思维。』你研究过晶算师吗？」

「我一直在跟杜菲·哈瓦特学习。」

「当年的大反叛毁去了一根支柱，」她说，「这逼得人类拓展思维，于是人们开始设立学校去训练人类的才能。」

「贝尼·杰瑟里特学校？」

她点点头，「那些古老的学校只有两支幸存下来—贝尼·杰瑟里特和宇航。在我们看来，宇航几乎完全侧重数学。贝尼·杰瑟里特的作用则是另一种。」

「政治。」保罗说。

「Kull wahad」，老妇人说道，朝杰西卡重重睨了一眼。

「我没告诉过他，尊上。」杰西卡说。

圣母把注意力转回保罗。「那么，你是凭一点线索，看出这件事。」她说，「政治，没错。有些人看出人类需要连续不断的血脉，而最初的贝尼·杰瑟里特学校就由这些人主掌。她们注意到，如果不在繁衍过程中将人类谱系跟动物谱系分开，血脉就不可能连续不断。」

保罗发现，老妇人的话突然失去了原本独有的犀利。他母亲说过，他有明辨真伪的直觉，而此时有什么抵触了这份直觉。但圣母并不是在撒谎，她显然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这其中有某种更深的东西，与他那个可怕的使命息息相关。

他说：「可我母亲告诉我，学校里许多贝尼·杰瑟里特都不知道她们的父母是谁。」

「遗传世系会永远放在我们的档案里。」她说，「你母亲知道，要么她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后代，要么她本身的血统还算可以。」

「那么，她为什么不能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有些人知道……但许多人不知道。比方说，我们也许希望她跟某个近亲结合，以创建某种优势的遗传性状。原因很多。」

保罗再次感到不对劲。他说：「你们承担了很多事情。」

圣母盯着保罗，心想：他的语气里是不是带着几分批评？「我们肩负重任。」她说。

保罗感到自己逐渐摆脱试炼带来的震惊。他审视着圣母，问道：「你刚才说，也许我是魁萨茨·哈德拉克……那是什么？人形戈姆刺吗？」

「保罗，」杰西卡说，「不能用这种语气对……」

「我来处理，杰西卡。」老妇人说，「来，小家伙，知道真言者之药吗？」

「你们用这药来提高自己分辨真伪的能力。」保罗答道，「母亲告诉过我。」

「那你见识过辨真入定吗？」

他摇摇头说：「没有。」

「这种药很危险，」她说，「但能带来灵视。在这种药的激发下，真言者可以凝视记忆中—她肉身记忆中的许多地方。我们俯瞰过去的一条条大道……但只看得到女性的大道。」她的声音蒙上了一抹伤感，「然而，有个地方是任何真言者都看不到的。那里会把我们弹开，相当可怕。据说，有天会出现一个男人，他将在药物的激发下找到自己的内在灵眼。他会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看透女性和男性的过去。」

「你们的魁萨茨·哈德拉克？」

「对，魁萨茨·哈德拉克，可以同时存在于多重时空的人。许多男性都试过这种药，很多很多，但没有一个成功。」

「他们试了，然后失败，全都这样？」

「哦，不。」她摇了摇头，「他们试了，结果都死了。」

1

贝尼·杰瑟里特原文Bene Gesserit。Bene指良好，Gesserit指行为、作为。Gesserit 发音也与Jesuit相似，而Jesuit指耶稣会。—编注

想要了解穆阿迪布，却不了解他的世仇哈克南人，这就像要获得真理却不懂谬误，要领受光明却不懂黑暗一样，都是枉费心机。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手册》



这是一颗浮雕星球仪，半隐半现，在一只戴着光灿戒指的胖手拨弄下转个不停。一座形状不规则的架子支着星球仪靠在墙边，房间没有窗户，屋里剩下的几面墙都堆满了彩色卷轴、胶卷书、磁带和卷盘。移动式悬浮力场中悬着几盏金色灯球，照亮了房间。

房间正中有张椭圆桌，粉晶色桌面是石化的艾乐迦木，四周围着各色型号的悬浮椅，其中两把上有人坐着。一个是黑发少年，十六岁上下，圆脸，目光阴沉。另一个是又矮又瘦的男子，五官阴柔。

少年和男子都盯着星球仪，而半隐半现的那个人继续拨弄着它。

轻笑声从星球仪旁传出。低沉的男音边笑边说：「就这样，彼得，这是史上最大的陷阱，而公爵正往陷阱走去。这真是我——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的杰作。不是吗？」

「当然是了，男爵。」男子回答，音质是悦耳、悠扬的男高音。

胖手垂在星球仪上，止住转动。现在，屋里所有眼睛都盯着静止的星球仪表面，看出了这是专为帝国的星球总督和富有的藏家打造的星球仪，上面印有皇室手工艺品的徽印，经纬线都嵌上细如发丝的铂线，两极则镶着云乳钻石。

胖手在星球仪表面缓慢移动，描摹细节。「请过来看看，」男低音喃喃道，「仔细看，彼得，还有你，我亲爱的菲德—罗萨。从北纬六十到南纬七十度——瞧这些精致的纹路，还有色彩，难道没有使你们想起甘甜的太妃糖吗？你看不见湖泊、河流、海洋的蓝色。还有这些美丽的极地冰帽——真小。有人会错认这个地方吗？厄拉科斯！真正的独一无二。

顶极的舞台，正适合这次独一无二的胜利。」

彼得的嘴角露出微笑：「想想看，男爵，帕迪沙皇帝竟然相信他已经把你的香料星球给了公爵。真是悲惨。」

「一派胡言。」男爵低沉地说，「你这么说，是想让小菲德—罗萨昏头转向吗？没必要把我侄子搞糊涂。」

阴沉着脸的少年在椅子上动了动，抚平黑色紧身衣上的一处褶皱。这时，他听到身后那扇门上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坐直了身子。

彼得站起身来，走到门前，把门打开一条缝，宽度刚好够他接过一具传讯筒。他关好门，转开圆筒，扫了一眼，再一次低声笑了出来。

「怎么说？」男爵问道。

「那蠢货给我们答复了，男爵。」

「厄崔迪氏族怎么可能拒绝任何一个装腔作势的机会？」男爵问，「那么，他怎么说？」

「真是最粗鲁不过的家伙，男爵，竟然称您『哈克南』，没有『阁下暨亲爱的表兄』，没有头衔，什么都没有。」

「哈克南这个名字很好。」男爵咆哮道，语气却泄漏了他的焦急，「亲爱的雷托说了些什么？」

「他说：『拒绝你提出的开会要求，众所周知，我时常见识你的背信弃义。』」

「还有呢？」男爵问。

「他说：『决斗这门艺术，帝国上下仍有不少人尊重。』他的签名：『厄拉科斯的雷托公爵。』」彼得大笑起来，「厄拉科斯！哦，天哪！这也太可笑了。」

「闭嘴，彼得！」男爵说。笑声戛然而止，像有谁切断了开关，「『决斗』，对吗？」男爵问道，「家族仇杀，是吧？他选了非常贴切的古老字眼，背后的传统这么丰富，生怕我不懂他的意思。」

「你作出了求和的表示，」彼得说，「过场算是已经走过了。」

「身为晶算师，你话太多了，彼得。」男爵说。他想：我必须尽快解决这家伙，他快没什么用了。男爵的目光越过房间，盯着他的晶算师刺客，看到了大多数人一眼就会注意到的特征：眼睛，一眯暗淡的蓝，中间是更蓝的瞳仁，没有一丝眼白。

彼得咧开大嘴，像一张鬼脸面具，下方的两只眼睛就像两道窟窿。「可是，男爵，世上还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复仇。这背后插刀的计划天衣无缝。让雷托用卡拉丹换沙丘──而且是皇帝下的令，他别无选择。你这玩笑真绝！」

男爵冷冷地应道：「你太多嘴了，彼得！」

「可我很开心，我的男爵。而你……你是有点妒忌吧。」

「彼得！」

「啊哈，男爵！没有本事亲自定下这么一套瞒天过海的诡计，你是不是有点遗憾啊？」

「总有一天我会让人勒死你的，彼得。」

「那是一定的，男爵。到头来啊！但还是得摆出慈悲的样子，是吧？」

「你一直在吃塞木塔和真言草吗，彼得？」

「面不改色地说出真相，吓到男爵了，对吗？」彼得说，他的脸一缩，变成了皱起眉头的卡通面具，「啊哈，可男爵您瞧，身为晶算师，我当然猜得出你什么时候才会派出刽子手。只要我还有用，你就会留着我。过早行动是一种浪费，我还很有用武之地。我知道你从那颗可爱的沙丘星球上学到了什么──一滴都不浪费。对吧，男爵？」

男爵继续盯着彼得。

菲德─罗萨在椅子上如坐针毡。这些吵个没完的蠢货！他想，我叔叔和他的晶算师一说话，就开始斗嘴。他们以为我没事可做了，只能听他们争吵？

「菲德，」男爵说，「我告诉过你，让你来就是要你多听、多学。你在学吗？」

「是的，叔叔。」他的语气带着小心翼翼的奉承。

「有时候，我真猜不透彼得。」男爵说，「我会让他不好过，都是出于不得已。可他……我发誓，他却能在痛苦中取乐。就我本人来说，我很同情可怜的雷托公爵。岳医师很快就会背叛他，这是整个厄崔迪氏族的末日。当然，雷托会知道是谁的手在控制那个听话的医师……知道这一点，一定是晴天霹雳。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让那位医生一剑捅进公爵的肋骨里？神不知鬼

不觉，干净俐落。」彼得问。「你提到了同情，可——」

「等我把他的命运握在手中时，我一定会让公爵知道。」男爵说，「同时，各大氏族也一定会明白。这会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我操弄的空间就更大了。很明显我必须这么做，但我不见得喜欢。」

「操弄的空间。」彼得轻蔑地说，「你已经引起皇帝注意了，男爵。你行事太鲁莽。总有一天，皇帝会派他的一、两支萨多卡军团到羯地主星这里。到那时，就是你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的末日。」

「你很希望看到，对不对，彼得？」男爵问道，「你会很高兴看到萨多卡军团洗劫我的城市，抢光这座城堡。你真的迫不及待了。」

「这还要男爵问吗？」彼得轻声说。

「你这么热爱血腥和痛苦，真该去率领霸夏。」男爵说道，「对了，关于厄拉科斯的战利品，或许我承诺下得太快了。」

彼得迈着奇怪的碎步，向房间中央走了五步，停在菲德—罗萨身后。屋里有股紧张的气氛，少年抬头看着彼得，担心地皱起眉头。

「别和彼得开玩笑，男爵。」彼得说，「你答应过给我杰西卡女士，你答应过把她给我。」

「为了什么，彼得？」男爵问，「为了痛苦吗？」

彼得瞪着他，一言不发。

菲德—罗萨把他的悬浮椅移到一旁：「叔叔，我非得待在这里吗？您说过您要——」

「我亲爱的罗萨开始不耐烦了。」男爵说。他在星球仪旁的阴影里走动着，「耐下心来，菲德。」说完又把注意力转回到晶算师身上，「说说那位小公爵吧，我亲爱的彼得，那个男孩保罗。」

「他会掉进陷阱，落入你手中的，男爵。」彼得嘟哝着说。

「我并不是问这个，」男爵说，「你应该记得，你曾预言那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巫会生下女儿。看来你错了，对吧，晶算师？」

「我不常出错，男爵。」彼得说着，他的声音头一次出现恐惧，「你得承认，我不常出错。而你自己也知道，贝尼·杰瑟里特几乎只怀女胎。就连皇帝的妻子也只生女儿。」

「叔叔，」菲德—罗萨说，「您说这里有重大的事情要让我去——」

「听听我的侄子在说些什么，」公爵道，「他急着管我的封邑，却连自己都管不好。」男爵在星球仪旁动了动，在阴影中投下又一道阴影。

「好吧，菲德—罗萨·哈克南，我召你来，是想教你一点称得上是智慧的东西。你观察过我们这位优秀的晶算师吗？你应该要从我们的谈话中学到一些东西。」

「可是，叔叔——」

「彼得，一个最高效的晶算师。你不这么认为吗，菲德？」

「是的，可——」

「啊！的确如此。可是，他消耗太多香料了，吃起香料来跟吃糖一样。瞧他的眼睛！简直像是直接从厄拉奇恩劳动营里逃出来的人。高效的彼得，但仍然意气用事，动不动就发脾气。高效，彼得，但仍会出错。」

彼得阴沉沉地低声说道：「男爵，你把我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贬低我的效能吗？」

「贬低你的效能？你应该更了解我的，彼得，我是只希望我的侄子能懂晶算师的局限。」

「你已经在训练人接替我了？」彼得问道。

「接替你？为什么，彼得？我去哪里找像你这么阴险狠毒的晶算师？」

「去找到我的地方找，男爵。」

「也许我真该那么做，」男爵沉吟道，「你近来确实显得不太稳定。还有，你吃的香料也太多了！」

「我的享乐太过奢侈吗，男爵？你有意见？」

「我亲爱的彼得，正是你的享乐把你紧紧绑在我身边，我又怎么会有意见？我只希望我的侄子能看清你的这一点。」

「原来我是在展示台上任人观赏。」彼得说，「我是不是该跳个舞？是不是该把各种功能都表演给赫赫有名的菲德—罗萨看？」

「没错，」男爵说，「你是在展示台上。现在，给我闭嘴。」他瞥了菲德—罗萨一眼。他侄子的嘴唇丰满、突出，这正是哈克南氏族的遗传特征。男爵留意到这双嘴唇此刻正因忍俊不住而微微嘟起，「这是一

个晶算师，菲德。它受过训练，经过调校，专门用来履行某些职责。它只是装在人的躯壳里，这个事实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那其实是很严重的缺点。我有时会想起那些古老的机器，装配了思维能力，那或许才是对的。」

「跟我比起来，那只是玩具而已。」彼得厉声道，「男爵，连你本人都可能比那些机器还要强。」

「也许吧，」男爵说，「哎，好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打个嗝，「现在，彼得，你大致跟我侄子讲解一下我们跟厄崔迪氏族作战的要点。如果可以的话，展示一下你的晶算师功能。」

「男爵，我警告过你，关于这些信息，别太信任年纪这么小的人。据我观察—」

「这个由我决定。」男爵说，「我命令你，展示你的一项晶算师功能。」

「好吧。」彼得说。他站直，摆出一种奇异的庄严姿态，仿佛戴上了另一副面具，但这次是把全身都罩了进去，「几个标准日后，雷托公爵将举家搭乘宇航的航班，前往厄拉科斯。宇航将让他们在厄拉奇恩城着陆，不会去我们的迦太奇城。公爵的晶算师，杜菲·哈瓦特，必然会断定厄拉奇恩更容易防守。」

「菲德，仔细听，」男爵说，「特别留意这是计中计，而且之后也还有招。」

菲德—罗萨点点头。这才像话。老鬼终于让我参与机密计划了。一定是想让我做他的继承人。

「还有几件不相关的事也可能会发生，」彼得说，「我预计厄崔迪氏族会去厄拉科斯星，但我们绝不能忽略，公爵可能会和宇航达成了协议，让他们把他送到帝国以外的某个安全地方。在以往的类似情况中，有些氏族会干脆叛逃，带着家族的原子武器和屏蔽装备逃出帝国疆域。」

「公爵太骄傲了，不会这么做。」男爵道。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彼得说，「不过，对我们而言，最终的结果都一样。」

「不，不一样！」男爵吼道，「我要他死，要他的血脉彻底断

掉！」

「这最有可能。」彼得说，「氏族要预谋叛逃，就免不了露出一定迹象。公爵似乎没有这类动作。」

「没错，」男爵叹了口气，「继续说，彼得。」

「到达厄拉奇恩后，」彼得说，「公爵及他的家眷将住在瑞瑟登西，那里近来是芬伦伯爵和夫人的官邸。」

「跟走私贩接洽的特使。」男爵笑道。

「什么的特使？」菲德—罗萨问。

「你叔叔在开玩笑，」彼得说，「他把芬伦伯爵称为走私贩特使，是因为皇帝对厄拉科斯的走私活动很感兴趣。」

菲德—罗萨转身，大惑不解地看着他的叔叔：「为什么？」

「别傻了，菲德，」男爵咬牙切齿道，「皇帝当然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只要宇航不在帝国的实际掌控下，情况就不会改变。你以为密探和刺客整天跑来跑去，为的是什么？」

菲德—罗萨的嘴做了个「喔」的口型。

「我们已经在瑞瑟登西动过手脚。」彼得说，「将会有一场暗杀厄崔迪继承人的行动——一场有可能成功的行动。」

「彼得，」男爵低声道，「你是说——」

「我是说会发生一些『意外』。」彼得说，「大家会觉得，如果不是这些『意外』，刺客一定会得手。」

「噢，但那小子的细嫩身躯是多么可口。」男爵说，「不用说，他未来可能会比他父亲更危险……有那个女巫母亲的训练。该死的女人！哼，行了，请继续，彼得。」

「哈瓦特会断定我们在他身边安插了奸细，」彼得说，「最可疑的是岳医师，而他也的确是我们的奸细。但哈瓦特早已调查过他，发现我们那位医生是苏克学校的毕业生，接受过皇家的心理制约—按理说，这样的人是够可靠的，甚至连皇帝都很信任。所有人都以为，极端的心理制约是无法消除的，除非你把人杀了。然而，正如前人所说，只要有适当的杠杆，你甚至可以移动星球。我们找到了移动医生的杠杆。」

「怎么做到的？」菲德—罗萨被这番话迷住了。人人都知道，皇家的心理制约是无法推翻的！

「下次再说吧。」男爵说，「彼得，继续。」

「有个人会背黑锅，」彼得说，「我们会拽出一个最有意思的疑犯，放在哈瓦特前进的路上。她的胆大妄为，将会引起哈瓦特的注意。」

「她？」菲德—罗萨问。

「杰西卡女士本人。」男爵说。

「这不是太妙了吗？」彼得问，「哈瓦特会满脑子都是这份猜疑，而这会妨碍他的晶算师功能。他甚至会试图杀了她。」彼得皱了皱眉头，接着道：「但我不认为他办得到。」

「你不希望他成功，对吗？」男爵问道。

「别让我分心，」彼得说，「当哈瓦特一心一意盯着杰西卡女士的时候，我们要在几个要塞城镇策划几次暴动，进一步分散他的注意力。暴动会被镇压下来，公爵会相信，他们多少算是安全了。然后，时机成熟，我们就传信给岳，然后带着主力部队逼近……呃……」

「继续，把一切都告诉他。」男爵说。

「我们会在两支萨多卡军团的支持下行动。萨多卡军人会穿上哈克南军装。」

「萨多卡！」菲德—罗萨倒抽一口气，脑子里全是可怕的皇家军队，杀人不眨眼的杀手，帕迪沙皇帝的狂热战士。

「你瞧我多信任你啊，菲德，」男爵说，「这件事绝不能传到别的氏族耳中，否则，兰兹拉德可能会联合起来反抗皇室，搞得天下大乱。」

「最重要的是，」彼得说，「既然皇帝要利用哈克南氏族来为他干肮脏事，我们也就占了真正的优势。当然了，是危险的优势。但只要小心运用，哈克南氏族就可以大捞一笔，让帝国的任何氏族都望尘莫及。」

「你绝对想像不出这牵涉到多大的财富，菲德，」男爵说，「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首先，我们将在钜贸联会取得董事席位，而且是不能撤销的席位。」

菲德—罗萨点点头。财富是一切，而钜贸联会则是取得财富的关键。每个显赫的氏族都想方设法利用董事的权势，把手伸入公司的金

库。在帝国，钜贸联会董事会还代表真正的政治权力——由于兰兹拉德足以和皇帝及其支持者分庭抗礼，兰兹拉德的投票权转移到谁手上，谁便掌握了政治权力。

「雷托公爵可能沿着沙漠边缘逃亡，投靠那群新崛起的弗瑞曼暴民。」彼得说，「或者将家人送往他想像中的安全区。但那条路，却由皇帝的密探把守——那个星球生态学家。你可能还记得，凯恩斯。」

「菲德记得，」男爵说，「继续说。」

「你胡扯的样子真不怎么样，男爵。」彼得说。

「继续说，我命令你！」男爵喝道。

彼得耸耸肩。「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他说，「一个标准年内，哈克南氏族在厄拉科斯将会有一个次级封邑，由你叔父分派。管理厄拉科斯的，将会是他自己的代理人。」

「更多的油水。」菲德—罗萨说。

「没错。」男爵说。岂止油水，我们会驯服厄拉科斯……除了少数躲在沙漠边缘的弗瑞曼人……还有驯化的走私贩子，那些家伙就跟当地的劳动营一样，被牢牢绑在那颗星球上。

「而各大氏族将会知道，是男爵消灭了厄崔迪氏族。」彼得说，「他们会知道的。」

「会知道的。」男爵吸了口气。

「最棒的是，」彼得说，「公爵本人也会知道。其实他现在就知道。他已经能感觉到陷阱了。」

「公爵确实知道，」男爵说着，声音里带着一丝感伤，「但即使知道也没办法……这更悲惨。」

男爵从厄拉科斯星球仪旁走开，踏出阴影，显出身形——臃肿到令人憷目惊心，身穿黑色长袍，从衣服的褶皱可以看出他全身的肥肉都由移动式悬浮器撑起。他可能足足有两百公斤，但那双腿所能承受的重量还不到五十公斤。

「我饿了，」男爵沉声道，一边抬起戴戒指的手，擦了擦突出的嘴唇，肥鼓鼓的双眼瞪着菲德—罗萨，「叫人上菜，亲爱的。入睡前要吃些东西。」

3

圣·尖刀厄莉娅说过：「圣母必须既有交际花的魅惑手腕，又有圣洁女神的凛然难犯，只要青春的吸引力还在，就该磨利这些特质。当年华逝去、美貌不再，她会发现，这些特质空出的位置，将源源涌出智计及花招。」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家族纪事》



「好吧，杰西卡，对于自己，你有什么要说的。」圣母问道。

卡拉丹城堡，保罗接受考验的当天，日落时分，两个女人单独待在杰西卡的日光室里，而保罗则在隔壁的隔音冥想室等候。

杰西卡面朝南方的窗户站立。夜色逐渐笼罩草地与河水，她视而不见，圣母提出的问题，她也听而不闻。

多年之前也曾有一次这样的考验。那是在瓦拉赫九号行星上的贝尼·杰瑟里特学校，一名红铜色头发、身体正受青春期风暴摧残的瘦削女孩走进了督察——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的书房。杰西卡低头盯着自己的右手，伸了伸手指，当时的疼痛、恐惧和愤恨历历在目。

「可怜的保罗。」她轻声说。

「我在问你话，杰西卡！」圣母背倚石墙，坐在两扇西窗之间，不耐烦地喝道。

「什么？哦……」杰西卡把心思从过去拉了回来，面对圣母，「您想要我说什么？」

「我想要你说什么？我想要你说什么？」老妇人模仿杰西卡说话，苍老的嗓音夹着冰霜。

「没错，我是生了儿子。」杰西卡有几分愠恼，她知道对方是故意激怒自己。

「我告诉过你，只能给厄崔迪生女儿。」

「儿子对他太重要了。」杰西卡恳求道。

「而你呢，骄傲到以为能生出魁萨茨·哈德拉克！」

杰西卡扬起下颚，「我感受到这种可能。」

「你只满心想着你的公爵想要儿子，」老妇人厉声说道，「但他的渴望跟这无关。厄崔迪的女儿可以嫁给哈克南的继承人，弥合裂痕。可你却让事态更加复杂，难以挽回。现在，我们可能同时失去两支血脉。」

「你也不见得永远正确。」杰西卡说，无畏地迎向那双直盯着她的老迈眼眸。

片刻后，老妇人喃喃道：「事已至此。」

「我发过誓，绝不后悔自己所做的决定。」杰西卡说。

「多么高尚，」圣母嘲讽道，「绝不后悔。等你只能逃亡，有人悬赏你的首级，所有人都出手想要取你和你儿子的性命，我们就走着瞧吧。」

杰西卡脸色苍白，「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别的选择？贝尼·杰瑟里特该问这样的问题吗？」

「我只是想知道您以您的卓越能力预见到的未来。」

「我在未来看到的，就是我在过去看到的。杰西卡，你很了解我们做事的模式。不论什么人种，都明白自己终将一死，担心自己的血缘断绝。这流在我们的血液中，不用计划，自然会迫切地想要融合遗传品系。帝国、钜贸联会、所有大氏族，在血脉流过的路上，这些都只是浮渣中的碎屑。」

「钜贸联会，」杰西卡轻声地说，「我猜他们早就决定好怎么瓜分厄拉科斯的战利品了。」

「钜贸联会只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向标，」老妇说，「现在，皇帝和他的朋友掌握了钜贸联会百分之五十九点六五的董事席位。他们当然嗅到了利益。当其他人也嗅到时，皇帝在董事会的投票实力还会加强。这就是历史的模式，孩子。」

「这当然正是我现在需要的，」杰西卡说，「回顾一下历史。」

「别乱开玩笑，孩子！你跟我一样清楚我们周遭的形势。我们的文明是三足鼎立：皇室，还有代表各大氏族的兰兹拉德，他们互相抗衡，

中间则是宇航公会，该死地垅断了星际运输。在政治上，三足鼎立是所有结构中最不稳定的。本来这就够糟了，那种罔顾大多数科学的封邑贸易文化又使情况更加复杂。」

杰西卡苦涩地说：「血脉路上的碎屑——这里就有碎屑，有雷托公爵，还有他的儿子，还有一个……」

「哦，闭嘴，孩子！你一脚踏进来的时候，就完全知道你走的路会步步惊心。」

「我是贝尼·杰瑟里特，我只为献身而存在。」杰西卡引述道。

「没错。」老妇人说，「现在我们只能希望可以阻止冲突全面爆发，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挽救最重要的血脉。」

杰西卡闭上双眼，感到眼泪涌上眼眶。她压下内心的瑟缩、身体的冷颤，尽量调整自己不均匀的呼吸、纷乱的脉搏和汗湿的掌心。不久，她说道：「我自己的错误，代价由我付。」

「你儿子会跟你一起付出代价。」

「我会尽力庇护他。」

「庇护！」圣母斥责道，「你很清楚这么做的后果！杰西卡，过分庇护你儿子，他会不够强大，担不起任何使命。」

杰西卡转过身，看着窗外越来越浓的夜色。「那个叫厄拉科斯的星球，真有那么可怕吗？」

「很糟，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们的护使团已经去过那里，多少缓和了局势。」圣母站起身来，抚平长袍上的一处绉褶，「把那小男孩叫进来。我得马上走了。」

「非走不可吗？」

老妇人的声音变得柔和：「杰西卡，孩子，我真希望我能代替你承受痛苦。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走自己的路。」

「我明白。」

「我疼你，跟疼我的亲生女儿一样，但我绝不能让这份感情妨碍我们的职责。」

「我明白……这是必然的。」

「你做过的事，杰西卡，还有为什么那么做——这些你我都心知肚明。但为了你好，我不得不告诉你，你的孩子成为贝尼·杰瑟里特完人的

可能性很小。你绝不能期望过高。」

杰西卡愤愤抹去眼角的泪水，「你又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女孩了——正在背诵着第一篇课文。」她咬紧牙关，一字一顿地说，「『人类绝不能向动物屈服。』」杰西卡一声哽咽，低声道：「我一直好孤独。」

「这也是考验，」老妇人说，「人类几乎总是孤独的。现在，去叫男孩吧。他度过了漫长、恐怖的一天，但给他的时间已经够他思考、记住这一切。我必须再问几个有关他那些梦的问题。」

杰西卡点点头，走到冥想室，打开门，「保罗，请你来一下。」

保罗慢吞吞地走进来，浑身倔强的气息。他瞪着母亲，一副她是陌生人的样子。看到圣母时，他的目光中流露出警惕，但这次他朝圣母点了点头，就像在和地位相等的人打招呼。他听到母亲在他身后关上了房门。

「年轻人，」老妇人说，「让我们回到你做过的那些梦吧。」

「你想问什么？」

「你每晚都做梦吗？」

「是，但并非所有的梦都值得记住。我可以记住每一个梦，但有些值得记，有些不值得。」

「你怎么知道这两者的差异？」

「我就是知道。」

老妇人瞟了杰西卡一眼，又把目光转回保罗身上：「你昨晚做过什么梦？值得记住吗？」

「是的，」保罗闭上双眼，「我梦见一个洞穴……还有水……那里还有一个女孩——她很瘦，长着一双大眼睛。她的眼睛全是蓝色，没有一点眼白。我跟她说话，把你的事告诉她。我告诉她，我在卡拉丹看见了圣母。」保罗睁开眼睛。

「那么，你昨晚告诉这陌生女孩的事，今天都发生了吗？」

保罗想了想，然后说：「对。我告诉她，你来了，而且在我身上留下古怪的标记。」

「古怪的标记。」老妇人吸了气，再度瞟了瞟杰西卡，之后又紧盯着保罗，「现在，老实告诉我，你在梦里看到的事，是否经常真的发生，就跟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

「是的。我以前也梦见过那女孩。」

「哦？你认识她？」

「我会认识她的。」

「给我讲讲她。」

保罗再度闭上眼睛，「我们在岩石中一个很小的藏身处。天快黑了，但还是很热。从石缝中可以看见连绵起伏的沙丘。我们在……在等待……等着跟一些人会合。她很害怕，但拼命掩饰，而我却很兴奋。然后她说：『给我讲讲你家乡的水吧，友索。』」保罗睁开眼，「很奇怪，我的家乡在卡拉丹，我从没听说有哪颗星球叫友索。」

「这场梦里还有什么吗？」杰西卡催促道。

「还有。或许她是叫我友索，」保罗说，「我也是刚刚想到的。」他再次闭上眼睛，「她让我给她讲水的故事。于是我握着她的手，说要给她念一首诗，然后我就开始念诗。但我还得不时向她解释诗中的字——像海岸、浪花、海藻和海鸥什么的。」

「什么诗？」圣母问。

保罗睁开眼睛：「哥尼·哈莱克写的交响诗，关于悲伤的时光。」

保罗身后的杰西卡背诵起来：

我记得岸边篝火那苦咸的轻烟
以及松林的树荫——
坚挺，清晰……伟岸——
海鸥栖息于断崖之巅，
在绿波中投下白影点点。
松林中拂过一阵风
引得松涛摇曳；
海鸥展开双翼
高飞
漫天哀唳。

我听到风声
在海滩上呼啸，

还有浪花袭礁，
我看见了海藻，
已让那篝火烤焦。

「就是这首。」保罗说。

老妇人紧盯着保罗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年轻人，身为贝尼·杰瑟里特的督察，我一直在寻找魁萨茨·哈德拉克，那个能够真正成为我们一员的男性。你母亲从你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但她是以母亲的眼光看到。如今，我也看到了，但仅此而已。」

她沉默起来，保罗知道她想让自己开口，但决定等她先说。

过了一会，她说：「那么，就当你有可能吧。你有自己还不了解的特质，这点我承认。」

「我可以走了吗？」保罗问。

「你不想听圣母给你讲讲魁萨茨·哈德拉克的事吗？」杰西卡问。

「她说过，那些试过的人都死了。」

「但我可以帮你，我可以给你一些线索，让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圣母说。

说什么线索，保罗想，其实，她知道的并不多。但他仍回道：「那就说吧。」

「然后咒骂我？」她嘲弄地笑了笑，苍老的脸上又多了几道皱纹，「很好，『懂服从方懂统治』。」

保罗大感意外：这么郑重的话，讲的却是这么简单的事。难道她以为母亲什么也没教他吗？

「这就是线索？」他问道。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针锋相对，也不是在字义上纠缠不休。」老妇人说，「柳枝顺着风摆动，才能枝繁叶茂，直到长成密林，形成一堵墙挡下狂风。这就是柳树的使命。」

保罗盯着她。她说到使命，这个词使他一震，他再次感受到可怕的使命。他突然涌现一股愠怒：昏聩的老巫婆，满嘴故弄玄虚。

「你觉得我有可能成为那个魁萨茨·哈德拉克，」他说，「你说的是我，但只字不提怎样才能帮助我父亲。我听到你跟我母亲说的话。你一

副我父亲已经死去的样子。哼，他还没死。」

「如果还能为他做些什么，我们早就做了。」老妇人斥喝道，「也许我们可以救你。没多大把握，但总是有可能。至于你父亲，救不了了。等你学会接受这个现实，你才算真正上了一堂贝尼·杰瑟里特的课。」

保罗看得出这些话有多么令他母亲震惊。他瞪着这老妇人，她怎么能这么说他的父亲？是什么让她这么笃定？愤慨在他心头蒸腾。

圣母看着杰西卡：「你已经照我们的方式训练他很久了——我看得出他受训的迹象。我要是你，也会这么做。让魔鬼去遵守规则吧。」

杰西卡点点头。

「但现在，我要提醒你，」老妇人说，「最好别管什么循序渐进了。若想保命，他就需要练好魅音。在这方面他已经有很好的开端，但我们都知道，他的训练还远远不够……而且是要命的不够。」她走近保罗，俯视着他，「再见，年轻人。我希望你能成功。但即使你失败了——唔，我们还是会成功的。」

她再次望向杰西卡，两人交换了心照不宣的眼神。随后，老妇人穿过房间，长袍拖在地上，沙沙作响，却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这个房间和房间的主人，已经被她从脑海中逐出。

但杰西卡在圣母转身的瞬间看到她的脸，干枯的脸颊上竟有几点泪光。那眼泪比今天她们跟对方所说的任何话、任何征兆，都更令人惶惑不安。

大家都知道穆阿迪布在卡拉丹没有同龄的玩伴。多一人，就多一份危险。但穆阿迪布确实有几位优秀的同伴兼师长，有吟游武士哥尼·哈莱克，您将在此书中读到他的一些诗歌。老晶算师杜菲·哈瓦特，刺客中的大师，一提起这人，就连帕迪沙皇帝都胆颤心惊。邓肯·艾达荷，来自吉奈士的剑术大师。威灵顿·岳医师，他因变节而臭名昭著，但学识渊博。杰西卡女士，用贝尼·杰瑟里特的方式指引自己的儿子。当然，还有雷托公爵，这位父亲的身教一直以来都受到忽视。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童年史》



杜菲·哈瓦特悄悄走进卡拉丹城堡的训练室，轻轻关上门。他站了一会儿，感到自己的老迈、疲惫、历经沧桑。他的左腿发疼，那是效力于老公爵时被人砍伤的。

到如今，已经整整三代人了。他想。

他环顾着这间大屋子，正午的阳光从天窗上洒下，照得满室明亮，那男孩背对着门坐着，正在专心研究L型桌上摊开的文件和图表。

跟这小子讲过多少回了，绝不要背对着门坐着。哈瓦特清清嗓子。

保罗仍埋首研读。

一团乌云遮住了天窗。哈瓦特又轻咳一声。

保罗挺直了身子，头也不回地说：「我知道，我背对着门坐了。」

哈瓦特压住笑意，大步从房间那头走了过来。

保罗抬起头来，看着桌旁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哈瓦特有一张黝黑的脸，上面布满皱纹，一双深邃的眼睛总是带着警惕。

「我听见你从大厅走过来，」保罗说，「也听见你开门了。」

「那声音有可能是我假造的。」

「我分得出来。」

他也许真有这个本事，哈瓦特想。他那个女巫母亲正在传授他更深奥的训练，毫无疑问。我真想知道她那所宝贝学校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也许这就是那个老督察要特别跑这一趟的原因，要我们亲爱的杰西卡女士放规矩些。

哈瓦特从保罗面前拖过一把椅子，刻意脸朝着房门坐下。他倚着椅背，四下打量这间屋子，突然觉得这地方有点陌生──屋里大部分家具都运往厄拉科斯了，现在只剩下一张训练台，击剑镜上镶的水晶棱柱静悄悄不动，旁边竖着人形靶，靶上贴着一块块补丁，像饱受战争摧残、伤痕累累的古代步兵。

那不正是我，哈瓦特心想。

「杜菲，你在想什么？」保罗问。

哈瓦特看着男孩说：「我在想，大家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看样子，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地方。」

「这令你伤心？」

「伤心？胡说！跟朋友分别才令人伤心，地方不过就是个地方。」他看了一眼桌上的图表，「而厄拉科斯只不过是另一个地方。」

「我父亲派你来考我吗？」

哈瓦特皱起眉头──这小男孩对他真是观察入微。他点点头：「你在想，如果是他本人来该有多好。但你必须明白他现在有多忙，晚一点他就会来的。」

「我一直在研究厄拉科斯上的风暴。」

「风暴吗，哦──」

「看上去很糟。」

「糟？你用词太谨慎了。沙暴形成于方圆六七千公里的平原上，一路狂吸任何可以助长风势的力量──季风、其他风暴，任何有能量的东西。风速可以高达每小时七百公里，所到之处，任何松动的东西都会被卷起──沙子、尘土，什么都跑不了。风暴甚至能把肉从骨头上扒下来，再将骨头削成薄片。」

「他们为什么不控制这种气候？」

「厄拉科斯的问题比较特殊，费用比别处要高，还有维护什么的。

宇航在卫星控制系统上开了天价，而你父亲的家族又不是什么富豪，小子，这你也知道。」

「你以前见过弗瑞曼人吗？」

今天这小子怎么一直想东想西的。哈瓦特想。

「我好像没见过他们。」他说，「住在裂谷和凹地的家伙长得都差不多，分不大出来。他们都穿着那种宽大飘逸的长袍。只要是在封闭空间，简直臭气熏天。那种味道是因为他们身上穿着的一种装备—就叫蒸馏服，用来回收自己身体的水分。」

保罗咽了口唾液，突然意识到自己嘴里的液体，并回忆起梦中的干渴。那里的人一定非常需要水，才不得不回收身体散发的水分，这使保罗突然意识到那里的荒凉。「在那里，水可真珍贵。」保罗说。

哈瓦特点点头，心想：也许这也算是让他明白那颗星球有多险恶。没有这一点认知就踏上那颗星球，是疯子才会做的事。

保罗抬头望着天窗，发觉已经开始下雨了。他看着灰色的变色玻璃上渐渐扩散开来的水渍，「水。」

「你会了解，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哈瓦特说，「作为公爵的儿子，你永远不会想要了解这一点，但你会发现，你周围到处是干渴带来的压力。」

保罗用舌头润了润双唇，回忆起一周前那天以及圣母带给他的严酷考验。她同样提起了水荒。

「你会认识死原，」她说，「认识空旷的原野，除了香料和沙虫，没有生物能够生存的贫瘠大地。你会在眼眶涂上颜料，以降低阳光的灼亮。栖身之地意味着避风、藏身的洞穴。没有扑翼机、地行车，没有马，你唯一的凭仗是自己的双腿。」

最引起保罗注意的，不是她话中的内容，而是声调—仿佛吟唱，还带着颤音。

「等你开始住在厄拉科斯上，」当时她说，「克刺，大地是多么空旷，月亮是你的朋友，而太阳是你的敌人。」

保罗感到母亲从她看守的房门边走到他身旁。她看着圣母问道：「您没有看到一丝希望吗，尊上？」

「他父亲的是没有了。」老妇人挥手要杰西卡噤声，低头看着保罗

说：「小家伙，牢牢记住这句话：世界由四件事支撑着……」她伸出四根关节粗大的手指，「……哲人的好学，上位者的公正，贤人的祈祷，以及勇者的胆识。但如果没有一个懂得统御之道的领袖……」她合起手指，握成一个拳头，「……这一切就毫无意义。把这当作你的箴言。」

圣母离开已有一周多。直到现在，保罗才开始明白她那段话的分量。如今，与杜菲·哈瓦特一起坐在训练室里，他突然感到毛骨悚然。他抬起头来，看到对面那位晶算师皱着眉头，一脸疑惑。

「你神游到哪里去了？」哈瓦特问。

「你见过圣母吗？」

「那个皇宫来的真言师？」哈瓦特的眼睛兴致勃勃地眨了眨，「见过。」

「她……」保罗迟疑了，觉得不能把自己的考验告诉哈瓦特。他的顾忌变多了。

「嗯？她怎么了？」

保罗深呼两口气。「她说了一件事，」保罗闭上眼睛，回忆当时的那番话，开口复述时，不由自主带上那位老妪的语气，「『你，保罗·厄崔迪，君王的后裔，公爵的儿子，必须学会统御之道，这是你的祖先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保罗睁开眼说，「我听到就发火了。我说我父亲统治了整颗星球。可她却说，『他将会失去。』我说我父亲马上就要得到更富庶的星球。而她告诉我，『那颗星球，他也会失去。』我想跑开，并警告父亲，但她说已经有人警告过他——你，我母亲，还有许多人。」

「这是真的。」哈瓦特轻声说。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保罗问道。

「因为那是皇帝的命令，还因为不管那个巫婆探子怎么说，我们不是全无希望。那位『古老的智慧源泉』还涌出了些什么？」

保罗低头看看自己在桌下攥紧的右手。慢慢地，他强迫肌肉放松下来。她对我有某种控制力，保罗想。她是怎么做到的？

「她让我告诉她什么是统治，」保罗说，「我说就是发号施令。然后她说我还需要学习。」

她切中要害了。哈瓦特想，一边点头示意保罗继续说。

「她说统治者应该学会说服而不是强制，她说统治者必须摆出最好的咖啡壶，把最优秀的人吸引到自己桌边来。」

「你父亲吸引了哥尼和邓肯这样的人才。她以为他是怎么办到的？」哈瓦特问。

保罗耸耸肩，「她又说，优秀的统治者必须学会他那颗星球的语言，她还说，每颗星球的语言都不一样。我还以为她的意思是厄拉科斯人不说凯拉赫语，可她说根本不是那一回事。她告诉我，她指的是岩石的语言、生命的语言，那种不仅仅要用耳朵听的语言。我说那就是岳医师所说的──生命之谜。」

哈瓦特咯咯轻笑，「听了这话，她怎么说？」

「我想她恼火了。她说生命之谜并不是有待解开的疑难，而是必须经历的现实。于是我向她引述了晶算师的第一法则：『停下某一进程，将无法理解该进程，理解必须与进程的发展同步，必须融入其中，与其一道前进。』她听到之后，似乎满意了。」

他似乎已经恢复了，哈瓦特想。但那个老巫婆那么吓唬他，究竟是为什么？

「杜菲，」保罗说，「厄拉科斯真像她说的那么糟吗？」

「怎么可能糟到那个地步。」哈瓦特勉强笑道，「就拿那些弗瑞曼人来说吧，他们是沙漠中的叛教者。根据初步概算，我敢说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帝国的估计。小伙子，这些人就住在那里，许许多多的人，而且……」哈瓦特把一只粗壮的手指放到眼睛旁边，「……他们从骨子里恨透了哈克南人。这话你可一个字也不能泄漏出去，我是把你当成你父亲的帮手才让你知道的。」

「我父亲跟我讲过萨鲁斯·塞康达斯那个地方。」保罗说，「你知道吗，杜菲，那地方听上去很像厄拉科斯……也许没厄拉科斯那么糟，但很像。」

「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如今的萨鲁斯·塞康达斯，」哈瓦特说，「只知道很久以前的萨鲁斯·塞康达斯大致……大致是什么样子。然而，就我们所知道的事来看……你是对的。」

「弗瑞曼人会帮我们吗？」

「有可能。」哈瓦特站起身来，「我今天就要出发去厄拉科斯。这

期间，为了我这个向来疼爱你的老头子，你要照顾好自己，行吗？做个好孩子，绕到我这边来，面对着门坐。我并不是认为城堡里有什么危险，只是想让你养成习惯。」

保罗站起身来绕过桌子。「你今天就走？」

「就今天，明天轮到你。我们下次见面，就在新世界的土地上了。」他抓住保罗右臂上的二头肌，「用刀的手要随时空着，嗯？屏蔽场也要充饱能量。」他松开手，拍拍保罗的肩膀，转身大步朝门口快速走去。

「杜菲！」保罗叫道。

哈瓦特转过身，站在敞开的门口。

「任何情况下都别背对着门口坐。」保罗说。

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绽开了笑容。「我不会的，小伙子，相信我。」他走出去，轻轻关上房门。

保罗坐在哈瓦特的位置上，收拾好桌上的文件。再过一天，保罗环视着这间屋子，我们就要走了。离别之情骤然涌上心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他想起圣母对他讲的另一件事：世界是万物的总和——人类、泥土、生物、月亮、潮汐、太阳，这未知的总和就是所谓的自然。在这个模糊的整体中，不存在现在这个概念。他想：什么是现在？

房门砰的一声开了，一个相貌丑恶的大个子勉强挤进门来，怀里抱着一大堆武器。

「哟，哥尼·哈莱克，」保罗叫起来，「新的兵器大师就是你吗？」

哈莱克抬起一条腿，用脚后跟把门踢上，一边说：「你更想要我陪你玩，这我知道。」他打量了一下屋子，发现哈瓦特的手下早已来过，做了例行巡查，以确保公爵继承人的安全。屋子里到处留有隐约的痕迹。

保罗看着大个子摇摇晃晃继续往前挪，想把那一大堆武器放到训练台上。他肩上还挂着一把巴利斯九弦琴，靠近指板的琴弦上插着拨片。

哈莱克将武器扔在台上，排成一排，有刺剑、匕首、双刃匕首、弹速缓慢的击昏枪和屏蔽场腰带。然后转过身，下颌上那道赤棘鞭留下的疤痕拧起，脸上露出大大的笑。

「你就连一声早安也不对我说，小鬼！」哈莱克说，「你是用什么

刺螫了哈瓦特？他从我身旁跑过去，就像赶着去参加死对头的葬礼。」

保罗咧嘴笑了。身边的人当中，他最喜欢哥尼·哈莱克，也了解这男人的气性、促狭和诙谐。他把哈莱克当朋友，而不仅仅是雇用的剑客。

哈莱克把巴利斯九弦琴从肩上甩下，开始调音，「不说就不说吧。」

保罗站起来，大步走过去，大声说：「好了，哥尼，开战的时候，你的工作就是准备音乐吗？」

「看样子，今天是你顶撞我们这些老头子的日子喽。」哈莱克说。他试着拨了一个和弦，点点头。

「邓肯·艾达荷在哪里？」保罗问，「不是该他来传授我兵器吗？」

「邓肯领着第二队人马上厄拉科斯去了，」哈莱克说，「留下来陪你的只有可怜的哥尼，刚刚打完仗，一心只想来点音乐。」他又拨出另一个和弦，听了听，笑着说：「大伙儿已经在会议中决定了，有鉴于你是这么糟糕的战士，我们最好还是让你学点音乐，总不能让你一辈子都一事无成吧。」

「那么，也许你应该给我唱首歌。」保罗说，「我得确定，该怎么做才不至于一事无成。」

「哈哈……」哥尼大笑着，弹起了《加利西亚的姑娘》。他用拨片在琴弦上拨出一串音符，一边唱道：

噢，加利西亚的姑娘，
会因为你的珍珠，
还有厄拉奇恩的水春心荡漾。
但如果你想要的女子，
要像烈火情感奔放，
就试试女孩来自卡拉丹。

「就你那破手，加一个拨片，能弹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保罗说，「但如果让我母亲听到你在城堡唱这种下流的歌，她准会把你的耳朵挂在城堡外墙上作装饰。」

哥尼揪了揪自己的左耳说：「那也是破烂的装饰品。听多了某个小

家伙在巴利斯九弦琴上弹出的奇音怪调，这耳朵早就千疮百孔了。」

「看来你是忘了在床上发现沙子的滋味了。」保罗说着，从桌上拉下一条屏蔽场腰带，迅速扣在腰间，「来，开打吧！」

哈莱克瞪大了眼睛，装出吃惊的样子，「哦！原来那件事出自你顽皮的手啊！今天你得好好保护自己了，少爷——守好喽。」他抓过一把刺剑，空挥几下，「我是来报仇雪恨的地狱魔鬼！」

保罗举起另一把刺剑，用手弯了弯，一脚往前，摆好站姿。他模仿岳医师的仪态，装出格外庄重的神情道：「我父亲派了一个多么呆的人来传授我兵器啊。」他拉长音调，「呆瓜哥尼·哈莱克，竟忘了身为战士的第一课：要全副武装，上好屏蔽场。」保罗打开屏蔽场腰带上的能量开关，从前额到后背一阵麻刺，听到外界的声音穿透屏蔽场后变得扁平，「在屏蔽场的对战中，防守要迅速，攻击要缓慢，」保罗说，「进攻的唯一目的，是设计对手，使对手踏错步法，露出破绽。屏蔽场能挡下快攻，但挡不住缓慢的刺入！」保罗刺剑一扬，快速佯攻一剑，再嗖地抽回，缓缓地向前一送，刺穿浑噩的屏蔽场。

哈莱克看着保罗的动作，直到最后一刻才一侧身，让保罗没开刃的剑锋划过胸前。「速度，无懈可击，」他说，「但你却露出大大的空门，对方要是从下向上一刺，你是抵挡不住的。」

保罗懊恼地退后一步。

「这么粗心大意，我真该抽你一顿。」哈莱克从桌上拿起一把无鞘的双刃匕首，拎在手里，「这东西在敌人手里，就会让你的鲜血横流！你是身手灵活的徒弟，但仅此而已。我警告过你，即便是玩，也不能让手持致命武器的人突破你的防御。」

「我看我今天的心情不适合练武。」保罗说。

「心情？」哈莱克的语调透着火气，即使隔着屏蔽场也能听出来，「心情跟这有什么关系？只要需要，你就得战斗——不管你是什么心情！心情这东西只适合做爱、放牛或者弹弹巴利斯九弦琴什么的，跟战斗毫不相干！」

「抱歉，哥尼。」

「抱歉还不够！」

哈莱克打开自己身上的屏蔽场，身体微微下蹲，左手双刃匕首刀尖

朝前，右手刺剑高举，「现在，来真正的防守！」他高高跃向一侧，然后向前朝保罗攻去。

保罗向后避开，一挡，两人的屏蔽场一触便相互弹开，劈啪作响。他感觉到电流传上自己的皮肤，带来一阵麻刺。哥尼怎么了？保罗自问，他是来真的！保罗左手一抖，腕鞘里的刺针落入掌中。

「你也觉得有必要加一件武器了，嗯？」哈莱克哼了一声。

这是背叛吗？保罗猜测道，不，哥尼不可能！

两人绕着房间搏斗——戳刺、格挡，佯攻、反攻。屏蔽场边缘的空气对流太过缓慢，场内氧气来不及补充，于是越来越混浊，屏蔽场每相撞一次，臭氧味便浓上几分。

保罗继续后退，但现在是朝L型桌的方向退。如果我能把他引到桌旁，就可以设计他了。保罗想，再迈一步，哥尼。

哈莱克向前迈了一步。

保罗向下一挡，转身，看到哈莱克的刺剑被桌沿挡住，便朝旁边一闪，右手的刺剑向上用力一挑，左手刺针直指哈莱克的颈侧，停在两公分外。

「满意了？」保罗低声问道。

「看看下边，小子。」哥尼气喘吁吁地说。

保罗照做了。只见哈莱克的双刃匕首从桌沿下刺出，刀尖几乎刺到大腿内侧。

「我们应该算是同归于尽。」哈莱克说，「但我得承认，逼你一下，你打得更好些。这回你的心情对了吧？」哈莱克如恶狼般咧嘴一笑，脸上的赤棘鞭痕沿着下颌延展开来。

「刚刚你向我扑来的时候，样子真狠。」保罗说，「你真想要我见血吗？」

哈莱克收回双刃匕首，站直身子，「只要你没有使尽全力，我就会好好教训你。给你留下一块疤，让你永远记住。我绝不会让我心爱的徒弟一碰到哈克南家的混蛋就被干掉。」

保罗关上屏蔽场，倚在桌边直喘气，「那也是我活该，哥尼。但如果你伤了我，我父亲会发火的。我绝不会让你因为我的失误而受罚。」

「那样的话，」哈莱克说，「也是我的错。不过你用不着担心一两

个伤疤。你很少受伤，真够幸运的。至于你父亲—公爵只会因为我没把你培养成一流的战士而惩罚我。你突然冒出什么心情不好的鬼话，我如果不说清楚，就是失职。」

保罗直起身子，将刺针收入腕鞘。

「我们在这里，并不全是在玩。」哈莱克说。

保罗点点头。哈莱克竟然严肃起来了，态度冷峻，这可不是他的个性。保罗生出一股奇异感。他看着哈莱克脸上那道泛红的赤棘鞭痕，想起了鞭痕的来历。那是野兽拉班抽出来的，在羯地主星的哈克南奴隶营。保罗突然感到一阵羞愧，自己竟然会怀疑哈莱克，就算只是瞬间也不应该。之后他想到，那道伤疤当初一定痛到入骨，或许就像圣母给他的考验那样。他摇摇头，甩开这种想法，回到现实。

「今天我的确是想要玩一玩，」保罗说，「最近这段时间，周围的事都太沉重了。」

哈莱克侧过身子，掩饰自己的情绪。他眼中一阵发热，感到椎心的悲痛—往日的时光已经掏光他，留下来的他就像个水泡，一戳即破。

这孩子得在多短的时间内长成大人。哈莱克想，得在多短的时间内学会步步为营，按血统划分人群，只相信自己的至亲。

哈莱克没有回头，只是说道：「我知道你还想着玩，小伙子，我当然愿意陪你一起玩。但现在已经不是玩的时候了。明天我们就要出发去厄拉科斯。厄拉科斯可是实实在在的，哈克南人也是实实在在的。」

保罗在身前竖起刺剑，用剑刃触了触前额。

哈莱克转过身，见保罗以剑致意，点了点头表示接受。他指着人形靶说：「现在，我们来训练你的出招时机。让我看看你怎么制伏那个邪恶的东西。我在这里控制它，可以看到你的全部动作。我警告你，今天我会用些新招式。但真正的敌人，是不会给你任何警告的。」

保罗踮踮脚，放松一下肌肉。他突然体认到，自己的生活中将充满突如其来的改变，不由得严肃了起来。他走向人形靶，用刺剑的剑尖在人形靶胸前拍了一下，感受到剑刃被防御场弹了回来。

「好了，开打！」随着哈莱克一声大喊，人形靶扑向保罗。

保罗启动屏蔽场，格开、还击。

哈莱克一边观察，一边操纵人形靶。他的意识似乎分成了两半：一

半专注于格斗训练，另一半则神游物外。

我是一株精心训练的果树，他想。结满精心训练的情感和能力，以及种种嫁接到我身上的东西—只等别人采摘。

不知为何，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妹妹，那张精灵般的脸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但她已经死了—死在哈克南军队的娱乐室里。她喜欢紫罗兰……或是雏菊？他记不得了。他很在意，自己竟然记不得了。

保罗挡住了人形靶的一次慢攻，然后腾出左手准备出招。

这机灵的小鬼！哈莱克寻思道，开始全神观察保罗单手挥转的动作。看样子他一直在自己练习、钻研。这些招数不是邓肯的风格，更不是我教他的。

这种想法只使他更加哀伤。我也受到心情的影响，他想。不知这小子晚上是否也像我一样辗转反侧，整晚听着枕头嚓嚓声，心惊胆跳。

「如果愿望是鱼儿，我们都会去撒网捞。」他喃喃地说。

这是他母亲的话。在感到自己被未来的黑暗所笼罩时，他也常会这么说。随后他又想到，对一个从不知海和鱼为何物的星球而言，这种说法可真是够怪的。

5

威灵顿·岳医师：（宇航公历一○○八二—一○一九一）；苏克学校医师（毕业于：宇航公历一○一一二年）；其妻为万娜·玛库斯（宇航公历一○○九二—一○一八六？）。被称为背叛雷托·厄崔迪公爵的叛徒。（参考书目：《皇室心理制约与背叛》，附录七）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词典》



女按摩师刚刚离开，所以，尽管保罗听到岳医师走进训练室，听出了拘谨、慎重的脚步声，但他仍旧脸朝下趴在L型桌上。跟哥尼·哈莱克练完后，保罗感到一股懒洋洋的松弛。

「你看上去很惬意。」岳医师用他那镇定、高亢的音调说道。

保罗抬起头，看见那挺拔的身影站在几步外，穿着皱起的黑色衣服，方方的脑袋，紫红的嘴唇，下垂的短髭，前额上有代表皇家心理制约的菱形刺青，长长的黑发以苏克学校的银环束在左肩上。

「今天我们没时间上常规的课程了，你一定很高兴吧。」岳说，「你父亲等一下就来。」

保罗坐起身。

「不过，我还是为你准备了影像书阅览器和几堂课的胶卷。我们可以在前往厄拉科斯的路上学。」

「哦。」

保罗抓起衣服往身上套。听说父亲要来，他非常兴奋。自从皇帝下令要他们接管厄拉科斯以来，父子俩很少有时间待在一起。



岳走到L型桌边，心想，这孩子，这几个月以来，这孩子结实了不

少。多么枉然，多么令人哀伤的枉然。但他马上提醒自己：一定不能动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万娜，为了让她不再受哈克南禽兽的残害。

保罗走到桌旁和他站在一起，边扣着外套的纽扣边说：「要我在路上学什么？」

「啊……学习厄拉科斯的各种地球生命形态。对某些生命形态来说，那颗星球似乎是最理想的生存环境。但生存方式还不是很清楚。到了以后，我会找到星球生态学家━凯恩斯博士，协助他调查。」

岳想：我在说什么？我甚至对自己都这么虚伪。

「会有关于弗瑞曼人的资料吗？」保罗问。

「弗瑞曼人？」岳的手指敲着桌面，发现保罗正盯着自己这个紧张的动作，于是缩回了手。

「也许你有厄拉科斯人口这方面的资料？」保罗说。

「当然有。」岳说，「那里的人大致分为两类━弗瑞曼人是一类，剩下的则生活在裂谷、凹地或洼地里。据说他们会通婚。生活在凹地和洼地村庄的女人喜欢嫁给弗瑞曼男人，那里的男人也愿意娶弗瑞曼女人。他们有一句谚语：『城市出教养，沙漠出智慧。』」

「你有他们的照片吗？」

「我看能不能给你弄几张。当然，最有意思的特征应该是他们的眼睛━全蓝，没有半点眼白。」

「变异？」

「不，这跟血液中的香料浓度有关。」

「弗瑞曼人敢生活在沙漠边缘，一定非常勇敢吧。」

「这是一致公认的。」岳说，「他们为刀刃作诗，他们的女人跟男人一样凶猛，就连小孩也非常凶悍危险。我猜想，公爵绝不会允许你跟他们混在一起。」

保罗凝视着岳。对弗瑞曼人的这番简单描述，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已经深深打动了他。一定要争取他们，跟他们结盟！他想。

「那沙虫呢？」保罗问。

「什么？」

「我想要多了解沙虫。」

「哦……哦……当然。我的影像书里有一具小型标本，只有一百一十公尺长，直径二十二公尺。是在北半球采集来的。根据纪录，有可靠的目击者发现过长达四百公尺的沙虫。而且有理由相信，甚至有比那更大的沙虫。」

保罗瞥了一眼桌上摊开的厄拉科斯北半球圆锥投影图，问道：「沙漠地带和南极地区都标上不宜居住，是因为沙虫吗？」

「还有风暴。」

「但任何地方都可以改造得适合居住。」

「除非经济上做得到。」岳说，「厄拉科斯有许多危险，要去除这些危险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他捋了捋自己下垂的短髭，「你父亲马上就到。在我走之前，先送你一个礼物，这是我整理行李时发现的。」岳把一个东西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黑色，椭圆形，不比保罗的拇指尖大多少。

保罗看着那东西。岳注意到这男孩并没有伸手去拿。真够谨慎的，他想。

「这是非常古老的《奥兰治合一圣书》，专为太空旅行者制作的。不是影像书，而是真正印在丝纸上。配有专用的放大器和静电充电系统。」他拿起书，展示给保罗看，「静电会吸附弹簧锁封面，把整本书阖上。在边缘按一下━就这样，你所选的页面会互斥，书就打开了。」

「这么小！」

「但是有一千八百页。按一下书的边缘━这样，行了……然后，静电会在你读书的时候逐页翻书。手指千万不要碰到书页，丝纤维太脆弱了。」他阖上书，把书递给保罗，「试试看。」

岳看着保罗埋首研究，心想，我这是在安慰我的良心。在背叛他之前，我先给他宗教的归属。这样我就可以对自己说，他去到一个我去不了的地方。

「这一定是在影像书发明之前制造出来的。」保罗说。

「相当古老了。这是我们两人的秘密，好吗？你父母也许会觉得你年纪太小，不该拥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岳心想：他母亲一定会怀疑我的动机。

「那……」保罗阖上书，捧在手上，「如果这书那么贵重……」

「就别扫老头子的兴了，」岳说，「这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别人送我的。」然后他寻思道，我必须勾起他的兴趣，和他的贪婪。

「翻到卡利马第四百六十七页，那写着，『所有生命均诞生自水』。看到了吗？封面边缘有道很小的凹痕，标明这句话的位置。」

保罗摸摸封皮，摸到了两道凹痕，其中一道比另一道浅些。他按下较浅的那一道，书在他手心摊开了，放大器也滑到适当的位置。

「大声读出来。」岳说。

保罗用舌头润润嘴唇，读道：「试想，聋子听不到声音。那么，既然我们没有聋，又为什么会听不到？我们究竟缺少什么，以至看不见、听不到我们四周的另一个世界？围绕在我们身旁的是什么……」

「停！」岳吼道。

保罗立即打住，盯着他看。

岳紧闭双眼，竭力恢复镇静。太怪了，怎么会刚好翻到万娜最喜爱的那一页？岳睁开眼睛，看到保罗正注视着自己。

「有什么不对吗？」保罗问。

「抱歉，」岳说，「那是……是我……亡妻最喜欢的一页。我不是想让你读那一页，那会勾起我的回忆……痛苦的回忆。」

「书上有两道凹痕。」保罗说。

当然，岳想，万娜标出了她喜欢的那一页。他的手指比我敏感，所以摸到了她的标记。只是个意外，仅此而已。

「你会发现这本书很有意思，」岳说，「里面有不少史实，也有道德哲学。」

保罗低头看着掌心上的小书──多么小一本，里面却大有玄机……读这部书的时候，他竟有一种触动。他觉得有某种东西在翻搅他的可怕使命。

「你父亲随时会来，」岳说，「把书收起来，有空的时候再读。」

保罗照岳所教的方法触了一下书的边缘，书自动阖上了。保罗把书塞进束腰长袍中。岳朝他吼叫的那一瞬间，保罗还担心他会把书要回去。

「谢谢您的礼物，岳医师，」保罗郑重地说，「这是我们俩的秘密。如果我那里有什么是您喜欢的，请别客气。」

「我……什么也不需要。」岳说。

他想：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折磨自己？也折磨这可怜的小伙子……尽管他什么都不知道。哦！那些该死的哈克南禽兽！为什么要挑选我做这件令人痛恨的事？

6

我们应该如何展开穆阿迪布之父的研究？雷托·厄崔迪公爵兼具超常的热情和非凡的冷静。有许多事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人：他对贝尼·杰瑟里特女士忠贞不渝的爱情，对儿子的殷殷期待，还有部下对他的忠心耿耿。你看到了这样一个人——一个被命运的陷阱捕获的人，站在儿子的辉煌背后黯然失色的孤独身影。然而，我们仍要问：儿子岂不正是父亲的延伸吗？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家族纪事》



保罗看着父亲走进训练室，卫兵在外面就定位，其中一人关上了门。跟平时一样，保罗有一种晋见父亲的感觉，他总算大驾光临了。

公爵身材高大，橄榄色的皮肤，瘦削的脸上棱角分明，显得十分严厉，只有那双深灰色的眼睛让人觉得温和些。公爵身穿黑色制服，胸前绣有鹰隼的红色家徽，窄腰上系着银色屏蔽场腰带，由于时常使用，已长出铜锈。

公爵说：「在认真研究吗，儿子？」

他绕到L型桌前，看一眼桌上的文件，环视整间屋子，重新望着保罗。他很累了，但不想露出倦意，只好硬撑着，撑得浑身酸痛。去厄拉科斯的路上，我一定得找机会好好休息，他想。到了那里，就没时间休息了。

「不算很认真，」保罗说，「一切都那么……」他耸耸肩。

「是啊。唔，我们明天出发。最好能早点在我们的新家安顿下来，早点摆脱这些烦心事。」

保罗点点头，突然想起圣母的话，心里一沉：「……至于你父亲，救不了了。」

「父亲，」保罗说，「厄拉科斯会像大家说的那么危险吗？」

公爵勉强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微笑着在桌子一角坐下。他脑子里有一整套安抚人的说词，用来在战前消解部下的忧虑。但那些话都冻结在舌头上，说不出口，原因只有一个：这可是我儿子。

「会很危险。」他承认。

「哈瓦特跟我说，我们有一个争取弗瑞曼人的计划。」保罗说。说到这里，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把那个老妇人的话告诉他？她怎么就封住了我的嘴了？

公爵注意到儿子的不安，于是说道：「跟往常一样，哈瓦特看到了重大机会。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比如钜贸联会。皇帝把厄拉科斯给了我，就不得不给我钜贸联会的董事席位……这是不易察觉的收获。」

「钜贸联会控制着香料。」保罗说。

「厄拉科斯和那里的香料就是我们进入钜贸联会的通行证，」公爵说，「钜贸联会比美蓝极更有价值。」

「圣母警告过你吗？」保罗脱口问道，并握紧拳头，感到掌心因为出汗变得滑腻。这个问题要问出来可真费力。

「哈瓦特告诉我，她跟你讲了一些关于厄拉科斯的事，想吓唬你。」公爵说，「别让女人的忧虑蒙蔽了你的心智。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去冒险。这些警告其实是你母亲的手笔。就把这看作是她对我们的爱吧。」

「她知道弗瑞曼人的事吗？」

「知道。其他的事，她同样知道得不少。」

「什么事？」

公爵想：真相可能比他想像的更糟，但只要受过训练，知道如何面对，就连危险的真相也是有价值的。那个地方不会保留什么东西给我儿子—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他必须知道这一点，可是，他还这么小。

「很少有产品能逃离钜贸联会的控制，」公爵说，「薪柴、驴、马、乳牛、木材、粪肥、鲨鱼、鲸皮—从最普通的本地货到最不可思议的舶来品……甚至包括我们卡拉丹粗劣的庞迪米。宇航运的任何货物，从伊卡兹的艺术品到瑞切斯和伊克斯的机械，一和美蓝极相比，都黯然无光。一捧香料就可以买到图比勒上的一栋房子。这种香料无法用人工制造，必须在厄拉科斯上开采，不但独一无二，而且确实有抗衰老的功

能。」

「现在是由我们控制香料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但重要的是，必须考虑到仰赖钜贸联会盈利的各大氏族。你想，这些盈利绝大程度上都依赖同一种物产──香料，要是出于什么原因，香料的产量减少了，那会怎样？」

「谁囤积了美蓝极，谁就掌握了生杀大权。」保罗说，「其他人都会被晾在一边。」

公爵放任自己享受片刻冷酷的满足，看着儿子想，看得很透啊，这样的观察力是真正下过苦工的。他点点头说：「哈克南人已经囤积了整整二十多年。」

「他们会破坏开采，而问题会被归咎到您身上。」

「他们想让厄崔迪氏族成为众矢之的，」公爵说，「你想，兰兹拉德在某些事务上一直希望由我带头领导大家，担任他们的非官方发言人。要是他们的收入严重减少，而问题出在我，你想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毕竟，人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利益。大公约算什么！绝不能让别人卡住你的财源！」公爵的嘴角露出一抹冷笑，「不管我的处境有多糟，他们都会假装没看到。」

「即使我们受到原子武器攻击？」

「不会那么明目张胆，不会公然挑战公约，但除此之外，几乎什么都做得出来……也许会撒撒粉，在土壤里下点毒什么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搅进去呢？」

「保罗！」公爵紧皱眉头看着儿子说，「避开陷阱的第一步，是知道陷阱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对一格斗，儿子，只是规模更大些──格挡、格挡、再格挡……看起来没完没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见招拆招。知道哈克南人囤积了美蓝极以后，我们还要问自己另一个问题：还有谁在囤积？我们要这样列出敌人的清单。」

「谁？」

「我们知道有几个氏族和我们不和，另外一些是我们认为还算友好的。但目前我们还不需要考虑他们，因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我们敬爱的帕迪沙皇帝。」

保罗突然感到嗓子发干，咽了咽，说：「你能不能召开兰兹拉德，

揭穿——」

「让敌人明白我们已经知道他用哪只手握刀吗？啊，是的，保罗——我们现在已经看见刀了，可谁知道接下来这把刀会往哪里转？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提到兰兹拉德，那只会引起骚动。皇帝会否认一切，谁又能跟他辩驳？我们赢得的只是一点时间，却要冒乱成一团的风险。谁知道下一次攻击来自哪里？」

「也许所有氏族都开始囤积香料了。」

「我们的敌人已经抢在我们前头，领先太多，来不及赶上了。」

「皇帝，」保罗说，「那就意味着萨多卡军队。」

「穿上哈克南人的军服，这毫无疑问。」公爵说，「但士兵毕竟还是狂热分子。」

「弗瑞曼人能怎样帮我们对付萨多卡？」

「哈瓦特给你讲过萨鲁斯·塞康达斯吗？」

「皇帝的监狱行星？没有。」

「如果那不仅仅是监狱行星呢，保罗？关于萨多卡皇家军队，有一个问题你从没问过：那些人来自哪里？」

「来自监狱行星？」

「他们一定是从某个地方来的。」

「但皇帝征募的后备部队来自——」

「正是为了让我们相信，这些人也只不过是皇帝征募的人，只不过从小就接受顶尖的训练。你只会偶然听到有人交头接耳说起皇帝手下那些军事教官。不管怎样，我们的文明社会依然保持同样的平衡：一边是大氏族兰兹拉德的军力，另一边是萨多卡军队跟军队的后备部队。保罗，萨多卡仍是萨多卡。」

「但每份关于萨鲁斯·塞康达斯的报告都说那里是地狱。」

「毫无疑问。但如果想训练出剽悍、强壮、凶残的士兵，你会让他们待在怎样的环境？」

「但这样的人，要如何赢得他们的忠诚呢？」

「已经有不少方法都证明很有效：让他们产生某种程度的优越感、订立秘密盟约的神秘感、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各个时代都有很多地方这么做过。」

保罗点点头，凝视着父亲的脸，感觉自己快要领悟了。

「再说厄拉科斯，」公爵说，「只要你走出城镇和军队驻防的村庄，环境的恶劣程度就跟萨鲁斯·塞康达斯不相上下。」

保罗睁大了眼睛：「弗瑞曼人！」

「我们在那里有一支潜在的军团，与萨多卡军一样勇猛、凶狠。不但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悄悄收服他们，还要有足够的财力才能把他们武装起来。但是，弗瑞曼人就在那里……香料的资源也是。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明知有陷阱，还要到厄拉科斯去了吧。」

「难道哈克南人看不出弗瑞曼人的潜力？」

「哈克南人看不起弗瑞曼人，以追杀弗瑞曼人为乐，甚至从来没费心计算他们的人口数。我们很清楚哈克南人对行星人民采取什么政策──钱花得越少越好。」

公爵胸前鹰徽上的金属丝线随着他的走动而熠熠生辉。「明白了吗。」

「我们目前正跟弗瑞曼人接洽，对吗？」保罗说。

「我派了一支使团，由邓肯·艾达荷领队。」公爵说，「邓肯是骄傲、无情的人，但崇尚真理。我想，弗瑞曼人会钦佩他的。如果运气好，他们会透过邓肯评估我们。邓肯，高尚的君子。」

「邓肯，高尚的君子，」保罗说，「哥尼，无畏的猛士。」

「说得好。」公爵答道。

保罗想：哥尼就是圣母所说的那种人，世界的支柱──「……勇者中的勇者。」

「哥尼跟我说你今天在武器课上表现不错。」公爵说。

「他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

公爵放声大笑：「我猜哥尼很少赞扬别人。他说你的感觉很敏锐──用他的话说，是懂得刀尖与刀刃的差别。」

「哥尼说用刀尖杀人缺乏美感，应该用刀刃杀人。」

「哥尼生性浪漫。」公爵低沉道。跟自己的儿子讨论杀人突然令他感到不安，「我倒宁愿你永远不用杀人……但如果一定要做，用什么方式都行──刀尖或刀刃都无所谓。」他抬头望向天窗，大雨正倾盆如注。

保罗顺着父亲的视线望去，外面是漫天大雨──厄拉科斯无论如何也

不会有这番景象。他想到那片天空之后遥远的太空。「宇航的星舰真的很大吗？」保罗问。

公爵看着他。「这将是你第一次离开这颗行星。」他说，「是的，他们的星舰很大。这次航程很长，所以我们会搭巨型运输舰。巨型运输舰真的非常大，只一个角落就可以容纳我们所有的巡防舰和运机舰──我们只占载物清单的很小一部分。」

「航行途中，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巡防舰，是吗？」

「这是为了得到宇航的安全保障而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哈克南人的航舰可能就在我们旁边。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怕的。哈克南人很清楚，他们最好不要危害自己的运输特权。」

「我会盯着我们的监视器，看能不能发现宇航领航员。」

「你找不到的。即使他们的代理商都从来没见过宇航领航员。宇航把隐私权看得跟垄断权一样重。千万别做会危害我们运输特权的事，保罗。」

「你觉得他们躲起来，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已经变异了，长得不再像……人类？」

「谁知道？」公爵耸耸肩道，「这个谜，我们是不大可能解开的。我们还有更迫切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你。」

「我？」

「你母亲希望由我来告诉你，儿子。你知道吗，你可能具有晶算师的天赋。」

保罗瞪着父亲，一时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问道：「晶算师？我？可我……」

「哈瓦特也同意，儿子。真的。」

「但我以为，晶算师的训练必须从婴儿开始，而且还不能让受训者知道，以免会影响早期……」保罗打住了，脑中一闪，过去种种状况突然变得清晰，「我明白了。」他说。

「总有一天，」公爵说，「潜在的晶算师会明白身上发生过的事。他可能从此不用再接受这样的训练。晶算师必须亲自参与最后的抉择：是继续训练，还是放弃。有的人可以继续，有的不能。只有潜在的晶算师才能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这块料。」

保罗摸摸下颌，想起哈瓦特和母亲给他的特别训练：记忆术、集中意念、肌肉控制、增强感官的灵敏度、学习语言及声音的细微差别━现在，他对这一切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儿子，有一天你会成为公爵。」父亲说，「晶算师公爵会令人相当害怕。你现在能决定吗？……或者，再多点时间考虑？」

保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继续训练。」

「是啊，令人害怕。」公爵喃喃道。保罗看到父亲脸上露出骄傲的微笑，但这笑容却令他震惊：公爵窄长的脸庞看上去竟然像极了骷髅。保罗闭上眼睛，感到内心深处的可怕使命感又在蠢蠢欲动。也许，成为晶算师就是那个可怕的使命吧。保罗想。

但即使他全心这样想，他新觉醒的意识却不相信。

7

贝尼·杰瑟里特系统早就透过护使团播下神奇传说的种籽，如今有了杰西卡女士和厄拉科斯，这棵树终于结出成熟果实。长期以来，为了保护贝尼·杰瑟里特成员，她们在已知的宇宙中传播预言，这种远见卓识早就为人所赞赏，但这类为了在险恶情境中生存所创造的环境，却从未有如此符合天时地利人和者。预言传说甚至带上具有厄拉科斯色彩的标志（包括圣母、圣歌、颂诗应答，以及大多数的诫命预言等等）。而且，人们普遍同意，杰西卡女士的隐性能力是被大大低估了。

——伊勒琅公主《解析：厄拉奇恩的危机》（限内部传阅，贝尼·杰瑟里特档案号码：AR□八一○八八五八七）



在厄拉奇恩大厅的角落，在露天区域，打包装箱的生活用品堆积如山——盒子、木箱、行李箱、纸箱，有些已经拆了一半，杰西卡身旁到处都是。她看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听见宇航又将另一批货物卸到门口。

杰西卡走到大厅中央，慢慢转身，四下打量阴暗的雕塑、裂纹，以及深深嵌入墙壁的窗框。这座巨大的古式建筑使她想起贝尼·杰瑟里特学校里的女修厅。只不过女修厅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而这里只有阴冷的石块。

为了设计这些承重墙和黑色帷幔，建筑学家一定将研究追溯到远古时代，杰西卡想。她上方的拱形天花板有两层楼高，那巨大的梁木她确信一定是耗费钜资从外星系运到厄拉科斯。这个星系没有一颗行星种得出可以做梁木的树——除非这梁木是仿木材料制成的。

她不这么认为。

这是旧帝国时代的政府官邸，那时花起钱来不像现在这样慎重。这大宅早在哈克南人到来之前就矗立在这里，而哈克南人新建的迦太奇——

一片浮华、粗俗的都市带，则在此地东北二百公里处。雷托明智地选了厄拉奇恩作为新政府所在地。厄拉奇恩这名字听起来很悦耳，充满了传统气息。而这座城市也比较小，更易于消毒、防守。

入口又传来卸货声，杰西卡叹了口气。

杰西卡右边的箱子上靠着一幅公爵父亲的肖像，包捆画作的麻绳像磨损的饰物般垂挂下来，其中有一条仍缠在杰西卡的左手上。画像旁边放着一颗嵌在饰板上的黑色牛头。牛头像一座黑色岛屿，浮在包装纸的海洋中。饰板平放在地，公牛闪亮的鼻子直指天花板，仿佛在喘着粗气，随时准备冲向回音绕梁的大堂。

杰西卡自己也觉得奇怪，究竟是什么冲动让她先拆开这两样东西——牛头和画像。她知道，此举一定有某种象征性。自从公爵派人将她从贝尼·杰瑟里特学校买下来以后，她第一次感到如此恐惧，如此怀疑自己。

牛头和画像。

两者使她更加心乱如麻。她打了一个寒颤，抬头瞄了一眼上方高处那狭长的天窗。刚过正午，在这个纬度，天空显得既黑又冷，远比卡拉丹温暖的蓝天还要阴暗。杰西卡的心中涌起一股乡愁。

多么遥远啊，卡拉丹。

「原来你在这里！」

这是公爵的声音。

她一旋身，看见公爵从拱廊出来，大步走向餐厅。他那身胸前佩着红色鹰徽的黑色制服看上去又脏又皱。

「我还以为你在这可怕的地方迷路了。」他说。

「这是栋阴冷的房子。」她说。杰西卡望着公爵那高大的身材、深色的皮肤（常常让她想起橄榄树和蔚蓝大海上的金色太阳）。他的灰眼氤氲叆叇，却有一张掠食动物的脸，瘦削、棱角分明。

杰西卡胸口一紧，对公爵突然有些发憷。自从决定服从皇帝的命令以来，他就变成一个凶狠、猛烈的人。

「整个城市都很冷。」她说。

「这是座肮脏的要塞，到处是灰尘。」公爵表示同意，「但我们要改变这一切。」他环顾大厅，「这是举行活动的公共区域，我刚看了南翼的几户家庭私宅，那边好多了。」他走到杰西卡身边，抚着她的肩

膀，欣赏着她的雍容华贵。

再一次，公爵揣想着她未知的血统——也许是某个叛乱氏族？或是躲到民间的皇族？她看上去比皇帝本人的血统更加尊贵。

在他的注视下，杰西卡轻轻转了半身，侧对着公爵。他突然意识到，杰西卡身上没有什么地方特别突出，她的美是浑然的美。她有一头闪亮的红铜色秀发，鹅蛋形的脸，瞳距稍宽，双眸就像卡拉丹清晨的天空般湛绿明亮。小巧的鼻子，嘴唇宽厚。她的身形优美，高□而苗条，只是略显单薄。

他记得他的买办转告他，学校里做杂役的女修说她很瘦。但这种描述太简化了。她将皇室的美丽高雅带到厄崔迪氏族，他很高兴保罗更像她。

「保罗在哪里？」他问。

「跟岳在屋里什么地方上课吧。」

「也许在南翼，」他说，「我好像听到岳的声音，可我没时间去看看。」他低头看着她，顿了顿，「我到这里来，只是想把卡拉丹城堡的钥匙挂在餐厅。」

她屏住呼吸，止住自己想伸手拉他的冲动。挂钥匙——这个举动有一种大事底定的意味。但此时此地实在不适合安慰。「我进来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挂着我们的旗帜。」杰西卡说。

他瞥了一眼父亲的画像，「你准备把肖像挂在哪里？」

「就在这屋里找个地方。」

「不。」公爵语气平淡却斩钉截铁。她明白，要说服他，她只能使诈，公然争辩于事无补。可她仍必须试试，哪怕只是为了提醒自己，她永远不会对他使诈。

「爵爷，」她说，「假如您只是……」

「我的回答还是『不』。大部分事情我都纵容你，尽管这并不体面。但这次不行。我刚从餐厅来，那里……」

「爵爷！请您听我说。」

「这是在你进餐时的胃口和我祖先的尊严中间作选择，我亲爱的。」公爵说，「挂在餐厅里。」

她叹了口气：「是，爵爷。」

「只要有可能，你可以恢复过去的习惯，在你的房间用餐。但在正式场合，我希望你能出席，坐在你该坐的位子上。」

「谢谢，爵爷。」

「还有，别对我那么冷淡、守礼！你得庆幸我没正式娶你，亲爱的。不然的话，你就有责任陪我用每一餐了。」

她浑若无事，点点头。

「哈瓦特已经在餐桌上装好我们自己的毒素检测器，」他说，「你房里也有一个移动式的。」

「你早就预计到这种……意见不合。」她说。

「亲爱的，我还想到你的舒适。仆佣我已经雇好了，都是本地人，但哈瓦特查过底细—都是弗瑞曼人，会一直干到我们自己的人忙完其他事为止。」

「这里的人都确实安全可靠吗？」

「任何仇恨哈克南的人都可靠。你甚至可能愿意留用夏道特梅帕丝。」

「夏道特？」杰西卡说，「弗瑞曼头衔？」

「有人说，意思是『汲水的人』。在这里，这头衔代表的地位相当高。看了邓肯的报告以后，哈瓦特对她评价很高。他们确信她想当佣人，特别是当你的佣人。」

「我？」

「弗瑞曼人已经知道你是贝尼·杰瑟里特。」他说，「这里有不少关于贝尼·杰瑟里特的传说。」

护使团真是无孔不入，杰西卡想。

「这是不是代表邓肯成功了？」她问，「弗瑞曼人会成为我们的盟友吗？」

「还不确定。」他说，「邓肯认为，他们想再观察我们一段时间。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答应在休战期间不再袭击我们的外围村落。这是相当重要的收获，比表面看起来还要重要。哈瓦特告诉我，弗瑞曼人是哈克南人的肉中刺，他们造成的损坏是哈克南人的高度机密。哈克南人可不想让皇帝知道他们的军队有多无能。」

「一个弗瑞曼管家，」杰西卡沉吟着，又把话题带回夏道特梅帕

丝，「她应该有一双全蓝的眼睛吧。」

「别被弗瑞曼人的外表给蒙蔽了。」公爵说，「他们的内在十分坚强，精力旺盛。我想，他们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她说。

「别再谈这个话题了。」他说。

她勉强挤出笑容，「我们要尽心尽责，毫无疑问。」她深吸两口气，脑中默念如仪，很快做了一次清心静气的修练法。随后她问道：「我分配房间时，需要为您特别预留什么吗？」

「以后一定得教教我，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居然能排开烦恼，投入现实事务，这一定是贝尼·杰瑟里特的修行吧。」

「这是女人的修行。」她说。

公爵笑道：「那好，分配房间吧。我的卧室旁一定要有宽敞的办公区。在这里，我要处理的文件远比卡拉丹还多。当然还要有一间侍卫的房间。我想就这些了。别为这幢房子的安全操心，哈瓦特的人已经彻底检查过了。」

「这我相信。」

公爵抬头看看手表，「还有件事也许你还得看着点，把所有的钟表调成厄拉奇恩当地时间。我已经派了个技师去做这件事，他马上就到。」他一边把杰西卡前额的一缕头发拨到后面，一边说，「我得去起降场了，载着后备人员的第二艘星舰随时可能抵达。」

「不能让哈瓦特去接吗，爵爷？你看上去太累了。」

「杜菲比我还忙。你知道，这个星球上到处都是哈克南人的诡计。此外，我还必须努力说服一些老练的香料猎人别走。你知道，领主变了，他们有权离开。这里的星球生态学家也允许人们自行选择去留。这个人是皇帝和兰兹拉德任命的变动仲裁官，没办法收买。大约有八百名老练的人手想搭乘运送香料的货运舰离开，现在那里正好有一艘宇航的货运舰。」

「爵爷……」她顿了顿，犹豫不定。

「什么？」

他在努力确保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安全，谁都劝不动他。杰西卡心想，而我又不能对他使诈。

「您希望什么时间用晚膳？」她问。

这不是她原本想说的话，他想。啊，我的杰西卡，真希望我们俩待在别的星球，远远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我们俩，无忧无虑。

「我会在起降场的官员食堂吃，」他说，「会很晚才回来。还有……嗯，我会派一辆警卫车来接保罗，我想让他出席我们的战略会议。」

他清清嗓子，似乎想说点别的什么，但却突然毫无征兆地一转身，大步朝大门走去。她可以听到那里正在卸箱子，他的声音从那边传来，威仪又倨傲。他在急忙时跟仆人说话就是这种语气。「杰西卡女士在大厅里，马上去她那里。」

外边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杰西卡转过身，面对雷托父亲的画像。这是著名画家阿尔波的作品，当时老公爵正值中年，一身传统的斗牛士装束，紫红色披风从他的左肩披下，衬着他的脸，使他比真实年龄显得更年轻些，看上去不比现在的雷托老多少，也有同样的灰眸，如出一辙的鹰隼五官。她握紧拳头，手垂在身侧，瞪着画像看。

「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她轻声说。

「您有什么吩咐，尊贵的人？」女人的声音传来，又尖又细。

杰西卡转过身，低头望去。眼前是一个骨节突出、发色灰白的女人，穿着奴隶的褐色宽短外衣，没有剪裁可言。早晨从起降场来新家的这一路上，不少当地人夹道欢迎，而这女人就和那群人一样，又皱又脱水。杰西卡寻思道，这颗星球上的本地人看起来都非常缺水，营养不良，可雷托却说他们十分健壮、精力旺盛。当然了，还有那些眼睛，那最深邃、最浓重的蓝，没有半点眼白—显得神秘莫测。杰西卡强迫自己别盯着他们看。

那女人生硬地点点头说：「人家都叫我夏道特梅帕丝，尊贵的人。您有什么吩咐吗？」

「称我『女士』就可以了，」杰西卡说，「我不是贵族出身，是雷托公爵的情妇。」

那女人又一次怪异地点了点头，偷觑着杰西卡，狡黠地问：「这么说还有位夫人？」

「没有，一直都没有。我是公爵唯一的……伴侣，他继承人的母亲。」

说这些话时，杰西卡内心不由得骄傲地笑了笑。圣奥古斯丁是怎么说的？她问自己。「心智驾驭身体，无令不行；心智指挥自身，阻力丛生。」是啊，近来我越来越常遇到阻力，应该找个地方独自静一静。

屋外大路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吆喝声，不断重复着「Soo-soo-Sook! Soo-soo-Sook」，然后是「Ikhut-eigh」接着又是「Soo-soo-Sook」。

「那是什么？」杰西卡问，「今早我们乘车经过大街时听到好几次。」

「不过是卖水的，女士。您没有那个必要去理会，这里的水箱足足存了五万升水，总是满满的。」她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哦，您知道吗，我在这里甚至不用蒸馏服。」她咯咯地笑着说，「这样也没有死掉我！」

杰西卡欲言又止，想问问这个弗瑞曼女人，从她那里套点有用的讯息。但恢复城堡的秩序似乎更紧迫。再者，她也觉得相当不安，这里竟然以水为财富的主要指标。

「公爵跟我讲过你的头衔，夏道特。」杰西卡说，「我记得『夏道特』是非常古老的词汇。」

「您知道那些古老的方言？」梅帕丝问，眼里流露出一股奇异的急切。

「方言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入门课。」杰西卡答道，「我懂波坦尼方言、契科布萨语以及所有的狩猎语言。」

梅帕丝点点头：「跟传说中的完全一样。」

杰西卡心想：我为什么要这样装神弄鬼？但贝尼·杰瑟里特的方式就是拐弯抹角，引人入彀。

「我知道大神母的黑暗力量和手段。」杰西卡说。从梅帕丝的动作和表情中，她看到了蛛丝马迹。「Miseces prejia」，杰西卡用契科布萨语说，「Andral t're pera! Trada cik buscakri miseces perakri—」

梅帕丝倒退一步，似乎打算拔腿逃开。

「我知道很多事，」杰西卡说，「我知道你生过孩子，失去了心爱的人，曾经担惊受怕，到处躲藏，对别人做过凶残的事，而且会做更多

凶残的事。是的，我知道很多事。」

梅帕丝低声说：「伤害别人我不想，女士。」

「你提到了传说，想寻求答案。」杰西卡说，「可是，小心你可能会找到的答案。我知道你束腰外衣里藏着武器，已经准备好要动武。」

「女士，我……」

「你确实有可能让我送命，虽然机会不大。」杰西卡说，「但是，这么做所招来的毁灭是你在最魂飞魄散时也无法想像的。要知道，有些事比死亡更可怕—尤其是对一整支民族来说。」

「女士！」梅帕丝哀求道，她几乎要跪倒在地了，「如果您能证明您就是那个人，这件武器就会成为送给您的礼物。」

「如果我无法证明，它就会让我送命。」杰西卡说道。她等待着，看起来很放松，然而，正是这种不以为意，让受过贝尼·杰瑟里特训练的人在对峙时令人不寒而栗。

现在就看她会做出什么决定了。她想。

慢慢地，梅帕丝把手伸入衣领内，取出一把藏在黑色刀鞘中的刀，黑色刀柄上有深深的指槽。她一手持刀鞘，一手握刀柄，拔出乳白色的刀身，举了起来。刀身光泽夺目，那是本身自带的光辉。两面开刃一如双刃匕首，长约二十公分。

「您知道这东西吗，女士？」梅帕丝问。

这只会是那个东西，杰西卡很清楚，也就是传说中的厄拉科斯晶刃匕。从来没人能把这种刀带离厄拉科斯，所以她只在传闻和随意的闲聊中听人说过。

「这是晶刃匕。」她说。

「提到时，口气要郑重。」梅帕丝说，「您知道它代表什么吗？」

杰西卡想：这个问题暗藏杀机。这弗瑞曼女人想做我的佣人，大概就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可能会使她当场动手，但也可能……会怎样？她来是想问：这刀代表什么。她想从我这里找到答案。在契科布萨语中，她名字的意思是『汲水的人』。而刀，用契科布萨语来说就是『死亡创造者』。她越来越按捺不住了，我必须立即回答。延误跟错误的答案一样危险。

杰西卡说：「那是创造—」

「哎——」梅帕丝哀嚎了起来，声音听上去既悲痛又欢喜。她浑身剧烈颤抖，刀刃也因此颤个不停，闪得屋里一片刀光。

杰西卡蓄势待发。她本来想说的是「创造死亡的人」，然后再加上那个古字。可现在，所有的感官都在警告她：不要按本意说下去。她受过最严格的训练，能从肌肉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丝轻颤中发现危险。

关键词就是……创造者。

创造者？创造者。

梅帕丝还举着那把刀，仿佛要挥刀上前。

杰西卡说：「你以为，我，一个知道大神母秘密的人，会不知道创造者吗？」

梅帕丝放下刀，「女士，在预言中活得太久的人，在预言实现的时候会很震惊。」

杰西卡想着那个预言。许多世纪以前，贝尼·杰瑟里特的护使团在这里播下了诫命预言，传说的种子。如今，播种的人无疑早已逝世，使命却完成了：为贝尼·杰瑟里特有朝一日的需要，向这群人灌输保命的传说。

是啊，这一天到了。

梅帕丝还刀入鞘，「这是一把还不稳定的刀，请放在您身边。只要离开人体一周，它就会开始分解。这口刀是您的了——沙胡罗之牙，陪伴您一辈子。」

杰西卡伸出右手，决定冒险一搏，「梅帕丝，你的刀还没见血就收起来了。」

梅帕丝倒吸一口气，让刀落入杰西卡手中。她扯开褐色的束腰外衣，哀号着对杰西卡说：「取走我生命中的水吧！」

杰西卡从刀鞘里抽出刀来。真亮啊！她把刀尖指向梅帕丝，看到这女人的脸上流露出深深的恐惧，那种恐惧甚至远远超过对死亡的惧怕。难道刀尖上有毒？杰西卡想。她刀尖一挑，在梅帕丝左胸靠上的地方轻轻划下一道，浓稠的鲜血渗了出来，但立即止住。极速凝结，杰西卡想。用来保存水分的变异。

她把刀收回刀鞘，说道：「扣起你的束腰外衣，梅帕丝。」

梅帕丝依言行事，但仍在发抖。她用那双不带一点眼白的眼睛看着

杰西卡，说：「您是我们的人，」她喃喃地说，「您就是那个人。」

门口又一次传来卸货声，梅帕丝迅速抓起入鞘的刀，藏到杰西卡身上。「只有洁净的人才能看到刀，或者死人！」她惊惶地说，「您知道的，女士！」

现在知道了。杰西卡想。

送货人没进门厅就离开了。

梅帕丝让自己镇定下来，「不洁的人如果看到了晶刃匕，就不能活着离开厄拉科斯。千万别忘了，女士。这把晶刃匕就托付给您了。」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说，「现在，一切就等天行其道，不能急。」她瞄了一眼周围堆积如山的箱子和货品，「这里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们呢。」

杰西卡迟疑了，「天行其道」，这是护使团咒文中的一句特殊箴言——圣母必将降临，解脱尔等。

可我不是圣母，杰西卡想。随即便想道：神母啊！她们把这句话种在这里！这块土地该有多可怕啊。

梅帕丝实事求是地说：「您希望我先做些什么？女士。」

本能警告杰西卡要配合这种不经意的语气。她说：「那边那幅老公爵的画像，那必须挂到餐厅的墙上，牛头要挂在画像对面。」

梅帕丝走到牛头边。「这头怪物真大啊，光牛头就这么大。」她说着弯下腰，「我得先把这东西弄干净，是吗？女士？」

「不用。」

「但角上都有一块块泥巴了。」

「那不是泥，梅帕丝，那是老公爵的血。这头牛夺走了老公爵的命，之后几小时内，这对牛角就被喷上一层透明的定型剂。」

梅帕丝站起身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她说。

「只是血而已，」杰西卡说，「陈年的血印。现在，叫几个人帮忙把这些东西挂起来。那牛头很重。」

「您以为血印会让我不舒服？」梅帕丝问，「我从沙漠来，血我看多了。」

「我……知道你见过血。」杰西卡说。

「有些还是我自己的血呢，」梅帕丝说，「比刚才您划的那一道还要多。」

「你宁可我划得更深些？」

「哦，不！身体里的水够少的了，哪能就那么喷到空中浪费了。您做得对。」

杰西卡注意到她的态度和她所用的词，突然领悟其中深刻的内涵，「身体里的水」，她再一次感受到水在厄拉科斯的地位高到令她觉得压迫。

「哪一样东西该挂在餐厅的哪一面墙上？」梅帕丝问。

真是务实的人，这个梅帕丝。杰西卡想。「你自己决定吧。其实放哪里都没多大分别。」

「就听您的，女士。」梅帕丝弯下腰，开始清除牛头上的包装和绳索，「杀了个老公爵，啊？」她冲牛头哼哼着。

「要不要我召人来帮你？」杰西卡问。

「我做得来，女士。」

是的，她做得来。杰西卡想，这些弗瑞曼人就是这样，凡事都宁愿自己来。

杰西卡感到衣服下那把晶刃匕发出阵阵寒意，想起了贝尼·杰瑟里特环环相扣的大计。刚刚的事也是其中一环。正是因为那个大计，她才得以化险为夷。「不能急。」梅帕丝这么说过，然而，这个地方风雨欲来，杰西卡心中涌现不祥的预感。即使护使团的准备工作和哈瓦特严密的侦察，都不能排遣这种万吨大石压在胸口的感觉。

「把那些东西挂好后就来拆箱子，」杰西卡说，「门口的那些搬运工里，有一个人拿着所有的钥匙，他知道什么东西该放哪里。去他那里取钥匙和货单。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到南翼来找我。」

「遵命，女士。」梅帕丝说。

杰西卡转过身，心想：哈瓦特可能认为这座官邸已经安全了，但还是有点不对劲，我能感觉到。

她突然急着想见儿子，于是开始朝拱门后方的通道走去，通道尽头就是餐厅和私宅。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她几乎跑了起来。

在她身后，正在清理牛头包装的梅帕丝停了下来，看着杰西卡远去的身影。「没错，她就是那个人。」她喃喃道，「真可怜哪。」

8

「岳！岳！岳！」歌谣中这样唱道，「死一万次都不足惜！」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童年史》



门微微敞开，杰西卡走了进去。房间四面都是黄墙，左方有一把矮小的黑皮靠背长椅和两座空书架，凸出的一角挂着一只落满了灰的长颈水瓶。她右侧还有一扇门，那边立着更多空书架，还有一张从卡拉丹带来的桌子和三把椅子。岳医师站在她正前方的窗户旁，背对着她，正出神望着外面的世界。

杰西卡又默默往屋里踏了一步。

岳的外套皱巴巴的，左肘处一块白斑，似乎刚在白粉墙上靠过。从后方看，他像一道无血无肉的人影，套着过大的黑色外衣；又像一具操偶师操作的牵线傀儡。他一头黑发以苏克学校银环束在左肩，似乎只有那黑发下方的方形脑袋还有几分活气，会随着外界的动静微微转动。

杰西卡环视屋内，没有发现儿子的踪迹，但她右侧有一扇关上的房门，她知道门后是一间小卧室，保罗说过他喜欢那里。

「午安，岳医师，」她说，「保罗在哪里？」

他没转身，点点头，像是在对窗外的什么人打招呼，心不在焉地说：「你儿子累了，杰西卡，我让他去隔壁的房间休息。」

突然，他身体一僵，旋即转过身，短髭在他紫色的唇边拍动：「原谅我，女士！我在想事情……我……不是故意要这么放肆。」

她笑了，伸出右手，有那么一刻，她担心他会跪下去：「威灵顿，别这样。」

「居然这么称呼您，我……」

「我们已经认识六年了，」她说，「早就不该那么拘谨——我是指私底下。」

岳挤出一丝笑容，心想：行了。现在，她会以为我的任何失态都是因为窘迫。只要让她自以为知道原因，她就不会深究了。

「我恐怕走神了。」他说，「每当我……为您感到难过的时候，心里就直呼您为……嗯，杰西卡了。」

「为我难过？为什么？」

岳耸耸肩。很久以前，他就注意到杰西卡在分辨真伪方面不如他的万娜有天分。但只要有可能，他依然尽量在她面前说真话，这是最安全的。

「您已经看过这地方了，女……杰西卡，」说起她的名字时，他有点结巴，随即急忙往下说道，「跟卡拉丹比起来，这地方真荒凉。还有那些当地人！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那些村妇，在面纱之下号叫着，还有她们看我们的那种眼神。」

她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感觉到衣服下面的晶刃匕—如果报告属实，刀刃是用沙虫之牙制成的。「他们不过是觉得我们很陌生—不同人种，风俗也不一样。他们只知道哈克南人。」她的目光越过他看着窗外，「刚才你盯着外面在看什么？」

他转回身望向窗外：「那些人。」

杰西卡走到他身边，看着左侧屋子前方岳凝视的地方。那里长着一排二十多棵椰枣树，树下的地面扫得很干净，露出光秃的地面，一道栅栏将树与大路隔开。路上往来的人都穿着长袍，杰西卡发觉，在她与这些人之间有一片微弱的光带。这是官邸的屏蔽场。她继续观察往来的人群，不知岳究竟在他们身上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她发现了，不由得抬手抚着面颊。行人看着椰枣树的眼神！她从中看到了嫉妒，仇恨……还有期盼。每个人都用复杂的神色斜睨着那些树。

「您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岳说。

「你会读心术？」她问道。

「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他说，「他们看着这些树，然后想：『那等于我们一百个人。』这就是他们在想的事。」

她皱起眉头，转身迷惑地问：「为什么？」

「那些树是椰枣。」他说，「一棵椰枣树一天需要四十升水，一个

人却只需要八升。那么，一棵椰枣树就等于五个人。那里有二十棵树——也就是说，一百个人。」

「但有些人看树的时候却一脸期盼。」

「他们只是希望上面掉下椰枣来，可惜季节还未到。」

「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看法未免太苛刻了，」她说，「这里既有希望也有危险。香料可以使我们富有，有了这笔巨大的财富，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这颗星球。」

她暗暗笑着自己：我这是想说服谁？她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但笑得很苦涩，毫无欢愉。「但安全却是钱买不到的。」她说。

岳转开脸，他想：我要是真能恨他们，而不是爱他们，那该多好！杰西卡的神态举止有许多地方都神似他的万娜。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很严酷，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决心。残忍的哈克南人很奸诈。万娜或许还活着，他必须查清楚。

「别为我们担心，威灵顿，」杰西卡说，「麻烦是我们的，不是你的。」

她以为我在替她担心！岳眨眨眼，压住泪水，心想，我确实替她担心。当那个黑心的哈克南男爵达到他的目的时，我会站在他面前，抓住我唯一的机会，在他最不防备时攻击他——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

他叹了一口气。

「如果我进去看看保罗，会不会打扰他？」她问。

「不会。我给他吃了镇静剂。」

「他调整得还好吗？」

「只是有点太累了。他很兴奋。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个十五岁的男孩会不兴奋呢？」他把门打开，「他就在里面。」

杰西卡跟上，朝阴暗的房间看了看。

保罗躺在窄小的床上，一只手放在薄薄的被单下，另一只手放在头上。日光从床边百叶窗的缝隙间洒落，照在他的脸上、被单上。

杰西卡端详儿子那张酷似自己的鹅蛋脸。他的头发像公爵，炭黑色，乱糟糟的。长长的睫毛掩着莱姆绿的眼眸。杰西卡笑了，感到恐惧不翼而飞。她突然意识到遗传基因在儿子脸上留下的线索——他的眼形和脸形都很像她，但从那样的轮廓中透出的锐利眼神却跟他父亲如出一

辙，自小就显得很成熟。

她想，他的长相是从随机模式中精巧提取的精华——是由无数偶然的序列汇聚而成。这让她忍不住想走到床边跪下，将儿子搂入怀里，但岳在场，她压下这股冲动，退了出来，轻轻关上房门。

岳已经回到窗边，他受不了杰西卡凝视儿子的那种神态。为什么万娜就从没为我生过孩子？他暗自问道，我是医生，我知道这不是生理上的原因。难道是因为贝尼·杰瑟里特的缘故？也许，她另有使命？会是什么呢？她当然爱我，这是一定的。

生平第一次，岳感到自己或许只是某场大局的一部分，而他永远无从了解其中的复杂及深奥。

杰西卡停在他身边，「孩子睡觉时的无邪真是百看不厌。」

他机械地回应道：「大人要是也能这么轻松该有多好！」

「是啊。」

「我们把轻松丢到哪里了？」岳喃喃地问。

她瞥了他一眼，注意到那古怪的语气，但她一心挂念保罗，想着他将在这里接受的全新艰苦训练——跟他们原来为他规画的生活有天壤之别。

「是啊，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她说。

她望向右边窗外的一道斜坡，灰绿色的灌木丛在风中抖动。叶片上布满灰尘，枝干末端都干枯了。斜坡上深黑色的天空低垂，像片墨水渍。厄拉科斯的太阳发出乳白色的光芒，给万物镶上一道银色的边——像她胸衣下面藏着的那把晶刃匕。

「天空好暗。」她说。

「部分原因是这里的空气缺乏水分。」岳答道。

「水！」她咬牙切齿道，「在这里，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面对缺水的难题。」

「这是厄拉科斯最神秘的谜。」他说。

「为什么水会这么少？这里有火山岩，有好多我念得出名字的能源，还有极地冰层。他们说不能在沙漠中打井，因为有沙暴和沙潮，设备还没安装好就会被毁掉——如果沙虫没有先吃掉你的话。无论如何，他们也从来没在沙漠里找到水。但是，威灵顿，真正的谜是他们在盆地和

凹地打出的井，你看过那方面的资料吗？」

「先渗出几滴水，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答道。

「但是，威灵顿，那正是神秘之处。水找到了，但马上就枯竭了，然后再也看不到一滴水。在那附近再挖井，结果都一样：渗出几滴水，马上就停了。难道从来没人觉得奇怪吗？」

「是很奇怪，」他说，「您怀疑是因为某种生命的作用吗？真是这样，岩芯样本里不是该有些迹象吗？」

「会有什么迹象？有异星植物，或者动物？谁又能分辨出来？」她转身重新面朝那道斜坡，「水停了，有什么东西堵塞了水源，这就是我的猜测。」

「也许原因已查明，」他说，「但哈克南人封锁了大量有关厄拉科斯的信息。或许他们有理由把这封锁起来。」

「什么理由？」杰西卡问，「此外，空气中有水分，当然很少，可还是有的。这是当地的主要水源，靠捕风器和沉淀装置来收集。那些水分又是从哪里来的？」

「极地冰帽？」

「冷空气吸收的水分很少，威灵顿。哈克南人在这里布下了重重迷瘴，需要密切调查。另外，背后的秘密不一定都跟香料直接相关。」

「我们的确是在哈克南人的迷瘴里，」他说，「也许，我们……」

他突然停下来，发觉杰西卡正专注地盯着他。「有什么不对吗？」

「你说『哈克南』时的语气。」她答道，「就是公爵在说到这个令人痛恨的名字时，语气也没你那么重。我不知道原来你跟他们还有私人恩怨，威灵顿。」

神母啊！岳想，她起疑了！我得用上万娜教我的一切。只能这么做：尽可能讲真话！

他说：「您不知道我妻子，我的万娜……」他耸耸肩，嗓子一紧，竟说不下去了，半晌才接着说：「他们……」岳说不出话来。痛苦袭来，他紧紧地闭上眼睛，默默忍受胸口传来的阵阵剧痛，直到一只手轻轻触了一下他的手臂。

「原谅我，」杰西卡说，「我不是故意要揭旧伤疤。」

她想：那些禽兽！他的妻子是个贝尼·杰瑟里特——他身上到处都是她

留下的痕迹。很显然，哈克南人杀了她。又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因同仇敌忾而投靠厄崔迪氏族。

「对不起，」他说，「我无法谈这件事。」他睁开眼，让自己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悲痛中。至少，这是真的。

杰西卡细细打量他，看到他那高耸的颧骨、杏眼里深色的瞳仁、奶油般的白净肤色、紫红色嘴唇周围一圈弯弯的细长短髭、瘦削的下颌。她还看见他两颊和前额的纹路，那不但是岁月留下的沧桑，也是痛苦刻出的线条。她油然生出深切的怜悯。

「威灵顿，很抱歉我们把你带到这个危险的地方。」她说。

「我是自愿来的。」他答道。同样，这也是事实。

「可是，这整颗星球就是哈克南人的一个陷阱，你必须明白这一点。」

「要对付雷托公爵，单单一个陷阱是不够的。」他说。这也是真话。

「也许我该对他更有信心些，」她说，「他是出色的战略家。」

「我们被人连根拔起，」他说，「这就是我们感到不安的原因。」

「除掉失根的植物是何等容易，」她说，「尤其是当你把它放在居心叵测的土壤中。」

「我们能肯定这片土壤居心叵测吗？」

「发生过几场水乱，有人放出风声，说公爵带来的人大幅增加了这颗星球的人口总数。」她说，「等到他们知道我们正在安装新的捕风器和沉淀装置，补充水源，水乱才平息下来。」

「在这里，维持生命的水只有那么多。」他说，「大家都知道，水量这么有限，人口增加意味着水价上涨，穷人就死定了。但公爵已经解决了问题，一时的动荡不一定代表永远的敌视。」

「还有卫兵，」她说，「到处都是卫兵，再加上屏蔽场。随便你往哪里瞧，都有他们的模糊的身影。我们在卡拉丹可不是这样过日子的。」

「给这颗星球一个机会吧。」他说。

但杰西卡的目光仍旧紧紧盯着窗外。「在这里，我能嗅出死亡的味道。」她说，「哈瓦特派了一整营的先发探员来这里。外边那些卫兵就

是他的人，运货的也是他的人。可财库却莫名其妙大幅短缩，这金额只会意味着一件事：高层贿赂。」她摇摇头，「哪里有杜菲·哈瓦特，哪里就有死亡和诈欺。」

「您在责备他。」

「责备？我是在赞美他。死亡和诈欺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我只是不想自欺欺人，假装自己不知道他那些手段。」

「您应该……让自己忙一点，」他说，「让自己没时间注意这些可怕的……」

「忙！不忙的话，威灵顿，我的时间都到哪里去了？我是公爵的秘书，每天都很忙，忙到天天听到令人担忧的新消息……甚至那些他以为我不知道的消息。」她紧闭双唇，轻声说，「有时我想，他选上我，有几分是因为我受过的贝尼·杰瑟里特训练？」

「您是什么意思？」他发觉自己被她那偏激的语气吸引住了，他从来没见过她如此怨恨的表情。

「威灵顿，一个情深意切的秘书可靠多了，」她问，「你不这么想吗？」

「这样想没什么意思，杰西卡。」

责备的话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公爵对自己情妇的感情是毋庸置疑的。只需留意公爵追随她身影的眼神，就能看出这一点。

她叹了口气：「你说得对，确实没什么意思。」

她再次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让晶刃匕紧贴在肌肤上，想着它所代表的未竟志业。

「不久就会有更多的杀戮。」她说，「哈克南人不会善罢甘休，不是他们死，就是公爵亡。男爵不会忘记公爵是皇室的血亲——无论是多远的远亲，总是血浓于水，而哈克南的封号只来自钜贸联会的帐簿。他内心深处有一股恨，因为在柯瑞诺战役后，有个哈克南人因阵前退缩而遭到厄崔迪的流放。」

「家族世仇。」岳喃喃地说。一瞬间，他心头涌起熊熊怒火。他被这份家族世仇的蜘蛛网捕获，爱妻万娜因此被杀——也许更糟，正在哈克南人手中饱受摧残，直到她丈夫完成男爵的要求。家族世仇困住了他，而这些人也同样是这深仇大恨的一部分。可笑的是，这样的仇杀将在厄

拉科斯—美蓝极在宇宙中的唯一产地绽放花朵，而美蓝极却能延长寿命，带来健康。

「你在想什么？」杰西卡问。

「我在想，现在公开市场上每十克香料要卖六十二万太阳币，这笔财富可以买到不少东西了。」

「威灵顿，就连你也逃不过贪欲吗？」

「不是贪欲。」

「那是什么？」

他耸耸肩。「徒劳。」他瞥了一眼杰西卡，「您还记得第一次吃香料时的感觉吗？」

「尝起来像肉桂。」

「但每次吃，味道都不一样，」他说，「香料就像生活，每一回吃入口，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有人坚持认为，香料能根据每个人的风味经验创造反应。身体知道哪种东西对自身有好处，会把香料的风味诠释成那种东西带来的愉悦感—轻微的狂喜。香料跟生活还有另一个相同之处：永远不可能用人工合成。」

「我想，我们应该叛逃，逃到帝国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她说。

他看出来杰西卡一直没在听他说话。他揣摩她的一字一句，暗想：对啊，她为什么不让公爵这么做呢？事实上，她可以让他做任何事。

他加快语速，一方面是因为他要说的是真心话，另一方面，他也想快点改变话题：「杰西卡，如果我问一个私人问题，您会不会觉得……我太冒昧？」

一阵莫名的忧虑涌上，她倚着窗檐，「当然不会，你是……我的朋友。」

「为什么不让公爵娶您？」

她转过身，昂首怒目：「『让』他娶我？可—」

「我不该问这个。」他说。

「不，」她耸耸肩说，「有一个很好的政治原因—只要我的公爵保持单身，一些大氏族就还是会抱着联姻的希望。再说……」她叹了口气道，「……煽动别人，让别人遵从你的意志，这样做会渐渐使你蔑视人性。这种手腕用在什么地方，就会使那里腐坏。如果是我『让』他……

这么做，那就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我的万娜可能也会这么说。」他喃喃自语道。而这，同样是真话。他把手放到嘴边擦了擦嘴，神经质地咽了一口。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差一点就把自己的秘密角色全盘托出。

杰西卡又开始说话，打破这一刻。「另外，威灵顿，公爵其实有双重性格：其中一面是我深爱的，迷人、风趣、体贴而……温柔，拥有女人梦寐以求的一切；而另一面却……冷酷、专制、自私，像冬天的寒风那么严苛、残暴──这是他父亲塑造出来的。」她的脸扭了扭，「要是公爵出生时那老头就不在了，该有多好！」

沉默中，通风机吹出的阵阵微风拨弄着百叶窗，发出细细的声音。

她突然深吸一口气：「雷托是对的，这些房间比屋子里其他地方舒服得多。」她转过身，仔细打量了一遍屋子，然后说：「请见谅，威灵顿，我想再好好检查这一带，然后分配房间。」

他点点头说：「当然。」心想：要是有办法可以不做那件事，就好了。

杰西卡放下手臂，走到厅门前站了一会，犹豫片刻，走了出去。她想：我们说话的时候，他隐瞒了什么，欲言又止。可她转念又想：省省吧。毫无疑问，他是个好人。然后，她又举棋不定，几乎要转回身和岳对质，把他隐藏的秘密全挖出来。可那只会让他感到屈辱、恐惧，知道自己其实很容易被人看透。我应该更信任朋友才对。

9

许多人都发现，穆阿迪布学习有关厄拉科斯的一切必要讯息时速度惊人。贝尼·杰瑟里特当然清楚这种速度的基础是什么。对于贝尼·杰瑟里特之外的人，我们只能这么解释：穆阿迪布之所以进步神速，是因为他最初受到的训练就是如何学习，他的第一堂课，就是坚信他能够学会一切。许多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学习，更多的人则认为学习很困难。这些人数量之多，令人震惊。穆阿迪布知道如何从每一次经历中学到教训。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之人性》



保罗躺在床上装睡。做个吞药的假动作，把岳医师的安眠药藏在掌心相当容易。保罗忍住笑，连母亲都相信他睡着了。他本想跳下床，请母亲允许他在屋子里四处查探，但知道她不会同意。这里还有太多动荡。不，这是最好的方法！

我既然没问，也就无从违背命令。何况我只是在屋子里的安全区域转转，不溜出门去。

他听见母亲和岳医师在另一间屋子说话，但模模糊糊地听不真切——是关于香料……还有哈克南什么的。闲聊声时高时低。

保罗的注意力转到雕花的床头板上。其实那是嵌在墙上的假床头板，里面藏着控制这房间里所有设施的机关。木板上雕着一尾跃起的鱼，下面是重重褐色浪花。保罗知道，按一下鱼眼就会打开屋顶的吊灯，而某朵浪花拧一下就能调控通风设备，另一朵浪花则可以调控温度。

保罗轻轻从床上坐起。左侧墙边有一排高耸的书架，书架可以推到一边，露出一面带抽屉的壁橱。通往大厅的门上有只门把，形状像扑翼机上的推力杆。

这房间似乎是专门用来诱惑保罗的。

这间屋子，还有整颗星球。

他想起岳给他看过的影像书，《厄拉科斯：皇帝的沙漠植物研究实验站》，那是一本老影像书，写于香料问世之前。书上各种各样的名词在保罗脑海里一一闪过，在那本书协助记忆的脉冲里，每个名字都配有一幅影像：仙人掌、豚草、椰枣、匍匐美女樱、月见草、金鯱仙人球、黄栌、石炭酸灌木……漠鹰、小更格卢鼠、敏狐……

这些名字与照片都来自过去地球人的生活，其中许多只存在于厄拉科斯，在宇宙的其他星球都已绝迹。

有那么多新东西要学—还有香料。

还有沙虫。

外面房间的门关上了，保罗听到母亲的脚步声，沿着走廊渐行渐远。至于岳医师，保罗知道，他会找点东西来读，并继续待在外面的房间。

出去探险的时候到了。

保罗溜下床，朝通向壁橱的书架走去。身后突然一声响，保罗停下脚步，转过身去。雕花床头板掉了下来，正好落在他刚才睡觉的地方。保罗一愣，而这个僵住的动作救了他的性命。

床头板后方滑出一具微型寻猎镖，不到五公分长。保罗一眼便认出来。这是常见的暗杀武器，每个皇室后代从儿时起就学过这种武器。这是一片狠毒的金属，由某个人在不远处操作，瞄准后打入移动的人体，沿神经管道进入最近的重要器官。

寻猎镖升起，在屋里左右搜索。

保罗脑中立即闪过寻猎镖的弱点：它压缩过的悬浮场会使房间画面变形，以映照出猎杀的对象，操作的人只能锁定动作—对准任何移动中的物体。屏蔽场可以减缓寻猎镖的速度，让人有机会摧毁寻猎镖。但保罗把屏蔽场放在床上。雷射枪也可以击落寻猎镖，但雷射枪太贵，又是出了名的容易故障、难维护—再者，雷射光束切入高热的屏蔽场，会有起火爆炸的危险。厄崔迪人向来只靠护体屏蔽场和临机应变战胜寻猎镖。

现在，保罗一动也不动，非常紧张。他知道，能应付眼前危机的只

有他的急智。

寻猎镖又升高了半公尺，借助百叶窗洒下的光一点一点地搜寻，前后移动着，搜索过四分之一的房间。

我必须设法抓住，保罗想。悬浮场会使它底部很滑溜，我必须牢牢抓住。

这东西下降了半公尺，向左搜索，绕回床边。保罗能听到它发出的隐约嗡响。

是谁在操控？保罗想，一定是附近的什么人。我可以叫岳，可他一开门就会被击中。

保罗身后的厅门轧轧一响，接着传来一记敲门声。门开了。

寻猎镖嗖的一声，飞了过去，掠过保罗头顶。

保罗右手闪电般用力一抓，扣住那致命的东西。它嗡嗡叫着，在他手里不断扭动，但他拼尽全力，死死抓在手上，之后猛然转身，向前一送，狠狠地把寻猎镖撞在门锁片上。喀嚓一声，他感到寻猎镖前端的侦测器碎了，在他手里一动也不动。

保罗依然紧抓着不放，以防万一。

他抬眼望去，正碰上夏道特梅帕丝那双瞪得大大的全蓝眼眸。

「您父亲派我来叫您，」她说，「厅里有人等着护送您过去。」

保罗点点头，眼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古怪的女人身上。她穿着奴隶常穿的那种布袋状褐色束腰外衣，正盯着保罗手上抓着的东西。

「我听说过这鬼东西，」她说，「要不是被你抓住了，它会要了我的命。对不对？」

保罗咽了咽，这才能开口说话：「我……才是它的目标。」

「可它刚才却朝我飞来。」她说。

「那是因为你在动。」保罗一边说一边心想：这人是谁啊？

「您救了我的命。」

「我救了我们俩的命。」

「照我看，您原本可以让那鬼东西收了我的命，趁机逃走。」她说。

「你是谁？」他问。

「夏道特梅帕丝，管家。」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您母亲告诉我的，我在门厅下通往诡异房间的楼梯上碰见她。」她向右一指，「您父亲的部下正等着您。」

应该是哈瓦特的人。他心想，我们必须把操作这东西的人找出来。

「去告诉我父亲的部下，」保罗说，「告诉他们，我在屋里抓住了一支寻猎镖。让他们散开来搜查，找到操控者。告诉他们，立即封锁官邸和周围地区。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操控者肯定是我们中间的哪个外人。」

他又想：会不会是她呢？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进来时，寻猎镖还有人在操控。

「在遵照您的吩咐前，少爷，」梅帕丝说，「我必须先讲清楚我们之间的事，您让我欠了您一笔水债，我不知道该怎么还。但我们弗瑞曼人有债必还，不管是明债还是暗债。我们知道，你们中间出了个叛徒。是谁，我们还不知道，但确定有。也许那人就是操纵这把屠刀的手。」

保罗默默记下这番话：叛徒。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那古怪的女人就转了个身，朝门口跑去。

他想叫她回来，但看她的样子，她肯定不会乐意—她已经把她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现在正要去完成他的命令。一分钟内，屋子里就会到处都是哈瓦特的人。

保罗的脑子开始思索起这番奇特对话的其他部分：诡异房间。他望向自己的左侧，也就是梅帕丝刚才所指的方向。我们弗瑞曼人。这么说她是弗瑞曼人。他停下来，动用记忆术，眨了眼，把她的型态储存在脑海中：深褐色皮肤，满脸皱纹，蓝中带蓝的眼睛没有一丝眼白，然后，他加上了标注：夏道特梅帕丝。

保罗握着裂开的寻猎镖，转身回到自己房间，左手从床上捞起屏蔽场腰带，绕在腰间扣好，然后回头冲出房间，沿着走廊朝左侧跑去。

她说过，母亲就在这下面什么地方—楼梯……诡异房间。

面对考验时，杰西卡女士为何能度过险境？细细思量下面这句贝尼·杰瑟里特谚语，你或许会有所领悟：「直通终点之路，必为死路。只需稍稍攀爬，便可证明那是一座山。站在山顶上，你将看不见山。」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家族纪事》



在官邸南翼的尽头，杰西卡发现了一段金属螺旋楼梯，通往一道椭圆门。她回头向下望望门厅，又朝上看了看那扇门。

「椭圆形？」她觉得很奇怪。屋里的房门很少有这种形状。

透过螺旋梯下面的窗口，杰西卡可以看到厄拉科斯巨大的白色太阳正渐渐西沉，门厅映满了长长的影子。她把注意力转回楼梯。刺目的夕阳射在空旷的楼梯上，照出了上面的一块块泥干。

杰西卡一手放在楼梯扶手上，开始向上爬。手掌下的扶手冰凉凉的。她停在门前，发现门上没有门把，原应安装门把的地方隐约有道压痕。

应该不会是掌纹锁。杰西卡告诉自己，可它看上去却像掌纹锁。任何掌纹锁都有办法打开，她在学校里学过。

杰西卡向后望了望，确信没人注意她，这才把手掌放在压痕上。轻轻一压，用最轻的力道，刚好使掌纹变形——手腕一转，再转，掌心沿着表面旋转。

卡嗒一声，她感觉到了。

就在这时，下方门厅里传来一阵匆忙的脚步声。杰西卡把手从门上拿开，转过身，看见梅帕丝朝楼梯下方走来。

「大厅里来人说，公爵派他们来接少爷保罗。」梅帕丝说，「他们有公爵的印鉴，卫兵已经验过他们的身份。」她瞄了一眼门，又把目光

转回杰西卡身上。

杰西卡想：这个梅帕丝很谨慎，这是个好征兆。

「从门厅这头数来，保罗在第五间房里，那间小卧室。」杰西卡说，「如果你叫不醒他，就请隔壁的岳医师过去。保罗刚服过药，也许需要打一针清醒剂。」

梅帕丝朝那扇椭圆门射去锐利的一瞥，杰西卡觉察到她的表情带着一丝厌恶。杰西卡还来不及问她那是什么门，她已经转身匆匆走开。

哈瓦特检查过这地方，杰西卡想。里面不可能有什么太可怕的东西。

她推了推，门朝里打开，露出一间小屋，对面又有一扇椭圆门。这一回，门上有道手轮柄。

气密门！杰西卡想。她低头一看，发现小屋地上有一根撑门杆，上面还留着哈瓦特的私人记号。这扇门原本是开着的。她想，可能有人不小心碰到了杆子。又没意识到外面的门会自动关上。

她跨过门槛，走进小屋。

为什么在屋里还要安装气密门？她暗自问道，蓦地想到封装在特定气候中的异星生物。

特殊气候！

在厄拉科斯，这么做很有道理。即使最耐旱的外星植物，到了这里也需要人工浇灌。

她身后的门开始阖上。杰西卡抓住门，拿起哈瓦特留下的支撑杆，把门牢牢顶住。她再次打量装有手轮柄的内门，发现门把上方的金属有一行蚀刻的模糊字迹。她认出那是凯拉赫语：「噢，人类啊，这里属于上帝的创造。请伫立于此，准备爱上这位无上友人的完美作品吧。」

杰西卡把全身重量压在手轮上，手轮向左转动。门开了，一阵如羽翼般轻柔的微风拂过她的脸颊，扬起她的头发。她感到空气发生了变化，有一种更为浓郁的气息。她敞开门，里面竟是大片大片的绿，上面洒满澄黄的阳光。

澄黄的阳光？她问自己，随即想道：滤光玻璃！

她跨过门槛，门在她身后自动阖上。

「喜湿植物的温室。」杰西卡深吸一口气。

到处是盆栽和修剪整齐的灌木。她认出了含羞草、贴梗海棠、郁金香、开着碧绿花朵的普拉尼圣塔、白绿相间的阿卡索……玫瑰。

居然还有玫瑰！

一朵巨大的粉红玫瑰花盛开着，杰西卡低下头，深深嗅着沁人心脾的芬芳，然后直起身，在屋里继续观赏。

一阵有节奏的声响侵入她的耳际。

她拨开一株枝繁叶茂的灌木，向温室正中望去。那里有一处低矮的喷泉，很小，几道沟槽向上喷出数弯细流，在空中画出道道弧线，飞泻到中央一个金属碗内。那有节奏的声响就是水流落下时发出的哗哗声。

杰西卡迅速让意识空明，有条不紊地勘察整个温室。看样子，这里大约有十平方公尺，建在门厅尽头的上方，与其他房间的结构略有不同。由此判断，整栋建筑完工时并不包括这座温室，应该是很久以后才在这一翼的房顶上增建的。

她在温室的南墙停下，面前是宽大的滤光玻璃。她环顾四周，这里的每一处可用空间都栽满了异星的喜湿植物。一片茵茵绿意中突然传来一阵沙沙声，杰西卡警觉起来，结果发现那只是装有水管和喷嘴的简单定时灌溉系统。一个支臂抬起，喷嘴洒出一片水雾，淋湿了她的脸颊。随后，支臂自动收起，这时杰西卡才看见它浇灌的对象：一株蕨树。

温室里到处都是水，而在这颗星球上，水是最珍贵的生命之源。这种奢侈的浪费深深震撼着杰西卡，使她久久不能平静。

她抬头望望窗外低悬的澄黄太阳，嶙峋的天际线下方是一道道断崖，构成了那边巨大岩体的一部分，人们称那片拔地而起的岩壁为「大盾壁」。

滤光玻璃，杰西卡想。可以让炽热的阳光变得柔和、宜人。是谁修了这么一个地方？雷托？把这当成礼物给我惊喜确实像他的作风。但不可能这么快就建好，再说他一直忙着处理更重要的事。

她想起了读过的有关报告。在厄拉奇恩，许多住宅都用气密门窗密封，以保存、回收室内的水分。雷托说过，为了彰显权力与财富，这幢府邸没有这种装置，门窗只能阻挡无所不在的沙尘。

但是，这个小房间却比不用气密装置的整幢府邸更能展现权力与财富。杰西卡估计，这间休闲用的温室所耗费的水足够一千个厄拉科斯人

存活，也许还不止。

杰西卡款款沿着窗户漫走，继续观察温室的陈设，来到喷泉旁时，发现近半人高的地方有个金属台面。她看了一眼，上面有一本白色记事簿和一枝笔，被扇形树叶半掩着。她走到桌旁，注意到上面有哈瓦特留下的印迹。记事簿上有一段留言：

致杰西卡女士：

这地方曾带给我无限欢愉，愿您也有如此享受。愿这温室能向您传达我们共同的师长对我们的教诲：越接近心悦之物，越容易令人放纵，一路危机四伏。

我最衷心的祝福

芬伦夫人，玛歌

杰西卡点点头，她想起雷托说过，芬伦伯爵曾是皇帝在厄拉科斯的前任代理人。但这段留言暗含深意，要杰西卡密切留意，同时还告诉她，留言者也是贝尼·杰瑟里特。芬伦伯爵已经正式娶她为妻了，杰西卡一时有些黯然神伤。

即使是在这个念头闪现的瞬间，杰西卡也不忘弯身搜寻隐藏的信息。一定有，因为放在明处的留言中有一句暗语：「一路危机四伏」。只要形势需要，一个贝尼·杰瑟里特都会用这句密语向其他贝尼·杰瑟里特示警，除非学校下令禁止。

杰西卡摸摸纸张的背面，又擦了擦正面，想找出点状密码，一无所获。手指抚过记事本边缘，也没有。她将记事本放回原处，心中焦灼难安。

难道在放记事本的地方？杰西卡想。

可哈瓦特已经遍查此屋，肯定动过这本子。她抬头看看记事本上方的树叶。树叶！她用手指触摸叶子的叶面、叶嵴和叶脉。找到了！手指触到点状密码。只有一段，她迅速拂过，读了起来：

「你儿子和公爵身处险境。有间卧室设计来吸引你儿子。哈克南人在里面设下死亡陷阱，有一些会刻意露出马脚，但有一个可能会躲过侦测。」

杰西卡压下跑回保罗身边的冲动。必须先读完情报。她的手指飞快摸索：「我不知这陷阱的明确性质，但与床有关。公爵的危险来自亲信或部将的变节。哈克南人准备把你当作礼物送给宠臣。就我所知，这间温室是安全的。由于伯爵不是哈克南人收买的对象，请原谅我无法提供更多了。玛歌匆匆疾笔。」

杰西卡收好树叶，急忙转身，冲回去找保罗。就在此时，气密门猛地被撞开，保罗跳进门来，右手举着一件东西，用力甩上门，一见母亲，便拨开树叶冲到她面前，将手和手上抓着的东西一起按在水里。

「保罗！」她抓住他的肩膀，盯着他手上的东西问，「那是什么？」

「寻猎镖。」保罗说得随意，但杰西卡却从他的语气中听出异样，「在我的房间里抓住的。我砸了探测器，但怕这样还是不够，水应该能使它短路。」

「全浸下去！」杰西卡嘱咐道。

保罗照做了。

过了一会，她又说：「手拿出来，把那东西留在水里。」

保罗缩回手，甩干了水，眼睛盯着那金属，看着它静静躺在水底。杰西卡折了一根树枝，戳了戳那可怕的金属片。

它彻底坏了。

她将树枝扔进水里，看着保罗。他正打量着这间温室，她认出那种观察入微的炯炯眼神，贝尼·杰瑟里特式的眼神。

「这地方藏得住任何东西。」保罗说。

「我有理由相信这里很安全。」杰西卡说。

「大家也都觉得我的房间很安全，哈瓦特说过……」

「这是寻猎镖，」她提醒儿子，「表示操纵的人就在房子里。操控者控制射束的范围很有限。这可能是在哈瓦特搜索完才装的。」

但她想起了树叶上的情报，「……亲信或部将的变节」。不会是哈瓦特，一定。哦，一定不是哈瓦特。

「哈瓦特的人正在搜查房子，」保罗说，「寻猎镖差点击中那个来叫我起床的老婆婆。」

「是夏道特梅帕丝。」杰西卡说，想起了在楼梯旁相遇时的情景。

「你父亲召你去……」

「那可以等，」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房间是安全的？」

她指着留言本，向他说明清楚。

保罗稍稍松了口气。

但杰西卡内心依然十分紧张，她想：寻猎镖，神母垂怜！她得动用全部训练，才不至于歇斯底里地颤抖起来。

保罗实事求是地说：「不用说，是哈克南人。我们必须消灭他们。」

门外传来敲门声──从敲门暗号听来，是哈瓦特的人。

「进来。」保罗叫道。

门敞开，走进一名身材高大、身穿厄崔迪军服的人，帽檐上还有哈瓦特的特务徽章。「原来您真在这里，少爷，」他说，「管家说您会在这里。」他四下打量这间温室，「我们在地下室发现一座石冢，抓住藏在里面的人。他有寻猎镖的操控板。」

「我希望能参加审讯。」杰西卡说。

「抱歉，女士，我们抓他的时候一团乱，他死了。」

「没有东西可以指认他的身份吗？」她问。

「我们找不到，女士。」

「他是厄拉科斯当地人吗？」保罗问。

这问题很一针见血，杰西卡点头赞赏。

「是当地人的长相，」那人说，「看起来，应该一个多月前就藏进石冢等我们。昨天我们检查地下室的时候，入口的石块和灰泥都还是封死的。我以名誉担保。」

「没人质疑你们搜查得不够彻底。」杰西卡说。

「但我们确实搜查得不够彻底，女士。应该在那下面使用声纳装置。」

「我猜你们现在用的就是那东西吧。」保罗说。

「是的，少爷。」

「传个口讯给我父亲，说我们有事要耽搁片刻。」

「遵命，少爷。」他瞥了一眼杰西卡，「哈瓦特命令我们，鉴于目前的局势，少爷应留在安全的地方，受到严密的保护。」他扫了一眼温

室，「这地方安全吗？」

「我有理由相信这地方是安全的，」杰西卡说，「哈瓦特和我都检查过。」

「那么，我在屋外安排卫兵，女士，重新检查过整幢宅子以后再撤除。」他弯腰致意，举手触了触帽檐向保罗敬礼，然后退出去，将身后的门关好。

屋里顿时安静了，保罗打破沉寂：「待会儿，我们是不是应该亲自检查整幢宅子？你的双眼可能会发现别人没注意到的东西。」

「这一翼是我唯一没亲自检查的地方，」她说，「我留到最后是因为……」

「因为哈瓦特亲自检查过。」他说。

她飞快地扫了他一眼，问道：「你不信任哈瓦特？」

「不是，可是他年纪大了……又过度操劳。我们这样做可以帮他分担一些工作。」

「那样做只会让他脸上无光，影响他的工作效率。」杰西卡说，「他知道这件事以后，就连迷路的昆虫也休想混进来。他一定会自责，因为……」

「我们也得有自己的措施。」他说。

「哈瓦特为整整三代厄崔迪家人效力，忠心耿耿。」她说，「他理应得到尊重和信赖……再怎么多都不为过。」

保罗说：「当你做了什么让父亲烦心的事时，他总会说『贝尼·杰瑟里特！』语气就像在咒骂。」

「我有什么地方让你父亲烦心了？」

「当你跟他争执的时候。」

「你又不是你父亲，保罗。」

保罗想：那个叫梅帕丝的女人说，我们中间有个叛徒。现在说这个会让她担心的，但我必须告诉她。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杰西卡问。「这可不像你，保罗。」

他耸耸肩，转述梅帕丝的话。

而杰西卡想的却是树叶上的密语。她当机立断，让保罗看了那片树叶，向他解释上面的消息。

「父亲应该立即知道，」保罗说，「我用密码加密，发给他。」

「不行。」她说，「你最好等你们单独见面时再告诉他。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你是说我们谁也不能信任吗？」

「还有另一种可能，」她说，「这条消息是故意放给我们的。传递情报的人或许以为是真的，其实却上了敌人的当，中了对方的反间计。」

保罗仍绷着一张脸，忧心忡忡，「嗯，在我们中间散布猜疑，以达到削弱我们的目的。」

「你必须私下告诉父亲，提醒他对这方面多加留意。」她说。

「我明白。」

杰西卡转过身面对高处的滤光玻璃，注视着西南方向。厄拉科斯的太阳正在下沉，山崖上悬着一颗澄黄光球。

保罗也跟着她转过身：「我也不认为是哈瓦特。会不会是岳？」

「他既不是部将，也不是亲信。」她答道，「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他跟我们大家一样痛恨哈克南人。」

保罗望着远山，心想：也不可能是哥尼……或者邓肯。会不会是副官呢？不可能，他们祖祖辈辈都忠于厄崔迪氏族，而且有很好的理由效忠。

杰西卡揉揉前额，感到疲惫不堪。这里真是危机四伏！她看着外面被滤光玻璃滤成柔黄色的风景，仔细观察着。公爵府邸远处是蔓延开来的储存场，四周围栏高耸，里面是成排的香料仓库，仓库周围有一座座用支柱撑起的哨塔，像一群群警惕的蜘蛛。她至少可以看见二十片储存场，一路延伸到大盾壁的断崖下——仓库连绵不绝，如繁星散布整座盆地。

滤光玻璃外，太阳慢慢消失在地平线下，星辰一颗颗跃出。她看见其中有一颗特别明亮，低垂在地平线边缘，正节奏精准地闪烁——一阵阵星光，一闪，一闪，一闪……

朦胧中，身旁的保罗不安地动了一下。

但杰西卡的注意力集中在那颗孤独的明亮星辰上，看出那位置太低了，一定来自大盾壁的断崖。

有人在发信号！

她想读出其中的讯息，但从没学过这种密码。

断崖下方的平原上，灯光已纷纷亮起。蓝黑色的背景上，到处是点点黄光。突然，两人左方有一个光点变得特别明亮，一闪一闪，开始回应断崖上的信号。闪烁速度极快，像一道颤动的光流，闪烁，再闪！

熄灭。

山崖那边的假星辰立即暗了下来。

是信号……杰西卡的心里充满不祥的预感。

为什么要用灯光向盆地对面发信号？她自问，为什么不用通讯网络？

答案很明显：厄拉科斯的通讯网络已经被公爵的探员全面监听。灯光信号只可能说明一件事：公爵的敌人—哈克南奸细们，正在互相传递讯息。

身后传来一阵敲门声，哈瓦特的一个部下道：「彻查完毕，少爷……女士。现在该送少爷去他父亲那里了。」

11

人们说，雷托公爵没有察觉厄拉科斯的危机，贸然走进陷阱。但也许应该这么说：他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待了太久，因而误判了这次的危险程度。或者，他也有可能故意牺牲自己，以让儿子得到更好的一生？一切证据都显示出，公爵并不是一个轻易上当的人。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家族纪事》



雷托·厄崔迪公爵斜倚着厄拉奇恩城外起降场导航塔台的围栏。厄拉科斯有两个月亮，一号月亮像一枚圆圆的银币，此时正高悬在南方的地平线上。月光下，大盾壁那嶙峋的断崖隔着沙尘发出朦胧光亮，就像干透的糖霜。他左方是厄拉奇恩的满城灯火——黄……白……蓝，在薄雾中交相辉映。

由他签署的通告如今贴满星球上各个人口密集的地方。上面写着：「我们圣明的帕迪沙皇帝陛下已授权我掌管这颗星球，并弭平一切争端。」

照本宣科的官方俗套散发一股孤寂的感受。如此自欺欺人的法律术语，蒙蔽得了谁？当然不会是弗瑞曼人，也不是控制着厄拉科斯内部贸易的那些小氏族……对了，还有哈克南人，但他们还算是人吗？

居然想要我儿子的命！

他怒不可遏。

只见一辆车亮着灯由厄拉奇恩城方向朝起降场开来。他希望那是护送保罗的卫兵和运兵车。他们延误了许久，他心急如焚，但也知道，哈瓦特的副官这么做是出于谨慎。

居然想要我儿子的命！

他摇摇头，甩开这个令人狂怒的念头，转身看着起降场上自己的五艘巡防舰沿着跑道一字排开，像一排身形巨大的卫兵。

因谨慎而延误总比……

那是个杰出的副官，他提醒自己，出了名的能干，忠心耿耿。

「我们圣明的帕迪沙皇帝……」

这是一座衰落的要塞城市，如果这里的居民看了皇帝写给他这位「高贵的公爵」的私人便条，不知会作何感想。提及这些蒙面的男男女女时，皇帝的语气极其轻蔑：「……但对野蛮人还能指望什么？他们最宝贵的梦想就是脱离帝国封建体制，生活在朝不保夕的世界里。」

此时此刻，公爵感到自己最宝贵的梦想就是终结一切阶级差异，永远不用再管令人窒息的秩序。他抬起头，越过满天沙尘，遥望静止的群星，心想：这群小小的光点中，有一颗就是我的卡拉丹……可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乡了。对卡拉丹的思念使他胸口一痛。他觉得这痛并非出自他的体内，而是由卡拉丹传来的，直抵他心灵深处。他无法把厄拉科斯这片干枯的荒地称为家乡，他怀疑自己永远都做不到。

我必须隐藏感情。他想。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如果他要拥有自己的家园，只能是在这颗星球上。我可以把厄拉科斯当成临死前抵达的地狱，但他必须在这里找到足以激发他的东西，一定要有这种东西。

自怜的惆怅潮水般涌上心头，但他立即斥退、压下这种情绪。不知为何，他突然想起哥尼·哈莱克常哼的两句诗：

我以肺腑品尝时光的轻风
一路穿过纷扬落沙……

嗯，哥尼会在这里看到无数的落沙。公爵想。月光轻笼的断崖后方就是中央荒地，贫瘠的岩石、沙丘，飞扬的沙尘，未知的干枯野地，弗瑞曼人就住在边缘地带，也许四处散落。如果说还有什么能给厄崔迪后代带来一线希望，可能就是这些弗瑞曼人了。

前提是，哈克南人还没将这些人拉入他们的阴谋诡计中。

居然想要我儿子的命！

一阵金属摩擦的尖利噪音响彻整座高塔，震动了他手臂下的围墙。一道防爆门在他面前落下，挡住了他的视线。

接驳舰来了，他想。该下去工作了。他转身走下身后的楼梯，向集

散厅走去，下楼时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调整好表情，准备迎接来人。

居然想要我儿子的命！

公爵走进那座黄色穹顶大厅时，里面早就人声鼎沸了。他们肩上背着自己的包，大喊着，喧哗着，像收假归来的学生。

「嗨，感觉到你胯下那家伙了吗？那就是重力！兄弟！」

「这地方的重力有多大？感觉很沉哩！」

「书上说是标准地球重力的十分之九。」

偌大的屋子里到处充斥着闲谈的声浪。

「你下来时有仔细看过这个鬼地方吗？这里的值钱东西都跑哪里去了？」

「哈克南人带走了！」

「给我热水澡和柔软的床就够了！」

「没听说吗，笨蛋？这下面没地方洗澡。用沙子擦屁股吧！」

「嘿！行了！公爵来了！」

屋里立刻安静下来，公爵走下楼梯，迈进大厅。

哥尼·哈莱克从人群中大步走来。他一边肩膀上挂着包，另一只手握住巴利斯九弦琴的琴把。他的手指修长，拇指又够大，足以在琴弦上拨弄出美妙的音乐。

公爵看着哈莱克，欣赏着这个长相丑恶的大块头，看到他那双碎玻璃一样灿亮的眼睛里透着一股不驯。这人曾经脱离帝国封建体制，但又遵守每项诫律。保罗叫他什么来着？「猛士。」

哥尼头顶的秃斑上盖着一绺绺金发。一张大嘴咧着，像是在嘲笑着什么，下颚那道赤棘鞭留下的疤痕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地扭动着。整个人显得随意、行若无事。他走到公爵面前，弯腰致意。

「哥尼。」公爵说。

「爵爷，」他用巴利斯琴指着屋里的人说，「这是最后一拨了。本来我打算跟第一拨人来的，可是……」

「不用急，我们留了些哈克南人给你。」公爵说，「哥尼，一起走走，我们谈谈。」

「遵命，爵爷。」

两人走进供水机旁的一间凹室里，大厅里的众人又乱糟糟地喧哗起

来。哈莱克把背包扔在角落，巴利斯琴却始终握在手中。

「你能拨多少人给哈瓦特？」公爵问。

「杜菲碰上麻烦了吗，大人？」

「他损失了两名探员，可是他的先发探员让我们掌握了很多线索，让我们知道哈克南人在这里的整体部署。只要我们能迅速行动，就能确保一定程度的安全，得到喘息时间。你能拨出多少人，他就要多少，要那种不会一动刀子就畏畏缩缩的人。」

「我可以拨给他三百名最棒的战士，」哈莱克说，「把他们派到哪里？」

「去大门口，哈瓦特的一名探员在那里等着接他们。」

「要我马上安排吗？」

「先等一下，还有件麻烦事。我已经让起降场的司令官找了个借口，在天亮前扣住这艘接驳舰。运送我们的宇航巨型运输舰马上就要继续航行。这艘接驳舰应该会跟一艘装载香料的货运舰联络。」

「我们的香料吗，陛下？」

「我们的香料。但这艘接驳舰还会运走一批香料猎人，他们都是旧领主的人。领主换人时，他们有权选择离开，变动仲裁官也批准了。他们都是宝贵的工人，哥尼，大约有八百人。接驳舰起飞前，你必须设法说服其中一部分人留下来，帮我们工作。」

「您想让我用多大力度来『说服』他们，大人？」

「我想要他们心甘情愿地合作，哥尼。那些人有我们需要的经验和技术。他们想离开，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属于哈克南阵营。哈瓦特觉得，这伙人里可能有安插进来奸细。但他那个人你也知道，在他看来，每个死角都藏着刺客。」

「大人，哈瓦特这次确实找出不少藏污纳垢的死角。」

「而且还漏掉了一些。不过我想，哈克南人如果真的在这些打算离开的人当中安插卧底，也未免太有想像力了。」

「可能吧，大人。那些人在什么地方？」

「再下面一层，在一间候机室里。我建议你下去弹一两首曲子，让他们放松一下，然后再怂恿一下。如果有合适的人，可以答应让他们当头，不管他们帮哈克南人工作的时候工资是多少，一律加百分之二

十。」

「就这些吗？我知道哈克南人的工资行情。这些人本来就是喜欢到处跑的浪子，手里又有解聘金……这个，大人，加薪百分之二十恐怕很难诱惑他们留下来。」

雷托不耐烦道：「那特殊情况你就酌情处理吧。但要记住，财库不是无底洞。尽量别超过百分之二十。我们特别需要沙地爬行车驾驶员、气象监测员、沙象员—任何有沙漠经验的人。」

「明白了，大人。『他们都为暴行而来，他们将昂首如东风，积聚沙粒俘获一切』。」

「很有感染力的歌，」公爵说，「把你的手下交给副官，让他简要说明一下用水纪律，然后安排这些人在起降场隔壁的兵营就寝。起降场工作人员会为他们带路。还有，别忘了给哈瓦特增派人手。」

「三百名最棒的战士，大人。」他拿起包，「做完这些后，去哪里向您汇报？」

「我接管了顶楼的会议室，参谋人员都会集中在那里。我想重新安排部队配置，疏散到全星球。让装甲分队做先导。」

哈莱克正转身离开，一听此言，停下脚步，望着雷托的眼睛：「您预计会有这么大的麻烦吗？我还以为这里有变动仲裁官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公开和秘密的战斗都会有，」公爵答道，「我们完成接管之前，会有大量的流血牺牲。」

「『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哈莱克说。

公爵叹了口气说：「快去快回，哥尼。」

「遵命，爵爷。」他咧开嘴笑了起来，伤疤随之起伏扭动，「『看啊，我是沙漠中的野驴，义无反顾地向前冲。』」哥尼转身大步走到厅中，转达公爵的命令，然后匆匆穿过人群离开了。

雷托看着哥尼远去的背影摇了摇头。哈莱克总是让人惊奇：满脑子歌谣、引言和鲜花般的诗句……可面对哈克南人的时候，他又是铁石心肠的杀手。

过了一会，公爵从容不迫地朝直升电梯走去。众人纷纷敬礼，他轻松地挥挥手回应。他认出一个宣传员，于是停下脚步，告诉那人一些讯

息，让他转告大家：携家带眷的人大概想知道家人是否平安，在哪里能找到家人；另外，这里的女人比男人多，有些人可能会对此很感兴趣。

公爵拍了拍那名宣传员的胳膊，示意他立即将消息传播出去，这才继续前行。他朝人群点点头，微笑着，还和一个下属互开了几个玩笑。

统帅必须永远看起来很自信，他想。哪怕即将大难临头，也不能在人们前流露出半点焦虑。

直升电梯门缓缓关上，他转过身，面对墙壁，长长地吐一口气，放松下来。

他们竟然想要我儿子的命！

厄拉奇恩起降场的出入口有一座碑，制作得十分粗劣，像是用最简陋的工具刻成的。日后，穆阿迪布将多次引述这段铭文。来到厄拉科斯的第一晚，他便见到了这段碑文。当时他被送到公爵的指挥所，参加父亲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参谋会议。碑文原来是对即将离开厄拉科斯的人所作的吁请，但在这个刚从死亡边缘逃脱的男孩看来，却有了另一层黑暗的内涵—「哦，知道我们在此受苦的人，别忘了在祈文中提到我们的名字。」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手册》



「战争理论，就是经过计算的冒险。」公爵说，「但如果危险涉及自己的家人，单纯的计算就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他很清楚自己应该遏制怒气，却没能做到。他转过身，沿着长桌走了几步，又再折回。

公爵和保罗单独坐在起降场的会议室里。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长桌，周围是老式的三脚椅。桌子一头摆放着一面地图板和一部投影机。保罗坐在地图板旁边。他已经把寻猎镖的事告诉父亲，还提到有个叛徒正威胁着他的安全。

公爵在保罗对面停下，拍着桌子说：「哈瓦特跟我说那栋房子是安全的！」

保罗迟疑地说：「一开始我也很生气，也怪罪哈瓦特。但刺客不是来自房间内部，刺杀计划简单、聪明又直接，本来很可能会得逞，而我之所以能躲过，全靠您和其他人对我的严格训练，包括哈瓦特。」

「你是在帮他辩护吗？」公爵质问道。

「是的。」

「他老了，就这么回事。他应该—」

「他很睿智，经验丰富。」保罗说，「哈瓦特犯过的错，您能想起多少？」

「为他说话的人应该是我，」公爵说，「而不是你。」

保罗笑了。

雷托在桌前坐下，手放在儿子手上：「儿子，最近，你……成熟了很多。」他抬起手，「我很欣慰。」他也笑了，回应着儿子的笑容，「哈瓦特会自责的。他对自己发的火会比我们两人加起来还大。」

保罗抬起眼睛，望向地图板后方黑黝黝的窗户。窗外夜色如墨，阳台上的栏杆反射着屋里的灯光。保罗发现外面有什么东西在移动，随即认出那是身着厄崔迪制服的卫兵。保罗回头看着父亲身后的白墙，再低头看看闪亮的桌面，发觉自己的双手早已握成了拳头。

公爵对面的门砰的一声打开，哈瓦特大步走了进来，看上去从未这么苍老、干硬。他绕过桌子，在公爵面前肃立。

「大人，」他目视雷托后方的某一点说，「我刚知道我辜负了您的信任。我认为我有必要请辞……」

「哦，坐下，别说傻话。」公爵说。他摆摆手，指着保罗对面的椅子说：「真要说你犯了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你高估了哈克南人。他们头脑简单，设计的阴谋也简单。我们想都没想到有这么简单的诡计。我儿子刚刚煞费苦心向我指出，他这次能逃过一死，主要是靠你对他的严格训练。在这方面，你并没有辜负我！」他拍拍空椅子的椅背，「坐下！」

哈瓦特坐倒在椅子上：「可……」

「我不想再听人谈这件事，」公爵说，「事情已经过去，我们还有更紧迫的事要处理。其他人都在哪里？」

「我让他们在外边等着，我……」

「叫他们进来。」

哈瓦特看着公爵的眼睛说：「大人，我……」

「我知道谁是我真正的朋友，杜菲，」公爵说，「让他们进来。」

哈瓦特把话咽了回去。「是，大人。」他在椅子上转过身，冲着敞开的门叫道：「哥尼，叫他们进来。」

哈莱克领着一队人走进屋内，每个军官的表情都十分严肃，身后跟

着各自的副手和专家。人人都散发热忱，入座时，会议室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股醒神的累恰葛香沿着桌子飘送过来。

「这里有咖啡，等一下自己拿。」公爵说。

公爵的目光扫过自己的部下，心想：他们都是优秀的军人，在这种战争中，没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公爵等着咖啡从隔壁房间端进来，送到每个人面前。他发现不少人脸上都挂着倦容。

过了一会，公爵戴上沉静、果决的面具，站起身来，用指关节敲敲桌子，引起大家的注意。

「诸位，」他说，「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摆脱不了侵略的习性，就算执行皇帝陛下最简单的命令，也免不了你争我夺。」

桌边响起一阵干笑。保罗意识到，父亲的语调、措辞无一不是恰如其分，正好能振作大家的情绪，就连他声音里流露出的几分倦意也配合得恰到好处。

「我想，我们最好先听听杜菲对弗瑞曼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公爵说，「杜菲？」

哈瓦特抬起头来。「大人，在大体的报告之后，我还有几个经济问题需要详细讨论。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弗瑞曼人越来越像我们所需要的同盟军。他们目前还在观望我们是否值得信任，但看起来是愿意接受我们的。他们送来了一些礼物，有他们自己制作的蒸馏服……一些沙漠地区的地图，画出了哈克南人留下的据点……」他低头看了一眼桌子，接着说道：「他们的情报经证实完全可靠，在我们跟变动仲裁官打交道时帮了大忙。他们还送来了一些小东西，有香料酒、糖果、药品，还有给杰西卡女士的珠宝。我的人正在检查这些东西，看样子没什么问题。」

「看样子你喜欢这些人，杜菲？」桌旁的一个人问道。

哈瓦特转身面对提问的人：「按邓肯·艾达荷的说法，这些人值得钦佩。」

保罗望一望父亲，然后把视线转回哈瓦特身上，鼓起勇气问：「弗瑞曼人的数量有多少？你有相关的最新情报吗？」

哈瓦特看着保罗答道：「根据他们加工食物的数量和一些证据，艾达荷估计他拜访的那个穴地可能有一万人左右。他们的首领说他的部落有两千个家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穴地还有许多。他们似乎都向

一个名叫列特的人效忠。」

「这是个新情报。」雷托说。

「我过去疏忽了，大人。有迹象表明这个列特可能是当地人信奉的神。」

桌旁另一人清了清嗓子问：「能确定他们跟走私贩子有来往吗？」

「艾达荷在那个部落时，正好碰上一支走私商队带着大量香料离开。他们用牲口运货。从种种迹象分析，他们的行程需要十八天。」

公爵说：「看样子，在这段不稳定的时期，走私贩子把交易量提高了一倍。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必过分担心这颗星球上的非法香料走私，这种事是无法杜绝的。但完全置之不理—也不好。」

「您已经有计划了，大人？」哈瓦特问。

公爵看着哈莱克说：「哥尼，我想让你带领一支代表团，如果你愿意，叫使团也行，去跟这些浪漫的商人接触一下。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交纳百分之十的公爵税，我就不会管他们的走私。哈瓦特估算过，他们的贿金和雇用战士的费用是这个数字的四倍。」

「要是皇帝听到风声怎么办？」哈莱克问，「他一向把钜贸联会的利润看得很紧。」

雷托微笑道：「我们会把全部税金以沙德姆四世的名义公开存入银行，然后从中扣除我们用于征税的合法费用。让哈克南人抓我们的把柄去吧！我们会搞垮一堆在哈克南时期发了横财的人。再也不会有贿赂这种事了！」

哈莱克的脸一拧，露出了笑容，「啊，爵爷，真是一记漂亮的阴招，刚好打在敌人的腰眼上。真想看看男爵听到这个消息时的脸色！」

公爵转身对哈瓦特说：「杜菲，上次你说你能买到那些帐本，到手了吗？」

「是的，爵爷。我的人还在仔细研究。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可以先大致说一说。」

「说吧。」

「哈克南人每三百三十个标准日便能从这个星球赚到一百亿太阳币。」

在座众人无声地倒抽一口气，连那些已经不自觉露出无聊表情的年

轻副手也坐直了身子，朝彼此瞪大眼睛。

哈莱克喃喃道：「『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及沙中所藏的珍宝。』」

「你们瞧，诸位，」公爵说，「还有谁会那么天真，相信哈克南人会因为皇帝一声令下就默默打包离开吗？」

众人摇了摇头，轻声赞同公爵。

「我们只能用利剑夺下这个地方。」公爵转向哈瓦特，「现在该报告设备了。他们留给我们多少设备？沙地爬行车、采收机和附属设备之类？」

「一大堆，大人。变动仲裁官核对了帝国的清单，只要是上面列出来的设备都在。」哈瓦特打了个手势，示意副手递给他一个文件夹，放在面前的桌上打开，「但他们没说的是，只剩不到一半的沙地爬行车可以运转，只有三分之一的运机舰可以飞到香料开采地。哈克南人留下的每样设备不是坏了，就是随时会解体。只要有一半还能运转，就是我们的运气了，而这一半中如果有四分之一能继续运转六个月，那运气就更好了。」

「这远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好了。」雷托说，「基础设备的确实情况呢？」

哈瓦特瞄了一眼文件夹说：「几天内可以派出大约九百三十来部采收机。用于探勘、侦察和气象观测的扑翼机六千二百五十架……运机舰接近一千架。」

哈莱克说：「要是重新跟宇航谈判，让他们同意发射一艘巡防舰到轨道上去充当气象卫星，会不会便宜些？」

公爵看着哈瓦特：「这方面没有新消息吗，杜菲？」

「现阶段我们必须寻找别的途径，」哈瓦特说，「宇航的代理人并不是真的想跟我们讨价还价。他只是想通过另一种方式让我们明白，他们的开价我们绝对付不起，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都不会改变。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打算卖给我们。我们的任务是在重新跟他们接洽之前找出原因。」

哈莱克的一个副手在椅子上转动身体，忿忿地说：「这简直没有公理！」

「公理？」公爵看着说话的人，「谁要在这里找公理？强权就是公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创建自己的公理，就在厄拉科斯──要么赢，要么死。你后悔把未来交给我们了吗，先生？」

那人望着公爵，说道：「不，大人。您不能回头了，我同样别无选择，只有继续追随您。请原谅我一时冲动，可是……」他耸耸肩，「……谁都免不了有不爽的时候。」

「不爽，这我理解，」公爵说，「但只要我们手里还有武器，而且可以自由使用，那就不必抱怨有没有公理。还有谁心里憋着怨气的？有就发泄出来。在座的都是朋友，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

哈莱克动了动，说：「爵爷，我认为引起抱怨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任何来自其他大氏族的志愿军。他们称您为『公正的雷托』，承诺说永远都是您的朋友，但那只是在不损害他们利益的前提下。」

「他们还不知道这次交锋谁会胜出，」公爵说，「大部分氏族之所以壮大，原因就是尽可能少冒险。我们可以鄙视他们，却无法真的谴责他们。」他看着哈瓦特说，「既然我们在讨论设备，可不可以放些影像？让我们熟悉一下这些机器。」

哈瓦特点点头，朝投影机旁的助手打了个手势。

桌面上出现了一幅立体投影，有些离得较远的人干脆站了起来，以看得清楚些。

保罗倾身向前，盯着那架机器。

从投影上看得出机器周围站着几个人，相比之下，那部机器显然是具庞然大物，大约有一百二十公尺长，四十公尺宽，基本上就像一只长长的虫子，以一组组履带移动。

「这就是采收处理机。」哈瓦特说，「我们挑了一部修复状况良好的爬行车来制作投影。我们还发现了一整套电动挖掘装置，是这里的第一批皇家星球生态学家带来的。虽然时代久远，但还可以用。只是我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撑下来的，为什么能撑下来。」

「如果这套设备就是大家所说的『老玛丽亚』，那其实应该是博物馆的馆藏。」一个助手说，「我认为哈克南人把它当成刑具，是悬在工人头上的威胁：好好干，要不就会被分到『老玛丽亚』上去。」

桌边一阵哄笑。

保罗没有笑，他全神贯注在投影上，脑子里充满了疑问。他指着桌上的影像说：「杜菲，有大到可以把整部爬行车吞下去的沙虫吗？」

大家顿时不作声了。公爵暗暗骂了一句，转念一想：不──他们必须面对这里的现实。

「沙漠深处确实有那种巨型沙虫，可以把这整套机器一口吞进肚子里。」哈瓦特说，「至于大盾壁附近，也就是大部分香料开采出来的地方，有许多沙虫可以先毁掉爬行车，再慢慢一口口咬掉。」

「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沙地爬行车装上屏蔽场？」保罗问。

「根据艾达荷的报告，」哈瓦特答道，「在沙漠上安装屏蔽场是很危险的。即使个人使用的小屏蔽场都会招来方圆数百公尺内的沙虫。看样子，屏蔽场会使沙虫狂性大发。关于这一点，弗瑞曼人警告过我们，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艾达荷在弗瑞曼人穴地也没有发现任何屏蔽场设备的影子。」

「一点都没有？」保罗问。

「要让几千人对这种东西守口如瓶，是相当困难的。」哈瓦特说，「艾达荷可以到弗瑞曼人穴地的任何地方随意走动。他没看见屏蔽场，也没发现任何使用过屏蔽场的迹象。」

「真是个谜。」公爵说。

「哈克南人当然在这里使用了大量的屏蔽场，」哈瓦特说，「他们在每个驻防村庄都设有维修仓库，帐目也显示出更换屏蔽场及其他配件的钜额支出。」

「弗瑞曼人会不会有方法让屏蔽场失灵？」保罗问。

「不太像。」哈瓦特回答说，「理论上有这种可能，当然，只要有一个极大的静电反电性装置，就能破坏屏蔽场。但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

「如果有，我们早就听说了。」哈莱克说，「走私贩与弗瑞曼人有密切联系，如果这种设备真的存在，他们早就弄到手，卖到其他星球上了。」

「我不喜欢这么重要的问题悬着。」雷托说，「杜菲，我要你把它列为首要任务，尽快找到答案。」

「我们已经开始打探了，爵爷，」哈瓦特清清嗓子说，「对了……

艾达荷确实说过一件事，他说你不可能搞错弗瑞曼人对屏蔽场的态度，他们觉得屏蔽场很可笑。」

公爵皱起眉头，「那继续讨论开采香料的设备了。」

哈瓦特朝投影机旁的助手做了个手势。

一个带机翼的装置取代了庞大的采收处理机，同样很庞大，周围的人显得相当渺小。「这是一部运机舰。」哈瓦特说，「基本上就是大型扑翼机，唯一的作用就是将沙地爬行车送到香料储量丰富的沙地，沙虫出现时再把爬行车撤出来。沙虫无处不在。开采香料就是尽可能的进进出出。」

「这倒很符合哈克南人的道德观。」公爵说。

全场哄堂大笑。

投影仪又投下一架扑翼机的影像，取代了原先的运机舰。

「这是相当传统的扑翼机。」哈瓦特说，「主要的改动是增加航程，此外还增加了防沙尘的密封装置。三十艘运机舰中大约只有一艘装有屏蔽场，也许是为了减轻重量，增大航程。」

「这么不在意屏蔽场，不太对劲。」公爵喃喃道，他心想：难道这就是哈克南人的秘密？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事态的发展对我们不利，我们乘着带屏蔽场的巡防舰会无法逃跑？他猛地摇摇头，想甩掉这种念头。他说：「让我们进行工作评估吧。我们能有多少利润？」

哈瓦特翻了两页笔记说：「在估算了维修和可运转设备后，我们初步算出营运成本。为了保证盈余的准确度，还纳入了折旧。」哈瓦特闭上眼睛，进入晶算师的半入定状态，接着说：「在哈克南统治时期，维修费与薪资控制在百分之十四。至于我们，一开始如果能控制在三成，就算走运了。考虑到再投资和其他可能出现的因素，包括钜贸联会的提成和军事支出，我们的利润率会降低到百分之六至七。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我们汰换掉老旧的设备，这样利润才能回升到百分之十二到十五的正常水平。」他睁开双眼，「除非爵爷愿意采用哈克南人的做法。」

「我们的目的是创建稳固的、永远的行星基地，」公爵说，「所以必须努力让这里的大多数人满意—尤其是弗瑞曼人。」

「尤其是弗瑞曼人。」哈瓦特附和说。

「我们在卡拉丹之所以保持绝对优势，」公爵接着说，「靠的是海

军和空军。在这里，我们也要发展出某种优势，就叫做沙漠军吧。这里面也许可以包括空军，也可能没有。我请你们留意，本地扑翼机大多没有屏蔽场。」他摇摇头，接着又说：「哈克南人为了提高周转率，从外星球雇用了一些主要的专业人员，但我们不敢，每一批新人里都可能会有不怀好意的人。」

「那么，我们的利润和产量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拉不起来。」哈瓦特说，「最初两季的产量可能比哈克南人低上三分之一。」

「知道了，」公爵说，「正如我们所预料。弗瑞曼人那边，我们的速度要加快。在钜贸联会第一次查帐之前，我希望能有整整五支弗瑞曼军团。」

「这样时间很赶，殿下。」哈瓦特说。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时间本来就很赶。萨多卡军一抓到机会，就会伪装成哈克南人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杜菲，你估计他们会运来多少人？」

「了不起四、五支军团，不会再多了。宇航的运费相当昂贵。」

「那么，五支弗瑞曼军团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军队，应该足以应付了。我们只要弄些萨多卡俘虏在兰兹拉德上亮亮相，形势就能大为改观。至于香料开采的利润，倒无关紧要。」

「我们会尽力的，阁下。」

保罗看了看父亲，又回头望着哈瓦特，突然有所感触：这位晶算师毕竟已经年迈，且已为厄崔迪氏族三代人效力。混浊的褐色眼睛，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脸颊，驼下来的双肩，薄薄的嘴唇上还沾着服用沙弗汁留下的青紫色残渍──这一切都显示出他的老迈。

多少重大的责任，却压在一个老人身上。保罗想。

「我们正在打一场刺客战争，」公爵说，「但还没全面开打。杜菲，哈克南人的组织现在情况如何？」

「我们已经清理掉二百五十九名哈克南主要人员，爵爷，剩下的基层组织不会超过三个，总数可能一百人左右。」

「你们清理的这些哈克南人都有资产吗？」公爵问。

「大多数生活富裕，爵爷，属于雇主阶层。」

「我要你给他们每个人伪造一份效忠书，附上他们的签名。」公爵

说，「整理好，然后送给变动仲裁官。我们要采取法律行动，证明他们的效忠是假的，然后没收他们的财产，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把他们全家驱逐出境，让他们一无所有。注意，一定要分给皇室百分之十的好处。全部行动务必要合法。」

杜菲笑了，深红色的嘴唇下露出染上沙弗汁红斑的牙，他说：「很妙的一步棋，不愧是亚迪崔氏族的人，爵爷。很惭愧我没能先想到。」

哈莱克在桌子对面皱起眉头，注意到保罗一脸不以为然。其他人都在点头，微笑。

错了，保罗想。这只会将敌人逼上绝路。他们就算投降，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他知道在这种世仇战争向来不择手段，但这样的一步棋，即使能带来胜利，也可能会毁了他们。

「『我曾在异乡为异客。』」哈莱克引述道。

保罗盯着他，知道这句话引自《奥兰治合一圣书》，心想：哥尼也和我一样，不希望再搞那些狡诈的诡计了吗？

公爵瞄一眼漆黑的窗外，回头看着哈莱克说：「哥尼，你说服了多少沙漠工人留下来？」

「总共二百八十六人，阁下。我认为应该接受他们，这是我们的运气。他们都是很有用的人。」

「就这么多了吗？」公爵抿了抿嘴，「好吧，传达我的命令……」

门外一阵骚动，打断了公爵的话。邓肯·艾达荷穿过卫兵，沿着长桌疾步走到公爵身边，俯身在他耳旁说了几句。

公爵朝他一挥手，说：「大声讲出来，邓肯，在座的都是高级军官，没什么不放心的。」

保罗仔细打量艾达荷。他的一举一动都像猫科动物，矫健、反应敏捷，没人比他更适合做武器教官了。他黝黑的圆脸转向保罗，深邃的眼眸不动声色，但保罗看出他沉静外表下隐藏着兴奋。

艾达荷环视桌边众人：「我们制伏了一队伪装成弗瑞曼人的哈克南雇佣军。弗瑞曼人派了一个信使向我们示警。但在战斗中，我们发现哈克南人伏击了弗瑞曼信使，他受了重伤。我们本想把那个弗瑞曼人带到这里来救治，但他在途中就断气了。我知道信使伤势过重时，停下来看

看能做些什么，却看到他正想扔掉一件东西，被我吓到了。」艾达荷看了一眼雷托，「是一把刀，爵爷。一把您前所未见的刀。」

「晶刃匕？」有人问。

「没错，」艾达荷回答，「乳白色，会自行发出亮光。」他把手伸进束腰外袍，拿出一柄刀鞘，外露的刀柄上带有黑色纹路。

「刀别拔出来！」

声音洪亮，从屋子尽头敞开的房门传来，穿透人心。大家都站了起来，朝门口望去。

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长袍的人站在门口，被卫兵交叉的利剑挡住。浅褐色的长袍把他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只有兜帽和黑色面罩之间留着一道缝，露出一双全蓝的眼睛，不带一丝眼白。

「让他进来。」艾达荷轻声道。

「别拦他！」公爵说。

卫兵犹豫了一下，放下手中的剑。

那人走了进来，站在公爵对面。

「这是斯第尔格，我拜访的那个部落的首领，假弗瑞曼军队的事就是他派人来向我们示警。」艾达荷引介道。

「欢迎，先生，」雷托说，「为什么不能拔刀？」

斯第尔格望着艾达荷道：「你知道我们有看重清洁和荣誉的风俗，这刀的主人是你的朋友，我允许你看这把刀。」他的眼光扫过屋内其他人，「但我不认识其他人，你就这样让他们亵渎一把荣耀的刀吗？」

「我是雷托公爵，」公爵说，「你允许我看这把刀吗？」

「我同意给予你拔出此刀的权利。」斯第尔格说。桌边传来一阵不满的窃窃私语。他举起一只瘦削、青筋暴突的手，说：「我提醒你们，这把刀的主人将你们视为他的朋友。」

大家安静下来，等待着。保罗打量这个人，感到他身上散发威严的气势。他是一个首领，弗瑞曼首领。

保罗对面靠近桌子中间的一个人轻声道：「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竟要他来告诉我们在厄拉科斯上有什么权利？」

「据说厄崔迪的雷托公爵受命统治这里，」那个弗瑞曼人说，「正因如此，我必须把我们的原则告诉你：见过晶刃匕的人，需要承担一定

的责任。」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艾达荷，「看过晶刃匕后，就是我们的人，未经我们允许，不能离开厄拉科斯。」

哈莱克和另外几人站起身来，一脸不忿。哈莱克说：「雷托公爵才能决定是否……」

「请等一下。」雷托说，温和的语气使众人冷静下来。不能让局面失控。他想，然后对弗瑞曼人说：「先生，尊重我的人，我也会敬重他、维护他的尊严。我确实欠了你的情，而我向来有恩必报。如果按照你们的风俗，这刀不能在这里出鞘，那么，它绝不会出鞘——这是我的命令。这位朋友为我们而死，我们敬重他。如果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只需讲一声。」

弗瑞曼人盯着公爵，缓缓拉开面罩，露出一张长满乌黑短髭的脸，鼻翼瘦削，嘴唇丰满。他不慌不忙地弯下腰，在明亮的桌上吐了一口唾沫。

桌旁众人勃然大怒，正准备一跃而起，艾达荷大喝一声：「别动！」吼声响彻整间会议室。

大家一怔，谁也没动。艾达荷接着说：「我们感谢你，斯第尔格，感谢你把生命中的水赠给我们。我们由衷接受这口水。」随即，艾达荷在公爵面前的桌上也吐了口唾沫。

他站在公爵身旁说：「大人，还记得水在这里有多珍贵吗。这是在表示尊敬。」

雷托这才在椅子上坐定，视线与保罗相交，看见儿子脸上的苦笑，也感受到手下众人理解了弗瑞曼人的举动后慢慢放松了下来。

弗瑞曼人看着艾达荷说：「我的穴地对你评价很高，邓肯·艾达荷。你是否发过誓，必须效忠公爵？」

「他这是在邀我加入他们的部落，大人。」艾达荷说。

「他接受双重效忠吗？」雷托问。

「您希望我跟他去吗，大人？」

「这件事我希望你自己决定。」公爵嘴里这么说，语气中却流露出热切之意。

艾达荷注视着弗瑞曼人说：「斯第尔格，你能接受我现在这种身份吗？有时候，我得回来为我的公爵效力。」

「你作战勇猛，也为我们的朋友尽了最大的力。」斯第尔格说，他看着公爵，「就这样吧：这个人，艾达荷，可以保留这把晶刃匕，作为他效忠我们的标志。当然，他必须洁净身体，还要奉行仪式。但这件事没有问题，他可以同时是弗瑞曼人和厄崔迪战士。这种事是有先例的，列特就向两个主人效力。」

「邓肯？」雷托问。

「我懂您的意思，大人。」艾达荷回答说。

「那好，同意。」雷托说。

「你的水是我们的了，邓肯·艾达荷，」斯第尔格说，「我们朋友的遗体留给你的公爵，他的水就是厄崔迪的水。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誓约。」

雷托叹了口气，瞄了一眼哈瓦特，两人视线相交，哈瓦特点点头，一脸愉悦。

「艾达荷要跟朋友道别，」斯第尔格说，「我会在下面等着。图罗克是死去那位朋友的名字，你们需要这个名字，让他的灵魂重获自由。你们现在都是图罗克的朋友。」

斯第尔格转身准备离开。

「你不再待一下子吗？」雷托问。

弗瑞曼人回过身，手一抬，蒙好面罩，同时调整了一下面罩后方的什么东西。在面罩落下之前，保罗瞄了一眼，看上去像是一根细管。

「有什么理由要留下来吗？」他问。

「我们想向你表达敬意。」公爵回答。

「但我必须马上到另一个地方去，否则就不值得尊敬了。」说完，他又看了一眼艾达荷，迅速转身，大步从卫兵身旁走过。

「如果别的弗瑞曼人都能跟他一样，我们就能合作无间。」雷托说。

艾达荷淡淡地说：「弗瑞曼人都跟他差不多，大人。」

「邓肯，你知道以后要怎么做吗？」

「我是您派到弗瑞曼人那里的大使。」

「全靠你了，邓肯。在萨多卡军来犯之前，我们至少需要五支弗瑞曼军。」

「这需要花些工夫，大人。弗瑞曼人向来各自为营。」艾达荷有些迟疑，随即又说：「大人，还有一件事。我们干掉的那队雇佣军中，有人想从死去的那个弗瑞曼朋友身上夺走晶刃匕。那雇佣兵说，哈克南人为晶刃匕悬赏一百万太阳币。」

雷托的下颌一抬，非常吃惊，「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得到晶刃匕？」

「这刀是用沙虫之牙打磨而成，是弗瑞曼人的标志。有了它，随便哪个蓝眼睛的人都可以渗入任何弗瑞曼部落。如果我前往别的弗瑞曼穴地，除非他们认识我，否则就会盘问我。我看起来不像弗瑞曼人，但是……」

「你说的是彼得·德·弗立斯，哈克南的晶算师杀手。」公爵说。

「一个跟魔鬼一样狡诈的家伙，爵爷。」哈瓦特说。

艾达荷将带鞘的刀塞入袍中。

「看好这把刀。」公爵说。

「我明白，爵爷。」他拍拍腰带上的收发器说，「我会尽快向您回报。杜菲有我的呼叫代号，让他用战时密码呼叫。」他敬了个礼，转身急匆匆追赶那个弗瑞曼人。

众人听着他咚咚的脚步声在走廊渐行渐远。

雷托和哈瓦特交换了会意的眼神，微微一笑。

「还有很多事要谈，大人。」哈莱克说。

「我一直在耽误你的工作。」雷托说。

「我这里有前进基地的报告，」哈瓦特说，「是否下次再谈，大人？」

「需要很长时间吗？」

「简单讲讲的话，不会太久。弗瑞曼人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在沙漠植物实验站时期，厄拉科斯曾经有二百多个这样的前进基地。到现在，所有前进基地应该都已经荒废了，但有报告说这些基地在废弃之前已经被密封起来。」

「里面有设备？」公爵问。

「根据邓肯的报告，是有的。」

「基地都分布在什么地方？」哈莱克问。

哈瓦特回答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无一例外全都是：『列特知

道』。」

「上帝知道。」雷托轻声道。

「或许不完全是这样，大人，」哈瓦特说，「斯第尔格刚才也提到这个名字，他指的会不会是个真实的人？」

「『向两个主人效力，』」哈莱克说，「这话听上去像引述宗教的语言。」

「说起引述，你应该再清楚不过。」公爵说。

哈莱克笑了。

「变动仲裁官，」雷托说，「那位星球生态学家，凯恩斯……他会不会知道这些基地在哪里？」

「大人，」哈瓦特谨慎地说，「凯恩斯是皇室的人。」

「但天高皇帝远。」雷托说，「我要那些基地，那里面有大量物资，我们可以抢救来修复现有的设备。」

「大人！」哈瓦特说，「在法律上，那些基地仍然属于皇帝。」

「这里的气候太恶劣，足以毁掉任何东西。」公爵说，「我们可以把问题推给气候。找到这位凯恩斯，至少打探清楚这些基地是否存在。」

「征用这些基地会有危险，」哈瓦特说，「有件事邓肯说得很明白：这些基地或基地的概念对弗瑞曼人意义重大。如果占用这些基地，就有可能得罪弗瑞曼人。」

保罗观察着周围众人的表情，发觉大家十分紧张，专注地听着每一个字。看上去，他们对父亲的态度深感不安。

「父亲，听他的吧，」保罗压低声音说，「他讲的都是真话。」

「大人，」哈瓦特接着说，「那些基地里确实有材料可以让我们修好所有的设备，但由于战略的理由，我们拿不到。在没有进一步情报之前贸然行动，会太过草率。我们不该忘记，这个凯恩斯是皇帝授权的变动仲裁官。而且弗瑞曼人也很服他。」

「那就来软的。」公爵说，「我只是要知道那些基地是否真的存在。」

「遵命，大人。」哈瓦特坐回到座位上，垂下眼帘。

「好吧，」公爵说道，「我们都知道等在我们前面的是什么了——工

作。我们一直在操练，也有一些经验。我们很清楚会有什么成果，也都很明白失败的后果。你们领命之后就各自行动去吧。」他看着哈莱克说，「哥尼，先处理走私贩的事。」

「『我将深入干枯大地上叛军的巢穴。』」哈莱克吟道。

「总有一天，我会堵住那男人的语录，那样他看起来会跟没穿衣服一样。」公爵说。

桌旁响起一阵笑声，但保罗听得出来，笑声十分勉强。

公爵转向哈瓦特说：「杜菲，在这层楼再设一个情报指挥所。一准备好就来见我。」

哈瓦特站起身来，环视会议室，好像在找帮手，然后转过身，带头走出了房门。其他人也匆忙站起来，推开椅子，一起涌向门口，场面一时有点混乱。

会议就这样在混乱中结束了。保罗一边想，一边凝视最后几个人离去的背影。以前，会议总是在直截了当的气氛中结束，问题总有解决方案。但这次似乎有些稀稀落落，又因为效能不彰而令人疲累，更糟的是还出现了争执。

生平第一次，保罗允许自己认真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并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由于老圣母等人的警告，而是由于自己对形势的分析。

父亲在孤注一掷。他想，局势对我们很不利。

保罗想起哈瓦特在会议期间的表现，这位老晶算师似乎有些不安。

某件事让哈瓦特坐立不安。

「后半夜你最好待在这里别走了，儿子。」公爵说，「反正马上就要天亮。我会通知你母亲。」他站起身来，动作显得缓慢而僵硬，「你可以把这些椅子拼起来，躺在上面睡一睡。」

「我并不觉得特别累，父亲。」

「随便你。」

公爵双手背在身后，沿着长桌来回踱步。

像笼中困兽。保罗想。

「您准备跟哈瓦特谈谈叛徒的事吗？」保罗问。

公爵在儿子对面停下脚步，朝着黑黝黝的窗口说：「出现叛徒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

「那老妇人似乎很有把握，」保罗说，「母亲的情报也……」

「我们已经有防范措施。」公爵说道，环视着房内。保罗注意到父亲眼中困兽般狂暴的眼神，「待在这里别走。我要去跟杜菲谈谈创建指挥所的事。」他转身大步走了出去，轻轻向卫兵点了点头。

保罗瞪着父亲刚才所站的地方，那地方甚至在公爵走出房门前就已经空了，他只是移不开眼睛。他想起那个老妇人的话：「……至于你父亲，救不了他了。」

13

> 穆阿迪布抵达的第一天，当他与家人驶过厄拉奇恩街道时，有人想起了那些传说与预言，斗胆喊道：「马赫迪！」但他们的呼喊与其说是宣告，不如说是疑问，因为人们此时仅只是冀望他就是预言中的利桑·阿拉黑—天外之音。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注意他母亲。他们已经听说她是个贝尼·杰瑟里特。很明显，对他们而言，她便如同另一个天外之音。
>
>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手册》



一个卫兵把公爵领到角落的房间，里面只有杜菲·哈瓦特一个人。隔壁房间传来人们安装通讯设备的声音，这边却相当安静。公爵四下打量，哈瓦特则从一张摊满纸张的桌子旁边站起来。四面绿壁的房间里除了那张桌子，还有三把悬浮椅，椅子上代表哈克南人的「H」字母被仓促抹掉，留下残缺的色块。

「椅子是我们摸来的，但很安全。」哈瓦特说，「保罗在哪里，大人？」

「我把他留在会议室。没有我在那里吵他，但愿他能睡一下。」

哈瓦特点点头，走到通往隔壁房间的小门旁，关上门，隔壁的静电声、电火花的劈啪声顿时消失。

「杜菲，我很在意皇室和哈克南人囤积的香料。」雷托说。

「爵爷？」

公爵的嘴唇绷得紧紧的，「仓库很容易摧毁。」哈瓦特正准备开口，公爵抬手打断他，继续往下说道：「别管皇帝的香料储备。如果哈克南人遇上了麻烦，他只会窃喜。至于男爵，也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囤积了大量香料，那么，连他自己都不承认有的东西，就算被毁了，他又能怎样？」

哈瓦特摇摇头，「我们人手不够，爵爷。」

「抽调艾达荷的一部分人马，或许有些弗瑞曼人也会乐意来一趟星际旅行。突袭羯地主星。这样牵制哈克南人，可以取得一些战略优势，杜菲。」

「遵命，爵爷。」哈瓦特转过身去。公爵发现这位老人有些紧张，心想：他可能在怀疑我不信任他。他一定知道我那里有些关于叛徒的私人密报。嗯，最好立即打消他的忧虑。

「杜菲，」他说，「你是我能完全信赖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所以，还有件事我想和你谈谈。我们俩都清楚，为了防止敌人渗透，我们一直很警觉……最近我得到两个新情报。」

哈瓦特转身看着公爵。

雷托转述保罗的话。

老人却没有以晶算师的专注思考这两份情报，他似乎更加不安了。

雷托细细打量老人，接着说：「老友，你欲言又止。开参谋会议时我就注意到你有点紧张。什么事那么严重，不能在会议上讲出来？」

哈瓦特紧闭双唇，沙弗汁染红的嘴唇拉成一条僵硬的直线，周围一圈全是细纹。他抿着嘴，说道：「爵爷，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你我身上都有不少为救对方的命留下的伤疤，杜菲。」公爵说，「你心里清楚，无论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

哈瓦特凝视着公爵，心想：我最喜欢他的就是这一点。他这么高尚，值得我忠心耿耿为他效力。为什么我必须伤害他？

「怎么了？」雷托问。

哈瓦特耸耸肩：「一小段信函，是我们从一个哈克南信使身上搜到的。这封信原来是要交给一个名叫帕迪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帕迪是哈克南人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这封信函──可能很重要，也可能无足轻重，几种解释都能成立。」

「信上什么内容这么麻烦？」

「只剩下一小片，爵爷，很不完整。信的内容印在微型胶片上，附有常见的自毁胶囊。我们没能及时阻止酸液腐蚀，只救下一小段话。可这段话……仍然非常引人深思。」

「是吗？」

哈瓦特揉揉嘴唇，继续说：「上面写着：『……托永远不会怀疑，而当他的挚爱出手击中他时，仅仅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毁掉他。』信上有男爵的私人封印，我查证过，封印是真的。」

「你的怀疑很明显。」公爵说着，声气突然间变得冷冰冰。

「我宁愿砍掉自己的双臂，也不愿意伤害您，」哈瓦特说，「爵爷，可如果……」

「杰西卡女士。」雷托说，只觉得胸中怒火狂烧，「你不能从那个帕迪身上逼问出事实吗？」

「不幸的是，我们截下信使时，帕迪已经死了。而我可以肯定，信使本人并不知道自己传送的是什么。」

「我明白了。」

雷托摇摇头，心想：真棘手，不可能有什么，我了解自己的女人。

「爵爷，如果……」

「不！」公爵厉声喝道，「这里一定有问题—」

「但我们不能忽视，爵爷。」

「她已经跟了我十六年！这期间她有无数机会—你也曾亲自调查过那所学校和那个女人。」

哈瓦特苦涩道：「我也有过疏漏。」

「告诉你，不可能！哈克南人的目的是毁掉厄崔迪氏族的血脉—也就是保罗。他们试过一次了。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儿子下手？」

「也许她的目标并不是自己的儿子。昨天的事可能只是高明的骗局。」

「不可能是骗局。」

「先生，按理说她不会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可如果她知道呢？如果她是孤儿，比如说，某个因为厄崔迪氏族而失去父母的孤儿呢？」

「那她应该在这之前就下手。在我的杯子里下毒……晚上用匕首。谁能比她更有机会？」

「哈克南人的目的是彻底摧毁您，爵爷，而不只是除掉您。报家族世仇的手段有很多种。如果成功，可能成为家族仇杀中的杰作。」

公爵双肩一沉，闭上双眼，看上去苍老而疲惫。这不可能，他想。

那女人早已把心交给我了。

「让我猜忌自己所爱的女人。要毁掉我，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公爵问。

「这种解释我也考虑过，」哈瓦特答道，「可还是……」

公爵睁开眼睛，盯着哈瓦特，心想：就让他怀疑吧。怀疑是他的职责，与我无关。也许，如果我一副中了圈套的样子，那个潜藏的敌人就会开始轻忽。

「你有什么建议？」公爵轻声问道。

「从现在开始，全天候监视她。爵爷，要一刻都不放松。这一切我都会暗地里进行。这件事艾达荷是最好的人选。也许，我们可以在本周内把他召回来。我们训练了一个艾达荷部队里的年轻人，是派到弗瑞曼人那里取代艾达荷的理想人选。他很有外交天分。」

「千万不能破坏我们在弗瑞曼人那里的根基。」

「当然不会，爵爷。」

「保罗怎么办？」

「也许我们该警告一下岳医师。」

雷托转身背对着哈瓦特，「交给你全权处理吧。」

「我会小心的，爵爷。」

至少这一点我还可以放心。雷托想。他说：「我要出去走走，如果你有事，尽管来找我，我就在围墙内。卫兵可以——」

「爵爷，您走之前，我有张胶片想让您看一下，这是对弗瑞曼人宗教信仰的初步分析。您还记得吗？是您让我向您汇报的。」

公爵顿了一下，却没转过身来，只是说道：「不能等等吗？」

「当然可以，爵爷。当时您问我当地人在呼喊什么。是『马赫迪』！他们是在叫少爷。当他们——」

「保罗？」

「对，爵爷。这里有一个传说，一个预言：有一天，某位领袖将来到他们中间，他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儿子，这人将带领他们获得真正的自由。这预言遵循了人们熟知的救世主模式。」

「他们认为保罗就是这个……这个……」

「他们只是冀望，爵爷。」哈瓦特说着，递过一个胶片胶囊。

公爵接过胶囊，顺手塞进口袋。「我等一下再看。」

「好的，爵爷。」

「现在，我需要时间……想一想。」

「是，爵爷！」

公爵深深叹了口气，大步走出房门，向右一转，沿着走廊向前，双手负在身后，全不在意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方。一路走过无数走廊、楼梯、阳台和大厅……人们纷纷敬礼，然后让到一侧。

走着走着，他又回到会议室。屋里没开灯，保罗睡在桌子上，身上盖着卫兵的外套，头枕着一个小盒子。公爵轻轻穿过屋子，走到阳台上看风景。远处的起降场亮着灯，微弱的光线映在公爵脸上。站在阳台一角的卫兵认出了公爵，立刻卡的一声肃立敬礼。

「稍息。」公爵轻声说，倚上阳台冰冷的金属栏杆。

黎明前的寂静笼罩着这片沙漠盆地。他抬起头仰望天空，上方的星子像蓝黑色幕布上一面亮闪闪的轻纱。南方地平线上，低垂的二号月亮透过薄薄的沙幕疑心重重地窥探人间，向他洒下嘲弄的月光。

公爵仰首凝望时，月亮却沉了下去，落在大盾壁的后方，山崖的轮廓镶上了一圈光晕。突如其来的黑暗，公爵只觉得一阵寒意，打了道冷颤。

愤怒如电流般冲击着他。

哈克南人一直在骚扰我、暗算我、打击我——到此为止。他想，这些龌龊的东西，脑袋只配到乡下当村长！我该表明态度了！他边想边感到悲哀：我必须用锐眼和利爪来统治，像凡鸟中的鹰隼一样。他下意识抬起手来，摸了摸胸前的鹰徽纹章。

东方，夜色染上了一抹明亮的灰白，随即又转为贝壳的乳白色，星星随之黯淡下来了。黎明的晨曦缓缓洒遍破碎的天际。

公爵沉醉在眼前的美景中。

真是无与伦比的景象。他想。

他从未料到这里竟有如此出色的奇景：红色锯齿般的天际线与紫色、赭色的断崖；起降场远处的夜色中，闪着微光的露珠滋润着厄拉科斯上生命短促的种籽，大片大片的红花盛开着，花间清晰地印着一团团紫罗兰色……像巨大的脚印。

「真是美丽的早晨，大人。」卫兵说。

「是啊，真美。」

公爵点点头，心想：也许，这个星球会越来越迷人；或许，它能成为我儿子的美好家园。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些人影走进花田，用一种镰刀般的东西扫来扫去——露水采集者。这里的水太珍贵了，就连露水也必须收集起来。

这里也可能是可怕的地方。公爵想。

14

发现自己的父亲是个人——是血肉之躯，也许是世上最可怕的觉醒。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语录》



公爵说：「保罗，我要做一件令人厌恶的事，但我必须这么做。」他站在移动式毒物探测器旁，这部机器刚刚才被搬来会议室检测他们的早餐。探测器软绵绵地悬挂在桌子上方，保罗不由得联想到某种刚死去的怪虫。

公爵望着窗外，看着起降场和晨曦中飞舞的沙尘。

保罗面前放着一具阅读器，里面是关于弗瑞曼人宗教习俗的短片。影片是哈瓦特手下一个专家整理出来的，保罗不安地发现里面竟然提到了自己。

「马赫迪！」

「天外之音！」

他一闭上眼就能想起当时群众传来的呼喊。原来他们盼的是这个，保罗想。他想起那位年迈的圣母提到的魁萨茨·哈德拉克。这些回忆让保罗不由得想起那个可怕的使命，这个陌生的世界也似乎因此笼上了一层莫名的熟悉感。

「令人厌恶！」公爵说。

「您指的是什么？父亲？」

雷托转过身，俯视着儿子道：「哈克南人设计我猜疑你的母亲。但他们不知道，我宁愿怀疑自己也不会怀疑她。」

「我不明白，父亲。」

雷托再次望向窗外。洁白的太阳已升上半空，乳白色的阳光穿透一片翻涌的沙尘，涌入贯穿大盾壁的阴暗峡谷。

公爵用低缓的声音压下心头怒火，向保罗解释了那封神秘的信函。

「您也可以让他们以为你怀疑的是我。」保罗说。

「我要让他们以为自己成功了。」公爵说，「要让他们觉得我是个蠢蛋。必须让这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甚至连你母亲也要瞒住。」

「可是，父亲大人！为什么？」

「你母亲的反应不能像是在演戏。哦，她确实有能力演好一出戏……但这必须万无一失。我希望引出内奸。一定要让人觉得我完全被蒙在鼓里。她会很伤心，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她，不让她受到更大的伤害。」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父亲？也许我会走漏风声。」

「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不会盯住你不放。」公爵说，「你一定要严守秘密，切记。」他走到窗户旁，背对着保罗说：「这样一来，万一我出了事，你就可以把真相告诉她—告诉她，我从未怀疑她，一丝半点都没有。我想让她知道这一点。」

保罗从父亲的话里听出了死亡的气息，马上说道：「您不会有事的，父亲大人。那—」

「别说了，儿子！」

保罗望着父亲的背影，他的颈项、他的双肩、他迟缓的动作，无一不透着疲倦。

「您太累了，父亲。」

「我是累了，」公爵道，「我的心累了。各大氏族让人伤感的衰败终究影响了我。我们曾经是多么强大啊。」

保罗忿忿道：「我们的家族没有衰败！」

「没有吗？」

公爵转身面对儿子，犀利的双眼下方一片黑青，嘴角自嘲地一撇。「我本应娶你母亲，让她做我的公爵夫人。可是……我的未婚状态能让一些氏族还抱着联姻的希望。」他耸耸肩，「所以，我……」

「母亲跟我解释过。」

「身为领袖，没有什么比英勇更能赢得属下的忠诚，」公爵说，「因此，我有意养成了这种气质。」

「您领导得很好，」保罗说，「统治有方。人们心甘情愿地追随

您，爱戴您。」

「我有第一流的宣传机构。」公爵说着，又转身看着盆地，「我们在厄拉科斯这里还是有机会的，这一点，皇帝从未想到。但有时我还是会想，如果我们一走了之，干脆叛逃，是不是会更好。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们可以隐姓埋名，躲到民间，不再为人所……」

「父亲！」

「是啊，我确实累了。」公爵说，「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建好自己的工厂，正利用香料残渣作为原料制造胶卷。」

「父亲大人？」

「胶卷材料绝不能短缺，」公爵说，「否则，我们怎么把自己的消息铺天盖地送往乡村、城市？必须让这里的人民知道我统治有方。如果我们不讲，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您应该休息一下。」保罗说。

公爵再一次面对儿子，「厄拉科斯还有一个优势，我差点忘了说。在这里，香料无处不在。你呼吸的空气里、吃的食物里，几乎都有香料。我发现，这能形成天然免疫力，使《暗杀手册》里一些常见的毒药失效。还有，因为必须珍惜每一滴水，所以食物加工的一切都受到最严格的监控，从酵母的培养、水耕栽培到营养化学，都是如此。因此，我们无法用毒药大批消灭这里的人口，别人也同样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对付我们。厄拉科斯使我们变得光明磊落了。」

保罗刚要开口，公爵便打断他说：「这些事，我总得找个人聊聊，儿子。」他叹了口气，回头看看窗外干枯的大地。现在就连花朵也不见了——先被露水采集员践踏了一番，剩下的又在烈日下凋萎了。

「在卡拉丹，我们有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足以统治一切。」公爵说，「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努力组建沙漠军。这是你继承的家产，保罗。如果我发生意外，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领导的不会是叛乱家族，而是游击家族——不断逃亡、不断被人追杀。」

保罗搜肠刮肚想说些什么，可又无从说起。他从未见过父亲这么消沉。

「要保住厄拉科斯，」公爵说，「有时必须做出有损尊严的决定。」窗外，起降场边上有一根旗杆，代表厄崔迪氏族的绿黑旗懒洋洋

地在上面飘动。他指着那面旗帜，「这面旗代表着荣耀，但最后，除了荣誉之外，也可能代表许多邪恶。」

保罗干咽了咽，父亲的话里有一种看透一切，一种宿命感。男孩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公爵从口袋掏出一片抗疲劳药片，也不喝水，直接咽下。「权力和恐惧，」他继续说，「是管理国家的工具。我要下令调整你的课程，把重点放在游击战上。那边的那支影片—他们叫你『穆阿迪布』、『天外之音』。这些是你最后的手段，你可能会从中获利。」

保罗盯着父亲，公爵的双肩重新挺了起来—药片开始见效了。但保罗仍然想着父亲那些充满恐惧和疑虑的话。

「那个生态学家怎么还不到？」公爵喃喃道，「我告诉杜菲让他早点来的。」

15

某天，我的父亲帕迪沙皇帝拉着我的手，将我领到肖像厅里厄崔迪·雷托公爵的自真肖像前。我凭着母亲教我的方法，察觉他有心事。我发觉两人惊人地相像：父亲和这个画中人都有一张瘦削、高贵的脸，轮廓分明，最突出的是那对冷峻的眼眸。「公主，我的女儿，」我父亲说，「当年，这男人选妻之时，我多希望你的年龄能再大一些。」我父亲那时七十一岁了，看上去却并不比画像上的那个人老。虽然我只有十四岁，但我依然记得，当时我就推断出，父亲私下多么希望公爵是他的儿子，对两人由于政治的缘故成为敌人是多么痛心疾首。

—伊勒琅公主《父亲的皇宫家事》



凯恩斯博士接获的命令是出卖这些人，可第一次见面，他就动摇了。他以自己是科学家而自豪，对他来说，传说只是有趣的线索，可以据此寻找文化的根源。然而这男孩竟与古老的预言如此惊人地吻合。「探究的双眼」、「冷淡含蓄的率直」，无一不符。

当然，传说也留有回旋余地，没有说明「天外之音」究竟是圣母带来的，还是在此地降生的。不过，传说和真人如此吻合，确实令人啧啧称奇。

上午晚些时候，他在厄拉奇恩城外起降场的行政大楼外见到了他们。附近停着一艘没有标志的扑翼机，随时待命准备起飞。发动机嗡嗡作响，像昏昏欲睡的昆虫。一名厄崔迪卫兵手握出鞘的利剑站在一旁，身上的屏蔽场使周围的空气微微扭曲。

凯恩斯对屏蔽场这种防卫模式嗤之以鼻，心想：厄拉科斯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

行星生态学家举起一只手，要他的弗瑞曼卫兵退后。他大步走向大

楼入口——一道开在镀塑岩石上的黑洞。建筑虽然庞大，却如此暴露，他想，还不如住在洞穴。

大楼里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下脚步，整理一下罩袍和蒸馏服。

大门豁然洞开，一批厄崔迪士兵出现在门口，一律全副武装：发射低速子弹的击昏枪、佩剑、屏蔽场。他们身后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长着一张鹰脸，深色的皮肤和头发。他穿着一袭宽大的及踝罩袍，胸前印着厄崔迪鹰徽纹章。看得出来，他对这种衣着并不熟悉，下摆一角紧贴着蒸馏服的裤管，没有弗瑞曼人那种潇洒及飘逸。

他身旁跟着一名少年，同样的深色头发，但脸庞更圆。凯恩斯知道这少年应该有十五岁了，只是看上去更小。然而，那年幼的身躯散发出威严的气势和沉着的自信，仿佛对周围的一切了如指掌，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一身跟他父亲相同样式的罩袍，但他一副随意自在的样子，让人觉得他从小就穿惯了这种衣物。

预言说：穆阿迪布能够洞悉别人难以察觉的东西。

凯恩斯摇摇头，告诉自己，他们不过是普通人。

凯恩斯认出了另一个人，哥尼·哈莱克，和公爵父子一样，穿着沙漠服装。凯恩斯深吸一口气，压下对哈莱克的不满——他曾叮嘱凯恩斯，在与公爵及其继承人见面时要遵守规矩。

「你要称呼公爵为『爵爷』或『大人』，也可以称他『尊贵的人』，但这个称呼通常适用于更正式的场合。公爵的儿子，可以称之为『少爷』或『大人』。公爵为人宽和，但不喜欢跟人太过亲近。」

凯恩斯看着这群人越走越近，心想：他们马上就会知道谁才是厄拉科斯的主人。竟然让那个晶算师盘问了我半晚！还指望我教他们检验香料开采？

哈瓦特的真正意图没能瞒过凯恩斯。他们想得到皇家基地。显然是从艾达荷那里听说的。

我要让斯第尔格把艾达荷的脑袋送给这位公爵。凯恩斯告诉自己。

公爵一行离他只有几步远了，脚下的沙地靴踩得沙子咯吱作响。

凯恩斯弯腰致意：「公爵阁下。」

雷托走向独自站在扑翼机旁的生态学家，仔细打量着他：高而瘦

削，宽松外袍、蒸馏服、短统靴，一身沙漠人的打扮。兜帽甩在身后，面罩挂在一旁，露出沙褐色的长发，稀疏的短髭。浓浓的睫毛下是一双蓝中透蓝的眼睛，眼眶上残留着几道深色颜料。

「你就是那位生态学家。」公爵说。

「我们在这里更习惯用旧式的头衔：行星生态学家。大人。」凯恩斯说。

「如你所愿。」公爵低头望着保罗，「儿子，这位就是变动仲裁官，解决争执的仲裁人，受命监督这里的一切，保证我们的接管过程符合规定。」他看着凯恩斯说，「这是我儿子。」

「大人。」凯恩斯说。

「你是弗瑞曼人吗？」保罗问。

凯恩斯笑道：「这里的部落和村庄都把我当成自己人，少爷。但我是为皇帝效力的，是皇室行星生态学家。」

保罗点点头，此人透着一股强悍的气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哈莱克刚才站在行政大楼的窗前将凯恩斯指给保罗看，说：「就是那个带着一队弗瑞曼随扈的人，正朝扑翼机走去。」

保罗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凯恩斯片刻，留意到他棱角分明的嘴唇和高高的额头。哈莱克在保罗耳旁低声道：「是个怪人，说话很精准—直截了当，从不模棱两可，像把剃刀。」

而站在他们身后的公爵则说：「典型的科学家。」

现在，保罗就站在距离此人几步远的地方。他感到凯恩斯身上有一股威仪，一种人格的影响力，仿佛出身皇家，生来就是发号施令的。

「我知道，这些蒸馏服和长袍是你送来的。谢谢你。」公爵说。

「希望它们能合身，大人。」凯恩斯道，「那是弗瑞曼人制作的，尽可能按你手下哈莱克所提供的尺寸去做。」

「有件事我很感兴趣。你说过，如果不穿这些服装，你就不能带我们去沙漠。」公爵说，「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带上大量的水。我们本来就没打算去很久，再说还有空中掩护，就是在我们上方飞行的随扈。我想，不可能出现迫降吧。」

凯恩斯盯着公爵，看着他那水分充足的身体，冷冷地说：「在厄拉科斯，你不能说可不可能，你只能说会或不会。」

哈莱克脸一板：「称呼公爵要用『大人』或『爵爷』！」

公爵一挥手，示意哈莱克别开口，「这里的人还不习惯我们的方式，哥尼，应该允许例外。」

「遵命，爵爷。」

「我们欠你的情，凯恩斯博士。」雷托说，「你送的衣服，你对我们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保罗想起一句《奥兰治合一圣书》的话，冲口而出：「『礼物是河流的赐福。』」

这句话在一片寂静中清晰响起。凯恩斯带来的弗瑞曼随扈正蹲坐在行政大楼的阴影里休息，听到这句话，全都跳了起来，激动地嚷着。其中一人高喊道：「利桑·阿拉黑！」

凯恩斯迅速转身，做了一个简短的向下劈手势，示意弗瑞曼人散开。随扈退开了，一边嘀嘀咕咕，消失在大楼四周。

「真有意思。」雷托说。

凯恩斯凌厉地扫了一眼公爵和保罗，说着：「这里的大多数沙漠原住民都非常迷信。别理他们，他们没有恶意。」但他心中却在想传说中的句子：他们将用圣语向你们致意，而你们的礼物将保佑他们。

在此之前，雷托对凯恩斯的印象只来自哈瓦特的口头报告。哈瓦特对此人十分提防，疑心重重。此时，雷托对他的看法一下子明朗了：凯恩斯成了弗瑞曼人。他带来一支弗瑞曼随扈，这只会代表一件事：弗瑞曼人想试探一下，在新领主的统治下，他们能不能自由进出城区——但这队人马似乎只是仪仗队。从他的神态看来，他是高傲的人，自由自在惯了，只在起疑时才会露出戒慎的语气神态。保罗问他是不是弗瑞曼人，这个问题一针见血。

凯恩斯已经彻底成为当地人。

「我们可以出发了吗，爵爷？」哈莱克问。

公爵点点头：「我乘自己的扑翼机去，凯恩斯可以跟我一起坐在前排，为我指路。你和保罗坐后排。」

「请等一等，」凯恩斯说，「如果您允许的话，爵爷，我必须检查您的蒸馏服。」

公爵正想开口，但凯恩斯抢先接着道：「我和您一样关心自己的性

命……大人。如果你们遇到任何意外，掉脑袋的会是谁，我心知肚明。」

公爵皱起眉头，心想：这可真棘手！如果我拒绝，就可能得罪他，而这个人对我而言可能是无价之宝。然而……我对他所知不多，要让他进入我的屏蔽场，触摸我的身体吗？

这些念头迅速闪过脑海，公爵心一横，一句：「听你的。」向前跨出一步，敞开自己的长袍，看着哈莱克立即摆出姿势，一脸警惕，但还是待在原地不动。公爵行若无事地说：「嗯，蒸馏服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不麻烦，我们会很感谢你为我们解释这种装备。」

「当然。」凯恩斯说。他的手伸到长袍下，摸到肩上的密封阀，边检查边向公爵解释：「蒸馏服基本上是个微型复合结构，一种高效的过滤器和热交换系统。」他调整了一下公爵肩上的密封阀，继续说：「与皮肤接触的那一层有很多孔隙让汗液穿透，这样可以冷却身体……和普通的蒸发过程很相似。外面两层……」凯恩斯收紧胸带，接着道：「……包含热交换的丝状构造和盐的析出装置。盐可以回收。」

公爵抬起胳膊，方便凯恩斯的动作。「很有意思。」

「深呼吸。」凯恩斯说。

公爵照做了。

凯恩斯检查着腋下密封阀，调整了其中一个。「身体的活动，特别是呼吸，还有会带来渗透压的动作，能为装置提供动力。」他又稍微松了松胸带，「回收的水分循环到集水袋内。你脖子旁夹着一根管子，通向集水袋，你可以用这根管子喝水。」

公爵低下头，看到了凯恩斯所说的管子。「高效、方便，」他说，「设计得真好。」

凯恩斯膝盖着地，开始检查腿部密封阀。「尿液和粪便在大腿衬垫内处理。」他说着站了起来，摸摸衣领合不合身，然后拉高一段领边，「在一望无尽的沙里，你要把这个过滤面罩戴在脸上。这根管子插在鼻孔里，管子上还有塞子，可以保证鼻孔和管子间没有任何缝隙。记住，通过口腔过滤器吸气，用鼻管吐气。一套状态良好的弗瑞曼蒸馏服可以让你每天只流失一点点水分，即使大量消耗体能时也一样。」

「每天一点点。」公爵说。

凯恩斯用手指压了压蒸馏服的前额垫说：「这东西可能会有点摩擦皮肤。如果不舒服，请告诉我，我可以塞点东西，把它弄紧些。」

「多谢。」公爵说。他晃了晃蒸馏服里的双肩，感觉确实好了许多，比较贴身，没那么不舒服了。

凯恩斯转身对保罗说：「小伙子，我们来瞧瞧你穿得如何。」

人是不错，但必须让他学会怎么称呼别人。公爵想。

保罗顺从地站着，让凯恩斯检查蒸馏服。头一次穿上这套表面光滑、带有波浪的衣物时，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知道自己以前从未穿过这种衣服，然而，在哥尼笨手笨脚的指点下，他觉得自己出于本能，自然而然就知道该怎么穿，该怎么调整。保罗收紧了胸带，利用呼吸以获取最大的泵压动力。他不仅清楚应该怎么做，还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次收紧脖垫和前额垫时，保罗便知道这是为了防止擦伤。

凯恩斯直起身体，后退了一步，一脸迷惑。「你以前穿过蒸馏服吗？」

「这是第一次。」

「那，是有人帮你调整过？」

「没有。」

「你的沙地靴没在踝骨扣死，很方便穿脱，谁告诉你这么做的。」

「这……我觉得应该这么做。」

「当然应该。」

凯恩斯揉着脸颊，想到了那个传说：他将知道你们的做法，仿佛生来如此。

「我们别浪费时间了。」公爵指指等在一旁的扑翼机，带头走了过去，对一个敬礼的卫兵点了点头。他爬进机舱，系紧安全带，开始检查操纵器和仪表。其他人也尾随公爵上了扑翼机，机身吱嘎作响。

凯恩斯系好安全带，注视着机舱舒适的内装。柔软豪华的灰绿色椅垫，闪闪发光的仪表。舱门一关，通风扇开始转动，机舱里弥漫着过滤后的清新空气。

软弱！他想。

「一切正常，爵爷。」哈莱克说。

雷托开始向机翼输送动力。机翼上下扑动着，一下、两下，离开地

面至十公尺高度。机翼有力地挥动着，一加力，嗖地一声，他们陡直地升上高空。

「往东南方向越过大盾壁，」凯恩斯说，「我已经让你的挖沙师把设备集中在那里了。」

「好。」

公爵倾斜机身，转弯加入空中掩护，其他飞机立即进入护卫队形，一起向东南方飞去。

「这些蒸馏服的设计和制造显示出极高的工艺水平。」公爵说。

凯恩斯应道：「哪天我带你去参观穴地工厂。」

「一定很有意思，」公爵说，「我发现，有些驻防城市也生产这种服装。」

「拙劣的仿制品，」凯恩斯说，「任何爱护自己皮肤的沙丘人都只穿弗瑞曼蒸馏服。」

「它真的可以保证身体每天只流失一点点水分？」公爵问。

「如果穿戴正确，前额的帽檐够紧，所有的密封阀都正常工作的话，全身上下只有手掌会流失一点水分。」凯恩斯答道，「如果不必用手做什么重要操作，你还可以戴上蒸馏手套。大多数在沙漠中行走的弗瑞曼人都在掌心抹上一种石炭酸灌木的汁液，可以防止出汗。」

公爵从左窗向下看，大盾壁支离破碎。整座山体都由风化的巨岩组成，一片片呈黄褐色，间杂着黑色裂纹。这片大地仿佛被人从天上掷下，任由它碎得四分五裂。

他们掠过一座低浅的盆地，灰沙从岩圈南方的一道缺口流入盆地中心，形成干三角洲，周围衬着颜色较深的岩石，界限分明。

凯恩斯在座椅上向后一靠，想着刚才在蒸馏服下方触碰到的皮肉是何等丰润。他们的长袍外面都系着屏蔽场腰带，腰间有击昏枪，颈部扣着钱币大小的紧急信号发射装置。公爵和他儿子都在腰间别着一把小刀，刀鞘已经很老旧。这些人给凯恩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种温和与剽悍的奇特组合，与哈克南人完全是两种作风。

「向皇帝汇报这里的政权交替时，你会说我们都依法行事吗？」雷托瞟了一眼凯恩斯，回到航线上。

「哈克南人走了，你们来了。」凯恩斯说。

「一切是否尽如皇帝所愿呢？」公爵又问。

凯恩斯的下颚绷紧，瞬间紧张了。他答道：「身为行星生态学家和变动仲裁官，我直属于帝国……大人。」

公爵冷冷一笑：「但现实如何，我们都明白。」

「容我提醒，皇帝陛下支持我在这里的工作。」

「是吗？那你的工作是什么？」

短暂的沉默，保罗心想：他把凯恩斯逼得太紧了。保罗睃了一眼哈莱克，但这名吟游武士正盯着窗外荒凉的景色。

凯恩斯生硬地答道：「你指的当然是我身为行星生态学家的职责了。」

「当然。」

「主要是旱地生态学和植物学……还有一些地质工作，钻探和试验。这么大的一颗星球，总有无穷的可能性。」

「你也调查香料吗？」

凯恩斯转过身，保罗注意到他两颊绷紧的线条。「这问题很怪，大人。」

「凯恩斯，别忘了，这里现在是我的封邑。我的管理方式与那些哈克南人完全不同。我不会阻挠你研究香料，前提是你向我分享你的研究成果。」他看着这位行星生态学家说，「哈克南人并不鼓励任何香料研究，是吗？」

凯恩斯看着公爵，并不回答。

「你可以直言不讳，」公爵说：「无需瞻前顾后。」

「的确，帝国法庭远在天边。」凯恩斯喃喃道。他心想：这个被水软化的外来者在期待什么？难道他以为我会蠢到跟他们合作？

公爵哈哈大笑，一边注意航向，一边说：「先生，我发觉你的语气中有一丝不友好。我们有带着一大帮嗜杀成性的人在这里无法无天吗？我们期待你能尽早明白我们跟哈克南人是不一样的。」

「我看过你们铺天盖地发往穴地与村庄的宣传，」凯恩斯说，「『仁慈的公爵』！你的部门——」

「够了！」哈莱克斥喝道，从窗口猛地转过头来，倾身向前。

保罗把一只手放在哈莱克的手臂上。

「哥尼！」公爵回头看了他一眼，「这个人一直活在哈克南的统治下。」

哈莱克坐回到椅子上：「是。」

「你那位哈瓦特很圆滑，」凯恩斯说，「但他的目的仍然非常清楚。」

「那么，你会帮我们找到那些基地吗？」公爵问。

凯恩斯的回答十分简洁：「基地是皇帝的财产。」

「但都荒废了。」

「迟早会用上。」

「皇帝也这么认为吗？」

凯恩斯严厉地瞪了一眼公爵，「如果厄拉科斯的统治者不是把全部心思用在搜刮香料上，这地方可以变成乐园。」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公爵想。他问道：「没有钱，这个星球怎么变成乐园？」

「如果买不到你所需要的人力，钱又有什么用？」凯恩斯反问道。

终于！公爵想。他接着说：「我们下次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相信我们已到达大盾壁边缘，仍然保持航向吗？」

「保持航向。」凯恩斯低声道。

保罗望向窗外。身下支离破碎的大地已经变成一堆凌乱的绉褶，朝着贫瘠的岩石高原和刀削斧凿的峭壁延伸。峭壁后面，指甲般的新月形沙丘连绵涌向地平线，远处不时可见一片晦暗的阴影，深色的斑块，看起来不像是沙地。也许是露出地表的岩层。但在蒸腾的高温空气中，保罗无法确定。

他问：「那下边有什么植物吗？」

「有一些。」凯恩斯答道，「这个纬度的植物，我们通常称之为小盗水者。它们演化成掠夺彼此的水分，会大口吞下露水。沙漠中有些地方生机盎然，但不管哪里的植物，都得学会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生存。即使是你，只要困在那里，也得模仿它们的生存方式，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你是说互相盗取水分？」保罗问，语气泄漏了他的愤慨。

「这种事也发生过。」凯恩斯答道，「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瞧，

我的气候决定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你无时无刻不意识到水，也绝不会浪费任何含水的东西。」

而公爵却在想：「……我的气候！」

「向南偏二度，大人。」凯恩斯说，「西方有一股风暴正朝这边来。」

公爵点点头。他已看到那边褐色的滚滚沙尘，让扑翼机斜飞转了一个弯，身后的护卫队也跟着倾斜，在经沙尘折射的阳光下，一排机翼泛起一片迷蒙的橙光。

凯恩斯说：「这样应该能避过风暴了。」

「如果飞进风暴，一定很危险吧。」保罗说，「沙子真能穿透最坚硬的金属吗？」

凯恩斯答道：「在这样的高度，不会有沙子，只有沙尘。主要的危险是缺乏能见度、乱流以及通风口堵塞。」

「我们今天能看到实际的香料开采吗？」保罗问。

「非常有可能。」凯恩斯回答。

保罗靠回椅背。透过提问和超感知，他已经完成了母亲所说的「登录」。现在，他记下凯恩斯了——声调、脸和姿态的所有细节。凯恩斯长袍的左袖不自然地卷起，说明袖筒藏有匕首。腰间怪异地鼓起。据说，沙漠上的人都会系上腰带，里面塞着小型必需品。外套的衣领上别着铜领针，上面雕了只野兔。兜帽甩在背后，帽缘也别着一个类似的小领针。

坐在保罗旁边的哈莱克一扭身，从后舱取出他的巴利斯九弦琴。哈莱克调音的时候，凯恩斯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随即又把注意力转到航线上。

「你想听什么，少爷？」哈莱克问。

「你决定吧，哥尼。」保罗回答。

哈莱克低下头，耳朵贴近音箱听了听，拨弄着琴弦，轻声唱了起来：

我们的父亲在沙漠上吃着吗哪[2]，

在那旋风四起的烧灼之地，

主啊，救我们逃离这可怕大地！

救救我们……哦—哦，

救我们逃离饥渴干涸的大地。

凯恩斯瞟了一眼公爵说：「大人，您出门还带着助兴的护卫。他们是否全都这么多才多艺呢？」

「哥尼？」公爵笑着说，「他是特例。我喜欢带着他，是因为他的一双眼睛，很少有东西能逃过他的法眼。」

行星生态学家皱起了眉头。

哈莱克接着刚才的节奏和调子继续唱道：

因为我是沙漠之枭，哦！

哎呀！我是沙漠之枭！

公爵从面前的仪表上拿起话筒，拇指推开开关，说道：「指挥官呼叫护卫队，B区九点钟方向出现飞行物，请确认。」

「只不过是只鸟，」凯恩斯说道。随即他又补了一句：「你有一双锐利的眼睛。」

仪表上的扬声器劈哩啪啦响了一阵，传来一个声音说：「这里是护卫队，已将飞行物全面放大辨认，是只大鸟。」

保罗朝指示的方向看去，远处有一个黑点，一个停停走走的小黑点，不仔细看是看不见的。保罗这才意识到父亲是多么紧张，每种感官都在高度戒备。

「我不知道沙漠深处还有这么大的鸟。」公爵说。

「看起来像只鹰，」凯恩斯道，「许多生物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扑翼机掠过一片光秃秃的岩石高原。保罗从两千公尺的高空向下看，他们的扑翼机和护卫队在地面投下了扭曲的阴影。下面的地势看似平坦，但扭曲的影子指出事实并非如此。

「以前曾有人徒步穿越沙漠吗？」公爵问。

哈莱克的音乐停了下来，他倾过身去，想听听凯恩斯的回答。

「不是从沙漠深处。」凯恩斯答道，「从第二区倒是有几次。他们穿过岩石区，那里很少有沙虫出没，才能活着走出去。」

凯恩斯的音质有异，这引起了保罗的注意。他受过训练的感官立刻警觉了起来。

「啊，沙虫，」公爵说，「什么时候我一定要见识一下。」

「可能你今天就能见到。」凯恩斯说，「哪里有香料，哪里就有沙虫。」

「总是这样吗？」哈莱克问。

「总是这样。」

「沙虫和香料有什么关联吗？」公爵问。

凯恩斯转过身，保罗看见他说话时抿了抿嘴。「沙虫保护香料沙地。每一条沙虫都有自己的……领地。至于香料……谁知道？我们验了沙虫标本，怀疑沙虫跟香料之间有某种复杂的化学交换。我们在沙虫的管腺中发现了微量氢氯酸，其他地方还有更复杂的酸。我会给你几篇我写的专题论文。」

「屏蔽场无法防卫吗？」公爵问。

「屏蔽场！」凯恩斯嗤之以鼻，「在沙虫活动的区域启动屏蔽场，等于自寻死路。沙虫会不顾领地界线，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冲过来袭击屏蔽场。使用屏蔽场的人，还没有人能逃出生天。」

「那么，怎样才能制伏沙虫？」

「要想杀死沙虫并保留完整的虫体，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对沙虫的每段体节进行高压电击。」凯恩斯答道，「炸弹可以把沙虫震昏，可以把沙虫身体炸成几截，但沙虫的每段体节都有独立的生命。据我所知，除了原子弹，目前还没有什么炸弹有足够的威力杀死整条巨型沙虫。沙虫的生命力顽强得难以置信。」

「为什么不努力消灭沙虫呢？」保罗问。

「花费太高，」凯恩斯回答，「涵盖的区域也太广了。」

保罗靠回椅背。他有真言感应力，从凯恩斯的音调转折察觉他正在撒谎，说的话半真半假。他想：如果沙虫和香料真有关联，那么杀死沙虫就会毁了香料。

公爵说：「很快就不会再有人不得不徒步穿越沙漠了。只要打开装

在我们颈部的这种微型信号发射器，救援人员就会马上出发。不多后，我们所有的工人都将穿戴这种装置。专门的援救系统也正在设立。」

「非常值得赞许。」凯恩斯说。

「听语气，你并不赞同。」公爵说。

「赞同？我当然赞同，但那没什么用。沙虫发出的静电会屏蔽许多信号，发射器也会短路。你知道，以前也有人试过。厄拉科斯的气候对设备很不利。而且，沙虫一开始攻击，你的时间就不多了，大多数情况下不超过十五到二十分钟。」

公爵问：「你有什么建议？」

「你问我的意见？」

「当然，你是行星生态学家。」

「你会采纳我的建议吗？」

「如果是明智的建议。」

「那好，大人。永远不要单独旅行。」

公爵把目光从仪表上移开，问道：「就这样？」

「就这样。永远不要单独旅行。」

「如果遇上风暴，落单了，被迫紧急降落呢？」哈莱克问，「任何事都做不了吗？」

「任何事这个词，涵盖很广啊。」凯恩斯说。

保罗问：「你会怎么做？」

凯恩斯转过头，紧盯着保罗看，然后对公爵说：「首先我会记得保护我的蒸馏服不破损。如果我在沙虫区外，又或是在岩石区，我就不离开扑翼机。如果是在大平漠，就应该尽快远离飞机，大约一千公尺就够了。然后，我会藏到自己的长袍下面。沙虫会发现飞机，却可能不会注意到我。」

「然后呢？」哈莱克问。

凯恩斯耸耸肩说：「等沙虫离开。」

「就这些？」保罗问。

「等沙虫离开后，你可以试着走出来，」凯恩斯说，「你必须蹑手蹑脚地走，避开沙鼓和沙潮盆地一往最低的岩石区走。这样的岩石区有很多，你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沙鼓？」哈莱克问。

凯恩斯答道：「沙子压实之后的状态，即使是最轻的踩踏，也会发出鼓声。沙虫一听见就会扑上去。」

「那沙潮盆地呢？」公爵接着问。

「这是沙漠历时数百年形成的凹坑，里面全是沙尘。有些非常大，甚至会出现沙浪和沙潮。任何不小心进入的动物都会被吞没。」

哈莱克坐回椅子里，继续弹起琴来。不久，他唱道：

沙漠中的野兽在那里狩猎，
等着不知情的猎物经过。
哦—，不要诱惑沙漠之神，
除非你想在墓穴中独自寂寞。
危险是—

他突然停下，倾身向前，说：「前面有沙尘，爵爷。」

「我看见了，哥尼。」

「那就是我们要找的。」凯恩斯说。

保罗挺直身子朝前看，大约三十公里外的沙漠上，一阵黄尘贴着地面翻滚。

「那里有辆你们的沙地爬行车，」凯恩斯说，「就在地表。那代表它正在开采香料。采到矿沙后，用离心力将香料与沙子分开，这股沙尘就是排出的沙子，跟别的沙尘完全不同。」

「上方有飞机。」公爵说。

「我看到两架……三架……四架观测机，」凯恩斯说，「它们在守望，看有没有虫迹。」

「虫迹？」公爵问。

「朝沙地爬行车移动的沙波。他们在沙漠地表设置了震波传感器。有时沙虫潜得太深，地表就不会有沙波。」凯恩斯朝空中左看右看，细细搜寻，「应该有运机舰在附近的，但我们没看到。」

「沙虫总是会来，是吗？」哈莱克问。

「是的。」

保罗倾身向前，碰了一下凯恩斯的肩：「一条沙虫的活动区域有多大？」

凯恩斯皱起眉头，这小孩问的全是大人的问题。

「这要看沙虫的体积有多大。」他说道。

「有何不同？」公爵问。

「大沙虫可能会控制三到四百平方公里，小的——」公爵突然踩下制动器，凯恩斯的话也被打断了。发动机吊舱安静下来，机身随之一震。短短的机翼张开，罩住空气，飞机便浮在半空中。公爵微侧机身，让机翼轻轻扇动，将扑翼机转入扑翼模式。他左手指着东方沙地爬行车后面说：「那是虫迹吗？」

凯恩斯侧过身子，越过公爵，朝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保罗和哈莱克也挤在一起，朝同一方向张望。他还注意到，护卫队措手不及，冲过了头，现在正转弯折回。沙地爬行车就停在他们前方，大约三公里外。

就在公爵所指的地方，新月形的沙丘一路投下无数阴影，就像浪涛般铺向天际。而远处有条长线划破沙浪，一挺一挺地向前延伸，在沙表泛起层层波峰。保罗见状，想起了大鱼紧贴着水面游过时划出的涟漪。

「沙虫，」凯恩斯说，「很大一条。」他向后一靠，抓着仪表上的话筒，调整到一个新频段，看了一眼上方的地图网格，对着话筒说：「呼叫德尔塔阿加克斯九号沙地爬行车，虫迹警告。德尔塔阿加克斯九号请注意，虫迹警告。请回答。」他等着。

仪表的扬声器传来一阵静电噪音，然后一个声音回答道：「谁在呼叫德尔塔阿加克斯九号，完毕。」

「他们似乎很冷静。」哈莱克说。

凯恩斯对着话筒说：「未登记航行——在你们东北方大约三公里处。有虫迹正急速朝你的位置移动，预计抵达时间二十五分钟。」

另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扬声器传出：「这里是侦察指挥中心。目标已确认，交会时间正在计算。」那声音顿了一下，继续说：二十六分钟后交会。时间估计很准确。哪一位在未登记航行上？完毕！」

哈莱克已经解开安全带，插入公爵和凯恩斯中间，「这是正规的工作频率吗？凯恩斯？」

「是。怎么啦？」

「有谁会听？」

「只有这个区域的工作人员。干扰太大，信号传不出去。」

扬声器又响起：「这里是德尔塔阿加克斯九号，这次的目击奖金由谁获得？完毕。」

哈莱克看了一眼公爵。

凯恩斯说：「谁最先发出沙虫警报，谁就可以从采到的香料中获得一笔奖金。他们想知道——」

「告诉他们是谁最先看见沙虫的。」哈莱克说。

公爵点点头。

凯恩斯犹豫了一下，随即拿起话筒说：「沙虫警报奖金属于雷托·厄崔迪公爵，雷托·厄崔迪公爵，完毕。」

扬声器里传出泄气的声音，在一阵静电中有些扭曲：「收到，谢谢。」

「现在再告诉他们，奖金由他们自己分了，」哈莱克命令说，「告诉他们，这是公爵的意思。」

凯恩斯深吸一口气，然后说道：「公爵要你们小组自己分掉这笔奖金，收到了吗？完毕！」

「收到，谢谢。」扬声器答道。

公爵说：「我刚才忘了说，哥尼还是非常杰出的公关人材。」

凯恩斯皱着眉头，疑惑地看了哥尼一眼。

「这会让那些人知道，公爵关心他们的安全。」哈莱克说，「消息会传出去。我们用的是这一区的工作频率，不大可能被哈克南人的密探听到。」他看了一眼空中护卫队，「再说我们的武器相当强，冒得起这个险。」

公爵朝不断喷出沙尘的沙地爬行车斜飞而去：「现在怎么办？」

「这附近有一支运机舰联队，」凯恩斯说，「会有运机舰飞来把爬行车运走。」

「如果运机舰失事了，怎么办？」哈莱克问。

「会失去一些设备。」凯恩斯答道，「飞近点，到沙地爬行车上方，大人。你会发觉这很有意思。」

公爵脸一沉，忙着操纵飞机，一头冲入沙地爬行车上空的汹涌气流中。

保罗向下望去，看到下边那头金属与塑胶制成的怪物仍在不停地向外喷沙。这东西像一只巨大的蓝褐色甲虫，四周的手臂向外伸出，在沙地上留下一道道宽阔的痕迹。他还注意到，沙地爬行车上有一个上下颠倒的漏斗，深深戳入前方深黑色的沙地里。

「从颜色上看，是藏量丰富的矿床。」凯恩斯说，「他们会继续开采，直到最后一分钟。」

公爵将更多动力输出到机翼，机翼挺直后飞机陡然下冲，然后停在低空，在沙地爬行车上方盘旋。他朝左右各瞥了一眼，看见护卫队仍保持高度，在上方盘旋。

保罗仔细观察沙地爬行车排沙管中喷出的黄色沙雾，又抬头瞻望沙漠中不断推进的沙虫。

「怎么听不见他们呼叫运机舰呢？」哈莱克问。

「运机舰常常使用另一个频率。」凯恩斯说。

「每辆沙地爬行车附近不是应该有两艘运机舰待命吗？」公爵问道，「下边那部机器上应该有二十六个工人，更别提还要加上设备。」

凯恩斯回答说：「你没有足够的额——」

扬声器里传来了愤怒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你们有谁看见运机舰？他没回话。」

扬声器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接着突兀的超控信号压下了所有声音，一片寂静中，一开始的那个声音说道：「依次报告，完毕！」

「这里是侦察中心，我最后看见时，运机舰飞得相当高，然后转了个弯，朝西北方向飞走了。现在看不见。完毕。」

「一号机：没有发现，完毕。」

「二号机：没有发现，完毕。」

「三号机：没有发现，完毕。」

沉默。

公爵朝下俯看，他座机的影子刚刚掠过沙地爬行车。他问：「只有四架侦察机，对吗？」

「正确。」凯恩斯说。

「我们这边有五架扑翼机，」公爵说：「我们的扑翼机比较大，每架可以再挤三个人。他们自己的侦察机应该可以带走两个人。」

保罗心算了一下说：「还少三个位子。」

「为什么不给每辆沙地爬行车配备两架运机舰？」公爵怒吼道。

「你们没有足够的额外设备。」凯恩斯说。

「所以更应该保护我们现有的设备！」

「运机舰会飞到什么地方？」哈莱克问。

「可能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迫降了。」凯恩斯说。

公爵抓过话筒，手指按在开关上，却犹豫起来，「他们怎么会找不到运机舰？」

「他们都全力盯着地面，搜寻虫迹。」凯恩斯解释道。

公爵按下开关，对着话筒说：「这里是你们的公爵。我们现在下来营救德尔塔阿加克斯九号。所有侦察机听我指挥。侦察机在沙地爬行车东边着陆，我们在西边，完毕。」

他探手下去，打开自己的指挥频率，对护卫队重复了刚才的命令，然后把话筒还给凯恩斯。

凯恩斯转回正常工作频率，扬声器里传来爆炸似的咒骂声：「……香料差不多要装满了！我们已经快装满一车了！不能留给混帐沙虫！完毕。」

「见鬼的香料！」公爵咆哮道。他一把抓过话筒说，「我们会挖到更多香料的！我们的扑翼机还有空位，但有三个人带不走。你们自己用抽签或是别的方式决定谁能离开。但你们必须离开，这是命令。」他将话筒丢给凯恩斯，见凯恩斯甩了甩撞痛的手指，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还有多少时间？」保罗问。

「九分钟。」凯恩斯答道。

公爵说：「这架扑翼机的功率比其他几架大。如果我们用喷射器以四分之三翼展起飞，还可再多装一个人。」

「沙地是软的。」凯恩斯说。

「多载四个人又采用喷射器起飞，可能会导致机翼折损，爵爷。」哈莱克说。

「这架不会。」公爵说。扑翼机滑至沙地爬行车旁边时，他向后拉动操纵杆，机翼一斜，飞机在离沙地爬行车不到二十公尺处停了下来。

沙地爬行车已经安静下来，排沙管里也不再喷出沙雾，只有微弱的轰隆声。公爵一打开舱门，声音变得清晰。

紧接着，一股浓郁刺鼻的肉桂香扑鼻而来。

侦察机发出巨大的拍打声，在沙地上滑行了数公尺，停在沙地爬行车的另一边。公爵自己的护卫队俯冲下来，停在他的座机旁。

保罗看着这辆巨大的沙地爬行车，所有的扑翼机在旁边都显得渺小——像甲虫旁的蚊蚋。

「哥尼，你和保罗把后座扔掉，」公爵说。他用手动将翼展调到四分之三，设好仰角，检查喷射发动控制器，「他们到底为什么还不从那机器里走出来？」

「他们希望运机舰会现身，」凯恩斯解释说，「他们还有几分钟时间。」说完他朝东方望去。

大家扭头朝同一方向看，没有沙虫的踪迹，但空气中却弥漫着沉重而紧绷的焦虑气息。

公爵抓起话筒，狠狠拨到指挥频率，说道：「让两架护卫机扔掉屏蔽场发动机，按编号执行。这样你们可以分别多载一个人。我们不能把任何人留给那怪物。」他把对讲机调回工作频率，大声吼道：「好了！德尔塔阿加克斯九号机上的人！出来！马上！这是你们公爵的命令！快跑！不然我就用雷射炮把爬行车切成两半！」

靠近爬行车前部的一扇舱门猛然打开，接着是尾舱的舱门，还有一个舱门在爬行车的顶部。众人连滚带爬跳了出来，滑下或爬到沙地上。一个穿着格纹工作长袍的高个男人最后出来，先跳到履带上，再跳进沙里。

公爵把话筒挂在仪表上，一侧身，踏上机翼舷梯，大喊道：「两人一组上你们的侦察机！」

穿格纹长袍的高个子开始把他的人两两分开，推着他们朝等在另一侧的飞机跑去。

「四个人到这里来！」公爵叫道，「四个人上后边的扑翼机！」他用手指点了点紧跟在后边的一架护卫机，卫兵正忙着把屏蔽场发动机往

外推，「四个人上那边的扑翼机！」他指着另一艘已经扔掉屏蔽场发动机的扑翼机，「其余的，三个一组上其他扑翼机！快跑，你们这些家伙！」

高个子将手下全部分派好，这才带着另外三人步履艰难地从沙地上跑过来。

「我听见沙虫了，但看不见。」凯恩斯说。

其他人也马上听见了——一种沙沙的滑动声，还有一定距离，但越来越响了。

「真是见鬼的拖拖拉拉。」公爵喃喃道。

周围的扑翼机开始起飞，拍动的机翼扬起一片沙尘，公爵不由得想起在故乡星球的丛林中所做的一次紧急迫降—空地上，腐烂的野牛尸体周围，食腐鸟惊得振翅飞起。

香料工人从扑翼机一侧艰难地往上爬，从公爵身后爬入机内。哈莱克出手相助，使劲将他们拽进后舱。

「小伙子，快进去！」公爵喝道，「动作快！」

保罗被这些汗流浃背的人挤到角落，闻到他们身上吓出的冷汗，还注意到其中两人蒸馏服的颈部根本没调好。他把这项讯息存到记忆中，以备日后之用。父亲必须下令整顿蒸馏服的使用规范。若没有人盯着，这种事只会越来越马虎。

最后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进入后舱，一边喊道：「沙虫！快追上我们了！快起飞！」

公爵滑进座椅，皱眉说：「根据原来的估算，我们差不多还有三分钟，对吗，凯恩斯？」他关上门，检查是否关好。

「几乎一秒不差，大人。」凯恩斯心想：真够镇定的，这公爵。

「全部安全抵达，阁下。」哈莱克说。

公爵点点头，看着最后一架护卫机起飞，调整好点火系统，又看了一眼机翼和仪表，这才一一用力按下喷射起飞钮。

起飞使公爵和凯恩斯深深陷入座椅，后面的人则被紧紧压在后舱壁上。凯恩斯观察公爵操纵飞机的手法—动作轻巧又沉着。扑翼机现在已经完全升空，公爵注视着仪表，时时观察左右两翼的情况。

「扑翼机很沉，爵爷。」哈莱克说。

「哦，还在这扑翼机的承载范围内，」公爵说，「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敢拿这架飞机冒险吧，哥尼？」

哈莱克咧嘴笑了，说：「一点也不，爵爷。」

公爵从容地倾斜机身，绕了一个大弯，在沙地爬行车上方开始爬升。

被挤在角落的保罗紧靠在舷窗旁，低头盯着沙地上沉寂的机器。虫迹消失在机器约四百公尺外，而现在，沙地爬行车周围的沙地却好像开始震荡了起来。

「沙虫现在就在沙地爬行车下面，」凯恩斯说，「你们即将看到极少有人看到的一幕。」

一片片烟尘笼罩了爬行车周围的沙地，庞大的机器开始向右倾斜。爬行车右方有个巨大的沙漩涡正在形成，越转越快。方圆数百公尺的空中布满沙尘。

接着，他们看见了！

沙地上出现一个大洞，洞内莹亮的白色轮辐在阳光下闪烁。保罗估计，这洞的直径至少是沙地爬行车长度的两倍。只见爬行车随着滚滚沙浪轰地一声滑进洞里。巨洞随即坍塌。

「天啊，真是头怪物！」坐在保罗身边的人喃喃道。

「把我们辛辛苦苦采来的香料全吞掉了！」另一人愤愤地说。

「有人会为这件事付出代价的，」公爵说，「我向你们保证。」

在父亲那非常平淡的语气里，保罗听出了深藏的怒气。他发觉自己也同样愠怒：这是无可原谅的浪费！

一阵沉默之后，大家听到凯恩斯吟诵道：「保佑创造者和祂的水，保佑祂的来去，愿祂的到来洁净这个世界，愿祂为祂的子民守望这个世界。」

「你在说什么？」公爵问。

但凯恩斯不作声了。

保罗瞥了一眼挤在身边的人，发觉他们都极其敬畏地盯着凯恩斯的后背。其中一人悄声道：「列特。」

凯恩斯转过头，眉头紧蹙。那人向后一仰，窘迫不安。

获救的另一人开始粗嘎干咳。不久，也喘着粗气说：「诅咒那个地

狱洞！」

最后一个走出爬行车的高大沙工说：「科斯，省省吧，你只会咳得更厉害。」他在人群中转动身体，让自己看得到公爵的后脑勺，然后说道：「我敢说您就是雷托公爵了。谢谢您救了我们的性命。要不是你们赶来，我们就死定了。」

「安静，让公爵专心驾驶。」哈莱克低声说。

保罗瞥了一眼哈莱克。他也看到父亲的下颔绷紧的线条。碰上公爵发火时，别人连走路都得放轻脚步。

公爵开始调整航线，不再剧烈倾斜机身，然后停在空中──沙地上有新动静。沙虫已退到地底深处，但就在刚才爬行车所在地附近，只见两道人影正离开陷落的沙地，一路朝北走去。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沙表滑行，所经之处竟连半点沙尘也没扬起。

「下边的人是谁？」公爵厉声道。

「两个跑来搭爬行车的家伙，爵爷。」高个子沙工说。

「为什么没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的事？」

「他们自己要冒险的，爵爷。」

「大人，」凯恩斯说，「这些人知道，困在沙虫的沙漠国度，几乎怎么做都没用。」

「我们从基地派一架扑翼机来接他们。」公爵咬牙切齿道。

「随您的意，大人。」凯恩斯说，「不过看样子，扑翼机来的时候，只怕已经没人可救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派一架扑翼机来。」公爵说。

「离沙虫现身的地方那么近，」保罗说，「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当时洞穴四周都在往下陷，给人距离上的错觉。」凯恩斯解释道。

「您在浪费燃料，大人。」哈莱克壮胆道。

「知道了，哥尼。」

飞机掉了个头，朝大盾壁飞去。公爵的护卫队也由先前的盘旋位置俯冲，在公爵座机的上方及左右两侧就定位。

保罗回想凯恩斯和高个子沙工所说的话。他感应到其中的不尽不

实，公然的谎言。沙漠上的那两个人在沙表滑行时一派泰然若素，行进的方式显然精心设计过，不会把钻进地底的沙虫引出来。

弗瑞曼人！保罗想，除了他们，还有谁能那么沉着自信地走在沙地上？谁会那么不把沙漠的危险放在眼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有危险吗？他们知道在那种地方应该如何生存！他们知道如何骗过沙虫！

「弗瑞曼人在沙地爬行车上做什么？」保罗问。

凯恩斯猛然转过身来。

那个高个子沙工也转身盯着保罗，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双蓝中透蓝的眼睛。「这小伙子是什么人？」他问。

哈莱克插到保罗和那人中间，答道：「保罗·厄崔迪，公爵的继承人。」

「为什么他说我们的爬行车上有弗瑞曼人？」高个子又问。

「他们的样子符合描述。」保罗说。

凯恩斯哼了一声说：「光凭外貌是分不出弗瑞曼人来的！」他看着高个子沙工问道：「你，那是什么人？」

「是别人的朋友，」高个子沙工说，「只是从村里来的朋友，想看看香料田。」

凯恩斯转回头去：「这些弗瑞曼人！」

然而，他想起了那则传说：「天外之音能看穿诡计。」

「现在他们多半已经死了，小爵爷。」那高个子沙工说，「我们不该说死人的坏话。」

但保罗听得出他们声音中的虚假，也感受到话中的恐吓。哈莱克也是，并本能地摆出了防卫姿势。

保罗淡淡说道：「死在这么可怕的地方。」

凯恩斯并不回头，只是说道：「若上帝决定让某个受造物在某地结束，他会使那人走到应至之处。」

雷托扭头冷冷看了凯恩斯一眼。

凯恩斯迎向公爵的目光。今天目睹的一切使他心烦意乱。他想：这个公爵关心人胜过香料。为了救人，不惜让自己和儿子陷入险境。损失了一辆沙地爬行车，他摆摆手就过去了。几条人命受到威胁，他大发雷霆。这样的领袖必然赢得属下狂热的爱戴。要击败他，相当困难。

事与愿违，凯恩斯暗暗承认：「我喜欢这位公爵。」

2

据圣经及古兰经记载，古代以色列人流浪到旷野时无食物可吃，于是上帝降下吗哪这种白色谷物，研磨后做成饼吃，度过了四十年。—编注

伟大只是一时的经历，绝不会始终如一。伟大之所以能出现，部分原因在于人类那建构神话的想像力。经历到伟大的人，必然会感受到自己身在神话中。他一定是映现了人们投射在他身上的依托。同时，他还必须具备强烈的冷嘲意识，这能让他从自命不凡的信念中解脱。没有这种特质，即使只是偶然伟大，也会摧毁一个人。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语录》



黄昏时分，在厄拉奇恩官邸的宴会厅里，悬浮灯已亮了起来，澄黄灯光映在墙上那只角上染血的黑牛头和老公爵乌黑发亮的油画上。

这两件辟邪物的下方，洁白的亚麻桌布散发温润光泽，厄崔迪家擦得闪亮耀眼的银餐具沿着桌子一丝不苟地排开。一群仆人等在水晶玻璃杯旁，摆好架势。餐桌正上方垂着一盏古典枝形吊灯，还未点亮，吊链向上隐入黑暗，同在黑暗中的还有毒素检测器。

公爵停在门口，检查一切是否就绪，一边想着毒素检测器，以及它在他所处的社会中所代表的意义。

一切都有模式。公爵想：你可以经由我们的语言探出我们的深浅。我们用高雅而精准的词汇描述阴险的暗杀手法。今晚会不会有人试试鸩毒——投入饮料的毒药？或者试试憔玛思——下在食物中的毒？

他摇了摇头。

长桌上，每个盘子旁都放着一壶水。公爵算了一下，长桌上的水足以让厄拉奇恩一户贫苦家庭用上一年多。

公爵站在门廊，两侧都有宽大的盥洗盆，贴着繁复华美的黄色、绿色瓷砖。每只盥洗盆上还有一排毛巾架。管家解释说，这是当地的习俗，客人进来以后，礼貌性地在盥洗盆的水里浸一浸手，朝地上泼几

捧，用毛巾把手擦干，再将毛巾扔在门边的积水上。宴会结束后，乞丐会聚在门外，乞讨毛巾拧出来的水。

真是典型的哈克南风格，公爵想。做尽了人所能想像出来的一切下流勾当。他深吸了口气，感到胸中怒火中烧。

「这种习俗到此为止！」他喃喃地说。

对面的厨房来了一个女仆—是管家推荐的那种又老又一脸风霜的女仆，正停在门廊逡巡不前。公爵抬手向她做了一个手势，她这才从暗处走出来，绕过桌子，急急忙忙走近公爵。公爵注意到她那张如皮革般粗糙的脸和蓝中透蓝的眼睛。

「大人有何吩咐？」她低着头，垂着眼帘。

他一挥手，「把这些水盆和毛巾撤了。」

「可……尊贵的爵爷……」她抬起头，张口结舌。

「我知道这个习俗！」公爵喝道，「把水盆端到大门口去。从我们开始吃饭到晚宴结束，每个来讨水的乞丐都可以得到满满一杯水，明白了吗？」

那张粗糙的脸上表情十分复杂：失望，愤慨……

雷托心里一动，瞬间明白了。她一定早打算卖掉这些被脚践踏过的毛巾中拧出来的水。这可能也是习俗之一。

他阴沉着脸，厉声道：「要一五一十执行我的命令。我会安排一个侍卫看着。」

他猛一转身，大步穿过走廊，走向大厅。过去的记忆在他脑海中翻腾着，像无牙老太婆的唠叨无休无止。他想起阳光下的水和波浪，遍地绿草如茵的日子，而不是如今的狂沙。炫目的夏日像风中的落叶般从他身边飞掠而过。

一切都过去了。

我开始老了。他想，已经能感到死神冰冷的手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触动？不过就这老太婆的贪念。

大厅里，一大群客人站在壁炉前围绕着杰西卡女士。壁炉里的火劈啪作响，摇曳的橙黄色火光照耀着珠宝、蕾丝和价格不菲的衣料。公爵从人群中认出一名来自迦太奇的蒸馏服制造商、一个电子设备进口商，以及一名供水商，他的避暑别墅坐落在极地，靠近他的水厂。还有一名

宇航银行的代表、一名香料开采设备的经销商，最后是一名表情严厉的瘦削女子，专门为外星球来的旅客提供保镖服务，据说这所谓的保镖服务只是幌子，她私下做的是各种走私、间谍以及敲诈勒索的营生。

大厅里的大多数女性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精心打扮，一丝不乱，既赏心悦目又难以亲近，一种奇异的混合。

即使杰西卡不是女主人，也同样会成为众人的中心。公爵心想。她没戴珠宝，服饰选择了暖色调，长裙颜色接近室外阳光，红铜色的头发上系着一条褐色发带。

公爵意识到，她是在不动声色地戏弄他，对他近来的冷淡表达不满。她再清楚不过，公爵最喜欢看到她穿这种色泽温暖的衣物。

邓肯·艾达荷穿着闪亮的制服站在附近，面无表情，一头鬈曲的黑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更像一名侍卫，而不是宾客中的一员。哈瓦特将他从弗瑞曼人那里召回，给他的任务是：以保护杰西卡女士为由，全天候监视她。

公爵环顾大厅。

保罗被一群奉承的厄拉奇恩富家子弟围在一个角落里，人群里还夹杂着三名神色凛冽的厄崔迪军官。公爵特别注意那些年轻女子，公爵继承人当然是最抢手的猎物，但保罗对她们一视同仁，神态矜持而庄重。

他会是出色的公爵，雷托想，猛然省悟这个想法很不吉利，不禁背嵴发凉。

保罗看到父亲站在门厅，有意避开他的目光。他看了看四周的客人，人人满手珠宝（还有手指不引人注目的小动作：用微型遥控探测器检测毒物）。望着一张张谈笑风生的脸，他突然厌恶起这些人来。这些脸不过是面具，掩饰着不可告人的想法，喋喋不休的声音只是为了驱赶排山倒海的空虚。

我这么不耐烦，他想，不知哥尼知道了会怎么说。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情绪低落。他原本不想参加这个宴会，但父亲的态度很坚决：「你有你的身份，有地位要维护。你年纪够大了，该尽职责了。你几乎是个男人了。」

保罗看着父亲走了进来，审视着大厅，然后走向围着杰西卡女士的那群人。

雷托走到那群人附近，那个供水商正在问：「公爵要设立气候调节系统，这是真的吗？」

公爵站在那人身后回答说：「先生，我们还没想过那么远的事。」

那人转过身，露出一张晒得黝黑的平淡圆脸：「啊，公爵，我们正等着您。」

雷托瞟了一眼杰西卡，说道：「有点事要处理。」然后，他转向供水商，解释了刚才命人撤除盥洗盆的事，随即补充道：「就我而言，那些陋习就到此为止。」

「大人，这是公爵的命令吗？」他问。

公爵说：「这就让你们自己凭……呃……凭良心决定吧。」他转过身，发现凯恩斯正向这边走来。

一位女客说：「我觉得这很慷慨，把水送给——」有人朝她「嘘」了一声。

公爵看着凯恩斯，这位行星生态学家身穿一套老式暗褐色制服，佩着帝国公务员的肩章，衣领上还有一个小小的泪珠形职级领章。

供水商忿忿问道：「公爵是在批评我们的习俗吗？」

「这习俗已经改了。」雷托说道，一边向凯恩斯点了点头。他留意到杰西卡皱起了眉头，心想：这可不像她，但可以助长我们失和的传言。

「如果公爵允许，」供水商继续说，「我还想再问几个有关习俗的问题。」

公爵听出供水商的语气突然变了，有点油腔滑调，周围的人也都警觉起来，默不作声。大厅里的其他人纷纷朝这边转过头来。

「用餐的时间是不是快到了？」杰西卡问。

「但我们的客人还有些问题要问。」雷托看了一眼供水商。这张圆脸上有一双大眼睛，一张厚嘴唇。公爵想起哈瓦特备忘录上的话：……林加·比特——要留意这供水商。记住这个名字。哈克南人利用过他，但从来未能完全控制他。

「跟水有关的习俗相当有意思。」比特的脸上挂着微笑，「我很好奇，想知道您打算怎么处理这幢府邸的温室。您打算继续在人民面前炫耀吗，大人？」

雷托压住胸中怒气，盯着这个人，思绪在他脑中奔腾。在公爵的城堡里向公爵挑衅，这种事需要足够的胆量，何况这位比特先生已经在合作协议上签名。除了胆量，他还得掂掂自己的实力。而在这里，水的确就是实力。如果在供水设施上装地雷，发个信号就能将其摧毁……这个人看来做得出这种事。摧毁供水设施就等于摧毁了厄拉科斯，这可能正是这位比特先生一直以来举在哈克南人头上的棍棒。

「温室的事，公爵大人和我另有计划。」杰西卡对雷托笑了笑，「我们打算继续保留，当然了，只是把温室当成厄拉科斯人民委托我们管理的产业。我们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厄拉科斯的气候会彻底改变，天空下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种植这类植物。」

多亏了她！雷托想，让我们的供水商去细细咀嚼这些话吧！

「很明显，你对水和气候控制很感兴趣。」公爵说，「我建议，你的投资最好多样化些。总有一天，在厄拉科斯上，水将不再是稀少的货物。」

公爵心想：哈瓦特一定要更雷厉风行，派人渗透到这位比特先生的组织中。而且，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创建备用的供水设施，绝不能让棍棒举到我头上！

比特点点头，脸上仍挂着微笑说：「一个非常值得称许的梦想，大人。」他退后一步。

凯恩斯脸上的表情引起雷托的注意。他盯着杰西卡，看上去仿佛着了魔──像坠入爱河……或者，坠入宗教狂热状态的信徒。

预言中的话在凯恩斯脑中回荡：「他们将会和你们一起实现最宝贵的梦想。」他直接对杰西卡说道：「你带来捷径了吗？」

「啊，凯恩斯博士，」供水商说，「您居然没带着大队弗瑞曼人马就大驾光临，真是难得。」

凯恩斯扫了比特一眼，表情晦涩难测。「据说，在沙漠拥有大量的水会使人轻忽大意，最后因而丧命。」

「沙漠上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说法。」比特说着，语气中却透露出些许不安。

杰西卡走到雷托身边，挽着他的臂弯，趁机让自己镇静下来。凯恩斯刚才说了一个词，「捷径」。这个词翻译成古代语言就是「魁萨茨·哈

德拉克[3]」。其他人似乎没有留意行星生态学家这个古怪的问题，而现在，他正躬身倾听一位女宾的温言软语。

魁萨茨·哈德拉克，杰西卡想。我们的护使团也将那个传说散播到这里来了？这念头煽起了她对保罗的秘密期望：保罗很可能就是魁萨茨·哈德拉克，极有可能。

宇航银行的代表与供水商聊了起来。比特的音量一扬，压过众人闲聊的嗡嗡声。他说：「许多人都想过要改变厄拉科斯。」

公爵发现，这些话就像剑一样戳入凯恩斯的心，他猛然直起身来，离开了那位娇媚的夫人。

大厅骤然安静下来，一名穿着仆役制服的家族士兵在雷托身后轻轻咳了一声，说道：「大人，晚宴准备好了。」

公爵向杰西卡投去询问的一瞟。

「这里的习俗是，宾客入席后，男女主人才入座。」她微笑着说，「爵爷，这个习俗是不是也需要改一改？」

他冷冰冰答道：「这习俗似乎不错，现在还用不着改。」

要继续让人以为我怀疑她是内奸。他想。公爵看着从身边一一走过的客人，你们中间，相信这个假象的是谁？

杰西卡感受到他的冷落，却不明就理。过去一周来，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他那样子像是在左右为难 ，她想。是因为我过早安排这次宴会吗？不过，他知道让我们的官员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有多么重要。我们就像家长，代表他们所有人。再没什么比这种社交活动更能让当地人明白这一点了。

雷托看着众人从身边走过，回忆起杜菲·哈瓦特对这次宴会的态度：「爵爷，我坚决反对！」

一丝严厉的笑容挂在公爵嘴边，当时的场面真僵！他态度强硬地表示要出席这次宴会，哈瓦特则摇着头说：「大人，对于这件事，我有不祥的预感。我们在厄拉科斯的一切进展太快。这不像哈克南人，一点都不像。」

保罗陪着一个比他高半个头的年轻女子从公爵身边走过。那女的说了句什么，他点点头，同时不满地看了父亲一眼。

「她父亲制造蒸馏服，」杰西卡介绍说，「我听说，穿了他制造的

蒸馏服，只有傻瓜才会被困在沙漠深处走不出来。」

「走在保罗前面那个脸上有疤的人是谁？」公爵问，「我认不出来。」

「是后来才加进宾客名单的。」杰西卡低声说，「哥尼安排的，走私贩。」

「哥尼安排的？」

「在我的要求下。哈瓦特调查过他，但我想他有些不大情愿。这个走私贩叫杜埃克，埃斯马·杜埃克。他在走私贩中颇有势力。这里的人都认识他。他出席过许多家族的晚宴。」

「为何要邀请他？」

「这里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她说道，「杜埃克的出席，会在大家心中撒下怀疑和猜忌的种子。人们也会格外留意你在加强取缔贿赂时，也打算从走私贩那一端着手。这一点，哈瓦特似乎也很喜欢。」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他朝身旁走过的一对夫妇点点头，见后面的客人已经不多，于是问道：「为什么你没有邀请一些弗瑞曼人？」

「不是有凯恩斯吗？」她说。

「对，凯恩斯是来了，」他说，「你还给我安排了别的小惊喜吗？」他领着杰西卡，跟在众人身后走进大厅。

「其他都是按惯例安排的。」她说。

她想：亲爱的，你没看出这个走私贩手里有高速航舰吗？而且他是可以买通的。我们必须留条后路。当形势无法挽回时，我们还有一扇离开厄拉科斯的门。

走进宴会厅后，杰西卡将手从雷托的臂弯中抽出，让雷托带她入座。雷托大步走到桌子尽头主人的座位旁，一名男仆为他扶好椅子。一时间，席间到处响起衣裙摩擦的沙沙声和椅子拖动的哗啦声，所有人都就座了，惟有公爵仍然站着。他举起手打了个手势，桌旁身穿仆役制服的士兵全退到后侧，站直肃立。

屋里一片不安的沉默。

杰西卡望向长桌另一端，发现雷托的嘴角在微微颤动，脸上隐隐露出愠怒。是什么令他生气？她暗自思忖，不会是因为我邀请了走私贩。

「我改了盥洗盆的习俗，有人对此有疑问。」公爵说，「这是我的作风，我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许多事将会改变。」

众人一言不发，气氛尴尬。

杰西卡想：他们以为他喝醉了。

雷托高高举起水樽。悬浮灯的光线照在水樽上，又反射到四周。他说：「我以皇室贵族的身份向大家敬水，干杯！」

众人端起水樽，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公爵身上。一片突如其来的寂静中，从厨房过道吹来一阵微风，一盏悬浮灯轻轻晃了晃，灯影在公爵那张鹰脸上摇曳不定。

「我来此，我归于此！」他高声喊道。

大家将水樽举到嘴边，但公爵一动不动，其他人愣了一下，跟着停住。公爵继续说：「我要用大家最看重的一句格言祝福诸位：财富碾压一切！」

他啜了一口水。

其他人也跟着喝了，互相交换怀疑的眼神。

「哥尼！」公爵叫道。

大厅尽头的凹室里传来哈莱克的声音：「在，爵爷。」

「给我们弹支曲子吧，哥尼！」

凹室里立刻传出了巴利斯九弦琴的琴声。公爵比了个手势，仆人端上一盘盘佳肴。烤野兔佐赛佩达酱、天狼星的阿普罗密治奶冻、温室种植的查卡星甜橙，美蓝极咖啡（一股香料的浓郁肉桂味立刻弥漫全桌），还有随着冒泡的卡拉丹葡萄酒一起上桌的肉派。

然而，公爵仍未坐下。

宾客等候着，目光在面前的佳肴和站着的公爵之间游移。雷托说：「古时，运用自己的才艺为宾客助兴是主人的职责。」他紧握水樽，指关节渐渐发白，「我不会唱歌，但我可以把哥尼弹奏的歌词念出来。就把这当成我的另一番祝辞吧，献给所有以自己的生命换来此时此刻的人。」

桌边一阵不安的骚动。

杰西卡垂下眼帘，瞟向离她最近的人—圆脸的供水商及其女伴，面色苍白、神情严肃的银行代表（像木着一张脸的稻草人，眼睛死死盯着

雷托），粗鲁、脸上有刀疤的杜埃克，他始终垂着那双蓝中透蓝的眼睛。

公爵吟诵道：

回首吧，朋友—勿忘多年前的战友，
全都注定要背负痛苦和金钱的烦忧。
我们银色的领章上有他们的魂魄。
回首吧，朋友—勿忘多年前的战友，
那时分分秒秒都没有虚假和忽悠，
他们的逝去带走财富的引诱；
回首吧，吾友—勿忘多年前的战友，
当我们带着苦笑走到人生的尽头，
也将再不为财富所诱。

公爵拉长音调念出最后一句，从水樽中喝了一大口水，砰的一声用力把水樽放回桌上，水从水樽口溅在亚麻桌布上。

一片尴尬的沉默，其他人喝了一口。

公爵再次举起水樽，这一回，他将剩下的那一半水全都泼在地上。他知道，桌上其他人必须跟着这么做。

杰西卡第一个效法公爵。

大家愣了一下，也跟着将自己水樽里的水泼在地上。保罗就坐在父亲身边，杰西卡发现他正在研究每个人的反应，而她自己也被宾客的动作给吸引住—尤其是女人。这可是纯净、可供饮用的水，不是扔掉的湿毛巾。她们不愿将水倒掉，又不得不这么做，有人双手颤抖，有人犹犹豫豫，有人发出神经质的笑声……还有人心不甘情不愿。一位女士把水樽掉到了地上，男伴为她捡起时，她张望别处。

然而，特别引起她注意的是凯恩斯。这位行星生态学家犹豫了半天，最后把水倒进外衣下的一只容器里。他发现杰西卡注视着自己，也不说话，只对她笑了笑，朝她举起空水樽，以示干杯。从他的动作上看，他丝毫不觉得尴尬。

哈莱克的音乐依然在屋子中飘荡，但现在弹的已经不是小调，而变

得轻快活泼，似乎想提振气氛。

「晚宴开始。」公爵宣布，坐回座位上。

他很愤怒、犹豫不决。杰西卡心想，损失那辆沙地爬行车本不该对他造成这么大的打击。一定不仅是损失一辆沙地爬行车那么简单，他的举止就像一个不顾一切的人。她举起叉子，希望能掩饰突如其来的哀痛。为什么不呢？他的确不顾一切。

渐渐地，气氛活跃了起来，晚宴终于正式开始。

蒸馏服制造商对杰西卡的厨师和美酒赞许有加。

「这两者都是我们从卡拉丹带来的。」她说。

「棒极了！」他尝了尝酒，称赞道：「真是棒极了！不带一丝香料味。这里到处都是香料，大家都闻腻了。」

银行代表看着对面的凯恩斯说：「凯恩斯博士，据我所知，又有一辆沙地爬行车被沙虫吞掉了。」

「消息传得真快！」公爵说。

「那么，这是真的了？」银行家把注意力转向雷托公爵。

「当然，确有其事！」公爵咬牙切齿道，「该死的运机舰不见了。那么大的东西，竟然也会不见。」

「沙虫来的时候，没有运机舰去营救沙地爬行车。」凯恩斯道。

「竟然也会不见！」公爵重复道。

「没人看到运机舰离开吗？」银行家问。

「侦察机上的人一向都只盯着地面看。」凯恩斯说，「基本上，他们只关注虫迹。运机舰上的人员一般是四人，两名飞行员，两名随行人员。如果一个——甚至两个人员都被公爵的敌人收买了……」

「哦——我明白了，」银行家说，「那你，身为变动仲裁官，对此有何意见？」

「我必须谨慎考虑我的立场。」凯恩斯说，「而且，我当然不会在餐桌上讨论这种事。」他心想：这个死骷髅！他明知我受命不理会这类违规事件。

银行家笑了笑，继续吃东西。

杰西卡坐在那里，想起在贝尼·杰瑟里特学校学过的一堂课，主要内容是刺探和反刺探。授课老师是一位胖乎乎、满脸笑容的圣母。她那愉

快的嗓音与教学内容形成了奇异的反差。

有一点要注意，任何刺探与反刺探学校的毕业生都具有相似的基本反应模式。任何训练都会在学生身上留下印记、模式。而这种模式是可以分析、预测的。

所有间谍的动机模式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不同学校、设定不同目标的间谍，动机不外那几种。你们首先要学习如何透过分析一一找出这些要素—首先，通过询问者提问的模式，找出其内在倾向；其次，密切观察对方的语言思维倾向。你们会发现，很容易通过语音转折和发言模式来确定对方的语言根基。

如今，杰西卡和儿子、公爵及其他客人坐在餐桌上，听着这位银行代表发言，突然一阵发冷—她发现此人其实是哈克南密探。他有羯地主星的语言模式—虽然掩饰得很巧妙，但却逃不过杰西卡训练有素的感知，就像自己上门招认一样。

这是否意味着宇航已经决定与厄崔迪氏族为敌？杰西卡自问。这个想法使她大为震惊。她叫人上一道新菜，以掩饰自己的情绪，同时仔细倾听那个人的每一句话，希望能从中探知他的目的。他会改变话题，说些似乎无关痛痒的话，其实却暗藏言外之意。杰西卡对自己说，这是他的模式。

银行家咽下水中的食物，啜了口酒，不时面带微笑跟右侧的女人闲聊。有那么一刻，他似乎专心听着下首座位上一个男人的谈话，那人正跟公爵说明厄拉科斯本地的植物没有刺。

「我喜欢看厄拉科斯的鸟儿在空中飞翔。」银行家对杰西卡说，「当然，这里所有的鸟都是食腐动物。还有许多鸟变成了吸血动物，甚至不用喝水就能生存。」

桌子另一头，蒸馏服制造商的女儿坐在保罗和她父亲之间。她扬起那张漂亮的脸蛋，皱着眉头说：「噢，Soo-soo　，你说的，真是世上最令人厌恶的东西。」

银行家笑了：「他们叫我『Soo-soo　』，因为我是供水商联会的财务顾问。」见杰西卡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又接着说：「水贩的吆喝就是『Soo-soo sook!』，他学得唯妙唯肖，桌旁许多人都笑了起来。

杰西卡听出他的语调中的自吹自擂，但她更注意那名跟他一搭一唱

的女孩——两人说话的模式如出一辙。看来，两人是一伙的。她给银行家铺了一道台阶，让他说出他想说的话。杰西卡瞥了一眼林加·比特，这位水业大亨正板着脸，一心一意吃着东西。杰西卡听出银行家那句话的暗示：「我同样控制着厄拉科斯至高无上的权力之源——水！」

保罗注意到身旁这名女伴话中的虚假，又看到母亲正用贝尼·杰瑟里特的高度专注倾听这番对话，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当个陪衬，延长这段对话。他对银行家说：「先生，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鸟会自相残杀？」

「少爷，这问题真奇怪，」银行家说，「我只说这些鸟会吸血，但不一定非得吸同类的血，是吧？」

「这问题并不奇怪。」保罗说。杰西卡注意到他话中的机巧，那是她的训练成果，「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对任何生物而言，最残酷的潜在竞争来自同类。」他故意从邻座女伴的盘子里叉了一块食物，边吃边说，「从同一只盘子取食，有同样的基本需求。」

银行家僵住了，皱起眉头，看了看公爵。

「别错把小儿当孩子看。」公爵微笑着说。

杰西卡扫了一眼满桌的客人，发现比特的脸色开朗了，凯恩斯和走私贩杜埃克也笑容满面。

「这是一条生态法则。」凯恩斯说，「看样子，少爷对此有相当的理解。生命个体之间的斗争，是争夺系统中自由能量的斗争。而血正是高效的能量之源。」

银行家放下叉子，怒道：「听说，弗瑞曼人渣就喝他们死去的同胞之血。」

凯恩斯摇了摇头，用讲课的语气说：「不是喝血，先生。但是，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水，完完全全，都属于他的族人——属于他的部落。要生活在大平原附近，这是必需的。水在那里非常珍贵，而按重量来算，人体大约有七成是水。死人当然再也用不到这些水。」

银行家双手按着盘子两侧的桌子，杰西卡还以为他会一把推开，怒而离席。

凯恩斯看着杰西卡说：「失礼了，女士。餐桌上本来不该谈这样可怕的话题，但有人所言不实，总是该澄清一下。」

「你跟弗瑞曼人往来了那么久，早就不知道感情为何物了。」银行

家粗声粗气地说。

凯恩斯平静地看着他，端详银行家那张苍白颤抖的脸：「你是在向我挑战吗，先生？」

银行家一僵，咽下一口唾沫，「当然不是。我怎么会做出这么侮辱男女主人的事。」

从这人的声音、表情、呼吸和他前额暴起的青筋中，杰西卡感受到他的恐惧。这人害怕凯恩斯！

「我们的男女主人有能力判断是否受到了侮辱，」凯恩斯说，「他们是勇敢的人，懂得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事实上，两人此时身在这里……在厄拉科斯，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两人的勇气。」

杰西卡注意到雷托很享受这场交锋，但大多数人不以为然。坐在桌旁的人都是一副随时准备躲开的姿势，双手藏在桌子下。只有两人是明显的例外：一个是比特，他公然笑看银行家的窘态；另一个是走私贩杜埃克，他正看着凯恩斯，似乎在等待凯恩斯的某种暗号。杰西卡还发觉，保罗正一脸敬佩地看着凯恩斯。

「怎么样？」凯恩斯说。

「我无意冒犯，」银行家喃喃道，「如果有失礼之处，请接受我的道歉。」

「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凯恩斯边说边对杰西卡笑了笑，然后继续用餐，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杰西卡看到走私贩也松了口气。她记下这点：此人的一举一动显示，他随时准备助凯恩斯一臂之力。看样子，他和凯恩斯之间有某种默契。

雷托把玩着一把叉子，若有所思地看着凯恩斯。这位生态学家的态度表明，他对厄崔迪氏族已有不同看法。上次那趟沙漠之旅中，他似乎还很冷淡。

杰西卡挥了挥手，示意仆人端上下一道食物和饮料。仆人走了进来，手上端着红酒和蘑菇酵母酱。

晚宴的谈兴慢慢恢复了，但杰西卡听得出其中的不安和焦虑。银行家阴着脸，默默用餐。她想：若有需要，凯恩斯会毫不犹豫杀死他。她也看出凯恩斯对杀人似乎满不在乎。他杀人不手软，她猜想这大概是弗

瑞曼人的特点。

杰西卡转向左侧的蒸馏服制造商说：「水在厄拉科斯如此重要，令我大开眼界。」

「是非常重要。」他赞同道，「这是什么做的？真美味！」

「用特殊酱料制作的兔舌，」她说，「来自非常古老的食谱。」

「这食谱我非有一份不可。」他说。

她点点头：「我会送一份给你。」

凯恩斯看着杰西卡说：「刚来厄拉科斯的人常低估水在这里的重要性。你看，你谈到了最低定律。」

她听出了凯恩斯话里的试探，说道：「作物的生长对环境因子的需求量有一低限度的要求，若低于此一限度，则作物的生产量不增加。最不利的条件，控制了生长率。」

「大氏族的成员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行星生态问题。」凯恩斯说，「水是厄拉科斯生物生长最不利的条件。但是，请注意，如果不审慎处理，生长本身也会导致不利条件。」

杰西卡知道凯恩斯话中有话，但自己没听出来。「生长。」她说，「你的意思是，厄拉科斯可以有一种井然有序的水循环，让人类活在更有利的环境中？」

「不可能！」那位水业大亨厉声道。

杰西卡把注意力转向比特：「不可能吗？」

「在厄拉科斯上不可能，」他说，「别听这人扯白日梦，所有实验室证据都不支持他的说法。」

凯恩斯看着比特，杰西卡发现其他人全都停止交谈，侧耳倾听这一轮交流。

「实验室证据往往会蒙蔽我们，使我们忽略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凯恩斯说，「那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东西源于野外，活在野外。而野外的动植物继续过着正常生活。」

「正常！」比特哼声道，「厄拉科斯上没什么是正常的！」

「恰恰相反，」凯恩斯说，「只需懂得这个星球的局限和生存压力，就能沿着自给自足的地带，创建某种和谐。」

「这永远不可能做到。」比特说。

公爵突然省悟凯恩斯的态度为什么会转变：因为杰西卡刚刚说的话——为厄拉科斯人民代管那些温室植物。

「凯恩斯博士，这种自给自足系统要如何创建？」公爵问。

「只要我们能使厄拉科斯上百分之三的绿色植物参与碳水化合物的形成过程，有了食物，循环系统就算启动了。」凯恩斯说。

「而水是唯一的问题，是吧？」公爵问。他感受到凯恩斯的兴奋，自己也不由得受到感染。

「水是最大的问题。」凯恩斯说，「这个星球上有许多氧，但缺乏常见的附随物质——广泛分布的植物、游离二氧化碳的大型来源，这通常来自火山等现象。在这颗星球，大型区域的地表都有不寻常的化学交换。」

「你做过先导实验吗？」公爵问。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试着创建生态系效应。试验规模很小，做法也相当业余，但我或许可以发现一些有用的事实。」凯恩斯说。

「没有足够的水。」比特说，「就这么简单，水不够。」

「比特先生是水方面的专家。」凯恩斯笑了，埋首继续进餐。

公爵的右手猛地向下一挥，厉声道：「不！我想知道答案！有足够的水吗，凯恩斯博士？」

凯恩斯盯着自己的盘子。

杰西卡观察他脸上的情绪，心想：他很会掩饰自己。不过她已经能够掌握他，并看出他相当后悔说出刚才那些话。

「有足够的水吗？」公爵追问道。

「也许……有吧。」凯恩斯回答道。

他那种没有把握的神情是装出来的！杰西卡想。

保罗也凭着自己更深的真言感应力发现凯恩斯暗藏的动机。他必须用上所有训练才能压抑内心的兴奋。有足够的水！但凯恩斯不想让人知道。

「我们的行星生态学家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梦想。」比特说，「他跟弗瑞曼人一起做梦——预言和救世主的梦。」

桌边响起几声轻笑，杰西卡记下了发笑的人：走私贩杜埃克、蒸馏服制造商的女儿、邓肯·艾达荷和那个提供神秘保镖服务的女人。

今晚一直有一种古怪的紧张气氛。杰西卡想，暗流汹涌，有太多事我没注意到。我必须创建一些新的情报来源。

公爵的目光从凯恩斯身上转向比特，再移到杰西卡脸上。他感到莫名的消沉，觉得自己似乎错过了什么重大讯息。「也许真是这样。」他喃喃道。

凯恩斯飞快地说：「大人，也许我们应该另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有许多——」

这时，一名身着军服的厄崔迪士兵急匆匆地从门口走进来，打断了行星生态学家的发言。他越过侍卫，迳直走到公爵身边，弯腰低声对着公爵耳语。

杰西卡从帽徽上认出他是哈瓦特的部下，压住内心的不安，扭头跟蒸馏服制造商的女伴说起话来。这女人身材娇小，深色头发，一张娃娃脸。

「你的餐点几乎没怎么动，亲爱的，」杰西卡说，「要我帮你叫点别的什么吗？」

这女人先看了一眼蒸馏服制造商，这才答道：「我不太饿。」

公爵突然起身，站在那名军人身边，以严厉的口吻下令道：「大家坐着别动。请原谅我失陪片刻，有件事我得亲自去处理。」他离席而去，又说：「保罗，请代我招呼宾客。」

保罗站起身，想问父亲为什么必须离开，但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保持庄重，于是走到父亲的座位上坐下。

公爵转身走到凹室对哥尼说：「哥尼，请坐到保罗的位置，宴席上不能有单数。宴会结束后，也许我会让你把保罗带到起降场指挥部。等我的命令。」

身着军装的哈莱克从凹室走出来。一身军装、丑恶的外形，与席间的衣香鬓影格格不入。他把巴利斯九弦琴斜靠在墙上，走到保罗的位子上坐下。

「请不必惊慌。」公爵说，「但我必须声明，在侍卫没通知一切安全之前，谁也不要离开。只要大家待在这里，就能安全无虞。我们会尽速解决这点小麻烦。」

保罗从他父亲的话里听出了暗号：侍卫、安全、尽速解决。

是安全措施出了问题，不是什么武力冲突。他看到母亲也听出话中的讯息，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公爵微微点首，一转身，大步朝门外走去，刚才那名军人紧随在后。

保罗说：「请大家继续用餐。我相信，凯恩斯博士正在谈论水的问题。」

「我们可以下次再谈吗？」凯恩斯问。

「当然可以。」

杰西卡自豪地注意到，儿子现在举止沉稳，散发成年人的自信。

银行家端起水樽，冲比特举了一下说：「在词藻华丽方面，我们这里没人能超越林加·比特先生。我们几乎以为，他立志要成为大氏族。来吧，比特先生，带领我们为保罗干一杯。这孩子虽然年少，但非要别人把他当大人看。我想，你或许为他准备了些名言警句。」

杰西卡的右手在桌面下攥成拳头，她注意到哈莱克向艾达荷打了个手势，又看见墙边的士兵已经进入最高戒备。

比特恶狠狠瞪了银行家一眼。

保罗也发现士兵已经摆出防卫姿势，他瞟了一眼哈莱克，然后盯着银行家，直到他放下水樽，这才开口说道：「有一回，在卡拉丹，有名渔夫淹死了。我看到打捞上来的尸体，他—」

「淹死的？」蒸馏服制造商的女儿问。

保罗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是的，沉到水里，淹死了。」

「这种死法可真有意思。」她低声道。

保罗的笑容变得冷峻，扭头对着银行家继续说：「有意思的是这人肩上的伤—是其他渔夫的爪靴造成的。淹死的渔夫是沉船上的船员之一。船是一种水上交通工具，而沉没是指，沉到水底。一名帮忙打捞尸体的渔夫说，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这种伤口。这意味着，另一个落水的渔夫为了浮上水面而踩在这个可怜同伴的肩膀上—好吸到氧气。」

「这件事有什么意思？」银行家问。

「当时，我父亲得到一个结论。他说，落水的人为了活命踩在你肩膀上，这可以理解。但如果发生在客厅，就不能原谅了。」保罗顿了顿，让银行家有时间明白自己的意思，这才接着说：「我应该再补充一

点：餐桌上同样不允许这种事。」

屋里突然静了下来。

太鲁莽了。杰西卡想，以银行家的地位，足以向我儿子要求决斗。她注意到艾达荷正严阵以待，家族士兵也全神戒备。哥尼·哈莱克则盯着他对面的男人。

「哈——哈——哈——」是走私贩杜埃克，他笑得前仰后合。

桌旁众人都露出了紧张的笑容。

比特笑容满面。

银行家将椅子向后推开，怒视着保罗。

凯恩斯说：「要欺负厄崔迪家的人，风险得自负。」

「羞辱宾客是厄崔迪家的习俗吗？」银行家质问道。

不等保罗回答，杰西卡已倾身向前说：「先生！」同时心里暗忖：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哈克南畜生在玩什么把戏。他是来这里试探保罗的吗？有没有其他帮手？

「我儿子拿出一件衣服，你就说是为你订制的？」杰西卡问，「这自白还真有意思。」她的手滑到插在小腿刀鞘中的晶刃匕上。

银行家沉下脸盯着杰西卡。她注意到保罗趁对方视线转移，将身体从桌边退开，准备好随时出手。他听懂了母亲的暗号：衣服，「准备制暴。」

凯恩斯若有所思地看了杰西卡一眼，朝杜埃克打了一个微不可察的手势。走私贩立即跳起来，举起水樽说：「我提议，大家敬年轻的保罗·厄崔迪一杯，一个外表是少年，却有男子汉风范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插手？杰西卡自问。

银行家现在改盯着凯恩斯，杰西卡发现他脸上又露出了畏惧的神情。

桌边众人纷纷举起水樽。

凯恩斯怎么做，人们就跟着怎么做。杰西卡想，他是在告诉我们，他站在保罗这一边。他的威慑力下面藏着什么秘密？不可能是因为变动仲裁官的职位，那只是临时的。当然也不是因为他的文官身份。

她的手离开晶刃匕，向凯恩斯举起水樽，凯恩斯也举了举自己的水樽回应。

只有保罗和银行家仍然空着两手。Soo-soo！真是愚蠢的绰号。杰西卡想。银行家死盯着凯恩斯，而保罗则盯着自己的盘子。

我的处理没什么不对，保罗想。他们为什么要插手？他悄悄睃了一眼最近的男宾。准备制暴？谁会出手？当然不会是那个银行家。

哈莱克动了动，好像并不是要跟某个特定的人讲话，只是目视前方，望着对面的一众宾客道：「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不应该轻易动武，这常常意味着自取灭亡。」然后，他看看蒸馏服制造商的女儿，问道：「您以为如何，小姐？」

「哦，是的，是的。的确如此。」她答道，「太多暴力冲突了，真令我恶心。在很多情况下，大家其实没有什么恶意，可却有人为此丧命。这真没道理。」

「确实没道理。」哈莱克说。

杰西卡目睹这女孩的完美反应，暗忖道：这个看似头脑空空的小女人，其实并不真的头脑空空。杰西卡看出了对手的路数，同时知道哈莱克也发现了。他们的计划是用女色来勾引保罗。杰西卡松了一口气。她儿子说不定是第一个看出来的，他受过的训练使他一眼便能看穿这么明显的布局。

凯恩斯对银行家道：「是不是准备好再道一次歉了？」

银行家对杰西卡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女士，恐怕我酒喝得太多了。您席上的酒后劲太大，我有点不习惯。」

杰西卡听出他语气中的怨恨，亲切地说：「陌生人相遇时，应尽力包容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

「谢谢您，女士。」他说。

蒸馏服制造商那位一头深色秀发的女伴向杰西卡倾过身体，问道：「公爵说我们待在这里很安全，我真希望这不是意味着会有更多打斗。」

有人要她发动这个话题。杰西卡想。

「应该不会是什么大事。」杰西卡说道，「不过，近来有好多事都需公爵亲自过问。只要厄崔迪和哈克南的恩怨未解，我们就必须严加防范。公爵已经发誓要复仇，当然不会允许厄拉科斯上还有活着的哈克南密探。」她瞟了一眼银行业务代表，「当然，各大氏族也会支持他这种

做法。」她扭头对着凯恩斯说：「是不是啊，凯恩斯博士？」

「确实如此。」凯恩斯答道。

蒸馏服制造商轻轻拉了一下女伴，她看着他说：「我相信现在我可以吃点东西了。我想尝尝你们早些时候端出来的那道鸟肉。」

杰西卡朝一个仆人做了个手势，然后对银行家说：「先生，你刚才说到鸟和鸟的习性。我发觉厄拉科斯上有许多有趣的事。告诉我，什么地方能找到香料？香料猎人要深入沙漠腹地吗？」

「哦，不，女士，」他说，「人们对沙漠腹地了解不多，而南部地区几乎什么都没有。」

「传说南部地区有大量的香料矿，」凯恩斯说，「但我怀疑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臆造。有些胆大的香料猎人确实有几次深入中央地带的边缘，但那非常危险。导航讯号不稳定，还经常出现沙暴。离大盾壁的基地越远，伤亡率就会越急剧升高。冒险深入南方无利可图。如果我们有气象卫星的话，也许……」

比特抬起头，含着满口食物插嘴道：「听说弗瑞曼人可以去那里，他们哪里都能去，还在南方找到渗水区和吸井。」

「渗水区和吸井？」杰西卡问。

凯恩斯迅速答道：「都是不着边际的谣传，女士。其他星球上的确有，但厄拉科斯不可能。在渗水区地区，地下水常常渗出地表，或非常靠近地表，只要找到某些迹象，就可以挖出水来。吸井是渗水区的一种，那种地方，人们甚至插根管子就可以吸到水……传说如此。」

他的话不尽然真实。杰西卡想。

他为什么要撒谎？保罗也不明白。

「太有趣了。」杰西卡道，心中暗忖：「传说如此……」他们的表达形式很古怪，假如他们知道迷信背后的真相。

「我听人讲，你们有句谚语，」保罗说，「『城市出教养，沙漠出智慧。』」

「厄拉科斯有许多谚语。」凯恩斯回答道。

杰西卡正想提出新问题，就见一个仆人弯腰递给她一张纸条。她打开看，是公爵的笔迹，还有他的暗号。杰西卡飞快扫了一遍。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她说，「公爵派人传信，让大家放

心。麻烦事已经解决。失踪的运机舰找到了，飞行员中有个哈克南奸细，他制伏了其他机组成员，把运机舰劫持到一个走私贩基地，想在那里卖掉。现在人和运机舰都回到我们手上了。」

她朝杜埃克点点头。

走私贩也点头回应。

杰西卡卷起纸条，塞进衣袖。

「很高兴这起事件没有演变成公开战争，」银行家说，「人民希望厄崔迪氏族能带来和平与繁荣。」

「尤其是繁荣。」比特说。

「大家是不是要用甜点了？」杰西卡问道，「我特意让我们的厨师准备一道卡拉丹甜品：庞迪米，搭配朵沙酱。」

「听起来真诱人，」蒸馏服制造商说，「可以给我食谱吗？」

「你想要什么食谱都行。」杰西卡说，一边记下这个人，回头再告诉哈瓦特。这个蒸馏服制造商是大野心家，可能可以收买。

她周围的宾客开始闲聊：「这布料多美啊……」「他特意为那珠宝配了个底座……」「下一季我们应该努力增加产量……」

杰西卡低头望着自己的盘子，内思暗忖雷托字条上的加密部分：哈克南人企图运进一批雷射枪。我们查获了。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可能已经成功地运进好几批武器。当然，这也代表他们不怎么在乎屏蔽场。应有适当防范。

杰西卡凝神思索雷射枪。那种白热光束可以切开任何已知的物质，前提是没有屏蔽场阻挡。屏蔽场反射的能量会使雷射枪和屏蔽场一起爆炸，但哈克南人似乎并不担心。为什么？雷射枪加屏蔽场的爆炸是危险的变量，可能比原子武器更强大，也可能只杀死枪手和屏蔽场里面的人。

找不出答案使她十分不安。

保罗说：「我早就知道，我们一定会找到运机舰。只要我父亲出马，不管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哈克南人已经开始对这一点有所了解了。」

他在夸口，杰西卡想。但我们凭什么夸口呢？为了防备敌人的雷射枪，今晚我们必须睡在远离地面的地底。

3

Kwisatz Haderach，源于希伯来语Kefitzat Haderech。在犹太教经典《塔木德》的故事中，Kefitzat Haderech指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捷径，或快到超越自然的前进速度。—编注

17

无人能躲—祖先的暴行，每个人都必须偿还。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语录》



大厅传来一阵骚乱，杰西卡打开床边的灯。钟还没来得及调成当地时间，必须先减去二十一分钟，也就是，现在大约凌晨两点。

骚乱声断断续续，越来越响。

是哈克南人攻进来了吗？她猜测着。

杰西卡溜下床，打开监视器，想查看一下家人都在什么地方。荧幕显示保罗正在临时改建成卧室的地下室准备睡觉，吵闹声显然还没传到他那里。公爵的房间没人，床上整整齐齐，没有睡过的痕迹。难道他还在起降场指挥部？

屋邸前方还没有安装监视设备。

杰西卡站在卧室正中，侧耳倾听。

有个人在大喊，声音时断时续。她听到有人在叫岳医师。杰西卡抓起长袍往肩上一披，随便蹬了双拖鞋，将晶刃匕绑到腿上。

又有人叫岳医师。

杰西卡束好长袍腰带，来到走廊上。一个念头突然击中她：如果雷托受伤了？

她跑了起来，走廊似乎随着她的脚步不断延长。她在走廊尽头穿过一道拱门，一路冲出宴会厅，沿着过道跑进大厅，发现这里灯火通明，墙上所有壁灯都开到最亮。

在她右侧靠近正门的地方，只见两个侍卫架着邓肯·艾达荷正往里走，他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众人一见到杰西卡，顿时僵在当场，大厅里蓦然静了下来，只听得见喘息声。

一名士兵用谴责的口吻对艾达荷说：「瞧你干的好事！你把杰西卡

女士给吵醒了。」

巨大的帷幔在他们身后如波浪般起伏，这说明正门还开着。没有公爵和岳的踪影。梅帕丝站在一旁，冷冷盯着艾达荷。她穿着一件褐色长袍，袍边绘有蛇纹，脚上穿着没系带的沙地靴。

「我吵醒了杰西卡女士，又怎么样？」艾达荷嘟哝道。他抬起脸，朝天花板吼道：「我的剑最先沾上革鲁曼人的血！」

神母啊！他喝醉了！杰西卡想。

艾达荷黝黑的圆脸拧作一团，鬈曲的头发像黑山羊皮上乱糟糟的羊毛，还沾着呕吐的脏物，上衣也扯破了，裂开一条大缝，露出先前参加宴会时所穿的礼服衬衫。

杰西卡走到他面前。

一个侍卫朝她点点头，却不敢松手，扶着艾达荷说：「女士，我们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在门口大闹，又不肯进来。我们担心当地人会跑来看热闹。这可不行，会败坏我们的名声。」

「他刚才去哪里了？」杰西卡问。

「晚宴结束后，他送一位年轻姑娘回家。是哈瓦特的命令。」

「哪个年轻姑娘？」

「您知道，女士，就是那种陪人参加宴会的姑娘。」他瞟了一眼梅帕丝，悄声说道，「监视女人的特殊任务，他们总是要艾达荷去做。」

杰西卡想：这倒是，可为什么艾达荷会醉成这样？

她蹙起眉头，转身对梅帕丝说：「梅帕丝，拿点醒酒的东西来。我看最好用咖啡因，也许厨房还剩下一些香料咖啡。」

梅帕丝耸耸肩，往厨房去了，她那没系鞋带的沙地靴踩在石板上，劈啪劈啪响了一路。

艾达荷转了转摇摇晃晃的脑袋，斜睨着杰西卡，喃喃道：「为……公爵……杀了三……个哈根呢人……想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在这……不能住在地……面。这是什么鬼……鬼地方，嗯？」

侧厅传来一阵脚步声，引起了杰西卡的注意。她一扭头，看见岳朝他们走来，左手还拎着药箱，每走一步就跟着晃一下。他穿戴整齐，脸色苍白，显得很疲惫，额头上的菱形刺青非常显眼。

「哦，好……医师！」艾达荷叫道，「你去……哪里了？大？给人

发……药？」他转身醉眼惺忪地看着杰西卡，「我……真该死的……糗了，对吧？」

杰西卡皱着眉，一言未发，心想：艾达荷为什么会醉成这样？被人下了药吗？

「香料啤酒喝多了。」艾达荷说，想直起身来。

梅帕丝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东西走进来，犹豫着在岳身后停下脚步。她看着杰西卡，杰西卡摇了摇头。

岳把药箱放在地板上，朝杰西卡点头致意。「香料啤酒喝多了？」

「真见鬼了……好！从没……尝过这么好的……东西。」艾达荷努力让自己集中精神，「我的剑最……最先沾上革鲁曼人的血！杀了个哈……哈……可宁人，为……为公爵杀……杀的。」

岳扭头看着梅帕丝手里的杯子，问道：「这是什么？」

「咖啡。」杰西卡回答道。

岳拿起杯子，举到艾达荷面前说：「喝吧，小伙子。」

「什……什么也不喝了。」

「听我的，喝！」

艾达荷晃着脑袋朝岳凑过去，踉跄了一步，连扶着他的侍卫也跟着向前一步。「医生，为皇帝办事真……烦透了。这……一回，得按我的办法……」

「先喝了再说，」岳说，「就一杯咖啡而已。」

「这地方……真要命的倒……楣！该死的……太阳……就是见鬼的亮！晒死人了！什么颜……色都不对……了，什么都……不……对，要不……」

「哦，现在是晚上，」岳跟他讲理道，「乖乖喝下去，你会好受些。」

「就不想……好受些！」

「我们不能在这里跟他吵上一整晚。」杰西卡说。她心想，需要来点狠的。

「女士，您没必要守在这里，」岳说，「让我来处理吧。」

杰西卡摇摇头，走上前，狠狠扇了艾达荷一个耳光。

他拽着侍卫向后踉跄几步，恶狠狠瞪着她。

「在公爵家里不允许这种事。」她一边说，一边从岳手中夺过杯子，任凭咖啡从杯中泼溅出来，硬塞到艾达荷嘴边，「喝下去！这是命令！」

艾达荷的身体猛地一挺，低头怒视她，缓慢、清晰、一字一顿地说：「我才不服从该死的哈克南间谍的命令。」

岳一僵，转身看着杰西卡。

杰西卡顿时面无血色，点了点头。一切都明朗了——这几天身边人的言行，那些破碎的讯息，现在全都解开了。她感到怒不可遏，几乎难以自持。她动用了贝尼·杰瑟里特最深奥的训练，这才平复乱成一团的心跳和呼吸。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胸口有火苗四窜。

监视女人的特殊任务，他们总是要艾达荷去做！

她瞟了岳一眼，医师低下头。

「这件事你知道？」她质问道。

「我……听到传闻，女士。但我不想增加您的负担。」

「哈瓦特！」她厉声说道，「我要杜菲·哈瓦特立刻来见我！」

「可是，女士……」

「立刻！」

一定是哈瓦特。她想，这么无稽的怀疑，如果是别人提出的，不会有人放在心上。

艾达荷摇摇头，嘟哝着说：「真见鬼的糟透了。」

杰西卡低头看看手里的杯子，突然一扬手，将咖啡泼到艾达荷脸上。「把他关到东翼的客房里。」她命令着，「让他在那里睡一觉，清醒清醒。」

两名侍卫忿忿看着她，其中一人大着胆子说：「或许我们应该带他到别的地方，女士。我们可以……」

「这就是他该待的地方！」杰西卡咬牙切齿道，「他在这里还有任务要执行。」语气流露出一丝苦涩，「监视女人，他不是很厉害吗？」

侍卫咽下嘴边的话。

「你们知道公爵去哪里了吗？」她询问道。

「他在指挥所，女士。」

「哈瓦特跟他在一起吗？」

「哈瓦特在城里，女士。」

「你们马上去把哈瓦特带来见我，」杰西卡说，「我在起居室等他。」

「可是，女士……」

「如果有必要，我会通知公爵。」她说，「但我希望不必这么做。我不想为这事打扰他。」

「是，女士。」

杰西卡将空杯子塞回梅帕丝手里，看到她那双蓝中透蓝的眼睛里疑惑重重，于是说道：「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梅帕丝。」

「您确定今晚不再需要我了？」

杰西卡冷笑道：「我确定。」

「也许，这件事可以明天再处理，」岳说，「我可以给你镇静剂……」

「回你自己的房间，让我自己处理这件事。」杰西卡拍拍他的手臂，尽量不让自己的命令显得太强硬，「这是唯一的办法。」

她猛地一转身，高高扬起头，阔步穿过大厅，走向自己的房间。冰冷的墙……过道……熟悉的门。她一把拉开门，大步走进去，砰地一声把门关上，站在那里，愤怒地瞪着起居室那扇因屏蔽场而变得影影绰绰的窗户。哈瓦特！他会不会就是哈克南人收买的内奸？我们等着瞧。

杰西卡走到铺有施拉格狮皮的老式扶手椅前，把椅子挪到正对房门的位置。她突然异常清晰地意识到腿上那把刀鞘里的晶刃匕。她解下刀鞘，绑在手臂上，甩了几下，看会不会掉下来。然后再次环顾四周，把里里外外每一处摆设都印在脑海中，以备不时之需。墙角的躺椅，沿墙摆开的一排直背椅，两张矮几，通向卧室的门边靠着她的齐特琴。

悬浮灯发出淡淡的玫瑰色亮光，她将灯光调暗，坐进扶手椅里，拍了拍椅背。她很欣赏这把椅子的端凝稳重，正适合这种场合。

现在，放马过来吧。她想，该怎样就怎样。她以贝尼·杰瑟里特的作风等待着，养精蓄锐。

敲门声响起，比她预计的还要早。哈瓦特在她应允后走了进来。

她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盯着哈瓦特，从他亢奋的举止看得出他刚服用抗疲劳药物，但也同时看出他掩盖的疲倦。他那混浊的老迈双眼

闪动着光芒，苍老的皮肤在灯光下微微泛黄，持刀的右臂衣袖上有湿漉漉的污渍。

杰西卡嗅到血腥味。

她指着一把直背椅，说：「把那把椅子拿过来，坐在我对面。」

哈瓦特欠了欠身，照做了。那个烂醉蠢笨的艾达荷！他心里暗骂道，打量杰西卡的脸，心里盘算着该怎样挽回局面。

「我们之间的隔阂，早就该清一清了。」杰西卡说。

「出了什么事，女士？」哈瓦特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

「别装了！」她厉声说，「就算岳没有说我为什么要召见你，你安插在我家中的密探也跟你汇报过了。我们至少可以对彼此开诚布公吧。」

「遵命，女士。」

「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她说，「你现在是哈克南奸细吗？」

哈瓦特猛地从椅子上挺起半个身子，脸色一沉，质问道：「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坐下。」她说，「你正是这样侮辱我的。」

他慢慢坐回到椅子上。

杰西卡仔细打量面前这张熟悉的脸，深深松了一口气：不是哈瓦特。

「现在我知道了，你仍然忠于公爵。」她说，「因此，我准备原谅你对我的羞辱。」

「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吗？」

杰西卡眉头一皱，心想：我该打出王牌来吗？需要告诉他我已经怀孕好几周，肚子里有公爵的女儿吗？不……连雷托自己都不知道，这只会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复杂，而现在正需要他把所有心思放在我们的生存上。不，还不到打这张牌的时候。

「找个真言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她说，「可我们没有高等学会认证的真言师。」

「是啊，如您所说，我们没有真言师。」

「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内奸？」她问，「我认真调查过我们的人。会是谁呢？不会是哥尼，当然也不是邓肯。他们手下的军官级别都太低

了，用不着考虑。不是你杜菲，也不可能是保罗。我知道不是我。那么，是岳医师？要不要叫他到这里来，考验一下？」

「您也知道，这完全没有必要。」哈瓦特说，「他在高等学院受过心理制约。这一点我可以确定。」

「更何况，他妻子是个贝尼·杰瑟里特，死在哈克南人手上。」杰西卡说。

「原来她是这么死的。」哈瓦特说。

「他一提到哈克南，就恨得咬牙切齿，你听不出来吗？」

「您也知道，我没有这种耳力。」

「那么，是什么使我遭到这么卑劣的怀疑？」她问。

哈瓦特皱眉道：「女士，您这么说，我很为难。我首先必须效忠公爵。」

「正因为你忠于公爵，我才准备要原谅你。」她说。

「可我还是要问：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吗？」

「看样子，现在是陷入僵局了？」她问。

他耸耸肩。

「那好，我们先聊点别的。」她说，「邓肯·艾达荷是可敬的战士，在防卫和监视方面能力超群。可今晚，他喝多了一种叫香料啤酒的东西，醉到神智不清。有报告说，我们有不少人迷上这种调和酒。这是真的吗？」

「您有您自己的情报来源，女士。」

「那是自然。你看不出这种醉酒是一个征兆吗，杜菲？」

「您这是在打哑谜。」

「那就运用你的晶算师技能分析一下！」她厉声道，「邓肯和其他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可以用四个字回答：他们没家。」

哈瓦特用力踏了一下地板：「厄拉科斯，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厄拉科斯是个未知世界！卡拉丹曾经是他们的家，但我们切断了他们的根。他们现在没有家了。他们害怕公爵会战败。」

哈瓦特变得强硬：「要是别人讲出这种话来，就会——」

「噢，得了，杜菲。医师要是正确诊断病情，就要被人扣上失败主义或不忠的帽子吗？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治好病。」

「这类事务，公爵一向让我负责。」

「可你明白，我对这种病的发展有种出于本能的忧虑。」她说，「或许你也承认，在这方面我还算有些能耐。」

我该给他当头棒喝吗？她揣测，他需要醒一醒，这样才能跳脱例行思维。

「对于你的忧虑，可以有许多种解释。」哈瓦特耸耸肩说。

「这么说，你已经认定我有罪了？」

「当然不是，女士。可我不能让敌人有机可乘。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

「但是，我儿子的性命就在这栋房子里受到了威胁，你居然没查出来。」她说，「到底是谁有机可乘了？」

他的脸色一沉：「我已经向公爵递过辞呈了。」

「你向我……或保罗，递过辞呈吗？」

他的愤怒再也压不住，呼吸变得急促，鼻翼翕动，两眼直直瞪着她。杰西卡看到他的太阳穴上青筋直跳。

「我是公爵的人，我……」后半句话他吞了下去。

「没有内奸，」她说，「威胁来自其他地方，也许跟雷射枪有关。也许，他们冒险藏了一些雷射武器，装上定时装置，瞄准住宅屏蔽场。他们也有可能……」

「雷射若撞上住宅屏蔽场，威力可不小。爆炸之后，谁还分得清是不是原子弹造成的？要知道，原子弹可是违禁武器。」他反问道，「不，女士。他们不会冒险做这种违法的事，辐射会残留很长时间，证据难以消除。不，他们会遵守大多数规矩。一定是有内奸。」

「你是公爵的人，」她冷笑道，「你会为了救他而毁了他吗？」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如果您是无辜的，我自会向您负荆请罪。」

「看看你，杜菲。」她说，「人要待在适合的地方，才能过得最好，每个人都必须清楚自己在大局中的位置。毁掉这个位置，就意味着毁掉了这个人。杜菲，在所有爱戴公爵的人之中，你我两人的位置最能毁掉其他人的位置。难道我就不能在公爵耳边抹黑你吗？杜菲，这类耳语，什么时候说最有效果？我还需要说得更清楚吗？」

「您威胁我？」他低声喝道。

「说实话，没有。我只不过向你指出，有人企图挑拨离间，让我们自乱阵脚。这一招很聪明，也很恶毒。我建议要整顿一下我们的内部秩序，不要让敌人有机可乘。」

「您是在谴责我暗地里散布毫无根据的猜疑？」

「毫无根据，是的。」

「你打算以牙还牙吗？」

「杜菲，你的生活就是跟各种耳语纠缠，但我不是。」

「那你是质疑我的能力了？」

她叹了一口气说：「杜菲，我希望你检查一下，你在这件事情上有多少非理性的判断。人类自然是不讲逻辑的动物，你把逻辑运用到一切事务中，这并不自然，只是因为相当有用，这种做法才不得不延续下来。你是晶算师，逻辑思维的化身。你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完全置身事外，从各个角度翻来覆去查验问题。」

「您是在教我怎么做好我的工作吗？」他用毫不掩饰的轻蔑的口气道。

「一切身外之事，你都能充分运用你的逻辑。」她说，「但人类的特性是，一旦遇到个人问题，越是涉及个人，也就越难保持超脱，运用逻辑去审视。我们常会在原地打转，责怪一切，却无法面对埋在深处、真正折磨着我们的症结。」

「你是有意要一步步摧毁我的信心，让我不信任自己的晶算师功能。」他干巴巴道，「要是我发现有人企图用这种方式破坏我们部队里的任何武器，我会毫不犹豫地揭发他、除掉他。」

她说：「最优秀的晶算师，都会健康面对自己算式中的误差因子。」

「我也向来这么说。」

「那请你认真思考我们两人都已经看到的症状：酗酒、争执，人们交头接耳，四处散播厄拉科斯的各种谣传，忽略最简单的——」

「闲得无聊罢了，没什么。」他说，「不要装神弄鬼，试图让我分心。」

她凝视他，想着公爵的人在军营里互相吐苦水，你简直能闻到电

流，就像烧焦的绝缘体。他们正在变成传说中前宇航时期的人，那些迷失在太空里的行星搜索者，「太空漂泊者」—厌倦了手里的枪，永远在搜寻，永远在准备，永远没准备好。

「为公爵效力时，为什么你从不充分运用我的贝尼·杰瑟里特能力？」她问，「是害怕地位不保吗？」

他怒视杰西卡，两眼冒火：「我知道她们传授给贝尼·杰瑟里特……」他突然住口，蹙着眉头。

「接着说，说出来，」她说，「贝尼·杰瑟里特女巫。」

「我知道她们给过你一些真的训练，」他说，「我从保罗身上看出来了。虽然你们学校一向宣扬『只为献身而存在』，但这糊弄不了我。」

杰西卡想：要想敲醒他，下手就必须狠，反正他几乎准备好了。

「开会时，我一发言，你总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她说，「可是你很少听取我的建言，为什么？」

「我不信任你们贝尼·杰瑟里特，你们动机不纯。」他说，「你或许以为自己可以看穿一个人，以为能让别人言听计从……」

「你这可悲的傻瓜，杜菲！」她怒斥道。

他皱起眉头，坐回椅子上。

「不管你听到什么有关我们学校的谣言，」她继续说，「都离事实很远。若我真想毁了公爵……或是你，或任何我身边的人，你都无法阻止我。」

她心中暗想：为什么我会让傲慢控制住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受到的训练可不是教我这么做。我不该用这种方式打击他。

哈瓦特一只手滑到上衣下方，那里藏着一个微型毒镖发射器。她没有屏蔽场。他想，这只不过是她在自夸吗？我现在就能除掉她……可，嗯，要是我错了，后果……

杰西卡发现了他伸手的动作，说道：「希望你我之间永远无需向对方出手。」

「非常好的愿望。」哈瓦特表示同意。

「但现在，我们之间出现了猜忌。」她说，「我必须再问你一遍：如果我跟你说，哈克南人布下疑云，要我们相互攻击，这个解释是不是

更合理？」

「看来我们又回到刚才的僵局了。」哈瓦特说。

她叹了口气，心想：他几乎就要准备好了。

「在人民心目中，公爵和我是父亲和母亲的代表，」她说，「这个地位—」

「公爵并没有娶你为妻。」

她力持镇定，心想：有力的还击，这一拳。

「但只要我还活着，他就不会娶任何其他人。」她说，「正如我刚才所说，公爵和我是代表。为了扰乱、分裂我们，使我们大乱—哈克南人会最想朝谁下手？」

他听出她这番话的意图，沉下脸来，皱起了眉头。

「公爵？」她说，「确实是相当诱人的目标，但除了保罗，没人比他受到更严密的保护。我？当然也很诱人，但他们心知肚明，贝尼·杰瑟里特不是好惹的。因此，他们找到一个更好的目标，这个人的职责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盲点，猜忌对这个人来说就跟呼吸一样自然，他的一生都创建在含沙射影和装神弄鬼上。这人就是—」她突然伸出右手，指着他说：「你！」

哈瓦特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没让你动，杜菲！」她大喝一声。

老晶算师几乎是跌回椅子上，肌肉不由自主立即服从了。

她微微一笑，却毫无笑意。

「现在你见识到学校传授给我们的真正本领了。」她说。

哈瓦特嗓子发干，想要咽口唾沫。她的指令既高高在上又专横霸气，语调和仪态都让他无从抵御，还来不及想，身体就已遵命行事。这种反应无从预防—无论是逻辑还是激烈的愤怒……都没有作用。要这样切中要害，她必须要对那个人有最敏锐、深切的了解。这种程度的控制，是哈瓦特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跟你说过，我们应该互相了解。」她说，「我指的是，你应该了解我，因为我已经了解你。现在我告诉你，在我这里，你对公爵的忠诚是你唯一的安全保障。」

他瞪着杰西卡，舌头舔了舔嘴唇。

「如果我想要个傀儡，公爵早就娶我了。」她说，「他甚至会以为，那是他自己的意志，不受任何人影响。」

哈瓦特低下头，透过稀疏的睫毛往上看。他用尽全力才控制住自己不要叫卫兵。控制……还有猜疑，这女人可能都不会允许。他毛骨悚然，皮肤还记得刚才受制于人的感受。在他迟疑的那一瞬，她完全可以拿出武器，杀死他。

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个盲点吗？哈瓦特想，别人可以利用这一点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还来不及抵抗，就乖乖听命？这念头使他震惊。有谁能阻止拥有这种力量的人？

「你刚才看到了贝尼·杰瑟里特手套下的铁拳。」杰西卡说，「很少有人见到后还能活下来。但对我们来说，刚才那不过是小试牛刀。你还没见识到我全部的本领。想想吧！」

「那你为什么不当面摧毁公爵的敌人？」他问。

「你要我摧毁什么？」她问，「你想让我把公爵变成懦夫，要他永远依靠我吗？」

「可是，你有这样的威力……」

「威力是柄双刃剑，杜菲。」她说，「你以为，她可以轻易将人变成一支利器，直插敌人的要害。不错，杜菲，我甚至可以插入你的要害。但是，结果会怎样？只要有够多的贝尼·杰瑟里特这么做，所有贝尼·杰瑟里特都会成为众矢之的。我们不想有这样的结果，杜菲。我们不想毁了自己。」她点点头，「我们确实只为献身而存在。」

「我无法回答你，」他说，「你知道我回答不了。」

「这里发生的一切，不能向任何人提起，」她说，「我了解你，杜菲。」

「女士……」老人又努力咽下一口唾沫。

他想：是的，她的确拥有超凡的能力。但这就能保证她不会成为哈克南人更可怕的工具吗？

「公爵的朋友毁掉他的速度，会跟他的敌人一样快。」她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查清并打消你的疑虑。」

「如果能证明我的疑虑纯属无稽的话。」他说。

「如果？」她讥讽地说。

「如果。」

「你很固执。」她又说。

「只是谨慎，」他说，「而且能察觉任何误差因子。」

「那么，我要向你指出另一个问题：当你站在某人面前，无计可施之时，这人手里拿着刀，刀尖直指你的咽喉，但他没有杀你，反而放了你，而且还把刀也给你了，让你想怎样就怎样。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背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杜菲。」

老晶算师站起身来，顿了顿，慢慢将手伸向束腰外衣下面的致命武器。他想起了斗牛场和公爵的父亲（不管有什么缺点，老公爵都是英勇的人），还有很久以前的那场斗牛赛：那头黑色巨兽站在那里，头朝下，无法移动，一脸迷惑。公爵转身背向牛角，火焰般的大红披风挂在他的手臂上，看台上响起雷鸣般的欢呼。

我就是那头黑牛，而她则是斗牛士。哈瓦特想。他将手从武器上移开，瞄了一眼空着的手心上晶亮的汗渍。

他明白，最后真相大白后，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永远不会忘记眼前这一刻，也不会丧失对杰西卡女士的无比敬意。

他默默转身离开房间。

一直紧盯着玻璃窗上影子的杰西卡垂下眼帘，转过身，看着紧闭的房门。

「现在，有人总算可以好好地作战了。」她喃喃地说。

与梦境角力？
与暗影争斗？
抑或在睡梦中翻扭？
时间悄悄逃溜，
生命被偷。
为琐事所羁绊的你，
不过是你愚行的徒囚。

—献给詹米斯的挽歌，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之歌》



雷托站在门厅里，借着一盏悬浮灯读着一张字条。还有数小时才破晓，而他正浑身疲惫。他刚从指挥所回来，一个弗瑞曼信使就把这张字条送到外面侍卫的手里。

字条上说：「日间一缕烟，入夜一炷火。」

没有签名。

「这是什么意思？」他寻思道。

信使没等回复就走了，公爵自然来不及问些什么。他就像一缕暗幢幢的影子，无声无息融入了夜色之中。

雷托把字条塞进束腰外衣的口袋，打算之后拿给哈瓦特看。他拨开前额一缕汗湿的头发，轻轻叹了口气。抗疲劳药的药效已渐渐耗尽。上次晚宴过后，他已经整整两天没闭眼。上次躺在床上更是晚宴之前很久的事。

除了军事要务以外，还有一件与哈瓦特有关的事非常令人不安：据称，杰西卡私下召见了他。

我应该让杰西卡知道吗？他忖度道。没有必要再这样遮遮掩掩了。或着，还是要先保密？

那个该死的邓肯·艾达荷！

他摇摇头。不，不怪邓肯。是我的错，我不该从一开始就瞒着杰西卡。我必须现在就跟她坦白，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这个决定使他好受了些，他匆匆离开门厅，穿过大厅，沿着走廊朝私宅区走去。

走廊在转弯处一分为二，其中一条通往仆人的休息区，一阵奇怪的呻吟从那边传来，公爵不由得停下脚步，左手按在屏蔽场的开关上，右手拔出刺剑。那奇怪的声音使他浑身一颤，但有利剑在手，他稍感安心。

他轻轻穿过走廊，一边暗骂这里昏暗的灯光。每隔八公尺才有一盏最小的悬浮灯，灯光还调到最暗。黑黝黝的石墙吞没了灯光。

前方灯光不及之处，地板上有一团晦暗的影子。

雷托顿了顿，差点要打开屏蔽场，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那会妨碍行动和听觉……另外，那批缴获的雷射枪令他如芒刺在背。

他悄悄走向那一团灰影，认出那是个人，脸朝下趴在石板上。他手持利剑，用脚把那人翻过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凑近察看。是走私贩杜埃克。他的胸口有一大片血渍，死不瞑目地盯着空荡荡的黑暗深处。雷托摸摸那片血渍—还是温热的。

这个人为什么会死在这里？雷托寻思道，是谁杀了他？

呻吟声更大了，从前方通往中央控制室的侧向通道传来，那间屋子里安装着整幢住屋的主屏蔽场发动机。

公爵一手握剑，一手放在屏蔽场开关上，绕过尸体，悄悄走过通道，朝屏蔽场控制室觑探。

前方几步外又有一团灰色的东西摊在地板上，他一眼看出，声音正从那里发出。那团影子缓慢而艰难地朝公爵爬过来，喘着粗气，含糊低语。

公爵心中一凛，勉强压下惧意，快步穿过通道，在那个爬动的身影旁蹲下。是梅帕丝，弗瑞曼管家。她的头发披散在脸上，衣衫不整，背后有一大团血渍正从背上慢慢渗到身侧。他拍拍她的肩，她用双肘撑起身子，侧着头斜斜望着他，空空的眼神已经涣散了。

「您，」她喘着气说，「杀了……侍卫……派……找到……杜埃

克……逃……女士……您……您……这里……不……」她仆倒在地，头啪的一声撞到地上。

雷托摸摸她的太阳穴，已经没有脉搏了。他看着梅帕丝背后的血渍，有人从背后捅了她一刀，会是谁呢？他的大脑急转。她的意思是有人杀了侍卫吗？而杜埃克……是杰西卡派人去找他的？为什么？

雷托站起身来，就在这时，第六感向他发出警报，雷托急忙伸手去按屏蔽场开关━太迟了。重重的一击将他的手震开了，他感到一阵痛楚，低头看时，发现有支镖射入衣袖，麻木感从手臂开始向全身蔓延。他艰难地抬起头，朝通道尽头望去。

岳站在控制房敞开的大门，门上方一盏稍亮的悬浮灯将他的脸映成黄色。他身后一片寂静━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声。

岳！雷托想，他破坏了主屏蔽场发动机！我们门户大开了！

岳开始朝公爵走过来，一边将镖枪放入衣袋中。

雷托发觉自己还可以说话，喘息着问：「岳！你怎么会？」麻木感已经传到他的腿部，他滑倒在地，背靠石墙坐在那里。

岳弯下腰，一脸哀伤，伸手摸了摸公爵的前额。公爵能感觉到他的触摸，但那种感觉似乎很遥远……很迟钝。

「镖上涂的麻药是精心特制的，」岳说，「你可以说话，但我建议你别那么做。」他朝大厅方向瞥了一眼，转身从公爵身上拔下毒镖，扔到一旁。镖掉在石板上，发出卡嗒一声。公爵只觉得这声音十分遥远、微弱。

不可能是岳，雷托想。他受过心理制约。

「怎么会呢？」雷托轻声问道。

「对不起，亲爱的公爵。我身不由己。」他摸摸前额的菱形刺青，「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居然能战胜火炼良知━但我想要杀一个人，是的，我真的想要杀死他，什么都不能阻止我。」

他又低头看看公爵：「哦，不是您，我亲爱的公爵，是哈克南男爵，我想要杀死男爵。」

「男……哈……」

「别出声，拜托，我可怜的公爵。您的时间不多了。还记得您以前在纳卡跌伤那一回吗？我给您装过一颗假牙━那颗牙必须换掉。等一

下，我会让您失去知觉，然后换掉那颗牙。」他张开手，看着手心里的什么东西，继续说道：「这是您那颗假牙的复制品，内部做得跟牙神经一模一样，能逃过普通探测器的检查，就算是快速扫描仪也不怕。但如果您使劲咬，牙冠表面就会碎掉，然后只要您使劲呼气，您周围的空气里就会充满毒气——最致命的毒气。」

雷托抬头瞪着岳，发觉他眼中充满了疯狂，汗水顺着他的脸和下颌往下淌。

「可怜的公爵，反正您难逃一死。」岳说，「但您死前有机会接近男爵。他一定会相信您已经被药麻倒，再也无力袭击他。您会被注射麻药，然后捆起来。但攻击的形式无奇不有，防不胜防。您一定要记住那颗牙，雷托·厄崔迪公爵，记住那颗牙，一定要记住。」

老医师越靠越近，他的脸和脸上垂下的短髭挡住了雷托的视线。

「那颗牙——」岳喃喃地说。

「为什么？」公爵轻声问道。

岳单膝跪在公爵身边。「我跟男爵做了一笔魔鬼交易，我必须确认他履行了承诺，见到他之后，我就能知道。但两手空空，我永远也别想见到他。而您就是我的赎金，可怜的公爵。等我见到他，我就知道了。我可怜的万娜教会我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在巨大压力下判定事情的真伪。我不是每次都能做得很好，但只要见到男爵——到那时，我一定会知道。」

雷托努力想低头看看岳手上的那颗牙，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像场噩梦——不可能发生的噩梦。

岳的脸部扭曲，紫红的嘴唇痛苦地上扬。「男爵不会让我太靠近他的，不然我会自己来。不，我会被挡开。而您……啊，现在！您，您就是我美妙的武器！他一定会让您靠近他身边——为了嘲弄您，在您面前自夸。」

雷托像中了催眠术一般盯着岳下颚左边的一块肌肉，看着这块肌肉在岳说话时扭动着。

岳更加靠近，「至于您，我的好公爵，我珍贵的公爵，您必须记住这颗牙。」他把那颗牙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这是您最后仅有的机会了。」

公爵无声地动了动嘴，片刻后才发出声音：「拒绝。」

「啊，不！您一定不会拒绝。因为，您若肯帮我这个小忙，作为回报，我会救出您的儿子和女人。除了我，谁都办不到。我可以送他们去一个哈克南人找不到的地方。」

「怎么……救……他们？」公爵轻声地问。

「让人以为他们死了。然后，把他们藏在弗瑞曼人那边，弗瑞曼人跟哈克南人不共载天，他们甚至会烧掉哈克南人坐过的椅子，把盐撒在哈克南人走过的路上。」他摸摸公爵的下颔说，「您的下颔还有感觉吗？」

公爵发觉自己已经无法回答了。他隐隐感到有人在扯他，看见岳正伸手拔他的公爵印戒。

「给保罗。」岳说，「等一下您就会失去知觉。再见，我可怜的公爵。下次再见时，就没时间聊天了。」

一种遥远的清凉感漫过公爵的下颔，渐渐泛上他的脸颊。昏暗的走廊缩小了，聚成一个小点，凝固在岳紫色的双唇上。

「记住这颗牙！」岳用气音说道，「这颗牙！」

19

应该有一门研究不满情绪的学科。人们需要困苦和压迫来磨砺心志。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语录》



杰西卡在黑暗中醒来，周围的死寂给她不祥的预感。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昏沉、迟钝。恐惧沿着神经刮擦。她想坐起来开灯，却动弹不得，口中有股……怪异感。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沉闷的敲击声在四周回荡，黑暗中听不清来自何方。就在附近。

一片空白，只有时间像针刺一样簌簌移动。

她开始感受自己的身体，发觉手腕和脚踝都被束缚起来，口中塞着东西。手被绑在背后，她侧身躺着，试着拉了拉绳索，意识到那是克锐荄尔纤维制成，越使劲挣脱，就绑得越紧。

现在，她想起来了。

就在她的卧室里，有人在漆黑中将一块潮湿、刺鼻的东西捂在她脸上，塞入她口中，然后用手按住她。当时她喘了一口气—往肺里吸了一大口—湿布上是麻醉剂的味道。然后她失去知觉，沉入令人惴惴的黑暗中。

终于来了。她想，哈瓦特是对的。要制伏贝尼·杰瑟里特何其容易，只需一名叛徒就够了。

她强压下挣脱绳索的冲动。

这不是我的卧室，她想。他们把我带到别的地方了。

慢慢地，她恢复了镇定。

她嗅到自己身上散发一股污浊的汗味，混合着恐惧的气息。

保罗在哪里？她问自己，我儿子—他们把他怎么了？

镇定。

她用古法调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但恐惧仍旧挥之不去。

雷托？你在哪里，雷托？

她感到周围不再那么黑了，看得见一些影子。层次渐渐分明，刺激着她的视觉神经。白色，那是门下缝隙透出的光。

我躺在地上。

通过地板的震动，她能感觉到有人在附近走动。

杰西卡强压下内心的恐惧。我必须镇定，保持警觉，做好准备。也许我只有一次机会。她再次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乱撞的心跳慢慢平复了，她开始往回算，我昏迷了一小时。她闭上眼，凝神倾听逐渐走近的脚步声。

四个人。

她算出不同的脚步声。

我必须装成昏迷的样子。于是她在冰冷的地板上全身放松，试试身体能不能动，开门声随即响起，一道亮光照在她的眼皮上。

脚步声越走越近，有人停在她面前。

「你醒了，」低沉的男低音道，「别装了。」

她睁开眼。

站在她面前的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她认出这是保罗睡过的那个小房间，保罗的小卧榻就靠在一边，床是空的。士兵拿来几盏悬浮灯，放在房门两侧。门厅的亮光从敞开的门口照进来，刺激着她的眼睛。

她抬头望向男爵。他披着一件黄色斗篷，盖住支撑着他的移动式悬浮器，蜘蛛般的黑眼睛下方是两团肥嘟嘟的肉。

「这麻药是算好时间的，」他低声说道，「我们知道你会在那哪一分钟醒过来。」

这怎么可能？她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我的精确体重，我新陈代谢的速度，我的……岳！

「真遗憾，你的嘴还必须塞住。」男爵说，「本来，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的。」

只有岳办得到。她想：怎么会？

男爵瞥了一眼身后的门说：「进来，彼得。」

来人站在男爵身旁，杰西卡以前从未见过他，但那张脸却很熟悉——这人是彼得·德·弗立斯，男爵的晶算师刺客。她仔细观察着彼得——鹰脸，墨蓝色的眼睛表明他是厄拉科斯人，可他的动作和站姿却透露这人并不是原住民。而且，他的皮肤也过于润泽。高个子，身材瘦削，莫名有股雌雄难辨。

「我亲爱的杰西卡女士，很遗憾我们还不能畅谈。」男爵说，「不过，我知道你的能力。」他瞟了一眼彼得，「对吗，彼得？」

「是的，正如您所说，男爵。」他答道。

这个男高音使杰西卡一阵背嵴发凉。她还从未听过如此令人发憷的声音。对受过训练的贝尼·杰瑟里特而言，这声音无异于大声宣告着：杀手！

「我要给彼得一个意外，」男爵说，「他以为自己是来这里领战利品的——也就是你，杰西卡女士。但我想证实，他并不是真的想得到你。」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男爵？」彼得问，脸上露出了微笑。

看到这个微笑，杰西卡不解男爵为何没有跳起来防备。但她随即省悟：男爵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并不理解这个微笑的含意。

「在许多方面，彼得都很天真。」男爵说，「他不愿意承认你有多么危险，杰西卡女士。我真想让他见识一下，但冒那样的险未免也太过愚蠢。」男爵对彼得笑笑，此时彼得的脸已戴上恭候的面具。「我知道彼得想要什么。他想要权力。」

「你答应过我可以得到她。」彼得说，那男高音已经不再是冰冷冷的无动于衷。

从声音中，杰西卡听出来他的意图，不由得心中一寒，想道：男爵怎么把晶算师养成这样一头畜生？

「我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彼得。」男爵说。

「什么选择？」

男爵举起胖胖的手指打了个响指：「带上这个女人，逃离帝国。或者，拥有厄拉科斯上厄崔迪氏族的公爵封邑，以我的名义统治这里。」

杰西卡看到男爵的蜘蛛眼研究着彼得。

「除了没有头衔，你可以成为这里的公爵。」男爵说。

这么说，我的雷托死了吗？杰西卡暗问道。她感到自己内心有某个角落在默默啜泣。

男爵仍在留意他的晶算师：「彼得，你很清楚，你之所以想得到她，无非因为她是公爵的女人，是权力的象征──漂亮，能干，受过精心训练，很称职。但现在我们说的是整个公爵封邑，彼得！这可比权力象征要好得多，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有了它，你可以有许许多多女人……还有更多。」

「你不是在跟彼得开玩笑吧？」

在悬浮器的帮助下，男爵像跳舞一样轻盈转身，答道：「玩笑？我？记住──我放弃了那个男孩。你也听过那个叛徒的报告，那小子所受的训练可不简单。他们都一样，这个母亲和她的儿子──都很致命。」男爵微笑起来，「现在我得走了。我特地为这一刻安排了一名士兵，等一下就会叫他进来。他是个聋子。他的任务就是送你踏上流亡的旅程。如果他发现这女人控制了你，就会马上出手制伏她。在你们离开厄拉科斯之前，他不会允许你拔出她嘴里的东西。当然，如果你选择留下来……那他就另有任务了。」

「你不用走，」彼得说，「我选好了。」

「啊哈！」男爵大笑起来，「这么快就做出决定了，那只有一种可能。」

「我要公爵封邑。」

杰西卡心想：彼得不知道男爵在撒谎吗？不过，他又怎么会知道？他只是畸形的晶算师。

男爵低头俯视杰西卡：「我这么了解彼得，这不是很棒吗？我跟我的护卫长打过赌，他一定会选择公爵封邑。哈！那么，我这就走了。这样再好不过，啊哈，好极了！你要明白，杰西卡女士，我跟你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形势所需而已。现在这样真是再好也不过。是的，我并没有真的下令除掉你。以后等别人问起我，我就可以耸耸肩，实话实说。」

「那么，你把这件事交给我了？」彼得问。

「我派来的士兵会听你指挥。」男爵说，「随便你怎么处置她吧。」他盯着彼得，「是的，我的手在这里滴血未沾。全是你的决定。对，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想怎么干都行，但必须先等我离开。是了，嗯……啊。对，对，很好。」

他害怕真言师的质询。杰西卡想，谁呢？哦，哦，是圣母盖乌斯·海伦，当然！如果他知道自己必须面对圣母的质询，那就是说，皇帝必定跟此事有关。啊，我可怜的雷托！

男爵瞥了杰西卡最后一眼，转身走出房门。她的目光紧跟着他，心想：正如圣母所警告的那样——对手太强大了。

两名哈克南士兵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脸上有疤的士兵，拔出雷射枪守在门口。

他就是那个聋子，杰西卡想。她仔细观察着那张疤脸，男爵知道我能用魅音控制人，特地派了个聋子来。

疤脸看着彼得问：「我们已经把那男孩放在外边的担架上了。您有什么吩咐？」

彼得对杰西卡说：「我原本考虑用你的儿子胁迫你，但现在，我觉得那没什么用。我让感情蒙蔽了理智，对晶算师来说，可不是好现象。」他看了一眼先进来的两名士兵，转过身，让那聋子可以读唇语，「那个叛徒建议把那男孩弄到沙漠里去，我看，干脆把两人都扔到那里。他的计划不错，沙虫会毁掉所有证物。绝不能让人发现他们的尸体。」

「您不想亲自动手吗？」疤脸问。

他会读唇语。杰西卡想。

「我还是效法男爵吧。」彼得说，「把他们扔到那个叛徒所说的地方去。」

杰西卡听出彼得声音中的紧绷，那是晶算师在竭力控制语调。她想：嗯，他也害怕真言师。

彼得耸耸肩，转身走出门。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杰西卡以为他会转身再看她最后一眼，但他终究没有回头，就那么走了。

「我说，今晚干下这种事，我可不敢想像日后还要面对真言师。」

「你一辈子都不大可能见到那老巫婆的。」另一名士兵说着，走到

杰西卡面前，俯身看着她说：「站在这里瞎聊，任务也不会自己完成。抬她的腿，然后—」

「为什么不在这里除掉他们？」疤脸问。

「不想弄得满手血。」前面那名士兵说，「除非你想勒死他们。我嘛，喜欢直截了当。就照那个叛徒说的，把他们扔到沙漠，砍上几刀，然后留给沙虫去收拾吧，这样就一干二净了。」

「噢……好吧。我想，你说得对。」疤脸说。

杰西卡侧耳倾听，细细观察，默记一切。但她口中塞着东西，无法运用魅音，何况还得考虑那个聋子。

疤脸把雷射枪塞回到枪套，抓起她的脚，像抬米袋那样抬着她出门，扔在一个附有束缚带的悬浮担架上，将她转了一下，在担架上放好。这时，杰西卡看到了另一张脸—保罗！他也被捆着，但嘴没被塞住。他的脸离她不到十公分，双眼紧闭，呼吸平稳。

他被迷昏了吗？杰西卡寻思道。

士兵抬起担架，保罗的眼睛睁开一道缝，偷偷望向杰西卡。

千万不要用魅音！杰西卡祈祷着，小心那个聋子士兵！

保罗的眼睛闭上。

他一直在练意念呼吸法，让自己镇静下来，倾听敌人的谈话。那聋子是个大麻烦，但保罗努力不让自己绝望。

保罗又忍不住悄悄看了一眼母亲的脸—她似乎没有受伤，只是嘴被堵住了。

他琢磨着是谁抓住她的。他自己被抓的过程平淡无奇：临睡前吃了岳给的药丸，醒来后就已经被绑在这具担架上。也许，她也是一样。按推断，叛徒是岳，但他暂不下最后定论。这没有道理—苏克的医师怎么可能叛变？

担架稍稍倾斜了一下，哈克南士兵将两人从门口推了出去，来到满天星斗的夜空下。担架的浮筒在门口蹭了一下，然后是脚踩在沙地上的嚓嚓声。一架扑翼机的机翼在他们上方大张，遮住了点点繁星。担架下降，落在地上。

保罗眨了眨眼睛，适应户外微弱的光线。他看见聋子士兵打开机舱门，头伸入黑乎乎的绿色机舱，瞥了一眼亮闪闪的仪表。

「这就是给我们用的扑翼机？」他转身看着同伴的嘴唇。

「对。那个叛徒说，这架飞机已经修好，可以在沙漠上执行任务。」另一个士兵答道。

疤脸点点头：「但这是他们的那种小型扑翼机，把他俩往里一塞，就只能再载两个人了。」

「两个就够了。」一个担架兵凑近聋子，嘴唇对着他说，「克奈特，从现在开始，由我们两人来负责就行了。」

「男爵告诉我，一定要亲眼看到他们被解决掉。」疤脸说。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另一名士兵问。

「她可是贝尼·杰瑟里特女巫，」疤脸说，「会妖法。」

「啊哈……」第一个担架兵用拳头在他耳边比划了一下，「你是说，他们中有一个是女巫，嗯？懂你的意思。」

站在他后方的士兵轻蔑道：「等一下她就变成沙虫的大餐了。我不觉得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对着那些个大沙虫也能使出什么妖法来。对吗，齐戈？」

「没错。」对方回答，转身走回杰西卡身边，抬起她的肩膀，「来吧，克奈特。你想亲眼看看他俩的结局，就跟着一起来吧。」

「谢谢你的邀请，齐戈。」疤脸说。

杰西卡感到自己被抬了起来，机翼的影子在星光下忽闪。她被推进机舱后座，士兵检查过绑她的克锐荟尔绳后，又将她捆在座位上。保罗被塞在她身旁，也绑得很牢，但她发现那只是普通的绳子。

疤脸，那个名叫克奈特的聋子坐在前座，名叫齐戈的担架兵绕了一圈，最后选了剩下的那个前座。

克奈特关好机舱门，弯腰拉起操纵杆，扑翼机在一片尘土飞扬中离开了地面，朝南方的大盾壁飞去。齐戈敲敲同伴的肩膀说：「你怎么不转身去监视他们俩？」

「所以你知道路线？」克奈特问。

「跟你一样听那叛徒说过。」

克奈特转过椅子。借着微弱的星光，杰西卡看到他手上握着雷射枪。杰西卡调整自己的目力，飞机内壁似乎变亮了，但疤脸却始终隐没在黑暗中。杰西卡试了试安全带，发现很松，左臂蹭在束带上感觉有点

刺。她立刻明白，有人在束带上动了手脚，只要用力一拉，就会绷断。

难道有人来过扑翼机这里，为我们做好了准备？杰西卡思忖道，会是谁呢？

慢慢地，她将捆着的腿从保罗身边挪开。

「这么漂亮的女人就这样浪费了，真是可惜。」疤脸说，「你以前有没有碰过贵妇人？」他扭头看看正在开飞机的齐戈。

「贝尼·杰瑟里特并不是人人都出身高贵。」飞行员齐戈回答说。

「但她们看上去都很高贵。」

他可以清楚看到我。杰西卡将捆着的腿移到座位上，蜷成一团，盯着疤脸。

「真漂亮。」克奈特用舌头舔舔嘴唇，「真是太可惜了。」他看了看齐戈。

「你在想我认为你正在想的那件事吗？」飞行员齐戈问。

「谁会知道呢？」疤脸说，「干完以后……」他耸耸肩，「我只是从没上过贵妇人。以后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你敢动我母亲一根手指……」保罗咬牙切齿，眦目瞪着疤脸。

「嘿！」齐戈笑了，「小狗叫起来了，可惜咬不到人。」

而杰西卡心想：保罗的音调拉得太高，但说不定能起作用。

飞机静静向前飞行。

这些可怜的傻瓜。杰西卡一边观察这些士兵，一边回想男爵的话。他们一回报任务已经完成，就会被立即灭口。男爵可不想留下人证。

扑翼机侧过机身，朝大盾壁的南端飞去，杰西卡看到月光下扑翼机投在沙地上的影子。

「这里够远的了。」齐戈说，「叛徒说，扔在大盾壁附近的任何沙地上都可以。」他压下操纵杆，扑翼机朝沙丘滑下，在空中拉出长长的弧线，稳稳掠过沙漠。

杰西卡看到保罗开始有节奏地呼吸，让自己镇定下来。他闭上双眼，又再睁开。杰西卡看在眼里，却帮不上他。她想：他还没有完全掌握魅音，如果他失败了……

扑翼机轻轻一偏，在沙地上着陆。杰西卡望向身后的大盾壁北边，只见远处又有机翼的影子掠过，消失了。

有人在跟踪我们！她想，谁？接着：一定是男爵派来监视这两个人的，监视者身后一定也还有监视者。

齐戈关掉机翼发动机，死寂如洪水般淹没了众人。

杰西卡转过身，从疤脸身边的机窗望出去，看到一轮明月正散发朦胧月光，复上一层霜华的峭壁在沙漠上隆起，表面有一条条风沙蚀刻出的沟壑。

保罗清了清嗓子。

飞行员说：「现在吗，克奈特？」

「我不知道，齐戈。」

齐戈转过身说：「啊哈，瞧。」伸手去撩杰西卡的裙子。

「拿掉她的嘴塞。」保罗命令道。

杰西卡感到这句话在空中滚动着，语气、音质都相当出色━够强制，非常严厉。音调再稍稍低点会更好，但仍能击中这个人。

齐戈伸手摸到杰西卡嘴上的带子，扯开嘴塞上的结。

「住手！」克奈特下令道。

「哦，闭嘴，」齐戈说，「她的手绑着呢。」结一拉开，带子就松了。他盯着杰西卡，两眼直冒光。

克奈特把手放在飞行员的手臂上说：「喂，齐戈，没必要……」

杰西卡甩了甩脖子，将嘴塞吐出来，压低音调，用低沉而亲昵的语调说：「先生们！没必要为我打架。」与此同时，她冲克奈特扭动身体，想挑起他的冲动。

她看见他们紧张起来，她知道，此时他们已经坚信，必须打败对方才能得到她。他们的争吵不需要任何理由，在他们的意识里，他们确实是在争夺她。

她抬起头来，移到仪表射出的光线下，让克奈特能看清她的嘴唇。她说：「你们千万别打起来。」两人拉开距离，戒心重重地互相打量着。「有哪个女人值得你们为她决斗吗？」她问。

她口吐这番话，展示着自己，使他们觉得完全有必要为她决斗。

保罗紧闭双唇，强迫自己保持沉默。刚才，他得到一次运用魅音的机会，总算是成功了。而现在━一切全靠他母亲了，她的经验远比自己丰富。

「对，」疤脸说，「没必要为个女人……」

他的手突然朝飞行员的颈部挥去，只见某个金属物一晃，挡开了这一击，顺势插进疤脸胸口。

疤脸呻吟一声，软绵绵向后一倒，靠在舱门上。

「以为我是傻子？连你那点小把戏都看不出来？」齐戈说。他缩回手，露出一把刀来，在月光下熠熠闪光。

「现在轮到那小鬼了。」他边说边扑向保罗。

「没有必要。」杰西卡呢喃道。

齐戈一顿。

「我可以乖乖听你吩咐，你不想这样吗？」杰西卡问道，「给这个小男孩一个机会吧，」她的嘴角轻轻一弯，蔑笑道：「他在沙漠上也没有什么机会，让他去吧，然后……」她微笑起来，「你会得到最好的回报。」

齐戈左看右看，注意力又回到杰西卡身上，说道：「我听说过人在沙漠上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一刀结束这孩子，对他还比较好。」

「我的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杰西卡恳求道。

「你想要骗我。」齐戈嘟哝道。

「我不想看到我儿子死，」杰西卡说，「这也算是欺骗吗？」

齐戈退回去，打开门，一把抱住保罗，将他从座位上拖过去，推到门口，让他一半身子挂在外面，然后举起手中的刀说：「小鬼，如果我砍断你身上的绳子，你会怎么做？」

「他会马上离开这里，往山岩那边跑。」杰西卡说。

「你会那么做吗，小鬼？」齐戈问。

保罗的肯定语气控制得恰到好处，「是。」

刀向下一挥，砍断了腿上的绳子。保罗感到背后有只手将他往沙地上一推，他假装没站稳，一个踉跄侧身靠在门上，然后转身，好像要直起身的样子，接着踢出右腿。

多年的格斗训练没有白费，保罗的脚尖精准踢中敌人的要害，所有训练仿佛全都集中在这一击，全身上下每块肌肉都搭配无间，脚尖狠狠踢中齐戈柔软的腹部，就在胸骨下半寸。这一踢力道惊人，直捣肝脏，穿透横膈膜，震碎了齐戈的右心室。

士兵喉咙「咯」的一响，猛地摔倒在座椅上。保罗的手还捆着，使不上力，就顺势倒在沙地上，一个侧滚翻，借力站起。他踏上机舱，找到那把刀，用牙咬着割断母亲身上的绳索。杰西卡一获自由就立刻拿过刀来，替他松绑。

「我完全可以控制他，」杰西卡说，「他会替我割断绳子的。你刚才那么冒险实在太愚蠢了。」

「我发现有机可乘，就动手了。」他说。

她听出他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于是说道：「机舱顶有岳的族徽，画得很匆忙。」

他抬起头，看到那弯曲的符号。

「出去吧，我们检查一下飞机。」她说，「飞行员座位底下有个包裹，进来的时候我就摸到了。」

「炸弹？」

「不像。这里面有点不对劲。」

保罗跳到沙地上，杰西卡也跟着跳了下来，转过身去拿座椅下的背包，却看见齐戈的脚就在眼前。她拉扯包裹时，发觉上面湿答答的。那是飞行员的血。

浪费水。她想，心里很清楚那是厄拉科斯人的思维。

保罗四处张望，沙漠中嶙峋的岩石如同大海上突起的海崖，远方则是风化的断壁残崖。他转过身，发现母亲提着从机舱里拿出的背包，正朝沙丘对面的屏蔽山张望。他想看看是什么引起了母亲的注意，结果发现另一架扑翼机正朝他们猛扑过来，知道已经没时间把尸体清出机舱再逃逸了。

「快跑，保罗！」杰西卡大喊道，「是哈克南人！」

厄拉科斯这样教人用刀—剁掉残缺的部分，然后说：「现在，一切都完整了，因为这就是全部。」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语录》



一名身穿哈克南军服的人冲过来，在大厅尽头停下，瞪着岳，然后瞟了一眼梅帕丝的尸体和趴在地上的公爵。来人右手握着雷射枪，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残暴，那种凶悍、那种姿态，让岳不由得心头一震。

萨多卡。岳想，从外表上看，是比上校高一阶的霸夏，也许是皇帝亲自派来监视这里的情况。不管他们穿什么军服，一眼就能认出来。

「你是岳。」那人说，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医师头发上的苏克学校束环，又看了一眼岳额头上的菱形刺青，然后盯着岳的眼睛。

「我是岳。」医师说。

「你可以放松些，岳。」那人说，「你一关掉住宅的屏蔽场，我们就冲进来了。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中。这就是公爵吗？」

「这就是公爵。」

「死了？」

「只是失去知觉，我建议你把他捆起来。」

「这些也都是你杀的？」他回头瞟了瞟大厅里梅帕丝的尸体。

「很遗憾。」岳喃喃道。

「遗憾！」萨多卡军人轻蔑地说。他走上前去，低头看着雷托：「那么，这就是伟大的红公爵了。」

假使我刚才还不确定这人的身份，现在就没什么好怀疑的了。岳想，只有皇帝会称厄崔迪为红公爵。

这名萨多卡伸手从雷托的制服上割下红色鹰徽。「小小的纪念

品，」他说，「公爵印戒在哪里？」

「他没戴在身上。」岳回答道。

「这我看得见！」萨多卡厉声道。

岳身体一僵，咽了口唾沫。要是他们逼迫我，弄个真言师来，就会发现印戒的去处，发现我准备的扑翼机——那一切就全完了。

「有时公爵会让信使带上印戒作为信物，表示命令由公爵本人亲自下达。」岳说。

「那肯定是他的亲信。」萨多卡低声道。

「你不打算把他捆起来吗？」岳壮起胆子问。

「他还要多久才能恢复知觉？」

「大约两小时吧。给他下的剂量不如给那女人和小男孩的那么精确。」

萨多卡轻蔑地用脚踢了踢公爵说：「醒过来也没什么好怕的。那女人和小孩什么时候醒？」

「大约十分钟。」

「这么快？」

「男爵通知我，说他的手下一到，他本人也会紧跟着到。」

「那他等一下就会到了。你去外边等着，岳，」他朝岳射去凌厉的一眼，「现在就去！」

岳瞟了一眼雷托说：「怎么处置——」

「他会像送入烤炉的肉块一样捆好，送去给男爵。」他又看了一眼岳前额的菱形刺青，「我们的人认识你，你待在大厅很安全。我们没时间瞎聊了，叛徒。我听到有其他人进来了。」

叛徒。岳想。他垂下眼帘，从那名萨多卡身边挤了过去，心里明白这是先兆——历史会记他一笔：岳，叛徒。

往正门走时，他看到更多尸体，便一路仔细辨认着，生怕在其中看到保罗或杰西卡。死者全都是厄崔迪的侍卫或身穿哈克南军服的人。

哈克南卫兵警觉起来，盯着他从前门走到火光冲天的夜空下。道路两旁的椰枣树熊熊燃烧着，照亮了大宅。树下，滚滚浓烟从用来点火的易燃物上不断涌出，在橙黄色的火焰中升腾。

「是那个叛徒。」有人说。

「男爵很快就要见你。」另一个人说。

我必须到那架扑翼机上，岳想。把印戒放在保罗能找到的地方。这时，恐惧袭上他的心头：如果艾达荷怀疑我，或者，他不耐烦了起来—如果他没去我告诉他的地方等着—那杰西卡和保罗就逃不过这场大屠杀了。我的所作所为将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弥补。

哈克南卫兵放下手臂说：「别碍事，去那边等吧。」

突然，岳感到自己在一片废墟之中被遗弃了，没人会原谅他，他连最微乎其微的怜悯也得不到。艾达荷可千万不能出错。

另一个卫兵撞到他身上，斥喝道：「你！别挡路！」

即使我帮了他们大忙，他们也依然鄙视我。岳默默想着，挺直了身子，想保存一点尊严。

「等着男爵传唤！」一名卫队军官怒吼道。

他点点头，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往前走，转过一道弯，避开燃烧的椰枣树，走到暗处。他加快脚步，朝温室下方的后院走去，每一步都泄漏了他的焦虑。那里有一架扑翼机—停在那里等着运走保罗和他母亲。

后门大开，门口站着一名哈克南卫兵，他忙着留意灯火通明的大厅，盯着在屋里乒乒乓乓逐间搜查的士兵。

他们还真以为自己赢了！

岳借着阴影绕过了卫兵，走近扑翼机的另一侧，轻轻打开舱门，手伸到椅子下面摸索他早就藏在那里的弗瑞曼求生包，掀开顶盖，摸了摸背包内皱巴巴的香料纸—那是他留下的字条。他把戒指塞进纸里包好，缩回手，把求生包放回原处。

他轻轻关好舱门，悄悄沿原路返回，溜到大宅一角，然后绕回正门外燃烧的椰枣树下。

现在，完成了。他想。

他再一次走进椰枣树耀眼的火光下，拉了拉身上的斗篷，盯着熊熊烈火。很快我就会知道了。很快就会见到男爵，到时候我就知道了。他想，而男爵—有颗小小的牙齿正在等着他。

21

传说，在雷托·厄崔迪公爵去世的那一刻，卡拉丹空中有颗流星从他祖先的宫殿上方划过。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童年史》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将一艘巡防舰改造成临时指挥所。他站在舷窗前眺望，外面是夜色笼罩下火光冲天的厄拉奇恩。男爵留神盯着远处的大盾壁，在那里，他的秘密武器正在执行任务。

使用炮弹的火炮。

公爵的战士已经撤到坑道，进行殊死抵抗。火炮正缓缓喷出适量的橙黄色火焰，洞口周围的石块和泥土在闪闪火光中倾泻而下——公爵的人会被封在洞里，最终饿死、渴死，像被堵死在巢穴中的野兽。

男爵能感觉到远处鼓点般的爆炸声，连他的巡防舰都随之微微震动：碰……碰！然后又是碰—碰！

谁能料想，竟有人在屏蔽场时代重新启用火炮？这个念头让他不禁心中暗笑。但我们早就料到公爵的人会跑向那些坑道。我和皇帝的联军毫发无伤，皇帝一定会赏识我的算无遗策吧。

他调了调身上撑着他那臃肿身躯的小悬浮器。一丝微笑逸出嘴角，扯动着下颌的赘肉。

公爵这些勇猛的士全都浪费了，真可惜。他嘴角越来越开，最后笑出了声来。遗憾就应该带着残酷！他点点头，失败者注定是死不足惜的消耗品。整个宇宙就静静坐在那里，嘉许任何能做出正确决定的人。犹豫不决的兔子终将泄漏行踪，被人赶进自己的洞穴中。否则，饲主要怎么控制、繁衍兔子？男爵在脑海中想像自己的战士就像围着兔子飞的蜜蜂，有足够的蜜蜂为你辛勤工作，这日子还真惬意。

他身后的门打开了，男爵转身前先仔细打量舷窗玻璃上反射的影

子。

走进舱房的是彼得，身后跟着男爵的私人侍卫队队长乌曼·库图。门外有几个卫兵在走动。他们在他面前一向都小心翼翼摆出羔羊的温驯表情。

男爵转过身。

彼得嘲弄似的用手指触了一下前额的头发，算是敬礼。「好消息，爵爷，萨多卡把公爵带来了。」

「当然了。」男爵沉声道。

他研究着彼得那张阴柔的脸，阴郁的面具遮掩了他的邪恶。还有那双眼睛：半掩的眼眶里一双蓝中透蓝的深蓝眼睛。

我必须尽快除掉他。男爵想，他很快就没什么利用价值了，而且几乎对我构成严重的威胁。首先，必须让厄拉科斯人恨他。然后，他们就会欢迎我亲爱的菲德—罗萨来拯救他们。

男爵将注意力转向他的侍卫队长乌曼·库图。他的下颌肌肉线条有如剪刀，下颌像靴尖一样突出。这是个可靠的人，可靠在他的丑行众所周知。

「首先，把公爵出卖给我们的那个叛徒在哪里？」男爵问，「我必须把酬劳赏给他。」

彼得踮起一只脚尖，微微转身，对门外的卫兵做了个手势。

门外一个黑影一晃，岳走了进来，动作僵硬、一丝不苟，短髭垂在紫红色的嘴唇旁，只有那对老迈眼眸还有些活力。他向前三步，彼得朝他比了个手势，他依令停了，站在原地，盯着不远处的男爵。

「啊哈—岳医师。」

「哈克南大人。」

「我听说，你已经把公爵交给我们了。」

「我已经完成我这一半的交易，大人。」

男爵看了看彼得。

彼得点点头。

男爵转头看着岳，说道：「信上的交易，嗯？我……」他吐出话来，「那我是要做什么来回报你？」

「您记得很清楚，哈克南大人。」

此刻，岳让自己凝神思考对策。他的脑子里仿佛有一座无声的钟摆正重重敲击着。他看出男爵态度上的微妙破绽。万娜确实死了──他们再也奈何不了她了。如果不是这样，脆弱的医师就还有一线希望活下去。可现在，男爵的态度让他知道希望破灭了，一切都完了。

「是吗？」男爵问。

「您答应过，我的万娜不用再受苦。」

男爵点着头说：「哦，对了。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确实答应过。那就是我的承诺。我们就是这样扭转了皇家的心理制约。你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你的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在彼得的痛苦强化器里哀号。好吧，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向来一言九鼎。我告诉过你，我会解除她的痛苦，并让你跟她团聚。那好，就这样吧。」他朝彼得挥了挥手。

彼得的蓝眼睛一亮，突然闪到岳的背后，动作就像猫一样敏捷，手中的刀一闪，鹰爪般刺进岳的后背。

老人僵住了，但目光始终紧盯着男爵。

「跟她团聚去吧！」男爵鄙夷地撂下一句话。

岳站着，摇摇晃晃，嘴唇小心翼翼、精确地蠕动，声音以一种慎重其事的奇异节奏传出：「你……以为……你……打败……我，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能给……我的……万娜……带去……什么。」

他轰然倒下，没有弯腰，直挺挺地，就像一棵倾倒的大树。

「跟她团聚去吧。」男爵又说了一遍，但听上去就像微弱的回音。

岳给他一种不祥的预感。男爵摇摇头，转而留意彼得，看他用一小块布拭去刀刃上的血渍，蓝眼睛流露出心满意足。

他亲手杀人时就是这幅模样啊，男爵想。这下我知道了。

「他确实把公爵交出来了？」男爵问。

「确实，爵爷。」彼得回答。

「那就把他带进来！」

彼得瞄了一眼侍卫队长，后者立即转身去带人。

男爵低头看着岳，从他倒下的方式看，你甚至会觉得他身体里长的不是骨头，而是橡树。

「我从不相信叛徒，」男爵说。「哪怕是我自己策反的叛徒。」

他看着窗外夜色笼罩的观景口，男爵知道，外面那片黑沉沉的大地是他的了。轰炸大盾壁坑道的隆隆炮火已经停止，所有兔洞陷阱都堵死了。突然，男爵觉得这一片尽致空洞的黑暗真是美妙绝伦，再没有比这更美的颜色了。当然，黑底上的白色也很好，那种瓷器的纯白。

但他仍抹不去一丝疑虑。

那个愚蠢的医师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很可能岳终于醒悟等着他的是什么结局。但那句话却使男爵心里颇有些不安：「你以为你打败我了。」

他是什么意思？男爵想。

雷托·厄崔迪公爵从门外走进来，手臂被铁链捆着，鹰脸上沾着泥，制服被扯破了──有人撕掉了制服上的徽章。腰间的衣服被撕裂，看样子他身上的屏蔽场腰带没等解开，就被直接扯下来。他站在男爵面前，眼神既呆滞又疯狂。

「呃──」男爵一开口，就停了下来。他顿了顿，深深吸口气。他知道自己刚才的声音太大了，有失体面。他早就梦想着这一天，可此时此刻，他却觉得胜利的滋味有些变样。

该死的，那个可恶的医师！最好在地狱受尽苦刑！

「我想这位好公爵服过药了，」彼得说。「岳是用药帮我们抓住他的。」彼得转向公爵问道：「你被下了药吧，对不对，亲爱的公爵大人？」

声音很遥远。雷托能感觉到铁链的摩擦、痛楚的肌肉、干裂的嘴唇、火辣辣的脸颊，干渴的滋味刮擦着喉咙。传来的声音感觉很钝，像里着棉毯。眼前一切都影影幢幢，仿佛隔着一层布。

「那女人和男孩如何啊？彼得。」男爵问，「有消息了吗？」

彼得飞快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看来你已经听到些什么了！」男爵厉声道，「到底怎样？」

彼得看了一眼侍卫队长，又回过头看着男爵说：「爵爷，派去执行任务的那两个人──他们……嗯……已经……嗯……找到了。」

「那么，他们汇报说一切都顺利完成了？」

「他们都死了，爵爷。」

「他们当然都死了！我想知道的是──」

「大人，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

男爵脸色一变：「那女人和男孩呢？」

「没有任何踪影，大人。但那里有一只沙虫，在我们调查现场时出现了。也许就跟我们的预期一样——一场意外，可能——」

「没有什么『可能』，彼得。还有那架失踪的扑翼机呢？对我的晶算师来说，那代表什么？」

「很明显，是公爵的某个手下驾机逃跑了，大人。他杀了我们的飞行员，然后逃跑了。」

「是公爵的哪个手下？」

「大人，这人下手干净俐落，无声无息。是哈瓦特，或者，是哈莱克，也可能是艾达荷，或者任何高级军官。」

「可能！」男爵喃喃道，看了一眼公爵那中了迷药的摇晃身影。

「形势掌握在我们手里，爵爷。」彼得说。

「不！还没有！那个愚蠢的行星生态学家在哪里？那个叫凯恩斯的人在哪里？」

「我们已经打听到他的行踪，刚刚派人去了。爵爷。」

「皇帝的人马就是这样帮忙的吗，我很不喜欢。」男爵低声道。

声音透过棉毯传来，含糊不清，但其中有几句话在公爵心中沸腾了起来：女人和男孩——没见到任何踪影。保罗和杰西卡已经逃走了。还有哈瓦特、哈莱克和艾达荷，他们的命运都还未定。还有希望。

「公爵印戒在哪里？」男爵质问道，「他手指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

「那个萨多卡说，抓到公爵的时候就不在他身上了，大人。」侍卫队长说。

「那个医师，你杀得太快了，」男爵说。「那是个失误。你应该先问过我，彼得。你太轻举妄动了，对我们没什么好处。」他一脸阴沉道：「你嘴里的『可能』太多了！」

保罗和杰西卡逃走了！这个想法像正弦波一样悬在公爵脑中。他记忆中还有一件事：一笔交易。他很快就想起来了。

牙齿！

现在，他记起了其中一部分：一粒嵌在假牙里的毒气药丸。

有人告诉他要记住那颗牙。那牙就在他嘴里，用舌头舔一舔可以感觉到形状。他要做的，就是使劲咬破。

时候还没到！

那人告诉他要等男爵靠近时再动手。谁告诉他的？他记不起来了。

「他现在这模样，药性还会维持多久？」男爵问。

「也许再过一个小时吧，大人。」

「也许，」男爵咕哝着。他转身面向窗外漆黑的夜色说：「我饿了。」

那就是男爵吧，那个模模糊糊的灰色影子。雷托想。那影子在他眼前跳来跳去，整栋房子都好像跟着在晃动。而且，他感觉这个房间不停地放大缩小，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最后缩成一个黑点，慢慢消失了。

对公爵来说，时间变成了一层层，任他在其间飘来荡去。我必须等 。公爵想。

那里有张桌子，雷托看得很清楚。还有一个粗俗的胖子坐在桌子另一头，面前放着吃剩的食物。雷托感觉到自己就坐在那胖子对面，还有数条铁链和束带将他绑在椅子上，身体隐隐作痛。他意识到时间在流逝，却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

「我相信他正在恢复意识，大人。」

柔滑的声音，是彼得。

「我也看见了，彼得。」

隆隆的男低音，是男爵。

雷托的感官渐渐恢复，身下的椅子变得更实在，被捆绑的感受也变得更加清晰。

现在他终于可以清楚看到男爵。雷托注视着那人手上的动作：一手紧抓盘沿，另一只手握住汤匙柄，还不忘腾出一只手指摸着下颔上的赘肉。

雷托盯着那只移动中的手，看到入迷。

「你能听见我说话吧，雷托公爵。」男爵说，「我知道你听得见。我们希望你能说出，在哪里能找到你的女人和你跟她生的儿子。」

雷托始终面无表情，但男爵的话令他心头一定。这么说是真的，他们没抓到保罗和杰西卡。

「我们不是在玩小孩子的游戏，」男爵不满地吼道。「你一定知道他们的下落。」他倾身向前看着雷托，仔细研究他的脸。这件事不能私下解决，男爵感到很头痛。让外人看见皇室成员陷入这样的窘境，这会立下不良先例。

雷托感到力气恢复了。现在，关于假牙的记忆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就像平原上的尖塔。那颗假牙里有一粒做成神经形状的药丸——毒气胶囊。他想起是谁把这件致命武器放进他嘴里了。

岳！

在迷迷糊糊的记忆中，他好像看见过一具软绵绵的尸体被人从他身边拖了出去。答案如水蒸气般涌上，他知道那一定是岳。

「你听到那声音了吗，雷托公爵？」男爵问。

雷托渐渐留意到一个嘶哑的声音，是某人在极度痛苦中的呜咽。

「你的一个手下扮成弗瑞曼人，被我们抓住了。」男爵说。「那很容易揭穿，因为他的眼睛，这你也知道。他坚持说他是被派去弗瑞曼那边当间谍。我在这个星球上住了这么久，亲爱的表弟，没人会去监视那些沙漠暴民。告诉我，你是不是收买了他们？你是不是把儿子和女人送到他们那里去了？」

雷托因恐惧而胸口一紧，心想：如果岳把他们送去沙漠人那里，哈克南人不找到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得了，得了，」男爵说。「我们没多少时间了，而痛苦会来得很快。别逼我，亲爱的公爵。」男爵抬起头看了一眼站在公爵身旁的彼得，「彼得没把工具全带来，但我相信他可以临时弄些出来。」

「临时弄出来的东西有时是最好的，男爵。」

那个柔滑而充满暗示的声音！公爵听到就在他的耳际。

「我知道你有紧急计划。」男爵说，「你的女人和儿子究竟被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看着公爵的手，「你的戒指不见了，是不是你儿子拿去了？」

男爵抬起头，盯着雷托的眼睛。

「你不回答，」他说，「是想逼我做我自己也不愿意做的事吗？彼得会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我也认为，有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让你这样受罪，可不是什么好事。」

「也许，可以把滚烫的牛油滴在背上，或者眼皮上。」彼得说，「或许身体的其他部位。当犯人不知道牛油会落在哪里的时候，这尤其有效。这方法很好。在赤裸的身体上烫出一个个发白的脓包，那图案不是很有美感吗，男爵？」

「妙极了！」男爵说着，口气却带着厌烦。

那些悲惨的手指！雷托看着那双胖手，闪亮的珠宝套在婴儿般胖嘟嘟的手指上，手指不自觉地颤动着。

公爵身后的门里传来一阵阵极度痛苦的哀号，那声音啃噬着他的神经。他们抓住的是谁？他猜想着，会是艾达荷吗？

「相信我，亲爱的亲戚，」男爵说，「我也不希望你落到这种地步。」

「你以为你的心腹会很快招来援兵，但这是不可能的。」彼得说，「你知道，战争也是一门艺术。」

「而你是出色的艺术家，」男爵不耐烦地说，「好了，拜托你闭嘴吧。」

雷托突然回忆起哥尼·哈莱克说过的一句话，他当时一边看着男爵的照片一边说：「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看见一头野兽从海中升起……他的头上刻着亵渎的名字。」

「我们在浪费时间，男爵。」彼得说。

「也许吧。」

男爵点点头说：「你也知道，我亲爱的雷托，到头来，你还是会招出他们的去处。当痛苦升到某个程度，你什么都会愿意出卖。」

他几乎都说对了，雷托想，要不是我还有一颗牙……要不是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男爵抓起一长条肉，一口气塞进嘴里，慢慢嚼着，吞了下去。我们必须试试别的手段，他想。

「看看这个了不起的人，看看这个拒绝出卖的人，」男爵说，「看啊，彼得。」

而男爵心想：是的！看看他吧，看看这个自以为绝不可能出卖的人。瞧他那样子，他这一生的每一秒都在出卖自己，把自己分成上百万份，一份份零卖！如果你现在把他抓起来，摇一摇，你会发现他已经空

了！什么都没有了！卖光了，现在，他是怎么死的，又有什么区别？

背景音一般的哀号停止了。

男爵看见侍卫队长乌曼·库图出现在门口，摇了摇头—俘虏没有供出他们所需的情报。又失败了。该跟这个傻瓜公爵摊牌了，男爵想。这个愚蠢而软弱的傻瓜，还不明白地狱离他有多近—只有一根神经那么近。

这个想法让男爵镇定下来，推翻了不愿让皇室成员受酷刑的原则。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一名外科医师，随心所欲地挥舞着手术刀，解剖手下的肉体—他要将这些傻瓜的面具一一割开，让他见识到面具下方的地狱！

兔子，全都是兔子！

面对掠食者时，他们是怎样抱头鼠窜！

雷托隔着桌子盯着对面的男爵，想着自己为什么还在等。那颗牙会迅速结束一切。然而——切是那么美好，他的这一生啊。他发觉自己正在回忆那只天线风筝，在卡拉丹湛蓝的天空中腾升，保罗看着风筝，开怀大笑。他又回忆起厄拉科斯这里的日出—柔美的沙雾笼罩下，大盾壁那缤纷的层峦叠嶂。

「真糟糕。」男爵嘟哝着，推开桌子，向后靠了靠，在悬浮器的帮助下轻盈地站起身来，顿了顿，发现公爵的表情略有改变。他看见公爵深深吸了口气，下颌一僵，双唇紧闭，两颊的肌肉轻轻蠕动着。

他这么怕我啊！男爵想。

他的确是在害怕，害怕男爵会逃脱。公爵猛然用力一咬牙，感到胶囊破了，舌尖一辣，于是张开嘴，用力吹出毒气。男爵的身影变小了，就像通过窄窄的隧道望见的一道人影。耳旁传来一声喘息—是那个声音柔滑的家伙：彼得。

他也中了！

「彼得，怎么啦？」

隆隆作响的男低音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雷托感到记忆滚滚涌上：那个没牙的老巫婆正喃喃叨念。住屋、桌子、男爵、一双魂飞魄散的眼睛—蓝里透蓝。一切似乎都被紧密地压缩在他周围，又迅速消逝。

有个下颌像靴尖的男人，这个看上去像玩具兵的人摔倒在地，他的

鼻子明显被打断过，整个歪向左侧，像节拍器上歪斜的指针，从挨过上勾拳后就再没能恢复原位。雷托只听见一声陶器摔碎的声音，远远的，又像在耳际轰鸣。他的大脑如同无底的仓库，将一切尽收入内。所有声音：每一声呼号，每一声呢喃，每一声……沉寂。

有个念头萦绕在雷托脑海中。他看到了，在黑色光束上方散漫无形的光线内看到了，肉身雕成的时光以及时光雕成的肉身。这个念头给他一股深刻的丰盈感，他知道，这种感受，他永远也无法言述。

一片死寂。

男爵背靠密室门站着，这是他的私人紧急避难所，就在桌子后方。他果断冲进密室，留下门外一屋子的死人。他调动所有的感官，变得异常警觉。我吸进那东西了吗？他问自己，不论那是什么，我吸进去了吗？

外面重新响起了嘈杂声……而他也恢复了理智。他听见有人在大声发号施令：防毒面具……关好门……打开送风机。

其他人很快就倒下了。他想，但我还站着，还在呼吸。无情的地狱啊！我差一步就踏进去了。

现在他可以开始回想了。他的屏蔽场一直开着，尽管能量调得很低，但足以减缓屏蔽场外缘的分子交换。而且他当时正要离开那张桌子……加上彼得惊吓之下倒抽一口，侍卫队长因此冲了过来，断送了自己的命。

巧合，加上垂死之人的粗喘让他瞬间警惕起来，才逃过这一劫。

但男爵并不感谢彼得，那傻瓜的死完全是自找的，还有那个愚蠢的侍卫队长！他信誓旦旦说每个来见他的人，自己都检查过了！那公爵怎么可能……？无迹可循。连桌子上方的毒素检测器也没查出来—直到一切都太迟了。怎么会？

算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男爵想着，镇定了下来。下一任侍卫队长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出这些疑问的答案。

他发现大厅的动静越来越大，就在那间死亡之室另一扇门外的转角。男爵自己推开密室门，打量着四周的侍从。他们站在那里，目瞪口呆，静候男爵的反应。

男爵会发火吗？

男爵立即明白了，自己从那可怕的房间逃出生天后，时间只过了几秒钟。

有的卫兵把武器对准房门，有的正朝空荡荡的大厅发起猛攻，喧嚣声跟右侧转角的吼声连成一气。

有一个人大步从那转角绕了过来，脖子上挂着防毒面罩，目光始终盯着走廊天花板上的一整排毒素检测器。他一头黄发，扁平的脸上有对绿眼眸，厚嘴唇上一条条纹路向四周散开。他看起来像是某种水中生物，突兀地置身陆地上的长脚动物之间。

男爵盯着这个渐渐走近的人，想起了他的名字：内福德。阿金·内福德，卫兵下士。内福德对塞木塔上瘾，那是一种混合药物，会在最深层的意识中引发音乐幻觉。这是相当有用的讯息。

那人在男爵面前停下脚步，敬礼道：「走廊已清理完毕，大人。我在外边看到了，那一定是毒气。您房间里的通风设备正在把走廊的空气往里送。」他看了一眼男爵上方的探测器，又说：「里面的人无一幸免。我们现在正在清扫这个房间。您有什么指示？」

男爵认出这人的声音，他就是刚才在密室外大声发号施令的人。动作很快，这家伙。男爵暗忖道。

「里面的人都死了？」男爵问。

「是的，大人。」

那好，我们必须调整一下。男爵告诉自己。

「首先，」他说，「我祝贺你，内福德。你是我的新任侍卫队长。而我希望，你能记取今日的教训，别步上你前任的后尘。」

男爵看到，这名新上任的侍卫队长露出了意会的神情。内福德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缺少塞木塔了。

内福德点点头说：「请大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障您的安全。」

「那好，现在谈谈正事。我怀疑公爵嘴里藏了东西。你要查出那是什么，怎么使用，是谁帮他放进去的。你要采取一切预防措施——」

他突然闭口不言，身后走廊上传来的骚动打断了他的思路。守在巡防舰直升电梯门口的卫兵正试图阻止一个高个子霸夏统领，不让他从直升电梯门出来。

男爵不认识那位霸夏统领，只觉得他薄薄的嘴唇就像是皮革上划出来的一道缝，一双黑沉沉的眼睛像两滩墨渍。

「手拿开，你们这群秃鹰！」那人吼道，将卫兵撞到一旁。

啊哈——萨多卡军团。男爵想。

霸夏统领大步走向男爵，眯起眼睛打量。这些萨多卡军官总让男爵浑身不自在。他们看上去全都像公爵的……哦，是已故公爵的亲戚。还有，瞧瞧他们对男爵的态度！

来人停在男爵面前半步外，双手反剪在背后。男爵的一个卫兵在他身后犹犹豫豫，打着颤，手足无措。

男爵注意到他没有敬礼，态度骄矜自大，因而愈发不安。他们在这里只有一支军团——十支旅，名义上是为了增援哈克南军团，但男爵才不会自欺欺人。

如果萨多卡掉转枪口，只这一支军团，就足以击败所有哈克南人。

「告诉你的人，以后别拦着不让我见你，男爵。」这位萨多卡厉声道，「我还没跟你谈好怎么处置厄崔迪公爵，我的人就把他交给了你。现在我们就来谈。」

我绝不能在手下面前丢脸，男爵想。

「哦？」他冷冷地说，对声调的控制颇感自豪。

「皇帝命令我，要保证他的皇室表弟死得痛快，不能让他受苦。」霸夏统领说。

「我收到的旨令也是这么说的。」男爵撒谎道，「你以为我会抗旨吗？」

「我要亲自看过，才能向皇帝复命。」霸夏统领说。

「公爵已经死了。」男爵咬牙切齿道，挥挥手示意他离开。

霸夏统领依旧凛然不动，男爵挥手时，他别说动，连眼皮也没眨一下。「怎么死的？」他凌厉问道。

真的！男爵想，这真的太过分了！

「自行了断——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男爵说，「他服毒自尽了。」

「我现在就要见到尸体。」霸夏统领说。

男爵故作恼怒状，昂首瞪着天花板，脑子却飞速地运转起来：混

帐！那房间还来不及清理，这个眼尖的萨多卡就要进去了！

「马上！」萨多卡继续斥喝，「我要亲眼看看。」

男爵明白他阻止不了。这个萨多卡会目睹一切。他会知道公爵杀死了那些哈克南人……也会猜到，就连男爵本人大概也曾命悬一线。桌子上用剩的晚餐就是物证。公爵的尸体就横在桌子旁，周围一片狼藉。

躲不掉。

「别拖延时间！」霸夏统领喝道。

「没人拖延时间。」男爵说，他盯着这名萨多卡黑幽幽的眼睛，「我绝不会隐瞒皇帝任何事。」他对内福德点了点头说：「这位霸夏统领要去现场看，马上。从你旁边的那扇门领他去吧，内福德。」

「这边请。」内福德说。

这个萨多卡傲慢地阔步绕过男爵，用肩膀在卫兵中挤出一条路来。

真让人难以忍受，男爵想。现在，皇帝会知道我是如何在阴沟里翻了船。他会把这当成弱点看。

男爵意识到，皇帝和他的萨多卡军团同样鄙视弱点，这使他更加恼怒。男爵咬着下嘴唇，安慰自己，至少，皇帝还不知道厄崔迪公爵奇袭了羯地主星，毁掉哈克南在那里的香料储备。

狡猾的公爵，真该死！

男爵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那个傲慢的萨多卡，还有粗壮、能干的内福德。

我们必须调整，男爵想。只好再让拉班来统治这颗该死的星球了。不要限制他。我得用我们哈克南人的血在厄拉科斯开出路来，让他们接受菲德—罗萨。该死的彼得！还没完成我交代的事，就让自己送了命。

男爵叹了口气。

我必须马上去忒莱素找一个新的晶算师。不用怀疑，他们一定已经为我准备好新人了。

他身旁的一个卫兵咳了一声。

男爵转身对那名卫兵说：「我饿了。」

「是，大人。」

「你去清一下那个房间，仔细查查那里有什么秘密。这段时间，我想分一下心。」男爵低声说道。

卫兵垂下眼帘问：「大人您想要怎么分心？」

「我会待在我的卧房。」男爵说，「把我们在盖蒙特买的那个年轻小伙子给我送来，就是眼睛很漂亮的那个。药要喂够。我可不想搞得像是在摔角。」

「是，大人。」

男爵转过身，启动悬浮器，迈着轻盈的步伐，一弹一弹地朝他的卧房走去。没错，他心想，就是那个长着一双漂亮眼睛的小家伙。他长得多像小保罗·厄崔迪啊。

哦，卡拉丹的海洋，
哦，雷托公爵的子民——
雷托的堡垒沦陷了，
永远沦陷了……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之歌》



保罗有股感觉：过去的一切，今晚之前所有的经历，都变成了沙漏中流转的细沙。他双手抱膝坐在母亲身旁，躲在一顶用布和塑胶制成的小帐棚里。这是弗瑞曼人的蒸馏帐棚，和两人此时身上的弗瑞曼蒸馏服都是从扑翼机上那只背包里拿出来的。

保罗毫不怀疑是谁将沙漠求生包放在那里，又是谁给押送的扑翼机订好航线。

岳。

叛徒医师直接将两人送到邓肯·艾达荷的身边。

艾达荷将两人藏在这里，周围全是高耸的峭壁，相当安全。保罗透过帐棚透明的那一端凝视着外面月光笼罩下的山崖。

现在我成了公爵，却像小孩一样躲躲藏藏。这个念头使保罗倍感屈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么做是明智的。

今晚，他的意识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将周围环境和所有变故看得一清二楚。讯息和冷酷的精准有了自己的生命，不断涌入他脑中，他无力阻止。计算在他的意识中源源展开。这是晶算师技能，但又不只如此。

保罗回想刚刚那狂乱而绝望的瞬间：一架陌生的扑翼机冲破夜色，直直扑向他们，像头巨鹰一样，两翼挟风掠过沙漠上方。随即，保罗预料之中的事发生了。扑翼机一个打滑，像醉了一样踉跄越过一道沙嵴，直冲狂奔的人影——他母亲和他自己。扑翼机在两人面前滑行了一段距

离，保罗到现在还记得当时那股烧焦的硫磺味。

他知道，母亲转过身，本以为会受到哈克南雇佣军雷射枪的扫射，却认出了艾达荷。他正从扑翼机敞开的舱门里倾伸半个身子，冲两人大吼道：「快！你们南边有沙虫！」

但保罗在转身的同时就知道是谁在驾驶那架扑翼机了。飞行姿态、俯冲着陆的方式，这种种线索如此细微，即使他母亲都没注意到，他却一眼就精准看出是谁坐在操控器前。

帐棚里，保罗对面的杰西卡动了动，说：「只有一种解释，岳的妻子落在哈克南人手里。他恨哈克南人！这一点我绝不会看错。你读过他的字条。但他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大屠杀中解救出来呢？」

她到现在才看出来，而且看得这么浅。这个念头使他大为震惊。当时，他读着那张跟公爵印戒放在一起的字条，自然而然就看到了真相。

「不用试图原谅我。」岳是这样写的，「我不想要你们的原谅。我已经背负了够多罪责。事已至此，我并不指望别人理解。这是我自己的坦哈砥试炼，我的终极试验。我将厄崔迪公爵的印戒交给你们，证明我所写的内容全是真的。你们看到这张字条的时候，公爵已经去世。请放心，我向你们保证，他不是孤身上路，我们最憎恨的敌人将会为他陪葬。」

字条上没有署名，也没有记号，但那熟悉的笔迹不会有错—是岳写的。

想起那封信，保罗再次感受到那一刻的椎心之痛。那种感觉既强烈又陌生，似乎是从他新获得的晶算师意识外侧生出。他读到父亲已死的句子，心中明白这些话全是真的，但却感到这只不过是他需要放入大脑中使用的另一份数据。

我爱我父亲，保罗想。他知道这是真的。我应该哀悼他，应该要有感觉才对。

但他却无动于衷，只有一个想法：这是一件重要事实。

跟其他事实一样，都是事实。

与此同时，他的大脑还在增强感官印象、推断、计算。

保罗又想起哈莱克的话：「只要需要，你就得战斗—不管你是什么心情！心情这东西只适合做爱、放牛或者弹弹巴利斯九弦琴什么的，跟

战斗毫不相干！」

也许这就是原因吧，保罗想。以后再哀悼我父亲……等我有时间的时候。

但内在那股冷酷的精准并未松懈。他可以感觉到，这种全新的意识才刚刚开始，以后会越来越强大。在接受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的考验时，他首次体验到的那股可怕的使命感正在他体内蔓延。他的右手，刻着当时痛楚的那只手，正在发颤，隐隐作痛。

他们口中的魁萨茨·哈德拉克，就是这样吗？保罗寻思道。

「有那么一阵子，我以为哈瓦特又搞错了。」杰西卡说，「我以为，或许岳不是苏克医师。」

「无论我们以前怎么看他，都没看走眼，他还是他……只是，多了些变化。」保罗说。他心想，她怎么会这么迟钝，还看不清这件事？然后说道：「如果艾达荷找不到凯恩斯，我们就—」

「他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她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

杰西卡听出他的斩钉截铁，那种发号施令的口吻。她愣了一下，在黑暗中盯着保罗看。他坐在帐棚透明的那一端，背后是月光辉映的山崖，形成一道轮廓分明的剪影。

「你父亲的部下中一定还有其他人逃出来。」杰西卡说，「我们必须把他们聚集起来，找……」

「我们要依靠自己。」他说，「首要之务是氏族的原子武器。必须在哈克南人找到之前把这些武器拿到手。」

「他们不太可能找到，」她说，「武器藏得很隐密。」

「不能有半点侥幸心理。」保罗说。

而杰西卡却在想，他想利用原子武器勒索他们，威胁说要毁掉星球和香料—这就是他打的主意。但是，到那时，他唯一的指望就只有叛逃和隐姓埋名了。

母亲的话激起了保罗的另一重心事：身为公爵，对一夜之间丧失人民的忧虑。保罗心想，人民才是大氏族真正的力量。他记起离开卡拉丹之前哈瓦特所说的话：「与朋友分离才令人伤心，地方不过就是个地方。」

「他们动用了萨多卡，」杰西卡说，「我们必须等萨多卡撤走再开始行动。」

「他们认为我们夹在沙漠与萨多卡之间，进退不得。」保罗说，「他们不敢留下任何厄崔迪活口，只会斩尽杀绝。别期望我们的人能逃出来。」

「他们不可能一直冒这个险—皇帝会怕风声走漏。」

「是吗？」

「我们的人肯定能逃出来不少。」

「是吗？」

杰西卡转身，儿子话中的凛冽令她不寒而栗。她听着他精准地计算概率，意识到他的心智能力已经超越了她，在某些问题上看得比她更全面。她协助他训练出这种智力，但现在却发现，自己竟为此感到害怕。她思绪翻腾，想躲在公爵怀中，随即想到自己已永远失去那样的保护，不禁泪流满面。

躲不掉的，雷托。杰西卡想，这是爱的时代，也是悲痛的时代。她把手放到腹部，感受那里的胎儿。我有厄崔迪的女儿了，当初不就是命令我生女儿吗？但圣母错了，女儿也救不了我的雷托。这孩子只是死亡途中通向未来的一条生命。我怀上她，是出于本能，并不是遵从命令。

「再试试通讯电台。」保罗说。

无论我们怎么阻止自己思考，大脑总是停不下来。她这么想着。

杰西卡找出艾达荷留下的小型接收器，启动后面板上亮起绿光，传来一阵尖锐的微弱声音。她调低音量，搜寻波段。未几，帐棚里响起厄崔迪的战时密语：

「……撤退，在山岭会合。菲多报告：迦太奇没有幸存者，宇航的银行遭洗劫。」

迦太奇！杰西卡想，那是哈克南人的老巢。

「他们是萨多卡，」那声音说，「注意身穿哈克南军服的萨多卡。他们……」

扬声器传来一声怒吼，然后陷入死寂。

「试试别的波段。」保罗说。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杰西卡问道。

「我预料到了。他们毁了银行，想将宇航的火引到我们头上。只要宇航跟我们为敌，我们就会被彻底困在厄拉科斯。再试试别的波段。」

杰西卡琢磨着他的话：我预料到了。他发生了什么事？慢慢地，杰西卡将注意力转回接收器上。她转动旋钮，接收器不时传出断断续续的通话声，反映出残酷的战况。他们用厄崔迪战时密语呼喊道：「……撤退……」「……尽量集结……」「……困在洞里……」

其他波段有许多哈克南人在七嘴八舌，带着无可错认的兴高采烈。有严厉的指令，也有战况报告。内容不多，杰西卡还无法破解语言，但哈克南人兴奋的语气却相当明显。

哈克南人赢了。

保罗摇摇袋中的密封水瓶，听到里面的水叮咚作响。他深吸一口气，从帐棚透明的一端往上看，凝视着星光下的绝壁，左手抚着帐棚入口的括约门。「天就要亮了。」他说，「我们多等艾达荷一个白天，晚上不能再等了。在沙漠里，只能在晚上赶路，白天得躲在阴影下休息。」

一个传闻浮上杰西卡的脑海：如果没有蒸馏服，坐在沙漠阴影下的人每天需要五升水以维持体重。她感受到蒸馏服光滑的衬里摩娑着自己的身体，心里明白，他们的生命完全仰仗这些装备。

「我们一离开这里，艾达荷就找不到我们了。」她说。

「这世上多的是手段让任何人开口。」他说，「如果艾达荷黎明前还不回来，我们就必须考虑他可能被抓到了。你认为他可以坚持多久？」

这个问题不需要答案。杰西卡一言不发。

保罗打开背包，取出一本带照明装置和放大镜的微型手册，书页上跃出一些绿色和橘红色的字母：「密封水瓶、蒸馏帐棚、能量包、蒸馏服体液回收管、沙地通气管、双筒望远镜、蒸馏服修补组、标地枪、凹地路线图、蒸馏服鼻塞、定位罗盘、创造者矛钩、沙锤、狼烟……」

在沙漠上生存，必需物资真不少。

不久，他将手册扔到帐棚地垫上。

「我们能去哪里？」杰西卡问。

「父亲提到过沙漠军，」保罗说，「没有这种军力，哈克南人无法

统治这颗星球。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统治过这颗星球，将来也不可能做到。就算他们有一万支萨多卡军团也没用。」

「保罗，你不能认为……」

「我们手上有一切证据。」他说，「就在这里，这个帐棚里——包括帐棚本身、这个背包和里面的东西，还有这些蒸馏服。我们知道宇航对气象卫星开了天价，我们还知道……」

「气象卫星跟这有什么关系？他们不可能……」她顿住了。

保罗发觉自己的超感知正在观察她的反应，计算每一个细节。「现在你明白了。」保罗说，「气象卫星观测地形。沙漠深处有某些东西禁不起这样频繁的观测。」

「你在暗示，宇航自己控制着这颗星球？」

她太迟钝了。

「不！」保罗说，「是弗瑞曼人！为了保住秘密，他们买通了宇航，用的贿金是任何拥有沙漠军的人都能免费取得的——香料。这不是间接的大略推测，而是直接计算出来的。很可靠。」

「保罗，」杰西卡说道，「你不是晶算师，你还不确定要怎样……」

「我永远也不会成为晶算师，」他说，「我是另外一种……怪胎。」

「保罗！你怎能说出这么——」

「让我静一静！」

他转身看着窗外的黑夜。为什么我无法哀伤？他大惑不解。他觉得，自己身上每一条肌肉都渴望能释放悲痛，但他做不到，可能永远都做不到。

杰西卡从未从儿子嘴里听到如此悲痛的话。她想伸手拥抱他，安慰他，帮助他——但她明白自己无能为力。这个问题必须由他自己解决。

弗瑞曼求生手册就扔在杰西卡与儿子之间的地上，发亮的小灯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捡起手册，看了一眼扉页，念道：「《『宜人的沙漠』手册》。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这里有生命的阿耶蒂和布尔汗。皈依吧，阿拉特神永远不会灼烧你。」

听上去像《光明书》。她回忆起当年研读过的「无上之秘」。有人

在借助宗教力量影响厄拉科斯人？

保罗从背包中拿出定位罗盘看了看，又放回去，说：「想想这些特制的弗瑞曼设备有多么精密！承认吧，能制造这种东西的文化，一定深厚到超出任何人的想像。」

杰西卡仍为他严酷的语气而感到忧虑，迟疑了一下，转头继续看书，研究一幅厄拉科斯的星象图：「穆阿迪布：老鼠。」她注意到老鼠尾巴指向北方。

保罗借着手册的亮光，盯着幽暗帐棚里母亲的模糊身影，如今，我该完成父亲的遗愿了。趁她现在还有时间哀痛，我先转达父亲的话。之后她就不能哀痛了，否则会很不方便。然后他发现，自己也被这种冷酷的思绪吓到了。

「母亲。」他说。

「嗯？」

她听出儿子的声调变了，心底为之一寒。她从未听过这么严格的音调控制。

「我父亲死了。」他说。

她在自己脑海中搜寻与这个事实对应的东西──这是贝尼·杰瑟里特评估资料的方式。她找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失落感。

杰西卡点点头，无法言语。

「父亲交代我一件事。」保罗说，「如果他发生任何意外，就替他转达一句话给你。他担心你可能会以为他不信任你。」

那个无用的猜疑，她想。

「他想让你知道，他从没怀疑过你。」保罗解释了父亲当初的欺瞒，然后补充道：「他想让你知道，他始终完全信任你，他永远爱你、珍惜你。父亲说，他宁可怀疑自己。他只有一个遗憾──没有让你成为他的公爵夫人。」

杰西卡泪如泉涌，用手抹了一把眼泪，心想：这么浪费身体里的水，真蠢！但她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想──她企图把哀痛化为愤怒。雷托，我的雷托！她想。我们对自己所爱的人做了多么可怕的事！她猛地关掉了微型手册上的照明灯。

她抽泣着，浑身颤抖。

保罗听到母亲哀痛的哭泣声，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我并不觉得哀伤，他想。为什么？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无法哀伤是一个可怕的缺陷。

杰西卡突然想起《奥兰治合一圣书》里的话：有留有去，有爱有恨，有战有和。

保罗的大脑已经转向冷静的计算。他已看清在这颗险恶的星球上该如何前进。他甚至没有耽溺于作梦，而专注于预知未来的意识中，推演着最有可能出现的未来。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宇宙之秘的边缘—仿佛自己的心智探入某种永恒之境，品尝着未来的微风。

蓦地，保罗仿佛找到了一把必需的钥匙，心智攀爬到意识的另一道峡谷中。他感到自己紧紧攀附在这个新的海拔高度上，如履薄冰，四处张望。他仿佛置身在一颗球体中，四面八方都有道路向外辐射……但这也只是种近似的感受。

他记得自己曾经看见过一条细纱方巾在风中飞舞，而现在，他感到自己的未来就正如那条方巾，飘忽不定，难以捉摸。

他看见了人。

他体验到无穷可能性所带来的炙热和冰冷。

他知道名字、地点，感受到无边无际的情感，在无人探索过的裂隙中找出无数隐藏的数据。他有时间探测、检查、体验，但没有时间捏塑。

那是一边光谱，列出各种可能性，从最遥远的过去，到最遥远的将来—从最可能，到最不可能。他看到自己以无数种方式死去，他看到全新的行星，全新的文明。

人。

人。

他看见他们蜂拥而至，无从辨认，但他的意识却能将他们分门别类。

甚至包括宇航的人。

他想：宇航—那里有我们可以走的路。他们会接受我的怪异，把那当作一种他们很熟悉的、相当宝贵的东西。永远有人保证供应无虞，如今他们已经上瘾的东西。那就是—香料。

但他也觉悟到，他终其一生都将在可能发生的种种未来中摸索前

行，就如同那些在茫茫太空中引导星舰前进的领航员。虽然那是过去的方式了。在和那些包含了领航员的可能未来迎面相遇时，他也认知到自己的怪异。

我有另一种视域。我看到另一片地域，有各种通道的地域。

这种意识既使他放心，也使他不安—在那个地域中，有那么多地方都陷没了，或他无法望及。

这番醒悟倏忽而至，也一闪即逝。他意识到，整个过程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

然而，他个人的意识已经天翻地覆，清明到令人畏惧。他四下环视。

隐藏在岩石间的帐棚依然晦暗不明，母亲仍在哀凄悲泣。

他仍然能感受到自己并不哀伤……心里那个空荡荡的地方似乎已与他的心智分离—他的心智仍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以一种类似晶算师的方式处理资料、评估、计算，提交结果。

现在他看出来了，自己身负很少有人拥有过的庞大资料。但这些资料无力减轻心中那种空荡荡的感受。他觉得非得打碎什么不可。这念头就像在他心中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而定时器正滴答滴答走个不停。不管他自己想要什么，一切都径自运转着，记下他身边一切细微的变化—湿度的轻微改变、温度稍稍下降、昆虫掠过帐棚顶，以及帐棚外那一小片星空中正要盛大登场的黎明。

空荡荡的感觉难以忍受。知道时钟已按下又如何？他可以回顾自己的过去，看到过去的起点：训练、磨砺技能、深奥修练的压力，甚至是《奥兰治合一圣书》在紧要关头的启发……以及近来大量摄入的香料。除了回顾，他也可以前瞻，朝那个最可怕的方向远望，看到尽头有些什么。

我是个怪物！他想，怪胎！

「不，」他说，「不！不！不！」

他发觉自己正握起拳头捶打地面。（而他体内那个铁面无私的部分则将这个动作当成有趣的情绪资料记录下来，投入计算。）

「保罗！」

母亲来到他身旁，抓着他的手，脸色灰白地盯着他，「保罗，你怎

么了？」

「你！」他说。

「我在这里，保罗。」她说，「没事的。」

「你对我做了什么？」保罗质问道。

在瞬间的清明中，她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她脱口而出：「我生了你。」

这个她出于本能和敏锐的反应而说出的回答，使保罗冷静了下来。他感到母亲正握着自己的手，于是凝神看着母亲脸部模糊的轮廓。（他翻涌的心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注意到母亲脸上某些基因的线索。这条线索加上其他资料，让他终于解开了疑问。）

「放开我。」他说。

她听出保罗语气中的生硬，只好照做。「保罗，你愿意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

「你训练我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保罗问。

他的声音里已经没有一丝孩子气了。杰西卡一边想，一边说：「我和所有父母亲一样，希望你能……高人一等，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

她听出儿子语气中的怨恨，于是说：「保罗，我——」

「你要的不是儿子！」他说，「你要的是魁萨茨·哈德拉克！是男性贝尼·杰瑟里特！」

保罗的怨恨使她畏缩。「但是，保罗……」

「这件事，你问过我父亲吗？」

她心中又涌起一阵哀痛，轻声对他说道：「不管你是什么，保罗，你既继承了你父亲的基因，也继承了我的基因。」

「但不该有那些训练。」他说，「不该有那些……唤醒……沉睡者的东西。」

「沉睡者？」

「就在这里。」保罗用一只手指着头，然后又指指胸口，「在我身体里，不断地长啊长啊长……」

「保罗！」

她听得出来，保罗已经到情绪爆发的边缘。

「听我说。」他说，「过去，你想要圣母听听我做过的梦。现在，请你以她的身份来听。刚才，我在清醒时做了个梦，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必须镇定下来。」她说，「如果有—」

「香料。」保罗告诉她，「这里到处都有香料—空气里、土壤里、食物里。这种抗衰老的香料，就像真言师的药物一样，是毒药！」

杰西卡的身体一僵！

他压低声音重复道：「毒药—这么精妙，这么阴险，这么……无法逆转。只要你不停止服用，甚至不会有性命之忧。我们再也离不开厄拉科斯了，除非带着这颗星球的一部分一起走。」

他的声音中有某种凛冽的东西，不容任何质疑。

「你，还有香料。」他说，「任何人摄入这么多香料后，都会发生变化。但拜你之赐，我可以意识到这种变化。如果是在不知不觉中，这种变化还不会引起不安，但我办不到！因为我看见了！」

「保罗，你—」

「我看见了！」保罗重复说。

她听出保罗声音中的疯狂，但不知如何是好。

保罗又开口了，但她听到他已经恢复钢铁般的自制力。他说：「我们困在这里了。」

我们困在这里了，杰西卡在心中默念。

她相信保罗说的是真话。任何骗术、任何诡计，甚至贝尼·杰瑟里特的力量，都不能使他们完全摆脱厄拉科斯：香料有致瘾性。早在她察觉之前，她的身体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所以，我们将在这里终老一生，杰西卡想，在这颗地狱星球上。只要能躲过哈克南人的追杀，这里就是上天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而我这一生也很明确了，就是一匹育种的母马，为贝尼·杰瑟里特的计划保存重要的血脉。

「我必须让你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梦。」保罗说，声音又狂暴了起来，「为了让你相信我所说的话，我要先告诉你，我知道你会在这里生下一个女儿—我的妹妹。就生在厄拉科斯上。」

杰西卡把手按在帐棚的地垫上，抚平皱起的布料，想借此压住内心

的恐惧。她知道自己的腹部还未隆起，若没有受过贝尼·杰瑟里特的训练，她也认不出身体的细微征兆，无从知道腹中已有一个几周大的胎儿。

「只为献身。」杰西卡喃喃道，试图以贝尼·杰瑟里特箴言让自己镇定下来，「我们只为献身而存在。」

「我们将在弗瑞曼人那里找到一个家。」保罗说，「你们的护使团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逃难的地洞。」

她们确实在沙漠中为我们铺了条路，杰西卡告诉自己，但他怎么会知道护使团？她发觉，保罗身上那股陌生感有排山倒海之势，令自己不寒而栗。

保罗端详着影影绰绰的母亲，新的意识让他看出她的畏惧和每一个反应，仿佛有片炫目的光线勾勒出她的轮廓。他从内心深处生出一股怜悯。

「这里可能会发生的事，我还不能向你透露。」保罗对母亲说道，「我甚至不能告诉自己，尽管我看得见。这股关于未来的意识——似乎不受我的控制。一切就这么出现了。至于最近的未来，比如说，一年后，我能看到一些……一条路，就跟我们卡拉丹的中央大道一样宽阔。有些地方我看不到……那些昏暗的地方……就像藏在山的背面（他又想起那面飞扬的方巾）……还有岔路……」

他陷入了沉默，脑中全是当时看到的画面。当纱幕突然揭开，未来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他以前那些预知的梦、生命中的经历，都未能让他做好准备承受这一切。

他回想刚才的经历，又认出了自己那可怕的使命——他生命的艰难不断向外扩散，就像膨胀的气泡……时间在它面前退缩了……

杰西卡摸到帐棚的光板控制器，打开开关。

微弱的绿光驱走阴影，减轻了杰西卡的恐惧。她看着保罗的脸，注意到他的眼睛，那种向内探视的眼神。她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神情——灾难纪录。在那些经历饥荒和惨痛伤害的儿童脸上。他们的眼睛像两个坑，嘴巴抿成一条直线，双颊凹陷。

那是意识到骇人事实的神情，她想。像一个人被迫知道自己死期将至。

他不再是孩子了，真真切切。

她开始聚精会神，琢磨起保罗话中隐含的意味：保罗可以看到未来，看到脱身的方法。

「有个方法可以躲过哈克南人。」她说。

「哈克南人！」保罗不屑一顾道，「别再想那些变态的人类了。」他盯着母亲，借着光板研究母亲脸上的线条。这些线条泄漏了她的秘密。

她说：「你不应该将人归为人类，你还没有—」

「别那么确信自己知道人和人类的分别。」他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过去。而且，我的母亲，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但你应该知道—我们是哈克南人。」

仿佛一道霹雳打下，她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似乎想关闭所有感官意识。但保罗的声音继续坚决地传入，拖着她前进。

「下次你找到镜子时，仔细观察你的脸。但现在，先研究我的吧。如果你不想自欺欺人的话，一定会看出蛛丝马迹。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骨胳结构。如果这一切还不能说服你，就听我说。我走进了未来，读过一个档案，看到一个地方，我有一切资料。我们是哈克南人！」

「是……脱离家族的分支，」她说，「就是这样，对吗？是哈克南堂亲的……」

「你是男爵的亲生女儿。」他说，看到母亲用手捂住自己的嘴，「男爵年轻时很放荡，有一次，他上了一个女人的钩，那是一个贝尼·杰瑟里特，你们中的一员，目的是取得他的基因。」

保罗说「你们」时的语气刺中了她，就像掴了她一掌，但这却使她清醒过来。她无法否认他的话。她过去那许许多多意义不明的空白，如今有了清楚的去向，且彼此相连：她们需要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儿，不是为了结束厄崔迪与哈克南的古老世仇，而是为了修补她们基因谱系中的某些遗传因子。是什么因子？她搜寻着答案。

保罗仿佛看穿了她的心事，继续说道：「她们自以为能得到我，但我却与她们期望的不同，而且提前降生。这一切，她们还不知道。」

杰西卡用手紧紧捂住自己的嘴。

神母啊！他就是魁萨茨·哈德拉克！

在他面前，杰西卡感到自己赤身裸体、毫无遮掩。她知道他的双眼能看穿任何伪装。而这，杰西卡明白，就是她恐惧的源头。

「你正在想，我就是魁萨茨·哈德拉克。」他说，「抛开这个念头吧。我是你们意料之外的产物。」

我必须把这个消息传回学校。杰西卡想，亲缘索引也许能揭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们不会知道我的，等她们知道时，一切已经太晚了。」保罗说。

她想转移他的注意，放下手说：「我们会在弗瑞曼人那里找到容身之处吗？」

「弗瑞曼人有句谚语，他们认为这句话出自沙胡罗—掌管永生的古老父神。」保罗说。「他们说：『准备好领受一切际遇。』」

同时，他暗自想道：是的，我的母亲，在弗瑞曼人那里。你也会有蓝色眼眸，也会在漂亮的鼻子旁边留下蒸馏服过滤管的压痕……而且，你将生下我的妹妹：圣·尖刀厄莉娅。

「如果你不是魁萨茨·哈德拉克，」杰西卡说，「那你是—」

「你不可能了解的。」他说，「除非亲眼目睹，否则你不会相信。」

他心想：我是一粒种子。

他突然醒悟，自己是落在多么肥沃的土地上啊。而当他明白这一点时，那可怕的使命感充盈他的全身，在他体内那片空荡荡的地方肆虐，悲痛深切到他几乎喘不过气。

在前方的道路上，他看到两条主要分岔—在其中一条岔道上，他将面对邪恶的老男爵，说声：「你好，外公。」一想到这条路，以及沿路经历的一切，他就一阵反胃。

另一条岔道则是一片片模糊的灰影，不时冒出激战。他在这条路上看到一种战士宗教。烈火在宇宙中四处蔓延，迷信的军人个个被香料酒灌醉，上空有厄崔迪氏族的绿黑旗迎风飘扬。其中也有哥尼·哈莱克和几个父亲的老部下，人数少得可怜，都戴着从供奉父亲颅骨的圣坛中拿出来的鹰徽纹章。

「我不能走那条路。」他喃喃说道，「那不就正中你们学校那些老

巫婆的下怀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保罗。」他母亲说。

他仍旧一言不发，将自己当成种子来思考，以他的种族意识来思考—他最初体验到种族意识时，还以为那是可怕的使命。他发觉自己不再恨贝尼·杰瑟里特，也不恨皇帝，甚至不恨哈克南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种族本能，想振兴自身散落的遗传特性，想在新颖、优异的基因汇流之池中，交换、融合、改良血脉。而种族凭本能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可靠的方法—古老的方法。这方法已通过考验，万无一失，且所向披靡，那就是圣战。

当然，我不能选择那种方式，他想。

但他的灵眼再次看到供奉父亲颅骨的圣坛，和飘扬的绿黑旗下野火般蔓延开来的激战。

杰西卡清清喉咙，因他的沉默而心神不宁。「这么说……弗瑞曼人将会庇护我们？」

保罗抬起头，隔着朦胧的绿光盯着她脸上天生的贵族五官说：「对，这是其中一条路。」他点点头，「他们将称我为……穆阿迪布—『指出道路的人』。是的……他们将这样称呼我。」

之后，他闭上双眼，心里想着，现在，父亲，我终于可以哀悼你了。他感到泪水滑下自己的面庞。

第二卷　摩阿迪巴

1

听到雷托公爵的死讯，并得知他的死法之后，我父亲帕迪沙皇帝大发雷霆。我们从未见他如此盛怒。他责怪我母亲，责怪那条逼他将贝尼·杰瑟里特推上皇帝王座的协定。他责怪宇航和邪恶的老哈克南男爵。他见到谁就责怪谁，甚至包括我，说我和其他人一样，是女巫。我试图安抚他，说这只是遵循古老的自保法则，即使最远古的统治者也忠于此一法则。他嗤之以鼻，问我是否认为他是懦夫。那时我就明白，他的怒火并不是因为在意公爵之死，而是在意公爵之死对整个皇室的意义。此时回想，我觉得父亲也许和穆阿迪布一样能预知未来，毕竟父亲与穆阿迪布有着相同的血脉。

—伊勒琅公主《父亲的皇宫家事》



「现在，哈克南人要杀哈克南人了。」保罗悄声道。

他在夜幕降临前不久就醒了，在密闭黑暗的帐棚里坐了起来。母亲躺在对面的帐棚边，保罗听见她窸窸窣窣地动了动。

保罗看看地板上的近接传感器，研究着黑暗中萤光管照亮的指针。

「天很快就要黑了，」他母亲说，「为什么不拉开括约门？」

保罗意识到，她的呼吸已经改变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她一直静静躺在黑暗中，直到确定他已经醒来。

「拉开括约门也没有用，」他说，「外面一直有沙暴，帐棚已经被沙埋住。我马上去把沙子挖开，弄出条通道来。」

「还没有邓肯的消息吗？」

「没有。」

保罗心不在焉地摩挲着大拇指上的公爵印戒，突然恨起这颗星球的物产，那正是杀害他父亲的帮凶。他气得浑身发抖。

「我听见沙暴又开始了。」杰西卡说。

这句空洞、不用回答的话让他恢复了些冷静。他将心思放在沙暴上。他先前便看到风沙卷过蒸馏帐棚透明的一端，冷冷的细沙如流水般掠过盆地，翻过沟壑，拖着长长的尾巴卷上天空。外面原本有一块岩塔，他眼看着那尖塔在暴风吹袭下变幻形状，成为一块低矮的干酪色楔形石。流进这座盆地的沙尘像晦暗的咖哩粉，遮天蔽日，随后，沙子淹没了帐棚，光线顿时暗了下来。

营柱在沙子的重压下嘎嘎作响。沙管气泵不停将帐棚外的空气抽进来，发出微弱的呼哧声，打破了帐棚内的沉寂。

「再试试收发机。」杰西卡说。

「没用的。」他说。

他找到自己颈边夹着的蒸馏服水管，吸了一口带着体温的水，心想他这才算真正开始了厄拉科斯人的生活：从自己的呼吸和体内回收水分，以此维生。水淡而无味，但缓解了他发干的喉咙。

杰西卡听到保罗喝水，也感受到那光滑的蒸馏服贴合她的身体，但是她拒绝承认口渴。要承认干渴，就要彻底觉悟厄拉科斯有最可怕的一面：这里的人必须保卫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水汽，储存帐棚集水袋中寥寥的几滴水，痛惜在户外呼气所浪费的水分。

和可怕的现实相比，倒头再睡惬意多了。

但今天入睡时，她做了场梦。一想到那个梦她就栗栗不安。在梦中，她将手伸入流沙下，那里刻着一个名字：雷托·厄崔迪公爵。流沙淹没了名字，她拂开细沙，想让名字露出来。但是，还没等最后一个字母出现，第一个字母就重新被流沙填满。

流沙怎么也止不住。

她的梦变成恸哭，越来越响。那是荒唐的嚎啕。她大脑的某个部分意识到，那是她幼年的哭声，比婴儿稍稍大的时候。在梦中，一个背影朦胧的女子正在远去。

是我那不知名的母亲，杰西卡想，那个贝尼·杰瑟里特生下我之后，就将我交给其他女修，那是命令。她是不是很高兴能摆脱这个哈克南婴儿？

「他们的弱点是香料。」保罗说。

这种时候，他怎么还有办法想着进攻？她自问道。

「星球上到处都是香料，」她说，「你怎么袭击他们？」

她听见他动起来，听见包裹从帐棚另一头拖过来发出的沙沙声。

「在卡拉丹，我们依靠的是海军和空军。」他说，「在这里，是沙漠军。弗瑞曼人就是关键。」

他的声音从帐棚括约门附近传来。她受过的贝尼·杰瑟里特训练使她察觉到，保罗语气中有一丝对她的怨恨。

保罗一生所受的训练都教导他要恨哈克南人，杰西卡想，可现在，他发现自己竟然也是哈克南人……因为我。他太不了解我了！我是公爵唯一的女人，我接受了他的生活，他的价值观，甚至不惜违背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的命令。

帐棚的照明板在保罗手下亮了起来，荧荧绿光照出一片半球形区域。保罗蹲在括约门，调整好蒸馏服的兜帽，准备走到外面的沙漠。他的前额遮住了，嘴上戴着过滤器，鼻塞也调整好，脸上只露出窄窄的一道，乌黑的双眼朝她看了一眼，随即转开。

「你也穿戴好，准备出去。」他说。声音穿过过滤器，有些含混不清。

杰西卡将过滤器拉到嘴上，一边看着保罗启动帐棚的括约门，一边调整面罩。

括约门一拉开，在保罗启动静电压塑器固定细沙之前，细沙已唰唰涌进帐棚。压塑器重组沙粒的位置后，沙墙出现一个洞。他爬了出去，而她则倾听着保罗在沙漠上的一举一动。

我们会在外面发现什么？她猜想，哈克南人的军队和萨多卡军团？那些都是可以预料的危险。会有什么预料不到的危险吗？

她想到包里的压塑器及其他古怪装备。突然间，每种装备都化身成某种未知的危险，伫立在她的脑海中。

她感到一股热流从沙漠地表吹来，掠过她露在蒸馏服外的双颊。

「背包递上来。」是保罗的声音，低沉而戒慎。

她顺从地走过去，将背包推到门口，水在密封水瓶里汩汩作响。她抬头向上望，只见群星将保罗框成了一道剪影。

「这里。」他说着，手往下伸，将背包拉上地面。

现在，她只能看见一圈星星像亮晃晃的刀尖一样朝下指着她。一阵

流星雨划过她眼前的夜空。她觉得流星像是一个警告，也像林间里的老虎斑纹，又像闪光的墓碑，使她的血液为之冻结。她想起哈克南人正为她和儿子的人头悬出重赏，不禁心头发凉。

「快出来，」保罗说，「我要把帐棚叠起来。」

一阵沙雨从地面倾泻而下，拂过她的左手。一只手能握住多少沙粒？她问自己。

「要我帮忙吗？」保罗问。

「不。」

她咽一口唾沫，爬进洞里，感到被压紧固定的沙子在她手下嘎吱作响。保罗向下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臂。她站到他身旁一片光滑的沙地上，在满天星光下望向四处，沙几乎填满了两人脚下的盆地，只剩下周围一圈昏暗的岩顶。她用受过严格训练的感官探索着黑暗中更远的地方。

小动物的声响。

鸟儿。

一串流沙落下，沙里有什么东西，发出几不可闻的声音。

保罗折好帐棚，从洞口拉了出来。

星辰微光让黑夜更显得鬼影幢幢。她望着这一片片阴森暗影。

黑暗是蒙上眼睛的回忆。她想，你听着各种声音，听着令你的先人胆寒的哭号，那记忆是如此古老，只保存在你最原始的细胞中。用耳朵看，用鼻子看。

她身旁的保罗说：「邓肯告诉过我，如果他被抓住，他只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他背包上肩，越过盆地，走到沙子较浅的一侧，爬上断崖俯视沙漠旷野。

杰西卡机械式地跟上，注意到自己现在是如何以儿子为天。

现在我的悲哀比流沙漠还要沉重，她想，这个世界夺走了我的一切，除了一样最古老的东西：对明天的希望。我现在是为了我的少年公爵和尚未出世的女儿而活。

她爬到保罗身边，感到沙子不停将她的脚往下拉。

他望着北方，目光越过一排岩石，审视着远方的一处峭壁。

星光映照下，远处岩石的轮廓就像一艘海上的古式战舰。长长的舰

体在无形的波涛中起伏，天线来回摇晃，烟囱向后倾斜，像个π字耸立在船尾。

岩石轮廓上方突然闪现一束橙色强光，空中一道明亮的紫光射向那束橙光。

又一束紫光！

又一束刺向天空的橙色光！

仿佛一场远古海战，令人想起炮火互轰，两人不由得屏息凝视。

「火柱。」保罗低声道。

一轮红色的火光在远处岩石上方升起，一条条紫光在天际织出镶边。

「火焰喷射器和雷射枪。」杰西卡说。

厄拉科斯的一号月亮从左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因沙尘而愈显火红。两人看到那一侧有沙暴的迹象：沙漠上飘着一带飞沙。

「一定是哈克南人的扑翼机，正在搜捕我们。」保罗说，「他们把沙漠切成一格格……像是要确保上面的一切都会被踩死……像踩死一窝昆虫。」

「或者说，一窝厄崔迪人。」杰西卡说。

「我们必须找掩蔽，」保罗说，「往南沿着岩石走。如果他们在空旷地带发现我们……」他转过身，将背包上肩，「他们会杀死任何移动的东西。」

他沿着岩架走了一步，就在此时，他听到扑翼机滑行时低沉的嘶嘶声，看到了上方扑翼机那阴森的黑影。

2

父亲曾经告诉我，尊重事实几乎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世上没有无中生有。」他说。如果你知道「事实」可以何等不稳固，你就会明白这是多么深刻的思索。

—伊勒琅公主《与穆阿迪布的对话》



「我一直以自己能洞悉事物本质为傲，」杜菲·哈瓦特说，「这是身为晶算师的诅咒：你无时无刻不在分析数据，永远无法停止。」

说话时，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在黎明前的昏暗中显得沉着冷静，被沙弗汁染红的嘴唇抿成一线，辐射状的皱纹往上扩散。

一位身穿长袍的人蹲在哈瓦特对面的沙地上，一言不发，明显不为他的话所动。

两人蹲伏在一座岩石下方，岩石往前横伸，俯视下方广阔的凹地。曙光洒在盆地对面嶙峋的峭壁上，天地间一片粉红。悬岩下寒气逼人，前一晚刺骨的干冷还未退去。天亮前这里刮过一阵暖风，此时却冷了下来。哈瓦特能听到身后寥寥无几的士兵牙齿打颤的声音。

蹲在哈瓦特对面的是弗瑞曼人。黎明前第一丝微光初现时，他越过凹地来到这里，轻轻滑过沙面，融入沙丘，近乎无影无踪。

弗瑞曼人伸出一只手指，在两人间的沙地上画了一幅图，看上去像一只碗，碗里伸出一道箭头。「那里有许多哈克南人的巡逻队。」他说着，举起手指，指向对面的岩石。哈瓦特和他的士兵就是从那块岩石上爬下来的。

哈瓦特点点头。

许多巡逻队，没错。

但他仍不知道这个弗瑞曼人的来意，这使他颇为恼怒。晶算师的训练本来应该让他有能力看出别人的动机。

这是哈瓦特一生中最糟的一晚。当遭到攻击的报告送抵时，他正待在齐木坡，那是一座有军队驻防的小村落，也是昔日首都迦太奇的前哨。一开始，他想的是：只是偷袭，哈克南人在试探他们。

但报告一个接一个，越传越快。

两支军团在迦太奇着陆。

五支军团——五十个旅！正进攻公爵在厄拉奇恩的主要基地。

阿桑特，一支军团。

裂岩，两支战斗群。

之后报告更为详尽：敌军中还有皇家萨多卡军，可能有两支军团，显然一清二楚大批军火要派往何处。一清二楚！情报太出色了。

哈瓦特暴怒，直到他的晶算师能力可能因这股怒气而无法顺畅运作。进攻的规模如此之大，他的心像被拳头击中，痛苦难当。

现在，他躲在一小块沙漠岩石下，朝自己点了点头，将撕裂的外衣拉紧，裹住身体，像要挡住冰冷的阴影。

进攻的规模。

他一直预计敌人会从宇航那里租用临时运输舰来发动突击。在氏族对氏族的战役中，这是十分普遍的策略。运输舰定期在厄拉科斯降落、起飞，为厄崔迪氏族运送香料。哈瓦特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防止敌军伪装成香料运输舰展开偷袭。至于全面进攻，他们预计敌人的兵力不会超过十个旅。

但根据最近的统计，在厄拉科斯降落的星舰竟有两千多艘。不止有运输舰，还有巡防舰、侦察舰、装甲舰、运兵机和投放箱。

超过一百个旅——十支军团！

也许厄拉科斯整整五十年的香料收入才刚够负担一次这样的进攻。

也许真是这样。

为了攻击我们，男爵不惜血本，我低估了他。哈瓦特想，我对不起公爵。

还有叛徒的问题。

我要活到亲眼看着她被绞死！他想，当初有机会时，我真该杀死那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巫。他毫不怀疑是谁出卖了他们——杰西卡女士。所有已知事实都指向她。

「你的人，哥尼·哈莱克和他的部分人马跟我们的走私贩朋友在一起，很安全。」那个弗瑞曼人说。

「很好。」

所以哥尼可以离开这颗见鬼的星球，我们没有全军覆灭。

哈瓦特回头看了看挤作一团的部下。昨天晚上他还有三百名最优秀的战士，如今只剩二十人，其中一半身上带伤。现在，许多人睡着了。有的倚着岩石站着睡，有的趴在岩石下方的沙地里。他们最后的扑翼机，被他们用来运送伤兵的那一架，在天亮前不久损坏了。他们用雷射枪割开它，藏好碎片，然后艰难跋涉，躲进这个盆地边缘的藏身处。

哈瓦特只大概知道他们的位置—大约在厄拉奇恩东南二百公里。通往大盾壁附近弗瑞曼人穴地的大道在他们南方某地。

哈瓦特对面的弗瑞曼人将面罩和蒸馏服的兜帽甩向脑后，露出沙色的头发和胡须。他的前额又高又窄，头发从额头直直向后梳，无法看透的双眼因长期服用香料而完全变蓝。嘴巴一侧的髭须有些脏污，连接鼻塞的贮水管压得头发乱蓬蓬的。

弗瑞曼人取出鼻塞，调整一番，揉了揉鼻翼一侧的伤疤。

「如果你们今晚要从这里越过凹地，」他说，「千万不要带屏蔽场。岩壁上有一条裂缝……」他转身指着南方「……在那里。从那里到流沙漠都很空旷，屏蔽场会引来……」他犹豫了一下，「……沙虫。沙虫不常到这里来，但屏蔽场每次都会引来沙虫。」

他说的是沙虫，哈瓦特想，但本来打算要说别的东西。是什么？他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哈瓦特叹了口气。

他以前从未如此疲惫，连能量锭都无法缓解肌肉疲劳。

那些该死的萨多卡！

一想到那些狂热的士兵，想到他们所代表的皇室背信弃义，他就生出一股自责的愤恨。他自己的晶算师资料评估告诉他，若想在兰兹拉德高等理事会伸冤，他们活着呈上证据指控皇室的机会太过渺茫！

「你们想去找那些走私贩吗？」弗瑞曼人问。

「可能吗？」

「路途很遥远。」

「弗瑞曼人不喜欢说『不』。」艾达荷曾经这样告诉他。

哈瓦特说：「你还没告诉我，你的人能不能帮助我的伤兵。」

「他们受伤了。」

每次都是同样该死的答案！

「我们知道他们受伤了！」哈瓦特厉声道，「那不是──」

「安静，朋友！」弗瑞曼人警告他说，「你的伤兵怎么说？你的部落需要水，伤兵中有没有人认知到这一点？」

「我们还没谈水的问题，」哈瓦特说，「我们──」

「你不愿面对这个问题，这我理解。」弗瑞曼人说，「他们毕竟是你的朋友，你的族人。但你们有水吗？」

「不够。」

弗瑞曼人用手指着哈瓦特的衣服，衣服破了，露出下面的皮肤。「你们没有蒸馏服，离穴地又很远。你必须做出水的决定，朋友。」

「可以出钱请你们帮忙吗？」

弗瑞曼人耸耸肩。「你们没有水。」他瞥了一眼哈瓦特身后的人群，「你打算付多少伤兵？」哈瓦特瞪着对方，陷入沉默。身为晶算师，他知道他们牛头不对马嘴。对方的每个字都不是平常的意思，而另有所指。

「我是杜菲·哈瓦特。」他说，「我可以代表我的公爵讲话。现在，为了换取你们的援助，我在这里许下承诺，绝不违背约定。我期望的是有限的援助，希望能保存我的军力，等我把那个自以为可以逃过复仇的叛徒送到地狱，援助就可以结束。」

「你希望我们介入你们的复仇？」

「复仇的事我自己会处理，我只希望有人能负责帮我照料伤兵。我要亲自去报仇。」

弗瑞曼人皱起眉头，「你怎么可能对这些伤兵负责？他们对自己负责。水才是问题，杜菲·哈瓦特，你要让我为你作出水的决定吗？」

那人的手伸到藏在长袍下的武器上。

哈瓦特一凛，心想：他也想出卖我们？

「你在害怕什么？」弗瑞曼人质问道。

这些家伙说话还真不拐弯抹角！哈瓦特谨慎地说：「哈克南人悬赏

要买我的人头。」

「哈，哈！」弗瑞曼人的手松开武器，「你以为我们也像帝国一样腐败。你不了解我们。哈克南人的水甚至不够收买我们最小的孩子。」

却足以支付宇航的天价，运送两千多艘战舰。哈瓦特想。那笔运费至今仍令他咋舌。

「我们都在跟哈克南人作战。」哈瓦特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共患难，合作解决问题？」

「我们是在合作。」弗瑞曼人说，「我看到你们跟哈克南人打仗，你们打得很好。有几次，我真的希望你的部队能和我们一起作战。」

「我的部队可以怎么帮你？说吧。」哈瓦特说。

「谁知道？」弗瑞曼人说，「哈克南的部队到处都是。但你还是没有做出水的决定，也没有让你的伤兵自己决定。」

我必须小心，哈瓦特告诫自己，这里面有件事我还没搞清楚。

他说：「你能让我知道你们的做法吗，厄拉奇恩的做法？」

「外地人的思维。」弗瑞曼人说，语气中带着几分讥笑。他指着对面西北方向的崖顶说：「昨晚我们看着你们穿过那片沙漠。」他放下手臂，「你让你的部队走在沙丘迎风面上。不好。你们没有衣服，没有水，撑不了多久。」

「厄拉科斯上没有好走的路。」哈瓦特说。

「没错，但我们杀死了哈克南人。」

「你们怎样处理自己的伤兵？」哈瓦特询问道。

「一个人会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值得抢救、什么时候不值得吗？」弗瑞曼人问，「你们的伤兵知道你们没有水。」他歪过头，斜睨着哈瓦特，「时间到了，该做出水的决定了。受伤的人和没受伤的人，都必须为部落的将来打算。」

部落的将来，哈瓦特想，厄崔迪部落。确实。他强迫自己提出那个他一直在回避的问题。

「你们有听到公爵或他儿子的消息吗？」

无法看透的蓝眼睛朝上盯着哈瓦特的眼睛。「消息？」

「他们的命运！」哈瓦特厉声喝道。

「每个人的命运都一样。」弗瑞曼人说，「你们的公爵，听说，他

命数到了。至于天外之音，他的儿子，是在列特手里。列特没提过。」

这不用问我也知道。哈瓦特想。

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下，他们都醒了，也听见了。他们望着沙漠远方，脸上写着觉悟：他们不可能回到卡拉丹，现在连厄拉科斯也丢了。

哈瓦特转回身，对弗瑞曼人说：「你有听到任何关于邓肯·艾达荷的消息吗？」

「屏蔽场关闭时，他在大房子里。」弗瑞曼人说，「我只听说过这些……没别的了。」

她破坏了屏蔽场，放进哈克南人。他想，我是那个背对着门坐的人。她怎么能做这种事？这也会出卖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是……谁知道贝尼·杰瑟里特女巫是怎么想的……如果那也算得上是「想」的话。

哈瓦特竭力咽下一口唾沫，「你什么时候会有那男孩的消息？」

「厄拉奇恩发生的事，我们知道的不多。」弗瑞曼人耸耸肩，「谁知道呢？」

「你有管道可以打听吗？」

「也许吧。」弗瑞曼人揉着鼻子旁的压痕说，「杜菲·哈瓦特，告诉我，你懂哈克南人使用的那些重兵器吗？」

火炮，哈瓦特痛苦地想，谁能料到他们竟会在屏蔽场时代使用火炮？

「你说的是火炮。」他说，「他们用这种武器把我们的人堵死在山洞里。对这些爆破性武器，我有……理论知识。」

「任何人退到只有一个出口的山洞，都是自寻死路。」弗瑞曼人说。

「你为什么问起这种武器？」

「列特想要。」

难道这就是他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东西？哈瓦特猜想道。他说：「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搜集有关大炮的讯息？」

「列特想要亲自看到火炮。」

「那你们应该去抢一座回来。」

「我们有。」弗瑞曼人说，「我们抢到一座，藏在一个地方让斯第

尔格为列特研究这种武器。如果列特想看，也可以亲自去那里看。但我怀疑他不会去，那武器不是很好，不适合厄拉科斯。」

「你们……抢到一座？」哈瓦特问。

「那场仗打得很好。」弗瑞曼人说，「我们只损失了两个人，却让他们一百多人失去了水。」

每门大炮都有萨多卡守卫，哈瓦特想，但这个沙漠疯子竟然满不在乎地说，在跟萨多卡的战斗中只损失了两个人！

「要不是那些跟哈克南人一起作战的人，我们就不会损失那两个人了。」弗瑞曼人说，「那些人当中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战士。」

哈瓦特的一个手下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低头看着蹲在地上的弗瑞曼人问道：「你是在说萨多卡吗？」

「他说的就是萨多卡。」哈瓦特说。

「萨多卡！」弗瑞曼人说，从声音中听得出他很高兴，「哈——原来那些人是萨多卡！今晚真不错。萨多卡。哪支军团的？你们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哈瓦特说。

「萨多卡，」弗瑞曼人沉思起来，「但他们穿着哈克南人的制服，这不是很奇怪吗？」

「皇帝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向一个大氏族开火。」哈瓦特说。

「但你知道他们是萨多卡。」

「我算什么？」哈瓦特苦涩地问。

「你是杜菲·哈瓦特。」弗瑞曼人就事论事地说，「唔，我想，我们反正总会掌握这个情报的。那三个俘虏已经送去给列特的人审问了。」

哈瓦特的副官慢慢地问，每一个字都带着难以置信的口气。「你们……俘虏了萨多卡？」

「只抓住三个。」弗瑞曼人说，「他们很会打。」

要是当初我们有时间跟这些弗瑞曼人联系上就好了，哈瓦特想着，心里又酸又痛，要是我们可以训练他们、武装他们就好了。神母，我们本来可以拥有多么强大的军队啊！

「你们之所以会耽搁，或许是因为担心天外之音吧。」弗瑞曼人说，「如果他真是天外之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他。还没证实的事不值得考虑。」

「我效力于这个……天外之音。」哈瓦特说，「必须关注他的安危，我对自己发过誓。」

「你发誓捍卫他的水？」

哈瓦特匆匆瞥了一眼自己的副官，后者仍盯着弗瑞曼人看。哈瓦特的注意力转回蹲着的人影上，「是的，发誓捍卫他的水。」

「你希望回到厄拉奇恩，他的水所在的地方？」

「到……是的，他的水所在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这牵涉到水？」弗瑞曼人站起身来，将鼻塞固定好。

哈瓦特头一偏，示意副官回到其他人身边。副官疲乏地耸耸肩，照做了。哈瓦特听见那些人开始低头接耳。

弗瑞曼人说：「总有办法找到水的。」

哈瓦特身后有人骂了一声。哈瓦特的副官喊道：「杜菲，阿基死了。」

弗瑞曼人把一只拳头放在耳边。「水的结盟！这是个征兆！」他盯着哈瓦特说，「我们在附近有个地方可以接收这份水。我叫我的人来好吗？」

副官回到哈瓦特身旁说：「杜菲，有几个人的妻子留在厄拉奇恩，他们……嗯，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怎么样。」

弗瑞曼人仍旧把拳头举在耳边。「这是不是水的结盟？杜菲·哈瓦特？」他质问道。

哈瓦特的大脑飞转，他明白弗瑞曼人话中的含意了，但悬岩下疲惫不堪的人们明白之后会有什么反应？他惴惴不安。

「是，水的结盟。」哈瓦特说。

「让我们的部落合一。」弗瑞曼人说着，放下了拳头。

那仿佛是个信号，有四人立即从他们上方的岩石上滑下来，飞快跑到悬岩下，将死者裹进一件宽大的袍子里，抬起来沿着岩壁往右跑，脚下带起一团团沙尘。

哈瓦特那些疲惫的部下还未回神，一切就结束了。那群人像抬沙袋一样抬着裹在袍子里的尸体，在断崖转了道弯，不见踪影。

哈瓦特手下的一个人大喊：「他们把阿基抬去哪里？他——」

「他们把他抬去……埋掉。」哈瓦特说。

「弗瑞曼人从来不埋死人！」那人吼道，「别想耍我们，杜菲。我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阿基是我们——」

「为天外之音殉道的人，」弗瑞曼人说，「如果你们都是为天外之音献身的人，为什么要哀号？以这种方式死去的人，只要人们还记着他，他就会永远跟记忆同在。」

但是哈瓦特的人纷纷涌上，满脸愤怒，其中一人已经抓起雷射枪，开始拉动枪栓。

「待在原地别动！」哈瓦特大声喝斥道，肌肉已因过度疲劳而僵硬，但他竭力控制自己的身体，「这些人尊重我们的死者，习俗不同，但意思都一样。」

「他们会从阿基体内榨出水来。」手持雷射枪的人咆哮道。

「你的人是不是想参加葬礼？」弗瑞曼人问。

他甚至连问题出在哪里都看不出来，哈瓦特心想，弗瑞曼人天真到惊人的程度。

「他们关心这位值得尊重的战友。」哈瓦特说。

「我们将以同等的敬意对待你们的战友，一如对待我们自己的战友。」弗瑞曼人说，「这是水的结盟。我们知道仪式。一个人的肉体属于自己，但水属于整个部落。」

手持雷射枪的人又向前迈了一步，哈瓦特急忙说：「现在你们愿意帮助我们的伤兵了吗？」

「没人会质疑结盟。」弗瑞曼人说，「部落为自己的成员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会为你们做。首先，我们必须让你们每个人都有衣服，还有一些必需品。」

手持雷射枪的人犹豫了起来。

哈瓦特的副官问道：「我们是在用阿基的……水，来买他们的帮助吗？」

「不是买。」哈瓦特说，「我们加入他们了。」

「只是风俗不同。」另一个人喃喃自语道。

哈瓦特开始放心了。

「他们会协助我们去厄拉奇恩吗？」

「我们会杀哈克南人。」弗瑞曼人说着，咧嘴一笑，「还有萨多卡。」他往后退了一步，将手握成杯状放在耳边，头往后仰，仔细听着。过了一会，他放下手说：「来了艘飞机。到岩石下面去藏好，别动。」

哈瓦特打了个手势，他的人都听命躲了起来。

弗瑞曼人抓住哈瓦特的手臂，将他和其他人一起往后推。「该战斗的时候才战斗。」那人说着，手伸到长袍下，取出一个小笼子，从笼中抓出一头小动物。

哈瓦特认出那是小蝙蝠，头正转动着，哈瓦特看到它的眼睛蓝中透蓝。

弗瑞曼人抚着小蝙蝠，轻声低吟着安慰它，然后弯下身子，对准它的头，让一滴唾液从舌头上滴入蝙蝠向上张开的口中。蝙蝠伸开翅膀，但仍旧停在弗瑞曼人张开的手掌上。那人拿出一枝小管子，举在蝙蝠头边，对着管子叽叽喳喳讲了一阵子，然后举起小蝙蝠，向上一抛。

蝙蝠往断崖俯冲，消失在视线之外。

弗瑞曼人折起笼子，塞进长袍，再次低下头凝神聆听。「他们驻扎在高地上，」他说，「不知道在那上面找什么。」

「谁都知道我们是朝这个方向撤下来的。」哈瓦特说。

「不要以为自己是猎人唯一的目标。」弗瑞曼人说，「看看盆地另一头，你会看到一件事。」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哈瓦特几个手下动了动，开始低声交谈。

「要像吓到的动物那样安静。」弗瑞曼人嘘了一声说。

哈瓦特发现对面山崖有动静，黄褐色背景上有道黄褐色小点快速晃着。

「我的小朋友带回消息了。」弗瑞曼人说，「它是优秀的信使━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如果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会不高兴。」

凹地对面的动静渐渐消失了，整整四、五公里宽的沙地上空无一物，只有白日高温带来的热浪在隐隐翻腾。

「现在，要绝对安静。」弗瑞曼人小声说。

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对面断崖的一处缺口走出，迳直穿过凹

地。在哈瓦特看来，他们很像弗瑞曼人，但又有点不对劲。他数了数，一共六人，在沙丘上举步维艰。

「噗噗噗噗」，哈瓦特这群人右后方的高空传来扑翼机的拍动声。一架涂着哈克南机徽的厄崔迪扑翼机朝穿越凹地的那几人俯冲下去。

那群人停在一座沙丘顶，挥手示意。

扑翼机在他们上方一个急转弯，往回飞，激起一团沙尘，降落在那些弗瑞曼人面前。五人从扑翼机涌出，哈瓦特看到了一尘不染、闪烁微光的屏蔽场——动作剽悍俐落，是萨多卡。

「啊，用上他们那愚蠢的屏蔽场。」哈瓦特旁边的弗瑞曼人嘶声道，朝凹地毫无遮蔽的南壁看了一眼。

「他们是萨多卡。」哈瓦特小声说。

「很好！」

萨多卡呈半圆形朝等在那里的弗瑞曼人包抄过去，手上的刀刃在太阳下亮晃晃。弗瑞曼人围在一起，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突然，两队人周围的沙地上冒出许多弗瑞曼人，他们冲到扑翼机旁，钻了进去。沙丘顶的两队人马开始交战，在沙尘的遮蔽下动作忽隐忽现。

没多久，尘埃落定，沙丘顶上只剩下弗瑞曼人。

「他们在扑翼机上只留了三个人，好运气。」哈瓦特旁边的弗瑞曼人说，「我们抢到扑翼机了，我敢说一定刮都没刮到。」

哈瓦特有个部下在他身后说：「那些都是萨多卡！」

「你有没有留意到他们打得多好？」弗瑞曼人说。

哈瓦特深吸一口气，嗅到尘土中的烟硝味，感受到干及热。他的声音也同样干巴巴的，「是的，他们打得很好，确实很好。」

缴获的扑翼机拍着双翼，东倒西歪地起飞了，然后机翼收起，陡然朝南爬升。

原来这些弗瑞曼人也会驾驶扑翼机，哈瓦特想。

远处的沙丘上一个弗瑞曼人挥舞着一条绿色方巾：一次……两次……

「还有更多扑翼机过来！」哈瓦特身旁的弗瑞曼人叫道，「准备好，我还想神不知鬼不觉带大家离开这里。」

神不知鬼不觉！哈瓦特想。

又两架扑翼机从西面高空冲向沙漠。那些弗瑞曼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刚刚还在激战的地方只剩下八块蓝斑──身穿哈克南制服的萨多卡尸体。

一架扑翼机从哈瓦特上方的断崖滑过。一见这艘扑翼机，哈瓦特不由得倒吸一口气──一艘大型运兵机。展开双翼，速度很慢地重重飞着，像一只归巢的巨鸟。

远处，一架俯冲的扑翼机射出手指粗细的紫色雷射光束，打在沙地上，激起一条清晰的沙尘。

「懦夫！」哈瓦特身旁的弗瑞曼人怒骂道。

运兵机朝那堆身穿蓝衣的尸体降落，双翼完全展开，上下扇动着，准备快速停机。

南方闪过一道金属反光，引起了哈瓦特的注意。一架扑翼机正全力俯冲，机翼收起，平平贴在机身两侧，机尾在深银灰色的空中喷出金色火焰。这架扑翼机像支利箭朝运兵机直冲而去。由于周围有雷射枪在开火，运兵机并未打开屏蔽场。扑翼机直直撞了上去。

爆炸的巨响挟着熊熊烈火，撼动整个盆地。断崖上四处都有岩石不断滚落。运兵机和扑翼机的那片沙地朝天空喷出数股橘红色光线──一切都被大火吞噬了。

是那架弗瑞曼人刚缴获的扑翼机，哈瓦特想，他决心牺牲自己，跟那艘运兵机同归于尽。神母啊！这群弗瑞曼人都是些什么人？

「不错的交换。」哈瓦特身旁的弗瑞曼人说，「那艘运兵机上一定载了三百人。现在，我们必须取他们的水，还得制定计划再弄一架扑翼机。」他移步走出岩石阴影下的隐蔽处。

一群身穿蓝色军服的人翻过断崖，如雨点般落下来，落地动作被悬浮器放慢了。电光火石间，哈瓦特认出他们是萨多卡，严厉的脸上是战斗的狂热。哈瓦特发现他们没带屏蔽场，人手一刀，另一只手拿着击昏枪。

一刀砍下，哈瓦特的弗瑞曼同伴咽喉中刀，向后便倒，扭歪的脸翻倒在地。哈瓦特刚拔出自己的佩刀就被击昏枪射出的子弹击倒，眼前顿时一片黑暗。

3

穆阿迪布确实可预见未来，然而你必须明白，此能力有其限度。想想人的视力。你有眼睛，但没有光就无法视物。如果你人在山谷，便无从看见山谷另一端。同理，穆阿迪布并不总能看透神秘的层峦叠嶂。他告诉我们，根据预言所做的决定，哪怕只是用一词取代另一词，都可能改变未来的全貌。他还告诉我们：「时间的幻象相当广阔，但当你朝未来前进时，时间却成了一扇窄门。」他总是拒绝诱惑，并不选择看上去清晰而安全的路径，并警告说：「那样的路从来只会通往淤塞。」

——伊勒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觉醒》



夜色中，一队扑翼机从上方滑过。保罗抓住母亲的手臂，厉声说：「别动！」

接着，他看到月光下领头的那架扑翼机，看到机翼如何向下扑扇减速着陆，控制操纵杆的手不顾后果地急冲急收。

「是艾达荷。」他倒吸一口气道。

那架扑翼机及其同伴降落在盆地上，像一队归巢的鸟。艾达荷走出扑翼机，不等沙尘散去，迳直朝两人跑来。两个身穿弗瑞曼长袍的人跟在他后方，保罗认出了其中一人：高个子、沙色胡须的凯恩斯。

「这边走！」凯恩斯大叫着转向左方。

凯恩斯身后，其他弗瑞曼人正抛出纤维罩盖住扑翼机。扑翼机变成了一排低矮沙丘。

艾达荷滑下来，在保罗前面停下，向他致意道：「爵爷，弗瑞曼人在这附近有个临时庇护所，我们——」

「那后面是怎么回事？」

保罗指指远处断崖上空的暴乱——喷射的火光，雷射枪紫色的光束在

沙漠上交织。

艾达荷镇静的圆脸上露出罕见的笑容：「爵爷，我给他们留了一点小小的惊—」

突然，耀眼的白光洒满沙漠，像太阳一样明亮，将他们的影子一一投在岩壁上。说时迟那时快，艾达荷一只手抓住保罗的手臂，另一只手抓住杰西卡的肩膀，使劲将两人从岩架上推到下方的凹地里。众人趴在沙地上，听着爆炸声在上方轰响。巨大的冲击波震碎了他们刚才所在的岩架。

艾达荷坐起来，掸掉身上的沙土。

「不是氏族用的原子武器！」杰西卡说，「我还以为—」

「你在那里设了屏蔽场吧。」保罗说。

「很大的屏蔽场，全功率运转。」艾达荷说，「只要雷射光一碰，就会……」他耸了耸肩。

「亚原子裂变，」杰西卡说，「那是危险的武器。」

「不是武器，女士，是防御。下次哪个饭桶再用雷射枪，可就要三思了。」

从扑翼机上爬下来的弗瑞曼人在他们上方的沙丘停下，一人低声喊道：「朋友，我们应该躲起来。」

艾达荷扶起杰西卡，保罗则自行站了起来。

「爆炸会相当引人注意，爵爷。」艾达荷说。

爵爷，保罗想。

别人这样称呼自己时，这个词的发音变得十分奇异。「爵爷」一直是他父亲。

在那刹那，保罗的预视力再次触动他。他看到那种使人类走向乱世的狂暴种族意识渗透了他。这种幻象使他心惊胆战。他让艾达荷领着自己，沿盆地边缘走到一块岩架旁边。那里的弗瑞曼人正在用压塑器打开一条通往沙面下的路。

「爵爷，我可以帮你拿背包吗？」艾达荷问。

「这包不重，邓肯。」保罗说。

「您没有护体屏蔽场，」艾达荷说，「穿我的好吗？」他看了看远处的断崖，「看样子，周围不太可能再有雷射光。」

「留着你的屏蔽场吧，邓肯，你的右臂就足以保护我了。」

杰西卡看到保罗的赞扬起了作用，艾达荷更加贴近保罗。她想：我儿子多么善于处理与手下的关系。

弗瑞曼人搬开一块堵住洞口的岩石，露出一条通向地下基地的通道。弗瑞曼人用伪装罩遮住入口。

「这边走。」一个弗瑞曼人说，领着他们走下石阶，踏入一片黑暗之中。

在他们后面，伪装罩遮蔽了月光。前方一道绿光照亮了石阶、岩壁和一道弯向左侧的转角。现在，他们周围全都是身穿长袍的弗瑞曼人，拥着他们一路向下。转过那道弯，他们看到另一条向下倾斜的甬道，通往一间凹凸不平的洞室。

凯恩斯站在他们面前，头罩甩在脑后，蒸馏服的领子在绿光照耀下闪闪发亮，长发和胡须乱作一团，没有眼白的蓝眼睛在浓浓的眉毛下显得特别深邃。

双方见面的这一刻，连凯恩斯都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这么做：我为什么要帮助这些人？这是我所做过最危险的事，我可能会受他们连累。

接着，凯恩斯直视保罗。这名少年已经一副成熟男人的模样，压抑悲伤，除了他的身份应有的得体举止，什么都不显露—他已是公爵了。但凯恩斯心知肚明，这个爵位之所以还在，完全是因为这位年轻人—这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杰西卡四下打量这间石室，用贝尼·杰瑟里特的方式一一记在自己脑中：一间实验室，不是军队设施。正如古式民屋，有不少犄犄角角。

「这是皇家生态实验站之一，我父亲曾经想要拿来作前哨基地。」保罗说。

他父亲曾经想要！凯恩斯想。

凯恩斯再次怀疑自己的决定：我出手帮助这些难民是不是太蠢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抓住他们易如反掌，还可以用他们来换取哈克南人的信任。

保罗学着母亲的样子审视着这个房间。墙壁是单调的岩石，一边摆着工作台，上面放着一排实验器械—刻度盘闪闪发光，拖着电线的香料分离器上有几个玻璃凹槽。到处都弥漫着臭氧味。

几个弗瑞曼人没有停步，绕过一道隐蔽的转角继续前进。不多时，那边传来新的声音：机器的咔咔声、传动轮和驱动机发动的轰鸣声。

保罗往房间的另一头望去，那面墙边摆着许多笼子，里面装着小动物。

「你说得对，你认出了这个地方。」凯恩斯说，「保罗·厄崔迪，你打算用这地方做什么？」

「把这颗星球变成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保罗说。

也许，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帮助他们的。凯恩斯想。

机器的嗡嗡声突然低下来，周围一片寂静。空旷的房间里响起小动物尖细的叫声，只吱吱叫了几声就戛然而止，仿佛这种叫声让它们自己感到难为情。

保罗的注意力又回到笼子上，他看出那几只动物是褐色翅膀的蝙蝠。一个自动喂食机从墙上伸出来，穿过整个笼子。

一个弗瑞曼人从一处暗室走出来，对凯恩斯说：「列特，屏蔽场产生器停了，我无法把我们屏蔽起来，避不开探测器。」

「能修好吗？」凯恩斯问。

「快不了。零件……」那人耸耸肩。

「那好，只好不用机器了。」凯恩斯说，「拿个手动泵把空气抽到地面上去。」

「马上去。」那人急匆匆离开了。

凯恩斯又转向保罗说道：「你的答案很好。」

杰西卡注意到此人自在的男低音，那是皇室的口音，惯于发号施令。她没有忽略那人对他的称呼，「列特」。列特是弗瑞曼人的生死之交，是这位温顺的行星生态学家的另一张面孔。

「我们万分感激你的帮助，凯恩斯博士。」她说。

「嗯……再说。」凯恩斯说着，对一个手下点了点头，「夏米尔，把香料咖啡端到我房间！」

「马上就好，列特。」那人说。

凯恩斯指着石室侧墙上的一道拱形开口：「请！」

杰西卡先端庄地点了点头，这才移步。她见保罗给艾达荷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在这里安排卫兵。

通道只有两步深，通向一道厚重的门，门后是正方形的办公室，金色的灯球照亮了整个房间。杰西卡走进去时，手在门上一抚，惊讶地发现那竟然是塑钢门。

保罗朝房间里走了三步，将背包放下，听到门在身后关上，开始四下打量这个地方。房间每边长约八公尺，墙壁是天然的岩石，咖哩色。右侧是一排金属档案柜。一张矮书桌摆在正中，雾白的玻璃桌面布满黄色气泡，四周摆着四把悬浮椅。

凯恩斯绕过保罗，为杰西卡拉开一张悬浮椅。她坐下，留意着儿子审视房间的样子。

保罗继续站了片刻，感觉到室内空气流动微微有些异样，代表右边那排柜子后面有一道秘密出口。

「保罗·厄崔迪，你不坐下吗？」凯恩斯问。

小心翼翼地避开我的头衔，保罗想。但他还是坐下了，一言不发。凯恩斯也坐了下来。

「你觉得厄拉科斯可以成为人类的乐园。」凯恩斯说，「可是，你也看到了，帝国派来这里的只有受过训练的走狗，只会搜寻香料！」

保罗举起戴着公爵印戒的大拇指说：「看见这个戒指了吗？」

「是的。」

「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吗？」

杰西卡倏然转身盯着儿子。

「你父亲躺在厄拉奇恩的废墟里，死了。」凯恩斯说，「所以，理论上，你的确是公爵。」

「我是帝国的士兵。」保罗说，「所以，理论上，同样也是皇帝派来这里的走狗。」

凯恩斯的脸阴沉下来，「即使站在你父亲尸体旁的是皇帝的萨多卡？」

「萨多卡是一回事，我手上统治权的法定来源是另一回事。」保罗说。

「厄拉科斯用自己的方式决定该谁坐上发号施令的宝座。」凯恩斯说。

杰西卡转头看了看凯恩斯，心想：这人很刚硬，没有人能使他屈

服……而我们需要刚硬。保罗在冒险一搏。

保罗说：「萨多卡来到厄拉科斯，正说明我们那位可敬的皇帝是多么害怕我父亲。而现在，我会让帕迪沙皇帝有理由害怕—」

「小伙子，」凯恩斯说，「有些事情你不—」

「你应该称呼我阁下，或者爵爷。」保罗说。

慢慢来，杰西卡想。

凯恩斯瞪着保罗。杰西卡发现，这位行星生态学家脸上有一丝赞赏，露出了兴致。

「阁下。」凯恩斯说。

「对皇帝来说，我是烫手山芋。」保罗说，「对所有想把厄拉科斯当成战利品来瓜分的人来说，我同样是烫手山芋。只要我还活着，我始终是烫手山芋，塞在他们喉咙里，总有一天会噎死他们。」

「空口白话。」凯恩斯说。

保罗凝视着他，过了一会，他说：「你们有个传说，利桑·阿拉黑，也就是天外之音，那个将带领弗瑞曼人进入乐园的人。你们的人—」

「迷信！」凯恩斯说。

「也许是。」保罗赞同道，「但也许不是。有时候，迷信会有些奇怪的根源、奇怪的分支。」

「你有个计划，这一点倒是很明显……阁下。」凯恩斯说道。

「你的弗瑞曼人能给我证据，证明这里有身穿哈克南军服的萨多卡人吗？」

「相当有可能。」

「皇帝会派一个哈克南人重掌厄拉科斯的大权，也许甚至会是野兽拉班。」保罗说，「就让他来吧！他一卷入他脱不了罪的阴谋，皇帝就会面对兰兹拉德的诉状。在那里，他必须回答—」

「保罗！」杰西卡说。

「就算兰兹拉德高等理事会接下了你的案子，」凯恩斯说，「那也只会有一个结果：皇室和各大氏族的全面战争。」

「混战。」杰西卡说。

「但我会将我的案子提交给皇帝，」保罗说，「给他一个混战之外的选择。」

杰西卡用干巴巴的语气说：「勒索？」

「政客的手段之一，你也承认自己做过。」保罗说。杰西卡从他的话中听出了几分苦涩，「皇帝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你的目标是王座？」杰西卡说。

「他不会愿意冒险让整个帝国在全面战争下分崩离析。」保罗说，「行星一颗颗毁灭，到处治安败坏——他不会冒这个险。」

「你所说的，是一场不顾一切的赌博。」凯恩斯说。

「兰兹拉德的大氏族最怕的是什么？」保罗问，「他们最怕厄拉科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萨多卡会各个击破，干掉他们。所以才会有兰兹拉德。这就是大公约的黏合剂。只有联合起来，他们才能跟皇帝的军队分庭抗礼。」

「但他们——」

「这就是他们害怕的事，而厄拉科斯将会成为号召大家团结的口号。」保罗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从父亲身上看到自己——被一个个挑出来消灭。」

凯恩斯对杰西卡说：「他的计划会成功吗？」

「我不是晶算师。」杰西卡说。

「但你是贝尼·杰瑟里特。」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凯恩斯一眼，然后说：「他的计划有利有弊……处于这个阶段的所有计划都这样。一个计划成不成功，既取决于构思，也取决于执行。」

「『法律是极致的科学』。」保罗引述道，「这句话刻在皇帝的大门上。我打算向他展示法律。」

「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信任提出计划的人。」凯恩斯说，「厄拉科斯有自己的计划，我们——」

「在皇帝的宝座上，我一挥手就可以创造厄拉科斯的乐园。」保罗说，「这就是我手里的钱，我用来购买你的支持。」

凯恩斯的身体一僵：「我的忠诚是非卖品，阁下。」保罗盯着桌子对面的凯恩斯，与他那蓝中透蓝的冰冷目光相交，审视着那长满胡须的脸、凛然的身态，嘴边露出冷冷的笑，说道：「说得好。我道歉。」

凯恩斯迎着保罗的目光，说：「哈克南人从不认错。也许你跟他们

不一样，厄崔迪。」

「那可能是他们教育的失误。」保罗说，「你说你是非卖品，但我相信你会接受我的出价。为了回报你的忠诚，我也向你献上我的忠诚……全心全意。」

我儿子继承了厄崔迪氏族的真诚，杰西卡心想，他有那种巨大的、近于天真的荣誉感，这是多么强大的力量啊。

她看到保罗的话撼动了凯恩斯。

「这是废话。」凯恩斯说，「你不过是个孩子，并且—」

「我是公爵。」保罗说，「我是厄崔迪，而厄崔迪氏族从不背弃这样的结盟。」

凯恩斯咽了口唾沫。

「当我说『全心全意』的时候，」保罗说，「我的意思是『毫无保留』，我愿意为你献出生命。」

「阁下！」凯恩斯说。这个词脱口而出，杰西卡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对一名十五岁的少年讲话，而是对一个男人、一个地位比他高的人讲话。在这一刻，凯恩斯口服心服。

此时此刻，他愿意为保罗牺牲性命。她想，厄崔迪家的人怎么能够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地做到这一点？

「我知道你的承诺是真心的。」凯恩斯说，「但哈克南—」

保罗身后的房门砰地一声打开，他猛一转身，看到令人晕眩的激战—叫喊、钢铁的撞击，通道里苍白扭曲的面孔。

为了保护身边的母亲，保罗扑向门口，看见艾达荷堵在通道，看到朦胧的屏蔽场后方他那杀红的双眼、他后方利爪般的手，以及徒劳地砍在屏蔽场上的刀，还有击昏枪火力被屏蔽场弹回时发出的橘色火焰，而艾达荷的刀刃在这一切中穿梭，溅出一阵阵殷红。

凯恩斯已经冲到保罗身旁，两人把全身的重量压在门上。

保罗最后瞥了一眼艾达荷，他力抗蜂拥而至的哈克南军人—急推猛拉，竭力稳住蹒跚的步伐，黑色山羊毛般的头发上鲜红的血直冒，像朵盛放的死亡之花。随后，门关了。咔的一声，凯恩斯将门闩上。

「看来，我已经做出决定。」凯恩斯说。

「你的机器关掉之前，有人侦测到了。」保罗说。他将母亲从门口

拉开，看到她眼中的绝望。

「咖啡没有送来，我应该要料到有状况。」凯恩斯说。

「你这里有条逃生暗道。」保罗说，「是不是该用了？」

凯恩斯深深吸了口气，说：「这道门至少可以抵挡二十分钟，除非他们使用雷射枪。」

「他们不会用雷射枪，因为害怕我们这一侧有屏蔽场。」保罗说。

「他们是穿着哈克南军服的萨多卡人。」杰西卡低声说道。

开始撞门了，一阵阵有节奏的撞击声。

凯恩斯指着右墙的柜子：「这边走。」他走到第一个柜子前，打开抽屉，动了动里面的操纵杆，整面墙连同柜子一起移开，露出黑黢黢的地道口。「这也是塑钢门。」凯恩斯说。

「你准备做很周全。」杰西卡说。

「我们在哈克南人手下活了八十年。」凯恩斯说。他领着两人走进黑暗，随即关上地道门。

四周骤然一黑，杰西卡看见前方地面上有道发光的箭头。

凯恩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们在这里分手。这堵墙比房门结实，至少可以抵挡一小时。沿着地上的箭头往前走，一路上都会有这样的箭头，你们走过后就会自动熄灭。这些箭头可以指引你们穿越迷宫，到达另一个出口，我在那里藏了一架扑翼机。今晚会有一场横扫沙漠的大沙暴，你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迎向沙暴，冲进风暴顶端，顺着风暴飞。偷扑翼机时，我的人就是这么做的。只要飞在沙暴内的高处，你们就能活下来。」

「你怎么办？」保罗问。

「我试着从另一条路逃走，如果我被抓住了……那，我仍旧是皇家行星生态学家，我可以说我被你们抓住了。」

像懦夫一样逃跑。保罗想，但如果不这么做，我要怎么活下去为父亲报仇？他转过身，面对密道大门。

杰西卡听见他的动作，道：「邓肯已经死了，保罗。你看见他的伤口了，你什么忙也帮不上。」

「总有一天，我要叫他们血债血偿。」保罗说。

「所以你必须立即动身。」凯恩斯说。

保罗感到凯恩斯的手放到自己肩头，拍了拍。

「凯恩斯，我们在哪里碰头？」保罗问。

「我会派弗瑞曼人去找你们，我们知道沙暴的路线。现在快走，愿神母赐你们速度和好运。」

黑暗中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他走了。

杰西卡摸到保罗的手，轻轻拉着他说：「我们绝不能走散。」

「没错。」

他跟着她走过第一道箭头，脚底一触，箭头立即暗了下去，前方亮起另一道箭头，召唤着两人继续前行。

两人走过第二道箭头，看着箭头灭掉，看着前方出现另一道箭头。

两人跑了起来。

诡计中有诡计再套着诡计和后面的诡计，杰西卡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成了某人诡计中的一环？

在微弱的光线下，两人只能隐约感觉到箭头指引着自己转过一个个转角，经过一个个岔路口。有段时间通道往下倾斜，然后向上，一直向上。终于有了台阶，转过一个弯，台阶突然没了，前方是一堵发光的墙，墙的正中露出一个黑色把手。

保罗按了一下把手。

墙旋开了，前方灯光雪亮，照出一座在岩石上凿出的山洞，洞中央蹲伏着一架扑翼机。扑翼机另一侧是一堵平坦的灰墙，墙上有个大门标记。

「凯恩斯到哪里去？」杰西卡问。

「他做了任何优秀的游击队领导人都会做的事。」保罗说，「他把我们分成两组，并作好安排，就算他被俘，也不可能说出我们在哪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保罗将她拉进洞内，注意到脚下踢起厚厚的尘土。

「这里很久没人来了。」他说。

「他似乎很有把握弗瑞曼人能找到我们。」她说。

保罗放开她的手，走到扑翼机左侧，打开舱门，把他的背包放到后座上。「扑翼机有屏蔽系统，探测器侦查不到。」他说，「仪表板上有大门的遥控开关和灯光控制。被哈克南人统治了八十年，他们学到做事

要周密。」

杰西卡倚着扑翼机的另一侧，缓了口气。

「哈克南人会在这一带部署火力，」她说，「他们并不蠢。」她想了想方位，指着右边说：「我们看见的沙暴是从那个方向来的。」

保罗点点头，竭力克制心中那股突然不想动的感觉。他知道原因，却发现，即使知道也于事无补。他在今晚的某个时刻做了一个决定，扭转了走向，未来变成深不可测的未知数。他知道此刻两人所处的时空，然而「此时此刻」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他仿佛远远看着自己走进一座深谷，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走出山谷的路有无数条，有些路或许可以将保罗·厄崔迪带回眼前，许多却不会。

「我们等的时间越久，敌人准备得越充分。」杰西卡说。

「进去，系好安全带。」他说。

他和她一起爬进扑翼机，继续与一个念头缠斗：这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领域，任何预知力都无法看到的时空。突然间，他震惊地意识到，自己越来越依赖预知力，这削弱了他处理眼前这种紧急状况的能力。

「如果你只依赖眼睛，你的其他感官会变弱。」这是贝尼·杰瑟里特的格言。保罗想着这句话，发誓永远不再重蹈覆辙……如果他能活下来。

保罗系紧安全带，看到母亲也系好后，开始检查扑翼机。扑翼机的机翼完全伸展，精巧的金属叶片交错着向外张开。他拉了下伸缩控制杆，收起机翼，准备按照哥尼·哈莱克教过他的方法，用喷射系统起飞。启动器轻轻发动了，仪表板的表盘指针开始转动，涡轮发出低沉的嘶嘶声。

「好了吗？」他问。

「好了。」

他按下灯光的遥控开关。

黑暗笼罩两人。

他伸手按下大门的遥控开关，表盘微光将他的手衬成一片阴影。前方传来嘎嘎声，沙尘滚滚落下的咻咻声打破了沉寂。一股挟带沙尘的微风拂上保罗的脸，他关上他那一侧的舱门，感受到机舱立即开始增压。

有大门标记的那堵墙豁然洞开，整片黑暗中露出一格方形星空，在沙尘遮蔽下有些朦胧。远处的星光隐约洒在层层叠叠起伏的沙丘上。

保罗按下仪表板上闪闪发亮的起飞开关，机翼猛地扇向后下方，将扑翼机从机库中拉了出去。机翼设定为爬升状态，喷射发动机开始产生动力。

杰西卡的手轻轻放在双屏仪表板上，感受儿子动作中的稳定确实。她很害怕，也异常兴奋。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保罗所受的训练，她想，他的年轻，他的敏捷。

保罗提高喷射发动机的动力，机身倾斜，向上方冲去，将两人重重按回椅背，前方星光下突然出现一堵黑影。他继续加大动力，机翼一阵猛扇，两人飞出了星光下的岩壁、复上银光的岩块及砂岩。因沙尘而越显胭红的二号月亮出现在右侧的地平线，昭告沙暴肆虐的路径。

保罗的手在仪表板上飞快地舞动，机翼卡嗒作响，缩成短短一截。扑翼机以极窄的倾斜角倾斜，重力压得两人喘不过气。

「我们后面有喷射火焰！」杰西卡说。

「我看见了。」

他将操纵杆向前猛推。

扑翼机像受惊的动物般向前猛跃，冲向南面的沙暴和沙漠的巨弧。保罗看到下方近处阴影斑驳，那是岩层的尽头，复杂的下层结构由此沉入沙丘。月光投下一弯弯影子——那是一座座连绵不绝的沙丘。

天边升起硕大无朋的沙暴，挂在星空的背景前，像堵灰墙。

扑翼机一震，有东西击中了它。

「是炮弹！」杰西卡倒吸一口气，「他们用了某种投射武器。」

只见保罗脸上突然露出野兽般的狞笑：「看来他们不想用雷射枪。」

「但我们并没有屏蔽场！」

「他们知道吗？」

扑翼机又是一震。

保罗转头瞥了一眼，说：「看样子，他们只有一架扑翼机追得上我们。」

他将注意力转回飞行上，注视着前面高高升起的沙暴墙像块实心的

固体般阴森森压了过来。

「投射武器、火箭，所有古老武器—我们以后要全教给弗瑞曼人。」保罗喃喃说道。

「沙暴。」杰西卡说，「是不是该转向了？」

「后面那架扑翼机有什么动静？」

「他拉高了。」

「现在！」

机翼晃了一下，飞机猛地一斜，向左冲入那貌似缓慢实则汹涌翻滚的沙暴墙内。重力压挤之下，保罗只觉得脸颊都变形了。

两人明显滑入一团缓慢移动的沙尘云，沙尘越来越浓，最后完全遮蔽了沙漠和月亮。飞机融入一片沙沙作响的无边黑暗，只剩仪表板发出荧荧绿光。

有关沙暴的所有警告突然闪入杰西卡脑海：沙暴可以像切奶油般切开金属，可以把肉从骨头上刮掉，再吞掉骨头。她能感到狂风像沙毯不停扑打，保罗竭力控制，但扑翼机仍旧剧烈扭动。她看到他突然切断动力，感到飞机急速下沉。周围的金属吱吱作响，不停抖动。

「沙！」杰西卡大声叫道。

在仪表板的光线中，她看到保罗摇摇头：「这种高度其实没多少沙。」

但她能感觉到两人正沉入巨大的气旋。

保罗让机翼完全伸展，进入滑翔模式。机翼在风中吱嘎吱嘎响个不停。他紧盯着仪表面板，凭本能滑行着，尽力保持飞行高度。

沙子擦过扑翼机的响声减弱了。

扑翼机开始向左翻滚，保罗全神贯注在水平仪上，努力将扑翼机拉平。

杰西卡突然有股奇异的感觉：飞机仿佛并没有移动，移动的是外面的一切。一道黄沙掠过舷窗，唰唰的摩擦声又让她想起了周遭大自然的威力。

风速大约是每小时七百或八百公里，她想。肾上腺素令她紧绷狂躁。我绝不能害怕，她告诫自己，嘴里默诵着贝尼·杰瑟里特的祷文。恐惧会扼杀心智。

慢慢地，长期训练占了上风。

她恢复了镇定。

「我们骑虎难下了。」保罗轻声说，「我们不能下降，也不能着陆……我不认为我可以把我们拉出去，只能顺着风暴飞。」

镇定渐渐从她身上溜走，杰西卡感到自己的牙齿在打颤，于是咬紧牙关。随即，她听见了保罗的声音，低沉、冷静。他在背诵祷文：

「我绝不能害怕。恐惧会扼杀心智。恐惧是小号的死神，会彻底摧毁一个人。我要面对恐惧，让恐惧掠过我，穿过我。当这一切过去，我将睁开灵眼，凝视恐惧走过之路。恐惧消逝后，不留一物。唯我独存。」

4

你鄙视什么？人们经由这一点真正认识你。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手册》



「他们死了，男爵。」侍卫队长埃金·内福德说，「那女人和男孩不可能活着。」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从他私人舱房内的悬浮床上坐了起来。他的太空巡防舰已降落在厄拉科斯，像重重外壳一样围着他的舱房，护卫着他。舱房内，星舰表面粗糙的金属壁全被帏幔、织品及珍稀艺术品遮住。

「错不了。」卫队长说，「他们死了。」

男爵在悬浮床上动了动庞大的身躯，出神凝视着舱房对面壁龛里一具跳跃男孩的木雕上。睡意渐去，他将手伸到脖子的一层层肥肉下方，调整了一下加装了靠垫的悬浮器，眼光越过室内的灯球，往门廊方向望去，死盯着站在屏蔽场外的内福德队长。

「他们绝对死了，男爵。」那人又重复了一遍。

男爵注意到内福德眼中有一丝塞木塔迷药造成的呆滞。显然，接到报告时，他正深深沉浸在那种药物带来的亢奋中，赶到这里之前才服了解毒剂。

「我收到详尽的报告。」内福德说。

让他紧张一下，冒点冷汗吧。男爵想，御下工具必须保持锋利，随时可用。权力和恐惧——保持锋利，随时可用。

「你见到他们的尸体了？」男爵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内福德迟疑了。

「嗯？」

「大人……有人看见他们飞进沙暴里……风速超过八百公里，没有

任何生命能在那样的沙暴中活下来，大人，没有！就连我们自己的扑翼机也在追击时坠毁了。」

男爵盯着内福德，注意到每当他咽唾沫时，下颔的肌肉紧张地抽动。

「你看到尸体了？」男爵问。

「爵爷……」

「你得意洋洋地跑来这里，想干什么？」男爵咆哮道，「就为了把一件不确定的事说成确定的？你以为我会表扬你的愚蠢，再给你升一次职吗？」

内福德吓得脸色刷白。

看看这些脓包，男爵想，我周围全是这类没用的蠢蛋。就算我把沙子撒在这家伙面前，告诉他这是米，他也会啄下去。

「因为艾达荷，我们才找到他们？」男爵问。

「是的，大人！」

看他回答得多不假思索，男爵想。「他们想逃到弗瑞曼人那里，对吗？」男爵问。

「是的，大人！」

「你的……报告中，还有提到什么吗？」

「那个皇家行星生态学家，凯恩斯，也牵扯了进去，大人。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艾达荷加入了凯恩斯一伙……我甚至可以说，是在很可疑的情况下。」

「然后呢？」

「他们……呃，一起逃进沙漠的一个地方。显然，那个男孩和他母亲当时正躲在那里。我们的军队激动地追了过去，其中几个人遇到屏蔽场爆炸。」

「我们损失了多少人？」

「我……啊，不清楚，大人。」

他在撒谎，男爵想。损失肯定相当惨重。

「那个皇家马屁精，那个凯恩斯。」男爵说，「他在玩两面手法，是吗？」

「对，这一点我敢以我的名誉担保，大人。」

他的名誉！

「派人杀了他。」男爵说。

「大人！凯恩斯可是皇家行星生态学家，是皇帝的仆……」

「那么，就布置成意外的样子！」

「大人，在攻进那个弗瑞曼人巢穴的时候，萨多卡和我们的人马一起作战。凯恩斯目前在他们手上。」

「把他从他们手里要过来，就说我要审问他。」

「如果他们反对呢？」

「如果你处理得好，他们不会反对。」

内福德咽下一口唾沫：「是，大人！」

「那个人必须死。」男爵低声吼道，「他竟然想要帮助我的敌人。」

卫队长把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

「怎么？」

「大人，萨多卡……手里还押着两个人，您或许有兴趣。他们抓住了公爵刺客团的团长。」

「哈瓦特？杜菲·哈瓦特？」

「我亲眼看到那个俘虏了，大人。是哈瓦特。」

「竟然有这种事！」

「他们说他是被击昏枪击倒的，大人。在沙漠里他不能使用屏蔽场。他几乎没有受伤。要是我们把他弄到手，对我们会很有利。」

「你说的可是晶算师。」男爵咆哮道，「没有人会不充分利用晶算师。他开口了吗？关于这次战败他都讲了些什么？他知道多少……不。」

「他没怎么开口，大人，但我们发现，他认定出卖他们的是杰西卡女士。」

「啊……啊。」

男爵坐回悬浮床，沉吟了半晌，然后说：「你确定吗？他的怒火是烧向杰西卡女士？」

「他当着我的面说的，大人。」

「那就让他以为她还活着。」

「但是，大人……」

「闭嘴！我要你们好好对待哈瓦特，不许告诉他岳医师的任何事。要让他听到岳医师是为保护公爵而死。从某个角度讲，这可能是真的。要加深他对杰西卡女士的怀疑。」

「大人，我不……」

「内福德，控制并误导晶算师的方法，就是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情报，错误的情报—错误的结论。」

「是，大人。可……」

「哈瓦特饿不饿？渴不渴？」

「大人，哈瓦特还在萨多卡手里！」

「是啊。没错，对。但是，萨多卡会和我一样急着从哈瓦特那里得到情报。关于我们的盟友，我注意到一件事，内福德。论政治手腕……他们不太高明。我相信这是刻意造成的，皇帝希望他们这样。是啊，我相信这是刻意的。你要提醒萨多卡指挥官，我最拿手的就是从不愿合作的俘虏嘴里挖出情报。」

内福德一副郁闷的模样。「是，大人。」

「你去告诉萨多卡指挥官，我想同时提审哈瓦特和凯恩斯，让他俩狗咬狗。我想，这一点，他那个脑子还是转得过来的。」

「是，大人。」

「一旦这两个人到了我们手里……」男爵点点头。

「大人，萨多卡人一定会要求派观察使参加每次……审讯。」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制造紧急事件，把任何惹人厌的观察使支开，内福德。」

「我明白，大人。到那时，凯恩斯就会发生『意外』。」

「凯恩斯和哈瓦特都会发生意外，内福德。但只有凯恩斯会发生真正的意外。我要的是哈瓦特。对，啊，就是这样。」

内福德眨了眨眼，又咽了口唾沫。看样子还是有疑问，但终究选择了沉默。

「给哈瓦特好吃好喝，要很亲切。」男爵说，「彼得死前配制过一种慢性毒药，把这种药下在他的水里。还有，从此之后，解毒剂都要混入哈瓦特的日常饮食中……除非我下令停药。」

「解毒剂，是。」内福德摇摇头，「可—」

「别蠢了，内福德，公爵差点用牙里的毒药胶囊害死我。他当着我的面吐出来的毒气夺走了我最有价值的晶算师—彼得。我需要人接替他。」

「哈瓦特？」

「哈瓦特。」

「可—」

「你是要说，哈瓦特完全忠于厄崔迪氏族。没错。但厄崔迪已经灭门了，我们会成功招安他的。一定要说服他，让他认为公爵的死不是他的责任，这一切都是那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干的。还有他的主人实在不怎么样，让感情蒙蔽了理智。晶算师欣赏不受感情左右制定计谋的能力。内福德，我们会争取到那个可怕的杜菲·哈瓦特。」

「争取他。是，大人。」

「哈瓦特很不走运，他的主人拿不到多少情报，没办法将晶算师应有的推断能力提升到极致。哈瓦特会看出这有几分是真的。公爵付不起钱雇用最有效率的间谍，他的晶算师没办法拿到所需要的情报。」男爵盯着内福德说，「我们永远不能欺骗自己，内福德。真相是非常强大的武器。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战胜厄崔迪的，哈瓦特也知道。这胜利是我们用钱砸出来的。」

「是，大人！钱砸出来的。」

「我们会争取到哈瓦特。」男爵说，「我们要把他藏起来，不让萨多卡人和他接触。但我们要留一手……用解毒剂来控制他。那种慢性毒药会一直留在人体内，而且，内福德，哈瓦特永远也不会怀疑。毒素检测器查不出解毒剂，哈瓦特尽管检查自己的食物好了，他查不出任何中毒的迹象。」

内福德的眼睛瞪大，终于听懂了。

「缺少某件东西，会跟有某种东西一样致人于死。」男爵说，「缺少空气会怎么样？缺少水呢？缺少我们上瘾的东西？」男爵点点头，「内福德，你懂我的意思吗？」

内福德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懂了，大人。」

「那就赶紧去办。去找萨多卡指挥官，把这件事办妥。」

「遵命，大人。」内福德鞠躬，转身快步跑开。

我的哈瓦特！男爵想，萨多卡人会把他交给我的，就算他们起了疑心，顶多怀疑我想干掉那个晶算师。我会让他们深信不疑的！这群蠢蛋！他可是史上最可怕的晶算师之一，受过训练的杀手，而他们会把他扔给我，就像扔一个准备销毁的蠢玩具。我会让他们见识到，这样的玩具究竟有什么用途。

男爵将手伸到悬吊床旁的帷幔下，按下按钮，传唤他的大侄子拉班。然后，他坐回床上，面带微笑。

厄崔迪一门死绝了！

那个愚蠢的侍卫队长是对的，必死无疑。厄拉科斯的沙暴一路狂扫，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幸存，更别说扑翼机了……还有机上的人。那个女人和男孩已经死了。适当的贿赂，动用难以想像的巨款，将势不可挡的军队请来这颗星球……还有狡猾编造、只流入皇帝一人之耳的报告，所有精心策画，终于取得辉煌的战果。

权力和恐惧──恐惧和权力！

男爵能看到前方的路。总有一天，哈克南人会登上皇位。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另一个哈克南人。当然，绝不是他召来的拉班，而是拉班的弟弟，年轻的菲德—罗萨。那孩子有一股男爵欣赏的锋芒──凶残。

一个可爱的孩子，男爵想，一两年后，他十七岁，我就可以确定他能不能成为哈克南氏族用来夺取皇冠的工具。

「男爵大人！」

那人站在男爵卧室门的屏蔽场外，身材矮小，一身肥肉，长着跟他父辈一样的小眼睛、胀鼓鼓的肩膀。现在他的肥胖里还有几分结实，但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总有一天他将不得不依赖移动式悬浮器来支撑那具过重的身子。

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男爵想，不是晶算师的料，我这个侄子……不会是另一个彼得。但也许是专为眼前这项任务而生。如果我放手让他去做，他会把路上的一切障碍全碾碎。哦，厄拉科斯人会多么恨他！

「我亲爱的拉班。」男爵说。他关闭房门的屏蔽场，但明知护体屏蔽场在床头灯球的照射下会发出明显微光，却仍刻意开到最大。

「您召我来有什么指示？」拉班说。他走进房间，瞥了一眼护体屏蔽场引起的空气扰动，然后环顾四周，想找一把悬浮椅，却没有找到。

「站近点，让我能清楚看到你。」男爵说。

拉班又向前走了一步，知道这该死的老家伙有意撤掉屋里的椅子，逼访客站着。

「厄崔迪一族全都死了，血脉断了。」男爵说，「这就是我召你来厄拉科斯的原因。这颗星球重新属于你了。」

拉班眨眨眼睛：「可我以为，您准备推举彼得·德·弗立斯——」

「彼得也死了。」

「彼得？」

「彼得。」

男爵重新启动房门的屏蔽场，以隔绝一切能量侵入。

「你终于对他厌烦了，是吗？」拉班问。

在屏蔽能量的房间里，他的声音显得平板单调，死气沉沉。

「这些话我只跟你讲一次。」男爵低沉地说，「你暗指我除掉了彼得，就像扔掉小玩意儿一样。」他举起肥嘟嘟的手，打了个响指，「是这样吗？我还没笨到那种程度，侄子。如果你再用言语或行动暗示我很愚蠢，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拉班眯起的眼睛流露出恐惧。他隐约知道老男爵对族人有多不留情。当然，很少弄出人命，除非涉及惊人的利益或挑衅。尽管如此，家族处罚仍有可能极其痛苦。

「原谅我，男爵大人。」拉班说。他垂下眼睛，尽量显得卑躬屈膝，以此来掩饰愤怒。

「你骗不了我，拉班。」男爵说。

拉班仍然垂着眼皮，咽了一口唾沫。

「我要强调一点。」男爵说，「绝不要随随便便除掉一个人，整个封邑或许会透过一些正当法律程序来做这种事。杀人必须是为了达成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且，要明白那个目标！」

拉班的声音里透着愤怒：「但你就除掉了那个叛徒——岳！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看到他的尸体被抬了出去。」

拉班盯着他的叔叔，突然被自己的话吓到。

但是，男爵却微笑起来。「我对危险的武器一向非常小心。」他说，「岳医师是叛徒，他把公爵出卖给我。」男爵的声音突然强硬起来，「我收买了一个苏克学院的医师！一所权力中枢的学院！听清楚了，小子？如果放任不管，那种武器会不受控制。我并不是随便除掉他。」

「皇帝知道你收买了一个苏克学校的医师吗？」

这个问题倒是一针见血，男爵想，难道我错估了这个侄子？

「皇帝还不知道。」男爵说，「但他的萨多卡一定会向他报告。不过，在那之前，我会通过钜贸联会将我的报告交到皇帝手中。我会解释说，我很幸运发现了一个伪称自己受过心理制约的医师。一个假医师，你明白吗？人人都知道，你不可能改变苏克学院的心理制约，所以，皇帝会接受这个解释。」

「啊——我明白了。」拉班喃喃道。

而男爵心想：是啊，我倒希望你真的明白了。我希望你真的看出来，保住这个秘密有多重要。突然，男爵有些怀疑自己。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既然我必须先利用他，然后再抛弃他，那我为什么还要向这个愚蠢的侄子吹嘘？男爵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

「这件事必须保密。」拉班说，「我明白了。」

男爵叹了一口气说：「关于厄拉科斯，这次我给你的指示跟上回不同，侄子。上次你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严格控制你。但这次，我只有一个要求。」

「大人？」

「收入。」

「收入？」

「拉班，你知道不知道，把这么庞大的军队运来进攻厄崔迪，我们花了多少钱？你对宇航运送军事物资的要价有没有一点起码的概念？」

「很贵，对吗？」

「贵！」

男爵一只肥硕的手臂朝拉班一挥。「榨干厄拉科斯的每一分钱，整整榨上六十年，也只勉强够付这笔费用！」

拉班吃惊地张开嘴，又闭上了。

「贵！」男爵轻蔑地说，「该死的宇航垅断了太空。要不是我老早就开始筹措这笔钱，我们早就毁了。你要知道，拉班，全部压力都由我们承受，甚至连萨多卡的运输费也是我们出的。」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男爵不止一次想过，宇航是否也有遭入设计的一天。这些人太阴险了，抽你的血，却不会抽太多，让你下不了决心反抗，最后被他们捏得死死。到那时，他们就会不停逼你掏钱，掏钱，再掏钱。

对于军事行动，他们向来收取高昂费用。「风险率。」滑头的宇航代表这样解释。即使你在宇航的银行机构中成功安插一个间谍，他们就会在你的系统中安插两个。

难以忍受！

「这么说，收入第一。」

拉班说。男爵垂下手臂，手掌握拳，「狠狠压榨。」

「只要榨出钱，我就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任何事。」

「您带来的大炮。」拉班说，「我可以—」

「我正要运走。」

「可您—」

「你以后再也用不到这些玩具。那些大炮是改造过的，现在已经没有用，而我们需要金属。这种武器没办法穿透屏蔽场，拉班，那不过是出其不意。这颗讨厌的星球有无数岩洞，我们早就料到公爵的人会撤到岩洞去。我们的大炮只不过是把他们封死在洞里的工具。」

「弗瑞曼人不用屏蔽场。」

「你如果想要，可以留下一些雷射枪。」

「好的，大人。而我可以随心所欲？」

「只要你能榨出钱来。」

拉班心满意足地笑了：「我完全明白，大人。」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没有什么东西你能完全明白。」男爵咆哮道，「你只需要明白怎么执行我的命令。侄子，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星球上至少有五百万人？」

「大人，您是不是忘了，我以前曾是这里的代理西瑞达？请大人原

谅，我要说那数量也许还低估了。要算出散居在凹地和盆地的人口是相当困难的。如果考虑到弗瑞曼人……」

「弗瑞曼人不值得考虑！」

「请原谅，大人。萨多卡并不这么认为。」

男爵犹豫了，盯着他的侄子说：「你知道什么情况？」

「我昨晚抵达时，大人已经休息了。我……嗯，擅自联络了我手下的……嗯，以前手下的一些军官，他们一直在担任萨多卡的向导。他们报告说，有一伙弗瑞曼人在东南方的某个地方伏击了一支萨多卡部队，把他们歼灭了。」

「歼灭一支萨多卡部队？」

「是的，大人。」

「不可能！」

拉班耸了耸肩。

「弗瑞曼人打败了萨多卡。」男爵讥笑道。

「我只是在复述我得到的报告。」拉班说，「据说，这支弗瑞曼部队先俘虏了公爵手下那位可怕的杜菲·哈瓦特。」

「啊……」

男爵点点头，笑了起来。

「我相信这个报告。」拉班说，「您不知道弗瑞曼人以前多么令人头痛。」

「也许吧。但你那些军官看到的并不是弗瑞曼人。他们一定是哈瓦特训练的厄崔迪人，伪装成弗瑞曼人了。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拉班再次耸了耸肩：「这个……萨多卡认为他们是弗瑞曼人。萨多卡已经着手实施一项计划，准备消灭所有弗瑞曼人。」

「好极了！」

「但是一」

「这样一来，萨多卡人就有事可干了，而我们很快就会得到哈瓦特。万无一失！我可以感觉到！啊，真是愉快的一天！萨多卡人去追剿几伙没用的沙漠混混，我们却得到真正的大奖。」

「大人……」拉班踌躇着，皱起眉头，「我总觉得我们低估了弗瑞曼人，无论是数量还是一」

「别理他们，孩子！他们是乌合之众，我们关心的是人口集中的小镇、城市、村落。那里可有不少人，对吧？」

「是的，大人。」

「他们让我放心不下，拉班。」

「让您放心不下？」

「哦……他们中有九成人不值得担心，但总有那么几撮人……那些小氏族之类，那些人野心勃勃，可能会干出危险的事。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带着令人不愉快的消息离开厄拉科斯，向外散布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会非常不高兴。你知道我会多么不高兴吗？」

拉班咽了口唾沫。

「你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从每个小氏族扣下一个人质。」男爵说，「每个离开厄拉科斯的人都必须明白，这单纯就是一场氏族对氏族的战争，没有牵涉到萨多卡。你明白吗？我们向公爵提出宽大的处置，要流放他，但他还没来得及接受，就在一起不幸的事故中送了命。他已经准备好要接受了。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有人散播谣言，说萨多卡出现在这里，就是笑话。」

「这也是皇帝的希望？」拉班说。

「也是皇帝的希望。」

「走私贩怎么办？」

「没人会相信走私贩，拉班。人们可以忍受他们，但不会相信他们。不过你还是得给那些人一些贿赂……还要采取其他措施，我相信你能想出办法来。」

「是，大人。」

「那么，你在厄拉科斯有两件事要做，拉班。收入和无情的铁拳。这里用不着怜悯。认清土著的本质，他们是奴隶，嫉妒他们的主人，一有机会就造反。绝不能对他们露出半点同情和怜悯。」

「能消灭整颗星球吗？」拉班问。

「灭绝？」头猛地一转，显出男爵的惊讶，「谁说要灭绝？」

「呃，我原以为您准备迁入新的居民，而且—」

「我说的是压榨，侄子，不是灭绝。别浪费这里的人口，只要逼他们彻底臣服就行了。你一定是肉食性动物吧，我的孩子。」他笑起来，

带着酒窝的胖脸上露出婴儿般的神情，「食肉性动物永远不会停下来。没有怜悯，永远不停。怜悯是神话里凑出来的怪物。等你饿到肚子咕噜咕噜叫、渴到喉咙干裂的时候，自然会把怜悯丢开。一定要随时记住饥饿和干渴的滋味。」男爵抚摸着移动式悬浮器上凸起的肚子，「就像我一样。」

「我明白了，大人。」

拉班左右看了一眼。

「那么，一切都清楚了，侄子？」

「只除了一件事，叔叔，那个行星生态学家，凯恩斯。」

「啊，是啊，凯恩斯。」

「他是皇帝的人，大人。他可以随意来去，而且和弗瑞曼人的关系十分密切……还娶了弗瑞曼女人。」

「明天太阳落下时，凯恩斯就会死了。」

「杀死皇帝的下属—这可是危险的事，叔叔。」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这么坚持，这么快动手？」男爵质问道，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威慑力，「另外，你永远不必担心凯恩斯会离开厄拉科斯，也不用担心他对香料的那股狂热。」

「当然！」

「知道内情的人，绝不会做出任何威胁到香料供给的事。」男爵说，「凯恩斯当然知道。」

「我忘了。」拉班说。

他们在沉默中对望着。

过了一会，男爵说：「还有，你要把给我本人的香料供给当作头等大事。虽然我私下囤积了大量存货，但公爵的人搞了那次自杀式攻击，把我们准备出售的大部分库存都毁掉了。」

拉班点点头说：「是，大人。」

男爵心情变好，「那么，明天早上，你把这里残留的机构重整一下，对他们说：『我们尊敬的帕迪沙皇帝陛下已经任命我来管理这个星球，并结束所有争执。』」

「明白了，大人。」

「这一回，我相信你的确是明白了。明天我们再具体讨论一下细

节。现在，让我先睡上一觉。」

男爵关闭门口的屏蔽场，看着侄子走出房门，消失在视线之外。

头脑简单，男爵想，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在他的碾压之下，那些人会变成肉酱。然后，当我派菲德—罗萨去解除他们的重负时，他们就会朝他们的拯救者大声欢呼。敬爱的菲德—罗萨，仁慈的菲德—罗萨，把他们从野兽拉班的蹂躏下解救出来的恩人。菲德—罗萨，一个值得追随、为他而死的人。到那时，那孩子会懂得如何有恃无恐地压榨。我确定，他是我们需要的人。他会学到的。多么可爱的孩子，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5

年方十五，他已学会沉默。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童年史》



保罗竭力控制住扑翼机，越来越清楚他正在归理千丝万缕的风暴拉力。他那比晶算师还要强大的意识正在输入各种琐碎的细节，精密计算着。他感受着锋面、沙浪、紊乱的气流和不时卷起的涡旋。

仪表板上表盘的指针发出幽幽绿光，机舱内显得怒气腾腾。舱外黄褐色的沙尘看上去毫无差别，但他内在的感知能力却开始看透沙幕。

必须找到一股适当的涡旋，他想。

时间过了很久，他感到风暴在减弱，但仍吹得他们摇摆不定。他等待着沙暴中出现另一股涡流。

涡旋来了，像突如其来的巨浪，将整个机身震得嘎嘎作响。保罗大胆地让扑翼机猛地向左倾斜。

杰西卡在姿态指引仪上看到了这项操作。

「保罗！」她尖叫道。

涡旋让两人翻滚着、扭转着、颠扑着，将飞机向上抛起，仿佛它是喷泉水柱中的一小块木片。然后，涡旋将他们喷了出去。在二号月亮的月光下，飞机就像飞舞沙尘中的一小颗展翅微粒。

保罗俯视下方，看到那根沙尘滚滚的热风柱，正是它刚刚把他们吐了出来。他看到沙暴逐渐减弱，慢慢消失，像没入沙漠的干枯河流。从他们所在的上升气流望下去，沙尘映着月光，变成了灰色。

「我们出来了。」杰西卡悄声道。

保罗扭转机首，避开沙尘，让机翼有节奏地拍打着。他扫视夜空。

「我们出来了。」他说。

杰西卡感觉到心脏怦怦乱跳。她强迫自己镇静下来，看着逐渐缩小

的沙暴。她的时间感告诉她，他们乘着那种结合多种大自然力量的沙暴飞了将近四小时，但她大脑的某个部分认定他们飞了整整一生。她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

正如祈祷文所说，她想，我们面对它，而不是抗拒它。沙暴从我们身旁掠过，包围着我们。它过去了，而我依然屹立。

「我不喜欢机翼发出的声音。」保罗说，「我们的飞机在沙暴中受损了。」

他经由操纵杆上的双手感觉到飞机受损发出的嘎嘎声。他们飞出了风暴，但他的预视仍然仅能看到有限的未来。不过，他们终究逃出来了。保罗不由自主地抖着，发现自己离天启仅有一步之遥。

他颤抖着。

这种感觉十分强烈，令人不寒而栗。他思索着，究竟是什么导致这种令人战栗的觉醒。他觉得部分原因是厄拉科斯富含香料的饮食，另一部分则是祈祷文，仿佛这些言语本身就具有某种力量。

「我不能害怕……」

因与果：他逃过凶残的力量，活了下来，感觉到自己正站在自身意识的边缘。如果没有祈祷文的魔力，不可能有这种觉醒。

《奥兰治合一圣书》的话在他脑海中回响：「我们究竟缺乏什么，因而对身旁的另一个世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里到处是岩石。」杰西卡说。

保罗晃晃脑袋，全神贯注在扑翼机的降落程序上。他望向母亲指出的地方，看到前方及右方沙地上拔地而起的暗黑色岩石。他感到风绕着脚踝转，在机舱中卷起一阵尘土。机体某个地方有道缺口，可能是风暴的杰作。

「最好降落在沙面上。」杰西卡说，「机翼可能承受不起全力刹车。」

他朝前方沙丘上一道朝月光拔升的粗砺岩嵴点点头。「降在那堆岩石附近。检查一下安全带。」

她照做了，心想：我们有水，也有蒸馏服。只要能找到吃的，我们就能在这片沙漠上存活很久。弗瑞曼人住在沙漠中，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能。

「我们一停下来，马上朝岩石那边跑。」保罗说，「我来拿背包。」

「为什么……」她不作声了，点点头，「沙虫。」

「我们的朋友，沙虫。」他纠正她说，「沙虫会吃掉这架扑翼机，再也没人能查出我们在这里降落。」

他思索得多么彻底，她想。

飞机向下滑翔……越来越低……

眼前景物一掠而过：沙丘那朦胧的阴影，周围如岛屿般升起的岩石。扑翼机轻轻擦过一座沙丘的顶部，跃过沙谷，又擦过另一座沙丘。

利用沙的摩擦力减速，杰西卡想，不由得暗自赞赏他的技巧。

「坐稳了！」他警告说。

他向后拉动机翼的制动杆，先是轻轻拉，越来越用力。他感到扑翼机兜住空气，疾风呼啸着穿过层层交叠的护板和机翼上的主叶片。

突然，几乎毫无征兆，因沙暴吹打而变得疲弱的左翼向内、向上卷起，砰的一声砸上机身。扑翼机越过一座沙丘顶部，向左一翻，底朝天，一头栽入旁边的沙丘上。沙土倾泻而下，机首立刻被沙子淹没，机身朝折损的左侧机翼倒下，右翼高高翘起，直指星空。

保罗用力扯开安全带，从母亲上方一跃，拉开舱门。周围的沙子立刻涌入机舱，带进一股燧石燃烧后的焦味。他从后座将背包拖过来，看见母亲也解开了安全带，站到右边座位的边缘，踩着座位钻了出来，爬到机身的金属外壳上。保罗紧随在后，抓住背包带拖了出来。

「跑！」他命令道。

他指向沙坡后方，那边高高耸立着一座风沙侵蚀的岩塔。

杰西卡跳下扑翼机，拔腿便跑，踉踉跄跄、一步一滑地攀上沙丘。她听见保罗喘息着跟在身后。两人爬上一道往岩石方向迤逦的沙嵴。

「沿着沙嵴跑。」保罗命令说，「这样比较快。」

两人艰难地朝岩石跑去，脚不时陷入沙中。

一道前所未闻的声音朝两人逼近，那是极低的沙沙声，有东西在沙面下蜿蜒游走。

「沙虫！」保罗说。

声音越来越大。

「快！」保罗气喘吁吁地喊道。

前方的第一座巨砾像一片从流沙漠往上延伸的海滩，就在前方不到十公尺处。这时，身后响起金属碎裂的嘎吱声。

保罗将背包移到右手，抓住背包带，背包随着他的脚步拍打着身侧。他另一只手拉着母亲的胳膊，拼命爬上突起的岩石，穿过一道风沙刻镂出来的皱折沟壑，爬上布满砾石的岩面。吐出的气干燥之极，喉咙里火辣辣的。

「我跑不动了。」杰西卡喘着粗气说。

保罗停下来，将她推入一道岩缝，转身俯视着下方的沙漠。一座沙冢一拱一拱地移动着，与两人所在的岩岛平行。月光如水，沙浪泛起涟漪，浪头般涌起的沙冢大约在一公里外，掀起的沙浪几乎与保罗的眼睛一样高。沙虫所经之处，一座座沙丘被夷为平地，只留下蜿蜒的爬痕，在两人遗弃扑翼机残骸的那片沙漠上迂回穿行。

沙虫过后，再看不见扑翼机的踪影。

涌起的沙堆又往沙漠中心移去，穿过来时的路线，一路追寻着猎物。

「它比宇航的星舰还大。」保罗悄声道，「我听说沙漠深处的沙虫更大，但没料到……会这么大。」

「我也没料到。」杰西卡喘着气说。

那东西已经转身离开岩石，加速朝地平线而去，留下一道拱起的踪迹。两人倾耳聆听，直到它游走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周围细沙流动的唰唰声中。

保罗深深吸了口气，抬头望着冷月映照下的峭壁，引用了一句弗瑞曼人《训诲书》中的话：「『夜间行进，白日于浓重的阴影中休憩。』」他看看母亲，「离天亮还有几小时，你能继续走吗？」

「再等一下。」

保罗走上巨砾，背包上肩，系好背包带，手里拿着罗盘站了一会儿。

「你准备好了就动身。」他说。

她手一撑，从岩石上站起身来，感到体力恢复了。「往哪边走？」

「顺着这条岩嵴。」他指着说。

「深入沙漠。」她说。

「弗瑞曼人的沙漠。」保罗轻声道。

他蓦地一惊，停下脚步。他想起在卡拉丹做过的一场预知梦，梦境鲜明犹在眼前。他见过这片沙漠，但场景与眼前稍有不同。那像是一幅溶入潜意识的光学影像，被记忆吸收了，如今真正身临其境的时候，却无法与现实对应。他一动也不动，幻象却似乎动了起来，以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慢慢靠近他。

在梦中，艾达荷和我们在一起。他想起来了，可现在，艾达荷已经死了。

「你找到路了吗？」杰西卡问，误以为他是在犹豫。

「没有。」他说，「但我们还是得走。」

他拉紧背包带，沿着风沙凿出的沟槽向上爬。沟槽通往一大片岩石，月光下，阶梯形的岩嵴一路向南攀升。

保罗朝岩嵴走去，攀上第一道岩阶，杰西卡紧随其后。

没过多久，她发现这条路线艰难无比，只能边走边看，随机应变。岩石间的沙坑拖慢两人的步伐，风沙蚀刻的岩壁锋锐割手，面前的障碍迫使两人做出选择：翻越或迂回绕过？两人顺着地形加快或减慢，只在不得不说话的时候才开口，嗓音嘶哑，气喘吁吁。

「当心这里，岩阶上有沙，很滑。」

「注意上面那块岩石，别撞上去。」

「走在岩嵴下面。月亮在我们背后，月光会暴露我们的行踪。」

保罗在岩石的弯角停下脚步，背倚着一道窄窄的岩架休息。

杰西卡靠在他身旁，庆幸可以稍事休息。她听见保罗在拉蒸馏服的水管，于是也吸了一点自己的回收水。水有点咸，她不由得想起卡拉丹的水──高大的喷泉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水量如此丰沛，大家都不在意水本身……只留意喷泉的形状、倒影，或是声音。

停下吧，她想，休息一会儿……真正的休息。

她突然想到，悲悯就是允许停下，哪怕只是停一下。不能停步的地方不存在悲悯。

保罗从岩架上起身，转身，攀过一道斜坡。杰西卡叹了口气，跟了上去。

两人滑下一道斜坡，来到一片陡峭的岩面。在这个地形破碎的地方，重新脚步凌乱地前进。

杰西卡只觉得一整夜脚下都是大大小小的颗粒：巨砾、碎石、岩片、砂砾、沙子本身、沙粒、细沙或沙尘。

沙尘会堵塞鼻塞，必须吹出来。砂砾和碎石在坚硬的岩面上滚来滚去，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剥落的岩片会割伤手脚。

无所不在的沙堆会拖住脚步。

保罗突然在一道岩棚上停下，他母亲来不及收步，撞上他。他扶住母亲，帮她重新站稳。

他指着左方，杰西卡顺着他的手臂望过去，看清两人正站在断崖顶上，二百公尺深的下方是一片沙漠，绵延不绝，像静止的海洋躺在那里，布满银色波浪—无数曲折的影子仿佛正在汇入弧形的沙嵴。远处，另一道峭壁高高耸入灰蒙濛的雾霾中。

「大平漠。」她说。

「太寬了，很难穿越。」保罗说，脸上罩着过滤器，声音变得很低沉。

杰西卡左右看了看，下面除了沙子，什么也没有。

保罗直视前方，越过辽阔的沙丘，看着随月亮移动不停变幻的阴影。「大约三四公里宽。」他说。

「沙虫。」她说。

「肯定有。」

疲惫涌上，酸疼的肌肉令杰西卡的感官变得迟钝。「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吗？」

保罗让背包滑下肩头，坐下来，靠在背包上。杰西卡一只手放在他肩膀，撑住自己的身体，然后倒在他身侧的岩石上。坐稳之后，她感到保罗转过身去，听见他在背包里翻着什么。

「拿着。」他说。

他将两粒能量胶囊塞进她的掌心。他的手十分干燥。

她勉力从蒸馏服水管中吸了一小口水，吞下两粒能量胶囊。

「把水全喝完。」保罗说，「有句格言：身体是水分的最佳储存所。那能保持体能，让你更有力气。要相信你的蒸馏服。」

她照做，将集水袋中的水喝光，觉得体能恢复了。她想着尽管身心俱疲，但此时此刻这里是多么静谧祥和！她记得以前听吟游武士哥尼·哈莱克说过：「一口干粮和随之而来的静谧，胜过无数牺牲和战役。」

杰西卡向保罗复述这句话。

「的确是哥尼的话。」他说。

她注意到他的语调，那听起来有如在说一个死去的人。她想：可怜的哥尼也许真的死了。厄崔迪的军队若非战死就是被俘，或像两人一样迷失在这片一滴水也没有的虚空中。

「哥尼总是能引用最贴切的诗歌。」保罗说，「我仿佛能听到他说：『我要让河流干涸，将大地出卖给毒蛇；我要以陌生人的手，让原野荒芜，毁灭在其中生存的一切。』」

杰西卡闭上双眼，发现自己被儿子嗓音中的悲怆感动得泫然欲泣。

过了一会，保罗说：「你……感觉如何？」

她意识到他是在问她肚中的胎儿，于是回道：「你的妹妹几个月后才会降世，我觉得……体力还够。」

她想着：我是在跟自己的儿子讲话，却讲得这么拘谨、有礼！对贝尼·杰瑟里特来说，这种古怪的问题，只能往自己内心深处寻求解答。于是她静下心来，找到了这股拘谨的根源：我害怕自己的儿子。害怕他变得这么陌生，害怕他可能看到的未来，也害怕他可能会对我说的话。

保罗拉下兜帽，盖住眼睛，聆听着夜色下急促的虫鸣。他的沉默压得自己难以喘息。他感到鼻子发痒，于是挠了挠，卸下鼻塞，随后闻到一股浓郁的肉桂香，越来越浓。

「这附近有香料。」他说。

一阵暖风拂过保罗的脸颊，翻动着他斗篷的衣褶。但这风并不像沙暴那样带着凶险。他已经能分辨两者的差异。

「天快亮了。」他说。

杰西卡点点头。

「有一种方法可以安全横越那片沙漠。」保罗说，「弗瑞曼人的方法。」

「沙虫怎么办？」

保罗说：「我们的沙漠求生包里有一根沙锤，如果我们埋到岩石的

后面，就可以引开沙虫一阵子。」

她望向远方，在两人与另一座峭壁之间是片广袤的沙漠，在月光下荧荧生辉。「一阵子？够走四公里吗？」

「也许吧。如果我们横越时只发出自然的声响，那种不会引来沙虫的声音……」

保罗打量着大平漠，在脑海中搜寻他的预视记忆。跟沙漠求生包放在一起的说明书隐约提到沙锤和创造者矛钩，用途究竟是什么？他想找出答案。他觉得很古怪，一想到沙虫，他感受到的就是无孔不入的恐惧。在他的意识边缘，他隐隐觉得沙虫应该受到尊重，而非害怕，假如……假如……

他摇摇头。

「脚步声听起来必须没有节奏。」杰西卡说。

「什么？哦，是的。如果我们打乱脚步……嗯，沙子本身会不时移来移去，沙虫不可能理会每个微小的声音。试之前，我们必须好好休息。」

他望着对面那堵岩壁，注意着高悬于崖顶的月影移动的时间，然后说：「不到一小时，天就要亮了。」

「我们在哪里度过白天？」她问。

保罗扭过头来，指着左边说：「那里，断崖朝北方绕向那里。你可以看到风沙是怎么侵蚀岩石，那边是迎风面，一定会有一些岩沟，很深的那种。」

「最好现在就出发？」她问。

他站起身，扶她站起来。「要往下爬，你休息够了吗？在扎营之前，我想尽可能走到离崖底近一点的地方。」

「够了。」她点头示意他带路。

他犹豫了一会，然后拿起背包，在肩膀上背好，转身朝下方走去。

要是有悬浮器就好了，能抵消重力。杰西卡想，那样的话，往下一跳就到了，多容易。但也许悬浮器跟屏蔽场一样会引来沙虫，在大平漠不应该使用。

两人越过一道道岩棚，一路向攀下。前方是一道岩沟，月影勾勒出了两侧的轮廓，一直延伸到另一端的出口。

保罗在前方带路往下攀，小心翼翼地移动着，但步伐很快，因为月光明显就要变暗了。两人一路向下绕，进入越来越深的黑暗。上方的岩石影影幢幢，仿佛要攀上群星。走着走着，岩沟突然变窄，只有大约十几公尺宽，外侧是昏暗的灰色沙坡边缘，沙坡斜斜向下，沉入一片黑暗。

「我们可以从这里下去吗？」杰西卡低声问道。

「我想可以。」

他一只脚踩在斜坡表面试了试。

「我们可以滑下去。」他说，「我先下，听到我停下后你再下。」

「小心。」她说。

他踩上斜坡，沿着柔软的沙面向下滑，几乎滑到底层，那里全是沙子，四周岩壁环伺。

身后传来沙子滑落的声响。黑暗中，他费力望着斜坡，差点被倾泻而下的流沙推倒。随后，周围渐渐沉寂下来。

「母亲？」他叫道。

没有回应。

「母亲？」

他丢下背包，奋力往斜坡上爬，像疯子一样在沙堆上又抓又挖，拼命将沙子往后抛。「母亲！」他大口大口喘着气，叫道，「母亲，你在哪里？」

又一道沙瀑流泻在他身上，他腰部以下全被埋在沙中。他挣扎着爬了出来。

她遇上了沙崩，他想，被埋在沙子下面了。我必须冷静，仔细想想。母亲不会立即闷死，她会用并度僵直让自己不需要氧气。她知道我会把她挖出来。

他用母亲所教的贝尼·杰瑟里特法平息擂鼓的心跳，将心智变成一面白幕，让刚刚发生的事一帧帧投放。每道转弯，每步滑行，一切记忆都以几分之一秒为单位播映在他脑海中，急促的速度正与内在的肃穆互为对比。

过了一会，保罗斜斜爬上沙坡，极其小心地摸索着，直到找到岩沟的壁面，那里有一道凸出的岩石。他开始挖，小心翼翼将沙子搬走，以

免再次引起沙崩。一块布料在他手下露了出来，他循线找到一只手臂，轻轻沿着手臂继续挖，终于看到母亲的脸。

「听得到我吗？」他轻声问道。

没有回答。

他挖得更快了，把她的肩膀也挖了出来。她的身体摸上去软软的，但他终于探到她缓慢的心跳。

并度僵直，他告诉自己。

他拨掉她腰部以上的沙，将她的双臂搭在自己肩上，沿着斜坡往下拉。一开始很慢，然后，感到上面的沙快要塌了，立刻全力猛拉。他越拉越快，大口大口喘着气，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终于将她拉到坚实的岩面上。他把她扛在肩上，摇摇晃晃地狂奔。此时整道沙坡也塌了下来，唰唰的巨响回荡在岩壁间，越来越震耳欲聋。

他停在岩沟出口，下方大约三十公尺处就是连绵不绝的沙丘。他轻轻将她放在沙地上，在她耳边悄声低语，让她从昏厥中恢复。

她慢慢醒来，呼吸声越来越重。

「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她喃喃道。

他回头看看岩沟说：「如果我没找到你，对你也许更好。」

「保罗！」

「背包被我弄丢了。」他说，「埋在沙子下面……至少一百吨沙。」

「全部了？」

「备用的水、蒸馏帐棚—所有重要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罗盘还在。」又在腰带里搜了搜，「小刀、双筒望远镜。有了这些，我们可以好好瞧瞧这个我们即将葬身的地方。」

就在此时，太阳从岩沟尽头左侧跃出地平线。广袤的沙漠闪烁起各种色彩，躲在岩石中的鸟儿齐声高歌。

但杰西卡在保罗脸上只看到绝望。她用轻蔑的口气恼怒地说：「我是这么教你的吗？」

「你不明白吗？」他说，「支撑我们在这里活下去的一切，都被沙子埋住了。」

「你找到我了。」她说，声音变得柔和、理智。

保罗重新蹲下。

过了一会，他仰头望向岩沟那道新形成的沙坡，仔细审视着，计算着沙土的松软程度。

「那道斜坡上的沙子，如果我们能固定住一小块，从那里往下挖洞，再固定住洞口表层的沙土，也许就能插根棍子勾住背包。只要有水就能办到，但我们的水不够……」他突然住口，然后说道，「泡沫！」

杰西卡一动也不动，以免干扰他快速运转的思维。

保罗向外望着开阔的沙丘，鼻子和眼睛一起搜索着，找出方向，最后凝神盯着下方一片暗沉的沙土上。

「香料。」他说，「香料的成分是高碱性。而我有罗盘，里面的电池是酸性。」

倚着岩石的杰西卡挺直身子。

保罗不理她，逕直跳了起来，沿着被风吹得坚实的坡面往下，从岩沟出口迂回跑进下面的沙漠。

杰西卡观察他如何前进，见他蓄意打乱自己的步伐——一大步……停，两大步，三大步……滑行，停……

他的步伐完全没有节奏，而节奏会让埋伏猎食的沙虫发现有外来异物在沙漠中移动。

保罗到达香料区，挖出一堆香料放进长袍里包住，回到岩沟。他将香料扔在杰西卡面前的沙地上，蹲下来，用刀尖拆开罗盘，卸下罗盘表面后，取下腰带，将罗盘的零件倒上去，从中取出电池。接着，他取出罗盘的刻度盘，手里只剩下罗盘的空壳。

「你需要水。」杰西卡说。

保罗从脖子旁边抓过吸水管，吸了一大口，将水吐在罗盘外壳里。

如果不成功，水就浪费了。杰西卡想，不过，不管怎样，那都不重要了。

保罗用小刀划开电池，将结晶倒进水里。水里泛起少许泡沫，然后平息下来。

杰西卡眼角的馀光瞥见上方有动静，她抬起头，看见一排鹰伫立在岩沟边，紧盯着下方暴露在空气中的水。

神母啊！她想，它们从那么远的地方就嗅到水了！

保罗将盖子扣回罗盘，取走盖子上的「重启」按钮，留下一道小孔，以便液体流出。他一手拿着改造好的罗盘，另一只手抓起一把香料，回到岩沟上，研究着斜坡的地势，没系腰带的长袍在微风中轻轻飘动。他费力地往斜坡上走了一段，踢开脚下细细的流沙，搅起一团沙尘。

没过多久，他停了下来，将一小撮香料塞进罗盘，用力晃了晃。

绿色泡沫从盖子上的小孔中汩汩冒出。保罗对准斜坡倒下，在那里围出一道低低的土堤，踢开沙堤下的沙，一边用更多泡沫固定露出的沙面。

杰西卡走到他下方，大声喊道：「要我帮忙吗？」

「上来挖。」他说，「我们大约要挖三公尺，上面的沙随时可能塌下来。」说话间，罗盘盒里已经不再有泡沫流出。「快。」保罗说，「不知道这些泡沫能挡住沙子多久。」

杰西卡爬到保罗身侧。他又塞入一撮香料，摇了摇盒子，泡沫重新流出。

保罗用泡沫筑土堤时，杰西卡开始双手刨沙，将挖出的沙抛到斜坡下。「要挖多深？」她气喘吁吁地问。

「大约三公尺。」他说，「我只能算出背包的大概位置，说不定还得加宽洞口。」他往旁边移了一步，在松软的沙上滑了一跤，「斜着挖，不要直直往下。」

杰西卡照他说的做了。

洞慢慢变深，都已对齐盆地的地表了，还是不见背包踪影。

我会不会算错了？保罗暗自问道，我一开始就慌了手脚，铸成大错。这影响了我的推算吗？

他看看罗盘，里面的酸液只剩下不到六十毫升。

杰西卡在洞里站直身子，用沾满泡沫的手在脸上擦了擦，望着保罗。

「在靠上的那一层。」保罗说，「轻一点，好。」他又往罗盘盒里塞进一撮香料，让泡沫流到杰西卡双手周围。她开始从洞口斜着往下插，第二次手就碰到了硬物。她慢慢挖出一截带有塑胶扣的背带。

「别拉，千万别拉。」保罗说着，声音轻到几近耳语。

「我们的泡沫用完了。」

杰西卡一手抓住背带，抬头看着他。

保罗把空罗盘盒扔进下方的盆地，说：「把你的另一只手给我。现在仔细听我说。我会把你拉到洞边，然后往山下拉。带子一定要抓紧。这个斜坡已经自己固定住，我会尽全力不让你的头被沙子埋住。等这个洞被沙子填满，我就把你挖出来，把背包也拉上来。」

「我明白。」她说。

「准备好了？」

「好了。」她的手指握紧背带。

保罗猛拉了一下，她有一半身子被拉出洞外。土堤塌陷，沙子倾泻而下，但保罗始终护着她的头。流沙平息之后，杰西卡发觉自己下半身被埋住，左臂和左肩都在沙下，但下颌被保罗的长袍包着，并未受伤，只有右肩因保罗的拉扯而隐隐作疼。

「背带仍然在我手里。」她说。

保罗慢慢将手插进她身旁的沙中，找到背带。「我们一起拉。」他说，「要稳，千万别扯断背带。」

两人将背包一点点拉上来，更多沙子倾泻而下。当背带清楚露出沙面之后，保罗停手，先将母亲从沙中救出来，然后两人一起沿着斜坡向下拉，终于将背包拉出沙坑。

不到几分钟，两人已经站在岩沟底，背包就夹在两人中间。

保罗看着母亲，泡沫沾污了她的脸和长袍，泡沫干掉后，沙子结成硬块沾在她身上，她看上去像是一面靶，被人用湿答答的绿色沙球猛砸一通。

「你看起来一团糟。」他说。

「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她说。

两人开始放声大笑，接着流下眼泪。「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保罗说，「都怪我粗心大意。」

她耸耸肩，感到结块的沙子从长袍上滚落。

「我去把帐棚搭起来。」他说，「最好脱下长袍，抖一抖。」他拿起背包，转身走开了。

杰西卡点点头，忽然觉得累到无力回话。

「岩石上有一道钉孔。」保罗说，「有人在这里搭过帐棚。」

为什么不呢？她边拂袍子边想，这地方不错──在岩壁深处，面朝四公里外的另一面断崖。既远到足以避开沙虫的攻击，又近到可以轻易到达即将穿越的沙漠。

她转过身，见保罗已经搭好帐棚，拱形营柱撑起的半球体与岩沟的壁面融为一体。保罗从她身旁走过，举起双筒望远镜，飞快地调转旋钮，将张力透镜的焦点对准对面的断崖。大平漠的另一侧，晨曦为对面的褐色断崖披上金色薄纱。

杰西卡望向保罗，发现他正研究着那片末日景致，双眼察看着流沙和峡谷。

「那边还长了些东西。」他说。

杰西卡从帐棚旁的背包拿出另一副望远镜，走到保罗身侧。

「那里。」他一手拿望远镜，另一只手指着远方。

她朝他所指的方向望去。

「巨人柱仙人掌，干巴巴的。」她说。

「附近可能有人。」保罗说。

「可能是某个植物实验站留下的东西。」她提醒道。

「这里是沙漠中相当南的地方了。」保罗说。他放低望远镜，抚着鼻塞下方的皮肤，感到双唇十分干裂，嘴里全是沙土味。「那里看起来像弗瑞曼人的地盘。」他说。

「你确定弗瑞曼人会很友善？」她问。

「凯恩斯保证他们会帮我们。」

但沙漠上的人得拼死求生，她想，这种滋味我今天也尝到了一些。拼死求生的人或许会为了我们的水杀死我们。

她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一幕卡拉丹的景致，与眼前的荒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保罗出生之前，某次她和雷托公爵在卡拉丹外出度假。两人飞越南方丛林，掠过野草怒伸的枝叶和稻穗累累的三角洲。一片绿意盎然中，两人看到蚂蚁般的人群，肩上挑着悬浮扁担，排队运送货物。而海面上，无数帆船撑起白色船帆，像海上盛开的朵朵鲜花。

一切都逝去了。

杰西卡睁开眼睛，望向沉寂的沙漠。白天温度渐升，狂躁的焰魔开

始搅动沙漠旷野上的空气。对面的岩壁在热浪中如同透过廉价玻璃看到的景物。

一阵风沙在岩沟出口洒落一片沙幕。这是晨风从崖顶吹下的细沙，夹杂着漠鹰飞离时带起的沙粒，沙沙作响。然而，沙瀑平息后，她仍然能听到沙沙声，越来越响，听过一次便永难忘怀。

「沙虫。」保罗轻声说。

沙虫以不可一世的气势从右方呼啸而来。只见一道沙冢横冲直撞，切过两人放眼所及的沙丘。沙冢前端高高举起，扬起阵阵沙涛，像船首劈开的巨浪。接着，沙冢不见了，消失在两人左侧。

声音渐小，最后归于平静。

「我见过几艘比这还要小的星际巡防舰。」保罗悄声说。

她点点头，继续盯着沙漠另一端。沙虫所经之处留下一道巨大沟壑，从两人面前迤逦而过，长到睥睨一切，仿佛无穷无尽，最后消失在天地交会之处。

「休息的时候，我们应该继续你的课程。」杰西卡说。

他压下升腾的怒火，「母亲，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可以不用……」

「今天你慌了。」她说，「对你自己的大脑和并度神经，你或许比我更了解。但对于神经与肌肉的关系，你要学的还很多。身体有时会自行做出本能反应，保罗，这一点我可以教你。你必须学会控制每一条肌肉，每一根筋脉。你需要重新练手，先从手指肌肉练起，然后是手掌的肌腱和指尖的灵敏度。」她转过身，「来，进帐棚，现在就开始。」

他弯了弯左手的手指，看着她爬过括约门，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她的决定……他必须同意。

我已经融入我受过的训练中，不论那些训练是什么。他想。

重新练手！

他看看自己的手，和沙虫那样的生物比起来，显得多么渺小。

我们来自卡拉丹。以我们的生命型态而言，那里就是天堂。在卡拉丹，无论是现实中的天堂，抑或心灵中的天堂，都无需建造——我们能够看到，天堂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我们不停在为天堂般的生活付出代价——我们变得柔弱，丧失了锐气。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谈话录》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厉害的哥尼·哈莱克。」那人说。

哈莱克站在圆形的洞穴办公室里，看着坐在对面金属控制台后方的走私贩。那人穿着弗瑞曼长袍，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这显示了他常吃外星球食物。办公室的陈设完全仿照星际巡防舰的舰桥——有通讯设备，有荧幕，沿着呈三十度弧面的墙壁摆放，还有一排排遥控的备炸及发射按钮。控制台构成了投影系统，将影像投到弧形墙上。

「我是斯泰本·杜埃克，埃斯马·杜埃克的儿子。」走私贩说。

「那么，我欠你一份情了，多谢你的援助。」哈莱克说。

「啊哈……感谢。」走私者说，「坐。」

一把星舰用的椅子从荧幕旁边的墙里伸出来。哈莱克叹了口气，在椅子上坐下，感到筋疲力竭。他从走私贩身侧的黑色镜面上看到了自己，不由得蹙起眉头盯着那张浮肿的脸，上面布满了疲倦的纹路，横过下颔的赤棘鞭痕阴沉地扭动着。

哈莱克将目光从自己的镜像上转开，盯着杜埃克。他在这名走私者身上看到了家族特征：他父亲的笨重身躯，突出的浓眉，岩板般的脸颊和鼻子。

「你的人告诉我，你父亲死了，是哈克南人杀死的。」哈莱克说。

「是哈克南人或你们的叛徒杀的。」杜埃克说。

愤怒战胜了哈莱克的部分疲倦，他直起身体：「你知道那个叛徒的

名字吗？」

「我们还不确定。」

「杜菲·哈瓦特怀疑是杰西卡女士。」

「啊……那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巫……也许吧。但哈瓦特现在是哈克南人的俘虏。」

「我听说了。」哈莱克深深吸了一口气，「我以为，我们还要讨论另一桩交易—如何杀死更多哈克南人的交易。」

「我们不做任何引人侧目的事。」杜埃克说。

哈莱克的身体一僵：「可是—」

「至于你和你那些被我们救出来的人，欢迎你们到我们这里避难。」杜埃克说，「你说到感谢，很好，那就为我们效力，还清你们欠下的人情。能干的人我们总是需要的。不过，你要是敢公然跟哈克南人过不去，再小的事我们就会除掉你。」

「他们杀了你的父亲，伙计！」

「也许吧。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告诉你，对那些轻举妄动的人，我父亲会奉送一句：『石头钝，沙子闷，但蠢人的报复比石头更钝，比沙子更闷。』」

「这么说，你的意思是不采取任何行动了？」哈莱克讥讽道。

「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我要保护我们跟宇航的协议，而宇航要求我们谨慎。要除掉敌人，有的是其他办法。」

「啊……啊。」

「『啊』，没错。如果你想找到那个女巫，就找吧。但我要提醒你，你也许太迟了……还有，我们怀疑她究竟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哈瓦特很少犯错误。」

「但他居然允许自己落入哈克南人之手。」

「你认为他才是叛徒？」

杜埃克耸耸肩：「按理说是可能的。我们认为那个女巫死了。至少，哈克南人相信她死了。」

「你似乎知道很多哈克南人的事。」

「线索和联想……流言和直觉。」

「我们有七十四个人。」哈莱克说，「既然你希望我们加入你们，

那么，你一定认定我们的公爵已经死了。」

「有人见到他的尸体了。」

「那个男孩—保罗少爷也……」哈莱克想咽口唾沫，但喉咙哽住了。

「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他跟他母亲一起在沙漠风暴中失踪了。看样子，就连尸骨也别指望能找到了。」

「这么说，那个女巫也死了……全死了。」

杜埃克点点头，「还有，那个野兽拉班，据说将再次登上沙丘星的权力宝座。」

「兰吉维尔的拉班伯爵？」

「是的。」

怒火几乎吞没了哈莱克，他久久才冷静下来，喘着气粗声道：「我自己有一笔帐要跟拉班算，他欠我一家人的命……」他摸着下颔的伤疤，「……还有这个……」

「时机还没到，不该贸然复仇。」杜埃克说。他皱着眉头，望着哈莱克下颔颤抖的肌肉，眼皮松垂的眼中瞳孔突然一缩。

「我知道……我知道……」哈莱克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和你的人可以先为我们效力，等存够旅费就离开厄拉科斯。有许多地方—」

「我解除了部下对我的一切誓言，他们可以自行选择。但既然拉班在这里—我留下。」

「以你的心态，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让你留下。」

哈莱克怒视着走私贩：「你怀疑我的话？」

「不，不……」

「你从哈克南人手里把我救出来，我之所以效忠雷托公爵，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要留在厄拉科斯……跟着你……或者，跟着弗瑞曼人。」

「一个想法不论是说出口还是放在心里，都是真实的东西，都有力量。」杜埃克说，「你或许会发现，和弗瑞曼人在一起，生死只有一线之隔。」

哈莱克闭上眼睛，感到疲倦袭上心头。「领导我们穿过沙漠和陷阱

的领袖啊，你在何方？」他喃喃地自言自语。

「慢慢来，报仇雪恨的一天总会来的。」杜埃克说，「速度只是魔鬼的诡计。让你的悲哀冷却下来……我们有方法让你散散心。心病有三道灵药—水、绿草，还有美女。」

哈莱克睁开眼睛，「我宁愿要拉班·哈克南的血从我脚下流过。」他盯着杜埃克说，「你真认为会有那么一天？」

「哥尼·哈莱克，你要怎么迎接明天，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只能帮你活过今天。」

「那么，我接受你的帮助。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你告诉我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可以为你父亲和所有……」

「听我说，斗士。」杜埃克说着，向前倾身靠在桌子上，肩膀与眼睛齐高，眼神坚决，脸突然像一块饱经风霜的岩石。「我父亲的水—我会亲自跟哈克南人讨回来，用我自己的刀。」

哈莱克盯着杜埃克，在那瞬间，这个走私贩让他想到雷托公爵：同样是领袖，英勇无畏，对自己的立场和未来的道路充满把握。他就像公爵……抵达厄拉科斯之前的公爵。

「你愿意接受我的剑吗？」哈莱克问。

杜埃克坐回到座位，放松下来，默默打量着哈莱克。

「你觉得我是斗士吗？」哈莱克追问道。

「公爵的副手中，你是唯一一个逃出来的。」杜埃克说，「你的敌人千军万马，但你兵来将挡……你击败敌人的方法，正是我们击败厄拉科斯的方法。」

「嗯？」

「我们是凭着忍耐才在这里活下来的，哥尼·哈莱克。」杜埃克说，「厄拉科斯才是我们的敌人。」

「一次只对付一个敌人，你是这个意思吧？」

「正是如此。」

「这也是弗瑞曼人应付环境的方法？」

「也许吧。」

「你说过，也许我会发现，跟弗瑞曼人在一起，日子太艰苦。是因为他们住在沙漠，住在野外吗？」

「谁知道弗瑞曼人住在哪里？对我们来说，中央高原是无人区。但我更希望谈谈—」

「有人曾经告诉我，宇航很少安排香料运输舰飞越沙漠上空。」哈莱克说，「但有流言说，如果你知道该往哪里看，就能看到沙漠到处有一点一点的绿地。」

「流言！」杜埃克冷笑一声，「现在你要在我们和弗瑞曼人之间作出选择吗？我们有一整套安全措施，在岩石上凿出了我们自己的穴地，还有藏身的凹地。我们过着文明人的生活，而弗瑞曼人则是蓬头垢面的乌合之众，我们只利用他们寻找香料。」

「但他们可以杀死哈克南人。」

「你想知道结果吗？即使到现在，他们还是像动物一样被人四处追杀。哈克南人用雷射枪猎杀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屏蔽场。他们正在被灭族。为什么？因为他们杀死哈克南人。」

「他们杀死的真是哈克南人吗？」哈莱克问。

「你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没听说过，可能有萨多卡跟哈克南人在一起？」

「同样是流言。」

「但是，搞大屠杀—那不像是哈克南人。对他们来说，屠杀是一种浪费。」

「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事实。」杜埃克说，「你自己决定吧，斗士。是跟我，还是跟弗瑞曼人。我们俩有共同的仇敌，我答应为你提供避难所，让你有机会亲手杀死仇人，那也是我要的。这一点你可以确定。弗瑞曼人能给你的，只是被人追杀的生活。」

哈莱克迟疑了。他感受到杜埃克话中的明智和怜悯。但不知为何，他仍旧无法释怀。

「相信你自己的能力。」杜埃克说，「是谁的决定让你的部队在战火中逃出生天？是你。决定吧。」

「就这样吧。」哈莱克说，「公爵和他儿子都死了？」

「哈克南人相信这一点。对于这种事，我倾向相信哈克南人。」杜埃克嘴边露出一丝冷笑，「但只有在这种事情上，我才会相信他们。」

「那么，就这样吧。」哈莱克又重复了一遍。他摆出传统手势：伸

出右手，手心向上，大拇指平平地抵着手心。「我向你奉上我的剑。」

「接受。」

「你希望我去说服我的那些人吗？」

「你打算让他们自行决定？」

「他们跟了我这么久，一直跟到这里，但大多数人都是卡拉丹出生的，厄拉科斯跟他们想像的不一样。在这里，他们失去一切，只保住了性命。我希望由他们自行决定，就现在。」

「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杜埃克说，「他们都追随你这么久了。」

「你需要他们，是吧？」

「我们永远需要有经验的战士……现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

「你已经收下我的剑。你希望我去说服他们吗？」

「我认为他们还是会继续追随你的，哥尼·哈莱克。」

「但愿如此。」

「是啊。」

「那么，在这件事上，我可以自己决定了？」

「你自己决定吧。」

哈莱克从座椅中撑起身体，感受到即使如此轻微的动作，也耗费他不少仅存的精力。「现在，我要保证他们有地方住，还要有吃有喝。」他说。

「跟我的军需官商量吧。」杜埃克说，「他叫德里斯。告诉他，我希望你们受到热情款待。等一下我会亲自去看你们，现在我先要处理一批等着装舰的香料。」

「财富碾压一切！」哈莱克说。

「财富碾压一切！」杜埃克说，「乱世正是我们做生意的大好时机。」

哈莱克点点头，听到一阵微弱的窸窣声，感到了空气流动，一道气密舱门在他身边旋开。哈莱克转过身，弯腰走出门去，离开了办公室。

他注意到自己正站在大会堂中，他的人也被杜埃克的助手带了过来。这是一道相当长的狭窄空间，在天然岩石中开凿而成。会堂墙面十分光滑，说明开凿时用上了雷射切割枪。天花板一路向远方延伸，高度

足以延续岩石拱顶的天然支撑力，同时还兼顾空气对流。大厅两侧，武器架和武器柜沿墙排列。

哈莱克注意到他的部下中，能站立的人都坚持站着，丝毫不因疲倦和战败而稍有懈怠，心中不由得生出几许骄傲。走私贩派来的医师在他们中间走动着，医治伤兵。悬浮担架集中放在左侧一个地方，每个伤兵身旁都有一个厄崔迪人看护着。

厄崔迪人的训练—「我们照顾自己人！」这句话如同天然岩石的内核，让团队结合无间。

他的一名副手向前迈了一步，从箱子中拿出他的九弦琴，向他敬了个礼：「长官，这里的医师说，马泰已经没希望了。他们这里只有战地急救药物，没有骨胳库和器官库。他们说，马泰坚持不了多久。他对您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那位军官将九弦琴往前一递。「马泰想听一首歌，好舒服上路，长官。他说，您知道是哪首歌……他以前就常常要求您唱那首歌。」那军官哽咽着说，「就是那首〈我的女人〉。您……」

「我知道。」哈莱克接过九弦琴，从指板的钩子上挑出拨片，在九弦琴上轻柔弹了几下，发觉已经有人调过音了。他眼睛一阵酸楚，但努力驱散悲伤，阔步向前，随手弹出几个和弦，尽力露出轻松的笑容。

他的几个部下和走私贩的医师弯腰伏在一具担架上。哈莱克走近时，有人伴着早已熟悉的旋律轻声唱了起来：

我的女人站在窗前，
玲珑身姿映在四四方方的玻璃上，
她举起胳膊……弯了弯……拢在胸前。
落日的余晖中一身胭红金黄。
到我身边来吧……
到我身边来，爱人的温柔臂膀。
为了我……
为了我，爱人的温柔臂膀。

唱歌的人停下了，伸出一只绑着绷带的手，为躺在担架上的人阖上眼睑。

哈莱克拨出最后一个轻柔的和弦，心想：现在我们只剩下七十三人了。

7

世上有许多人无法理解皇室的家庭生活，但我将尽量为您简略描述。我认为，我父亲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那就是哈西米尔·芬伦伯爵，一个天生的阉人，帝国最可怕的斗士之一。伯爵短小精悍，相貌丑陋。某天，他为我父亲带来一个新的姬侍，而我则被母亲派去暗中监视。我父亲当年与贝尼·杰瑟里特签订了协约，绝不允许姬侍生下皇室继承人。但那些人常使出狠毒的诡计，而我们为了自保，无不暗中监视父亲。我母亲、我的姊妹和我自己，都开始精于躲过各种难以察觉的夺命暗器。虽然这么说可能极为耸人听闻，但我不相信我的父亲对这些阴谋毫不知情。皇室不同于其他家庭。而现在，来了一个新的姬妾，与我父亲一样满头红发，且婀娜妖娆，骨肉亭匀有如舞者，所受的训练明显包括精神诱惑。当她一丝不挂地在我父亲面前搔首弄姿时，他看得目不转睛，良久才开口道：「她太美了，我们会留下这件礼物。」您不知道她的这种神态自若在皇室中引起过多少恐慌。毕竟，对我们而言，最致命的威胁是城府及自我控制。

——伊勒琅公主《父亲的皇宫家事》



向晚时分，保罗站在蒸馏帐棚外。帐棚所在的岩隙笼罩在浓重的阴影中。他的目光越过空旷的沙漠，凝视着远处的断崖，心里想着是否该唤醒帐棚里熟睡的母亲。

两人的藏身处之外是层层叠叠的沙丘，背向斜晖的那一面显得黑魆魆，像夜幕的碎片。

而且一片平坦。

他的意识在这片大地上搜寻突出的景物，但在令人昏沉沉的热气和地平线之间，没有任何称得上耸立的东西。没有花卉，也没有东西随着

微风轻轻摇曳……银蓝色的天空下，只有沙丘和远处的断崖。

如果沙漠那边并没有什么废弃的实验站，该怎么办？他自问道。如果那里也没有弗瑞曼人，我们看到的植物只不过是偶然长出来的，又该怎么办？

帐棚里，杰西卡醒了。她翻身仰躺，从帐棚透明的窗口斜望出去，默默盯着保罗。他背朝她站着，站姿让她想起他的父亲。她感到悲不可抑，于是将视线移开。

过了一会，她调整好蒸馏服，喝了些帐棚集水袋中的水，振作好精神后，钻出帐棚来到外面，伸了个懒腰，舒展筋骨。

保罗没转身，说道：「我意外喜欢这里的宁静。」

大脑是多么善于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她想起贝尼·杰瑟里特的格言：面对压力时，大脑若非朝正向，便是朝负向前进：启动或关闭。可以将之视为一道光谱，在消极的一端，终点是无意识；而在积极的一端，终点则是超意识。面对压力时，大脑会偏向何端，这会受到训练的强烈影响。

「在这里生活，可以很不错。」保罗说。

她试着用他的眼光来了解沙漠，试着将这颗星球的一切严苛视为天经地义，揣测着保罗看到的种种可能未来。人可以独自活在这里，她想，不用担心有人在背后谋害你，也不用害怕遭人追杀。

她走到保罗身边，举起双筒望远镜，调好焦距，观察着对面的断崖。干沟中长着巨人柱和其他刺状生物……阴影中还有一片低矮的黄绿色野草。

「我去收起帐棚。」保罗说。

杰西卡点点头。她走到岩隙出口，从那里可以俯瞰沙漠。她将望远镜转向左方，看见一块白灿灿的盐场，边缘混入污浊的深褐色。一片白色土地，在这个白色意味着死亡的地方。但这块盐场却透露别的讯息：水。过去某个时期，曾经有水流过那片莹白区域。她放下望远镜，调整斗篷，倾听保罗走动时的动静。

太阳越沉越低，阴影渐渐伸到那片盐场。日落处的地平线上，霞光恣意四射，溢向蹑足朝沙地逼近的黑影。之后，浓重的夜幕降下，如墨水般蓦然在沙漠上泼洒开来。

星辰！

她仰望星空，察觉到保罗走过来，站在她身旁。沙漠中的夜色由下往上渐亮，仿佛正往星辰升腾。白昼的势力渐退，一阵短暂的和风拂过她的脸颊。

「一号月亮很快就会升起。」保罗说，「背包收拾好了，沙锤也埋好了。」

我们可能永远迷失在这座炼狱，她想，而且无声无息。

夜风扬起沙尘，擦过她的脸颊，带来肉桂气息。在黑暗中，有香气阵阵喷洒。

「闻闻。」保罗说。

「隔着过滤器都能闻到。」她说，「珍贵的物产，但能买到水吗？」她指着盆地另一端，「那里没有任何人工照明。」

「弗瑞曼人会藏在那些岩石后方的穴地里。」他说。

在两人右侧，一轮银环升出地平线：一号新月。它跃入视野中，上面卧着一道拳形图案。杰西卡打量着银色月光映照下的沙漠。

「我把沙锤插在岩隙最深的角落。」保罗说，「点燃上面的蜡蠋后，我们大约有三十分钟时间。」

「三十分钟？」

「之后，沙锤就会开始召唤……沙虫。」

「喔，我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

他从她身边走开。杰西卡听到他向上走，回岩隙去了。

黑夜像一条隧道，她想，通往明天的隧道……如果我们还有明天的话。她摇摇头，又想：我为什么要这么消沉？我受过训练，不该这么糟糕！

保罗回来了，背起背包，带头走下山崖，来到第一座沙丘前，停下来，听了听，等待身后的母亲赶上。他听见母亲轻柔的脚步声，还有沙粒冷冰冰的滑动声——这是沙漠的密码，拼出自身的安全程度。

「我们的步伐不能有节奏。」保罗说着，回想弗瑞曼人如何在沙上行走……既有预知的记忆，也有真实的回忆。

「看我怎么走。」他说，「这是弗瑞曼人在沙漠上的走法。」

他走到沙丘的迎风坡，沿着曲面，拖着脚在沙上前进。

杰西卡凝视看着他走了十步，然后跟在后方模仿。她看出门道了：他们听上去必须像沙子在自然移动……像风。但她的肌肉对这种不自然的凌乱节奏很不满：踏出……拖……拖……踏出……踏出……拖……踏出……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前方的岩壁似乎仍遥不可及，身后的断崖依然高高耸立。

咚！咚！咚！咚！

后面传来鼓声。

「沙锤。」保罗轻声道。

沙锤的敲击继续着，两人发现，大步往前走时，很难不受沙锤节奏的影响。

咚！咚！咚！咚！

两人走进月光照耀下的盆地底部，四周回荡着隆隆鼓声。往上，往下，翻越翻涌的沙丘：踏出……拖……停……踏出……横越砂砾区，豆粒大的砾石从两人脚底滚落：拖……停……踏出……

两人的耳朵不停搜索着那种特别的嘶嘶声。

声音终究出现了。一开始很轻，被两人拖曳的脚步声盖过。但越来越响……从西方远远传来。

咚！咚！咚！咚！沙锤继续敲击。

身后的嘶嘶声响彻夜空。两人边走边回望，看到追踪而来的沙虫拱起的沙冢。

「继续走。」保罗小声说，「别回头看。」

两人启程的那片岩石阴影中爆出狂躁的摩擦声，一阵阵嘎嘎乱响。

「继续走。」保罗重复着。

两人已经走了一半，虽然没有标记，但保罗看得出来，这里正位于两座断崖的正中央。

在身后，击打、狂乱撕咬岩石的巨响仍撼天动地。

两人继续往前走走走……肌肉不由自主地抽痛，似乎会永远疼下去。但保罗看到前方的断崖越来越高了，正朝两人招手。

杰西卡脚不停步，脑中一片空白。她知道，自己现在全靠意志力在前进。她渴得喉咙发疼，很想停下来喝口集水袋里的水，但后方传来的

声音驱走了这股奢望。

咚！咚……

远方的断崖再度传来狂暴的骚动声，淹没了鼓音。

然后一片死寂！

「快。」保罗悄声说。

她点点头，明知他看不见这个动作，但她需要借此告诉自己，她必须要求早已因不自然的步伐而透支肌力的肌肉要更加卖力……

象征安全的岩壁在前方直攀星空，保罗看见断崖下有片平坦的沙地。他踏上沙地，因筋疲力竭而踉踉跄跄，不由得伸出一只脚，想站稳身体。

低沉的咚咚声在两人周围的沙地上回响。

保罗立刻向一旁斜走两步。

咚！咚！

「鼓沙！」杰西卡低声说。

保罗恢复了平衡，迅速扫了一眼四周的沙漠，断崖也许只在两百公尺外。

身后传来唰唰声━像风，又像涨潮，尽管这里并没有水。

「跑！」杰西卡尖叫道，「保罗，跑！」

两人脚下响起一连串低沉的咚咚声。然后，两人跑出了沙鼓区，来到碎石地上。对原先因别扭而凌乱的步伐而疼痛不堪的肌肉来说，奔跑反而是种解脱，这种动作合理多了。但沙子和碎石拖慢了两人的脚步。沙虫的唰唰声越来越近，像风暴一样，怒吼着朝两人扑来。

杰西卡一个踉跄，跪了下去。此刻她脑子里只有疲惫、声响和恐惧。

保罗一把拉起她。

两人手牵手，继续向前跑。

一根细细的杆子插在前方的沙地上，两人从杆子旁边跑过，又看到另一根。

杰西卡直到跑过去之后，才留意到杆子。

又一根━插在风蚀的岩缝中。

再一根。

岩石！

她经由脚感受到岩石的坚实，那种坚硬的反震。更加稳定的脚步给了她新的力量。

一条深深的岩缝，由上至下垂直划过两人前方的断崖，在岩壁上留下一道阴影。两人扑过去，挤进窄小的洞里。

身后，沙虫穿行的声音停下了。

杰西卡和保罗扭过头，用力盯着沙漠看。

在沙丘开始隆起的地方，大约五十公尺外一片岩滩的尽头，一道银灰色弧形从沙漠里升起，沙石和灰尘瀑布般滚落在四周。弧形升得更高了，变成一张伺探的巨嘴。这是一道又黑又圆的洞，边缘映着月色幽幽发光。

保罗和杰西卡缩在窄小的岩缝里，眼睁睁看着巨口蜿蜒逼近，浓郁的肉桂气息扑进鼻腔，森森白牙在月光中闪烁。

巨口忽前忽后迂回穿梭。

保罗屏住呼吸。

杰西卡蹲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

她必须运用贝尼·杰瑟里特训练出来的高度专注力来压制原始的恐惧，驱逐深刻在种族记忆中正作势在脑海中叫嚣的惊慌。

保罗却油然生出某种狂喜。刚才的瞬间，他突破了时间的屏障，进入更加幽深未明的领域。他的内在之眼什么也没看见，只能感到前方一片黑暗，仿佛他以前跨出的某一步使他坠入深井……或是跌入巨浪波谷，无从看到未来。未来的景象出现天翻地覆的改变。

时间的黑墙并未吓倒他，反而大大强化了他的其他感官。他发现，自己正一丝不漏地看着那头从沙地上冒出、猎捕着他的怪物，记录下它的所有状态。那张巨口的直径约有八十公尺……四周长满一圈白牙，闪着晶刃匕的森森幽光……呼吸的洪流喷出肉桂味，杂着淡淡的乙醛味……酸性……

沙虫扫过两人上方的岩石，遮蔽了月光。碎石和细沙瀑布般泻进狭窄的藏身处。

保罗将母亲往洞内挤了挤。

肉桂！

肉桂味从他身旁流过。

沙虫与香料有什么关系？他暗自问道。他想起列特—凯恩斯曾说漏了嘴—沙虫和香料有某种关联。

轰隆隆！

仿佛右方极远处响起一声焦雷。

又一声，轰隆隆！

沙虫退回沙地，在那里躺了一会儿，亮晶晶的牙齿反射着月光。

咚！咚！咚！咚！

另一根沙锤！保罗想。

声音还是从右方传来的。

沙虫剧烈震动，退回沙地内，沙地上只剩一道拱起的圆弧，形状像半口大钟，又像卧在沙丘上的隧道顶。

沙子唰唰作响。

那怪物继续往下沉，后退着，翻滚着，变成一道隆起的土冢，穿过沙丘之间的鞍部，蜿蜒而去。

保罗走出岩缝，看着那道沙浪滚过荒漠，向新的沙锤方向窜去。

杰西卡跟着走了出来，倾耳细听：咚！咚！咚！咚！咚……

未几，沙锤声停了。

保罗摸出蒸馏服上的管子，啜了一口回收水。

杰西卡凝神看着他的动作，但身心俱疲加上余悸犹存，她脑中只有一片空白。「它真的走了？」她小声问道。

「有人在召唤它。」保罗说，「弗瑞曼人。」

她感到自己渐渐回神。「它可真大！」

「没有吞掉我们扑翼机的那条大。」

「你确定是弗瑞曼人？」

「他们用了沙锤。」

「他们为什么要帮我们？」

「也许他们并不是在帮我们，而是碰巧在召唤沙虫。」

「为什么？」

答案悬在他意识的边缘，就是不肯现身。他脑海中有一幅幻象，那与沙漠求生包里嵌有倒钩的棍子有关—创造者矛钩。

「他们为什么要召唤沙虫？」杰西卡问。

一丝恐惧触动了他的心，他强迫自己将目光从母亲身上别开，抬头看着断崖。「我们最好在天亮前找到上山的路。」他指指前方说，「我们刚刚不是经过一些杆子？那边还有更多。」

她沿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了杆子——饱经风蚀的路标，标示出阴影中一道狭窄的岩架，一路曲折伸入上方高悬的岩隙中。

「他们标出了走上断崖的路。」保罗说。他将背包上肩，走到岩架底部，开始向上攀登。

杰西卡等了一会，稍事休息，体力恢复后才跟了上去。

两人沿着杆子的指引往上攀爬，岩架渐窄，最后缩成狭窄的岩舌，再过去便是一道幽深岩缝的开口。

保罗侧着头，窥视这个黑魆魆的地方，动作刻意放慢，小心翼翼，以免一不小心从狭窄的岩架上滑落。从外面望入，岩缝内一片漆黑。狭缝向上伸展，尽头是璀璨的星空。他用耳朵搜索着，却只能听见不令人意外的声响：涓涓细沙的唰唰声，昆虫的唧唧声，动物跑动的啪嗒声。他伸出一只脚，在岩缝的黑暗中探寻，发现脚下的岩石表面有一层砂砾。慢慢地，他一点点绕过岩角，示意母亲跟上。他紧紧抓住她的衣襟，帮她绕过岩角。

两人抬头仰望，看着仿佛镶嵌在两道岩壁之间的星光。保罗只能模模糊糊看到身旁母亲的动作像一团灰影。「要是能冒险点一盏灯就好了！」他悄声道。

「除了眼睛，我们还有别的感官。」她说。

保罗向前探了一步，将重心移到一只脚上，另一只脚摸索着，结果碰到一个障碍。他提起脚，发现是台阶，于是踩了上去。他向后伸出手，摸到母亲的手臂，拉着她的长袍，要她跟上。

又是一道台阶。

「我想，路一直通到崖顶。」他小声说。

台阶又低又平，杰西卡想，无疑是人工凿成的。

她跟着保罗影影绰绰前行的身影，试探着脚下的台阶。岩壁之间的空隙越来越窄，最后几乎夹住她的肩膀。台阶尽头是条峡道，长约二十公尺，通往月光遍洒的低洼盆地。

保罗走出峡道，来到盆地边缘，轻声说道：「多美的地方！」

杰西卡站在他后方一步外，无法言语，仅能凝视着盆地，默默赞同。

尽管身心交瘁，尽管回收管、鼻塞和蒸馏服的紧缚令人不舒服，尽管惊魂未定，浑身酸痛只想要休息，但盆地的美仍令她目眩神移，忍不住驻足欣赏。

「像仙境。」保罗轻声道。

杰西卡点点头。

她眼前是四处蔓延的沙漠植物：灌木丛、仙人掌、一簇簇的草叶，全都在月光下颤动着。左侧的圆壁黑黢黢的，右方是霜冷月色。

「这一定是弗瑞曼人的地盘。」保罗说。

「有这么多植物活下来，一定是人类的杰作。」她赞同道，拧开吸水管的盖子，吸了口水。温热、微带酸味的水沿着喉咙滑下，神奇地令她精神大振。她重新盖上盖子，盖子擦过细沙，发出嚓嚓响声。

有个动静引起了保罗的注意，就在他右下方的盆地底部。他低头俯看，穿过迷蒙的灌木和野草，发现一片楔形的皎洁沙地上有些砰砰乱跳的小动物。

「老鼠！」他低声说。

砰砰砰！它们在阴影中钻进跳出。

不知什么东西掠过两人眼前，无声地坠入老鼠群中。随后便是一声细细的尖鸣，一只幽灵般的灰鸟扑楞着翅膀飞起来，爪子上抓着一个小小的黑点，掠过盆地飞走了。

我们需要这个提醒。杰西卡想。

保罗仍旧盯着盆地对面。他吸了口气，闻着夜色中涌动的鼠尾草味，感到微微刺鼻。那只猛禽——他认为它正代表了这片沙漠的本质。猛禽衬出这片盆地的静谧，如此万籁俱寂，几乎可以听到乳蓝月光流过巨人柱和荆棘。月光低吟，比他听过的任何音乐更为和谐。

「我们最好找个地方把帐棚搭起来。」他说，「明天我们可以试试看去找弗瑞曼人，他们……」

「找到弗瑞曼人以后，大多数入侵者都后悔了！」

这道雄浑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也令这一刻紧张了起来。声音来自

两人右上方。

「请不要跑，入侵者。」保罗正准备退回峡道，那声音又说，「跑只会浪费你们体内的水。」

他们想要我们身体里的水！杰西卡想。一切疲乏从她的肌肉中退去，她不露声色，但已完全准备好反击。她准确地找到声源，心想：这么神出鬼没！我竟然没听到。但她随即意识到，那道声音的主人只允许自己发出最细微的响动，听起来就像生物活动。

两人左方的盆地边缘又传来另一个声音：「快下手，斯第尔格。取他们的水，我们好继续上路。没多久就要天亮了，我们的时间不多。」

保罗不像他母亲那么习惯紧急应变，正在懊恼他刚才身体一僵，下意识便想后退。那一刻的恐慌盖过他的能力。此时，他强迫自己遵照母亲的教导：放松，然后佯装放松，然后肌肉运劲成鞭，随时准备朝任何方向挥去。

他一动不动，觉察到内心的惴惴不安，也明白恐惧的来源。这一回，未来又是一片幽黑，而他和母亲被残暴的弗瑞曼人包夹，对方唯一感兴趣的，只是两具缺乏屏蔽场护体的肉身所蕴含的水。

改造后的弗瑞曼宗教，正是我们现今所谓「宇宙之柱」的源头。他们的祁扎锐塔弗威德带着预兆、证言和预言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带来厄拉科斯的神秘混合体，而最能代表其深切之美的，莫过于动人心弦的音乐，既具古老型态，又烙上全新觉醒。有谁没听过《老人的赞美歌》并为之心荡神驰？

我举足穿越沙漠，
海市蜃楼荡漾恍若主人迎宾。
贪求荣耀，渴望冒险，
我在阿尔—库拉布的地平线上留下足痕。
看时间夷平高山，
转身贪婪搜罗我的身影。
我眼看那雀鸟倏忽逼近，
勇猛犹胜豺狼发恨，
占满我年轻的树身。
我能听见众鸟啾啾，
正以喙爪撕扯着我的枝根！

—伊勒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觉醒》



那人爬过沙丘顶，更像一颗在正午艳阳中闪烁的沙粒。他只披着一条破烂的斗篷，露出的皮肤在烈日下曝晒。他的兜帽已经从斗篷上扯掉，但他撕下一条破布，当作头布裹在头上。头巾下露出一缕缕沙色头发，与他稀疏的胡须和浓浓的眉毛相互呼应。蓝中透蓝的眼睛下方有道残留的颜料向下伸到脸颊。胡须上有条暗淡的压痕，是蒸馏服水管压过的痕迹。

爬过沙丘顶之后，他停了下来，手臂往下伸到沙丘迎风面，背上、手臂上和腿上的血凝结成块，伤口沾满片片黄沙。他慢慢将手伸到身下，撑着站了起来，摇摇晃晃站在那里。即使他的动作近乎散漫，但仍带有几分往日的一丝不苟。

「我是列特—凯恩斯。」他对着空旷的地平线宣告，名闻遐迩的雄厚嗓音不再，只剩拙劣夸张的粗哑，「我是皇帝的行星生态学家。」他嘟哝着，「厄拉科斯的行星生态学家，我是这片大地的总管。」

他踉踉跄跄走了几步，跌倒在迎风面结成硬壳的沙表上，双手无力地插入沙中。

我是这片大地的总管，他想。

他明白自己陷入半谵妄，明白自己该挖个洞，将自己埋入较凉爽的地下沙层。但他仍能闻到地下某处某片香料预菌体发出略带甜味的刺鼻气息。他比任何弗瑞曼人更加清楚这股气息所隐含的危险。如果他能闻到香料菌的气味，那就意味着沙下深处的气体已将要喷发。他必须离开。

他的双手沿着沙丘坡面虚弱地攀爬。

他的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异常清晰的念头：一颗星球真正的财富藏于土地之中，那是文明的根源，而我们如何介入？农业。

他又想，人的思维真怪，总是循着固定的单一思路，难以跳脱。哈克南军队将他留在这里，没有水，没有蒸馏服。他们认为即使沙漠没能杀死他，沙虫也会吃掉他。他们认为这样做很有趣，把他留在那里，让他自己星球的残暴双手一点一点扼死他。

哈克南人一直觉得弗瑞曼人很难消灭。他想。我们不会轻易死去，但我大限已到……很快就要死了……但我就算死，也还是个生态学家。

「生态学的最大作用就是理解因果。」

这个声音吓了他一跳，因为他熟悉这声音，知道这声音的主人已经死了。那是他父亲的声音。在他继承父业之前，他父亲一直是这颗星球的生态学家。父亲很久以前就死了，在普拉斯特盆地的塌方事故中身亡。

「你这下麻烦了，儿子。」他父亲说，「你本该知道企图帮助公爵家的那个孩子会有什么后果。」

我神志不清了，凯恩斯想。

声音似乎是从右侧传来。凯恩斯的脸擦过沙子，转头朝那个方向望，却只看见蜿蜒的沙丘在烈日下与热魔共舞。

「一个系统有越多生命，就会有越多生态区位让生物进占。」他父亲说。这一回，声音来自他的左后方。

他为什么转来转去？凯恩斯自问道，难道他不想见我？

「生命会提升环境的容量，让更多生命存活。」他父亲说，「生命会让营养更容易取得，通过从有机体到另一个有机体的大量化学相互作用，将更多能量输入系统。」

他为什么要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凯恩斯自问，这些我十岁以前就知道了。

沙漠鹰开始在他上空盘旋。如同这里大多数野生动物，它也是食腐动物。凯恩斯看见一团阴影从他手边掠过，于是挣扎着转头仰望上方。鹰群像银蓝色天空中一道模糊的补丁，又像飘在他上方远处的色斑。

「我们是通才。」他父亲说，「在处理涉及整颗星球的难题时，你无法划出清晰的界线。星球生态学必须随时修改、调整。」

他究竟想告诉我什么？凯恩斯狐疑道，是不是一些我没看到的因果？

他的脸颊跌回灼热的沙子上，鼻端嗅到下方的香料预菌体释出一股岩石烧灼的气味。他大脑中某个掌管逻辑的角落突然生出一种想法：我上方有几只食腐鸟，也许我的一些弗瑞曼人会看见它们，跑来查看。

「对行星生态学家的工作来说，最重要的工具是人。」他父亲说，「你必须向这些人传布生态学知识。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创造了这套全新的生态符号系统。」

他在重复我童年时期他对我讲过的话，凯恩斯想。

他开始觉得身体发寒，但大脑中那个逻辑尚存的角落告诉他：你上方是太阳，你没有蒸馏服，你很热，火热的太阳正在烤出你体内的水分。

他的手指无力地在沙上抓着。

他们甚至没给我留一件蒸馏服！

「空气中的水分有助于阻止生命体内水分过度蒸发。」他父亲说。

他为什么要重复那些浅显的事？凯恩斯问自己。

他试着想像空气中的水分—沙丘上绿草如茵……他身下某个地方有活水，沿着长长的露天渠道缓缓流动，最终完全蒸发到空中。这幅图景只出现在书本的插图中。地表水、灌溉用水……他想起书上的话，在每个生长季节，灌溉一公顷土地需要五千立方公尺的水。

「我们在厄拉科斯的首要目标是种草。」他父亲说，「我们从这些能够适应贫瘠土地的变异野草开始。成功把水留在草地之后，我们就着手培植山地森林，接着是几座露天水体，开始是小型水库，然后沿着盛行风按一定的间隔排列设立捕风器凝结水汽，将风偷走的水收回。我们必须创造真正的季风—富含水汽的风。但我们永远离不开捕风器。」

总是向我说教，凯恩斯想，他为什么不闭嘴？难道他看不出我就要死了？

「你也会死的。」他父亲说，「你身下很深的地方正形成一股气泡，再不从沙丘上面爬下来，你就死定了。气泡就在那里，你知道的。你可以闻到香料菌。你知道，那些小创造者正将一部分水注入香料预菌体。」

身下有水的想法使他发狂。他想像着那些水，被坚韧的半植物、半动物的小创造者封入多孔的岩层，轻轻一碰，岩层裂开，一股凉快、纯净、清澈、舒爽的水就会注入……

香料预菌体！

他吸了一口气，闻到一股甜香，比刚才浓郁多了。

凯恩斯强撑着自己跪起来，听见一只鸟尖鸣一声，扑楞着翅膀急急飞走了。

这里是香料沙漠，他想，即使在白天的烈日下，周围也一定有弗瑞曼人。他们一定会看到鸟，也一定会来查看。

「动物需要迁徙。」他父亲说，「游牧民族也是。这种移动是为了满足身体对水、食物、矿物的需要。现在，我们必须控制迁徙，让迁徙为我们的目标服务。」

「闭嘴，老头。」凯恩斯喃喃道。

「我们必须在整颗星球上做一件前所未见的事。」他父亲说，「我们必须把人当成改造行星生态的力量—在这片大地上安插最能适应的地

球生命：这里种一株草，那里放一只动物，那里住一个人。我们要用这种方法转化水循环，创造全新的地貌。」

「闭嘴。」凯恩斯嘶哑道。

「迁徙路线是第一个线索，让我们得以掌握沙虫和香料的关系。」他父亲说。

沙虫！凯恩斯的脑中突然涌现希望。泡沫破裂时，创造者一定会来。但我没有矛钩，又怎么有办法骑上大创造者？

挫败感正在耗尽他仅存的精力。水是这么近，仅仅在他身下大约一百公尺左右。沙虫一定会来，但在地表无法抓到它，也无法利用它。

凯恩斯向前扑倒在沙地上，趴在刚才爬行时压出的浅坑里。他感到左脸挨着的沙子热得发烫，但那股触觉却仿佛离他很远。

「厄拉科斯的环境促成了当地生命形态特有的演化模式。」他父亲说，「但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从香料的角度来看生态平衡，这真奇怪。这里没有大面积的绿地，却有接近理想的氮—氧—二氧化碳平衡。这个星球的能量圈就在那里，看得见，也能理解——一个残酷的变化过程，但仍是完整的过程。有缺口？那么就有东西去填补缺口。科学由无数事物组成，一旦解释清楚，就再简单不过。在我亲眼目睹小创造者之前很久，我就知道，这种东西必定存在，就在沙漠深处。」

「请别再说教了，父亲。」凯恩斯喃喃道。

一只鹰落在他向前伸出的手附近，凯恩斯看见它收起翅膀，偏着头，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他奋力嘶吼了两声。鹰跳开两步，仍旧盯着他不放。

「在此之前，人类及其活动一直是各行星地表的灾害。」他父亲说，「大自然往往会向人类索赔，或者消灭人类，或者封锁人类，以大自然自己的方式将人类融入系统中。」

老鹰低下头，翅膀展开又收起，留神盯着他伸出的手。

凯恩斯发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喝开它。

「大自然与人类之间这种互相掠夺、互相压榨的古老系统将在厄拉科斯结束。」他父亲说，「你不可能永无止境地掠夺你所需要的一切，丝毫不顾子孙后代。一个星球的物理性质就写在经济、政治纪录中，这本纪录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方向是那么明显。」

他永远停不下来，永远在说教。凯恩斯想，说教，说教，说教。

鹰向前跳一步，离凯恩斯的手更近了。它的头朝这边转，又朝那边转，打量着他裸露在外的皮肉。

「厄拉科斯只生产单一作物。」他父亲说，「单一作物。它使统治阶级像历史上的所有统治阶级那样，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在他们之下，则是以剩余物资为生、半人半奴隶的大众。我们关注的，正是这些大众和剩余物质，他们的价值远远超乎人们的想像。」

「我不听了，父亲。」凯恩斯喃喃道，「走开！」

他又想：这附近一定有我的弗瑞曼人，他们不会看不到盘旋在我上方的这些鸟。他们会来查看的，哪怕只是为了得到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水分。

「厄拉科斯的人民将会明白，我们的目的是使这片大地有水流动。」他父亲说，「至于我们打算怎么做，不用说，大多数人只有一点理解，以为很玄妙。许多人甚至以为，我们会从其他水资源丰富的星球引来活水，这些人不知道质量比的问题大到无人负担得起运输费。但是，只要他们相信我们，那就随他们高兴去想吧。」

再过一会儿，我就会爬起来，告诉他，我把他当成什么。凯恩斯想，他本该帮我一把，却只站在那里喋喋不休。

那只鹰又往前跳了一步，更靠近凯恩斯的手。同时，又有两只鹰飞下来，停在后面的沙地上。

「我们的人民必须有相同的宗教和法律。」他父亲说，「违抗之举必须被视为邪恶，必须受到宗教惩处。这会产生双重利益，使人民更顺从，同时更勇敢。我们不应过于依赖个人的勇猛，不应将个人的勇气置于全体人民的勇气之上。」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的人民又在哪里？凯恩斯想。他用尽全身力气，把手朝距离最近的那只鹰一伸，但只伸出一指长。它向后一跃，跳到同伴中间。所有的鹰都伸开翅膀，准备飞起。

「我们的时间表将达到一种自然现象的境界。」他父亲说，「行星上的生命是一个巨大的、紧密交织的共同体。一开始，动植物的变化完全受我们所掌握的物理力量主宰。等所有生命稳定之后，我们的影响力就不会那么直接，而只是在引导—当然，到那时，我们还是不会撒手不

管。记住。我们只需要控制行星能量圈的百分之三一只需要百分之三，就能让整个结构变成为我们想要的自给自足系统。」

你为什么不帮我？凯恩斯心想，总是这样，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总是撒手不管。他想把头转过去，瞪着他父亲说话的方向，瞪得那老头不敢看他。但肌肉却不听他的使唤。

凯恩斯看见那只鹰动了一下，朝他的手走过来，一次只谨慎地迈一步。它的同伴则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等待着。那只鹰停下了，只要再跳一步就能够啄到他的手。

就在这时，凯恩斯豁然开朗。猛然间，他看到厄拉科斯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这是他父亲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沿着不同路径，如洪水般在他脑海里奔流不息。

「不要让你的人民落进某个英雄的手里，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浩劫。」他父亲说。

看透了我的心思！凯恩斯想，哼，随便他！

消息已经送到我的各个穴地、所有聚落。他想，没有什么能阻挡。如果公爵的儿子还活着，他们会找到他，遵照我的命令保护他。他们也许会抛开那个女人，他的母亲，但他们会救下那男孩。

那只鹰向前跳了一步，足以啄到他的手了。它偏着脑袋，打量着这具俯卧的躯体。突然间，它伸直身子，抬头向上，尖鸣一声跃入空中，侧着身体斜飞而去，身后跟着它的同伴们。

他们来了！我的弗瑞曼人找到我了！凯恩斯想。

然后，他听到沙发出的唰唰声。

每个弗瑞曼人都能立即认出这种声音，不会和沙虫和沙漠中其他生物所发出的声音混淆。在他身下某处，香料预菌体已经从小创造者身上得到足够的水和有机物质，正在大肆生长。一团巨大的二氧化碳泡沫正在地底深处形成，即将向上「喷发」。爆炸中心将形成一道沙尘涡旋。届时，沙漠深处已经形成的东西将翻上沙漠表面，而地表的东西则会被吸入地底。

鹰群在上空盘旋，发出沮丧的尖鸣。它们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任何沙漠生灵都知道。

而我是沙漠生灵，凯恩斯想，你懂吗，父亲？我是沙漠生灵。

他感到自己被泡沫高高抬起，然后感到泡沫碎裂了。沙尘涡旋围着他，将他拖入冰冷的黑暗之中。有那么一刻，冰冷和潮湿的感觉令他无比喜悦、宽慰。接着，当他的星球杀死他的时候，凯恩斯突然想到，他父亲和所有科学家都错了——只有意外和差错，才是宇宙中最永恒的定律。

就连那群漠鹰也都能理解这个事实。

9

预言和预知——若问题还未得到解答，要如何检验以上两者的真伪？试想：有多少预测是实际描述未来的「波形」（穆阿迪布以此一词指涉他所看到的未来）？又有多少是先知打造未来，以符合他们的预言？「预言」此一行为本身会造成多少和声？先知看到的是未来，抑或某条脆弱的线，某处缺失或裂痕，而他可以用他的语言、他的决定加以击破，如同钻石切割者刀刃一插，便能切开宝石？

——伊勒琅公主《对穆阿迪布之个人所思》



「取他们的水。」黑暗中，那人喊道。保罗战胜恐惧，望向母亲。他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看到她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肌肉蓄势待发。

「至感遗憾，我等不得不断然除掉两位。」两人上方传出了声音。

是最初跟我们讲话的那个人，杰西卡想，对方至少有两人，一个在我们右方，一个在左方。

「Cignoro hrobosa sukares hin mange la pchagavas doi me kamavas na beslaslele pal hrobas!」

右侧那人隔着盆地喊道。

在保罗耳中，这是段莫名其妙的乱码。但杰西卡受过贝尼·杰瑟里特训练，听懂了这段话。这是契科布萨语，古老的狩猎语言，意思是：也许这两人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陌生人。

喊声之后，周围突然沉寂下来。散发淡淡象牙蓝的圆环形二号月亮在横越盆地的岩石上方转动，皎洁且脉脉。

岩壁传来攀爬声，上方、两侧都有……月光下许多黑点在移动，从阴影中不断涌出。

整支部队！保罗心想，胸口一阵剧痛。

一个身披斑驳斗篷的高个子走到杰西卡前方，为了方便谈话，将面罩推到一边，月光下露出浓浓的胡须，脸和眼睛仍然藏在兜帽中。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妖精还是人？」他问。

杰西卡听出对方话中的善意调侃，暗暗生出一线希望。这是发号施令的声音，也是最早从夜色中冒出来吓到两人的那个声音。

「我敢说，是人。」那人说。

虽没看到，但杰西卡能感觉到那人长袍的衣褶中藏着刀。她一阵后悔，痛苦地想到保罗和她都没有屏蔽场。

「你会说话吗？」那人问。

杰西卡将皇族的所有高傲融入她的神态和语气中。她必须尽快回答，但这个人讲的话还不够多，她还未找出他的文化背景和弱点。

「是谁在夜间如匪徒般来到我们面前？」她质问道。

兜帽下的头突然一颤，显示出对方的紧张。接着，这人慢慢放松下来，说明了此人有出色的自我控制力。

保罗从他母亲身边走开，既分散敌人的进攻，也使两人都有施展拳脚的空间。

保罗的动作引起了对方注意，罩着兜帽的头转了过来，脸上露出一道窄窄的缝迎向月色。杰西卡看到了尖挺的鼻子、闪闪发亮的眼睛——深色，完全是深色，没有一点眼白，还有向上高高翘起的深褐色髭须。

「小家伙有前途。」那人说，「如果你们是哈克南人的逃犯，我们或许会很欢迎。你们是吗，孩子？」

保罗脑中闪过各种可能：圈套？事实？必须当机立断。

「你们为什么欢迎逃犯？」保罗问道。

「一个像大人一样说话和思考的孩子。」那个高个子说，「好，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孩子。我不向哈克南人缴法伊——也就是不进贡水。所以，我可能会欢迎逃犯。」

他知道我们是谁，保罗想，从声音里听得出来，他讲得不尽不实。

「我是斯第尔格，弗瑞曼人。」高个子说，「这名字能帮你快点回答吗，娃黎？」

是他的声音，保罗想。他记得在上次会议中见过这男人，当时他来索要一具尸体，那是他朋友，死于哈克南人之手。

「我认识你，斯第尔格。」保罗说，「你那次来找你朋友的水，我也在我父亲的会议上。你带走了我父亲的一个人，邓肯，艾达荷──朋友之间的交换。」

「艾达荷抛弃了我们，回到他的公爵那里去了。」斯第尔格说。

杰西卡听出他的口气中有一丝怨恨，于是全神戒备，准备攻击。

上方的岩石中响起一个声音：「我们是在浪费时间，斯第尔格。」

「这是公爵的儿子。」斯第尔格吼道，「一定就是列特要我们找的那个人。」

「可他只是……一个孩子，斯第尔格。」

「公爵是男人，而这个小家伙知道怎么使用沙锤。」斯第尔格说，「敢穿过沙胡罗的地盘，他是勇者。」

杰西卡听出他已经将她排除在外。他作出决定了吗？

「我们没有时间验他的身份。」上面那个声音抗议道。

「但是他很可能就是利桑·阿拉黑──天外之音。」斯第尔格说道。

他在寻找预兆！杰西卡想。

「但那个女人……」上方的声音说。

杰西卡重新蓄势，那声音充满杀机。

「是的，这个女人。」斯第尔格说，「还有她的水。」

「你懂规矩的。」岩石中传出的声音说，「不能跟沙漠共存的人……」

「闭嘴。」斯第尔格说，「时代变了。」

「这也是列特的指令吗？」岩石丛中的声音问。

「翼手的声音你也听到了，詹米斯。」斯第尔格说，「为什么要逼迫我？」

杰西卡心想：翼手！根据腔调的线索，这个词可以有许多含意。这是禅逊尼神学和律法的语言，而翼手指蝙蝠，会飞的小型哺乳动物。「翼手的声音」是说他们收到远方的传信，要他们寻找保罗和她。

「我只是提醒你别忘了你的职责，我的朋友斯第尔格。」上方的声音说。

「我的职责是保持部落强盛。」斯第尔格说，「那是我唯一的职责，不需要别人提醒。我对这个小大人很感兴趣。他很臃肿。他依靠太

多水过活，现在又远离了父亲的太阳，另外，他也没有我们的伊巴德眼睛。可他讲起话、做起事来，却不像那些住在盆地上的窝囊废。他父亲也不是。这怎么可能？」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吵上一整晚。」岩石间的声音说，「如果有巡逻队……」

「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了，詹米斯。闭嘴！」斯第尔格说。

上面那人不吭声了，但杰西卡听见他在移动，跃过峡道，一路向下爬到盆地底层，来到两人左侧。

「翼手信使的话表明，救下你们两人对我们有好处。」斯第尔格说，「我可以从这个坚强的小大人身上看出这一点。他还小，可以学。但你呢，女人？」他盯着杰西卡。

我已经掌握他的嗓音和说话模式，杰西卡想，用魅音，只需一个字就能控制他。但他很强壮……让他保持清醒的头脑、完全的行动自由，对我们更有价值。走着瞧。

「我是这孩子的母亲。」杰西卡说，「你欣赏他的力量，那有一部分是我训练出来的。」

「女人的力量可以是无限的。」斯第尔格说，「圣母当然更是。你是圣母吗？」

这一回，杰西卡没理会问题所隐藏的含意，真诚回答道：「不是。」

「你受过沙漠的训练吗？」

「没有。但许多人认为，我受过的训练很有价值。」

「关于价值，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斯第尔格说。

「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她说。

「很好，你是明白事理的人。」斯第尔格说，「我们不能延误行程，留在这里考察你，女人。你明白吗？我们不想要你的影子来纠缠我们。我将带走这个小大人，你儿子。他将在我的部落中得到我的支持和庇护。但你，女人—你懂吗？这跟个人无关，这是规矩，是伊斯提斯拉赫。这么解释够清楚了吗？」

保罗向前走了半步：「你在说什么？」

斯第尔格飞快地瞟了保罗一眼，但注意力仍然放在杰西卡身上，

「如果不是从小接受在沙漠生活的严格训练，你可能会毁掉整个部落。这是法律。我们不能带上你，除非……」

杰西卡动手了。起初向下一瘫，假装昏倒在地。对一个虚弱的外来者而言，这再自然不过，也必然会使对方一楞。她看到斯第尔格右肩下垂，准备抽出长袍衣褶中的武器冲向她，于是一个兔起鹘落，身体一转，手臂一挥，两人袍服相接。下一瞬间，她已经背靠山岩，斯第尔格挡在她身前，动弹不得。

母亲一动作，保罗就退开两步。杰西卡进攻，他则朝暗处猛冲。一个络腮胡汉子在他前方站起，手持武器屈身向他扑来。保罗一个右直拳打在那人的胸骨下，侧身避让，在他的脖根上劈了一掌，在那人倒下时夺过他的武器。

他奔进黑暗之中，沿着岩石往上爬，夺来的武器插在腰间。武器的形状摸上去并不熟悉，但他还是认出这是投射兵器，这透露了这个地方的不少事情，也指出这里没有使用屏蔽场。

他们只会留意我母亲和那个叫斯第尔格的家伙。她对付得了他。我必须到达一个安全有利的位置，在那里威胁他们，好让她有时间逃跑。

盆地传来一阵刺耳的卡嗒声，子弹嗖嗖飞过他四周的岩石，其中一颗擦到他的长袍。他挤过岩石一角，发现自己人在一道垂直狭窄的石缝中，于是开始一点一点往上爬。背抵着一侧岩壁，脚蹬着另一侧，动作缓慢，尽可能不发出声音。

只听斯第尔格的吼声在盆地中回荡：「退回去，你们这些沙虫脑白痴！再往前一步，她就会拧断我的脖子。」

盆地里传来一个声音：「那个男孩跑掉了，斯第尔格。我们……」

「他当然跑掉了，你这满脑子沙的……哇！……轻点，女人！」

「告诉他们不要再追我儿子。」杰西卡说。

「他们已经停下了，女人。他跑掉了，如你所愿。地底的神啊！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不是一般的女人，还是个战士？」

「让你的人往后退。」杰西卡说，「要他们都到盆地去，站到我看得见的地方……我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你最好相信。」

她想：现在形势很微妙，但只要这个人像我想的那么明智，我们就有机会。

保罗一寸寸往上爬，发现了一道狭窄的岩架，可以靠在上面休息片刻，同时监视下面的盆地。斯第尔格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如果我拒绝呢？你能怎样……唔唔！别动手，女人！听着，我们没有伤害你的意思。老天！你既然能这样制住我们之中最强的人，你的价值十倍于你体内的水。」

现在该来测试他的判断力了，杰西卡想。她说：「你问起天外之音。」

「你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人物。」他说，「但要试炼后，我才会完全相信。我只知道你跟着那个愚蠢的公爵来到这里……哎—哎！女人！我不在乎你杀了我，我说的是事实！他值得尊敬，也很勇敢，但像那样把自己送到哈克南人的拳头下，太蠢了！」

沉默。

片刻后，杰西卡开口道：「他没有选择，但我们别争论这件事了。现在，告诉你那个藏在灌木丛后面的人，叫他别妄想用武器瞄准我，不然我就先要你的命，再收拾他。」

「你！」斯第尔格吼道，「照她说的做！」

「可是，斯第尔格……」

「照她说的做，你这沙虫脸的蛇，满脑子沙的蜥蜴屎！照她说的做，不然我就帮她把你大卸八块。你还看不出这女人的价值吗？」

灌木丛后方的那个人从半遮半掩的地方直起身来，放低枪口。

「他已经照你说的做了。」斯第尔格说。

「现在！」杰西卡说，「向你的人说清楚，你对我有什么打算。我不希望看到哪个小伙子一时头脑发热，犯下愚蠢的错误。」

「混进村庄和乡镇时，我们必须掩盖自己的身份，把自己打扮成凹地人和盆地人。」斯第尔格说，「我们不带武器，因为晶刃匕是神圣的。但是你，女人，你有诡秘的格斗术。这种招数我们以前只是听说过，很多人甚至不相信。但谁也不会怀疑亲眼看见的事实。你制住一个武装的弗瑞曼人。这种身手是搜身都不会暴露的武器。」

斯第尔格的话音刚落，盆地中一阵骚动。

「如果我答应传授你那种……诡秘的格斗术，又怎么样？」

「那我就会像支持你儿子一样支持你。」

「我们怎么能肯定你的承诺是真的？」

斯第尔格的语气不像刚才那么理智了，变得有点气愤。「女人，我们这里没人会随身带着纸签订契约，但我们绝不会晚上许下承诺，天一亮就食言。男人说出口的话就是契约。作为部落首领，我部落里全部的成员都会遵守我的承诺。传授我们这种诡秘的打法，你就会得到我们的庇护，直到你自己想离开为止。你的水将和我们的水融合。」

「你能代表所有弗瑞曼人发言吗？」杰西卡问。

「过一段时间也许可以。但现在，只有我兄弟列特才能代表所有弗瑞曼人。在这里，我只能保证守密，我的人绝不会向其他穴地人提起你们。哈克南人已经杀回沙丘，你的公爵死了，外面都在传你们两人已经死在一次圣母级的沙暴中。猎人不会追死去的猎物。」

这样的话，应该算安全了。杰西卡想，但这些人的通讯很畅通，能够随时送出任何消息。

「我猜，哈克南人一定会悬赏捉拿我们。」她说。

斯第尔格沉默不语。她几乎能看到他飞快地转着念头，同时感到他的肌肉在自己手下扭动。

过了一会，他说：「我再说一遍，我已经给你部落的承诺。我的人现在已经知道你对我们的价值。出卖你，哈克南人能给我们什么？自由吗？哈！不，你是塔夸，比哈克南金库里的所有香料加起来都还要值钱。」

「那么，我会将我的格斗术传授给你们。」杰西卡说，感到自己的话无意中带上了宗教仪式的慎重。

「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吧？」

「可以。」杰西卡说。她松开他，往旁边跨了一步，将盆地边缘尽收眼底。这次的试炼很糟，她想，但保罗必须了解这些人，为此，我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悄无声息的等待期间，保罗一点一点向前挪，以便看清母亲所处的位置。移动时，他忽然听到沉重的呼吸，然后突然屏住。声音就在上方，在他藏身的这条垂直岩缝里。他朝上望去，感到星光下隐约有一道模糊的影子。

斯第尔格的声音从盆地里传来：「你，上边那个！别再找那男孩

了，他马上就会下来。」

保罗上方的黑暗中响起一个声音，可能是少女或少年。「但是，斯第尔格，他不可能……」

「我说别管他了，契妮！你这蜥蜴爪子！」

保罗上方传来低声咒骂：「竟敢叫我蜥蜴爪子！」黑影退回去，不见了。

保罗重新留意盆地，紧盯着母亲身侧那个斯第尔格灰影的动静。

「你们都过来。」斯第尔格叫道，然后转向杰西卡，「现在轮到我问你了。我们要怎么确保你会履行你那一半的承诺？你一直生活在纸张、空洞的合约和这一类的——」

「我们贝尼·杰瑟里特跟你们一样，从不食言。」杰西卡说。

四周顿时鸦雀无声。久久之后，人群中响起一片骚动：「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巫！」

保罗从腰带抽出缴获的武器，瞄准斯第尔格。但那人和他的同伴依然瞠目结舌，直直盯着杰西卡。

「是那个传说！」有人说。

「听说，夏道特梅帕丝在报告中就是这样认定你的。」斯第尔格说，「但这么重要的事一定要查清楚。如果你真的是传说中的那个贝尼·杰瑟里特，你儿子将带领我们前往天堂……」他耸了耸肩。

杰西卡叹了口气，心想：这么说，我们的护使团甚至在这见鬼的洞里也植入了宗教安全阀。嗯，也好……产生作用了，当初的用意不就是这样。

她说：「给你们带来传说的女预言家，她的话结合了圣迹和真预——这我知道。你们希望看到预兆吗？」

斯第尔格的鼻翼在月光下翕张。「我们不能留在这里举行仪式。」他低声道。

杰西卡想起凯恩斯安排紧急逃亡路线时，给她看过一张地图。那恍如隔世。她记得图上有个名唤「泰布穴地」的地方，旁边有道注解：「斯第尔格」。

「或许等我们到达泰布穴地，预兆就会出现。」她说。

这句话令他大为震惊。杰西卡心想：要是他见识到贝尼·杰瑟里特的

招数，不知会怎样。她一定非常优秀，那位护使团的贝尼·杰瑟里特。这些弗瑞曼人已经被她洗脑，很容易相信我们！

斯第尔格不安地动了动，「我们得出发了。」

她点点头，让他明白，是她允许他们走的。

他抬头看着断崖，几乎直冲着保罗的潜伏处叫道：「喂，你，小家伙，你可以下来了。」随后，他转向杰西卡，用致歉的口吻说：「你儿子往上爬时，声音太大了。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不然会给大家带来危险的，幸好他还年轻。」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让彼此学到不少东西。」杰西卡说，「至于现在，你最好去看看你那边的同伴。我那个笨手笨脚的儿子在夺走他的武器时有点粗暴。」

斯第尔格转身急走，兜帽拍动着。「哪里？」

「那堆灌木丛后面。」她指着说。

斯第尔格拍拍两名手下，「去看看。」他扫视着同伴，数着人头，「詹米斯不见了。」他转向杰西卡，「你的小家伙也会你那种诡秘的格斗术？」

「你一定也注意到了，你发布命令时，我儿子在上面一动也不动。」

斯第尔格派去的两个手下扶着一个人回来了，那人在撑扶下踉踉跄跄地走着，喘着粗气。斯第尔格飞快瞄了那人一眼，又盯着杰西卡说：「你儿子只听你的命令，是吗？很好，懂纪律。」

「保罗，你现在可以下来了。」杰西卡说。

保罗站起身，从岩缝中走到月光下，将缴获的弗瑞曼武器插进腰带。他正要转身，岩石后又冒出一道人影，面朝向他。

在月光和灰岩映照的月色下，保罗看到一个身穿弗瑞曼长袍的小小身影，一张晦暗的脸从兜帽下凝视望着他。一把弹射枪的枪口从长袍衣褶下伸出，对准了他。

「我叫契妮，列特的女儿。」

声音轻快，半带笑意。

「我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同伴。」她说。

保罗咽下一口唾沫。面前的人影走到一道月光下，于是他看到一张

精灵般的脸，一双幽深的眼眸。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在他最早期的预知幻象中，这张脸经常出现。保罗瞠目结舌。他记得这副逞强的怒容，还曾向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描述过，当时他说：「我会遇到她的。」

这张脸就在眼前，但他从没梦到两人是在这种情况下相遇。「你弄出来的声音就跟发脾气的沙胡罗一样大。」她说，「而且上来时选了最难的路线。跟我来，我带你走轻松的地方。」

他爬出岩缝，跟着她飘动的长袍越过崎岖的岩面。她的动作如同瞪羚，在岩石上轻巧腾跃。保罗感到自己满脸涨得通红，庆幸此时光线相当昏暗。

这女孩！她仿佛命运的轻抚。保罗感到自己像是迎面赶上浪尖，在向上腾飞时，心情也飘飘然。

不一会，两人下到盆地底部，站在那群弗瑞曼人之间。

杰西卡对保罗露出揶揄的笑容，话却是朝斯第尔格说：「我们都为对方好好上了一堂课。希望你和你的人不要介意我们刚才动了粗，在当时，这似乎……是必要的，你差一点就……犯错了。」

「使别人免于犯错，是来自天堂的礼物。」斯第尔格说。他左手摸了摸嘴唇，伸出右手从保罗腰间抽出那件武器，扔给他的同伴，「你会有自己的弹射枪，小家伙，等你证明了自己应当要拿到时。」

保罗欲言又止。他想起了母亲的教诲：「初始之时，最需戒慎小心。」

「我儿子有他需要的武器了。」杰西卡说。她盯着斯第尔格，逼他想想保罗是怎样夺走弹射枪的。

斯第尔格瞟了一眼那个被保罗制伏了的人—詹米斯。后者站在一旁，垂下头，喘着粗气。「你真是难对付的女人。」斯第尔格说。他伸出左手，冲一个同伴打了个响指，「Kushti bakka te」。

又是契科布萨语。杰西卡想。

那个同伴将两方纱布放到斯第尔格手中。斯第尔格将纱布卷成束，其中一条系在杰西卡兜帽下的脖子上，另一条依样系在保罗脖子上。

「现在你们系上了巴卡的方巾。」他说，「如果我们走散了，别人会知道你们是斯第尔格穴地的人。至于武器，我们之后再讨论。」

接着，他走到手下之间，检查着每个人，将保罗那个弗瑞曼背包交

给其中一人。

巴卡。杰西卡想，记起了这个宗教用语：巴卡—哭泣者。她感受到正是这块方巾的象征意义凝聚了这群人。为什么「哭泣」能将他们凝聚起来？她问自己。

斯第尔格走到那个使保罗无地自容的女孩面前，对她说：「契妮，这个小大人就由你照顾了。别让他碰上麻烦。」

契妮碰了碰保罗的手臂，「过来吧，小大人。」

保罗压下语气中的愤怒：「我的名字叫保罗，你最好……」

「我们会给你一个名字的，小子。」斯第尔格说，「等米赫纳季节一到，进行阿奎能试炼的时候。」

成人季的推理试炼。杰西卡默默翻译。保罗必须高高在上，这迫在眉睫，凌驾了一切问题。她厉声道：「我儿子已经通过戈姆刺试炼。」

四周鸦雀无声。她知道，这句话大出他们意料，震动了所有人。

「我们对彼此还不够了解。」斯第尔格说，「但我们耽搁太久了。不能让白天的太阳在沙漠上逮到我们。」他走到保罗击败的那人身旁，问道，「詹米斯，你还能走吗？」

有人哼了一声道：「他趁人不备。不就是个意外，我能走。」

「不是什么意外。」斯第尔格说，「你和契妮负责那个小伙子的安全，詹米斯。这两个人受我的庇护。」

杰西卡盯着那个叫詹米斯的人。听声音，他就是在岩石间和斯第尔格争执的人，那充满杀意的声音就是出自他口中，而斯第尔格觉得有必要让这个詹米斯更俯首听命。

斯第尔格用审视的目光扫了一眼他的队伍，打了个手势，让两个人走出队列。「拉鲁斯、法鲁克，你俩负责掩盖我们的足迹，要做到一丝不留。多留意—我们带着两个没受过训练的人。」他转过身，一只手指着盆地另一边，「组成小队，要有侧翼—出发。我们必须在天亮前到达瑞吉斯洞。」

杰西卡走在斯第尔格身旁，数了数，弗瑞曼人有四十个，再加上她和保罗，共四十二人。杰西卡想：他们的行进像军中的连队—就连小女孩契妮也是。

保罗走在契妮身后。虽然他刚才被那个女孩逮到，但已经压下不

快。此刻，他脑海中的只有母亲那声「我儿子已经通过戈姆刺试炼」的喝斥所带来的回忆。他发觉，自己的手竟因记忆中的剧痛而一阵阵发疼。

「注意脚下的路。」契妮低声说，「不要碰到灌木丛，以免留下痕迹，暴露行踪。」

保罗咽了口唾沫，点点头。

杰西卡仔细倾听队伍前进时发出的声音，却只能听到她自己和保罗的脚步声，不由得佩服弗瑞曼人的行进方式。他们四十人一起穿越盆地，发出的声音却融入大自然的音籁中—仿佛幽灵风帆，身上的长袍在沉沉夜色中飘然掠过。他们的终点是泰布穴地—斯第尔格的穴地。

她心中沉吟着—穴地。这是契科布萨语，无数个世纪以来，这个古老的狩猎词汇从未改变。穴地—危急时的会合点。和弗瑞曼人狭路相逢的箭拔弩张过去之后，她开始寻思这门语言和这个词汇的深邃内涵。

「我们走得很快。」斯第尔格说，「要是沙胡罗—也就是你们所说的沙虫给面子，我们天亮前就可以到达瑞吉斯洞。」

杰西卡点点头，尽量保存体力。她早已筋疲力竭，全靠意志撑住，还有……她承认，还有兴奋。她凝神想着这支部队的价值，看到了其中透露出来的弗瑞曼文化。

他们所有的人，她想，整个文化，都军纪严明。对流亡的公爵来说，这是无价之宝！

弗瑞曼人在古人称为「挂念」的行为上造诣极深，意即，他们渴望取得某样东西，但在伸手抓取之前，会自愿拖上一段时间。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的智慧》



众人穿过盆地岩壁上一道窄得必须侧身通过的岩缝，在破晓时分抵达瑞吉斯洞。薄薄曙光中，杰西卡看着斯第尔格派出哨兵，望着他们散开，爬上断崖。

保罗边走边抬头仰望，看到那道窄窄的裂缝直插灰蓝色的天空，将星球上的这幅岩壁挂毯剖成两半。

契妮拉着保罗的袍子，催他快走。她说：「快，天亮了。」

「往上爬的那些人，他们要去哪里？」保罗悄声问道。

「第一批日巡者。」她说，「快点！」

外围留一批哨兵，保罗想，聪明。但更聪明的做法是分成几支小队，分批来到这里。这样全军覆没的风险更小。他突然一顿，意识到这其实是游击战的思维。他想起他父亲的忧虑：厄崔迪可能会变成游击家族。

「快点！」契妮悄声道。

保罗加快步伐，听到身后众人的长袍窸窣作响。他想起岳那本微缩的《奥兰治合一圣书》，上面有一段关于人生历程的话。

「天堂在我右，地狱在我左，死神在我后。」他反复默念。

转过一个弯道，通道变宽了。斯第尔格站在一旁，指挥他们转进右方角落中一道低矮的洞口。

「快！」他低声道，「如果巡逻队在这里逮到我们，我们就成了笼里的兔子了。」

保罗跟在契妮身后，弯腰钻进洞口。山洞里隐约有些微弱的灰色光

线，是从前方某处发出来的。

「你可以站起来了。」她说。

他直起身子，开始研究这个地方：这是片又深又宽阔的区域，拱顶向外伸展，刚刚到伸手构不着的高度。队伍在黑暗中散开。保罗看见母亲走到一侧，查看着他们的同伴。他同时注意到，尽管她的装束与弗瑞曼人无异，却未能融入他们。她的举手投足都散发着威仪和优雅。

「找个地方休息，不要停在过道上，小大人。」契妮说，「这里有吃的。」她把两小团用叶子包着的食物放在他手上，他闻到浓浓香料味。

斯第尔格走到杰西卡身后，向左侧那队人命令道：「把密封罩准备好，保护洞里的水汽。」接着，他又转向另一个弗瑞曼人，「雷米尔，拿些灯球来。」然后，他抓住杰西卡的手臂说：「我想让你看些东西，鬼怪女人。」他领着她转过一道圆弧岩面，向光源处走去。

就这样，杰西卡看到洞穴的另一道宽阔开口，高挂在崖壁上。她向外望去，外面是另一座盆地，大约十到十二公里宽，四周以高高的岩壁作为屏障，地上有零星几丛稀疏的植物。

就在她望向朦胧的盆地时，太阳自远处峭壁上升起，照亮了浅褐色大地上的岩石和沙砾。她出神看着厄拉科斯的太阳仿佛是从地平线上一跃而出。

那是因为我们想阻止太阳升起，她想，夜晚比白天安全。这时，她突然冒出一种渴望，想在这个从未下过雨的地方看到彩虹。我必须压下这些妄想。她想，这是软弱的表现，我再也承受不起软弱了。

斯第尔格抓住她的胳膊，指着盆地对面。「那里！你看，我们的人。」

她看着他所指的地方，果然发现有人影晃动：盆地底部有许多人从晨曦中散开，躲入对面岩壁的阴影中。尽管距离遥远，他们的动作在清澈的空气中仍然十分明显。她从长袍下取出她的双筒望远镜，焦距对准远处的人群。只见方巾飘动，像多彩的蝴蝶随风起舞。

「那就是家。」斯第尔格说，「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抵达。」他盯着盆地，拉着胡子说：「我的人民这么晚还在外面工作，那代表附近没有巡逻队。等一会儿我会向他们发信号，让他们准备好迎接我们。」

「你的人民遵守纪律。」杰西卡说。她放下望远镜，发现斯第尔格正盯着对面的人群。

「他们遵守部落的保存法。」他说，「保存部落，我们用这种方式在自己人中间挑选首领。首领应该是最强大的人，能带来水和安全的人。」他收回视线，看着她的脸。

她回望着他，注意到他那没有半点眼白的眼睛、脏污的眼眶、挂满尘土的胡子和髭须，还有集水袋的水管，从他的鼻孔向下弯曲，伸入蒸馏服。

「我打败了你，这会让你失去威望吗，斯第尔格？」她说。

「你当时并没向我挑战。」他说。

「对首领来说，维系部下对自己的尊重是很重要的。」她说。

「那些沙蚤，没有一个是我对付不了的。」斯第尔格说，「你打败了我，也就等于打败了我们全部的人。现在，他们希望能从你那里学会那种……诡秘的格斗术……还有些人想知道你会不会向我挑战。」

她掂量着言外之意：「在正式的决斗中打败你？」

他点点头，「我劝你别这样做，因为他们不会跟你走的。你不属于沙漠。他们已经从我们昨晚的行进中看出来了。」

「务实的人。」她说。

「确实。」他看了一眼盆地说，「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需求。但现在，没多少人会多想这件事，因为我们的家就在眼前。我们外出太久了，一直在准备把我们的香料送到自由贸易商那里，卖给该死的宇航……愿他们的脸永远是黑色的。」

杰西卡正打算转身离开，听到这话又停了下来，回头看着他的脸说：「宇航？宇航跟你们的香料有什么关系？」

「那是列特的命令。」斯第尔格说，「我们也知道原因，但那实在让人厌恶。我们拿大量的香料去贿赂宇航，好确保我们头上没有卫星，这样一来，就没人能刺探到我们在厄拉科斯地面上做了什么事。」

她想起保罗也这么说过，他认定这就是厄拉科斯上空没有卫星的原因。杰西卡斟酌着，再次问道：「你们在厄拉科斯地面上做什么？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看见？」

「我们在改变土地……很慢，但很确实。我们要改造厄拉科斯，让

它适合人类居住。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不到了，我们的孩子也看不到，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甚至他们的孙子的孙子也可能看不到……但是，那一天总会到来的。」他那隐没在黑暗中的双眼凝望着洞外的盆地，「野外会有水，高大的绿树，人们不用穿蒸馏服也可以随意走来走去。」

原来这就是列特—凯恩斯的梦。杰西卡想。她接着又说：「贿赂是危险的，对方的胃口会越来越大。」

「他们的胃口确实变大了。」他说，「但最慢的方法总是最安全的方法。」

杰西卡转过身，望着外面的盆地，尽力描摹斯第尔格脑海中的想像。但她看到的仅仅是远处带着芥末色斑点的灰色岩石，以及断崖上空蓦地扬起的漫天尘雾。

「啊—啊！」斯第尔格说。

起初她还以为那是巡逻车，随后省悟那是海市蜃楼—是悬浮在沙漠上空的景象：远处摇曳的绿叶，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沙虫正在地表上行进，沙虫背上似乎有弗瑞曼长袍在飘扬。

海市蜃楼渐渐消失了。

「骑着它走比自己走强多了。」斯第尔格说，「但我们不能让创造者进入这座盆地。所以，我们必须再走一晚。」

创造者—他们对沙虫的称呼。她想。

她掂量着他这几句话的重要性，还有，他居然声称不能让创造者进入这座盆地。她知道自己在海市蜃楼中看到了什么：弗瑞曼人正骑在一条巨型沙虫的背上。她用了最强的控制力才不至于流露她的震惊。

「我们必须回到大伙儿那去了。」斯第尔格说，「要不然，我的人也许会怀疑我在跟你调情。早就有人嫉妒我了，因为昨晚在托诺盆地那场打斗中，我的双手尝到了你的甜美。」

「够了！」杰西卡厉声呵斥。

「我没有恶意。」斯第尔格说，声音很温和，「我们这里有规定，不许强逼本族女子。而你嘛……」他耸耸肩，「以你的身手，甚至不需要那条规定的保护。」

「请记住，我过去是公爵的女人。」她说，但声音平静多了。

「悉听尊便。」他说，「现在该封闭这个洞口了，这样大家才能松

一松蒸馏服。我的人今天需要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到明天，他们的家人可不会让他们歇着。」

说完，两人陷入了沉默。

杰西卡望着外面的阳光。她不止一次从斯第尔格的话中听出弦外之音。除了他的支持，他似乎还有别的提议。他需要妻子吗？她意识到自己可能和他走到那一步，如此便能消弭因争夺部落领导权而导致的冲突——经由女人和男人的结合。

但那样一来，保罗怎么办？谁知道这里的父母都以什么规则教养后代？她那尚未出世的女儿又该怎么办？公爵的遗腹女？她充分思考腹中胎儿的意义，了解当初她允许自己怀孕的动机。她知道动机是什么——所有终将一死的生物都有这种深入骨髓的本能：通过养育后代来寻求永生。物种的生殖本能胜利了。

杰西卡瞟了一眼斯第尔格，发现他正在研究自己，并等待着。在这里，一个女人与他那样的男人结婚后生出的女儿会有什么命运？她问自己，他是否会干涉贝尼·杰瑟里特所必须遵从的原则？

斯第尔格清了清嗓子，这个动作显示，他理解她心里所想的一部分问题。「对领袖来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领袖的那些东西，也就是他的人民的需求。如果你教我学会你那种诡秘的格斗术，迟早有一天，我们中的某一人将不得不向另一人挑战。我倒宁愿选择其他方法。」

「还有其他选择吗？」她问。

「塞亚迪娜。」他说，「我们的圣母老了。」

没等她发问，他又说：「我不应该提议当你的配偶。这跟个人无关，你确实很漂亮，令人心动。但假如你成了我的女人，也许会使我的一些年轻人误会，以为我太贪图肉体的欢乐，不够关心部落的需求。就连现在，他们都在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

一个懂得衡量轻重、考虑后果的男人。她想。

「我的年轻人中，有些小伙子正血气方刚。」他说，「他们必须小心度过这个时期，我绝不可能让他们用什么随便的理由向我挑战，因为那么一来，我就得废了他们，或杀死他们。对首领来说，只要有光荣的方式可以避开冲突，决斗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恰当方法。你知道的，人民和暴民的分别，其中一点就是有没有首领。首领维持个体的数量，个体

太少，人民就会沦为暴民。」

这些话既是向她剖白，也是向那些暗地里偷听的人剖白。话本身十分深刻，他的用心也很深刻。她不由得重新评估眼前这个人。

他很有才干，她想，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内在平衡论的？

「律法规定了我们挑选首领的形式，这样的律法是公正的。」斯第尔格说，「但并不表示，公正永远是民族所需要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壮大和繁荣的时间，把我们的人散布到更多土地上的时间。」

他的祖先是什么样的人？她揣测着，这样的血统源于何处？她说：「斯第尔格，我低估你了。」

「我猜也是。」他说。

「我们俩明显低估了对方。」她说。

「我希望结束这种情况。」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创建友谊……和信任。我希望我们对彼此的尊重是发自内心，而不是为了一时的温存。」

「我理解。」她说。

「你相信我吗？」

「我听得出你的诚恳。」

「在我们的部落间，塞亚迪娜虽然不是正式的首领，但地位尊贵。她们教导大众，在这里维系着神的力量。」他摸了摸自己的胸膛。

我应该多打听这位神秘的圣母。她想。杰西卡对斯第尔格说：「说起你们的圣母……我听过一些传说和预言。」

「据说，一位贝尼·杰瑟里特和她的后代掌握着我们未来的钥匙。」他说。

「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个贝尼·杰瑟里特？」

她观察着他的脸，心想：新生的芦苇容易凋萎，开始的阶段总是最危险的。

「我们不知道。」他说。

她点点头，心想：斯第尔格是可敬的人。他希望从我这里看到预兆，但不想泄漏天机，告诉我那个预兆是什么。

杰西卡转身凝视着下方盆地中金色、紫色的阴影，看着洞口布满沙

尘的空气轻轻颤动。此刻，她心中有各种狡猾的谋画。她熟悉护使团的迷魂汤，也知道如何利用传说、人们的恐惧和希望来满足自己眼前迫切的需求。然而，她感到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仿佛有人已经来到弗瑞曼人面前，利用护使团的深远影响力谋夺了自己的利益。

斯第尔格清了清喉咙。

她感到他的不耐，知道此时已是白天，人们等着封闭这个洞口。她该大胆行动了。她知道她需要什么：某种智慧宫，某种翻译知识的学院，那会带给她……

「阿达卜记忆。」她喃喃道。

意识仿佛在她脑海里翻腾涌动。她认出了这种感受，不由得心跳加速。贝尼·杰瑟里特的任何训练都不带有这种认出的信号，那只可能是自发的阿达卜记忆。她放任自己，让话语自然而然地从口中流出。

「圣言有云，」她说，「远至飞尘落定之处……」她从长袍里伸出一只手臂。只见斯第尔格睁大了眼睛，身后传来很多衣袍窸窣作响的声音，「我见一……手捧儆戒书的弗瑞曼人。」她庄重地吟颂，「他向阿拉特，他所反抗并征服了的太阳诵念经文，向大审判长萨度斯诵念经文。他念道：

我的敌人如同绿叶
在风暴中零落飘摇。
难道你没看见主的作为？
他将瘟疫送向敌人，
那些设下阴谋暗害我们的宵小，
就像被猎人驱散的飞鸟，
他们的阴谋就像一粒粒毒丸，
受到每一张嘴的拒斥鼓噪。

一阵战栗传遍她全身，她垂下手臂。

身后洞内的阴影中响起众多声音，低声回应：「他们的恶业已被推翻。」

「上帝的怒火涌上胸膛。」她说着，一边想：现在，一切都上轨道

了。

「上帝的怒火已点燃。」众人回应。

她点点头。「你们的敌人终将灭亡。」她说。

「比拉凯法。」他们回应道。

一片寂静中，斯第尔格向她躬身行礼。「塞亚迪娜。」他说，「只要沙胡罗允许，你就可以通过内部，成为圣母了。」

通过内部。她想，这种说法相当古怪。但其余部分相当符合预言。刚才所做的一切让她产生了一种苦涩的悲愤。

我们的护使团几乎从不失手，即使在这片荒芜的沙漠，也为我们准备好了庇护所。弗瑞曼人的祷词为我们辟出藏身之处。现在……我必须扮演上帝之友奥莉娅……也就是浪民口中的赛亚迪娜，这个人物已经和我们贝尼·杰瑟里特的预言一起深深印在他们的文化中。他们甚至跟我们一样，称女性大祭司为圣母。

洞内的暗处，保罗站在契妮身边。他口中仍留有食物的余味，她端给他的食物是鸟肉和谷物，混合着香料蜜，包在叶中。品尝这种食物时，他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未吃过这么浓的香料精华。他一度感到害怕。他知道香料精华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香料之变，会将他的心智推入预知意识中。

「比拉凯法。」契妮悄声说。

他望着她，发现她和其他弗瑞曼人一样，在聆听母亲的话时露出了敬畏。只有那个叫詹米斯的人似乎没受这个仪式的影响，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在一旁冷眼旁观。

「Duy yakha hin mange」，契妮低声吟道，「Duy punra hin mange」。我有两只眼睛，我有两只脚。

她望向保罗，面露疑惑。

保罗深深吸了口气，努力想平息内心的烦乱。母亲的话牢牢缠着香料精华的药力，他觉得母亲的嗓音在自己上下翻腾，像熊熊火焰的阴影。但与此同时，他仍能觉察到她话中的讥诮—他太了解她了！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那些香料食品所激发的变化。

可怕的使命！

他感觉到了，那是无从逃避的种族意识。陡然的清明，大量涌现的

资料，冷冰冰的精确。他滑倒在地，背倚着岩石坐下，不加抵抗地敞开自己。

他的意识流入一片永恒的领域。在那里，他可以展望时间，感知可能的路径，感受未来之风……过去之风：单眼视野的过去，单眼视野的现在，单眼视野的将来——一切结合成三重影像，他由此看到时间转变成空间。

有危险，危险正在侵袭自己，他感觉到了。他必须紧紧抓住当下的意识，感受各种模糊的经验偏斜、流动的分分秒秒、不断将此时此刻凝结成永恒过去的变化。

抓住当下，他第一次感到四处都有时间巨流稳稳向前推进，海潮、波浪、浪涛并发，像海浪拍打嶙峋断崖。他对自己的预知力有了新的认识，惧意迅速涌上心头，他明白了时间盲点的根源，误差的根源。

他明白了，他的预知力是一种灵启，包含灵启所照见的极限—那里既是精确的发源地，也是重大误差的发源地。某种类似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因素也介入其中：预视未来所消耗的能量改变了他所看到的未来。

他看到的，是这座洞穴内的一个时间节点，诸种可能性滚滚而来，汇聚在这一点。在这里，哪怕最细微的动作—眼睛一眨，无心的一句话，飘开的一粒沙，都有可能撬动某个巨大的杠杆，影响已知的宇宙。他看到和结局一起出现的激战，而那又受许多变量影响，只要他稍稍一动，模式就会发生重大改变。

这幅景象让他想要凝固自己，再也不动，但「不动」也是一种行动，同样会产生后果。

无数个后果，无数条线从这个洞穴呈扇形散开。而沿着绝大多数的线望去，他都看到了自己的尸体，鲜血从一道可怕的刀口中汩汩涌出。

11

我的父亲，帕迪沙皇帝，一手策画雷托公爵的死，将厄拉科斯交还给哈克南人。那年他七十二岁，但看上去还不到三十五。在公开场合，他通常只穿萨多卡军服，头戴波萨格的黑色头盔，盔顶上饰有象征皇室的金狮纹章。军服公然表明他的权力源自军事。然而他也不总是如此张扬。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散发魅力和真诚。但后来那段日子，我常在想，不知与他有关的一切是否真如表面所见。而今，我认为他总在挣扎，一心想逃出那无形牢笼。请记住，他是皇帝，是王朝之君、之父，而回顾起来，这个王朝却有段最黯淡的历史。我们拒绝给他合法的子嗣，对统治者而言，这莫不是最可怕的失败？我的母亲选择服从她的贝尼·杰瑟里特上司，而杰西卡女士却选择违抗。这两人中，谁是强者？历史已有解答。

——伊勒琅公主《父亲的皇宫家事》



杰西卡在黑暗的洞中醒来，感觉到四周的弗瑞曼人已经开始四处走动，闻到的是蒸馏服散发出来的酸臭味。她内在的时间感告诉她，外面很快就要入夜，但洞里仍幽暗不明，在密封罩的遮蔽下与沙漠相隔，以留住大家身体所散发的水蒸气。

杰西卡很清楚，自己全然放松了，在筋疲力竭下睡了场沉沉的觉，而这意味着她下意识评估过自己在斯第尔格部队中的人身安全。她在长袍绑成的吊床上翻了个身，双脚滑落到岩地上，穿好沙地靴。

系沙地靴时一定要记得打活结，方便蒸馏服的泵压运动。她想。需要记下的事真多啊。

杰西卡口中仍留有早餐的余味：用叶子包起来的鸟肉和谷物，混着香料蜜吃。她突然想到，在这里，作息是颠倒的：夜晚从事日间活动，白天则是休息时间。

夜晚隐蔽，白天最为安全。

她从墙上的吊床挂钩解下自己的长袍，在黑暗中摸索着长袍的领子，迅速套上。

该如何把信息传给贝尼·杰瑟里特？她思忖着，她们必须知道有两人走失了，正在厄拉科斯的庇护所。

灯球在山洞深处亮起，她看到人们在那边四下走动，包括保罗。他已经穿好衣服，兜帽翻在身后，露出厄崔迪氏族特有的鹰脸。

今天早上休息前，他的举动非常异常。她想，很退缩，像死而复生的人，还未完全回神。眼睛半闭着，木然凝视着内心。她不由得想起他的警告：混合香料的食物会让人上瘾。

有副作用吗？她揣测着。他说香料与他的预知力有关，但怪异的是，他一直闭口不谈自己所看见的未来。

斯第尔格从她右方的暗处走来，穿过灯球下的那群人。她留意到他用手指不安地捋着胡须，还有那种警惕的神情，像追踪猎物的猫。

惧意突然袭上，杰西卡发现保罗周围的人再度紧张起来，十分明显——僵硬的动作，举行仪式的站位。

「他们受我们的庇护！」斯第尔格低声喝道。

杰西卡认出了站在斯第尔格对面的人——詹米斯！随后，从詹米斯紧绷的双肩上，她看出了他的怒火。

詹米斯！被保罗打败的那个人！她想。

「你知道规矩，斯第尔格。」詹米斯说。

「谁会比我更清楚？」斯第尔格问。她听出他的话音里有安抚的成分。

「我选择决斗。」詹米斯咆哮着说。

杰西卡迅速穿过洞穴，走过去抓住斯第尔格的胳膊。「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是阿默汰规则。」斯第尔格说，「詹米斯要求检验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人。」

「她必须找人替她决斗。」詹米斯说，「如果她的战士赢了，她就真的是。但根据传说……」他瞥了一眼涌上的人群，「……她不需要在弗瑞曼人中挑选战士。那就代表了她的战士是她带来的人。」

他是说，要跟保罗单打独斗！杰西卡想。

她松开斯第尔格的手臂，向前跨半步说：「我向来自己出战。」她说，「这是最简单的……」

「我们怎么决斗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詹米斯喝道，「除非你拿出我没看过的证据。昨天早上，很可能是斯第尔格告诉你该说些什么。可能他给你灌了一脑子哄人的话，而你有样学样讲给我们听，想骗过我们。」

我对付得了他，杰西卡想，但那样也许不符合他们所理解的传说。她再次好奇护使团的工作在这颗星球上以何等方式出现了变形。

斯第尔格看看杰西卡，压低嗓门，却有意让外围的人都能听见。「詹米斯是记仇的人，塞亚迪娜。你儿子打败了他，而……」

「那是意外！」詹米斯咆哮着，「托诺盆地有女巫作怪。我现在就可以证明给你们看！」

「……而我自己也击败过他。」斯第尔格继续说，「他发起这次坦哈砥挑战还有个目的，就是报复我。他这人整天想着暴力，永远无法成为优秀的首领。太像个加弗拉，脑子有问题。嘴上说的是规矩，心里想的却是萨法——违背神意。不，他永远也不会成为合格的首领。我留了他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在战斗中还算有用。但他发狂的时候，即使对他自己的部落来说也很危险。」

「斯第尔格！」詹米斯一声怒吼。

杰西卡看出斯第尔格的用心，他想激怒詹米斯，让他抛开保罗，转而向斯第尔格挑战。

斯第尔格转向詹米斯，杰西卡再次从他低沉的嗓音中听到了安抚：「詹米斯，他不过是孩子，他是……」

「你叫他时，用的是男人这两个字。」詹米斯说。「而他母亲说，他通过了戈姆刺试炼。他身上长满了肉，还带着太多水。帮他们提背包的人说，包里有好几公升水！好几公升！我们却要吸集水袋里的水。」

斯第尔格瞥了一眼杰西卡，「是真的吗？你们的背包里有水？」

「是啊。」

「好几公升？」

「两公升。」

「这笔财富你打算怎么用？」

财富？杰西卡想着。她感觉到对方语气中的冰冷，摇了摇头。

「在我出生的地方，水从天上落下，流过地面，汇入大河。」她说。「还有辽阔的海洋，那是一望无际的水，你甚至看不到海的另一边。我从没受过用水的训练，我以前从来没有把水当成财富。」

周围的人群中响起一片叹息：「水从天上落下……流过地面。」

「你知不知道，我们中有些人出了意外，用光了集水袋的水。今晚到达泰布穴地之前，他们会有天大的麻烦？」

「我怎么会知道？」杰西卡摇了摇头。「如果他们需要，就把我们背包里的水给他们吧。」

「你希望这样使用这笔财富吗？」

「我希望用水来拯救生命。」

「那么，我们接受你的恩惠，塞亚迪娜。」

「别想用水收买我们！」詹米斯咆哮着。「你也别想激怒我去对付你，斯第尔格。我知道你想要阻止我证明自己说对了，想要我先向你提出挑战。」

斯第尔格面向詹米斯，「你铁了心要逼这孩子与你决斗是吗，詹米斯？」他的声音低沉狠辣。

「她必须找到战士为她出战。」

「即使她有我支持她？」

「我要求行使阿默汰规则。」詹米斯说，「这是我的权利。」

斯第尔格点点头。「那么，如果这男孩没能把你打倒，在那以后，你必须面对我的战刀。而这一次，我出刀时不会再犹豫。」

「你不能这么做。」杰西卡说，「保罗不过是……」

「你不能干涉，塞亚迪娜。」斯第尔格说。「哦，我知道你能打败我，因此，你也就能打败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但如果我们联合起来，你会赢不了。我们必须这样，这是阿默汰规则。」

杰西卡盯着灯球荧荧绿光下的斯第尔格，一言不发。他的脸罩上一层寒霜。她又转头望向詹米斯，看到他眉间的怨毒。她想：我早就应该看出来，他在盘算。他是那种不动声色的人，凡事都放在心里。我早该防备的。

「如果你伤害了我儿子，」她说，「你就要会一会我了。现在我向你挑战，我要把你剁成一团……」

「母亲，」保罗向前迈了一步，碰碰她的衣袖，「也许，如果我跟詹米斯解释一下……」

「解释？」詹米斯冷笑一声。

保罗沉默了，盯着那个人。保罗并不怕他，他的动作并不灵活。那晚在沙地相遇时，他轻而易举就打倒了他。但是，保罗仍能感受到这座洞穴的节点正在翻腾，仍然记得他在预知的幻象中看到自己死在刀下。在幻象中，他没有什么路可以逃走……

斯第尔格说：「塞亚迪娜，你必须退后到……」

「别再叫她塞亚迪娜！」詹米斯说，「这一点还没证明！她确实知道祈祷文，那又怎么样？我们的孩子也背得出来。」

他讲的够多了，她想，我有方法可以控制他，一句话就可以定住他。她犹豫了，但我无法制住所有人。

「到时候，你要面对的人就是我了。」杰西卡说。她稍稍拉高嗓门，让声音带着一股凄厉，结尾时一哽。

詹米斯盯着她，脸上露出惊恐。

「我会让你见识到痛苦，」她用同样的声调说，「决斗时记住我这句话。你会生不如死，相比之下，就连戈姆刺都算得上幸福的回忆。你整个人会扭曲……」

「她在对我下咒！」詹米斯大口喘息着，握起右拳，举在耳边，「我要求她保持沉默！」

「批准。」斯第尔格道，向杰西卡投去警告的一瞥，「如果你再开口说话，塞亚迪娜，我们会知道你是在施展巫术，你会受到惩罚。」他点头示意她退开。

几只手拉着她，扶她退到后方，但她感到这些人并没有恶意。她看见人群从保罗身边退开，长着一张精灵脸的契妮在保罗耳边喃喃低语，一边朝詹米斯点了点头。

众人围成一道圆，带来更多灯球，全都调成黄光。

詹米斯走进圆圈，脱下长袍，卷成一团扔给人群中的某人。他站在那里，身上的深灰色蒸馏服因为绉缩而斑斑点点。他低下头，嘴凑近肩

头，从集水袋的水管吸了几口水。过了一会，他伸直身子，脱下蒸馏服，小心翼翼将衣服递进人群中。他围着腰布，脚上紧紧缠着脚绊，右手拿了一把晶刃匕，站在那里等待着。

杰西卡看着少女契妮帮助保罗，看着她把晶刃匕塞进保罗手里，又看着他掂量了一下，感受刀的重量和平衡感。杰西卡又想起，保罗的普拉那肌肉和并度神经都受过训练，他在最狠的学校学会搏斗。他的老师，像邓肯·艾达荷和哥尼·哈莱克等人，全都是一方的传奇人物。此外，这孩子还熟知贝尼·杰瑟里特的种种手段，而且一副矫健、自信的模样。

但他只有十五岁，她想，又没有屏蔽场。我必须阻止这场决斗。无论如何，总会有办法的……她抬起头来，发现斯第尔格正注视着她。

「你不能阻止决斗，」他说，「也绝对不能讲话。」

她一只手捂住嘴，心想：我已经把恐惧植入詹米斯心中，他的动作会因此迟缓下来……但愿如此。要是我会念咒—要是我真会念咒就好了。

保罗独自站着，刚好站在圆圈边上，身着平时穿在蒸馏服下的搏击短裤，右手举起晶刃匕，赤脚站在布满沙石的岩石上。艾达荷反复告诫过他：「若你不清楚地面状况，赤脚是最好的。」还有刚才契妮的指点：「每次挡开攻击之后，詹米斯都会持刀转向右侧，这是他的习惯，我们都知道。他会盯着你的眼睛，趁你眨眼的时候出刀。他可以左右开弓，所以要留神他的刀突然换手。」

但保罗觉得，自己全身上下最强的地方就是他所受过的训练和已成本能的临场反应，这是他日复一日、一小时又一小时在训练场上锻造出来的。

哥尼·哈莱克的话也必须记住：「优秀的刀器战士要同时想到刀尖、刀刃和护手。刀尖也可以砍，刀刃也可以戳，护手也可以扣住对方的刀刃。」

保罗瞟了一眼晶刃匕，没有护手，只有刀柄上一道细细的、边缘突起的环，以保护握刀的手。更糟的是，他不清楚刀身可以承受多大的力量，甚至不知道刀身是否会断裂。

詹米斯开始在保罗对面沿着圆圈边缘侧身向右移动。

保罗弯下身子，随即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屏蔽场，而他以前所受的训

练，全都是教他如何在屏蔽场不着痕迹护着自己的情况下对打，教他以最快的速度闪躲防守，进攻的速度则刻意放缓，以找出时机，刺穿敌人的屏蔽场。虽然训练他的人也一再告诫他不能冀望屏蔽场会令对方下意识放慢进攻速度，但他知道，屏蔽场意识已成了他的一部分。

詹米斯遵循仪式喊道：「愿汝刀断人亡！」

也就是，这刀是会断的。保罗想。

他提醒自己，詹米斯也没有屏蔽场，但他不曾受过屏蔽场训练，因而没有屏蔽场战士的习惯。

保罗隔着圆圈盯着詹米斯。那人看上去像身上缠着绳结的骷髅，手上的晶刃匕在灯球下发出米黄色光晕。

一丝恐惧感袭上保罗心头，他突然感到自己孤身一人，赤裸裸地站在朦胧的黄光下，困在人群围成的圆圈中。预知力将数不清的经历灌入他脑中，向他暗示未来最可能的发展趋势，还有引发这些趋势的一系列决断。但这一回是真实的此刻，是他在过去预见到的死亡，由无数细微的不幸所牵动。

他意识到，任何因素都会改变未来的结局。观战的人群中有人咳嗽，令人分心；灯球的光线有变，使人疑神疑鬼。

我害怕了。保罗告诉自己。

他在詹米斯对面戒备地绕着圈子，反复默念贝尼·杰瑟里特对抗恐惧的祈祷文：「恐惧是心志的杀手……」这些语句如冰水般浇遍他的全身。他感到肌肉不再纠结，变得平静、敏捷。

「我要用你的血来洗我的刀！」詹米斯怒吼道。最后一个字刚出口，已经猛扑上前。

杰西卡看到他的动作，咽下了尖叫。

那人一刀砍了个空。保罗已经站在詹米斯身后，面前就是对手毫无遮挡的后背。

机会！保罗，快！杰西卡在心里尖叫道。

保罗慢了一拍，虽然姿势流畅俐落，但实在太慢，竟让詹米斯及时闪开，后退一步，移到了右侧。

保罗退回原地，放低姿势。「想洗刀，先得找到我的血。」他说。

杰西卡发现儿子还是受制于屏蔽场攻防的节奏，明白儿子所受的训

练现在成了一把双刃剑。他的反应结合了少年的敏捷和苦练的成果，达到眼前这些人从未见到的极致。但攻击方面，过去的训练却形成束缚，导致他下意识放慢速度。屏蔽场会弹回速度太快的攻击，只有缓慢还击才能趁虚而入。精准控制和虚招齐下，才能刺穿屏蔽场。

保罗看出来了吗？她问自己，他必须看出来！

詹米斯再次进攻，蓝墨水似的眼炯炯发亮，身影在灯球光下像道模糊的黄影。

保罗又侧身避开，动作过于缓慢地还击。

又一次。

又一次。

保罗的反击每回都慢了一拍。

杰西卡注意到一个细节，她只希望詹米斯没看出来。保罗的防卫虽然快得令人看不清，但两人每次都会形成一个精准的角度——在那个角度下，屏蔽场会弹开詹米斯的攻击，假如有屏蔽场的话。

「你儿子是在耍那个可怜的笨蛋吗？」斯第尔格问。没等她回答，他已经挥手示意她别开口，「对不起，你必须保持沉默。」

此刻，两道人影在岩石上互绕圈子。詹米斯持刀的手伸在身体前方，刀尖微侧。保罗伏低上身，刀子压低。

詹米斯再次挥刀。这次他绕到右侧，之前保罗一直朝那个方向闪躲。

保罗没有后退，也没有闪躲，他的刀刃迎上对方握刀的手，然后退开，闪身移到左侧——多亏契妮的警告。

詹米斯退回圆圈中央，揉着握刀的手。血从伤口上滴下，片刻后止住了。灯球朦胧的光线中，他的双眼睁得大大，像两道蓝黑色的洞。他审视着保罗，眼神中出现一丝戒备。

「哦！那一个受伤了。」斯第尔格咕哝了一声。

保罗先伏低上身，然后高声喊道：「你投不投降？」按照过去的训练，第一次见血后必须这么问。

「哈！」詹米斯大叫一声。

人群中传出愤怒的议论声。

「等一等！」斯第尔格高声说，「这小伙子还不懂我们的规矩。」

他转身对保罗说，「坦哈砥挑战中没有投降，不死不休。」

杰西卡看到保罗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她想：他从没这样杀过人……在这种血淋淋的厮杀中。他能做到吗？

保罗在詹米斯动作的逼迫下，向右慢慢绕圈。他已预先知道，这座洞穴内有数不清的变量在汹涌翻腾，而这又使他饱受折磨。他的新觉醒告诉他，这次决斗中，他必须明快做出许多紧迫的决定，前方的道路才会清晰地现身。

变量推动另一个变量——于是，这座洞穴才会成为暧昧不明的节点，横亘在他的未来之路上，仿佛洪流中的巨石，在周围的急流中激出无数涡旋。

「结束战斗吧，小子。」斯第尔格低声说，「别再耍他了。」

保罗凭恃自己的速度优势，向圈内进逼。

詹米斯则连连后退。现在他已经觉悟，眼前的人不是在坦哈砥挑战中无力防卫的异地人，任意受弗瑞曼晶刃匕宰割。

杰西卡看到詹米斯脸上闪过绝望的阴影。现在的他最危险。她想，情急之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看出来了，这一回，他的对手并非自己部落里的小孩子，而是天生的战士，还训练有素。我种在他心里的恐惧就要开花结果了。

她发觉，自己竟在内心深处同情起詹米斯，但这种情绪转瞬即逝——她意识到儿子即将面临巨大的凶险。

詹米斯可能做出任何事……任何无法预料的事。她告诉自己。她不知保罗是否曾经看到即将发生的事，现在的他是否正在重温经历。但她看到了儿子移动的方式，看到一串串汗珠出现在他的脸上、肩上，也从他肌肉的动作看出他的小心戒慎。杰西卡首次感受到，保罗的天赋中原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她并不明白个中缘由。

保罗现在开始进逼，绕着圈子，但不出手。他看出对手的惧意，脑中响起邓肯·艾达荷的声音：「对手怕你的时候，你应该让那股惧意滋长，让惧意有时间影响他。让惧意变成惊骇。惊慌的人会与自己对抗。最终，他会孤注一掷。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但惊慌的人通常会犯下致命的错误。你受训的目的，就是发现，并利用这些错误。」

山洞里的人群开始低声议论。

他们以为保罗在戏弄詹米斯。杰西卡想，他们认为保罗不用这么残忍。

但她同时也感受到人群中那股汹涌的暗潮，沉浸在这场决斗中。她能看到詹米斯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重，至于他何时会承受不住，她、詹米斯……或保罗，都心知肚明。

詹米斯高高跃起，右手向下猛劈。但这只手是空的。晶刃匕已经换到他的左手。

杰西卡倒吸一口气。

但契妮已经警告过保罗：「詹米斯可以左右开弓。」而他所受的训练也深入到足以接招并反将对方一军。「注意刀，而不是拿刀的手。」哥尼·哈莱克一次次这么警告过他，「刀比拿刀的手更危险，而且任何一只手都可以握刀。」

保罗看出詹米斯犯下的致命错误：跃起是为了迷惑保罗，掩饰换刀的动作，但他的脚下功夫很差，跃起后，慢了一拍才站稳。

除了灯球昏暗的黄光和围观者墨蓝的眼睛，其他一切与练习场上的过招相差无几。当身体的移动本身就可以用来攻击屏蔽场时，屏蔽场便会失效。这种情况下，屏蔽场格斗也追求进攻速度。只见保罗电光火石间转换刀势，斜斜一挥，向上插入詹米斯往下落的胸口—然后退开，看着对手倒下。

詹米斯像破布倒地，脸朝下喘了一口气，朝保罗转过脸，随即一动不动地躺在岩地上，没有生命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黑色的玻璃珠。

「用刀尖杀人有失艺术性。」艾达荷曾经这样告诉保罗，「但若时机出现了，也不用被这句话绑住。」

人们一拥而上，挤满整个圆圈，推开保罗。他们激动地包起詹米斯的尸体，不一会儿，一群人抬着用长袍缠好的包裹，快步跑进洞穴深处。

岩地上没有尸体了。

杰西卡挤过去，走向儿子，感到自己仿佛在裹着长袍、散发恶臭的后背间游泳。人群中一片异样的沉默。

现在是可怕的时刻，她想，他杀了一个人，但无论头脑或力量都明显比对方优越。他绝不能露出一丝一毫的得意。

她挤过最后一圈人，来到一块小小的空地，两个满脸胡子的弗瑞曼人正在帮助保罗重新穿上蒸馏服。

杰西卡凝视着儿子。保罗两眼炯炯发光，重重地喘息着，任由那两人为他穿衣服，自己却一动不动。

他跟詹米斯对打，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其中一个人喃喃说道。

契妮站在一旁，目不转睛看着保罗。杰西卡看出这个女孩很兴奋，那张精灵般的小脸流露仰慕。

现在就说，而且要快。她想。

她让自己的口吻和神态都带着强烈奚落，开口道：「那么——你杀死人了，滋味如何？」

保罗楞住了，像冷不防被打了一拳。他抬起头，迎向母亲冷冰冰的目光，一时间血气上涌，脸色晦暗，不由自主朝詹米斯躺过的地方看了一眼。

詹米斯的尸体已经被抬进洞穴深处，斯第尔格刚从那边回来，挤到杰西卡身旁，对保罗说：「下一次，等你向我挑战，试图争夺领导权时，不要以为你可以像戏弄詹米斯那样戏弄我。」语气严峻，竭力压制着内心的愤怒。

杰西卡能感受到自己和斯第尔格的严厉言词如何像刀一样插在保罗心上。这些弗瑞曼人所犯的错开始发挥作用。她像保罗那样搜寻周围这群人的脸，看到保罗所看到的：仰慕，是的，还有害怕……有些人脸上还流露着—厌恶。她望了望斯第尔格，他一脸认命。杰西卡明白他是怎么看待这场决斗的。

保罗看着母亲。「你知道杀人的滋味。」他说。

她从他的声音里听出痛悔，知道他已经回神。杰西卡扫了大家一眼，说道：「保罗以前没有用刀杀过人。」

斯第尔格转头望着她，一脸难以置信。

「我没有戏弄他。」保罗说。他挤到母亲面前，拉拉长袍，瞥了一眼洞内被詹米斯的鲜血染黑的地方。「我并不想杀死他。」

杰西卡看到斯第尔格脸上渐渐露出了信任的神情，看着他用青筋纠结的手拉了拉胡子，如释重负。同时，她也听到人们省悟的喃喃自语。

「原来你要他投降就是为了这个。」斯第尔格说，「我明白了。我

们的方式不同，但你以后会明白其中的深意。我还以为，我们让一条毒蝎加入了我们。」他踌躇了一下，这才开口道：「我不该再叫你小子了。」

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你得给他起个名字，斯第尔格。」

斯第尔格点点头，捋着胡须说：「我看到你的力量……像柱子下面基石的力量。」他停了一会说道：「我们以后会叫你『友索』，意思是柱子的基石。这是你的秘密名号，你在队伍里的名字。我们泰布穴地内部的人可以用这个名字称呼你，但外人不能这么叫。」

窃窃私语传遍了整个队伍。「选得好，那种……力量……会给我们带来好运。」杰西卡感受到他们的认同，知道自己也受到认同。她是真正的塞亚迪娜。

「现在，你希望选哪个成年名字，让大家在公开场合用？」斯第尔格问。

保罗看了母亲一眼，又回过头看着斯第尔格。在他的脑中，此时此刻正与他曾预见的「记忆」相互比对。他能感受到两者的不同，那就像一股实质的压力，将他压进现实的窄门。

「你们怎么称呼小老鼠，会蹦蹦跳跳的那种？」保罗问道。他想起在托诺盆地里跳来跳去的那种小动物，一边说，一边用一只手比划。

队伍中响起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

「我们叫它穆阿迪布。」斯第尔格说。

杰西卡倒吸一口气。那就是保罗告诉过她的名字，他说弗瑞曼人会接受他们，并称他为「穆阿迪布」。她突然害怕起自己的儿子，同时也为他感到害怕。

保罗咽了一口唾沫，感到自己正在扮演一个早已在脑海中演过无数次的角色……然而……却还是有些不同。他可以看到自己高踞令人目眩的山峰之巅，无所不知，但周围全是无底深渊。

他再次想起那个幻境，追随厄崔迪绿黑旗的狂热战士，以先知穆阿迪布的名义，在整个宇宙烧杀抢掠。绝不能发生。他告诫自己。

「这就是你想要的名字？穆阿迪布？」斯第尔格问。

「我是厄崔迪氏族的一员。」保罗轻声道，然后高声道，「完全放弃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是不对的，你们可以叫我保罗—穆阿迪布吗？」

「你就是保罗—穆阿迪布了。」斯第尔格说。

保罗心想：这件事从没出现在我的幻视中，我做了一件不同的事。

但他感觉到周围依然尽是深渊。

队伍中又响起嗡嗡低语，人们交头接耳：「既有智慧又有力量……还能要求什么……传说肯定是真的了……利桑·阿拉黑……天外之音。」

「我要告诉你一件有关你新名字的事。」斯第尔格说，「你的选择让我们很满意。穆阿迪布精通在沙漠中的生存之道。穆阿迪布会自己制造水。穆阿迪布会躲避太阳，改在凉爽的夜间活动。穆阿迪布很会繁殖，整个星球上到处都有。我们把穆阿迪布称为『男孩的导师』。这是一座强大的柱基，你可以在上面创建自己的生活，保罗—穆阿迪布，我们的友索，欢迎你。」

斯第尔格用一只手掌触了触保罗的前额，然后缩回手，拥抱保罗，喃喃念道：「友索。」

斯第尔格刚松开保罗，队伍里另一名成员就上前拥抱保罗，重复着他的新名字。全队人一个接一个拥抱他，一道道声音回荡在洞中：「友索……友索……友索……」他一边接受众人的问候，一边认出不少熟悉的面孔。他已经可以叫出队伍中一些人的名字了。接下来是契妮，她也抱着保罗，把脸颊贴在他的脸颊上，呼喊着他的名字。

之后，保罗再次站在斯第尔格面前。斯第尔格说：「你现在是伊赫万·巴达威了——我们的兄弟。」他板起面孔，以命令的语气说，「现在，保罗—穆阿迪布，系紧蒸馏服。」他瞥了一眼契妮，「契妮！保罗—穆阿迪布的鼻塞，我从没有见过这么不合适的！我不是命令你照顾他吗？」

「我没有材料，斯第尔格。」她说，「当然，有詹米斯的蒸馏服，但是——」

「够了！」

「那我就把我自己的分给他吧。」她说，「我只要有件蒸馏服就行，直到……」

「用不着。」斯第尔格说，「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些多余的蒸馏服配件。多余的配件在哪里？我们是一个团体还是一群野人？」

队伍中伸出若干只手来，主动拿出几件结实的衣物。斯第尔格从中

选了四件，交给契妮。「把这些给友索和塞亚迪娜换上。」

队伍后面传出一个声音：「那些水呢，斯第尔格？他们包里的那几瓶水？」

「我知道你需要水，法鲁克。」斯第尔格说着，看了看杰西卡。她点点头。

「打开一瓶给那些需要水的人。」斯第尔格说，「司水员……司水员到哪里去了？啊，希莫姆，小心量一量，看需要多少水。只取出必要的水量，不要多了。这水是塞亚迪娜亡夫的遗产。回穴地以后，要先扣去损耗，以野外兑换率来偿还。」

「野外兑换率是多少？」杰西卡问。

「十比一。」斯第尔格说。

「但是……」

「这是明智的规定，你以后会明白的。」斯第尔格说。

队伍后面，无数长袍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人们排队取水。

斯第尔格伸出一只手，人们安静下来。「至于詹米斯，」他说，「我下令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詹米斯过去是我们的同伴和伊赫万·巴达威的兄弟，他用坦哈砥试炼证实了我们的好运。在我们向死者表示敬意前，不能就这么离开。我提议举行隆重的葬礼……在太阳下山前，让黑暗保护他踏上旅程。」

听到这些话，保罗觉得自己又一次坠入深渊……时间盲点。在他脑中，未来消失了……除了……除了……他依然能感觉到厄崔迪军的绿黑旗在飘扬……就在前方某处……他依然看得见圣战的阴影，还有染血的剑刃和狂热的战士。

不会那样的，他告诉自己，我一定要阻止。

12

上帝创造厄拉科斯，以试炼他的信徒。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的智慧》



寂静的洞穴中，杰西卡听得见人们走在沙上发出的唰唰声和洞外远处的鸟鸣。斯第尔格说过，那是他的哨兵发出的信号。

巨大的塑料密封罩已从洞口移开，夜幕开始笼罩四野。暮色越过她面前的岩石，朝远处开阔的盆地蔓延。她感到日光正渐渐远离，不仅是因为暮色已重，干熱也正逐渐消退。这些弗瑞曼人明显有一种本领，连最微妙的湿度变化也能感觉得到。她知道，自己那训练有素的意识很快就能学会那种本领。

洞口打开时，众人匆忙系紧蒸馏服。

洞内深处，有人开始唱起圣歌：

「Ima trava okolo! I korenja okolo!」

杰西卡默默翻译著：这些是灰！这些是根！

詹米斯的葬礼开始了。

她望着洞外厄拉科斯的落日，望着一带带彩云斜过空中。夜晚开始慢慢将暮色推向远处的岩石和沙丘。

但炎热仍流连不去。

热迫使她想到水，也使她想到这些人可能全都受过训练，只会在特定时间感到口渴。

渴。

她还记得卡拉丹月光下的海浪，如白色长袍，拂着礁石……就连海风也带着重重的水汽。此刻，微风掀动她的长袍，吹得她脸颊和前额上裸露的皮肤阵阵刺痛。新的鼻塞令她极为不适，让她不断想到鼻塞下面的管子，从鼻侧往下直伸到蒸馏服里，目的是回收她呼吸中的湿气。

蒸馏服本身就是一具汗水盒。

「当你适应了体内较低的含水量之后，蒸馏服就会得更舒服。」斯第尔格说过。

她知道他是对的，即使如此，她在此时此刻也无法感到舒服。她下意识念兹在兹的都是水。不，她纠正自己，是湿气。

两个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她听见渐渐走近的脚步声，转过头，见保罗从洞穴深处走出来，身后跟着精灵脸契妮。

还有一件事，杰西卡想，保罗应该提防他们的女人。这些沙漠中的女人当不了公爵夫人。当情妇，可以，但妻子不行。

随后，她对自己感到讶异，心想：跟他有关的大业是不是已经影响了我？她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多么强大的制约。我只想到皇室婚姻的需要，一点也没想到我自己是个情妇。不过……我不仅仅是雷托的情妇。

「母亲。」

保罗在她面前停下，契妮站在他身旁。

「母亲，你知道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吗？」

杰西卡看着他兜帽下眼睛那两道黑影。「我大概猜得出来。」

「契妮带我去看了……我应该去看一眼，他们需要我的允许……才可以秤水。」

杰西卡看着契妮。

「他们在提取詹米斯的水。」契妮说，细细的声音透过鼻塞传了出来，「这是规矩：肉体属于个人，但他的水属于部落……除非那人是死于战斗。」

「他们说这水是我的。」保罗说。

杰西卡突然警觉起来，心中一凛。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决斗中获得的水属于胜利者，」契妮说，「这是因为决斗时不能穿蒸馏服。胜利者必须收回他在打斗中失去的水。」

「我不想要他的水。」保罗喃喃道。他感到内在之眼看到了许多画面在同时翻动着，断断续续，而他自己也是这些画面的一部分。他仓皇失措，不确定自己可以怎么做，但有一件事他很笃定：他不想要这些从詹米斯肉体中提取出来的水。

「那是……水。」契妮说。

契妮的语气令杰西卡感到惊讶。「水」，如此简单的发音竟包含这么多内涵。一句贝尼·杰瑟里特格言出现在她脑中：生存能力就是在陌生水域游泳的能力。杰西卡想：保罗和我，我们必须在这片陌生水域找出潮流和模式……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

「你要接受那些水。」杰西卡说。

她听出自己的腔调。她曾用同样的语气跟雷托公爵讲话，告诉她那已故的公爵，他必须受贿，接下一大笔来路不明的钱—因为财富能维持厄崔迪的权势。

在厄拉科斯，水就是财富。这一点她看得非常清楚。

保罗仍然一言不发，随即明白自己的确会听从她的命令去做—不是因为那是她的命令，而是因为她的语气迫使他重新考虑。拒绝接受水，意味着拒绝接受弗瑞曼人的生活方式。

保罗想起岳的《奥兰治合一圣书》第四百六十七页的一段话，于是他说道：「所有生命均诞生自水。」

杰西卡盯着他。他从何处听到这句话？她暗自问道，他还没研读过秘史。

「说得没错。」契妮说，「这是『圣真谛』中的箴言。《列王纪》就是这么写的：『水是万物中第一个被创造出来的。』」

杰西卡突然没来由地浑身一颤（这种没来由比战栗更令她不安）。她转过身掩饰慌乱，却刚好看见日落。太阳沉到地平线下，带着强烈灾厄意味的血色洒满天空。

「是时候了。」

斯第尔格的声音在洞内回荡。「詹米斯的武器已经毁掉了，他已受到沙胡罗的召唤。是沙胡罗决定了月亮一天天亏缺，最后变成弯钩。」斯第尔格的声音低沉下来，「詹米斯也是如此。」

沉寂像一张厚重的毯子覆盖着岩洞。

杰西卡看见斯第尔格灰色的身影仿佛幽灵般在洞内暗处移动。她又回头看了一眼盆地，微微感到凉意。

「詹米斯的朋友们，请过来。」斯第尔格说。

杰西卡身后的人动起来，在洞口拉起一道帘子。洞穴深处亮起一盏

灯球，悬在众人上方，晕黄光线照亮了缓缓移动的人流。衣袍沙沙作响。

契妮让开一步，仿佛被灯光拉开。

杰西卡弯腰，在保罗耳畔用家族密语说：「跟着他们。他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只是简单的仪式，为了安抚詹米斯的灵魂。」

不会那么简单。保罗想，只觉得意识深处有东西在拧绞，仿佛想努力抓住某个不停移动的东西，让它动弹不得。

契妮悄悄走回杰西卡身旁，拉起她的手，「来吧，赛亚迪娜，我们必须和他分开坐。」

保罗看着她们离开，走向暗处，留下他一个人。他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安装帘子的那些人走到他身后。

「来吧，友索。」

他让人领着往前走，然后被推入人群。众人在斯第尔格四周围成一圈。斯第尔格站在灯球下，身旁的岩地上放着一个弯曲、凹凸不平的包裹，上面盖着一件长袍。

斯第尔格打了个手势，全队人都蹲坐下来，衣袍随着动作窸窣作响。保罗与他们一起蹲下，看着斯第尔格。在灯球的照耀下，他的眼睛像两道深陷的凹窝，脖子上的绿巾莹莹发亮。保罗将注意力转向斯第尔格脚边盖着长袍的包裹，认出了布料里伸出的巴利斯九弦琴琴把。

「圣言有云，」斯第尔格吟道，「一号月亮升起之时，灵魂将随之而去，将这具躯壳里的水留在身后。今晚，当我们看到一号月亮升起时，蒙召唤者为谁？」

「詹米斯。」全队人齐声回答。

斯第尔格以脚踵为轴，转了一圈，依次望着每个人的脸。「我是詹米斯的朋友。」他说，「当猎鹰扑翼机在岩中秘洞向我们俯冲时，是詹米斯把我拉到安全的地方。」他朝身边那堆东西弯下腰去，掀起长袍。「身为詹米斯的朋友，我拿起这件长袍——这是首领的权利。」他将长袍搭在肩上，直起身来。

此时，保罗才看清露出来的那堆东西：一件闪闪发光的银灰色蒸馏服，一只砸凹了的密封水瓶，一块中间放着一本小册子的方巾，一具没

有刀身的晶刃匕刀把，一把空刀鞘，一个折起的背包，一只罗盘，一个密波传信器，一支沙锤，一堆拳头大小的金属钩，一小包杂物，样子像是一把包在布里的小石子，一捆羽毛……背包旁放着那把九弦琴。

这么说，詹米斯也弹九弦琴。保罗想。这件乐器让他想起哥尼·哈莱克，想起失落的往昔。在他所见到通往未来的线中，他看到自己或许有机会再见到哈莱克，那机会十分渺茫。这些线令他相当迷惑。这是否意味着，某件我将做……也许会做的事，可能会毁掉哥尼……或许，使他重生……或者……

保罗咽下一口唾沫，摇了摇头。

斯第尔格再次朝那堆东西俯身。

「这些给詹米斯的女人和外面的哨兵。」他说道，将那包小石子和那本书放进他长袍的衣褶中。

「首领的权利。」众人齐声朗诵。

「詹米斯的咖啡量具。」斯第尔格拿起一个扁平的绿色金属圆盘，「回到穴地后，举行适当的仪式时，交给友索。」

「首领的权利。」众人齐声朗诵。

最后，他拿起那把晶刃匕的刀把，站在那里。「献给死原。」

「献给死原。」众人应和道。

杰西卡也在圆圈上，坐在保罗对面。她点点头，认出了这种仪式的古老渊源。这是蒙昧和知识、野蛮和文明的结合──我们有一套庄严的葬礼，他们的做法应该是从那里生出来的吧。她看着保罗，暗自问道：他看出来了吗？他知道该怎么做吗？

「我们是詹米斯的朋友。」斯第尔格说，「我们不会用泪水为我们的死者送行。」

保罗左边一个蓄着灰色胡须的人站了起来。「我曾是詹米斯的朋友。」他走到那堆遗物旁，拿起密波传信器，「双鸟城的围困中，当我们的水量降到最低时，詹米斯分出他的水与我们共享。」那人说着，回到他在圆圈中的位置。

我应该要说我曾是詹米斯的朋友吗？保罗问自己，他们期望我也从那堆东西中拿走什么吗？他看到人们纷纷把脸转向他，又转开了。他们确实是这么期望的！

保罗对面的另一人站起身，走到背包旁，拿走罗盘。「我曾是詹米斯的朋友。」他说，「当巡逻队在光明岩追上我们时，我受了伤。是詹米斯把他们引开，受伤的人才得以获救。」他回到圈子里他的位置。

再一次，人们把脸转向保罗。他看到他们一脸期待，却不得不垂下眼帘。一只手肘轻轻推了他一下，一个声音轻声道：「你想给我们带来毁灭吗？」

我怎么能说自己曾是他的朋友呢？保罗想。

又一道人影从保罗对面站起来，那人的脸隐没在兜帽里，径直走到灯光下。保罗立即认出，那是他的母亲。她从那堆东西里拿起一块方巾。「我曾是詹米斯的朋友。」她说，「当他灵魂中的魂魄看到真理的请求时，他的灵魂让步了，让我的儿子免于一死。」她回到她的位置上。

保罗想起的却是决斗后母亲奚落的口吻：「杀人的滋味如何啊？」

再一次，他看到人们兜帽下的脸转向他，感到队伍里慢慢滋长的愤怒和恐惧。保罗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母亲曾给他看过一本影像书，专门介绍「死者的异教膜拜」，他读过一段相关内容。他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了。

慢慢地，保罗站起身来。

众人舒了一口气。

走向圆圈中央时，他感到他的自我变小了，仿佛失去了一部分，必须在这里找回来。他弯腰从那堆遗物上拿起九弦琴。琴弦不知碰到了遗物堆上的什么物件，一根弦发出柔和的琴音。

「我曾经是詹米斯的朋友。」保罗轻声说。

泪水烫着眼睛，他不得不拉高音量：「詹米斯教会我……杀戮……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希望我能更了解詹米斯。」

他茫然地摸索着回到他在圆圈中的位置，跌坐在岩地上。

有个声音轻声说：「他流泪了！」

这句话迅速传遍圆圈上的人。

「友索把水送给了死者！」

他感到手指触摸着他湿润的脸颊，听到敬畏的低语。

杰西卡也听见了，并感受到其中深意。这里一定有什么关于流泪的

可怕禁忌。她全神想着那句话：「他把水送给了死者！」一份给予另一个世界的礼物：眼泪。毫无疑问，眼泪是神圣的。

在此之前，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东西—水贩、当地人干燥的皮肤、蒸馏服或严格的用水纪律，都没有让她如此深刻地体会水的无上价值。在这里，水比任何事物都更加宝贵—水就是生命本身，各种象征、仪式都以水为核心。

水。

「我摸到他的脸颊了。」有人小声说，「我摸到了那份礼物。」

起初，触摸他脸颊的手指吓到了保罗，他不由得紧紧抓住冰冷的九弦琴琴把，感到琴弦深深勒入他的掌心。后来，顺着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手，他看到了手后面的脸—他们全都瞪大眼睛，一脸敬畏。

不一会，那些手缩了回去，葬礼继续进行。但这时，保罗与周围的众人之间出现了一片微妙的空间，全队人都退后半步，以充满尊重的退让来向他致敬。

葬礼仪式在低沉的颂歌中结束：

满月召唤你—
你将晋见沙胡罗；
夜色猩红，天空尘扬，
你浴血而亡。
我们向圆月祈祷—
好运因你悠长。
而在坚实的大地上，
我们一定会找到
一心探求的宝藏。

斯第尔格脚边只剩下一个鼓起的袋子。他俯下身去，把手掌压在上面。有人走到他身旁，在他肘边弯身。保罗从兜帽的阴影下认出了契妮的脸。

「詹米斯携带着三十三公升七又三十二分之三打兰属于部落的水。」契妮说，「现在，我在塞亚迪娜的面前，祝福这水。Ekkeri-akairi，这就是水，属于保罗—穆阿迪布的水！Kivi aka-vi，就这么多，

Nakelas!　　Nakelas，数吧！量吧。以我们的朋友詹米斯jan-jan-jan的ukair-an，心跳……」

声音蓦然停下，在凝重的寂静中，契妮转过身，凝视着保罗，说：「我是火焰，你是煤；我是露珠，你是水。」

「比拉凯法。」众人齐声朗诵。

「这部分水属于保罗—穆阿迪布。」契妮说，「愿他为部落守护它，保存它，不要因粗心大意而失去它。愿他在需要的时候，慷慨地运用它。愿他在为部落献身时，无私地送出它。」

「比拉凯法。」

我必须收下这份水。保罗想，他慢慢站起身来，一步步走到契妮身旁。斯第尔格退后一步，让出地方，同时轻轻从他手中接过九弦琴。

「跪下。」契妮说。

保罗跪下。

她引导着保罗的双手伸向水袋，放在富有弹性的水袋表面。「部落将这份水托给你。」她说，「詹米斯离开了它，安心地取走吧。」她拉着保罗站了起来。

斯第尔格将九弦琴还给他，另一只手摊开，掌心里是一小堆金属环，大小不一，在灯球光下闪闪发光。

契妮拿起最大的金属环，勾在手指上。「三十公升。」她说。她一个接一个拿起金属环，每一个都举起来给保罗看，不停数着，「两公升；一公升；七个一打兰的计水器，一个三十二分之三打兰的计水器，加在一起是三十三公升及七又三十二分之三打兰。」

她用手指勾住，让保罗察看。

「你接受这些水吗？」斯第尔格问。

保罗咽了口唾沫，点头应道：「是的。」

「等一会儿，」契妮说，「我会教你怎么系在方巾上。这样你需要安静的时候，它们就不会卡哒响，暴露你的行踪。」她伸出手来。

「你愿意……替我保管吗？」保罗问。

契妮转过头看着斯第尔格，一脸惊愕。

他笑了笑，说：「我们的友索，保罗—穆阿迪布，还不懂我们的习俗，契妮。替他保管计水器吧，到教会他怎么携带计水器为止。这还不

算是承诺。」

她点了点头，从长袍里拉出一条布，把金属环串上去，布条上下各打了一道复杂的结，犹豫了一下，才塞进长袍下方的腰袋。

我漏了什么？保罗想。他感受到周围的情绪，大家都在笑话他。他想起一幕预知的画面：将计水器交给女人──是在求婚。

「司水员。」斯第尔格说。

队伍中一阵沙沙的衣袍声，两个人走了出来，抬起水袋。斯第尔格取下灯球，领头往洞穴深处走去。

保罗被推到契妮身后。他注视着岩壁上方浓烈的灯光，舞动的灯影，感到众人虽然一言不发但充满期待，兴致勃勃。

杰西卡被热情的手拉入队尾，被拥挤的人群包围着。她一时有些恐慌。她认出了这场仪式的一些片段，也听出了对话中零星的契科布萨语和波坦尼方言。她知道，这一刻看似单纯，但随时可能爆发激烈的暴力。

「走—走—走，」她寻思。

就像一场完全不受大人管辖的儿童游戏。

斯第尔格在一堵黄色岩壁前停步，按下一块突起的岩石，岩壁悄无声息地滑开，露出一道扭曲的岩缝。他带头经过一扇漆黑的蜂巢网格，保罗走过时感到一阵凉风扑面而来。

保罗转过头，疑惑地望着契妮，拉了拉她的手臂，「空气感觉很潮湿。」

「嘘……」她小声说。

但后方有个人说：「今晚的捕风器里水汽真不少，是詹米斯在告诉我们，他很满意。」

杰西卡走过括约门，听到门在身后合上了。她发现弗瑞曼人在经过蜂巢网格时都放慢了脚步。当杰西卡自己走到网格对面时，她感觉到了潮湿的空气。

捕风器！她想，他们在地表某个地方藏着一部捕风器，把空气送到下面这个比较凉爽的地方，让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

众人通过另一道石门，门上也有一道蜂巢网格。队伍一走过，门就合上。吹在背上的气流带着杰西卡和保罗能明显感觉到的水汽。

在队伍最前方，斯第尔格手上的灯球下沉，然后被保罗前方众人的头挡住。过了一会，保罗感到脚下出现了阶梯，朝左下方弯去。灯光从岩壁上反射回来，照在一片兜帽上。人们沿着螺旋台阶走了下去。

杰西卡感到周围的人紧张起来，沉默形成一股压力，令她神经紧绷。

走完阶梯后，队伍通过另一道矮门，一座巨大的开阔空间吞噬了灯球的灯光。这座巨大洞穴有一面高高拱起的岩顶。

保罗感到契妮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听见寒气逼人的空气里传来微弱的滴水声。在这座水的圣殿里，极致的静默笼罩着这群弗瑞曼人。

我在梦里见过这个地方。他想。

这念头既让他安心，又令他不安。在这条道路的前方，狂热的弗瑞曼人打着他的名号，在宇宙间斩出一条属于他们的荣耀之路。厄崔迪的绿黑旗将成为恐怖的象征，激昂的战士高呼着「穆阿迪布」，冲入战场。

绝不能那样。他想，我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

但他却能感觉到体内的种族意识正在叫嚣，还有自身可怕的意图。他还意识到，任何小事都无法改变那股骇人的毁灭力。它正在沿路不停吸聚重力和动力。即使他在此时死去，它也会借由他母亲和未出生的妹妹之手完成——集此时此地队伍里所有人之力，包括他自己和母亲，也无法阻止。

保罗环顾四周，见队伍排成一条人龙。众人推着他向前，直到走近一堵天然岩石凿成的矮墙。他的视线越过斯第尔格手上的灯球，看见一片黑幽幽的平静水面。水面漫流到阴影中，而远处的岩壁只隐约可见，或许有一百公尺远。

杰西卡感到脸颊和前额干燥紧绷的皮肤在潮湿的空气中松弛了下来。水池很深，她能感觉到深度。她竭力抵抗将手伸入水中的诱惑。

左边传来淅沥水声。她沿着阴影中的弗瑞曼队伍看过去，见保罗身旁站着斯第尔格，司水员正将背来的水倒入一只流量计。流量计是水池边上一道灰色孔眼。水缓缓流过时，发光的指针也随之移动，最后停在三十三公升七又三十二分之三打兰。

测得真精确，杰西卡想。她还发现，水流过之后，流量计的槽壁上

没有留下水渍—这些槽壁不会吸附任何水。这个简单事实透露出一条意义重大的线索：弗瑞曼人是完美主义者，工艺高超。

杰西卡沿着矮墙走到斯第尔格身旁，人们礼貌地给她让开路。她注意到保罗的眼神有些退缩，但现在她的全付心思都在这座神秘的巨大水池上。

斯第尔格看着她。「我们之中的人再需要水，」他说，「到这里后也不会碰这里的水，这你知道吗？」

「我相信。」她说。

他望着水池。「这里有三亿八千多万公升的水。」他说，「我们把水和小创造者隔开，藏起来，好好保存。」

「贵重的宝藏。」她说。

斯第尔格举着灯球，直视她的眼睛。「比宝藏还贵重。我们有数千座这样的蓄水池，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全部蓄水池的方位。」他将头偏向一侧，灯球黄色的灯影投射到他的脸上和胡须上，「听见了吗？」

他们侧耳聆听。

捕风器凝聚的水滴落水池，泠泠水声充溢了整个空间。杰西卡看到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聆听着，陶醉在这声音中。只有保罗似乎站得很远很远。

对保罗来说，这滴答声意味着时间正分分秒秒从他身边流过，且一去不回。他感到自己需要做出决定，却无力移动。

「经过精确计算，」斯第尔格悄声道，「我们可以知道距离我们的目标还差多少水，误差不会超过一千万公升。等有了足够的水，我们就可以改变厄拉科斯的面貌。」

众人低声回应道：「比拉凯法！」

「我们将用绿草固定沙丘。」斯第尔格说着，声音激昂了起来，「我们将用树木和丛林把水留在土壤里。」

「比拉凯法！」

「让两极的冰帽逐年后退。」斯第尔格说。

「比拉凯法！」

「我们将把厄拉科斯变成我们的家园乐土，要在两极安装镜片融化寒冰，要在温带造湖蓄水，只把沙漠深处留给创造者和它的香料。」

「比拉凯法！」

「再不会有人缺水。井里、池塘里、湖里、运河里，到处都可以取水。水将从暗渠中流出，浇灌我们的植物。任何人都可以拿到水，只要伸手就可以捧起水。」

「比拉凯法！」

杰西卡感受到这些话的宗教成分，发觉自己本能地生出敬畏。他们正在跟未来联手，她想，他们要攀越高峰。这是科学家的梦……而这些单纯的人，这些粗人，满脑子都是这个梦。

她想着列特—凯恩斯，那位完全融入本地的皇家行星生态学家。她为他而惊叹。这是一个捕获众人灵魂的梦，她从中感受到那位生态学家的手笔。这个梦，令人舍生忘死。她认为，儿子所需要的另一样至关重要的资源正是这个：为目标献身的人民。这种人最容易灌输热诚和盲信。他们会像利剑一样所向披靡，帮助保罗赢回他的地位。

「我们该走了。」斯第尔格说，「回去等一号月亮升起。当詹米斯平安上路时，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大家不情愿地小声嘟哝起来，但还是跟着他，转身沿着水闸爬上阶梯。

保罗走在契妮身后，觉得一个重大时刻已经过去，他错过一个必须要做的决定，现在已经被自身的神话困住了。他知道自己见过这个地方，那是在遥远的卡拉丹，他在一场预言梦的片段中经历过这些事，只是细节不明。他对自身天赋的局限产生一股新的疑惑。他仿佛乘着时间的巨浪，时而滑下波谷，时而冲上浪尖，而四周的波浪也澎湃起伏，将浮在海面的东西推上浪尖，又卷入波谷。

而激烈的圣战自始至终都在他前方影影幢幢，暴力、杀戮，像屹立在海浪间的海岬。

队伍从最后一道门鱼贯而出，进入主洞。门闭上，灯光熄灭，洞口的密封罩也取下，露出笼罩着沙漠的夜空和群星。

杰西卡走到洞口干燥的平台上，仰头看着星空。明亮的星子仿佛近在眼前。此时，她感到身旁的人群骚动起来，身后某处响起了九弦琴的乐音。保罗应着音调轻哼着，声调带着一股令她皱眉的阴郁。

山洞深处，契妮的声音从暗处飘出：「给我讲讲你出生地的水吧，

保罗—穆阿迪布。」

保罗说：「下次，契妮，我保证。」

声音如此悲伤。

「这是一把很好的巴利斯九弦琴。」契妮说。

「非常好。」保罗说，「你认为詹米斯会介意我用他的琴吗？」

他居然在这么紧绷的时刻提到死人。杰西卡想。其中的寓意令她不安。

一个男人插嘴说：「詹米斯有时很喜欢音乐，真的。」

「那就给我唱一首你们的歌吧。」契妮请求道。

那女孩的嗓音娇柔动人，杰西卡想，我必须警告保罗小心他们的女人……越快越好。

「这是我一位朋友的歌。」保罗说，「我想，他已经死了，他叫哥尼。他称这首歌为夜曲。」

队伍静了下来，听着保罗用少年人清亮的高音，伴着九弦琴叮叮当当的琴声唱了起来：

在此晴朗时刻看见余晖—
金灿的太阳消逝在第一道薄暮中。
狂乱的内心，激情的麝香，
混成了思念。

歌词撞击着杰西卡的心房，赤裸奔放，使她突然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和肉欲。她带着一丝紧张，静静听着。

夜是珍珠香熏的安魂曲……
这是属于我们的歌！
欢笑声中，
你的眼睛神采奕奕—
鲜花装点的恋情，
牵动我们的心；
鲜花装点的恋情，

满足了我们的渴望。

歌声散去，四周一片寂静，保罗的余音仍萦绕在空气中。我儿子为什么要给那女孩唱情歌？她问自己。她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感到周围有一种生命力在流动，可她却抓不住驾驭的缰绳。他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她猜测着，有的时候，本能的举动是最真实的。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保罗默默坐在黑暗中，脑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母亲是我的敌人。她现在还不知道，但她的确是我的敌人。她要发动圣战。她生我，训练了我，但她却是我的敌人。

13

进步这个概念可以是种保护机制，将我们与未来的恐怖事物隔离。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语录》



十七岁生日那天，菲德—罗萨·哈克南在氏族竞技场上杀死了第一百名奴隶角斗士。宫廷的观察使芬伦伯爵和夫人为此专程造访哈克南的母星羯地主星，并受邀于当日下午和哈克南的直系亲属一起坐在三角竞技场上的金色包厢。

为了向准男爵祝贺，也为了让全体哈克南人及臣民都记住菲德—罗萨是指定的爵位继承人，当天被定为羯地主星的节日。男爵颁下法令，从正午到次日正午不用服劳役。在家族城市哈可，人们费尽心思营造欢庆假象，建筑物旌旗飞扬，面朝宫殿大街的墙壁都粉刷一新。

但芬伦伯爵和夫人注意到，只要一离开主要大道，街上就到处堆着垃圾，黑黢黢的水洼映满粗糙的棕色墙壁倒影，路人行色匆匆，鬼鬼祟祟。

男爵的要塞以蓝色城墙包围，无懈可击到令人不寒而栗。但伯爵和夫人看得出来，哈克南人已经开始为消灭厄崔迪氏族付出代价——到处是卫兵，手上的武器闪着特殊光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经常使用。从一区到另一区的通道都设有岗哨，甚至在要塞里也是如此。仆人的步伐、双肩的状态、逡巡的眼神……在在显示出所受的军事训练。

「压力越来越大。」伯爵用密语轻声对他的夫人说。「男爵才刚开始明白，干掉雷托公爵实际上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等有时间了，我要给你讲讲凤凰浴火重生的传说。」她说。

两人来到要塞的接待厅，等着观看家族竞技。这厅不算太大，也许只有四十公尺长、二十公尺宽，但大厅边缘每根装饰柱顶都突然收窄，

尖尖的，而天花板则微微拱起，给人空间极大的错觉。

「啊——啊，男爵来了。」伯爵说。

男爵沿着大厅的长边走过来，因为需要控制悬浮器撑着的一身肥肉，所以迈着特殊的步伐，摇摇晃晃，下颔上的肥肉上下抖动。悬浮器在他那身橘红色的长袍下轻摇转向，戒指在他手上熠熠生辉，长袍缀着炽焰蛋白石的部位闪闪发亮。

菲德—罗萨走在男爵身侧，满头黑发烫成一卷卷，显得放浪张扬，与下面那双阴郁的眼睛不太相称。他穿着黑色的贴身长袍，紧身长裤，裤脚略呈喇叭形，小脚上套着软底便鞋。

芬伦夫人注意到这名年轻人的仪态和贴身长袍下面流畅的肌肉，心想：这是不允许自己发胖的人。

男爵在两人面前停下，一把抓住菲德—罗萨的手臂。「我的侄子，未来的男爵，菲德—罗萨·哈克南。」然后，他把自己那张婴儿般胖嘟嘟的脸转向菲德—罗萨，「这就是我向你提起过的芬伦伯爵和夫人。」

菲德—罗萨依礼低头致意。他打量着芬伦夫人：一头金发，婀娜多姿，完美的身形裹在米色的曳地礼服中，全身的简单样式，没有任何装饰。一双灰绿色眼眸回望着他。她身上有一种贝尼·杰瑟里特式的娴静安详，使这个年轻人稍感不安。

「嗯—啊，嗯。」伯爵说。他端详着菲德—罗萨。「年轻人，嗯，很严谨。嗯—亲爱的，对吗？」伯爵瞥了一眼男爵说，「我亲爱的男爵，你说你向这严谨的年轻人提过我们？你说了些什么？」

「我跟我侄子讲过，皇帝对您十分器重，芬伦伯爵。」男爵说着，心里却在想：好好记住他，菲德！记住这个伪装成兔子的杀手——这才是最危险的杀手。

「当然！」伯爵说着，朝自己的夫人笑了笑。

菲德—罗萨发现，这个人的言谈举止近乎无礼，会停在露骨的地方，令人不得不注意。年轻人全神留意伯爵：这是个矮小的人，看来似乎很瘦弱。相貌狡猾，有一双过大的黑眼睛，鬓脚灰白。至于他的举动——他会将手或头转到一个方向，说话却朝着另一个方向，让人无所适从。

「嗯—啊，这么，嗯，严谨的年轻人，真是少见啊。」伯爵拍着男

爵的肩头说，「我……啊，祝贺你找到这么完美的，嗯，继承人。真是，嗯，长者的智慧，可以这么说。」

「您过奖了！」男爵弯腰致敬。但菲德—罗萨注意到，叔叔眼中并无谦恭之意。

「你，嗯，在说反话。这说明，啊，你正在，嗯，盘算什么大事。」伯爵说。

又来了，菲德—罗萨想，这话似乎很无礼，但你又听不出他到底在暗示什么。

听着这人的话，菲德—罗萨觉得自己的脑子仿佛被人按进了泥潭，里面塞满了嗯呀啊。他改为留意芬伦夫人。

「我们……啊……占去这位年轻人太多时间了。」她说，「据我所知，他今天应该出现在竞技场上。」

真是个美人儿，相比之下，皇室的后宫佳丽都黯然失色！菲德—罗萨想。他随即说道：「夫人，今天我将为您而杀戮。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将在竞技场上把胜利的光荣奉献给您。」

她迎上了他的目光，神态平和，但语气凛冽道：「我不允许。」

「菲德！」男爵叫道，他心想：小鬼头！想惹这狠毒的伯爵向他挑战吗？

但伯爵只是笑了笑，「……嗯……啊……」

「该上竞技场了，你真的应该去好好准备一下了，菲德。」男爵说，「好好休息，别冒任何愚蠢的险。」

菲德—罗萨鞠了一躬，脸色阴沉下来，带着怒气。「我相信一切都会如您所愿的，叔叔。」接着向芬伦伯爵点了点头，「阁下。」又朝伯爵夫人点了点头，「夫人。」然后转过身去，大步走出客厅，几乎看都没看聚在双开门旁的小氏族。

「太年轻了！」男爵叹了一口气。

「嗯……的确，嗯……」伯爵说。

而芬伦夫人想：他会不会就是圣母所说的那名年轻人？这就是我们必须保存的血脉吗？

「在出发去竞技场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男爵说，「也许咱们现在可以聊聊了，芬伦伯爵。」他肥硕的脑袋朝右一偏，「形势不

同了，有很多事需要商讨。」

男爵想：现在可以瞧瞧皇帝这个跑腿的本事了，看他怎么传话，让大家听懂。总不会大咧咧到粗鲁的程度吧。

伯爵对他的夫人说：「嗯……啊……嗯，你……可以……啊……回避一下吗，亲爱的？」

「每一天，有时甚至每个小时，都会发生变化。」她说，「嗯——」她温柔朝男爵微笑，转身走开，昂首朝大厅尽头的双开门走去，气度高华，曳地长裙发出沙沙声。

男爵注意到，她走近时，小氏族都停止了谈话，所有人的目光都尾随着她。贝尼·杰瑟里特！男爵想，把她们全除掉，这个宇宙会更好！

「我们左边那两根柱子之间有个静锥区。」男爵说，「我们可以在那边谈，不必担心有人偷听。」他在前面带路，摇摇摆摆走进那片隔音区，要塞里的各种音响顿时显得模糊而遥远。

伯爵走到男爵身边，两人转身面对墙壁，这样一来，别人便无法读出他们的唇语了。

「我们对你命令萨多卡人离开厄拉科斯的方式很不满意。」伯爵说。

直截了当！男爵想。

「萨多卡人不能再冒险待在那里了，不然可能会有人发现皇帝在帮我。」男爵说。

「但你的侄子拉班并没有施压解决弗瑞曼人的问题。」

「皇帝希望怎么办？」男爵问，「厄拉科斯上可能只剩下一小撮弗瑞曼人。南部沙漠是无人区，而我们的巡逻队定期在北部沙漠地区扫荡。」

「谁说南部沙漠是无人区？」

「你们自己的行星生态学家说的，亲爱的伯爵。」

「可凯恩斯博士已经死了。」

「啊，是的……很不幸。真的很不幸。」

「我们从一次横越南部地区的飞行中得到消息，」伯爵说，「有证据表明，那里有植物生长。」

「这么说，宇航已经同意从空中监视厄拉科斯了？」

「你清楚得很，男爵，皇帝在法律上不可能下令监视厄拉科斯。」

「而我又付不起价钱。」男爵说，「那次飞越是谁的手笔？」

「一个……走私贩。」

「有人对您撒了谎，伯爵。」男爵说，「讲到探勘南部地区，他们做得不可能比拉班的人马更好。沙暴、沙尘静电，这些您都知道。地面导航系统的安装速度还赶不上毁坏的速度。」

「我们以后再另找时间讨论各种形式的静电吧。」伯爵说。

啊——男爵想。「那么，您是在我的帐目里发现了错误吗？」男爵质问道。

「你一设想错误，就无法自卫了。」伯爵说。

他是故意要激怒我。男爵想。他做了两次深呼吸，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可以闻到自己的汗味，长袍下面悬浮器的安全带忽然使他又痒又烦。

「公爵的情妇和那个男孩死了，皇帝不可能为此不高兴。」男爵说，「他们飞进沙漠中心，刚好遇上风暴。」

「是啊，有这么多意外，挺方便的。」伯爵赞同地说。

「我不喜欢您的语气，伯爵。」男爵说。

「愤怒是一回事，暴力是另一回事。」伯爵说，「我警告你：如果我在这里也不幸遇上意外，各大氏族就会了解你在厄拉科斯上所干的一切。他们早就怀疑你做买卖的方法了。」

「最近我能回想的唯一一次买卖，」男爵说，「就是运送几支军团的萨多卡人到厄拉科斯。」

「你认为你可以用这件事要挟皇帝吗？」

「我没那么想！」

伯爵微笑着说：「萨多卡指挥官会说，他们并未得到皇帝的命令。他们只是想跟你的弗瑞曼暴徒打上一仗。」

「许多人都会怀疑这样的供词。」男爵说。话是这么说，但这样的威胁使他紧张不安。萨多卡人真会那么严守军令吗？他自问道。

「皇帝的确希望审查一下你的帐簿。」伯爵说。

「随时恭候。」

「你……啊……不反对吗？」

「没什么可反对的。我在钜贸联会的管理工作完全禁得起最严格的审计。」他心想：就让他去捏造证据，揭开一切好了。我将站在那里，像坚毅不屈的普罗米修斯那样，说：「相信我，我是冤枉的。」那以后，无论他再对我提出任何指控，哪怕是真实的指控，各大氏族都不会相信他了。

「毫无疑问，你的帐本禁得起最严格的审查。」伯爵喃喃地说。

「皇帝为何对消灭弗瑞曼人如此感兴趣？」男爵问。

「想改变话题，是吗？」伯爵耸耸肩，「是萨多卡人想要这样，不是皇帝。他们需要练习杀人……而且，他们讨厌功亏一篑。」

他是在提醒我，他背后有一群嗜血的杀手撑腰，想借此吓唬我吗？男爵猜测着。

「做买卖总免不了杀人。」男爵说，「但也该有个限度，总得剩下几个人开采香料。」

伯爵爆发出急促、刺耳的尖笑，「你以为你制得住弗瑞曼人？」

「控制弗瑞曼人的挽具向来不够。」男爵说，「但杀戮已经使我仅剩的良民感到不安了。时候到了，该考虑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厄拉科斯的问题了，我亲爱的芬伦。我必须承认，这一灵感来自皇帝。」

「啊——哈？」

「您看，伯爵。给我灵感的是皇帝的监狱星球，萨鲁斯·塞康达斯。」

伯爵两眼放光，紧盯着他，「厄拉科斯和萨鲁斯·塞康达斯有什么关联？」

男爵觉察到了芬伦眼中的警觉，说：「目前还没什么关联。」

「目前？」

「您必须承认，只要把厄拉科斯当成监狱行星，就可以养出坚实的劳力。」

「你期望增加犯人的数量吗？」

「厄拉科斯一直动荡不安，」男爵承认说，「我不得不相当严苛地压榨，芬伦。毕竟，为了运送我们双方的军队来到厄拉科斯，您知道我向该死的宇航付了多少钱。钱总要有个来处。」

「男爵，我建议，没有皇帝的允许，不要把厄拉科斯变成监狱行

星。」

「当然不会。」男爵说，芬伦突然冷下来的语气让他吃了一惊。

「还有一件事。」伯爵说，「我们听说，雷托公爵的晶算师杜菲·哈瓦特没死，你雇用了他。」

「就那么浪费人才，我做不到。」男爵说。

「可你向我们的萨多卡司令官撒谎，说哈瓦特死了。」

「那只是善意的谎言，我亲爱的伯爵。我没心思跟那个家伙纠缠。」

「哈瓦特真的是叛徒吗？」

「噢，天哪！当然不！是那个假医生。」男爵擦掉脖子上的汗水，「您得明白，芬伦，我没有晶算师可用，这您也知道。我没试过身边没有晶算师的日子，太让人不安了。」

「你怎么让哈瓦特转而效忠你的？」

「他的公爵死了。」男爵勉强挤出笑容，「用不着怕哈瓦特，我亲爱的伯爵。这个晶算师体内已经渗透了一种潜伏的毒药，我们在他的饭里掺入解药。如果没有解药，毒性一发作──他几天内就会死。」

「撤掉解药。」伯爵说。

「可他很有用啊！」

「他知道太多活人不该知道的事情。」

「您说过，皇帝并不怕事情败露。」

「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招，男爵！」

「等我看到盖有皇帝封印的命令时，我自会服从。」他说，「但是，你的一时兴起，我不会照办。」

「你以为这只是一时兴起吗？」

「还会是什么？皇帝欠我人情，芬伦。我替他除去那个讨厌的公爵。」

「在一大堆萨多卡人的帮助下。」

「除了我，还有哪个氏族愿意提供伪装的军服，帮皇帝瞒天过海？」

「同样的问题，他也问过自己，男爵，只不过重点稍有不同。」

男爵打量着芬伦，注意到对方下颌僵硬的肌肉，看得出他正小心翼

翼地控制着自己。「啊—啊，那么，」他说，「我希望皇帝该不会以为，他在翻脸对付我的时候，还能掩盖这一切吧。」

「他希望不用走到那一步。」

「皇帝不至于相信我会威胁他吧！」男爵故意在语气里流露出几分愤怒和悲痛。他心想：就让他冤枉我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坐在皇位上，捶胸顿足地诉说我的冤屈！

伯爵的声音变得干巴巴的，显得很遥远，他说：「皇帝相信他的直觉所告诉他的一切。」

「皇帝敢当着整个兰兹拉德的面控告我谋反吗？」男爵怀着希望，屏住呼吸。

「皇帝没有什么不敢做的。」

在悬浮器的帮助下，男爵一个急转身，遮住自己的表情。这个心愿竟然有可能在我生前实现！他想，皇帝！就让他冤枉我吧！到那时—通过贿赂和施压，联合大氏族。他们会聚在我的旗下，像寻求庇护的农民。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皇帝的萨多卡把矛头指向他们，各个击破。

「皇帝真诚地希望，他永远不必指控你谋反。」伯爵说。

男爵发现很难让自己的语气只带着委屈，而不暗藏讥讽，但他努力做到了：「我一直是最忠心耿耿的臣民，这些话让我深受打击，我哑口无言。」

「嗯—啊—嗯—」伯爵说。

男爵依然背对着伯爵，点点头，一会儿后说：「该去竞技场了。」

「是啊。」伯爵说。

他们走出锥罩，并肩朝大厅尽头那群小氏族走去。要塞某处响起沉闷的钟声—比赛入场前二十分钟的预告。

「小氏族的人正等着你引领他们入场。」伯爵一边说，一边朝身边的人群点头致意。

双关语……双关语。男爵想。

他抬头望着大厅出口侧面墙上的新辟邪物—巨大的公牛头标本和已故雷托公爵的父亲厄崔迪老公爵的油画，心中突然涌起不祥的预感。忽然间，他很想知道这些辟邪物过去是如何激励雷托公爵的。它们从前挂在卡拉丹的大厅里，后来又挂在厄拉科斯—神勇的父亲和杀死他的公牛

头。

「人类只有一种，嗯，科学。」伯爵道。两人走上鲜花夹道的道路，从大厅进入休息厅。房间不大，窗户很高，地下铺着白紫相间的瓷砖。

「什么科学？」男爵问。

「就是……嗯，不满足的……嗯，科学。」伯爵说。

后面尾随的那群怯懦、凑趣的小氏族笑了，笑声中带着恰到好处的奉承，但与侍从打开大门后突然从外面涌进的马达轰鸣声不甚协调。外面是一排地面车辆，车上的三角旗在微风中飘扬。

男爵提高音量，盖过突如其来的音响，说：「希望我侄子今天的表演不会让您失望，芬伦伯爵。」

「我啊—万分期盼。」伯爵说，「写报告书时—嗯，总是要考虑到—嗯，一开始的官职。」

男爵一惊，为了掩饰，赶紧假装在出口的第一级台阶上绊了一下。报告书！那是有关颠覆皇室的罪行报告！

但伯爵咯咯笑起来，一副开开玩笑的样子，拍了拍男爵的手臂。

尽管如此，前往竞技场的一路上，男爵始终放不下心。他坐在车驾座椅上，往后倚着装甲靠背，一直暗暗观察身旁的伯爵，心里犹豫不定：皇帝的跑腿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当着小氏族的面开那个特别的玩笑？芬伦几乎从来不做任何他认为没有必要的事，可以只用一个词时绝不用两个词，也向来一语双关。

他们在三角竞技场的金色包厢里落坐。场内号角齐鸣，包厢上方和周围一层层看台上挤满了喧嚣的人群和飞扬的三角旗。就在这时，男爵得到了答案。

「我亲爱的男爵，」伯爵靠过来，凑近他的耳朵说，「你知道，皇帝还没有正式批准你所选择的继承人。」

男爵极度震惊，感到周围的喧闹声完全消失了，自己仿佛突然进入隔音区，什么也听不见。他瞪着芬伦，几乎没看见伯爵夫人穿过外面的卫队，走进金色包厢，加入他们。

「这就是我今天到这里来的真正原因。」伯爵说，「皇帝想知道你挑选的继承人恰不恰当，他希望我能写一份报告给他。没有什么比竞技

场更能揭露一个人真正的内心世界了，对吗？」

「皇帝答应过，说我可以自行挑选继承人！」男爵咬牙切齿道。

「再说吧。」芬伦说着，转头招呼他的夫人。她坐下，冲男爵笑了笑，目光转向下面的沙地。竞技场上，菲德—罗萨穿着紧身衣裤出场了。他右手戴着黑手套，握着一把长刀，戴白手套的左手握着一把匕首。

「白色代表毒药，黑色代表纯洁。」芬伦夫人说，「这种风俗真怪，是吧，亲爱的？」

「唔—唔。」伯爵说。

氏族专属的顶层看台上响起一片欢呼。菲德—罗萨停下来接受欢呼，抬起头，扫视着那些面孔。他看到了他的族亲、表亲、同父异母兄弟、内室家眷和亲近的外族。那么多张嘴，像粉红色的喇叭，在一片五颜六色的服饰和旗帜中叽哩呱啦。

这时，菲德—罗萨突然想到，那一排排拥挤的脸渴望看到鲜血，无论是奴隶角斗士的血，还是他的血。当然，在这次战斗中，无疑只会有一种结果。这里的危险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然而……

菲德—罗萨对着太阳高高举起手中双刀，以传统的方式向竞技场的三个角一一致意。白手套中的匕首（白色，毒药的象征）先入鞘，接着黑手套中的长刀也收入鞘中。但是，代表纯洁的刀现在并不纯洁，黑色的刀刃也淬过毒，这件秘密将把今天变成专属于他的胜利。

他只花了一点时间调整好身上的防护盾，然后停下来，感受前额发紧的皮肤，确保自已已受到妥善的保护。

这是让人紧张的一刻，但菲德—罗萨从容不迫，一举一动带着马戏团老板的自信：向教练和护卫点点头，用审视的目光检查他们的装备—带着尖刺、闪闪发光的手铐脚镣已放在应放的地方，倒刺和铁钩上拖着蓝色饰带。

菲德—罗萨向乐队发出信号。

节奏缓慢的进行曲开始了，古老、庄严。菲德—罗萨率领他的队伍穿过角斗场，来到他叔叔的金色包厢下，躬身行礼。有人扔下庆典钥匙，他一把抓住。

音乐停止。

在突如其来的安静中，他退后两步，举起钥匙，高呼道：「我把真理的钥匙献给……」他停下来，知道他叔叔会怎么想：这个年轻的傻瓜会把钥匙献给芬伦伯爵夫人，引起骚动！

「……献给我的叔叔和保护人，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大人！」菲德—罗萨高声叫道。

他得意地看到叔叔长长舒了口气。

音乐重新响起，这一回是快节奏的进行曲。菲德—罗萨领着他的人跑步穿过角斗场，回到戒备森严的门—这道门只允许佩戴门卡的人进出。罗萨向来以不使用保护门自豪，也很少需要护卫。但今天，这些都派上用场—特殊安排有时会带来特殊危险。

竞技场再次安静下来。

菲德—罗萨转过身，面对前方的大红门—角斗士将从那道门进场。

特殊的角斗士。

杜菲·哈瓦特想出来的这个计划真高明，简单又直接。菲德—罗萨想，不能给奴隶角斗士下药，那样太危险，会被揭穿。他们另有做法：用催眠将一个关键词输入角斗士的脑海中，在关键时刻念出关键词，他的肌肉就会麻痹。菲德—罗萨在脑中反复背诵这个生死攸关的关键词，无声地嚅动着嘴唇念道：「人渣！」观众看到的只是一个没注射过迷药的奴隶角斗士被人送进竞技场，企图杀死未来的男爵。精心安排好的所有证据都将指向奴隶总管。

红色大门的伺服电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大门渐渐打开。

菲德—罗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大红门。开始的一刻最关键，奴隶角斗士一进场，训练有素的眼睛就能从他的外表获知需要知道的一切。所有奴隶角斗士都应该注射过艾乐迦迷药，成为格斗场上的待宰羔羊。但你得留意他们如何举刀，如何转身防御，看他们是否真的在意看台上的观众。奴隶脑袋的摆动方式更可以提供反击和佯攻最重要的线索。

大红门砰地打开。

一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人冲了出来，光头、黑眼睛深陷，皮肤呈红萝卜色，一副注射过艾乐迦迷药的样子。但菲德—罗萨知道，那颜色是染上去的。这个奴隶穿着绿色紧身连衣裤，系着红色的半屏蔽场腰带。腰带上的箭头指向左边，表明他的左边有防护盾护身。他用使剑的

方式举起刀，刀尖稍稍向外挑。从姿势上可以看出，这是受过训练的武士。慢慢地，他向前走进角斗场，有防护盾护体的那一侧朝向菲德—罗萨和警戒门边的那群人。

「我不喜欢这家伙的样子。」一个为菲德—罗萨拿倒钩的人说，「您确信他注射过迷药，少爷？」

「他的颜色是对的。」菲德—罗萨说。

「可他的站姿像个真正的武士。」另一个教练说。

菲德—罗萨向前走了两步，走到沙地里，打量着这个奴隶。

「他把自个儿的手臂怎么了？」一个教练说。

菲德—罗萨注意到，这人的左前臂有一块鲜血淋漓的抓伤。菲德的目光顺着那人的手臂一直向下看到他的手，然后转向绿色裤子的左臀——那里有一个用血画成的图案：一只鹰的轮廓。

鹰！

菲德—罗萨抬起头来，看着那双深陷的黑眼睛，发现对方正带着不同寻常的警觉神情盯着他。

这是雷托公爵的武士！我们在厄拉科斯俘获的俘虏！菲德—罗萨想，不是一般的奴隶角斗士！一阵寒意贯穿全身。他很想知道，哈瓦特是否对这次竞技另有安排：计谋里套着计谋，伪装里还有伪装，而最后的惩罚只会落到奴隶总管头上。

菲德—罗萨的主教练在他耳边小声说：「我不喜欢那个家伙的样子，大人。让我先在他拿刀的手臂上插一两个倒刺试试。」

「我要用自己的倒钩。」菲德—罗萨从教练的手中接过一对带倒钩的矛，掂了掂，试试平衡。这些倒钩本来该涂上药的，但这次却没有，主教练也许会因此丢掉性命。但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这次角斗之后，你会成为英雄。」哈瓦特是这样说的，「尽管遭受背叛，你仍一对一杀死你的角斗士。奴隶总管会被处死，你的人会接替他的职务。」

菲德—罗萨向前走了五步，进入角斗场内。他故意站了一会儿，打量着那个奴隶。他知道，看台上的行家应该意识到情况不对劲。那个武士有注射过迷药的肤色，但站得很稳，丝毫不抖。现在，台上的角斗迷会交头接耳：「瞧他站得多稳。他应该很焦躁——要么进攻，要么撤退。

可瞧瞧他，保存着体力，等待时机。他不应该这样等。」

菲德—罗萨感到自己血脉贲张。就让哈瓦特去打主意出卖他吧。他想，我对付得了这个奴隶。这一回，毒药是抹在我的长刀上，而不是匕首。这件事就连哈瓦特也不知道。

「嗨，哈克南！」那个奴隶大喊道，「准备好领死了吗？」

一片死寂笼罩了竞技场。奴隶从不发动挑战！

现在，菲德—罗萨看清了那个奴隶的眼睛，看到了他眼中的冰冷凶残。菲德留意着对方的站姿，留意他的放松及敏捷，留意他的肌肉正蓄势迎接胜利。奴隶的秘密消息渠道将哈瓦特的信息传给这个角斗士：「你将有机会杀死准男爵。」看样子，这部分的计划进行的很顺利。

一丝紧张的微笑掠过菲德—罗萨的嘴角。从对手的站姿，他看到计划成功了。他举起倒刺。

「嗨！嗨！」奴隶向他挑战，向前逼近了两步。

现在，看台上的人不可能看不出来了。罗萨想。

药物应该要引发恐惧，使奴隶成为半个废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要泄漏内心的绝望—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赢。他知道准男爵那只戴白手套的手握着的刀上涂了什么毒药，所以他应该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毒药的可怕故事：准男爵从不给对手痛快，他喜欢示范稀有毒药的药性；他可以站在角斗场上，看着在地上翻滚的受害者，兴致勃勃地指出毒药的副作用。这个奴隶确实也害怕，但不惊恐。

菲德—罗萨高高举起倒钩，用近似问候的态度点了点头。

奴隶猛扑过来。

他的佯攻和防守攻击是菲德—罗萨所见过最好的。一次又狠又准的侧击，只差一点没有砍断准男爵左腿的肌腱。

菲德—罗萨退开，将带倒钩的矛留在奴隶的右前臂上，倒钩完全没入肌肉，不伤到筋骨是不可能拔出来的。

看台上响起一声惊呼。

这声音使菲德—罗萨洋洋得意。

他知道他叔叔现在的感受：身旁坐着宫廷的观察使芬伦伯爵和夫人，他不可能插手角斗。众目睽睽之下，任何干预都会被注意到。男爵只能用一种办法干预场上的竞赛—威胁到他自己的办法。

奴隶退后，牙咬着刀，腾出双手，用倒钩矛上的饰带将矛紧紧缠在手臂上，以免影响行动。「你的破针我感觉不到啊！」他喝道，再一次向前逼来，钢刀摆出架势，以左侧身体面对敌手，身体后倾，最大程度地用那半个防护盾保护身体。

奴隶的这个动作也没有逃过观众的眼睛，氏族的看台上传出尖声斥骂。菲德—罗萨的教练也大声喊叫，问他是否需要他们上场协助。

他挥手让他们退回警戒门。

我将奉上一场前所未见的精采表演。菲德—罗萨想，不是那种可以靠着椅背欣赏的平淡杀戮。今天的场面会让他们的五脏六腑绞成一团。等我成了男爵，他们每个人都会记住这一天，都会因为今天而怕我入骨。

奴隶角斗士像螃蟹般侧身向前逼近，菲德—罗萨则缓缓后退。角斗场上的沙土在脚下嘎嘎作响，他耳中听到的是奴隶的喘息，闻到的是他自己的汗味和弥漫在空气中的淡淡血腥味。

准男爵稳稳倒退，转向右边，准备使出手中的第二根矛。奴隶跃到一边。菲德—罗萨像绊了一跤，耳边听到看台上传来尖叫声。

奴隶再一次猛扑过来。

众神啊！好一个勇猛的斗士！菲德—罗萨边跳开边想。他全仗着年轻人的敏捷才保住性命，但又把第二根矛插进奴隶右臂的三角肌。

看台上，兴奋的欢呼声倾泻而下。

他们是在为我喝采。菲德—罗萨想。他听得出来，喝采声充满狂热。哈瓦特说过，他会听到这种欢呼。他们从来没为氏族的斗士热烈欢呼过。他带着一丝冷酷，想起哈瓦特告诉过他的一句话：「一个人更容易被他所钦佩的敌人给吓倒。」

菲德—罗萨敏捷地退到角斗场中央，让观众看得更清楚。他抽出长刀，伏低身体，等着那个奴隶往前冲。

对方只耽搁了一会儿，将第二根矛紧紧系在手臂上，然后就冲了过来。

让整个家族目睹我所做的事吧。菲德—罗萨想，我是他们的敌人，让他们一想到我，就想起现在的我吧。

他抽出匕首。

「我不怕你，哈克南猪。」奴隶角斗士说，「你的折磨伤不了死人，不等你的教练碰到我，我就会死在自己的刀下。我会跟你同归于尽！」

菲德—罗萨狞笑着，抽出淬毒的长刀。「试试这个。」说着，他用另一只手的匕首发起佯攻。

奴隶把刀换到另一只手，向内急转，边闪边格开准男爵的匕首—那把握在白手套里，按照传统应该淬过毒的刀。

「受死吧，哈克南！」奴隶角斗士气喘吁吁地叫道。

两人斗作一团，从沙地打到角斗场边。菲德—罗萨的防护盾和奴隶的半个屏蔽场相撞时迸出蓝光，周围的空气弥漫着屏蔽场的臭氧味。

「死在你自己的毒药上吧！」奴隶嘶吼道。

他扭住菲德—罗萨戴白手套的手，用力往内侧弯，扭着他认为淬过毒的那把匕首，朝菲德—罗萨刺下去。

让他们目睹这一幕！菲德—罗萨想，手中长刀向下一拉，叮当一声，砍上奴隶手臂上绑紧的矛，伤不了对手。

菲德—罗萨一阵短暂的绝望，他没想到矛竟会对奴隶有利，成了另一面防护盾。这个奴隶的力气真大！匕首无情地往内刺，势不可挡。菲德—罗萨不得不想到一件事：一个人也可能死于无毒的刀刃。

「人渣！」菲德—罗萨气喘吁吁地说。

关键词一出，角斗士的肌肉听话地一松。对菲德—罗萨来说，这就够了。他推开角斗士，在两人间腾出空隙，挥舞长刀。淬毒的刀尖一闪，在角斗士的胸前由上至下划出一条血痕。毒药立即造成了致命的痛楚，那人松开菲德—罗萨，摇摇晃晃地后退。

现在，就让我亲爱的家族成员看着吧。菲德—罗萨想，让他们想想，这个奴隶企图把他认为的毒刀扭过来刺我，结果如何？让他们去猜测，一个可以做出这种举动的角斗士是怎么混进竞技场的。最后，让他们时时记住，他们永远无法肯定我是用哪只手握着毒刀。

菲德—罗萨默默站在一旁，看着那个奴隶缓慢的动作。角斗士神智不清地摇晃着。现在，每个观众都能认出他脸上的神情。死亡写在他脸上。奴隶知道自己完了，也知道自己是如何送命的—不该淬毒的刀上淬了毒。

「你！」奴隶呻吟道。

菲德—罗萨退后几步，让出位置给死神。毒药还没有充分发挥麻痹神经的药效，但对方迟缓的动作说明毒药正在生效。

奴隶摇摇晃晃地向前迈进，仿佛被一根绳子拉着。一次向前踉跄一步，每迈出一步，他的世界里便只有这一步。他手里仍旧紧紧抓着刀，但刀尖不住颤抖。

「总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个……会……杀死……你。」他喘着气说。

奴隶角斗士的嘴悲哀地微微一拧，之后坐下、瘫倒，浑身一僵，从菲德—罗萨身前向远处一滚，脸朝下趴在地上。

安静的角斗场中，菲德—罗萨向前走去，脚尖伸入角斗士身下，把他翻过来，脸朝上，好让观众看他被毒药扭曲的脸，痉挛的肌肉。但角斗士已经用刀结束自己的性命，胸膛上只露出刀把。

沮丧之余，菲德—罗萨也颇为佩服，这个奴隶竟然能够战胜麻痹，自我了断。同时，他也领悟了这其中有一种真正令人恐惧的东西。

令人恐惧的是使人成为超人的那种力量。

菲德—罗萨正思索着这个问题，突然意识到周围的观众席和看台上爆出阵阵喧嚣，人们纵情欢呼着。

菲德—罗萨转过身，抬头看着他们。

所有的人都在欢呼，只除了男爵、伯爵和伯爵夫人。男爵手支着下颔坐在那里沉思，伯爵及其夫人则望着下面的他，笑容像假面具一样挂在脸上。

芬伦伯爵转身对他的夫人说：「啊——嗯，一个，嗯，足智多谋的年轻人。哦，嗯，是不是啊，亲爱的？」

「他的——啊，反应相当敏捷。」

男爵看着她，又看看伯爵，重新盯着角斗场。他想：居然让刺客这么接近我的人！愤怒渐渐取代了恐惧。今晚，我要把那个奴隶总管放在小火上慢慢烤死……要是这位伯爵和伯爵夫人也插上一手……

男爵包厢里的谈话对菲德—罗萨来说太遥远了，他们的声音淹没在四周兴奋的跺足呐喊声中：「头！头！头！头！」

菲德—罗萨懒洋洋地转身朝向男爵。男爵不禁皱起眉头，勉强压住

心头的气愤，朝站在蜷曲的奴隶死尸身边的年轻人挥了挥手。给那孩子一颗人头吧，他揭露了奴隶总管的阴谋，这是他的奖品。

菲德—罗萨看到叔叔表示同意的信号，心想：他们以为给了我荣誉，我要让他们明白我是怎么想的！

他看见他的教练们拿着一把锯刀走过来，准备切下战利品，便挥挥手让他们退回去。教练们犹豫不决，于是他再次挥手。他们以为区区一颗人头就算给我荣誉了！他想。他弯下腰，掰开奴隶握着刀把的手，拔出插在那人胸膛上的刀，把刀放在奴隶软绵绵的手中。

这些事转眼便做完了，他站起身，打手势召来他的教练。「给这个奴隶留个全尸，把他和他手里的刀一起下葬。」他说，「这人值得尊敬。」

金色包厢里，芬伦伯爵倾身凑近男爵说道：「高贵的行为啊—太精采了。你的侄子既有勇气又有风度。」

「他拒绝人头，这是对大家的侮辱。」男爵说。

「一点也不。」芬伦夫人说。她转过身，抬头望着四周的层层看台。

男爵注意到她颈部的线条—真正平滑的雪肤，像个小男孩。

「他们喜欢你侄子所做的事。」她说。

坐在最远位置上的人都明白了菲德—罗萨这一举动的含意，观众看着教练把完整的奴隶尸体抬走。男爵看着观众，意识到伯爵夫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观众简直疯了，相互拍打，尖叫着跺脚。

男爵疲倦地说：「我将不得不下令举行庆功宴。你不能这样把大家送回去，他们的精力还没有发泄完。他们一定要看到我跟他们分享快乐，跟他们一样兴高采烈。」他给卫兵打了个手势，上面的仆从立即放低橘红色的哈克南三角旗，一次，两次，三次。这是庆功宴的信号。

菲德—罗萨走过角斗场，站在金色包厢下，还刀入鞘，双臂垂在身侧。人群狂乱的吼声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他用压过喧嚣的音量高声问道：「庆功宴吗，叔叔？」

观众看到他们正在交谈，等待着，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

「为你庆功，菲德！」男爵朝下方大声说道。他再次下令三角旗发出信号。

角斗场对面，屏蔽场已经撤除，年轻人跳入角斗场，竞相朝菲德—罗萨奔去。

「是你命令撤除屏蔽场的，男爵？」伯爵问。

「没人会伤害这个小伙子。」男爵说，「他是英雄。」

第一批人冲到菲德—罗萨面前，把他举在肩上，绕着角斗场游行。

「今晚，他可以不带武器，不穿防护盾，独自走过哈克南最糟的街区。」男爵说，「只要他出现，他们会把最后一点食物、最后一滴酒都让给他。」

男爵从椅子上撑起来，把一身肥肉安顿在悬浮器上。「请原谅我先行告退了，有些事需要我立即处理，卫兵会护送你们返回要塞。」

伯爵站起来，微微欠身，「当然，男爵。我们正企盼着庆功宴。我还从来没有—嗯，参加过哈克南人的庆功宴。」

「是啊，」男爵说，「庆功宴。」他转身离开，走出包厢的私人出口，立即被他的卫兵围得水泄不通。

一个卫队指挥官向芬伦伯爵鞠了一躬，「静候您的吩咐，大人。」

「我们—嗯，先等一会儿，等最拥挤的—嗯，人群散去之后再离开。」伯爵说。

「是，大人。」那人弯下腰，往后退了三步。

芬伦伯爵转向他的夫人，再次用密语说：「当然，你也看见了？」

她用同样的密语回答道：「那小子事先就知道角斗士没被注射迷药。一时害怕是有的，但并不惊讶。」

「是计划好的。」他说，「整场角斗完全是计划好的。」

「毫无疑问。」

「这里面还散发着哈瓦特的臭味。」

「确实如此。」她说。

「我刚才还要求男爵除掉哈瓦特。」

「那是一个错误，亲爱的。」

「我现在明白了。」

「哈克南人也许不久就会有新男爵了。」

「如果那就是哈瓦特的计划。」

「他的计划一向禁得起考验，真的。」她说。

「那个年轻人更好控制。」

「对我们来说……过了今晚。」她说。

「引诱他，你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吧，我负责繁衍血脉的小母亲？」

「没问题，亲爱的。他盯我的样子，你也看见了。」

「是的，现在我也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得到那支血脉了。」

「是啊，还有，我们必须控制住他。我将在他意识深处植入一个关键词，控制住他的普拉那肌肉和并度神经。」

「我们要尽快离开—你一有把握，我们就走。」他说。

她打了个寒噤，「当然了，我可不想在这么可怕的地方怀胎。」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全人类。」他说。

「你要做的事，再简单也不过。」她说。

「我也需要克服一些古老的偏见。」他说，「你知道，那种相当原始的偏见。」

「我的小可怜。」她说着，拍了拍他的脸颊，「你也知道，要想拯救那支血脉，这是唯一的办法。」

他用干巴巴的声音说：「我很理解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不会失败的。」她说。

「愧疚都是从失败感开始的。」他提醒道。

「我们不会愧疚。」她说，「用精神控制法，让菲德—罗萨的灵与后代进入我的子宫—然后就走。」

「那个叔叔，」他说，「你以前见过这么变态的人吗？」

「十分残暴，」她说，「但他的这个侄子可能比他更糟。」

「那得归咎于他叔叔，你知道的。想想看，如果用其他方法来抚养这小子—比如说，用厄崔迪的礼教去引导他，会怎样？」

「真让人难过。」她说。

「但愿我们能把那个厄崔迪的年轻人和这个家伙一起救下来。关于那个少年保罗，我听过一些事，那是最值得赞扬的小伙子，是先天血统和后天训练的优良结合。」他摇摇头，「但是，我们不应该浪费感情，不应该对贵族的不幸过度悲伤。」

「贝尼·杰瑟里特有句谚语。」她说。

「每件事你们都要谚语。」他不满地说。

「你会喜欢这句谚语的。」她说，「原话是这么说的：『死要见尸。即使见到了，你仍旧有可能搞错。』」

穆阿迪布在《沉思的时代》中告诉我们，当他第一次面对厄拉科斯的生存物资时，他的教育才真正开始。从那以后，他学会了如何竖起沙杆测天气，通过皮肤的刺痛学会风沙的语言，知道了沙子造成的鼻痒会让人发昏，还学会如何收集身体散失的珍贵水分，如何守卫水，保存水。当他的眼睛变成伊巴德香料蓝时，他终于学会了契科布萨人的生活方式。

——斯第尔格为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其人》所作的序言



斯第尔格的队伍在沙漠两度迷路，终于在一号月亮暗淡的月光下爬出盆地，回到穴地。穿长袍的人们闻到了家的味道，于是加速前行。归人身后的灰色曙光在天边山凹处最亮，按照弗瑞曼人的地平线历法来算，现在正值仲秋，弗瑞曼人称之为帽岩月。

穴地的孩子把风刮落的枯叶堆在断崖脚下，但除了保罗和他母亲偶尔弄出一点杂音，整支队伍走在上面发出的声音完全与夜里万籁融为一体，无法分辨。

保罗擦去前额汗湿的沙尘，感到有人拉了一下他的手臂，只听契妮低声道：「照我说的做：把兜帽放下来盖住前额！只露出眼睛。你在浪费水。」

身后传来低声的命令，要两人安静：「沙漠听见你们了！」

上方高高的岩石间响起一声鸟鸣。

队伍停了下来，保罗突然一阵紧张。

岩石间响起微弱的敲击声，很轻，不比野鼠跳到沙地上的声音大多少。

鸟儿又叫了起来。

一阵骚动掠过队伍。野鼠一点点蹦到沙地另一边去了。

鸟儿再次啾啁。

队伍继续往上，爬进岩石间的岩缝，弗瑞曼人突然屏住呼吸，保罗不由得警觉起来。他发现大家在偷偷瞥向契妮。契妮似乎有些退缩，踌躇不前。

现在脚下踩着的是岩石了，周围响起衣袍拂动的声音。保罗觉得纪律有些松弛下来了，但契妮和其他人仍然保持安静。他跟着一道人影往上走，走了几级台阶，转过一道弯，走过更多台阶，进入一条地道，穿过两道用来密封水汽的门，最后走进灯球照亮的走廊，两边的岩壁和岩顶都是黄色的。

保罗看见周围的弗瑞曼人纷纷把兜帽甩到脑后，拔掉鼻塞，大口大口深呼吸。还有人叹息着。保罗扭头去找契妮，发觉她已经从自己身边走开。他被一具具穿着长袍的身体包围着。有人挤了他一下，说：「对不起，友索。真够挤的！总是这样。」

在他左边，一张长满胡须的瘦长脸转向保罗。那人叫法鲁克。污迹斑斑的眼窝里有双深蓝色的眼珠，在黄色灯光下显得更蓝了。「摘掉兜帽吧，友索。」法鲁克说，「到家了。」他帮保罗解开兜帽的带子，用手肘在人群中挤出一小块空间。

保罗拔出鼻塞，把嘴罩转到一边。这地方特有的味道向他袭来：未盥洗的体味、蒸馏回收汗液遗留的酸味、无所不在的人体酸臭味，还有浓郁的香料味，香料及香料制品的味道盖过了所有异味。

「我们为什么要等，法鲁克？」保罗问。

「我想，在等圣母吧。你听到那消息了吧──可怜的契妮。」

可怜的契妮？保罗问自己。他看看四周，这里这么挤，他很想知道她在哪里，母亲又在哪里？

法鲁克深深吸了口气。「家的味道。」他说。

保罗看着这人陶醉在空气的恶臭中，语调里丝毫没有讥讽。这时，他听到了母亲的咳嗽声，声音穿过拥挤的人群传到他耳里：「你们穴地里的味道真浓，斯第尔格。我看你们用香料做了不少东西……纸张……塑料……还有那个，是不是化学爆炸物？」

「你闻一闻就可以知道这么多吗？」这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保罗意识到她说这话是为他好，她要他尽快接受这种扑鼻的恶臭。

队伍前面传来一阵骚动，还有拉长的吸气声，那似乎传遍了所有弗瑞曼人。保罗听见窃窃私语沿着队伍传了过来：「那么，这是真的了——列特死了。」

列特，保罗想，然后：契妮，列特的女儿。零零碎碎的信息在他脑海中拼凑起来。列特是那个行星生态学家的弗瑞曼名字。

保罗看着法鲁克，问：「是不是那个又叫凯恩斯的列特？」

「列特只有一个。」法鲁克说。

保罗转过身，凝视着前方一个弗瑞曼人穿着长袍的背影。这么说，列特-凯恩斯死了。他想。

「是哈克南人的阴谋。」有人小声说，「弄成了意外……在沙漠里迷路了……扑翼机坠毁了。」

保罗体内有怒气涌现。那个人把他们当朋友，帮他们逃出哈克南人的魔掌，又派出他的弗瑞曼部队来寻找沙漠上的两个流浪者……又一个哈克南的受害者。

「友索更渴望报仇了吗？」法鲁克问。

没等保罗回答，前方传来一声低沉的召唤，整个队伍拥着保罗一起走进一间更宽大的岩室。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块空地上，面对斯第尔格和一个奇怪的女人。这女人穿着色彩鲜亮的外套，橘绿相间，衣服上缀满流苏。她的双肩裸露在外。保罗看得出她没穿蒸馏服。她的皮肤呈浅橄榄色，乌黑的头发从高高的前额向后梳起，更突出她那鲜明的颧骨和深色双眼之间高耸的鹰钩鼻。

她转身面对他，保罗看到她耳朵上挂着用计水环串起的金环。

「就是他打败了我的詹米斯？」她问。

「安静，赫若。」斯第尔格说，「那是詹米斯要求的——他要求进行坦哈砥试炼。」

「他不过是个孩子！」她说着，猛地一摇头，计水环晃来晃去，发出叮当声，「我的孩子被另一个孩子弄得没了父亲！当然了，那是一场意外。」

「友索，你多大了？」斯第尔格问。

「十五个标准年，十五岁。」保罗说。

斯第尔格环视整个队伍。「你们中有人要向我挑战吗？」

沉默。

斯第尔格看着那个女人说：「在我学会他那种诡秘的打法之前，我不愿向他挑战。」

她回望着他：「但是—」

「你看见那个陌生女人了吗？那个与契妮一起去见圣母的女人？」斯第尔格问。「她是外星来的塞亚迪娜，是这孩子的母亲。母亲和儿子都是高手，能使出诡秘的战斗术。」

「天外之音。」那女人小声说着，转头望着保罗，双眼流露出畏惧。

又是那个传说。保罗想。

「也许吧。」斯第尔格说，「但还没有试炼过。」他再度望向保罗，「友索，这是我们的规矩，你现在要负责照顾詹米斯的女人和两个儿子。他的穴房，居室，是你的了。他的咖啡用具也是你的……还有这个，他的女人。」

保罗打量着这个女人，心想：她为什么不为自己的男人悲痛哀悼？为什么她没有恨我的意思？突然，他看到所有弗瑞曼人都盯着他，等待着。

有人轻声说：「还有工作要做。快说吧，你要怎么接受她。」

斯第尔格说：「你接受赫若作你的女人，还是仆人？」

赫若举起双臂，单脚脚跟着地，款款转圈。「我还年轻，友索。他们说，我看起来还像当年跟乔弗在一起时那么年轻……在詹米斯打败他之前。」

詹米斯杀了另一个人才得到她。保罗想。

保罗说：「如果我接受她作为我的仆人，以后我可以改变主意吗？」

「你有一年的时间改变你的决定。」斯第尔格说，「在那之后，她就是自由的女人了，可以随心所欲……或者，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还她自由，让她自己做选择。但无论如何，照顾她是你的责任，为期一年……而且，你要永远为詹米斯的儿子负起一定的责任。」

「我接受她作为我的仆人。」保罗说。

赫若跺着脚，气愤地晃着肩膀，「可我还年轻！」

斯第尔格看着保罗说：「谨慎是很宝贵的素质，对首领来说。」

「可我还年轻！」赫若重复道。

「安静！」斯第尔格命令道，「如果某样东西有价值，就会一直有价值。带友索去他的居室，要确保他有地方休息，有干净衣服换。」

「噢——！」她说。

保罗已经记下够多信息，对她有了初步了解。他能感觉到队伍的不耐烦，知道已经耽搁了大家。他想大胆问问他母亲和契妮的下落，但从斯第尔格紧张的站姿来看，那会是一个错误。

他面对赫若，提高嗓音，加上颤音，以激起她的敬畏：「带我去我的居室，赫若！我们另找时间来谈你的孩子。」

她退后两步，畏惧地朝斯第尔格看了一眼。「他的声音真奇怪。」她嘶哑道。

「斯第尔格，」保罗说，「我欠了契妮父亲很重的一笔债，如果有任何……」

「我们将在会议上做决定。」斯第尔格说，「那时候你再讲吧。」他点点头，示意众人解散，转身走开。其余的人跟在他后面纷纷离去。

保罗拉起赫若的手臂，注意到她的手臂冰凉，感到她正在发抖。「我不会伤害你的，赫若，带我去我们的居室吧。」他用平和的语气说。

「一年后，你该不会赶我走吧？」她说，「我也知道我不像过去那么年轻了。」

「只要我活着，我这里就会有你的安身之处。」他说着，放开她的手臂，「现在走吧。我们的居室在哪里？」

她转身带着保罗沿着走廊出去，向右转了道弯，走进宽阔的通道，头顶上一盏盏分布均匀的黄色灯球照亮了整条通道。岩石地面光滑平整，打扫得一尘不染。

保罗趋前几步，走在她旁边，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她那鹰似的侧面轮廓。「你不恨我吗，赫若？」

「我为什么要恨你？」

一群孩子在一条侧向走道的岩架上盯着两人瞧，她冲他们点点头。保罗瞥见孩子身后隐约露出几个成年人的身影，半掩在挂帘后。

「我……打败了詹米斯。」

「斯第尔格说，葬礼已经举行过了，而且你也是他的朋友。」她侧过脸来，从旁边看了他一眼，「斯第尔格说，你把水送给死者了，是真的吗？」

「是的。」

「那比我会做……比我能做的还要多。」

「你不为他哀悼吗？」

「该哀悼的时候，我会为他哀悼的。」

两人穿过一个拱形洞口。保罗望过去，发现这是一间又大又亮的岩室，许多男男女女正在机器旁工作着，动作似乎很急切。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保罗问。

两人已经走过拱门了，她回头看了一眼，说：「他们急着在我们逃离这里之前完成塑胶制品的生产额。为了种草，我们需要许多露水收集器。」

「为什么要逃离？」

「在屠夫停止追杀我们，或者被赶出我们的土地之前，我们必须不断逃亡。」

保罗打了个趔趄，忙稳住身形。他感到时间似乎凝固了一瞬，想起了一个片段，一段预言式的图像—但却有点失真，像一连串动画的下一帧，和他记忆中的预视景象稍有不同。

「萨多卡在追杀我们。」他说。

「除了一两个空穴地之外，他们什么也找不到。」她说，「他们在沙漠中只会找到自己的死亡。」

「他们会找到这个地方吗？」

「可能。」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花时间……」他朝身后的拱形洞口点点头，「……制造……露水收集器？」

「要继续种植。」

「露水收集器是什么？」他问。

她扭头瞥了他一眼，一脸惊讶，「难道他们什么也没教你？……我是说，在你原来的星球上。」

「没提过露水收集器。」

「唉—」只有意味深长的一个字。

「那究竟是什么？」

「你在外面流沙漠里看到的每一丛灌木，每一株野草。」她说，「你以为在我们离开之后，是怎么活下来的？每一株植物都被好好种在自己的小坑里。那些小坑装着椭圆形的变色塑胶球，很光滑。光照上去，看起来是白色的。如果你从高处往下看，就能看到它们在早上的阳光下发亮。白色的反射光。但等太阳老爹走了，变色塑胶会在黑暗中变回透明。它冷却得非常快，能把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在表面。水汽多了，就变成露珠，滴下去就能维持植物生存。」

「露水收集器。」他喃喃自语，迷上了这个装置的简洁之妙。

「我会在适当时候哀悼詹米斯。」她说道，似乎还想着保罗的另一个问题，「詹米斯是好人，但很暴躁。詹米斯啊，很会养家，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没话说。他把乔弗的儿子，我的第一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在他眼中，他们都一样重要。」她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保罗，「跟你在一起，也会这样吗，友索？」

「我们没有那个问题。」

「可如果……」

「赫若！」

保罗的严厉语调让她畏缩了。

左侧的拱门里是另一间灯火通明的岩室。「那里在造什么？」他问。

「他们在修理织布机。」她说，「但今晚就必须拆掉，马上运走。」她手指着左边一条侧向走道，「从那边走过去，是食品加工厂和蒸馏服修理厂。」她看看保罗，又说，「你的蒸馏服看样子是新的，但如果需要修理的话，我对蒸馏服可是很拿手。最忙的时候，我会到厂里支持。」

从这里开始，两人不断遇到其他人，隧道两边的洞口也越来越密。一队男女从两人身旁走过，扛着沉重得咯咯作响的包裹，浑身散发着浓郁的香料味。

「他们得不到我们的水，」赫若说，「也得不到我们的香料。这一

点你可以放心。」

保罗望向地道墙上的一个个洞口，看见凸出的壁架都盖着厚厚的毯子，房间里的墙壁上都挂着色彩鲜艳的挂毯，成排靠垫摆在地上。洞口的人在两人走近时沉默下来，凶巴巴瞪着保罗。

「你打败了詹米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赫若说，「看样子，等我们在新穴地里安顿下来，你必须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

「我不喜欢杀人。」他说。

「斯第尔格也是这么说的。」但她的语气却透露出她并不相信这话。

前方尖细的读书声越来越响。两人来到另一个洞口，比保罗见到过的任何洞口都还要宽。他放慢脚步，往房里瞧。屋里挤满孩子，全盘着腿坐在栗色地毯上。

远处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黄色罩衫的女人，一只手还拿着投影笔。黑板上画满了图──圆圈、楔形、弧线、蛇行曲线和方形，还有被平行线分割的圆弧。女人指着那些图，一个个点下去，尽可能快速地移动投影笔，而孩子则有节奏地跟着她的手往下读。

保罗跟着赫若往穴地深处走，越往里走，耳边的朗诵声越微弱。

「树，」孩子齐声读道，「树、草、沙丘、风、高山、丘陵、火、闪电、岩石、石块、尘、沙、热、避难所、热量、满、冬天、冷、虚空、侵蚀、夏天、洞穴、白天、压力、月亮、夜晚、沙潮、斜坡、种植、夹板……」

「这种时间你们还开课？」保罗问。

她脸色变得肃穆，语调沉痛道：「列特教导我们，教育一刻也不能中止。我们会永远记住死去的列特，契科布萨人都是这么做。」

她穿过走道，走到左边，登上一块隆起的平台，分开橘红色纱帘，往旁边一站，说：「你的穴房已经准备好了，友索。」

登上她站的那个平台前，保罗犹豫了一下，他突然不大情愿和这个女人独处一室。他想到，自己正被一种奇特的生活方式所包围，只有透过弗瑞曼人的理念和价值体系，才能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他感到这个弗瑞曼世界正在试探他，用自己的方式企图将他诱入圈套中。他知道圈套中有什么──疯狂的圣战，那个让他感到应该不惜一切避免的圣战。

「这是你的穴房，」赫若说，「你为什么不进去呢？」

保罗点点头，走到她身旁，从她手里接过帘子，顺手摸了摸织物中的金属纤维。他跟着她穿过很短的门廊，走进较大的房间。房间呈正方形，每边大约六公尺，地上铺着厚厚的蓝地毯，蓝绿色的织物盖住岩石墙壁，天花板上也遮着黄色织物，悬在上方的灯球调成了黄光。

看起来像一顶古代帐棚。

赫若站在他面前，左手叉腰，一双眼睛打量着他的脸。「孩子们跟一个朋友在一起，」她说，「等一下就会过来。」

保罗飞快扫视这个房间，掩饰自己的窘迫不安。他看到右边有面薄薄的帘子，半掩住另一个更大的房间，里面沿墙摆了一排靠垫。他感到通风管吹来了一股柔和的微风，发现管口就在他的正前方，巧妙地隐藏在另一面帘子后方。

「你要我帮你脱掉蒸馏服吗？」赫若问。

「不……啊，谢谢。」

「要我拿吃的来吗？」

「是的。」

「那个房间外面有间休息室。」她用手指了指，「你在那里脱蒸馏服会比较舒适、方便。」

「你说我们必须离开这个穴地。」保罗说，「我们不用打包什么的吗？」

「时候到了就会收。」她说，「屠夫还没查到我们这片区域。」

她仍然踌躇着，盯着他瞧。

「你还没有伊巴德香料蓝的眼睛。」她说，「怪虽怪，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吸引力。」

「去拿吃的来，」他说，「我饿了。」

她冲他笑了笑—是那种一切了然于胸的、女人的微笑，让保罗颇为不安。「我是你的仆人。」她说着，轻快地转身，低头从厚厚的壁帘下钻了出去。壁帘落回原地之前，保罗看见另一条通道。

保罗突然对自己生起气来。他撩开右边的薄帘，走进那个较大的房间，站了一下，心神不宁。他想知道契妮在哪里……刚刚失去父亲的契妮。

我们在这一点上很相似。他想。

外面走廊传来一声拖得长长的呼喊，声音因为隔着帘子而减弱了。呼喊重复着，稍稍远了些。然后又是一声。保罗明白了，这是有人在报时。他发现自己没在这里见过钟表。

一股淡淡的石炭酸灌木燃烧后的气味钻进他鼻孔，盖过穴地里无处不在的臭味。保罗发觉自己已经压下这种气味对嗅觉的侵扰。

他又想起母亲，不断变化的未来景象中总有她的身影……还有她的女儿。未来和现在，多重时间在他的意识中飞舞，他猛地摇了摇头，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些代表弗瑞曼文化的物品上，这些东西向他证明了已经吞没他们的弗瑞曼文化有多么深邃、广博。

以及种种难以捉摸的怪诞。

他在梦中看到了一件跟这些洞穴和这个房间有关的事情，而那件事，跟他目前的所见所闻都迥然相异。

这里看不见毒素检测器的影子。在这个拥挤的洞穴群中，没有任何使用毒素检测器的迹象，但他仍旧在穴地的臭气中嗅到了毒物的气味，既有剧毒，也有普通毒物。

一阵帘子的唰唰声。保罗转过身，以为是赫若带着食物回来了。但他没有看到赫若，只看到两名小男孩，站在一幅印着错视图的帘子下方，也许一个九岁，一个十岁，用贪婪的目光盯着他。两人的腰间都挂着一把双刃式的小晶刃匕，一手按着刀柄。

保罗想起了弗瑞曼人的故事：他们的孩子战斗起来跟成人一样凶悍。

15

手在动，嘴在动—
奇思妙想从言语中涌出。
还有那双吞噬万物的双眼！
他是一座自我的孤岛，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手册》



洞穴高处亮着一盏萤光灯，将朦胧的光线投到拥挤的穴内，侧面指出这个岩石环绕的密闭空间相当大……杰西卡觉得，甚至比她的贝尼·杰瑟里特大会堂还大。斯第尔格和她站在岩架上，她估计岩架下面聚集了五千多人。

还有更多人陆续到来。

四处是人们的窃窃私语。

「已经派人去你儿子的居室叫他来了，塞亚迪娜。」斯第尔格说，「你希望和他商量一下你的决定吗？」

「他可以改变我的决定吗？」

「你讲话时所用的空气来自你自己的肺部，但是—」

「我的决定不变。」

但她还是有些不安，不知道是否该用保罗作借口，退出这场危险的考验。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未出世的女儿。危及母亲身体的事，也会危及女儿的身体。

几个男人扛着卷起的地毯走过来，在地毯的重压下哼哼哟哟。他们把地毯扔在岩架上，扬起一阵灰尘。

斯第尔格握着她的手臂，领她回到岩架的边缘，站在一个可以发出回响的角形区域内，指着一具石凳说：「圣母将坐在这里。但在她来之前，你可以坐在上面休息一下。」

「我想站着。」杰西卡说。

她看着人们打开地毯，在岩架上铺好。她朝人群望去。现在，下方的岩穴底层至少有一万人了。

而人们还在陆续赶来。

她知道，外面的沙漠上空早已是红色的日暮时分，但这个洞厅里却永远是微黄的黎明。下面是灰蒙濛的浩瀚人海，他们聚在这里，看她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她右边的人群突然让开一条路，她看见保罗走了过来，两侧各有一名小男孩护卫。孩子一副神气活现、不可一世的样子，手按刀柄，怒视着两边的人墙。

「詹米斯的儿子，现在是友索的儿子了。」斯第尔格说，「他们把护卫的职责看得很重。」他大胆冲杰西卡笑了笑。

杰西卡明白，斯第尔格是想帮她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她承认，斯第尔格的努力确实起作用了，她也很感激他的用心，但仍无法不介意自己即将面对的危险。

我没有选择，只能这样做。她想，如果我们要在这群弗瑞曼人中保住我们的地位，就必须迅速行动。

保罗攀上岩架，把孩子留在下方。他在母亲面前停下，看了看斯第尔格，回过头来对杰西卡说：「发生了什么事？我以为是召我来开会。」

斯第尔格举起一只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指指左边。拥挤的人群再次让出一条路，契妮沿着夹道的人墙走了过来，一张精灵脸带着悲伤的神情。她已经脱掉蒸馏服，换上优雅的蓝色长袍，露出纤细的手臂。她在左臂靠近肩膀处系了一条绿手巾。

绿色代表哀悼。保罗想。

詹米斯的两名儿子才刚间接向他解释过这个习俗。他们告诉他，他们不穿绿色，因为他们接受了他，让他成为他们的保护人与父亲。

「你就是天外之音吗？」他们问。保罗却从他们的话中听出了圣战。他耸耸肩，用提问堵住那两张喋喋不休的嘴。他很快便了解，这两个孩子中，年长的那个叫凯利弗，十岁，是乔弗的儿子；而年幼的那个叫奥罗普，八岁，是詹米斯的儿子。

这是奇异的一天。应他的要求，两名孩子一直在他身边护卫着。他必须避开人们的好奇心，好找出花时间理清思绪和预知的记忆，想出方法预防圣战。

现在，站在岩架上母亲身旁，看着下方拥挤的人群。保罗怀疑是否真的有方法可以阻止狂热军团源源涌入。

契妮走近岩架，四名女子远远跟在她身后，用轿子抬着另一位女人。

杰西卡没有理会走近的契妮，只全神贯注盯着轿上的女人：一个干瘪、满脸皱纹的老迈生物，一身黑袍，兜帽甩在后方，露出结髻的灰发和细长的颈项。

抬轿的女子站在下方，把轿子轻轻放在岩架上。契妮搀扶着老妇人站了起来。

这就是他们的圣母。杰西卡想。

老妇人重重倚在契妮肩头，朝杰西卡蹒跚走来，看上去像裹着黑袍的一捆干柴。她在杰西卡面前停下脚步，抬头凝视了很长时间，才用沙哑的嗓音轻声道：「原来你就是那个人。」顶在细长颈项上的头颤颤巍巍地点了一下，「夏道特梅帕丝同情你，她是对的。」

杰西卡轻蔑地飞快答道：「我不需要任何人同情。」

「我们会知道的。」老妇人沙哑地说。她用让人惊讶的速度迅速转身，面向人群，「告诉他们吧，斯第尔格。」

「非这样不可吗？」他问。

「我们是米斯尔。」老妇人用嘶哑的声音道，「自从我们的禅逊尼祖先逃离尼罗特阿欧鲁巴以来，我们就懂得迁徙和死亡。年轻一代要将这一切传承下去，我们的民族才不会灭亡。」

斯第尔格深深吸了口气，向前跨出两步。

沉默笼罩这座挤满人的洞穴。现在大约有两万多人，全都默默站着，几乎一动不动。这使杰西卡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并满心戒慎。

「今晚，我们必须离开这座长久以来庇护我们的穴地，向南深入沙漠。」斯第尔格说。他低沉的声音越过一张张仰视的面孔，经由岩架后方的角形区域远远传出去，发出隆隆的回响。

人群依然保持沉默。

「圣母告诉我，她活不过下一次哈伊拉了。」斯第尔格说，「以前我们也经历过没有圣母的生活，但在寻找新家园的险恶路途上，这很不利。」

人群骚动起来，传出一波波低语，以及汹涌的焦虑。

「但这也许不会发生。」斯第尔格继续说，「因为我们神奇的新塞亚迪娜杰西卡，已经同意在这个时候加入仪式。她会在我们失去圣母的力量之前通过考验。」

神奇的杰西卡。杰西卡想着这个称谓。她看到保罗正盯着她瞧，眼中充满疑问。但在这种奇异气氛下，他只能闭口不语。

如果我死于这次考验，他怎么办？杰西卡暗自问道，并再次忧心忡忡起来。

契妮领着老圣母走到角形区深处的石凳上坐下，然后退回，站在斯第尔格身旁。

「就算神奇的杰西卡失败了，我们也不会失去一切。」斯第尔格说，「契妮，列特的女儿，将被奉为塞亚迪娜。」他朝旁边跨开一步。

角形区深处传来老妇人的声音，是那种放大过的低语，严厉而穿透人心：「契妮刚结束她的哈伊拉—契妮看见水了。」

人群低声回应：「她看见水了。」

「我愿奉列特的女儿为塞亚迪娜。」老妇人嘶哑道。

「接受。」人们纷纷回应。

保罗对仪式的声音几乎听而不闻，他仍全心想着斯第尔格所说的那些话。

如果她失败了呢？

他转身回望众人口中的圣母，打量着这位枯干的老妇人。她有一双深不可测的蓝眼，看起来仿佛一阵微风都能将她吹走，身上却隐隐透出一种在季风沙暴中也能巍然不动的力量。他还记得曾以戈姆刺的痛苦来考验他的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眼前这人也散发相同的气势。

「我，圣母拉玛约，代表众神发言。」老妇人说，「契妮成为塞亚迪娜是符合天意的。」

「符合天意。」众人回应道。

老妇人点点头，轻声说道：「我赐予她银色的天空、金色的沙漠和

发光的岩石，以及未来的绿色原野。我把这些赐予塞亚迪娜契妮。在这播种的典礼上，为了让她不至于忘记她已献身给我们，把这些低下的任务交给她吧，让她像沙胡罗一样承担这些工作吧。」她抬起一只褐色棍子般的手臂，然后垂下。

杰西卡感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仪式仿佛一股激流，挟着她，让她无法后退。她看了一眼保罗充满疑问的脸，准备接受严峻的考验。

「司水员到前面来。」契妮说，少女的嗓音中只有最轻微的一丝颤抖，透露出她的犹疑。

此刻，杰西卡感到自己正处于危险的中心。从众人凝神观望的眼睛中，从场内的寂静中，她看到了这种危险。

人们让开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一小队男人两两成对从后面朝前挤来，每一对都抬着一只小皮袋，大约是人头的两倍大。袋子沉甸甸地上下晃悠着。

两个领头的人把抬来的袋子放在岩架上契妮的脚边，退了回去。

杰西卡看了看袋子，又望向那些人。他们的兜帽都甩在脑后，露出项下扎成一卷的长发，凹陷的深色眼睛回望着她，一瞬也不瞬。

袋子里散发出芬芳的肉桂香，飘到杰西卡面前。香料？她猜想着。

「有水吗？」契妮问。

左边的司水员，一个鼻上横着一道紫色伤疤的男人点点头说：「有水，塞亚迪娜。但我们不能喝。」

「有种子吗？」契妮问。

「有种子。」那人回答说。

契妮跪了下去，把手放在晃来晃去的水袋上，「愿众神赐福于水和种子。」

杰西卡很熟悉这种仪式，她回头望向老圣母拉玛约。老妇人闭起双眼，弯腰坐着，像是睡着了。

「塞亚迪娜杰西卡。」契妮说。

杰西卡扭过头，看见女孩正盯着她。

「你尝过圣水吗？」契妮问。

杰西卡还没来得及回答，契妮又说：「你不可能尝过圣水。你是外来者，没有这份尊荣。」

人群中传出一声叹息，衣袍的沙沙声让她后颈上寒毛倒竖。

「谷物成熟，创造者已死。」契妮说。晃动的水袋上方有条盘起的出水管，她一边说，一边松开水管。

此时，杰西卡感到周遭的危险感沸腾了。她瞥了一眼保罗，见他正沉迷于这场仪式的神秘气息，两眼紧盯着契妮。

他预见过这一刻吗？杰西卡很想知道。她一只手放在腹部，想着未出世的女儿，暗自问道：我有没有权利拿我俩的性命来冒险？

契妮朝杰西卡举起出水管，说：「这是生命之水，比水更伟大的水——解脱灵魂的水。如果你确实是圣母，这水会为你打开宇宙之门。现在，就让沙胡罗来评断吧！」

对腹中女儿的责任，对保罗的责任。这两种责任撕扯着杰西卡的心。为了保罗，她知道自己应该接过喷水管，喝下水袋里的液体。但当她弯下身，凑近送过来的水管时，本能告诉她这是极度危险的。

水袋里的东西散发出一种苦味，很像她知道的许多毒药，但又不尽相同。

「现在，你必须喝下去。」契妮说。

不能回头了。杰西卡提醒自己。然而，在她接受的所有贝尼·杰瑟里特训练中，她想不出任何方法可以帮助她度过这一刻。

这是什么？杰西卡问自己，酒？毒药？

她弯下身，凑近出水管，闻到一股肉桂香，随即回起当初邓肯·艾达荷的醉态。香料酒？她问自己。她把管子放进嘴里，只吸了一小口液体，尝到一股香料味，舌头上一阵辛辣，隐隐有些刺痛感。

契妮的手在皮袋上一按，一大股液体喷进杰西卡口中。她还没来得及动作，已经不由自主地咽了下去，之后才想到要竭力保持冷静、庄严。

「浅尝死亡的气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契妮说。她盯着杰西卡，等待着。

杰西卡看着契妮，嘴里仍含着水管。袋中的气息涌进她的鼻腔、嘴里、眼中、脸颊上——接着是股刺激的甘甜。

冰凉！

契妮再次把液体喷入杰西卡口中。

鲜美！

杰西卡打量着契妮的脸，看着她的精灵脸，在她脸上看到列特—凯恩斯的痕迹，那稚弱到还未被岁月固定下来。

他们给我吃的是一种迷药。杰西卡告诉自己。

但不像她知道的任何迷药，也不是贝尼·杰瑟里特训练里教过的任何药物。

契妮的面庞如此清晰，仿佛有一道光清楚勾勒出面部轮廓。

一种迷药。

令人晕眩的死寂环伺着杰西卡。她身体的每条肌肉都接受了这个事实：有件深刻的事发生了。她觉得自己是一粒有知觉的微尘，甚至比任何亚原子粒子都要小，但却能活动，可以感知周遭的世界。豁然开朗，就像猛地拉开帷幕—她意识到，她能像感知肌肉运动一样感知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是微尘，但又不仅仅是微尘。

圣母！

学校一直有传言，说某些人没能通过严格的圣母试炼，被迷药夺走了性命。

杰西卡凝神望向圣母拉玛约，她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仿佛凝结的瞬间。所谓凝结，只是针对她一人。对她来说，时间暂停了。

时间为什么会暂停？她问自己。她凝视周围人们脸上冻结的表情，看见契妮上方有粒小小的尘埃，定定地悬在那里。

等待。

问题的答案像爆炸一样突然出现在她的意识中：她的时间之所以暂停，是为了拯救她的生命。

她专注于心灵的动觉，凝视内在，随即看到一个细胞核，一个黑点，然后她退了回去。

这就是我们不能观看的地方。她想，所有圣母都不愿提起，只有魁萨茨·哈德拉克才能看的地方。

这股觉悟使她恢复了一点自信。她再次冒险，全神贯注在心灵的动觉上，让自我变成一粒微尘，在体内寻找危险的东西。

她在刚才吞下的迷药中找到了。

那种东西是跳动的粒子，速度之快，连凝固的时间也无法将之停

下。跳动的粒子。她认出熟悉的结构：原子链。这里有个碳原子，螺旋形摆动……葡萄糖分子。接下来，整个分子链展现在她面前，她认出了其中的蛋白质……甲基蛋白质的结构。

啊——哈！

看出迷药的本质时，她体内发出了心灵上的无声叹息。

她边用精神动觉展开探索，边钻入那粒子，挪开一个氧原子，让另一个碳原子与之结合，重新附着在氢氧链上。

变化蔓延开来……随着催化作用打开了接触表面，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凝结的时间松开了，她感到周围动了起来。水袋上的水管贴在她嘴上，正缓缓地收集一滴水。

契妮正从我体内取出催化剂，改变这水袋里的毒质。杰西卡想，为什么？

有人扶她坐下。她看到老圣母拉玛约被带到她身旁，坐在铺着地毯的岩架上，用干瘪的手抚摸她的脖子。

她的意识中还有另一颗精神动觉的粒子！杰西卡竭力排斥，但那粒子却越逼越近……越逼越近。

相触！

那就像最强烈的灵犀相通，体内同时有两个人：不是感应，而是意识互通。

和年迈的圣母。

但杰西卡看出，面前的这位圣母并不把自己当成老妇。她们共同的灵眼中有一个影像：一名少女，精神灵动，性格温和。

在互通的意识中，那年轻女孩说：「是的，那就是我。」

杰西卡只能听，无法开口回应。

「很快你就会拥有这一切，杰西卡。」意识之内的影像说。

这是幻觉。杰西卡告诉自己。

「你知道不是。」那幅影像又说，「快点，不要排斥我，时间不多了，我们……」长长的停顿，之后那个声音说：「你应该要告诉我们，你怀孕了！」

杰西卡总算能在互通意识中开口说话：「为什么？」

「因为这会影响你俩！神母啊，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杰西卡感到互通意识中有股微微牵动，这才看到灵眼中有另一个微粒正在疯狂四处冲撞、旋转，散发出纯粹的恐惧。

「你必须坚强起来。」老圣母的影像说，「幸亏你怀的是女儿。这种仪式会杀死男胎。现在……小心，轻轻地……摸摸你胎中的女儿。和你胎中的女儿同在。将恐惧吸走……稳稳地……用你的勇气和力量……轻轻地……轻轻地……」

那颗旋转的微粒朝她晃过来，越来越近，杰西卡强迫自己去摸它。

恐惧几乎压倒了她。

她能运用的武器只有一种：「我绝不能害怕。恐惧会扼杀心智……」

祈祷文给她带来类似平静的东西。另一颗微粒靠在她身上，一动不动。

言词是不会起作用的。杰西卡对自己说。

她卸下一切，只留基本的情绪反应，散发出爱、安慰，以温柔的偎依呵护那微粒。

恐惧退却了。

老圣母再次现身，这一次是三重意识互通—其中两个很活跃，另一个只是静静汲取。

「时间紧迫，我不得不这样做。」意识中的老圣母说，「我有那么多东西要传给你。不知道你女儿接受这一切之后，是否还能保持神智健全。但我们必须做：部落的需求至高无上。」

「什么—」

「安静，接收吧！」

各种经历在杰西卡面前展开，很像贝尼·杰瑟里特学校里潜意识训练的课程投影……只是更快……快得令人头晕目眩。

同时却清晰如眼见。

前任圣母的每一次经历都栩栩如生：有一个爱人—精力充沛，蓄着胡须，有一双弗瑞曼人的眼睛，而杰西卡可以通过老圣母的回忆看到他的力量和温柔。但有关他的一切转瞬间就过去了。

现在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会对她腹中的女儿造成什么影响，只来得及

不停接收、记录。这些经历如洪水般涌向杰西卡：出生、生活、死亡，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播放后便再不重复。

但为什么记忆中总有断崖顶落下的沙瀑？她问自己。

太晚了，杰西卡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老圣母性命垂危，并在死前将自己的经历全部注入杰西卡的意识中，就像把水倒进杯子一样。杰西卡眼看着另一个微粒逐渐退回到出生前的意识中。正在思维中死去的老圣母已把自己的一生留在杰西卡的记忆里，同时叹息般吐出最后几句模糊的话。

「我一直在等你，已经等很久了。」她说，「这就是我的一生。」

就是这样，全部封装。

甚至包括死亡的瞬间。

我现在是圣母了。杰西卡意识到。

她笼统地知道，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贝尼·杰瑟里特圣母。有毒的迷药转化了她。

她知道，这和贝尼·杰瑟里特学校的做法不尽相同。从来没人传授过她这些关于圣母的秘密，可她就是知道。

最后的结果是相同的。

杰西卡感觉到女儿的微粒仍然在触摸她的内在意识，不断探寻着，却没能得到回应。

明白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变化之后，可怕的孤独感蔓延到她的全身。她自己的生命放慢了步伐，周围的生命却仿佛加快了速度，她因而能清晰看到生命如何活跃地互相影响。

随着她的身体逐渐摆脱毒药的威胁，粒子意识传来的感觉稍稍减退，渐渐放松下来。但是她仍能感觉到另外那个代表她女儿的粒子。自己竟然让这种事发生在女儿身上，她怀着愧疚抚慰着那粒子。

我做了，我可怜的、还未成形的宝贝小女儿。是我把你带进这个宇宙，让你的意识毫无防备地暴露在这个宇宙的千变万化之中。

那颗微粒流出微弱的爱和安慰，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杰西卡倾注给它的感情。

杰西卡还来不及回应，突然感到势不能挡的阿达卜记忆涌了上来。有件事需要立即去做。她在这些记忆中摸索着，同时意识到药性改变的

药物已经渗透她全身，让她变得迟钝、迷糊，难以动作。

我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她想，我能去除这迷药的毒性，使它变得无害。但她又感到不应该那样做。我置身在一场融合仪式中。

随即，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杰西卡睁开眼睛，朝契妮举在她头上的水袋做了个手势。

「这水已经受过圣礼。」杰西卡说，「把水混合起来，让这变化降临到所有人身上，让所有人都能领受、分享神恩。」

让催化剂发挥效用。她想，让众人饮用，提高他们对彼此的觉知。这药现在安全了……圣母已经转化了药性。

然而，记忆里仍然有什么在催促她、推动她。还有件事必须去做，她意识到了，但药物的作用使她无法专心。

啊——年迈的圣母。

「我见到圣母拉玛约了。」杰西卡说，「她走了，但精神留了下来。让我们在这场仪式中显耀她的记忆吧。」

我怎么会知道要说这些话？杰西卡问自己。

她明白了，那些话来自另一个记忆。老圣母的生命已经传给她了，成为她的一部分。可是，这份礼物中还是有某些东西并不完整。

「让他们狂欢去吧。」她的另一个记忆说，「他们在生活中得不到多少欢乐。另外，在我从你的记忆中消逝前，你我也需要一点时间熟悉彼此。我已经被你的一些记忆片段给吸引了。啊，你意识中的东西真有意思，那么多我想像不到的东西。」

压缩的记忆心智向杰西卡解封了，她像是沿着一条宽阔的走道望过去，进入其他圣母似乎无穷无尽的记忆中。

杰西卡退缩了，唯恐迷失在这片众人合一的海洋中。然而，走道仍继续向她展示古老到远超乎她想像的弗瑞曼文化。

她看到波里特林星球上的弗瑞曼人：一支在安逸星球上渐渐变得软弱的民族，帝国的入侵者轻而易举便征服了他们，强迫他们前往比拉·特乔斯和萨鲁斯·塞康达斯这些星球拓殖。

杰西卡感受到生离死别的嚎啕。

记忆通道深处，一个影像厉声嘶叫：「他们不允许我们朝圣！」

沿着通道继续深入，杰西卡看到比拉·特乔斯的奴隶营，看到了扫

荡，看到人们被挑选出来发配到罗萨克和哈蒙塞普。残暴的景象一幅幅展现在她面前，就像一朵朵可怕的毒花。她看到历史之脉由一个塞亚迪娜传给下一个塞亚迪娜—起初是口耳相传，藏在沙漠的劳动歌谣中；后来人们在罗萨克发现了这种有毒的迷药，再由圣母加以改进……之后，他们在厄拉科斯发现了生命之水，药力变得更加精妙。

记忆通道的更深处，另一个声音嘶吼着：「永不饶恕！永不遗忘！」

杰西卡凝神观看生命之水是如何现身，看到了它的源泉：那是沙虫（创造者）临死前分泌的液体。当她在新接收的记忆中看到沙虫被杀死的情景时，倒抽了一口气。

这个生物是被淹死的！

「母亲，你没事吧？」

保罗的声音侵入她的意识。杰西卡从内在意识中挣脱，抬头看着他。她知道自己有责任照顾他，但也气愤他偏在此刻出现。

我就像双手麻痹的人，从有意识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没有感觉。直到有一天，双手被外力强逼着要有触觉。

这些思绪悬在她的脑中，在密封的意识中。

然后我说：「啊！我没有手！」但我周围的人却说：「手是什么？」

「你没事吧？」保罗重复道。

「没事。」

「我能喝这东西吗？」他指指契妮手上的水袋说，「他们要我喝。」

她听出他话中的暗示，知道他已经探查出这种水在转化前含有毒素，也知道他在关心她。杰西卡突然很想了解保罗预知力的局限。她从他这句问话中发现了许多东西。

「你可以喝，」她说，「水已经转化过。」他从保罗肩头望过去，见斯第尔格正低头凝视着她，那双深色眼睛里满是探询。

「现在，我们知道你不会是假的了。」斯第尔格说。

她感到他的话里也有某种暗示，但迷药强大的药力使她的感官变得迟钝。她觉得温暖、舒心！这些弗瑞曼人多好啊，让她拥有这样的情

谊。

保罗看得出来，母亲渐渐被药力制住。

他在记忆中搜索着——凝结的过去、流动的可能未来，就像在审视停滞的时间，用灵眼的镜头细细察看。时间碎片一从光阴之流中抽出，就会变得难以理解。

这种迷药——他可以把相关的知识集合起来，以了解迷药在母亲身上的作用。但是，这些知识缺乏自然规律，缺乏相互映照的系统。

他突然明白了，看见过去如何占据现在是一回事，但预视力的真正考验是在未来中看到过去。

事物一直存在，但并不是以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

「喝下去！」契妮说，拿起水袋的角形喷管，在他鼻子下晃了晃。

保罗直起身子，看着契妮，感到空气中充斥着狂欢的兴奋。他知道，喝下水袋里的迷药，吸收了香料精髓后，他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会回到幻象中，那里纯由时间构成，时间会变成空间，而他会被抛上令人头晕目眩的巅峰，被迫去理解未来。

斯第尔格在契妮身后说：「喝吧，小伙子。你拖慢了整场仪式。」

保罗倾听着人群的呼声，听出其中的狂热：「利桑·阿拉黑，天外之音！穆阿迪布！」他低下头看看母亲，她坐在那里，似乎平静地睡着了，呼吸平稳而低沉。就在这时，保罗脑海中闪现出一句话：「她在生命之水中沉睡。」那句话来自未来，而未来是他孤独的过去。

契妮拉了一下他的衣袖。

保罗把角形喷管放进嘴里，耳边听到人们的欢呼。契妮压了一下水袋，他感到一股液体直喷入喉，立刻被浓烈的味道熏得晕眩。契妮拿开喷管，把水袋交到岩架下方向上伸出的手中。他的眼睛注视着她的手臂，还有手臂上那条表示哀悼的绿带。

契妮直起身来，注意到保罗的目光，说：「即使在圣水带来的欢乐中，我也能哀悼他。他给了我们俩一件东西。」她把手放在他的手心，拉着他沿岩架走去，「一个共同点，友索——我们俩都因哈克南失去了父亲。」

保罗跟着她，觉得自己的头和身体分开了，又重新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链接感。双腿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离他很远，软绵绵的。

两人走进一条狭窄的侧向走道，两边的墙映着外面灯球朦胧的灯光。保罗感到迷药开始在他身上发挥奇异药效，让时间如花朵绽放一般在他面前敞开。转进另一条阴暗的走道时，他需要靠在契妮身上才能稳住自己。她衣裙下面的身体既柔软又紧实，让他热血沸腾。这种感觉与药力结合，将过去和未来融入现在，让他再也分不清过去、未来和现在的边界。

「我认识你，契妮。」他轻声说，「我们曾经坐在沙滩上方的岩架上，我安慰着你，让你不再害怕。我们曾在穴地的黑暗中抚摸对方，我们……」他发觉自己有点神智不清，于是用力甩了甩头，脚下随即一绊。

契妮扶他站稳，领他穿过厚厚的帘子，走进一户温暖的黄色私宅。里面摆着两张桌子，若干靠垫，还有铺着橙色床单的床垫。

保罗渐渐意识到两人已停下了脚步，契妮面朝着他，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

「你必须告诉我。」她轻声说。

「你是希哈娅。」他说，「我的沙漠之春。」

「当部落分享圣水的时候，」她说，「我们在一起—我们所有人。我们……共享，我知道……大伙儿都和我在一起，但我害怕和你共享。」

「为什么？」

他极力凝神望着她，但过去和未来都揉入了现在，使她的影像模糊不清。他以无数方式，在无数地点、无数背景中，看到了她。

「你身上有某种令人畏惧的东西。」她说，「当我带你离开其他人的时候……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能感觉到其他人想要什么。你……强逼众人。你……让我们看见了！」

他努力说清楚话：「你看见了什么？」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我看见一个孩子……在我怀里。是我们的孩子，你和我的孩子。」她把一只手放到自己嘴上，「我要怎样才能认识每一个你？」

这些人有一些天分。他的意识告诉他，但他们压下来了，因为预感让人恐惧。

在意识清明的瞬间，他看见契妮正瑟瑟发抖。

「你想要说什么？」他问。

「友索。」她悄声道，仍在颤抖。

「你不能再进入未来了。」他说。

她的泪水使他深深怜惜她。他把她拉过来靠在自己身上，抚着她的头说：「契妮，契妮，不要怕。」

「友索，帮帮我。」她啜泣道。

就在她说话的时候，他感到体内的迷药发挥了全部效用，撕开了帷幕，让他看见自己混乱的灰色未来。

「你好安静。」契妮说。

他在意识中稳住自己，注视着时间往怪诞的空间中延展，旋转着，同时却保持巧妙的平衡。时间化成空间，很窄，同时又不断摊开，像一张网，网罗了无数星球、无数力量。那既是一根他必须从上面走过的细钢丝，也是一块他必须维持平衡的跷跷板。

在跷跷板的一边，他看到了帝国；看到一个叫菲德—罗萨的哈克南人，像致命的利刃般朝他砍来；看到萨多卡冲出自己的星球，血洗厄拉科斯；看到宇航的密谋和默许；看到贝尼·杰瑟里特在策画育种。这些景象聚在一起，像雷暴云顶涌上他的地平线，能阻挡的只有弗瑞曼人和他们的穆阿迪布，后者仿佛沉睡的巨人，而弗瑞曼人已准备好唤醒他，让他发起横扫宇宙的疯狂圣战。

保罗觉得自己就在轴心上，整个结构都围绕这个轴心旋转，而他怀着一丝幸福，在契妮的陪伴下，走上和平的细丝。他能看见这根细丝在他面前伸展，看到隐蔽穴地里一段相对宁静的时光，以及夹在暴力冲突中的安详瞬间。

「再没有其他安详的地方了。」他说。

「友索，你哭了。」契妮喃喃道，「友索，我的力量，你是把水献给死者吗？给哪位死者？」

「给那些还未死去的人。」他说。

「那，就让他们享受活着的时光吧。」她说。

他经由药效的迷雾，感受到她的话有多正确，遂紧紧拥住她。「希哈娅！」他喊道。

她伸出一只手，抚着他的脸颊，「我不再害怕了，友索，看着我。当你这样抱着我时，我看到了你所看到的未来。」

「你看到什么？」他问道。

「我看到，在风暴之间的平静，我们互相把爱给了对方。这是我们要做的事。」

药效又控制了他，他想：你给了我这么多安慰，这么多忘却。他重又体验到那种无比清晰的洞察，时间的影像历历如见，然后感觉到他的未来变成了记忆—交欢时的亲狎、互诉及分摊心事、种种温柔及粗暴……

「我们之中，更坚强的人是你，契妮。」他喃喃低语，「和我在一起吧。」

「永远在一起。」她说着，吻上他的脸颊。

第三卷　先知

1

世上无人与我父亲交契，无论是女人、男人，抑或孩子。他与身边人士的关系中，最接近莫逆之交的，是他儿时的玩伴哈西米尔·芬伦伯爵。两人的友情首先可从一件事情中窥见：厄拉科斯事件后，是伯爵出面缓解了兰兹拉德对我父亲的怀疑。我母亲表示，为这件事，他共花了价值逾一亿太阳币的香料贿赂各方，此外还有其他赠礼：女奴、皇室的荣誉和名誉军衔。伯爵友谊的第二项证据反映在抗命上：他违抗我父亲的命令，拒绝杀死一个人，尽管这完全是他力所能及之事。接下来我会详述此事。

——伊勒琅公主《芬伦伯爵剖绘》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怒气冲冲地冲过私人寓所的走廊。傍晚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流泻进来，在走廊投下斑斑驳驳的光影。他的身体在悬浮器里剧烈地扭动着，急拉着。

他如风暴般一阵狂扫：私人厨房、图书室、小会客厅，然后冲进仆役的前厅——众人已聚在这里放松取乐。

侍卫队长阿金·内福德伏卧在大厅长沙发上，扁平的脸上露出服用塞木塔迷药后的迟钝和恍惚，周围回荡着怪诞、如诉如泣的塞木塔音乐。他自己的随从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听候差遣。

「内福德！」男爵怒吼道。

众人乱作一团。

内福德站起身来。在迷药的作用下，脸上依然一派镇静，但苍白的脸色透露他的畏惧。塞木塔音乐停了下来。

「男爵大人。」内福德说。多亏迷药的药效，他的声音才勉强没有发颤。

男爵扫视着周围那一张张脸，发觉大家一脸惊惶，不敢作声。他把

注意力转回内福德身上，柔声说道：「内福德，你当我的侍卫队长多久了？」

内福德咽了一口唾沫：「到了厄拉科斯后，大人，快两年了。」

「你是否无时无刻忧虑我的人身安危？」

「我全力以赴，大人。」

「那好，菲德—罗萨在哪里？」男爵怒吼道。

内福德一缩：「大人？」

「你不认为菲德—罗萨对我的安全是个威胁吗？」他的声音再次变得柔和。

内福德舔了舔嘴唇，塞木塔迷药造成的呆滞略微退了些。「菲德—罗萨在奴隶的营区，大人。」

「又在跟女人鬼混，是吗？」男爵竭力想压住怒火，气得浑身发抖。

「老爷，可能他—」

「闭嘴！」

男爵又朝前厅迈进一步。周围的人纷纷后退，与内福德隔开一段微妙的距离，尽量画清界线，以免遭怒火波及。

「我没命令过你，要你随时掌握准男爵在什么地方吗？」男爵一边问，一边又朝前迈了一步，「我从没跟你说过，要你一字不差地查出准男爵讲了什么话，还有，他是对谁讲的吗？」再一步，「我没跟你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准男爵一进入女奴隶的营区，你都必须向我报告吗？」

内福德紧张地咽着口水，汗水从他额头上冒了出来。

男爵保持着平淡的语气，几乎没有一丝重音：「我没跟你讲过这些吗？」

内福德点点头。

「还有，我没跟你说过，要检查所有送到我那里的奴隶男孩吗？而且要你……亲自检查？」

内福德又点点头。

「恐怕，你并没有发现，今晚送来的那个男孩大腿上有伤疤？」男爵问，「有没有可能你……」

「叔父。」

男爵转过身，盯着站在门口的菲德—罗萨。侄子这么快就赶来一瞧这年轻人一脸掩饰不住的急切。一切都很清楚：菲德—罗萨派自己的间谍系统紧盯着男爵。

「我房里有具尸体，我想叫人搬走。」男爵说，手始终握着衣袍下的抛射兵器，庆幸自己的屏蔽场是最高等级。

菲德—罗萨瞟了一眼倚着右边墙壁的两个卫兵，点了点头。那两人立即退出房门，沿着走廊朝男爵的房间匆匆走去。

这两个，嗯？男爵想，哼，这小魔头，想耍诡计，你还有得学！

「我想，你离开的时候，奴隶营风平浪静吧，菲德。」男爵说。

「我一直在跟奴隶总管下金字塔棋。」菲德—罗萨说。他想：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送给叔父的男孩显然已经被杀了。可要做那件事，他是最理想的人选，就连哈瓦特也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那个男孩是最理想的！

「下金字塔棋。」男爵说，「真棒啊。你赢了吗？」

「我……啊，是啊，叔父。」菲德—罗萨竭力掩饰心中的不安。

男爵打了一个响指：「内福德，你想重新得到我的赏识吗？」

「大人，我做错什么了吗？」他战战兢兢地说。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男爵说，「菲德—罗萨下金字塔棋赢了奴隶总管，你听见了？」

「是的……大人。」

「我要你带上三个人去找奴隶总管。」男爵说，「绞死他，完事之后，把他的尸体带来给我，让我瞧瞧你办事妥不妥当。我们的人手中，可不能有这么蹩脚的棋手。」

菲德—罗萨脸色一白，向前跨了一步。「但是，叔父，我……」

「等会再说，菲德。」男爵挥了挥手，「等会儿。」

那两个跑去男爵房间处理奴隶男孩尸体的卫兵摇摇晃晃地从前厅门口经过，尸体拖在两人中间，垂着手臂。男爵看着他们，直到他们走出视线。

内福德上前一步，走到男爵身边，「您要我现在就去干掉奴隶总管吗？大人？」

「现在就去。」男爵说，「等你办完，把刚才走过去的那两个家伙也解决掉。我不喜欢他们抬尸体的样子。干这种事就该干净俐落。我希望也能看到他们的尸体。」

内福德说：「大人，是不是我做—」

「照你大人吩咐的去做。」菲德—罗萨说。他想：现在唯一能期望的是先救自己，别让他扒了我的皮。

很好！男爵想，至少他还知道该如何停损。男爵在心里对自己笑了笑，心想：此外，这小子也还知道怎么做才能迎合我，知道万全之道是别引火上身。他知道我必须留下他。我总有一天要离开，到那时，除了他还有谁可以接手？我没有其他能干的人。但他必须学习！而在他学习的期间，我也必须保住自己的性命。

内福德打了个手势招来帮手，带着他们走出厅门。

「你愿意陪我回我的房间吗？菲德？」男爵问道。

「随时恭候差遣。」菲德—罗萨说，朝男爵鞠了一躬，心想：我被逮住了。

「你先走。」男爵说着，指了指厅门。

菲德—罗萨压下惧意，只略微迟疑了一下。我彻底失败了吗？他暗自问道，他会不会把毒刃插到我背上？……慢慢地，刺穿屏蔽场？他是不是另有继承人了？

就让他感受这一刻的心惊胆战吧。男爵一边跟在侄子后面，一边思忖着，他将继承我的爵位，但必须是在我选定的时刻。我不会让他毁掉我的基业！

菲德—罗萨压住自己往后看的冲动。他感到背后的肌肤直起鸡皮疙瘩，仿佛他的身体本身也在猜测那一击会在何时落下。他的肌肉忽紧忽松。

「你有听到来自厄拉科斯的最新消息吗？」男爵问。

「没有，叔父。」

菲德—罗萨强迫自己别转身，一路沿着长廊走出仆人的侧楼。

「弗瑞曼人有了个新先知，或者说某种宗教领袖。」男爵说，「他们叫他穆阿迪布，有意思，真的。穆阿迪布的意思是『老鼠』。我已经告诉拉班，就让他们继续信仰他们的宗教，让他们有事可以忙。」

「确实很有意思，叔父。」菲德—罗萨说。他转进通往他叔父住处的私人走廊，心想：他为什么谈起宗教来了？这是不是什么微妙的暗示？

「可不是吗？」男爵说。

他们走进男爵的寓所，经过客厅进入卧室。眼前是扭打之后的现场：一盏脱落的悬浮灯，床垫掉在地板上，一支按摩棒迸成碎片，散落在床架上。

「这计划很高明。」男爵说，将护身屏蔽场开到最强，然后停下来，和他侄子面对面，「但还不够高明。告诉我，菲德，你为什么不亲手干掉我？你有足够多的机会。」

菲德—罗萨找到一把悬浮椅，径直坐下，同时在心里耸了耸肩。

我现在一定要表现得够放肆，他想。

「您教导过我，自己的手一定要保持干净。」他说。

「啊，是的。」男爵说，「当你面对皇帝时，你必须能够真诚地说，你没干过那种事。皇帝身旁的女巫会倾听你的话，并分出真伪。是的，我警告过你。」

「您为什么从来不买个贝尼·杰瑟里特，叔父？」菲德—罗萨问，「有个真言师在您身边……」

「你知道我的癖好！」男爵呵斥道。

菲德—罗萨审视他的叔父，说：「可是，有个贝尼·杰瑟里特还是……」

「我不信任她们！」男爵喝道，「别转移话题！」

菲德—罗萨温和地说：「遵命，叔父。」

「我记得，几年前你上过竞技场。」男爵说，「那天好像有人安排了个奴隶要刺杀你，是不是真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叔父。毕竟我—」

「好了，不要回避。」男爵说。声音听起来很紧绷，显然正在压抑愤怒。

菲德—罗萨看着他叔父，心想：他全知道，否则不会这么问。

「是假的，叔父。我那么安排，是想除掉你的奴隶总管。」

「非常聪明，」男爵说，「也很勇敢。那个奴隶格斗士差点要了你

的命，是不是？」

「是的。」

「如果你有配得上那份英勇的手段和精明，那你就真是可怕的对手了。」男爵不住摇头。他还记得在厄拉科斯上遇刺的那一天，在那之后，他发现自己常为失去彼得而深感惋惜。那个晶算师很敏锐，精得像魔鬼，但尽管如此，却也没能救下自己的命。男爵又摇了摇头。命运有时真是难以捉摸。

菲德—罗萨环视了一下卧房，打量着扭打后留下来的痕迹，好奇他叔父是如何战胜他们精心准备的那个奴隶。

「我是怎样打败他的？」男爵问道，「啊—哈，好了，菲德，就让我保留一些武器安度晚年吧。我们最好利用这次机会订一个协议。」

菲德—罗萨盯着他，心想：协议！那么，他的意思是让我继续当他的继承人，否则哪需要什么协议，一个平等的，或者近乎平等的协议！

「什么协议，叔父？」菲德—罗萨的声音依然平静、理智，丝毫没有暴露内心的兴奋，他为此感到自豪。

男爵也注意到他的自制，点点头说：「你资质很好，菲德。我不会浪费好资质。然而，你始终不愿去了解我对你的真正价值。你很倔强，你看不出来为什么该把我当成对你最有价值的人，好好保护我。这……」他指了指卧室里打斗后的狼藉，「这很愚蠢。我不会奖励愚蠢。」

说重点，你这个老蠢蛋！菲德—罗萨想。

「你把我当成老蠢蛋。」男爵说，「奉劝你一句，别这么想。」

「您刚才提到协议。」

「啊，年轻人就是没耐性。」男爵说，「好吧，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你，不要再做这种企图谋害我的蠢事。而我，在你准备好接手之后，会为了你退开。我会让位当个顾问，留你坐上权力的宝座。」

「让位，叔父？」

「你仍然认为我很蠢，」男爵说，「而这份协议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是吧？你以为我是在求你！做事要小心，菲德。我这个老蠢蛋看穿了你在那个奴隶男孩的大腿上埋了一根隐秘的毒针，埋在我平时抚摸的部位，是吧？只要轻轻一压—刺破了！那根毒针会刺进这个老蠢蛋的手

心。啊——哈，菲德……」

男爵摇摇头，心想：要不是哈瓦特警告过我，他就成功了。嗯，就让这小子以为是我自己看穿了他的阴谋。从某个角度讲，确实也是，是我从厄拉科斯的废墟中救出哈瓦特。再说，这小子也需要对我的能耐有些敬畏。

菲德—罗萨仍然沉默不语，内心激烈斗争着。可以相信他吗？他真打算退位吗？为什么不呢？只要我够谨慎，总有一天会继承他的爵位。他不可能永远不死。也许，企图提前推翻他确实很愚蠢。

「您提到协议，」菲德—罗萨说，「我们用什么来保障双方遵守协议？」

「我们怎样才能互相信任，是吧？」男爵问，「那么，菲德，你的部分，我会安排杜菲·哈瓦特监视你。我信任哈瓦特在这方面的能力。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至于我，你必须信任我。我总不会永远不死，是不是，菲德？既然我掌握了一些你应该知道的事，也许你应该要开始不放心了。」

「我向您发誓。但您会给我什么？」菲德—罗萨问。

「我让你继续活着。」男爵说。

菲德—罗萨再次审视他的叔父。他派哈瓦特来监视我！如果我告诉他，当初正是哈瓦特策划了那个诡计，利用奴隶格斗士让他失去他的奴隶总管，他会有什么反应？他很可能会说我在撒谎，企图陷害哈瓦特。不，那个精明的杜菲是个晶算师，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了。

「那么，你怎么说？」男爵问。

「我还能说什么？我接受，当然了。」

而菲德—罗萨心想：哈瓦特！他脚踩两条船，想挑拨我们……不是吗？难道，他转投到我叔父的阵营，只因为我没跟他商量那个奴隶男孩的计划？

「我派哈瓦特去监视你，你没什么话要说？」男爵说。

菲德—罗萨的鼻翼翕动，流露出内心的愤恨。多年来，哈瓦特这个名字在哈克南氏族中一直代表危险……而现在又有了新的含意：更加危险。

「哈瓦特是危险的玩具。」菲德—罗萨说。

「玩具！别傻了，我知道能从哈瓦特那里得到什么，也知道如何控制他的能力。哈瓦特是重感情的人，菲德。没有感情的人才让人害怕，但重感情……哈，你可以反过来利用这种天性。」

「叔父，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讲得够清楚了。」

菲德—罗萨并不答话，唯有闪动的眼睑泄漏了他此刻的愤慨。

「你不了解哈瓦特。」男爵说。

你也不了解！菲德—罗萨心想。

「哈瓦特落到今天这一步该怪谁？」男爵问，「我？当然是我。但他以前是厄崔迪的工具，多年来一直打败我，直到皇室插手。他眼睛看到的就是这样。他并不怎么把对我的仇恨放在心上。他相信自己随时可以打败我，也正因为他这样相信，所以被我打败了。我把他的注意力引导到我希望的方向—反抗帝国。」

菲德—罗萨恍然大悟，额头上现出紧绷的线条，双唇一抿。「反抗皇帝？」

让我亲爱的侄子也尝尝那种滋味吧。男爵想，让他对自己说：「菲德—罗萨·哈克南皇帝！」让他问问他自己，那值多少？肯定超过老叔父的性命，我可是能让他梦想成真的人！

慢慢地，菲德—罗萨用舌尖舔了舔嘴唇。这个老蠢蛋说的是真的吗？这里面的好处比原先以为的还要多。

「那，哈瓦特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菲德—罗萨问。

「他以为他是在利用我们实现他对皇帝的复仇大计。」

「成功之后呢？」

「他还没想过复仇以后的事。哈瓦特是个必须为别人效力的人，这一点就连他自己都没看清。」

「我从哈瓦特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菲德—罗萨附和道，同时觉得叔父所说的句句属实，「但我学得越多，我就越觉得我们应该除掉他……越快越好。」

「你不喜欢被他盯着？」

「哈瓦特谁都盯。」

「他也许可以将你推上王位。哈瓦特精明能干，也非常危险、狡

猾。不过，我还不打算停掉他的解药。宝剑也很危险，菲德。尽管如此，我们有套住这把剑的剑鞘—他身中剧毒。只要我们停掉解药，死亡就会像剑鞘一样套住他。」

「从某个角度讲，这就像是竞技场。」菲德—罗萨说，「虚击中有虚击，招招相接。必须注意格斗士朝哪个方向斜，他朝哪里看，怎么握刀。」

他朝自己点了点头，看得出这些话很合他叔父的意，但心里想着：没错！就像在竞技场上！而头脑就是刀锋！

「现在你明白你是多么需要我了吧。」男爵说，「我还有用呢，菲德。」

剑当然还是可以挥几下的，直到太钝派不上用场。菲德—罗萨心想。

「是的，叔父。」他说。

「那好，」男爵说，「现在我们就去奴隶营，我们两人。我要看着你亲手把娱乐厅里所有的女人都杀掉。」

「叔父！」

「还会有其他女人的，菲德。但我说过，跟我在一起，你一个粗心的错都不能犯。」

菲德—罗萨脸色一深。「叔父，您—」

「你要接受惩罚，并从中学到些东西。」男爵说。

菲德—罗萨看着叔父幸灾乐祸的眼神，心想：我一定要记住这个晚上，也要记得，我必须记住其他夜晚。

「你不会拒绝的。」男爵说。

如果我拒绝了，你又能怎样，老头子？菲德—罗萨自问。但他知道，为了让他屈服，男爵可能还有其他的惩罚，也许更阴险，更残酷。

「我了解你，菲德。」男爵说，「你不会拒绝的。」

好吧，菲德—罗萨心想，现在我还需要你，我明白。协议是订好了，但我不会永远需要你。而且，到时候……

人类潜意识的深处有股无所不在的需求，即追求一个符合逻辑的合理宇宙。但是，现实中的宇宙却总是领先逻辑一步。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语录》



我跟许多大氏族的统治者打过交道，从没见过比这头猪更危险、更令人作呕的。杜菲·哈瓦特对自己说。

「在我面前，你可以直言无讳，哈瓦特。」男爵低沉地说。他往后靠在悬浮椅上，一双挤在肥肉间的锐利双眼令人不安地盯着哈瓦特。

老晶算师低头望着横在他与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之间的桌子，注意到桌上摆满丰盛的食物。在评估男爵的时候，就连这点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此外还有这间私人会议室的红墙、空气中弥漫的淡淡药草甜香（掩盖了更重的香料味）。

「你绝不会因为一时兴起，就让我警告拉班。」男爵说。

哈瓦特坚韧的老脸毫无表情，丝毫没有流露出内心的厌恶。「有很多事值得怀疑，大人。」

「是啊。你怀疑萨鲁斯·塞康达斯，但我想知道厄拉科斯是如何牵扯进去的。你说，厄拉科斯跟皇帝那颗神秘的监狱行星有某种关联，而皇帝正为此心烦意乱。如今，我之所以急忙警告拉班，仅仅是因为情报员赶着乘那艘运输舰离开。你说这件事不能耽搁。那好，很好。但我现在要求你给我一个解释。」

他太唠叨了，哈瓦特想，不像雷托。雷托要告诉我什么事，都只是扬扬眉毛或挥挥手。也不像老公爵，简单一个词就能表达整句话的意思。这个草包！毁掉他是在帮助全人类。

「除非你给我一个充分而完整的解释，否则不能离开。」男爵说。

「你提到萨鲁斯·塞康达斯的时候，似乎没把它当一回事。」哈瓦特

说。

「那里是流刑地。」男爵说，「整个银河系里最糟的贱民都被遣送到萨鲁斯·塞康达斯。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

「那颗监狱行星的环境比其他地方都严苛。」哈瓦特说，「你应该听过，那里新犯人的死亡率高达六成。你也应该听过，皇帝在那里采用了各种压制手段。这你全都知道，却从来不觉得可疑？」

「皇帝不允许各大氏族刺探他的监狱。」男爵发牢骚地说，「但话又说回来，他也没来查我的地牢。」

「而萨鲁斯·塞康达斯让人感到好奇的是……唔……」哈瓦特把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放到嘴唇上，「……皇帝的不允许。」

「也就是说，有些事他不得不在那里做，而他并不为此自豪！」

哈瓦特黯淡的双唇露出一丝极淡的微笑。他盯着男爵，双眼在萤光管的灯光下闪闪发亮。「你从来没想过，皇帝的萨多卡军团是从哪里来的？」

男爵嘟起肥厚的双唇，那让他看起来像是噘嘴的婴儿，声音里带着暴躁的火气说道：「为什么……他招募……也就是说，他征召，征来的，从……」

「啧！」哈瓦特猛地打断男爵，「你也听说过萨多卡的辉煌战绩，那些可不是谣传，对不对？全都是第一手资料，来自跟萨多卡打过仗的极少数幸存者，对不对？」

「萨多卡是优秀的战士，这一点毫无疑问。」男爵说，「但我认为我自己的军团……」

「跟萨多卡相比，不过是度假的游客！」哈瓦特厉声道，「你以为我不知道皇帝为什么要回头对付厄崔迪氏族？」

「这个问题不是你能妄加揣测的。」男爵警告说。

会不会就连他也不知道，皇帝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哈瓦特自问。

「只要跟我的工作有关，任何问题我都必须揣测。你雇我就是为了这个。」哈瓦特说，「我是个晶算师，你总不能阻止晶算师搜集情报或推算结果吧。」

男爵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这才说道：「要说什么就说吧，晶算师。」

「帕迪沙皇帝回头对付厄崔迪氏族，是因为公爵的军事统帅哥尼·哈莱克和邓肯·艾达荷训练了一支战斗部队，一支小型战斗部队，即使跟萨多卡军相比也毫不逊色，有些人甚至更出色。公爵正打算扩充军力，好让它在各方面都跟皇帝的军队一样强大。」

男爵斟酌着这个刚揭露的消息，然后说：「厄拉科斯跟这又有什么关系？」

「厄拉科斯提供了兵源，而且这些人早就习惯最艰苦的生存训练。」

男爵摇了摇头，「你该不会是指那些弗瑞曼人吧？」

「我指的正是弗瑞曼人。」

「哈！那为什么要警告拉班？在萨多卡的屠杀和拉班的镇压下，不会剩下多少弗瑞曼人了。」

哈瓦特默不作声地盯着他。

「最多一小群人！」男爵重复道，「光去年一年，拉班就杀掉了六千个弗瑞曼人！」

哈瓦特还是盯着他，一言不发。

「前年杀掉九千。」男爵说，「萨多卡在离开之前，至少杀了两万人。」

「拉班的军队在过去两年折损了多少人？」哈瓦特问。

男爵摸着下颌说：「这个，他一直在大量征募新兵，这倒是真的。他的征兵员许下了相当夸张的承诺，而且——」

「我们可否估计大约有三万人？」哈瓦特问。

「似乎有点高。」男爵说。

「恰恰相反。」哈瓦特说，「我和你一样，也可以从拉班的报告中读出言外之意。我们的密探呈交给我的报告你当然早就一清二楚。」

「厄拉科斯是相当暴烈的星球。」男爵说，「沙暴造成的损失可能……」

「我们都知道死于沙暴的人数。」哈瓦特说。

「就算他损失了三万人，又怎么样？」男爵质问道，脸色因为血气上冲而愈发阴沉。

「你自己算算。」哈瓦特说，「他在过去两年间杀掉了一万五千

人，但折损了两倍的人。你说萨多卡杀了另外两万人，可能更多一些。但我看过他们从厄拉科斯返航时的载运清单。如果他们杀了两万人，那他们的折损就几乎是五比一。你为什么不正视这些数字？男爵，去搞懂那代表什么？」

男爵冷冷地一字一顿地说：「那是你的工作，晶算师。那代表什么？」

「邓肯·艾达荷曾经去过一个弗瑞曼穴地，我向你报告过他清点出来的人数。」哈瓦特说，「一切都对得上。就算他们只有二百五十个那样的穴地聚落，人口也有大约五百万。我最精准的估计是，那种聚落的真正数量至少是我们所掌握的两倍。而你却把你的人分散在这样的星球上。」

「一千万？」男爵的下颌惊愕得颤动起来。

「至少。」

男爵嘟起肥厚的双唇，晶亮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哈瓦特。这真的是晶算师计算结果吗？他心想，怎么可能？为什么从来没人起疑？

「我们甚至还没把他们的出生增长率计算进去。」哈瓦特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除掉一些发育不良的样本，留下强壮的，让他们越变越强—就像萨鲁斯·塞康达斯。」

「萨鲁斯·塞康达斯！」男爵吼道，「这跟皇帝的监狱行星有什么关系？」

「一个在萨鲁斯·塞康达斯那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会比绝大多数普通人更强悍。」哈瓦特说，「如果再给他们第一流的军事训练……」

「胡说！照你的说法，我也可以向弗瑞曼人招募新兵？在我侄子压制过他们之后。」

哈瓦特用温和的语调说：「说到压制，你没有压制过自己的部队？」

「这个……我……但是—」

「压制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哈瓦特说，「你的人马过得不是比他们周围那些人要好得多？他们知道如果不投到男爵麾下，就没什么舒服的路好选，是吧？」

男爵陷入沉默，目光游移不定。可能吗──拉班竟在无意中为哈克南氏族提供了终极武器？

过了一会，他说：「这样招募上来的人，你要怎么保证他们的忠诚？」

「我会把他们编成小队，编制不超过一个排。」哈瓦特说，「我会让他们离开原先的高压环境，然后隔离他们，只让他们和了解他们出身背景的教官在一起。至于教官，最适合的人选，就是比他们早脱离高压环境的人。然后，我会灌输给他们一些玄奥的概念，让他们以为，他们的星球其实是一个神秘的训练基地，专门用来训练像他们那样优秀的战士。同时，我会向他们展示这么优秀的战士可以得到什么：优渥的生活、美女、豪宅……所有他们渴望的一切。」

男爵开始点头：「萨多卡在家乡过的日子。」

「对，当地招募的新兵逐渐相信，像萨鲁斯·塞康达斯这样的地方完全有理由存在，那就是培养他们，精锐部队。在许多方面，就连最普通的萨多卡也过着跟大氏族成员一样尊贵的生活。」

「多么绝妙的主意！」男爵喃喃道。

「你跟我一样怀疑萨鲁斯·塞康达斯了。」哈瓦特说。

「这种事是怎么开始的？」男爵问。

「啊，是这样：柯瑞诺氏族的原籍在哪里？第一批犯人送到萨鲁斯·塞康达斯以前，那里有没有人？就连皇帝的表亲雷托公爵也不清楚。大家对这类问题都噤若寒蝉。」

男爵呆呆地沉思起来。「是的，一个严守的秘密，他们用了各种手段……」

「还有，那里还藏了什么？」哈瓦特问，「帕迪沙皇帝有座监狱行星？这大家都知道。他有──」

「芬伦伯爵！」男爵脱口说道。

哈瓦特停了下来，皱着眉头，用迷惑的目光端详着男爵。「芬伦伯爵怎么了？」

「几年前，在我侄子的生日那天，」男爵说，「这位皇室特使，自负的芬伦伯爵，以官方观察使的身份来到这里……呃，签订皇帝和我的一件商务协议。」

「哦？」

「我……呃，在我们的一次会谈中，我相信我说了几句把厄拉科斯改建成监狱行星的事。芬伦他—」

「你讲了哪些具体内容？」

「具体内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

「我的男爵大人，如果你希望能充分利用我的大脑，就必须给我足够多的讯息。那次会谈没记录下来吗？」

男爵脸色一沉，怒道：「你跟彼得一样可恶！我不喜欢这些—」

「彼得已经不在你身边了，大人。」哈瓦特说，「说起那个彼得，他到底怎么了？」

「他对我太随便，要求太多。」男爵说。

「你曾经向我担保说，你不会浪费任何对你有用的人。」哈瓦特说，「你该不会用威胁和诡辩来浪费我的才能吧？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你跟芬伦伯爵到底说了些什么。」

慢慢地，男爵恢复了沉静。走着瞧，总有一天，他想，我会记住他这种态度的。没错，我会记住的。

「等等。」男爵说。他努力唤回那次在大堂的会谈，在脑海中回想罩住两人的静音锥罩。「我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男爵说，「『皇帝知道，做这类买卖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杀戮。』当时我是指我们的劳力损失。然后我又说，我正在考虑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厄拉科斯的问题。我还说，皇帝的监狱行星给了我灵感，我想效仿。」

「该死的！」哈瓦特咒骂道，「芬伦伯爵怎么说？」

「那之后，他就开始向我询问你的情况。」

哈瓦特坐回到座位，闭上眼睛思索着。「原来，这就是他们开始关注厄拉科斯的原因。」他说，「好吧，大势已去。」他睁开眼睛，「事到如今，厄拉科斯一定遍布他们的眼线。整整两年！」

「但是，那只不过是无心提出的建议—」

「在皇帝眼中没有无心这种事。你给拉班的指令是什么？」

「就是他应该要让厄拉科斯人学会怕我们。」

哈瓦特摇摇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男爵。一是把当地人杀光，把他们彻底消灭掉，要不就—」

「浪费整支劳动力？」

「难道你宁愿看到皇帝和那些仍听他号令的大氏族一起跑来这里，表演一次刮除术，像刮葫芦瓢一样，把羯地主星刮个一干二净？」

男爵审视着他的晶算师，然后说：「他不敢！」

「不敢吗？」

男爵的双唇颤抖着，「另一个选择是什么？」

「牺牲你亲爱的侄子拉班。」

「牺牲……」男爵说不下去了，死盯着哈瓦特。

「不再给他派军队，不给他任何援助，不给他回讯息，只说你已经听说了他在厄拉科斯处理事务的可怕手段，说你只要一有可能就会立即采取适当的措施去纠正。我会让你的一些讯息被皇帝的间谍截获。」

「可香料怎么办？税收怎么办？还有——」

「继续索取你身为男爵应得的收益，但必须谨慎。给拉班订个固定的总额。我们可以——」

男爵两手一摊，说：「但我要怎么确定，我那狡猾的侄子不——」

「我们在厄拉科斯上还有自己的密探。告诉拉班，要么达成你订下的香料配额，要么你派人取而代之。」

「我了解我侄子。」男爵说，「这只会逼他变本加厉地压榨那里的人民。」

「他当然会！」哈瓦特厉声道，「现在已经停不下来了！你只能希望别弄脏自己的手。就让拉班去替你创建你的萨鲁斯·塞康达斯吧，甚至没有必要送任何犯人给他，人他都已经有了。只要拉班不断逼他的人去达到你的香料配额，皇帝就不会怀疑你有其他的动机。这就足以解释这颗星球为什么会成为炼狱。而你，男爵，无论讲话或行动，都看不出有其他虐待厄拉科斯人的理由。」

男爵的语气抑制不住地流露出诡秘的激赏：「啊，哈瓦特，你可真狡猾！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回厄拉科斯，利用拉班为我们准备好的东西？」

「再简单不过了，男爵。如果你把每年的配额都订得比上一年略高些，问题很快就会爆发。产量会下降，这样你就可以除掉拉班，自己接管……来终结这场混乱。」

「天衣无缝。」男爵说，「但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我准备让另一个人来替我接管厄拉科斯。」

哈瓦特打量着对面那张肥胖的圆脸。慢慢地，这位老兵兼间谍开始点起头来。「菲德—罗萨？」他说，「原来，这就是你现在采取高压手段的原因。你自己也非常狡猾嘛，男爵。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计划合二为一。是的，你的菲德—罗萨可以去厄拉科斯当他们的救星，可以赢得民心。没有问题。」

男爵笑了，而在笑容背后，他暗自问道：那么，这个计划有多符合哈瓦特个人的阴谋？

哈瓦特看出自己已经可以告退，于是站起身，走出那间四面红墙的房间。他一边走，一边不禁想着一些令人不安的未知因素会如何影响他对厄拉科斯每一步估算。哥尼·哈莱克现在躲在走私贩那里，他从那边发来情报，提到一个新的宗教领袖—穆阿迪布。

也许我不该告诉男爵，应该任由这个宗教就地兴盛起来，甚至传布到盆地和裂谷的人民中间。他对自己说。但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镇压会助长宗教。

然后，他又想到哈莱克对弗瑞曼战术的描述。那战术有哈莱克本人的风格……还有艾达荷……甚至哈瓦特自己。

难道艾达荷还活着？他问自己。

但这是毫无意义的问题。直到今天，他还没问过自己，保罗有没有可能还活着。他只知道，男爵坚信厄崔迪氏族已死绝了。男爵还承认，那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巫一直是他的武器。这只能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甚至包括那个女人的儿子。

她对厄崔迪氏族的恨是多么阴毒，他想，就像我对这个男爵的恨。我对他的反击能否像她一样，彻底结束男爵的一切？

3

世间万物皆有模式，此为宇宙的一环。这种模式是对称的、简洁的、优美的——这类特质，你会在真正的艺术品中看到。你也会在季节递嬗中、在沙粒沿着沙嵴流动中、在灌木那丛生的枝桠和叶片的图纹中看到。我们试图募仿这种模式，将之复制到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追求这种节奏、律动及形式。然而，在寻求终极完美的过程中，仍有可能遇上某些危险。显然，这种终极模式包含自身的固化。一切皆在此一尽善尽美中步入死亡。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语录》



保罗—穆阿迪布记得他吃下富含香料精华的一餐。他牢牢抓住这个记忆不放，因为那是一个支点，只要抓住了，他就可以站上有利位置，告诉自己，眼下经历不过是场梦。

我是一个舞台，他对自己说，我是猎物，被种种残缺的幻象、种族意识及那可怕的使命攫获。

然而，他无法摆脱那股在内心深处氾滥的恐惧：他担心自己迷失在时间中，担心过去、未来和现在混在一起，无法区分。这是一种视觉疲劳，他知道。他必须不断将预见的未来当成某种记忆，而记忆本身在本质上又属于过去。

那一餐是契妮为我准备的。他告诉自己。

但现在，契妮正在遥远的南方，那处有炽热太阳的寒冷地区，隐藏在新穴地某个秘密堡垒中，安全地陪着两人的儿子雷托二世。

又或者，那是还没发生的事？

不，他打消自己的疑虑，因为他的妹妹厄莉娅已经跟着母亲和契妮一起到那里去，乘着野生创造者背上的圣母轿，长途跋涉二十响，深入南方。

他甩开骑乘巨型沙虫的念头，问自己，又或者，厄莉娅还未出世？

我正在展开突击。保罗回想起来，我们发动奇袭，收回了当年在厄拉奇恩战死的烈士之水。我在火葬台上找到父亲的遗骸。然后，我将父亲的颅骨奉祀在一座弗瑞曼人堆石上，俯瞰着哈格隘口。

又或者，那也是还没发生的事？

我受的伤是真的，保罗告诉自己。我的伤疤是真的。安葬我父亲颅骨的圣坛也是真的。

在半梦半醒间，保罗想起某次赫若—詹米斯的妻子将他推醒，对他说有人在穴地的走廊打起来了。那里一直都是临时营地，直到女人和孩子被送往遥远的南方。赫若站在内室入口，一条条黑色发辫用水环串成的链子绑在脑后。她撩开卧室的门帘，告诉他，契妮刚杀了一个人。

这件事发生过。保罗告诉自己。这是真事，不是预知的幻象，不是未定的未来。

保罗记得自己急忙跑了出去，发现契妮正站在走廊黄色的灯球下，套着一件艳蓝色裹襟长袍，兜帽甩在脑后，一张精灵般的小脸因刚刚的搏斗而涨红。她正要把晶刃匕插入刀鞘，旁边有群人抬着一具包裹匆忙沿着过道走远。

而保罗记得，当时他还告诉自己：你总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抬的是尸体。

因为是在穴地，契妮将水环用绳子拴在一起，戴在脖子上。转身面向他时，那些水环叮叮当当地晃动着。

「契妮，怎么回事？」他问。

「我了结了一个来向你单挑的家伙，友索。」

「你杀了他？」

「是。不过，也许我该把他留给赫若。」

（保罗想起来了，当时周围那些人相当赞赏她这番话，就连赫若也笑了。）

「但他是来向我挑战的！」

「你亲自教过我那种诡秘格斗术了，友索。」

「当然！可你不该—」

「我生在沙漠里，友索。我知道该怎么用晶刃匕。」

他压住怒火，尽量讲理道：「也许这是事实，契妮。可……」

「我不是在穴地里提着掌上灯球捉蝎子的孩子了，友索。我不是在玩游戏。」

保罗瞪着她，发觉她那漫不经心的态度中带着奇特的凶残。

「他不值得你出手，友索。」契妮说，「我不会让他这种人来打搅你沉思。」她走近了些，用眼角斜睨着他，把音量降到只有他才能听到的程度，轻声说道：「而且，吾爱，等他们明白，挑战者可能会先遇上我，然后在穆阿迪布的女人手下可耻地死去，挑战者就会变少了。」

没错，保罗对自己说。那必定是发生过的事，是真实的过去。而想要考考穆阿迪布新刀的挑战者也的确骤减了。

某个地方，在并非梦境的世界里，有什么东西在动，还可以听到夜枭泣啼。

我在做梦，保罗对自己说，是香料食物的缘故。

他仍然有种被遗弃的感觉。他想知道，有没有可能，他的灵魂已经以某种未知的方式悄悄溜进形象界[1]：与现实世界相似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形而上的领域，在那里，所有物理限制都不复存在。弗瑞曼人相信，他的真身就在那里。一想到那样的地方，他就害怕。因为，当一切限制都不复存在，也就意味着所有参照物都不复存在。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他无法定位自己，无法说：「我就是我，因为我在这里。」

他母亲说过：「人们分裂了，其中的一些人，因为对你有不同看法而分裂了。」

我必须从梦中醒来，保罗告诉自己，因为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他母亲所说的情况。杰西卡女士现在是弗瑞曼人的圣母，她的话应验了。

保罗知道，杰西卡害怕他与弗瑞曼人之间的宗教关系。她不喜欢穴地及地堑的人都以祂来称呼穆阿迪布。她去各个部落探询，派出自己的女祭司间谍，忧心忡忡地思索搜集到的回答。

她曾经向他引用一句贝尼·杰瑟里特谚语：「当宗教和政治同乘一辆马车时，乘客相信，无论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他们会一路狂奔，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他们脑中没有任何阻碍，忘记断崖并不会自行向盲目狂奔的人示警，直到一切都太晚。」

保罗想起当时他坐在母亲的下榻处，一块黑色门帘遮住穴室，门帘

上织满弗瑞曼神话。他坐在屋里聆听她讲话，发觉她总是在留心观察，就连她垂下眼睛的时候也是如此。她的鹅蛋脸上新增了几条嘴角皱纹，但头发还是明亮的古铜色。然而，她那双大大的绿眼睛已经隐没在香料染透的蓝翳下。

「弗瑞曼人有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宗教。」他说。

「宗教从来都不简单。」她警告说。

保罗本来便觉得前方乌云密布，此时更是胸中火起。他只能说：「宗教将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

「你有意营造这种气氛，这种气势。」她挑战地说，「你一直将这些想法灌输给他们。」

「那是您自己教我的。」他说。

但她那一天不断争执、反驳。他还记得，小雷托的割礼正是在那天举行。保罗知道她心烦意乱的部分原因：她始终不肯接受他与契妮的婚外关系—「少年少女的结合」。但契妮已经为厄崔迪生下子嗣，杰西卡发觉自己无法再拒绝这一对母子了。

杰西卡在他的注视下不安起来，说：「你认为我是不近人情的母亲。」

「当然不是。」

「我知道你是以什么眼神看着和你妹妹在一起的我。你不了解你妹妹。」

「我知道厄莉娅为什么与众不同。」他说，「在您改变生命之水时，她还没有出世，还是您身体的一部分。她—」

「你什么也不懂！」

保罗突然间无法将自己从时间幻象中获得的讯息表达出来，只好说：「我并不认为您不近人情。」

她看出了他的沮丧，于是说：「有件事，儿子。」

「什么？」

「我确实喜欢你的契妮，我接受她了。」

这是真的，保罗对自己说。并不是残缺的未来幻象，不会在时间的扭曲中发生变化。

他放心了，在他的世界取得了一处踏点。现实一点一滴穿透梦境进

入他的意识。他突然想起，自己是在沙漠上的临时沙营内。由于粉沙很软，契妮将蒸馏帐棚搭在粉沙上。这说明了契妮就在附近——契妮，他的灵魂；契妮，他的希哈娅，像沙漠之春一样甘美；契妮，南方沙漠垦植场的女儿。

这时，他记起睡前她为他吟唱的一首沙地歌谣：

哦，我的灵魂，
今晚，我无意于天堂。
但我向沙胡罗起誓，
你将前往天堂，
因吾爱。

她还唱了情侣在沙漠上常常合唱的步行曲，节奏就像在沙丘上拖着脚走动时的一顿一顿。

告诉我你的眼
我就告诉你你的心。
告诉我你的足
我就告诉你你的手。
告诉我你要入梦
我就告诉你醒时的事。
告诉我你的渴望
我就告诉你你的所需。

当时，他听到另一座帐棚传出巴利斯九弦琴的琴音，于是想起了哥尼·哈莱克。那熟悉的乐器让他想起哥尼，他记得曾在一支走私贩的商队里看到哥尼的脸，但哥尼若不是没看见他，就是不能看他或认他，以免哈克南人发现应已死去的公爵之子其实还活着。

然而，在一片黑暗中，弹奏者的演奏风格，那手指在九弦琴上的独特按法让保罗想起那位活生生的乐手。弹琴者是跳跃者查特，弗瑞曼敢死队队长，穆阿迪布的护卫队首领。

我们人在沙漠，保罗记起来了，在哈克南巡逻范围外的流沙漠中心。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在沙上行走，要设法诱出一条创造者，骑上去亲自驾驭，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成为彻头彻尾的弗瑞曼人。

他摸了摸腰上的弹射枪和晶刃匕，感到周围一片沉寂。

这是破晓前那种特殊的沉寂。这时，夜枭归巢，而白天出没的动物还没有被太阳这个敌人惊醒。

「你必须在白天踏沙前进，好让沙胡罗看见，知道你毫不畏惧。」斯第尔格这样说过，「所以，我们要把时间调整过来，晚上休息。」

保罗悄悄坐起来，感到身上的蒸馏服松松垮垮的，看了看外面隐没在阴影中的蒸馏帐棚，轻手轻脚地移动着，可契妮还是听见了。

契妮躺在帐棚的另一处阴影里，在昏暗中说道：「天还没全亮，吾爱。」

「希哈娅。」他说，语气中半带笑意。

「你把我称作你的沙漠之春。」她说，「但今天我是你的鞭子，是负责监督仪式的塞亚迪娜。」

他开始系紧他的蒸馏服。「你告诉过我《训诲书》的一句话。」他说，「你告诉我：『女人就是你的沃野，因此，快到你的田里耕耘去吧。』」

「没错，我是你长子的母亲。」她承认道。

保罗看着契妮灰蒙蒙的身影跟着他动了起来，穿好她自己的蒸馏服，准备走到沙漠上。「你应该尽量休息。」她说。

他从契妮的言语间感受到她对自己的爱，温柔地责备道：「负责监督的塞亚迪娜既不会告诫也不会警告应试者。」

她滑到他身旁，抚着他的脸颊说：「今天，我既是监督者，也是女人。」

「你应该把这个任务留给别人。」他说。

「等待是最糟糕的事，」她说，「我宁可守在你身边。」

他吻了吻她的手心，检查蒸馏服的面罩，转身拉开帐棚的密封罩。一股并不十分干燥的空气带着寒意迎面扑来，这种湿度的空气会在黎明时分凝结出少量露水。随风吹来的还有香料预菌体的味道。他们早已探测到香料预菌体位于东北方，这意味着附近可能有创造者。

保罗钻出括约门，站在沙地上，伸展四肢以驱除睡意。一个珍珠形发光体发出黯淡的绿光，慢慢挖凿着东方的地平线。部队的帐棚伪装成小型沙丘散布四周，仍笼罩在昏暗中。他看到左边有人在动。是卫兵，他知道他们看见自己了。

他们很清楚他今天要面对的危险，每个弗瑞曼人都曾经面对过。为了让他做好充分准备，他们将这最后几刻的宁静留给了他。

今天一定要完成，他对自己说。

他想起面对屠杀时他挥舞的力量，想起那些把儿子送到他这里接受诡秘格斗训练的老人，想起那些在会议上听他演说、照他的计划行事的老战士，想起那些得胜归来、向他致上弗瑞曼人最高敬意的人们，他们高呼着：「你的计谋生效了，穆阿迪布！」

然而，哪怕最平凡、最年轻的弗瑞曼武士都能做到的事，他却从没做过。保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一点有别于弗瑞曼人，而这动摇了他的威信。

他还没骑过创造者。

是的，他曾经与其他人一起接受沙漠旅行及突袭的训练，但却从来没有孤身远行。除非能骑创造者，否则就得倚赖别人的能力，世界因而变得窄小。没有一个真正的弗瑞曼人会容忍这种处境。在流沙漠另一端约二十响的地方，就是广袤的南方。如果他不能驾驭创造者，就无法踏上那里，除非他像圣母或其他病人及伤者一样坐在轿子上。

整个晚上，保罗的回忆不断涌现，在他的内在意识中翻腾。他发现一件奇异的雷同：制伏了创造者，将能巩固他的领导地位；控制了内在灵眼，他就能拥有更高的统御力。而这两者以外的区域阴云密布，一场大风暴正酝酿着席卷整个宇宙。

他以多种方式理解宇宙，而其间的差异令他辗转难安一既准确又不准确，且两者不相上下。他看到了未来，然而，当未来一步步逼近、渐渐增强为现实时，此时此刻却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自行生出种种微妙的变化。那个可怕的使命仍纠缠不去，种族意识也纠缠不去，血腥、狂热的圣战阴影笼罩了一切。

契妮钻出帐棚，站在他身边。她抱着胳膊，像平时揣摩他心情时那样，眼角斜睐着他。

「再给我讲讲你出生地的水吧，友索。」她说。

他看出她在尽力分散他的注意，让他在面对生死考验之前尽量放松。天渐渐亮了，一些弗瑞曼敢死队员已开始收帐棚了。

「我宁愿你给我讲讲穴地，讲讲我们的儿子。」他说，「我们的雷托还成天抱着我母亲不放吗？」

「现在他又缠上厄莉娅了。」她说，「他长得好快，会是个大个子。」

「南方是怎样的地方？」他问。

「等骑上创造者之后，你就能自己去看了。」她说。

「但我希望能先透过你的眼睛看一看。」

「那里非常荒僻。」她说。

保罗抚摸着她前额上从蒸馏服兜帽中露出来的产子方巾，说：「为什么你不提穴地的事？」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男人离开后，营地变得非常寂寞，只是个劳动的地方。我们在工厂或陶器作坊工作。要制造武器，要去埋预测天气的沙杆，要采集香料去贿赂人，要在沙丘上种草固定沙丘，要织布、编毯子、给电池充电，还要训练孩子，以免部落人手不足。」

「穴地里没有令人高兴的事吗？」他问道。

「孩子就很高兴。我们遵守礼仪。部落有足够的食物。有时候，我们中间的某个人还可以到北方和她的男人团聚。无论如何，血脉不能断。」

「我妹妹，厄莉娅一大家还是无法接受她吗？」

契妮在渐亮的曙光中转向他，盯着他，一眼就看穿他的心思。

「这件事最好另外找时间谈，吾爱。」

「还是现在就谈吧。」

「你应该保存精力，好应付考验。」她说。

他看出自己已经碰触到某件敏感的事，也听出她不想再谈。「未知之事令人忧虑。」他说。

她立刻点头：「还是有些……厄莉娅的古怪引起了误解。女人很怕她，她只比婴儿大点儿，可她说的那些事……只有成年人才知道。她们不明白……发生在子宫里的变化让厄莉娅……异于常人。」

「有麻烦吗？」他一边问，一边心想：我已经看到许多厄莉娅遇到麻烦的幻象了。

契妮望着前方渐渐升起的旭日，说：「有些女人一起去向圣母投诉，要求她驱除附在她女儿身上的妖魔。她们引用经文说：『不得与女巫一同生活。』」

「我母亲跟她们说什么？」

「她引用了一条律法，把那群女人打发掉了。她还说：『如果厄莉娅引起了麻烦，那是掌权者的错，因为她们没能预见并阻止麻烦。』她试着向大家解释，当日的变化如何影响子宫里的厄莉娅。但部落的女人还是不高兴，因为她们很困扰。最后，她们嘟嘟哝哝地离开了。」

厄莉娅以后会引起大麻烦的，他想。

细沙吹上他暴露在面罩外的脸，带来阵阵香料预菌体的气息。「沙泻，带来清晨的沙雨。」他说。

他望着远方灰茫茫的沙漠大地，毫不留情的大地，漫无边际的黄沙。一道闪电在无云的空中划破黑暗，闪向南方。这是个征兆，表示有场大风暴正在积聚静电。隆隆的雷声过了许久才隐约传来。

「妆点大地的雷声。」契妮说道。

更多人钻出帐棚。卫士纷纷从两边朝两人走来。无需任何命令，一切都依循远古的惯例，无需任何人下令。

「尽量少下命令。」他父亲曾经告诉他……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旦你对某件事下过命令，你就必须不断对同一类事下命令。」

弗瑞曼人本能地知道这条规则。

队上的司水员哼唱起晨间颂歌，今天的歌声中加进了激励沙虫驭者的语句。

「世界是具残骸。」那人吟唱起来，如泣如诉的声音越过沙丘彼方，「谁能逃过死亡天使？沙胡罗之令无可违抗。」

保罗听着，认出这也是他手下弗瑞曼敢死队死亡颂歌的首段歌词，此外，也是敢死队队员投身战斗前的誓词。

过了今天，这里会不会也竖起岩石圣坛，以纪念另一个逝去的灵魂？保罗向自己问道，弗瑞曼人日后会不会在这里驻足，每人都往圣坛

叠一块石头，凭吊死在这里的穆阿迪布？

他知道，今天是重要的转折点，是从当前的时空位置辐射出无数条轨迹通往未来的事实。一幕幕不完整的幻象折磨着他。他越抵抗他那可怕的使命，越阻止那即将到来的圣战，交织在未来幻象中的动乱就越不可收拾。他的整个未来正变成一条河流，朝深渊冲去，而在那之后的汹涌节点完全隐没在云雾之中。

「斯第尔格过来了。」契妮说，「我必须站开，吾爱。现在，我的身份是塞亚迪娜，必须监督整场仪式。《编年史》可能会忠实记录这次仪式。」她抬头凝视他。有那么一刻，她显得很拘谨，但很快就恢复自制，「等这件事过去，我会亲手给你准备早餐。」她说着，转身离开。

斯第尔格越过粉沙地向他走来，脚下扬起一连串细微的沙尘。他仍然带着桀骜不驯的眼神，深陷在眼窝里的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保罗。蒸馏服面罩下隐约露出乌黑发亮的胡须，双颊上深刻的皱纹仿佛由天然岩石风化而成。

他扛着一根旗杆，旗杆上挂着保罗的军旗：一面绿黑旗，旗杆上刻着水纹。这面旗帜已经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传奇，保罗不无自豪地想着：不论我做什么，即使是最简单的事也会变成传奇。他们会记下我如何与契妮分离，如何问候斯第尔格——我今天的一举一动。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传奇。但我绝不能死，否则这就仅仅是一个传奇，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圣战。

斯第尔格将旗杆插在保罗身旁的沙地上，双手垂在身体两侧，蓝中透蓝的眼睛依然平视前方，眼神坚毅。保罗看着斯第尔格，想到自己的眼睛也因为香料的缘故蒙上这种颜色。

「他们不让我们朝圣。」斯第尔格说着，像参加仪式那么庄重。

保罗按照契妮教他的话回答说：「谁能剥夺弗瑞曼人随心所欲行走或骑乘的权利。」

「我是耐巴，绝不让敌人生俘。」斯第尔格说，「我是死亡三脚中的一脚，誓把仇敌消灭掉。」

两人默默不语。

保罗扫视散落在斯第尔格身后沙地上的弗瑞曼人，只见大家全都站着一动不动，各自祈祷着。这时，他联想到弗瑞曼这支民族的生活是由

杀戮构成，所有人民终日生活在愤怒与悲痛之中，从没考虑过可以用什么来取代这两种情绪——只除了一个梦，也就是列特—凯恩斯生前注入他们脑中的那个梦。

「领导我们穿越沙漠、避开陷阱的主在哪里？」斯第尔格问。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弗瑞曼人齐声吟诵道。

斯第尔格挺直肩膀走近保罗，压低声音说：「现在，记住我告诉你的那些话，动作要简单俐落——别耍花样。我们的族人在十二岁开始骑创造者。你的年纪已经超出六岁，而且不是生来就过着我们这种生活，没有必要为了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做出大胆的举动。我们都知道你很勇敢。你要做的只是召来创造者，然后骑上去。」

「我会记住的。」保罗说。

「一定要这么做。我不会允许你让我的教导蒙羞。」

斯第尔格从衣袍下拉出一根长约一公尺的塑胶棒，一头尖，另一头卡着一支上紧发条的沙锤。「这个沙锤是我亲自为你准备的，很好用，拿去。」

保罗接过沙锤，感受到温暖光滑的塑胶表面。

「你的矛钩在西萨克利那里。」斯第尔格说，「等你走出去，爬上那边那座沙丘，他就会把矛钩交给你。」他指指右边，「召来一条大创造者让我们瞧瞧，友索。露一手。」

保罗留意到斯第尔格说话的语气——半秉公，半含朋友的担心。

在那一刻，太阳似乎一下子就蹦出了地平线。蓝灰色天空染上了一片银白，即使对厄拉科斯来说，今天也是极其干燥、炎热的一天。

「现在正是灼热的一天里最适当的时机。」斯第尔格说，已经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语气了，「去吧，友索。骑上创造者，像首领那样在沙漠上奔驰吧。」

保罗向他的军旗敬了个礼。晨风已息，绿黑旗软软垂下。他转身朝斯第尔格所指的沙丘走去。那是一座灰蒙濛的褐色斜坡，上面有一道S形沙嵴。绝大多数人早就开始往反方向散开，爬上另一座遮蔽着他们营地的沙丘。

保罗前方只剩一道身穿长袍的身影：西萨克利，弗瑞曼敢死队的小队长。那人静静站着，只露出蒸馏服兜帽和面罩之间的双眼。

保罗走近时，西萨克利递过两根细细的鞭杆，各约一公尺半长，一端是闪闪发亮的塑钢钩子，另一头打磨得很粗糙，可以牢牢握住。

保罗按仪式要求，左手接过两根杆子。

「这是我自己用的矛钩，」西萨克利沙哑着嗓子说，「没出过问题。」

保罗点了点头，继续保持着必要的沉默，走过西萨克利身边，爬上沙丘斜坡。在沙嵴上，他回头望了一眼，看到队伍像惊散的昆虫般四散开来，他们的衣袍在风中飘动着。如今，他独自一人站在沙嵴上，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平坦的、静止的地平线。这是斯第尔格为他挑选的沙丘，比周围的沙丘都还要高，便于观察。

保罗弯下身，将沙锤深深埋入迎风面的沙里。迎风面的沙很密实，能将鼓声传到最远。然后，他顿了顿，温习所学过的知识，温习每一道足以决定生死的必要步骤。

他一拔掉插销，沙锤就会发出召唤。在沙漠的另一端，巨大的沙虫—创造者会听到鼓声，并立刻赶来。保罗知道，有了带钩的鞭杆，他就可以骑到创造者高高拱起的背上。只要用矛钩钩开沙虫体节鳞甲的前沿，沙虫担心沙子钻进鳞甲擦伤敏感的内侧，就不会钻回沙面下。事实上，沙虫会卷起巨大的躯干，让钩开的部分尽可能远离沙漠地表。

我是沙虫驭者，保罗对自己说。

他低头看了一眼左手的矛钩，心想，只需移动矛钩，沿着创造者巨大身躯的曲线向下，就可以让创造者翻转，指挥它去任何地方。他见别人这样做过。训练的时候，他也在别人的协助下爬上沙虫背骑了一会儿。等捉来的沙虫被骑得筋疲力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时，就必须召唤新沙虫了。

保罗知道，只要他能通过这次考验，就有资格踏上那二十响的旅程，前往南方好好休息、复元。那里有垦植场和穴地，也是女人和族人躲避大屠杀的藏身处。

他抬头望向南方，边提醒自己：从流沙漠中心召来的创造者是个未知数，这次考验对召唤者本人而言也同样是个未知数。

「你必须谨慎判定创造者离你有多远。」斯第尔格曾解释道，「你必须站在够近的地方，才能在它经过时骑上去，但也不能太近，否则它

会吞掉你。」

保罗猛然下定决心，抽掉沙锤的插销。沙锤开始旋转，召唤的鼓声从沙下传了出去，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咚！咚！咚！

他直起身来，扫视地平线，回想斯第尔格所说的话：「谨慎判断朝你逼近的沙浪。记住，沙虫很少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沙锤。同时还要倾听。一般情况下，看见它之前就能听到它。」

还有契妮昨晚的忧心叮咛，那些告诫如今也充斥他耳际：「当你在沙虫前进的路线上站好之后，必须纹丝不动。你必须把自己想像成沙漠的一部分，好好藏在斗篷下，身体从内到外都要变成一座小沙丘。」

他慢慢扫视着地平线，凝神倾听，搜寻着沙虫出现的征兆。

东南方远远传来一阵嘶嘶声，那是沙的低语。不一会儿，他看到远方曙光下沙虫钻动时的轮廓。保罗立即意识到，那是自己从所未见的大型创造者，他甚至没听说过有这么大的沙虫。长度看上去超过二·四公里，凸起的巨头一路拱起沙浪，像座不断向前移动的大山。

无论在未来幻象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这都是前所未见，保罗告诫自己，然后冲过去，在那家伙将要经过的路线上站好，全神贯注在这紧张的一刻上。

1

形象界（alamal-mithal）：作者引用伊斯兰的宇宙观。形象界夹在实质界与精神界之间，所有想法、思维及行动皆有形象表现。—编注

4

「控制铸币厂和法庭—其他的交给贱民。」这就是帕迪沙皇帝的建议。他会说：「想获得利润，就必须统治。」这话中不乏真理，但我问自己：「谁是贱民，谁又是被统治者？」

—伊勒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觉醒》之「穆阿迪布写给兰兹拉德的密信」



一个念头自行钻入杰西卡脑海中：从现在起的每一刻，保罗都可能正在接受骑乘沙虫的考验。他们竭力向我隐瞒，但那昭然若揭。

而契妮也走了，去执行什么神秘的任务。

杰西卡坐在她的休息室里，伺机享受晚课间的片刻宁静。这是一座舒适的寝室，不如躲避大屠杀前她在泰布穴地住过的房间宽敞，但地板上同样铺着厚厚的地毯，也有柔软的坐垫，一伸手就能构到的矮咖啡桌，墙上挂着绚丽多彩的壁毯，头顶则是发出柔光的黄色灯球。房间里充溢着弗瑞曼穴地特有的刺鼻味，但现在，对她来说，这种气味等于安全。

然而，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克服那种身处异乡的感受，那是藏在地毯和壁毯下方的刺人事实。

一阵叮铃当啷的声音隐约传入休息室。

杰西卡知道这是庆贺婴儿出生的仪式，可能是苏比娅吧，她的产期就在这几天。杰西卡也知道，自己很快就会看到婴儿，一名蓝眼睛的小胖娃娃被带到圣母这里接受赐福。她还知道，她的女儿厄莉娅会参加仪式，也会向她详述经过。

还不到为离家在外的人夜祷的时间，也还不到为波里特林、比拉·特乔斯、罗萨克和哈蒙塞普等行星上死于突袭的奴隶哀悼的时间，部落不会在那种时刻之前为婴儿举行庆生礼。

杰西卡叹了口气。她知道，自己之所以想东想西，是希望尽量不去想她的儿子和他面对的危险：带毒钩的陷阱、哈克南人的突袭（已越来越少，因为弗瑞曼人用保罗的新战术消灭了大量哈克南扑翼机和巡逻队），还有沙漠本身的危险—沙虫、干渴和沙陷。

她想叫杯咖啡，同时她也想到一件先前就意识的事：弗瑞曼人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矛盾。与裂谷的农人、劳工相比，他们在穴地岩洞里的生活优渥多了；然而，他们在沙漠上长途跋涉时所受的苦，却比哈克南奴隶都还要多。

一只肤色很深的手从她旁边的门帘后方伸出，将一个杯子放在咖啡桌上，然后缩了回去。杯子冒出阵阵香料咖啡的芳香。

庆生的供品，杰西卡想。

她端起咖啡抿了一口，冲自己笑了笑，自问道：在我们这个宇宙里，还有哪个社会，像我这种身份的人可以放心收下来历不明的饮料，还敢毫不畏惧地喝下？当然，我能在毒发之前就将毒素转化掉，但端上来的人不知道这件事。

她喝干杯中的咖啡，感受着热乎乎的可口饮料所蕴藏的能量和提神作用。

她又想，还有哪个社会，人们会这么自然而然地尊重她的隐私和安逸，以至于送礼的人仅把礼物放下，却不进来打搅她。尊重和爱，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礼物—当然，还带着一丝惧意。

还有件事闪现在她的意识中：她一想到咖啡，咖啡就出现了。她知道，这不是心灵感应。这是「精神合一」，指整个弗瑞曼穴地聚落化为一体。他们因共享的香料餐而中了轻微的香料毒，而一体化就是中毒的补偿。当然，民众永远也不可能获得香料带给她的灵启。他们既没受过训练，也没有做好准备。他们的心灵抵制那些他们不能理解或无法接受的知识。但有些时候，他们依然可以像单一生命那样感受外物，做出反应。

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巧合。

保罗通过沙漠的考验了吗？杰西卡问自己。他有这个能力，但即使最会游泳的人都有可能意外淹死。

等待。

等待是最折磨人的，她想，你可以就那样长久等下去，然后，那种折磨会击垮你。

人的一生中有各式各样的等待。

我们到这里已经两年多了，她想，哈克南总督是那个魔迪厄·纳哈炀，野兽拉班。要想夺回厄拉科斯，就算只是看到希望，也至少还需要两倍长的时间。

「圣母？」

门帘外传来一个声音，是赫若，保罗家的另一个女人。

「进来吧，赫若。」

门帘分开，赫若仿佛从中间滑了进来。她穿着穴地便鞋，两只手臂露在红黄色的披巾外，几乎露到肩头。她的中分黑发向后梳起，像昆虫的双翼般平滑油亮，五官突出的脸上总带着泼辣的表情，此时正眉头紧皱。

跟在赫若身后进来的是厄莉娅，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

一看到女儿，杰西卡像往常一样忍不住留意到她就像小保罗的翻版——同样严肃、探究的大眼睛，都有黑色的头发、紧抿的双唇。但两人还是有些微妙的不同，而这正是厄莉娅令大部分成年人不安的部分。这孩子不比刚学会走路的幼儿大多少，却具有远远超越年纪的沉着和觉察力。成年人震惊地发现，她听到隐晦的黄色笑话会哈哈大笑。有时他们还发现自己被她的咬舌音所吸引，她用尚未发育完全的软颚嘟囔出的话中暗含狡黠，而那种狡黠背后所需的阅历是两岁大的孩子不可能拥有的。

赫若怒冲冲叹了一口气，重重坐在垫子上，皱眉看着厄莉娅。

「厄莉娅。」杰西卡朝女儿打了个手势。

孩子走到母亲身旁，找了张垫子坐下，紧紧抓住母亲的手。肉体的接触使两人灵犀相通，在厄莉娅出生之前，两人就一直如此。这并不是互通思想（这确实会出现，当杰西卡在仪式转化香料的毒性时，两人接触会引发思想互通）。两人互通的是某种更宏大的东西，是直接意识到另一个生命迸发的火花，一种鲜明而深切的东西，一种可以使两人的感情合一的神经共鸣。

赫若是儿子家中的一员，杰西卡按照符合对方身份的正式礼节问候

道：「Subakh ul kuhar，你今晚好吗，赫若？」

赫若以同样的传统礼节回答道：「Subakh un nar。我很好，你也好吗？」声调平板。然后她又叹了口气。

杰西卡感觉到厄莉娅看得兴味盎然。

「我哥哥的珈尼玛正在生我的气。」厄莉娅用她的咬舌音说。

杰西卡留意到厄莉娅对赫若的称呼——珈尼玛。在弗瑞曼语中，这个词代表「战利品」，引申为某样有了新用意的东西。比如说，一具用来当窗帘坠饰的矛头。

赫若朝孩子喝道：「别想侮辱我，孩子。我知道我的地位。」

杰西卡问：「这回你又干了什么，厄莉娅？」

赫若回答说：「今天，她不仅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还硬挤进……」

「我躲在帘子后面，看苏比娅生孩子。」厄莉娅说，「是个男孩。他哭啊哭啊，嗓门真大！当他哭够的时候——」

「她走出来摸了他一把，」赫若接着说，「然后他就停下不哭了。大家都知道，弗瑞曼孩子出生的时候，只要是在穴地，就必须让他哭个够，因为以后他就不能再哭了，免得在沙漠旅途中暴露我们的行踪。」

「他已经哭够了。」厄莉娅说，「我只是想感受一下他的火花，他的生命。就这些。当他感觉到我的时候，他就不想再哭了。」

「这只会引起更多闲话。」赫若说。

「苏比娅的孩子健康吗？」杰西卡问。她看出有什么东西在深深困扰着赫若，很想知道那是什么。

「像任何母亲所希望的那样健康。」赫若说，「她们知道厄莉娅并没有伤害他，也不太介意她抚摸他。他立刻就安静下来，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只是——」赫若耸了耸肩。

「只是我女儿有些怪怪的，对不对？」杰西卡问，「因为她说话的方式超出了她的年纪，也因为她说了许多她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可能知道的事——过去的事。」

「她怎么会知道比拉·特乔斯星球的孩子长什么样？」赫若问。

「但他确实像啊！」厄莉娅说，「苏比娅的那个男孩看起来真像米莎在那颗星球上生的儿子。」

「厄莉娅！」杰西卡斥责道，「我警告过你。」

「可是，母亲，我看过，是真的，而且……」

杰西卡摇摇头，看到了赫若脸上忧虑不安的神情。我生出了什么？杰西卡问自己，这个女儿一生下来就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甚至……比我知道的还多。看样子，我体内那些圣母把时间长廊里的一切都透露给她了。

「不光是她说的那些事。」赫若说，「还有那些练习，她的坐姿、瞪着岩石的样子。她居然有办法只动鼻子旁边的一条肌肉，或是指背上的一条肌肉，还有——」

「那些是贝尼·杰瑟里特的训练。」杰西卡说，「你知道的，赫若。你不会否认我女儿继承了我的能力吧？」

「圣母，您也知道，我不在乎那些事。」赫若回答道，「但外面那些人在说闲话。那些话不安好心，我觉得危险。她们说您的女儿是魔鬼，其他孩子也不跟您女儿一起玩，说她是——」

「她跟其他孩子确实很不一样。」杰西卡说，「但她绝不是魔鬼，只是——」

「她当然不是！」

杰西卡对赫若激烈的语气感到惊讶，她朝下瞟了一眼厄莉娅。这孩子似乎正在神游，浑身散发出一种……等待的感觉。杰西卡又把注意力移回赫若身上。

「你是我儿子家中的一员，我尊重这一点。」杰西卡说（厄莉娅在她手中扭了扭），「你可以坦白跟我讲，是什么事让你那么烦恼。」

「过不了多久，我就不再是您儿子家中的一员了。」赫若说，「我是为我儿子才等了这么久，为了让他们能作为友索的儿子受到特殊训练。我能给他们的也只有这些了，因为人人都知道我没跟您儿子同过床。」

厄莉娅又在她身边扭动起来，像半睡半醒中想要取暖。

「尽管如此，你一直都是我儿子的好伴侣。」杰西卡说。她暗暗加了一句：伴侣……而非妻子。这些念头她一直放在心上。随后，她直接想到穴地的传闻所带给她的折磨：大家都说，她儿子与契妮的伴侣关系已经成为永久的关系了，也就是婚姻。

我爱契妮，杰西卡想，但她提醒自己：爱情必须为皇室的需要而让路。皇室婚姻除了爱之外，还有别的理由。

「您以为我不知道您为您儿子所做的安排？」赫若问。

「你是什么意思？」杰西卡质问道。

「您打算让各部落都投到祂旗下。」赫若回答道。

「这不好吗？」

「我看到他有危险……而厄莉娅就是危险的一部分。」

这时，厄莉娅愈发往母亲身上凑，睁开眼睛审视着赫若。

「我一直在观察你们两人在一起的样子。」赫若说，「你们接触的方式。穆阿迪布就像我兄弟，而厄莉娅是他妹妹，所以她就像我的亲人。她还只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侵略躲到这里，我从那时就开始守着她、保护她。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许多东西。」

杰西卡点点头，觉得身边的厄莉娅开始不安了起来。

「您明白我的意思。」赫若说，「我们第一次谈论她，她就听懂了。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婴儿，这么小就懂用水的纪律？有哪个婴儿会像她那样，对保姆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赫若，我爱你』？」

赫若盯着厄莉娅，「您知道我为什么会忍受她侮辱我？因为我知道那些话里没有恶意。」

厄莉娅抬头看着母亲。

「是的，我有推断的能力，圣母。」赫若说，「我本来有可能成为塞亚迪娜。我已经见到我看出的东西。」

「赫若……」杰西卡耸耸肩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对自己的话感到惊讶，因为那是真的。

厄莉娅直起身，挺了挺肩膀。杰西卡感受到女儿的等待结束了，也感受到女儿身上那股混杂了决断和悲哀的情绪。

「我们犯了一个错。」厄莉娅说，「我们现在需要赫若。」

「是那次播种的仪式。」赫若说，「当您转化生命之水的时候，圣母。当时厄莉娅还在您肚子里。」

需要赫若？杰西卡问自己。

「除了她，还有谁能在族人间为我们说话，还有谁能让她们开始了解我？」厄莉娅问道。

「你要她做些什么？」杰西卡问。

「她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厄莉娅说。

「我会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赫若说。她的脸似乎突然显得苍老、悲伤，橄榄色皮肤挤出愁眉，使那张严厉的脸变得迷人。「我会告诉她们，厄莉娅只不过是装成小女孩，但她从来就不是小女孩。」

厄莉娅摇着头，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杰西卡感到女儿的悲伤如波浪般传到自己身上，仿佛是她自己的悲伤。

「我知道我是怪胎。」厄莉娅轻声说。成年人的结论出自儿童之口，像苦涩的确认。

「你不是怪胎！」赫若厉声说道，「谁敢说你是怪胎？」

杰西卡再一次为赫若那种出于保护的严厉语气大为吃惊。她看出厄莉娅的判断是对的，她们确实需要赫若。部落的人会理解赫若，理解她的话，理解她的感情。很明显，她爱厄莉娅，就像爱她自己的孩子。

「谁说的？」赫若重复道。

「没人说过。」

厄莉娅拉起母亲的阿巴袍一角，拭去脸上的泪水，然后把揉皱弄湿的袍角拉平。

「你自己也别那么说。」赫若语气强硬地命令道。

「好的，赫若。」

「现在，」赫若说，「你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我就可以告诉其他人了。告诉我，你出了什么事。」

厄莉娅咽了一口唾沫，抬起头来看着母亲。

杰西卡点点头。

「有一天我醒来，」厄莉娅说，「就像是从睡梦中醒来一样，只不过，我记不得当时是不是在睡觉。我人在一个温暖、黑暗的地方。我吓坏了。」

听到女儿稍有些口齿不清的童音，杰西卡想起在大岩洞举行仪式的那一天。

「我吓坏了。」厄莉娅说，「想要逃，却找不到路。然后，我看见一点火花……但不像是用眼睛看到的。那火花就在我身边，和我在一起，我能感觉到那个火花的情绪……它安抚我，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

来。那火花就是我母亲。」

赫若揉着眼睛，对厄莉娅微笑着，安慰她。但这个弗瑞曼女人的眼中有股狂烈，炯炯发亮，仿佛这双眼睛也在努力倾听厄莉娅的话。

杰西卡心想：我们真的能明白这种人是怎么想的吗？她的想法来自她的祖先、她的训练，以及她独特的经历。

「就在我感到安全、安心之后，」厄莉娅继续说，「又有个火花加入我们……一切就在那一刻发生了。另外那个火花是老圣母。她把……许多生命传给我母亲……一切……我跟她们在一起，全都看见了……一切。结束后，我就是她们，是其他人，也是我自己……只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找回自己。那里有那么多人……」

「这很残酷，没人应该这样觉醒。」杰西卡说，「问题在于，这一切，你只能接受，别无选择。」

「我什么都做不了！」厄莉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或隐藏自己的意识……或者切断意识……一切就那么发生了……一切……」

「我们不知道。」赫若喃喃道，「当我们把水交给你母亲时，并不知道你正在她肚子里。」

「不要为这个难过，赫若。」厄莉娅说，「我并不为自己遗憾。毕竟，这一切是有理由的：我是圣母，这个部落有两个圣……」

她停下来，侧首倾听着。

赫若用脚后跟一顶，把自己顶回到垫子上坐好，盯着厄莉娅看了看，然后把注意力转回杰西卡脸上。

「你没怀疑过？」杰西卡问。

「是啊！」厄莉娅说。

一道门帘把她们与穴地过道隔开，起落有致的吟唱穿过门帘传来，歌声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很清晰了。「Ya! Ya! Yawm! Ya! Ya! Yawm! Mu zein, wallah! Ya! Ya! Yawm! Mu zein, Wallah!」吟唱者从外侧通道走过，低沉的歌声传入穴室，渐渐消失在远方了。

当歌声变得够弱时，杰西卡开始祈祷仪式，声音中充满悲戚：「斋月到了，比拉·特乔斯上的四月。」

「我的家人坐在院子的水池边。」赫若说，「喷泉飞沫四溅，空中水汽弥漫。有棵波图果树，挂满浑圆、澄黄的橘子，伸手就能摘下。身

旁的篮子里装着蜜许杏、蜜糕和一杯杯香料羹——各式各样的美食。在我们的花园里，在我们的畜栏中，有的只是和平……大地上一片祥和。」

「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直到侵略者到来。」厄莉娅说。

「在朋友的哭喊声中，热血变冷。」杰西卡说，感到过去的记忆不断涌出。那是与所有圣母共有的过去。

「La, la, la，女人在哭泣。」赫若说。

「侵略者穿过庭中庭，手持利刃向我们扑来，刀上淌着我们男人的血。」杰西卡说。

和穴地所有房间一样，沉默笼罩着她们三人。她们在沉默中回忆，过去的悲痛犹在眼前。

不久，赫若宣布仪式结束，严厉的口气是杰西卡从未听过的。

「永不饶恕，永不遗忘。」赫若说。

说完之后，三人默默沉思。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一阵窃窃私语，还有许多袍裙沙沙作响的声音。有人站在她房间的门帘外。

「圣母？」

一个女人的声音，杰西卡听出来了，是萨萨，斯第尔格的几个妻子之一。

「什么事，萨萨？」

「出事了，圣母。」

杰西卡心头一紧，突然害怕是保罗出事。「保罗他……」她喘着气。

萨萨拨开门帘，走进房间。帘子落下之前，杰西卡瞥见外屋站着黑压压一群人。她抬起头来看着萨萨。这是个又矮又黑的女人，穿着一件绘着红色图案的黑袍，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杰西卡，小鼻子的鼻翼翕张，露出鼻塞长期摩擦留下的疤痕。

「什么事？」杰西卡问道。

「沙漠里传来了消息。」萨萨说，「友索为通过考验去和创造者决斗……就在今天。年轻人都说他不会失败。入夜之前，他就会成为沙虫驭者。这里的年轻人正在集结，说要发动袭击。他们会冲到北方和友索会合。他们说，到时他们会大声呼喊，还说要逼他向斯第尔格叫阵，要他夺取部落的领导权。」

集水、固沙、植草，缓慢而稳妥地改造这个世界——这些已经不够了。杰西卡想，小规模突袭，有把握的突袭——自从我和保罗训练好他们之后，这些也不够了。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他们渴望战斗。

萨萨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清了清喉咙。

我们知道要谨慎地等待，杰西卡想。但关键在于挫折感。我们也知道，等太久反而有害。因为，如果拖太久，我们会丧失使命感。

「年轻人都说，如果友索不向斯第尔格挑战，那他一定是怕了。」萨萨说。

她说着，垂下眼帘。

「原来如此。」杰西卡喃喃道。她心想：我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斯第尔格也知道。

萨萨再次清了清喉咙，说道：「就连我弟弟夏布也这么说，他们不会给友索别的选择。」

终于来了，杰西卡想，保罗必须自己处理这件事。圣母不能卷入领导权之争。

厄莉娅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说：「我要和萨萨一起去，听听那些年轻人怎么说。或许有什么解决办法。」

杰西卡与萨萨视线相交，嘴里却对厄莉娅说道：「那就去吧，要尽快向我报告。」

「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圣母。」萨萨说。

「我们不希望这样。」杰西卡认同道，「部落需要所有的力量。」她瞥了赫若一眼，向她问道：「你要跟她们一起去吗？」

赫若听出这句话中没说出口的顾虑，回答道：「萨萨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厄莉娅，她知道我和她很快就会成为同一个人的妻子。她和我，我们将共享同一个男人的怀抱。我们已经谈过了，萨萨和我。」赫若抬头看看萨萨，又转头对杰西卡说：「我们约定好了。」

萨萨伸出一只手拉着厄莉娅，说：「我们要快点，那些年轻人正要出发。」

她们匆匆钻出门帘，小个子女人拉着孩子的手，但看上去却是孩子在带路。

「要是保罗—穆阿迪布杀死了斯第尔格，会对部落不利。」赫若

说，「以前都这样，用这种方式来推翻前任。但时代不同了。」

「对你来说，时代也不同了。」杰西卡说。

「您该不会以为我无法肯定谁输谁赢吧。」赫若说，「友索只会赢，不可能输。」

「我正是这个意思。」杰西卡说。

「您以为我的个人感情会影响我的判断。」赫若摇了摇头，水环项圈在她脖子上叮当作响，「您大错特错。或许您还以为我懊悔没被友索选中，以为我在妒忌契妮？」

「你依你所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杰西卡说。

「我同情契妮。」赫若说。

杰西卡浑身一僵。「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知道您怎么看契妮。」赫若说，「您认为她配不上您的儿子。」

杰西卡往后一靠，放松坐在垫子上，耸耸肩说：「也许吧。」

「您也许是对的。」赫若说，「但如果您真这样想，或许您还意外找到了一个同盟—契妮本人。她希望他能得到所有最好的东西。」

杰西卡突然感到喉头一紧，艰难地咽了一下，说：「契妮跟我很亲，她完全可以—」

「您这里的地毯太脏了。」赫若说。她避开杰西卡的目光，环顾周围，「您这里总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应该要叫人打扫得更勤一些。」

5

传统宗教无法摆脱与政治相互作用。传统社会中，宗教与政治斗争势必渗入训练、教育及律法。由于此一压力，此类社会的领导人终将面对内部的终极难题：是屈从于彻底的机会主义，以此为代价，维护自身统治；或为了维护传统道德规范，冒险牺牲自我。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宗教问题》



保罗站在巨型创造者前进路线旁的沙地上等着。我绝不能像走私贩那样等待，不能烦躁又紧张，他提醒自己，我必须成为沙漠的一部分。

现在，那家伙离保罗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了，前进时摩擦沙子的嘶嘶声充斥在清晨的空气中。它那洞窟似的圆形巨口张开来，露出巨牙，像某种硕大无朋的花，散发的香料异味浓郁扑鼻。

保罗的蒸馏服柔软贴身，他只隐约感觉到鼻塞和面罩。此刻他的脑海中只有斯第尔格传授的内容，以及在沙漠上刻苦学习的每个时刻。

「在砾砂上，你应该离创造者躯干多远？」斯第尔格问过他。

他的回答十分正确：「创造者的躯干直径除以二，就是安全距离。」

「为什么？」

「为了避开它前行带动的涡流，同时还有时间奔跑，骑上去。」

「你已经骑过我们养来繁殖和制造生命之水的小创造者。」斯第尔格说，「但是，这次你要召来考验自己的，是野生的创造者，是沙漠上的长老。对这样的创造者，你必须有适当的尊重。」

现在，沙锤沉沉的打击声与创造者前行的嘶嘶声混在一起。保罗深呼吸。即使隔着过滤器，他也能嗅到沙子里香料矿的刺鼻味。那位野生创造者，沙漠的长老，渐渐逼近，几乎要撞上他。它那高高隆起的头节掀起的沙浪将会扫过他的膝盖。

来吧，你这可爱的魔头！他想，来，你听见我的召唤了，来吧，来吧！

沙浪把他顶起来，地表的沙尘扫过他。他稳住身体，整个世界只剩从他眼前掠过的乌压压弯曲沙墙、那如断崖般耸立的体节、那一条条清楚划分每段体节的环线。

保罗举起矛钩，顺着钩子往上看，倾身向前。他感到钩子钩住了，拉着他往前直冲。他向上跃起，双脚牢牢蹬住沙墙，斜吊在固定住的矛钩上。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如果他的矛钩已经准确地钩住创造者体节环的前沿，扯开鳞甲，它就不会侧滚下来压扁他。

创造者的速度放慢了，从沙锤上滑过去，沙锤静了下来。慢慢地，它开始翻身—上，再上—带着那两根刺进身体的钩刺，能翻多高就翻多高，让沙子不至于舔上体节内柔软的组织。

保罗发现自己正直直骑在沙虫上。他大喜过望，感觉自己像巡视疆域的帝王。他压下那股想要蹦跳玩闹、让沙虫转身，以展示自己征服了这只生物的冲动。

他突然明白当初为什么斯第尔格要警告他别去学莽撞的年轻人：他们带着这些魔头起舞、玩耍，在它们背上倒立，抽出双钩，然后在沙虫把他们甩下去之前重新钩回去。

保罗把一支矛钩留在原处，抽出另一支，钩住沙虫身侧下方。他试了试，确定第二支钩牢之后，取下第一支，重施故技，带着沙虫前进。沙虫翻身，一边翻，一边掉过头来，直奔等在远处细沙地上的其他人，然后绕着那片地兜圈子。

保罗看到他们跑过来，钩住沙虫的躯干往上爬，但尽量避开敏感的体节边缘，直到爬上沙虫。他们呈人字形排在他身后，用矛钩稳住身体。

斯第尔格沿着队列往上爬，检查着保罗双钩的位置，抬头看了看保罗的笑脸。

「你成功了，是吗？」斯第尔格问，并提高音量，压过沙虫在沙上滑行的嘶嘶声，「你就是这么想的？你成功了？」他挺直身子说，「现在让我告诉你，你做得很糟。我们有些十二岁的孩子做得都更好。在你等待的地方，左边就有鼓沙，要是沙虫往那边转，你根本不能撤到那

边。」

笑容从保罗脸上退去。「我看见鼓沙了。」

「你为什么不发信号，让我们中的某个人站在你后面当副手？就算是在考验中，你也可以这么做。」

保罗咽下一口唾沫，把脸转向迎面吹来的风。

「你觉得我现在跟你讲这些话很糟。」斯第尔格说，「但这是我的职责。我要考虑你对整个队伍的价值。如果你跌到鼓沙中，创造者就会扭头朝你奔过去。」

虽然保罗心中涌现怒火，但他知道斯第尔格说的是事实。过了好一会，他才凭着母亲给他的训练重新恢复了冷静。「我很抱歉。」他说，「这种事今后不会再发生了。」

「情况紧迫的时候，总要给自己留个副手。万一你无法出手，也会有人制住那条创造者。」斯第尔格说，「记住，我们要合力，才能确保胜利。合力，记住了吗？」

他拍了拍保罗的肩膀。

「我们合力。」保罗赞同道。

「现在，让我看看你懂不懂怎么驾驭创造者。」斯第尔格说，声音很严厉，「我们是在沙虫的哪一面？」

保罗朝下瞥了一眼脚下覆满鳞甲的沙虫体表，留意鳞甲的特征和大小，发觉越往右边鳞甲越大，越往左越小。他知道，每条沙虫移动时都有一面比另一面更经常朝上。长大后，哪一面朝上就几乎固定不变了。底部的鳞甲会更大些，更厚些，也更光滑一些。光凭背部鳞甲的尺寸，就能判断大沙虫现在是哪一面朝上。

保罗移动双钩，钩住左边，示意那一侧的人跟他一起沿着沙虫的身侧钩开体节，使沙虫直着身子翻转。在它转过身子之后，他又示意两个驭者走出队列，站到前方。

「Ach， haiiiii-yoh」，他以传统的呼法大喊左转，左边的驭者钩开体节。

沙虫为了保护敞开的体节，气势赫赫地转了个圈，把身子扭过来。等它完全掉头，朝南转向来时的方向，保罗高呼道「Geyrat」，向前进！

驭者松开矛钩，沙虫直直向前急驰。

斯第尔格说：「非常好，保罗穆阿迪布。勤加练习，你或许能成为沙虫驭者。」

保罗皱起眉头，心想：我不是第一个爬上来的吗？

身后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整个队伍开始齐声高呼他的名字，响彻云霄。

「穆阿迪布！穆阿迪布！穆阿迪布！穆阿迪布！」

刺棒击打尾部体节的声音沿着沙虫背嵴远远传入保罗耳中。沙虫开始加快速度。他们的长袍在风中飘扬，前进时发出的嚓嚓声也越来越响。

保罗回头望着身后的队伍，找到了契妮的脸。他一边盯着她，一边对斯第尔格说：「那么，我现在是沙虫驭者了，对吗，斯第尔格？」

「Hal yawm，你今天成了沙虫驭者。」

「那么，我可以选择我们的终点吗？」

「本来就该这样。」

「而且，我是今天诞生在哈巴亚流沙漠这里的弗瑞曼人。我的人生今天才开始，之前我只是孩子。」

「不完全是孩子。」斯第尔格说着，拉紧被风掀开的兜帽一角。

「但是，我的世界曾经被塞子封住，如今塞子拔开了。」

「没有塞子了。」

「我要去南边，斯第尔格——二十响远。我要看看我们创造的这片土地，这片我过去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土地。」

我还要去看看我的儿子和家人，他想。现在，我需要时间来想想在我头脑中已成过去的将来。动乱开始了，要是我没有待在可以解决动乱的地方，局面会难以收拾。

斯第尔格用沉着、审视的目光看着他。而保罗仍留神看着契妮，看到她脸上立即露出感兴趣的神情，也留意到他的话在队伍中点起了兴奋之火。

「大伙儿渴望跟你一起去袭击哈克南的凹地，那片凹地只有一响远。」斯第尔格说。

「弗瑞曼敢死队员跟我一起出击过。」保罗说，「这之后，他们会

再次和我出击，直到厄拉科斯的天空下再也见不到哈克南人。」

创造者往前冲时，斯第尔格打量着保罗。保罗意识到，此刻的这一幕勾起了斯第尔格的回忆，让他回想起当年列特—凯恩斯死后，他如何指挥泰布穴地，又如何取得长老议会的领导权。

保罗想：他已经听过弗瑞曼年轻人闹事的报告。

「你希望召集长老吗？」斯第尔格问。

队伍中的年轻人两眼发光。他们边骑边晃着身体，留意事态发展。保罗从契妮的眼神中看出了她的不安。她一会儿看看她的舅父—斯第尔格，一会儿看看她的男人—保罗。

「你猜不出我想要什么的。」保罗说。

他心想：我不能退缩，必须控制住这些人。

「今天，你是沙虫驭者。」斯第尔格说，语气冰冷生硬，「你要如何行使这个权力？」

我们需要时间放松，好好冷静思考，保罗想。

「我们去南方。」

「即使我说，今天结束时我们就应该折返北方？」

「我们去南方。」保罗重复道。

斯第尔格用长袍紧紧裹住自己，浑身散发出一贯的威严，说道：「我们将召集首领会，我会发出通知。」

他以为我要向他挑战，保罗想，他也知道自己无法对抗我。保罗面向南方，感受风吹打在他裸露的脸颊上，一边想着做决定所必须考量的因素。

他们不明白！他想。

但保罗知道，他不能因为顾忌而转向。在他预见到的时代风暴中，他必须牢牢守住中心线。未来的某个瞬间将出现可以平息动荡的关键时刻，但前提是，他必须位在那个可以一击奏功的地方。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向他挑战，保罗想。只要还有办法可以阻止圣战……

「我们将在哈巴亚山嵴下的鸟巢洞扎营，在那里吃晚饭、祈祷。」斯第尔格说。创造者边爬边晃，他用一支矛钩稳住自己，伸手指向前方沙漠上突起的一道低矮岩石屏障。

保罗观察着那道断崖，层层叠叠的岩石像波浪一样漫过断崖。没有半点能让刚硬的地平线显得柔和些的绿意、花朵。断崖后面便是深入南方沙漠的路径，就算他们驱使创造者全速前进，也至少是十天十夜的行程。

二十响。

这条路通向一处远离哈克南人巡逻队的地方。他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那些梦已经展示过了。他们行进中的某一天，遥远地平线上的颜色会有一点轻微变化—变化如此之小，以至于他会觉得，那是自己一厢情愿幻想出来的。那里就是他们的新穴地。

「我的决定符合穆阿迪布的心意吗？」斯第尔格问道。他的语气只带了极其轻微的讥讽，但弗瑞曼人一向敏感，鸟鸣的每一个音调、翼手信使的每一道平静信息都能分辨。所以大家都听出了斯第尔格的讥讽，纷纷把目光转向保罗，看他怎么回应。

「在我们献身敢死队时，斯第尔格听过我向他宣誓效忠。」保罗说，「我的敢死队员都知道我言出必行，难道斯第尔格不相信？」

斯第尔格垂下眼帘，他听出了保罗话中的痛苦。

「友索，我同一穴地的伙伴，我永远也不会怀疑他。」斯第尔格说，「但你是保罗—穆阿迪布，厄崔迪公爵，也是天外之音。这些人我甚至不认识。」

保罗扭头望着耸立在沙漠上的哈巴亚山嵴。他们脚下的创造者仍然强健而服从，还能载他们走上过去弗瑞曼人所走过最远的两倍路程。他知道这一点。除了讲给孩子听的古老传说以外，没有什么的年纪能与这位沙漠长者相比。保罗意识到，它将成为新传奇的素材。

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

保罗看了看那只手，顺着手臂看到后面那张脸—还有斯第尔格露在面罩和蒸馏服兜帽之间那双深色的眼睛。

「在我之前领导泰布穴地的那个人，是我的朋友。」斯第尔格说，「我们共患难。我救过他好几次……他也救过我好几次。」

「我是你的朋友，斯第尔格。」保罗说。

「没人怀疑。」斯第尔格说。他挪开手，耸了耸肩，「但这是惯例。」

保罗知道，斯第尔格过于注重弗瑞曼人的惯例，无法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在这里，要想取得部落的领导权，继任者必须杀死前任首领。如果前任首领意外死于沙漠，继任者就必须杀死部落中最强壮的人。斯第尔格就是这样成为耐巴的。

「我们该让创造者回沙地下面了。」保罗说。

「是的，我们可以从这里走到山洞那边。」斯第尔格赞同道，

「我们骑得够远的了。它会把自己埋进沙里，生上一两天闷气。」保罗说。

「你是沙虫驭者。」斯第尔格说，「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他突然停下来，凝视着东方的天空。

保罗转过身，眼睛染上的香料蓝翳使他看到的天空有些发暗，远方很有节奏的闪光在蔚蓝天空的映衬下十分清晰。

扑翼机！

「一架小型扑翼机。」斯第尔格说。

「可能是侦察机。」保罗说，「你认为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从这么远的距离看过来，我们只不过是地表的一条沙虫。」斯第尔格说，他用左手打了个手势，「下去，在沙地上散开。」

小队开始从沙虫侧面往下滑，一个接一个跳下去，躲在斗篷下面，与沙漠融为一体。保罗特意记住契妮跳下去的位置。不一会儿，沙虫背上只剩他和斯第尔格。

「第一个上来，最后一个下去。」保罗说。

斯第尔格点点头，用矛钩稳住身形，从侧面跳了下去，落在沙地上。

保罗一直等到沙虫安全离开小队散开的区域，才取下矛钩。沙虫还没筋疲力竭，这一刻得格外小心。

那条巨大的沙虫一摆脱刺棒和矛钩，就开始往沙子里钻。

保罗轻盈地沿着它那宽阔的背嵴往后跑，算准时机往下跳。一着地，就按过去学到的那样全力冲向一座沙丘的滑落面，裹着衣袍，把自己藏在纷纷落下的沙瀑下面。

然后，等待……

保罗轻轻翻过身，从衣袍缝隙望出去，看到了一线天空。他想像着

身后一路藏起来的其他人也正做着同一件事。

看见扑翼机之前，他先听到机翼扑打的声音。扑翼机的喷射发动机轻轻哼着，掠过他那片沙漠的上空，然后绕了一道很大的弧，朝山崖那边飞去。

保罗注意到，这是一架没有标志的飞机。

飞机越过哈巴亚山嵴，消失在视野之外。

沙漠上传来一声鸟叫。又是一声。

保罗抖掉身上的沙，爬上沙丘顶端，其他人也都站直身子，从山嵴那边一路走来，排成蜿蜒的一条线。保罗从他们中间认出了契妮和斯第尔格。

斯第尔格指指山嵴方向。

他们聚拢过来，开始在沙面上行走，小心地以节奏散乱的步伐滑过沙面，以免引来创造者。斯第尔格靠过来，和保罗并肩走在被风压实的沙丘顶端。

「是走私贩的扑翼机。」斯第尔格说。

「看来是这样。」保罗说。「但对走私贩来说，这里太深入沙漠腹地了。」

「他们跟哈克南巡逻队之间也有麻烦。」斯第尔格说。

「如果他们能深入沙漠腹地这么远，就有可能去得更远。」保罗说。

「确实如此。」

「如果他们冒险深入南部地区，就有可能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那样就糟了。走私贩也贩卖情报。」

「他们是在寻找香料，是吧？」斯第尔格问。

「那样的话，会有一支空中小队和一辆沙地爬行车在某个地方等着。」保罗说，「我们有香料，就让我们在沙地上设诱饵吧，最好能抓住几个走私贩。该给他们一次教训了，好让他们明白这是我们的土地。再说，我们的人也需要练习一下新武器。」

「友索说话了。」斯第尔格说，「友索为弗瑞曼人着想。」

而保罗心想，但在那个可怕的使命面前，连友索也不得不屈从，做出违背心愿的决定。

一场沙暴正在酝酿。

6

当法律及职责因宗教作用合而为一时，你永远无法拥有完全的自觉，无法充分意识到自己。你总是有所缺损，而非完整个体。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宇宙中的九十九个奇迹》



走私贩的沙地爬行车和其运机舰悬浮在沙丘的斜坡上，旁边围着数架嗡嗡轰鸣的扑翼机，像一群蜜蜂拥着蜂后。在机群正前方，一道低矮的山嵴从沙地上升起，像大盾壁的小型仿造品，干燥的山嵴两侧被新近刮起的暴风扫得干干净净。

沙地爬行车的控制室里，哥尼·哈莱克倾身向前，调整着双筒望远镜的焦距，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他看到山嵴另一边有片黑色区域，可能是香料喷发。他向一架在空中盘旋的扑翼机发出信号，派它过去侦察。

扑翼机扇着翅膀，表示收到信号。它飞出机群，迅速向那片黑沙扑去，盘旋在那片区域的上空，垂下探测器，一直放到贴近地面的高度。

扑翼机几乎是立即收起翼尖，机首向下，绕着圈子，告诉正在等待的沙地爬行车——香料找到了。

哥尼收起双筒望远镜，知道其他人也看到信号了。他喜欢这块香料田，因为山嵴提供了良好的遮蔽和保护。这里是沙漠腹地，不大可能遇伏……然而……哥尼还是发信号派出一支小队飞到山嵴上空侦察，同时命令后备小队在附近散开，占据有利位置——不能太高，会被远处哈克南人的探测器发现。

话虽如此，可哥尼不相信哈克南人的巡逻队会这么深入南方。这里终究是弗瑞曼人的地盘。

哥尼检查自己的武器，咒骂防护盾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使用任何会招来沙虫的设备。他揉着下颌上的赤棘鞭痕，打量起周围的景致来。他觉得，最安全的做法是派出地面部队穿越山

峭。步行探查仍然最可靠。在弗瑞曼人和哈克南人相互攻击之时，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在这里，使他不安的是弗瑞曼人。只要你出得起钱，他们不介意你花钱买走所有香料，但如果你踏入他们的禁区，他们就会变成盛怒的妖魔。而他们近来又变得极其狡诈。

这些原住民在战斗中很狡诈，又熟悉地形，这使哥尼非常苦恼。他们是哥尼所遇过最善战的人。要知道，哥尼可是由宇宙中最好的战士训练出来的。他还是沙场老将，而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战士才能从那些战争中幸存下来。

哥尼再次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纳闷自己为何感到不安。也许是他们看见的那条沙虫……但那是在山峭的另一边。

一颗脑袋突然从甲板上冒出来，钻进控制室，走到哥尼身旁。这是工厂指挥官，一个独眼老海盗，长着满脸胡须，因长期食用香料食物而有湛蓝的眼睛和奶白色的牙齿。

「看样子像盛产的矿区，长官。」指挥官说，「要我开过去吗？」

「从那片山峭下来，」哥尼命令道，「让我跟我的人登陆。你们可以从那里把沙地爬行车拉到矿区去。我们要看看那块岩石。」

「是。」

「万一出了什么事，」哥尼说，「先救爬行车，我们可以搭扑翼机离开。」

爬行车长向他敬了敬礼。「是，长官。」他钻出舱口，退回了下面。

哥尼再一次扫视地平线。他正侵入弗瑞曼人的土地，因此不得不考虑到弗瑞曼人在此出没的可能性。弗瑞曼人的骁勇及神出鬼没都令他相当忧虑。这次行动有许多方面使他不安，但酬金非常丰厚。同时，他不能让扑翼机升到高空侦察，还必须保持无线电安静，这也增加了他的不安。

沙地爬行车掉头，开始下降，然后轻轻滑到山峭脚下干燥的沙地，踏板降在沙子上。

哥尼打开顶盖，解开安全带，爬行车一停稳，他便爬了出去，一边顺手把舱盖关好。他翻过踏板护架，直接跳到救生网外面的沙地上。他

的五个贴身卫兵则从机鼻的舱口钻出来，站在他旁边。其他人依序松开连接爬行车和运机舰的运载翼，两者一分离，运机舰便离开地面，上升至低空盘旋。

巨大的沙地爬行车一着陆，便歪着机身离开岩嵴，摇摇摆摆地开往沙漠中那片黑色的香料田。

一艘扑翼机突然俯冲下来，滑了一小段距离，停在附近。然后，其他扑翼机开始一架接一架着陆，吐出哥尼的手下之后，又升回空中悬浮。

哥尼穿着蒸馏服试试肌肉能不能使力，舒展舒展筋骨。他把面罩从脸上取下来，这样一来，一会儿发布命令时，声音会更有气势，为此即使损失些水分也是必要的。他开始往岩石上爬，一边察看着地形。脚下是鹅卵石和砾沙，还有阵阵的香料味。

设立紧急基地的好地方，他想，也许应该在这里埋一些物资。

他回头瞥了一眼，看到手下跟在他身后散开。出色的战士！就连那些他还没来得及测试的新人也很出色。用不着每次都交代他们该做什么，任何人身上都见不到防护盾发出的闪光。这群人里没有懦夫，没人把防护盾带进沙漠，因为沙虫会感应到屏蔽场，跑来抢走他们找到的香料。

哥尼站在岩石上，从此处稍高的视野可以看到大约半公里外的香料田，沙地爬行车刚刚抵达边缘地带。他抬头看了掩护的机队，注意到它们的高度一不算太高。他冲自己点了点头，转身继续往山嵴爬。

就在这时，山嵴炸开了！

十二道怒吼的火焰直直冲向盘旋着的扑翼机和运机舰的机翼。沙地爬行车那边传来爆炸声，哥尼周围的岩石上突然间布满头戴兜帽的战士。

哥尼来不及细想，只在心里惊叫道：看在神母的份上！火箭！他们竟敢用火箭！

然后，他眼前出现一个头戴兜帽的人。那人压低身子，手持晶刃匕准备进攻。另外还有两个人站在高处的岩石上，一左一右等候着。哥尼眼前这个战士只露出兜帽和沙色斗篷面罩之间的双眼。然而，那人蓄势待发的姿势透露出此人是训练有素的战士。而那双蓝中透蓝的眼睛表

明，对手是沙漠深处的弗瑞曼人。

哥尼伸手拔刀，眼睛盯着那人手里的晶刃匕。他们既然敢用火箭，就很可能还有其他抛射兵器。这种时候尤其需要小心。他单凭声音就能判断，他的机队至少已有一部分被击落，同时身后还传来低吼声，说明有几人正陷入苦战。

那名弗瑞曼战士站在哥尼面前，视线始终盯着哥尼的手。他看看哥尼的刀，又收回目光，看着哥尼的眼睛。

「把刀留在刀鞘里，哥尼·哈莱克。」那人说。

哥尼犹豫了一下。即使透过蒸馏服的过滤器，他也听得出这个声音很耳熟。

「你知道我的名字？」他问。

「你没必要对我用刀，哥尼。」那人说着，直起身来，将晶刃匕插回斗篷下的刀鞘里，「告诉你的人，停止无用的抵抗。」

那人把兜帽甩到身后，又把过滤器拉到一边。

眼前的人使哥尼浑身一僵。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见到雷托·厄崔迪的鬼魂，然后，他慢慢明白了。

「保罗。」他轻声说，「真的是保罗吗？」

「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吗？」保罗问。

「他们说你死了。」哥尼喘着粗气，向前迈了半步。

「叫你的人投降。」保罗命令道，朝山嵴低处的岩层挥了挥手。

哥尼转过身，勉强把目光从保罗身上挪开。他放眼望去，看到只有少数几处仍在战斗。戴兜帽的沙漠人似乎到处都是。沙地爬行车静静地躺着，车顶站满了弗瑞曼人。空中不见一架扑翼机的踪影。

「别打了！」哥尼吼道。他深深吸了口气，合拢双手围成喇叭状，大声喊道：「我是哥尼·哈莱克！别打了！」

慢慢地，打斗中的人战战兢兢地分开来。一双双眼睛疑惑地转向他。

「这些人是朋友。」哥尼叫道。

「好个朋友！」有人高声骂道，「我们有一半的人都被他们杀死了。」

「这是误会。」哥尼说，「不要一错再错。」

他转身面向保罗，盯着这个年轻人浓浓的弗瑞曼蓝眼。

保罗的嘴角露出微笑，表情却带着些冷峻。哥尼不由得想起老公爵，保罗的祖父，但又随即注意到他的剽悍凌厉，厄崔迪家以前没人有这股气势。他的皮肤变得像皮革一样坚韧，目光犀利，仿佛只用眼睛随便一瞟，就可以掂出任何东西的分量。

「他们说你死了。」哥尼重复道。

「让他们那样想，似乎是最好的防卫。」保罗说。

哥尼明白了，那就是自己所能得到的所有道歉—自己被遗弃，只能倚赖手上有限的资源，被误导，相信他的小公爵……他的朋友，已经死了，而他所得到的道歉就是这句话。于是，他突然很想知道，这人身上是否还留有他所认识、他用训练斗士的方法教出来的那名少年。

保罗迈前一步，走近哥尼，发觉了他眼中的痛苦。

「哥尼……」

一切仿佛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两人抱在一起，拍着彼此的背，感受着对方可靠的坚实血肉。

「你这小子！你这小子！」哥尼不住地说。

而保罗则叫着：「哥尼，老兄！哥尼，老兄！」

未几，两人站开，看着彼此。哥尼深深吸了口气说：「原来，就是你让弗瑞曼人的战术变得这么高明。我早该想到的。他们不断做些我自己也会策画的事。要是我早知道……」他摇了摇头，「要是你给我带句话就好了，小伙子。什么也阻挡不了我。我会不顾一切地跑来，而且……」

保罗的眼神使他停了下来……是那种严厉的、审度的眼神。

哥尼叹了口气。「当然，有人会想，为什么哥尼·哈莱克要不顾一切跑到弗瑞曼人那里。有些人不但会怀疑，还会搜寻答案。」

保罗点点头，看了看等在一旁的弗瑞曼人，他们脸上露出好奇的神情。他把目光从敢死队员的脸移回到哥尼，发觉这位前剑术师父满脸欢喜。保罗把这看成好兆头，暗示自己踏上了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道。

有了哥尼站在我这边……

保罗的目光越过弗瑞曼敢死队员，沿着山嵴朝下看了一眼，打量着跟哈莱克一道来的走私贩。

「你的人站在哪一边，哥尼？」他问。

「他们全是走私贩。」哥尼说，「哪边有利可图，他们就站在哪一边。」

「我们的冒险事业没什么利润。」保罗说。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哥尼正晃动右手的手指，发出几不可察的暗号。这是他们过去的手语暗号，告诉他走私贩里有不可信任的人，必须提防。

保罗努努嘴，表示自己知道了，一边抬头望了望站在他们上方岩石上戒备的人马，看到斯第尔格也在那里。一想到与斯第尔格之间还有未了的问题，保罗渐渐冷静下来，不再那么兴高采烈了。

「斯第尔格，」他说，「这是哥尼·哈莱克，我跟你谈起过他。他过去是我父亲的亲卫队长，也是教过我的剑术大师之一，老朋友了。在任何危险情况中都可以信任他。」

「我听说，」斯第尔格说，「你是他的公爵。」

保罗盯着高处那张黝黑的面孔。斯第尔格为什么这么说？「他的公爵。」最近，斯第尔格的话里总有一种奇怪的语气，很微妙，仿佛他宁愿说些别的。这不是斯第尔格的风格，他是弗瑞曼领袖，一个坦率直言的人。

我的公爵！哥尼想。他再次望向保罗。是的，雷托公爵死后，保罗便接继承了公爵的头衔。

厄拉科斯上弗瑞曼战争的模式在哥尼脑海中有了新的发展。我的公爵！他心里原本已经死去的一个地方复活了。他只有一部分意识集中在保罗身上，听到保罗下令解除走私贩的武装，盘问他们。

哥尼听到自己的一些手下纷纷抗议，思绪这才回到保罗的命令上。他摇摇头，转过身去。「你们这些人都聋了吗？」哥尼大声吼道，「他就是厄拉科斯的正统公爵，照他的命令去做。」

走私贩们抱怨着缴械投降。

保罗上前一步走到哥尼身边，压低声音说：「我没想到落入陷阱的会是你，哥尼。」

「我可是上了一课。」哥尼说，「我敢打赌，那片香料田只有表面撒上薄薄一层香料，地下除了沙子什么也没有。那是引我们上钩的诱饵。」

「你赌赢了。」保罗说。他看着下面那些正被卸下武器的人，「你的手下里还有没有我父亲的人？」

「没有。我们分得很散。自由行商那边只剩下几个，大多数人一存够钱就离开了。」

「可你留下来了。」

「我留下来了。」

「因为拉班在这里。」保罗说。

「我以为，除了复仇之外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哥尼说。

山嵴顶上突然传来奇怪的吆喝声，声音很短促。哥尼一抬头，见到一个弗瑞曼人正挥动着方巾。

「创造者来了。」保罗说。他走到岩石突出的一角上，哥尼紧随其后，两人一起朝西南方望去。在不远不近的沙漠里，可以看见一条沙虫钻地时拱起的土堤正穿越无数沙丘，沙尘滚滚直奔山嵴而来。

「够大了。」保罗说。

他们脚下的沙地爬行车卡嗒卡嗒地发动履带，如巨大的昆虫般，踏着隆隆的步伐朝岩石奔去。

「可惜没办法救下那架运载机。」保罗说。

哥尼瞟了他一眼，回头看看沙漠上的一缕缕烟和星舰残骸，是被弗瑞曼人用火箭打下来的运载和扑翼机。他突然为那些丧命的人感到痛心——那都是他的人。他说：「你父亲会更关心他没能救下的人。」

保罗用严峻的目光盯了他一下，旋即垂下双眼。过了一会，他说：「他们是你的朋友，哥尼。这我理解。可对我们来说，他们是入侵者，可能会看到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这一点你也必须理解。」

「我很理解。」哥尼说，「现在，我想见识一下那些我不该看到的东西。」

保罗抬起头来，看到哈莱克脸上露出过去熟悉的狡黠笑容，他下颌那道赤棘鞭痕也如过去一样扭动起来。

哥尼朝脚下的沙漠点了点头。到处都是弗瑞曼人，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使他感到震惊的是，似乎没人担心沙虫正在逼近。

充当诱饵的香料田后面是辽阔的沙丘，一阵鼓声从那边传来。沉沉的声响仿佛是透过脚传入身体。哥尼看见弗瑞曼人沿着沙虫前进的路线

在沙地上一一散开。

沙虫继续奔来，就像是巨型砂鱼蜥，高高拱起沙丘地表。它的体节扭动、起伏，掀起阵阵沙浪。没过多久，哥尼便在岩顶的制高点上亲眼目睹沙虫被制伏的一幕：持钩人大胆一跃、那生物的翻身、整整一队人都跃到沙虫布满鳞甲、闪闪发亮的弯曲身侧上。

「这就是你不该看到的事之一。」保罗说。

「一直有这种传言，」哥尼说，「但若不是亲眼看到，实在难以置信。」他摇了摇头，「厄拉科斯的所有人都害怕这家伙，可你们却把它当坐骑。」

「你也听过我父亲提到的沙漠军，」保罗说，「这就是。这颗行星的地表是属于我们的！任何风暴、任何生物、任何恶劣的环境都无法阻挡我们。」

我们。哥尼想，他指的是弗瑞曼人。他讲到自己时，已经把自己当成弗瑞曼人的一员了。哥尼再次打量着保罗那双香料蓝的眼睛。他知道，自己的眼睛也染上了几分香料蓝，但走私贩可以得到宇宙各地的食物，所受的影响还不深。当走私贩提到「被香料刷过」时，意思是指那人太本地化，通常暗示着不可信任。

「以前在这个纬度，我们不会在光天化日下骑沙虫。」保罗说，「但拉班的空中部队剩得不多了，他不会浪费军力在沙漠上寻找几个小黑点。」他看着哥尼，「你的扑翼机出现在这里，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

我们……我们……

哥尼摇摇头驱走这种想法。「和你们相比，大吃一惊的人应该是我们吧。」他说。

「拉班对凹地和村庄的人说了些什么？」保罗问。

「他们说，他们在裂谷村庄里加强了防御工事，你们伤害不了他们。他们还说，他们只需要守在防御工事里，你们就会在徒劳无益的进攻中累死自己。」

「一句话，」保罗说，「他们动弹不得。」

「而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哥尼说。

「这是我从你那里学到的策略。」保罗说，「他们已经丧失了主导

权，这代表他们已经输掉这场战争。」

慢慢地，哥尼露出会意的微笑。

「我们的敌人只能待在我想要他们待的地方。」保罗看了看哥尼，「好了，哥尼。你会支持我打完这一仗吗？」

「支持？」哥尼瞪着他说，「爵爷，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为你效力的念头。你是唯一一个让……以为你死了的人。而我呢，就到处漂泊，每天得过且过，等着拿自己的命去换另一个人的命—拉班的命。」

保罗有些尴尬，不作声了。

一个女人爬上岩石，朝他们走来，蒸馏服兜帽和面罩之间露出的眼睛始终在保罗和他同伴之间扫来扫去。女人在保罗面前停下脚步。哥尼注意到她站得离保罗很近，一副宣告所有权的样子。

「契妮，」保罗说，「这是哥尼·哈莱克，我跟你提过他。」

她看看哈莱克，又扭头对保罗说：「我记得。」

「那些人骑着沙虫去哪里？」保罗问。

「他们只是把它赶开，好让我们有时间抢救设备。」

「那么……」保罗突然顿住，用力嗅了嗅空气。

「风来了。」契妮说。

他们头顶的山嵴上有人高声叫道：「喂—风来了！」

哥尼发觉弗瑞曼人的动作明显加快了，跑来跑去，几近匆忙。沙虫没有让弗瑞曼人恐惧，风却使他们紧张起来。沉重的沙地爬行车爬上他们脚下干燥的沙地。一扇石门突然在岩石间打开，露出一条通道……香料工厂一进洞，石门便合拢起来，紧密到连哥尼也看不出痕迹。

「你们有很多这样的隐藏处吗？」哥尼问。

「很多很多。」保罗答道。他看着契妮说，「去找柯巴。告诉他，哥尼警告我，这伙走私贩里有几个不能信任的家伙。」

她看了哥尼一眼，回头望望保罗，点点头，转身跳下岩石，灵巧得像头羚羊。

「她是你的女人。」哥尼说。

「是我长子的母亲。」保罗说，「厄崔迪氏族又添了一个雷托。」

哥尼什么也没说，只是双眼睁大，接受了这个事实。

保罗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南方的天空已是整片咖哩色，断断

续续的阵风和猛烈的气流刮起沙尘，扬到他们上方的半空中。

「系好你的蒸馏服。」保罗一边说，一边系紧自己的面罩和兜帽。

哥尼照做了。幸亏有过滤器，这里的风沙可真厉害。

保罗说：「有哪些人你不信任，哥尼？」声音隔着过滤器传来，有些含糊不清。

「有几个新招来的人，」哥尼说，「是从外星球……」他突然一顿，被自己用的词吓了一跳。外星球，这个词竟如此轻易地从他嘴中溜出。

「哦？」保罗说。

「他们不像我们平时招来的那些寻宝人，」哥尼说，「他们更剽悍。」

「哈克南间谍？」保罗问。

「爵爷，我认为，他们并不向哈克南人报告。我怀疑他们是皇帝的人马，有点萨鲁斯—塞康达斯人的影子。」

保罗目光锐利地瞥了他一眼，「萨多卡？」

哥尼耸耸肩，「可能。但他们伪装得很好。」

保罗点点头，心想：哥尼这么快就变回厄崔迪家臣……只是，还是有点保留……跟原先不太一样。厄拉科斯改变了我，也改变了他。

两个戴兜帽的弗瑞曼人从他们脚下的乱石堆中露出身形，开始往上爬。其中一人肩上扛着一个很大的黑色包裹。

「我的人在哪里？」哥尼问。

「都很安全，在我们脚下的岩石里。」保罗说，「我们在这里有个山洞，鸟巢洞。等沙暴过去，我们再决定怎么处置他们。」

山嵴上面有人喊道：「穆阿迪布！」

保罗闻声转过身去，看见一个弗瑞曼卫兵正示意他们下到洞里去。保罗发出信号，表示他已经听见了。

哥尼表情骤变。他打量着保罗。「你就是穆阿迪布？」他问，「你就是『沙之意志』？」

「那是我的弗瑞曼名。」保罗说。

哥尼转身走开，心头涌起不祥的烦闷感。他的人一半躺在沙漠里死了，其余的人被俘。他并不关心那些新招募来的家伙，他们本来就值得

怀疑。但其他人里也有好人，有朋友，他觉得自己应该对他们负责。「等沙暴过去，我们再决定怎么处置他们。」这就是保罗的话，穆阿迪布的话。哥尼想起那些关于穆阿迪布，关于天外之音的传闻：他如何剥下哈克南军官的皮做鼓面，身边如何围着弗瑞曼敢死队员，那些队员又如何唱着死亡圣歌涌入战场。

原来是他！

那两个弗瑞曼人爬上山岩，轻快地跃到保罗面前一块凸出的岩石上。黑脸人说：「全弄好了，穆阿迪布。我们最好现在就下到山洞里去。」

「好的。」

哥尼注意到那人说话的语气。半命令半请求。这就是那个名叫斯第尔格的人，弗瑞曼新传奇中的另一号人物。

保罗看着另一人扛着的包裹，说：「柯巴，包裹里是什么东西？」

斯第尔格回答说：「在沙地爬行车上找到的，上面有你这位朋友的姓名缩写，里面装着一把九弦琴。我听你讲过好多次哥尼·哈莱克弹九弦琴的故事。」

哥尼打量着说话的人，看到蒸馏服面罩外隐约露出几缕黑色的胡须、一双锐利的鹰眼，和一个鹰钩鼻。

「爵爷，你有个很为人着想的朋友。」哥尼说，「谢谢你，斯第尔格。」

斯第尔格示意他的同伴把包裹递给哥尼，说：「谢谢你的公爵大人吧。全靠他的支持，你才能加入我们。」

哥尼接过包裹，为对方的言外之意感到困惑。这人的口吻明显带着挑衅。哥尼很想知道，这个弗瑞曼人是不是在嫉妒。突然跑出来一个叫哥尼·哈莱克的家伙，甚至在到达厄拉科斯之前就认识保罗，还跟保罗交情深厚，这份关系是斯第尔格永远无法介入的。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保罗说。

「斯第尔格，大名鼎鼎的弗瑞曼人。」哥尼说，「任何杀哈克南人的勇士，我都很荣幸能跟他结交。」

「你愿意和我的朋友哥尼·哈莱克握握手吗？」保罗问。

慢慢地，斯第尔格伸出手来，用力握住哥尼结满老茧的握剑大手。

「很少有人没听说过哥尼·哈莱克的大名。」他一边说，一边松开手，转身对保罗说：「沙暴的势头很猛。」

「我们立即动身。」保罗说。

斯第尔格转身带着他们向下穿过岩石堆，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走到一道隐蔽的裂口，那里有道低矮的入口通往洞穴。他们刚走进洞穴，里面的人便急忙用密封条把门封死。灯球照亮了一间宽大的圆顶穴室，一边有块突出的岩架，一条通道从那里伸向洞穴深处。

保罗跳上那块岩架，带头进入通道，哥尼紧随其后，其他人则朝洞口对面的另一条通道走去。保罗带路经过一座前厅，走进内室，内室墙上挂着葡萄酒色的深红壁毯。

「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一会儿，没人会来打扰。」保罗说，「他们尊重我的……」

房间外突然响起叮叮当当的警铃声，紧接着传来大声呼喝和武器碰撞的声音。保罗急忙转身往回冲，穿过前厅，跑到外面那块岩架上，俯视着脚下的大厅。哥尼手持武器跟在后面。

下面的洞底，一群人正混在一起厮杀。保罗站了片刻，估量着眼前这一幕。他认出战斗一方是身穿弗瑞曼长袍和沙地斗篷的自己人，另一方则身着不同服装。凭着母亲过去对他的训练，保罗能从蛛丝马迹推断重要事实：弗瑞曼人正在与那些身穿走私贩服装的人搏斗，而走私贩已经被挤成几个小三角，背靠背三人一组苦苦支撑。

近身搏斗时的这种习惯，是皇家萨多卡军的标记。

一个挤在人群中奋战的敢死队员看见了保罗，顿时，战斗呼号在洞内响起，此起彼伏：「穆阿迪布！穆阿迪布！穆阿迪布！」

另一双眼睛也认出了保罗，一把乌黑的匕首风驰电掣般向他射来。保罗一侧身，只听匕首啪的一声劈在他身后的岩石上，然后瞥见哥尼拾起了那把匕首。

走私贩的三角队形被逼向后方。

哥尼举起匕首，递到保罗眼前，指指匕首上细如发丝的皇家黄纹章——金色狮子头，匕首柄的每一面都刻着眼睛。

毫无疑问是萨多卡。

保罗走到岩架上。下面只剩三个活着的萨多卡，穴室的地上横七竖

八蜷缩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有萨多卡，也有弗瑞曼人。

「住手！」保罗喊道，「保罗·厄崔迪公爵命令你们住手！」

正在格斗的人动摇起来，犹豫不决。

「你们，萨多卡！」保罗朝剩下的那几人大声喝道，「你们是奉谁的命令，竟敢来威胁一位有统治权的公爵？」他的人开始从四面八方压向那几个萨多卡，保罗飞快补上一句，「快住手！」

那个三角形小队已经被挤在角落里，其中一人质问道：「谁说我们是萨多卡？」

保罗从哥尼手上拿过那把匕首，举过头顶：「这把匕首说的。」

「那谁说你是有统治权的公爵？」那人又问。

保罗向他周围的敢死队员一指，说：「这些人说我是有统治权的公爵。你们的皇帝把厄拉科斯赐给厄崔迪氏族，我就是厄崔迪。」

萨多卡站着不吭声，踌躇不决。

保罗打量着那个人。身材高大，相貌平凡，左边脸颊上一道暗淡的伤疤横过半边脸。他的神态暴露出内心的愤怒和迷惑，浑身上下却仍旧散发傲气。没有那股傲气，所有萨多卡就跟裸体一样——而有了这股傲气，即使他一丝不挂，看上去也像穿着全套衣物。

保罗看着他的敢死队小队长说：「柯巴，他们怎么会有武器？」

「他们把匕首藏在蒸馏服下面的暗袋里。」那个小队长说。

保罗扫视了一遍满屋的死者和伤者，将目光投向小队长，无需多说，小队长自己就垂下了双眼。

「契妮在哪里？」保罗问，屏住呼吸，等着对方的回答。

「斯第尔格把她带到一边去了。」他朝另外一条通道努努嘴，然后看着地上的死伤者，「该为这个过失负责的人是我，穆阿迪布。」

「你那里有多少这样的萨多卡，哥尼？」保罗问。

「十个。」

保罗轻盈地跳到岩室底部，大步走到那个说话的萨多卡旁边，站在他的攻击范围内。

弗瑞曼敢死队员紧张了起来，他们不喜欢看到保罗离危险那么近。他们希望保有穆阿迪布的智慧，因此竭力避免保罗涉险。

保罗头也不回地问他的小队长：「我们的伤亡如何？」

「两死四伤，穆阿迪布。」

保罗看到萨多卡后面有动静，是契妮和斯第尔格，两人正站在另一条通道里。他改而望向那个萨多卡，紧盯着对方的眼睛。这双眼睛带着外星特征，有很分明的眼白。「你叫什么名字？」保罗问道。

那人僵住了，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

「想都别想。」保罗说，「很明显，你们受命找出谁是穆阿迪布，然后设法干掉我。我敢说，正是你们几个建议到这沙漠深处来寻找香料。」

身后的哥尼倒吸一口气，保罗禁不住露出一丝微笑。

那个萨多卡的脸涨得通红。

「站在你们面前的不止有穆阿迪布。」保罗说，「你们死了七个人，而我们只死了两个。三比一。跟萨多卡战斗，这表现相当不错，对吗？」

那个萨多卡刚想上前，敢死队员马上逼过去，他不得不退后。

「我在问你的名字。」保罗用魅音语调问道，「告诉我你的名字！」

「上尉阿拉夏姆，皇家萨多卡。」那个萨多卡脱口而出，然后张大了嘴，困惑地望着保罗，原先那股把石洞看成野蛮人巢穴的傲慢神态渐渐消失了。

「好！阿拉夏姆上尉。」保罗说，「为了你今天看到的一切，哈克南人肯定乐意付出高价。至于皇帝——虽说他背信弃义，但为了得到厄崔迪遗族的情报，恐怕也会不惜代价。」

上尉看了看一左一右留在他身边的两个人。保罗几乎能看出那人脑子里正转着什么念头：萨多卡绝不投降，但必须让皇帝知道这个威胁的存在。

保罗运用魅音说：「投降吧，上尉。」

上尉左边那人毫无征兆地扑向保罗，胸膛却撞上他的上尉手中闪出的匕首。袭击者呆呆地瘫倒在地，身上还插着匕首。

上尉转向唯一剩下的同伴说：「由我来决定什么是对皇帝陛下最有利的。」他说，「明白吗？」

另一个萨多卡的双肩耷拉下来。

上尉转向保罗：「我为你杀了一个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别忘了。」

「你们是我的俘虏，」保罗说，「你们向我投降了。至于你们是生是死，已经无关紧要。」保罗示意卫兵带走两个萨多卡，打了个手势，让负责搜身的小队长过来

卫兵拥上，押着俘虏离开了。

保罗朝小队长俯身。

「穆阿迪布。」柯巴说，「我让你失望了，我……」

「这是我的错，柯巴，」保罗说，「我早该提醒你该搜查些什么。今后搜查萨多卡的时候，要记住这次教训。另外还要记住：每个萨多卡都有一两个假脚趾甲，只要跟身上的其他秘密物品相连，就可以发射信号。他们会有好几颗假牙。头发也暗藏魃迦藤，那东西细到让人几乎无法看到，却坚韧到足以勒死人，并把头割下来。要对付萨多卡，你必须仔细搜查，认真搜查—既用普通的仪器，也要使用X光，甚至剃掉他们身上的每根毛发。可即使你这么做了，还是会漏掉些什么。」

保罗抬头看看哥尼，后者早就来到他身边，正听他讲话。

「那我们最好还是杀了他们。」小队长说。

保罗摇了摇头，眼睛却仍看着哥尼。「不。我打算让他们逃跑。」

哥尼望着他。

「阁下……」他喘着粗气说。

「怎么？」

「你的人说得对，应该立刻处死这些俘虏，销毁所有证据。你已经使皇家萨多卡蒙羞了！皇帝知道了会寝食难安，恨不得把你架在火上慢慢烤死。」

「皇帝对我不大可能有那么大的能耐。」保罗缓缓地、冷漠地说。面对那些萨多卡时，他的内心深处发生了某些变化，意识里累积了一系列决策。「哥尼，」他说，「拉班身边有许多宇航的人吗？」

哥尼挺直身子，眼睛眯成一条缝。「你的问题毫无—」

「有没有？」保罗喝道。

「厄拉科斯现在到处都有宇航的代理商，他们到处购买香料，好像那是宇宙中最稀有的东西似的。要不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要冒险深

入……」

「香料的确是宇宙中最稀有的东西，」保罗说，「对他们来说是。」

他朝斯第尔格和契妮望去，看到两人正穿过大厅朝他走来。「而控制香料的人是我们，哥尼。」

「控制香料的是哈克南人！」哥尼反驳说。

「能摧毁它的人，才是控制它的人。」保罗说。他挥了挥手，不让哥尼继续争论，然后朝身旁的契妮和站在他面前的斯第尔格点了点头。

保罗把左手握着的萨多卡匕首递给斯第尔格。「你为部落的利益而活，」保罗说，「你能用这把匕首汲取我的生命之血吗？」

「如果这是为了部落的利益！」斯第尔格嘶吼道。

「那就用这把匕首吧。」保罗说。

「你是在向我叫阵吗？」斯第尔格质问道。

「如果我是，」保罗说，「我会站在这里，不带任何武器，让你杀死我。」

史帝倒吸一口气。

契妮叫道：「友索！」然后看了哥尼一眼，又把目光转回保罗身上。

斯第尔格掂量保罗的话时，保罗说道：「你是斯第尔格，一个斗士。可当萨多卡在这里打起来的时候，你却不在战斗的前线。你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契妮。」

「她是我的外甥女。」斯第尔格说，「而且，如果我怀疑你的敢死队能不能对付这群猪……」

「为什么你首先想到的是契妮？」保罗质问道。

「不是！」

「哦？」

「我首先想到的是你。」斯第尔格承认说。

「你以为你能下得了手来对付我吗？」保罗问。斯第尔格的身体颤抖起来，低声道：「这是传统。」

「杀死在沙漠中发现的外来人，夺走他们的水，作为沙胡罗赐予的礼物，这才是传统。」保罗说，「可那天晚上，你却允许两个这样的人

活下来，那就是我母亲和我。」

斯第尔格仍然沉默不语，浑身颤抖地盯着他。保罗接着说：「传统已经改了，斯第尔格，是你自己改的。」

斯第尔格低头看着手里那把匕首上的黄色纹章。

「当我成为厄拉科斯的公爵，身边站着契妮的时候，你以为我还有时间关注泰布穴地每一件管理细节吗？」保罗问，「难道你会插手每户家庭的家务事吗？」

斯第尔格还是继续死盯着手里的匕首。

「你以为我会砍掉自己的右臂吗？」保罗质问道。

慢慢地，斯第尔格抬起头来望着他。

「你！」保罗继续说，「你以为我愿意使我自己或整个部落失去你的智慧和力量吗？」

斯第尔格压低声音说：「我部落中这位我知道他姓名的年轻人，我能凭着沙胡罗的意旨，在决斗场上杀死他。而天外之音，却是我不能伤害的人。当你将这把匕首交给我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

「对，我知道。」保罗承认道。

斯第尔格摊开手，匕首锒铛一声掉到石头地面上。

「传统变了。」他说。

「契妮，」保罗说，「去找我母亲，派人送她到这里来，她的忠告会……」

「可你说过我们要去南方！」她抗议道。

「我错了。」他说，「哈克南人不在那里，战斗也不在那里。」

她深深吸口气，接受了这道命令。所有沙漠女人都会这么做。碰上生死攸关的大事时，她们会接受必须做的一切。

「你带句话给我母亲，只能让她知道。」保罗说，「告诉她，斯第尔格承认我是厄拉科斯的公爵，但必须找到办法让年轻人接受，又无需动用暴力。」

契妮瞥了一眼斯第尔格。

「照他说的做。」斯第尔格吼道，「我们都知道他可以打败我……我下不了手……这是为了部落的利益。」

「我会跟你母亲一起回来。」契妮说。

「请她来。」保罗说，「斯第尔格的直觉是对的。你安全，我才会更强大。你要留在穴地。」

她刚想抗议，又把话咽了回去。

「希哈娅。」保罗说着，用上了她的昵称。他飞快地转向右边，正好迎上哥尼那双怒气冲冲的眼睛。

自从保罗提到他母亲以来，哥尼就不再在意保罗和弗瑞曼人的对话，那些话就像云彩一样从他身旁飘过。

「你母亲。」哥尼说。

「遭到袭击的那天夜里，艾达荷救了我们。」保罗说，一想到要与契妮分别，他就心烦意乱，「现在，我们已经……」

「邓肯·艾达荷怎么样了，爵爷？」哥尼问。

「他死了——为我们换来一点逃跑的时间。」

那个女巫还活着！哥尼想，那个我发誓要向她复仇的人！还活着！很明显，保罗公爵还不知道生他的是何等人。那个妖女！竟把他父亲出卖给哈克南人！

保罗从他身边挤过去，跳上岩架。他回头瞥了一眼，发现伤者和尸体已经被搬走了，而他苦涩地想到，保罗—穆阿迪布的传说只怕又添了新的一章。我甚至没有拔刀，可人们会说，这一天我亲手杀死了二十个萨多卡。

哥尼跟在斯第尔格身后，亦步亦趋，但他心不在焉。怒火使他甚至看不见这个洞穴和灯球的黄光。那女巫还活着，可那些被她出卖的人却成了孤坟中的白骨。我一定要设法在杀死她之前，向保罗揭露她的真面目。

7

多少次，人们的愤怒使他们不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语录》



聚在洞内大厅的人群散发出一种气息，在保罗杀死詹米斯那天，杰西卡也曾感受过的气息。人们的喃喃低语中透出紧张不安。大家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像长袍上的衣结。

杰西卡从保罗的私人住所出来，一边朝岩架上走，一边把一具信息筒塞进衣袍底下。她从南方一路北上，风尘仆仆，但现在已经休息够了。保罗不允许他们使用缴获的扑翼机，她余怒未消。

「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制空权。」保罗这样说，「此外，我们绝不能过分依赖外星燃油。燃油和扑翼机必须收集，在进攻那天发挥最大作用。」

保罗和一群年轻人一起站在岩架附近。苍白的灯光给眼前的一幕染上几分不真实的意味，看上去像一幕舞台剧，只不过加上了拥挤的人群所散发的体味、嘈杂的低语、拖沓的脚步声。

她审视着自己的儿子，想知道他为什么还没炫耀他的意外惊喜——哥尼·哈莱克来了。一想到哥尼，过去的惬意生活便重新涌上心头，那些与保罗父亲共度的甜美时光。

斯第尔格和他的一小群人马站在岩架另一边。他一言不发，浑身散发一贯的威严。

我们绝不能失去那个人。杰西卡想，保罗的计划一定要成功。否则，无论谁杀死谁，都将是极大的悲剧。

她大步走下岩架，从斯第尔格面前走过，没有看他，径直走入岩架下的人群中。她朝保罗走过去的时候，人们纷纷为她让出路来，所到之处一片安静。

她知道这沉默意味着什么：不宣之于口的疑问，以及对圣母的敬畏。

走近保罗时，年轻人纷纷从保罗身边退开。他们对保罗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尊崇，令她深感不安。「一切在你之下的人都觊觎你的地位。」贝尼·杰瑟里特格言是这么说的。可在这些人脸上，她没有发现任何贪婪的表情。人们的宗教狂热使他们对保罗只有仰望尊崇，毫无觊觎之意。这时，她又记起另一句贝尼·杰瑟里特谚语：「先知皆死于暴力。」

保罗看着她。

「是时候了。」她说着，把信息筒递给他。

跟保罗在一起的这些人里有一个比较大胆，他看着对面的斯第尔格说：「你要向他挑战了吗，穆阿迪布？现在时候到了，毫无疑问。否则他们会把你当成懦夫……」

「谁敢说我是懦夫？」保罗质问道。他的手飞快地伸向腰间，握住晶刃匕的刀柄。

保罗身边这几人首先沉默下来，随后，沉默渐渐蔓延到人群中。

「有正事要做。」保罗说，刚才提问的那个人向后退去。保罗转身离开，从那群人中挤到岩架下，动作轻盈地跳上去，面向众人。

「动手吧！」有人喊道。

喊叫过后，人群中响起一片窃窃私语。

保罗等着大家安静下来。在散乱的脚步声和咳嗽声中，整座岩洞慢慢安静了。寂静中，保罗抬起头，开始讲话，洪亮的声音就连洞里最远的角落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大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保罗说。

台下立即响起兴奋的叫喊声。他又等了一会，直到回应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

确实，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保罗想。他举起信息筒，忖度着里面的内容。他母亲把它交到他手上，告诉他，这是从一个哈克南情报员身上缴获的。

信里的意思很清楚：拉班被抛弃了，只能依赖厄拉科斯上现有的资源！他无法得到支持，也不会再有补给！

保罗再次高声说道：「你们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我该向斯第尔格挑战，夺取军队的领导权！」没等大家回答，保罗愤慨地厉声说道：「你们以为天外之音就这么愚蠢吗？」

大家都吓到了，山洞里一片死寂。

他接下宗教的权杖了，杰西卡想，他不该这么做！

「这是传统！」有人喊道。

「传统改了。」保罗淡淡地回道，试探人们隐藏的情绪。

山洞一角响起愤怒的声音：「要改变什么，我们说了算！」

人群中传出几声零星的附和。

「悉听尊便。」保罗说。

杰西卡听出保罗话中的微妙语调，知道他正在运用自己教他的魅音。

「你们说了算，没错。」保罗认同道，「但先听听我怎么说。」

斯第尔格沿着平台走过来，蓄着大胡子的脸相当平静。「这也是传统。」他说，「在议事时，任何弗瑞曼人都有权发言。保罗—穆阿迪布也是弗瑞曼人。」

「部落的利益高于一切，是这样吗？」保罗问。

斯第尔格继续用威严而毫无起伏的语气说：「这个原则始终领导着我们部落前进。」

「好。」保罗说，「请问大家，我们的部落的军队是由谁率领的？另外，又是谁透过我们那些用奇异的方式训练出来的指挥官，率领所有弗瑞曼部落和军队？」

保罗等了等，扫视着人群。没人回答。

过了一会，他又说：「是斯第尔格率领这一切吗？他自己都说不是。难道不是我在率领大家吗？就连斯第尔格有时都会听令于我。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智者中最睿智的人，也都在长老会议中服从我、推崇我。」

人们有些惊慌不安，不知该说什么，只好继续沉默。

「那么，」保罗说，「是我母亲在率领大家吗？」他指指台下身穿神职黑袍站在人群中的杰西卡，「大家都知道，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斯第尔格和所有部落首领几乎每次都会询问她的意见。但圣母会走在沙

漠里，带领战士突袭哈克南人吗？」

保罗可以看到，不少人皱起眉头开始思索，但有些人还在愤怒地嘟囔着。

这么做很危险，杰西卡想，但她想起了信息筒和里面的信息。她看出了保罗的意图：直探他们最深的犹疑，解决那些犹疑，其余的一切自然会迎刃而解。

「不是由挑战和决斗取得的领导权，没人会承认，是这样吗？」保罗问。

「那是传统！」有人喊道。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保罗问，「推翻拉班那头哈克南禽兽，把我们的星球改造成水源丰富的地方，让我们的家人过上幸福生活—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吗？」

「艰难的任务需要用残酷的方式达成。」有人大声说。

「你们会在战斗之前砸坏自己的刀子吗？」保罗质问道，「我是在指出事实，而不是在夸口或向谁挑战。在场的诸位，没有一个人能在单打独斗中击败我，包括斯第尔格在内。这一点，斯第尔格本人也承认。他知道，你们也都知道。」

人群中再次响起愤怒的咕哝。

「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曾经在训练场上跟我交过手，」保罗说，「知道我不是在说大话。我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而我不会蠢到看不出来。我比你们更早开始接受这些训练，我的几个老师也比你们所见过的任何人更强悍。你们以为我是怎么战胜詹米斯的？你们在我当时的那个年纪，也都只在演练中学习打斗。」

他的魅音运用得恰到好处，杰西卡想，但对这些人来说还不够。他们对魅音有相当不错的抵制力，他还必须用道理说服他们。

「现在，」保罗说，「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他举起信息筒，剥掉残余的封皮，「这是从一个哈克南情报员身上搜到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这封信是写给拉班的，告诉他，他请求增派新部队的要求被驳回了，他的香料收成远低于限额，他必须利用他现有的人手，从厄拉科斯榨出更多香料。」

斯第尔格走过来站在保罗身边。

「你们之中有多少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保罗问，「斯第尔格立刻就看出来了。」

「他们孤立无援了。」有人大声回答道。

保罗把信息筒塞进腰包，从脖子上解下一根用魆迦藤编成的系绳，从上面取下一个戒指，高高举起。

「这是我父亲的公爵印戒，」他说，「我曾发誓绝不戴上，直到我准备好率领我的军队横扫厄拉科斯，并宣布它是我的正统封邑。」他把戒指戴在手指上，然后握紧拳头。

沉默笼罩着整座山洞。

「谁统治这里？」保罗问道。他举起拳头，「我统治这里！我统治厄拉科斯的每一寸土地！它是我的公爵封地，无论皇帝说『是』还是『否』！皇帝把它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又传给了我！」

保罗踮起脚尖，又站了回去，观察着人群，感受他们的情绪波动。

差不多了，他想。

「当我夺回属于我的统治权时，这里的一些人将在厄拉科斯担任重要职位。」保罗说，「斯第尔格就是其中之一。我并不是想收买他！也不是出于感激，尽管我和许多人一样，欠他救命之恩。不！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的睿智和强大，因为他用自己的智慧而不仅仅用纪律来率领这支军队。你们以为我很蠢吗？你们以为我会砍断自己的右臂，让他血淋淋躺在这个山洞的地上，就为了让你们看好戏吗？」

保罗犀利的目光扫过人群，「你们谁敢说我不是厄拉科斯正统的统治者？难道我为了证实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让这流沙漠中的每个弗瑞曼部落都失去首领吗？」

保罗身边的斯第尔格激动了起来，看着保罗，等他示意。

「我会在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反而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吗？」保罗问，「我是你们的统治者，而我要对你们说，现在该停止自相残杀了。不要再杀死我们自己最好的战士。我们要把刀锋对准我们真正的敌人——哈克南人！」

斯第尔格唰地抽出自己的晶刃匕，刀尖朝上，指向人群上空，高呼道：「保罗—穆阿迪布公爵万岁！」

震耳欲聋的吼声立刻响彻山洞，此起彼伏，回荡良久。人们欢呼

着，吟唱着：「Ya hya chouhada!穆阿迪布！穆阿迪布！穆阿迪布！Ya hya chouhada!」

杰西卡向自己翻译道：「穆阿迪布的斗士万岁！」她、保罗和斯第尔格，三个人导演的这一幕成功了。

骚动渐渐平息下来。

洞内完全恢复平静时，保罗面向斯第尔格说：「跪下，斯第尔格。」

斯第尔格双膝着地，跪在岩架上。

「把你的晶刃匕交给我。」保罗说。

斯第尔格照做了。

我们不是这样计划的，杰西卡想。

「跟着我念，斯第尔格。」保罗说。然后，比照父亲在授勋仪式上所说的话，他念道：「我，斯第尔格，从我的公爵手中接过这把刀。」

「我，斯第尔格，从我的公爵手中接过这把刀。」斯第尔格说着，从保罗手中接过那把乳白色的晶刃匕。

「我的公爵所指，便是我的刀锋所向。」保罗说。

斯第尔格以缓慢庄严的语调复诵道：「我的公爵所指，便是我的刀锋所向。」

杰西卡记得这个仪式的来源。她眨眨眼，忍住泪花，摇摇头。我知道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她想，我不该动摇的。

「只要我的血管中仍有鲜血流淌，我的刀就属于我的公爵，并用于消灭他的敌人。」保罗说。

斯第尔格跟着他念了一遍。

「吻一吻这把刀。」保罗命令道。

斯第尔格听命行事，然后，又以弗瑞曼人的方式吻了保罗的刀柄。保罗点点头，斯第尔格还刀入鞘，站起身来。

人群中传出充满敬畏的叹息，杰西卡听到话声传来：「那个预言——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将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而一位圣母将会见证一切。」接着，从更远处传来，「她通过她的儿子指引我们！」

「斯第尔格率领这个部落，」保罗说，「没有人能搞错。他代我发布命令。他要你们做的，就是我要你们做的。」

高明，杰西卡想，部落的领袖绝不能在那些应听命于他的人面前丢脸。

保罗压低声音说：「斯第尔格，我想在今晚派出沙漠旅者，同时放出翼手信使，召集一次部落首领联合会。你派出去之后，就带着卡特、柯巴、奥辛和两名你自己挑选出来的小队长，到我房里来制定作战计划。等各部落首领到达时，我们必须打场大胜仗，让他们瞧瞧。」

保罗点头示意母亲陪他一起离场，然后率先走下岩架，穿过人群，朝中央通道和早已准备好的起居室走去。当保罗从人群中挤过去的时候，无数只手伸出来想要触摸他的身体，阵阵欢呼声不断涌人他耳朵。

「斯第尔格指向哪里，我的刀就砍向哪里，保罗—穆阿迪布！快让我们战斗吧，保罗—穆阿迪布！让我们用哈克南人的血来浇灌我们的大地！」

杰西卡可以感受到人们的激情，意识到这些人渴望战斗。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们正把他们推上巅峰，她想。

进入内室后，保罗示意母亲坐下，说：「在这里等一下。」然后，他掀开挂帘，走进一条支道。

保罗走了以后，内室里显得非常安静。挂帘后面如此之静，甚至能听到鼓风机将穴地里循环的空气打到她附近时发出的微弱飒飒声。

他是去带哥尼·哈莱克到这里来，她想。她心中有一股古怪的混杂情绪，令她感到疑惑。在搬来厄拉科斯之前，哥尼和他的音乐一直是卡拉丹无数愉快时光的一部分。如今，她却觉得卡拉丹仿佛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这近三年来，她已变成另一个人。就要与哥尼重逢了，这使她不得不重新估量这些变化。

保罗的咖啡壶放在她右边的矮桌上，这套银镍合金制品是从詹米斯那里继承来的。她看着它，心想不知有多少手摸过这具金属。这个月里，契妮就是用它来服侍保罗。

沙漠女人除了侍候他喝咖啡以外，还能为公爵做些什么？杰西卡向自己问道。她无法给他带来权力，也没有家族势力。保罗只有一个选择—通过政治联姻与某个强势的大氏族结盟，对方甚至可能是皇族。皇室中毕竟还有待嫁公主，而且任何一个都接受过贝尼·杰瑟里特训练。

杰西卡想像自己离开了严酷的厄拉科斯，以公爵之母的身份，安定

地过着她所熟悉的权贵生活。她瞥了一眼遮住岩洞石壁的厚壁毯，回想自己是怎么抵达这里━置身一大群沙虫间，乘着沙虫背上的圣母轿，高高的行李架上堆满为未来战斗所准备的必需品。

只要契妮活着，保罗就看不到他的责任，杰西卡想。她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已经够了。

她突然非常渴望见到孙子，这孩子在许多方面都那么像他的祖父━真像雷托啊。杰西卡把双掌放在脸颊两侧，开始用呼吸法来稳定情绪，醒醒神，然后向前弯腰，专心练习，让身体服从头脑的指挥。

她清楚地知道，保罗选择这个鸟巢洞作为他的指挥部是无可挑剔的。这是理想的地点，北边的风口关通往一处岩壁环绕的凹地，那里有一座防备森严的重要村庄，许多厄拉科斯工匠和技工的家，同时，也是整个哈克南人防御区的维修中心。

门帘外传出一声咳嗽，杰西卡挺起身子，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慢慢呼出。「进来。」她说。

帘子甩开，哥尼·哈莱克窜进屋内。她只来得及瞥一眼他脸上那奇怪的扭曲表情，哥尼已经转到她背后，一只强壮的手臂卡住她下颔，把她提了起来。

「哥尼，你这个蠢货，你要干什么？」她质问道。

随即，她感到刀尖抵在自己背上，一阵寒意从刀尖蔓延，传遍她全身。刹那间，她明白了：哥尼想杀死她。为什么？她想不出任何理由，他不是那种会叛变的人。但她确信自己没有误会他。明白这一点之后，她的大脑飞快动了起来。他不是好对付的人，而是老练的杀手，会提防魅音、所有战斗策略、每一种致死及攻击的诡计，是她亲自用精妙的暗示和洗脑协助训练出来的杀人凶器。

「你以为你能逃出生天吗？女巫？」哥尼怒骂道。

她还来不及细想，也没来得及回答，保罗便掀开门帘走了进来。

「他来了，母……」保罗突然顿住，注意到屋内的紧张局面。

「站在原地别动，爵爷。」哥尼说。

「你在……」保罗摇了摇头。

杰西卡刚要开口，突然感到哥尼收紧了手臂，紧紧勒住她的咽喉。

「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开口，女巫。」哥尼说，「我只要你说一件事

给你儿子听。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你有一丝反抗的迹象，我就把这把刀刺入你的心脏。你只能用一种声调讲话，不许绷紧肌肉，不许移动。你的一举一动都要非常小心，才能多活几秒钟。我向你担保，你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保罗向前踏了一步。「哥尼，老兄，这是怎么——」

「停在原地别动！」哥尼厉声喝道，「再向前走一步，我就要她的命！」

保罗的手滑向腰间的刀柄，极其平静地说：「你最好解释一下你在干什么，哥尼。」

「我发过重誓，一定要杀死出卖你父亲的叛徒。」哥尼说，「你以为我能忘记那个把我从哈克南奴隶营里救出来，还给了我自由、生命、荣誉……和友谊的人吗？对我而言，那份友情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如今，背叛他的人就在我的刀下。没人能阻止我——」

「你大错特错，哥尼。」保罗说。

而杰西卡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谁想得到！

「错了？我错了？」哥尼质问道，「那就让我们听听这个女巫自己怎么说好了。但她要记住，我已经用贿赂、打探和欺骗证实了这个指控。为了得到部分真相，我甚至对一个哈克南亲卫队长用了塞木塔迷药。」

杰西卡感到勒住她咽喉的手臂微微松了些，但她还没开口，保罗就说道：「叛徒是岳。我只跟你讲一次，哥尼。证据很确凿，推翻不掉。确实是岳。我不管你的猜疑是从哪里来的，那可能毫无意义但如果你伤害我母亲……」保罗从刀鞘里抽出晶刃匕，横在身前，「……我就要你血债血偿。」

「岳医师是受过制约的医师，可以为皇室服务。」哥尼怒喝道，「他不可能变成叛徒！」

「我知道有一种方法可以解除那种制约。」保罗说。

「证据！」哥尼坚持说。

「证据不在这里。」保罗说，「在泰布穴地，遥远的南方。但如果……」

「这是诡计。」哥尼吼道，手臂重新勒紧了杰西卡的咽喉。

「没有什么诡计，哥尼。」保罗说。声音无比悲恸，撕扯着杰西卡的心。

「我看过从哈克南间谍身上搜出的信件，」哥尼说，「那封信直接指出——」

「我也看过那封信。」保罗说，「有一天晚上，我父亲拿那封信给我看。他跟我解释，为什么他认为那一定是哈克南人的阴谋，目的是让他猜疑自己所爱的人。」

「不！」哥尼说，「你还不知道……」

「别说话。」保罗说。语气沉着，毫无起伏，却比杰西卡听过的任何声音更难以反抗。

他已经达到魅音的最高境界了，她想。

哥尼架在她脖子上的手臂开始发抖，抵在她背上的刀尖也游移了起来。

「你没有听到的，」保罗说，「是我母亲那晚因为失去公爵而哭泣的声音，你也没看到她眼中一说起天杀的哈克南人就会喷出的怒火。」

这么说，当时他全听见了，她想。泪水顿时模糊了她的双眼。

「你没有记取的，」保罗继续说，「是你在哈克南奴隶营里学到的教训。你说你以我父亲的友谊为荣！难道你还不了解哈克南人和厄崔迪人的区别吗？难道你还无法嗅出哈克南人留在阴谋上的臭味吗？难道你还不了解，厄崔迪人的忠诚是用爱换来的，而哈克南人用金钱买来的是恨？难道你还看不清这次叛变的真相吗？」

「但是，岳？」哥尼喃喃地说。

「我们的证据就是岳亲手写给我们的信，他在信中承认他的变节。」保罗说，「我用我对你的爱发誓，我说的全是真的。你也知道我对你的爱有多深，就算待会儿我把你杀死在地上，我也仍将保有的爱。」

听到儿子说出这番话，杰西卡不禁为他的觉知和洞若观火的才智而叹服。

「我父亲在交朋友这方面很有天分。」保罗说，「他的爱给得很谨慎，但从不会给错。他的弱点在于他误解了恨。他以为任何一个恨哈克南的人都不会背叛他。」他看了母亲一眼，又说：「这些她都知道。我

已经把我父亲的话传给她了。父亲要我告诉她，他从没怀疑过她。」

杰西卡感到自己快要失控了，于是咬紧下唇。她能察觉到保罗的语调举止生硬紧绷，意识到他说出这番话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她想朝他奔过去，把他的头搂在胸前，那是她以往从没做过的事。但勒住她咽喉的手臂已不再颤抖，锐利的刀尖一动不动地抵在她背上。

「一个孩子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刻，」保罗说，「就是发现他父亲和母亲共有一份他永远无法尝到的爱。这是一种失去，也是一种领悟，明白世界分为那里和这里，而我们孤身活在这里。这一刻本身含有真相，让人无从躲避。当我父亲提到我母亲时，我听出了他对她的爱。我母亲绝不是叛徒，哥尼。」

杰西卡这时才完全控制住情绪，她开口道：「哥尼，放开我。」话中不带任何特殊的命令，也没有针对他的弱点使诡计，然而哥尼的手臂却松开了。她跑向保罗，站在他面前，但终究还是没有碰他。

「保罗，」她说，「这个世上还有其他的领悟。我突然明白自己是在利用你、扭曲你、操纵你，把你放在我所选择的道路上……一条我由于所受的训练，而不得不选择的道路—如果我有任何借口，那就是这个，」她的喉咙哽住了，过了一会，她抬头看看儿子的眼睛，接着说，「保罗……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去选择一条幸福的路。你的沙漠女人，如果你想，就和她结婚吧。别管任何人、任何事，结婚吧。但选择你自己的路，我……」

她突然停下来，身后传来的喃喃低语打断了她的话。

哥尼！

她看见保罗的眼睛直直盯着她身后，于是顺着他的目光转过头去。

哥尼站在原地，但刀已经插回刀鞘。他撕开胸前的衣袍，露出灰色的蒸馏服。这是走私贩从弗瑞曼人手里买来发给手下的。

「把你的刀刺入我胸膛吧，就这里。」哥尼喃喃地说，「我说，杀了我吧，我愿意接受惩罚。我玷污了自己的名声，我对不起我自己的公爵！最好的……」

「别动！」保罗说。

哥尼瞪着他。

「扣上你的袍子，别像傻瓜一样。」保罗说，「我在一天内已经看

够傻事了。」

「我说，杀了我！」哥尼怒吼道。

「你该更了解我才对。」保罗说，「你以为我有多傻？难道每个我需要的人都要来这么一次？」

哥尼看着杰西卡，用完全不像他的凄凉、乞求语气说：「那就您了，女士，求您……杀了我吧。」

杰西卡走到他面前，双手按在他的肩上。「哥尼，为什么非得坚持要厄崔迪杀死他们所爱的人？」她轻轻地把哥尼敞开的衣袍从他手指下面拉出来，为他掩好衣襟，又帮他把胸前的衣服系紧。

哥尼结结巴巴地说：「但是……我……」

「你以为自己是在为雷托复仇。」她说，「为了这一点，我敬重你。」

「女士！」哥尼说。他低下头，下颔垂在胸前，紧闭双眼，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

「让我们把这看成老朋友之间的误会吧。」她说。保罗听出抚慰的语气—她刻意调整了自己的语调，「一切都过去了，万幸的是，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误会了。」

哥尼睁开泪眼，低头看着她。

「我所认识的那个哥尼·哈莱克，是同时精通刀法和九弦琴的人。」杰西卡说，「而我最欣赏的，是身为琴师的哥尼。难道那个哥尼·哈莱克不记得当年我多喜欢听他为我弹琴了吗？你还带着九弦琴吗，哥尼？」

「我换了把新琴。」哥尼说，「是从楚苏克星弄来的，音色美妙极了，弹起来像是维罗塔亲手所制的乐器，尽管上面没有他的签名。我认为，那琴是维罗塔的学生制作的，那人……」他突然顿住了，「该怎么跟您说呢，女士？我们在这里闲聊—」

「不是闲聊。哥尼。」保罗说。他走过去站在母亲身旁，直视哥尼的眼睛，「不是闲聊，而是能让朋友开心的事。如果你愿意现在为她弹琴的话，我会非常感激你。作战计划可以等会儿再谈，无论如何，明天之前我们是不会开火的。」

「我……我去拿琴。」哥尼说，「就在过道里。」他从他们身边绕过去，穿出门帘走了。

保罗把手放在母亲的手臂上，发觉她正在颤抖。

「都过去了，母亲。」他说。

她并没有转过头来，只用眼角馀光看着他说：「过去了？」

「当然。哥尼他—」

「哥尼？哦……是啊。」她垂下眼帘。

门帘沙沙作响，哥尼带着他的九弦琴回来了。他开始调音，尽量回避两人的目光。墙上的壁毯吸收了回音，琴音变得柔和而亲昵。

保罗领着母亲到靠垫上坐下，让她倚着墙上厚厚的壁毯和帷幔。他突然惊讶地发现母亲变得十分苍老，脸上开始出现沙漠人特有的干皱，香料蓝的眼睛周围有了鱼尾纹。

她累了，他想，我们必须想办法减轻她的负担。

哥尼随手拨了一个和弦。

保罗看了他一眼，说：「我……有些事要处理一下。在这里等我。」

哥尼点点头。他似乎已在神游，仿佛正徜徉在卡拉丹辽阔的天空下，而地平线上乌云翻涌，预示大雨将至。

保罗强迫自己转身离开，穿过厚重的门帘，走进支道。他听见哥尼在身后弹起小调，便停在屋外站了一会儿，聆听着柔如的琴声：

果林，葡萄树，
丰乳的女神，
溢满酒杯的佳酿满路。
为何还要喋喋不休谈论杀戮？
高山已化为尘土？
为何我尝到那些泪珠？

天堂之门大敞，
撒下遍地财富，
我只需合起双手，
就能取得无数。
为何我还想着埋伏，

想着杯中的剧毒？
为何我会感受到自己的泪珠？

爱人伸出臂膀召唤着我，
带着溢于言表的幸福，
以及伊甸园的快乐无数。
为何我还记得这些伤痕。
还梦见过去的罪污？
为何我总是带着恐惧陷入噩梦深处？

一名身穿长袍的敢死队员从保罗前面的通道转角走出来。他的兜帽甩在身后，系蒸馏服的带子松松地挂在脖子上，表明他刚从大平漠回来。

保罗示意那人停下，然后离开门帘，沿着通道走到那个信使身边。

那人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以弗瑞曼人在典礼仪式上向圣母或塞亚迪娜行礼的方式，向保罗弯腰致意。他说：「穆阿迪布，各部落首领已经陆续抵达。」

「这么快？」

「是斯第尔格早些时候传来的那一批，他以为……」他耸了耸肩。

「我知道了。」屋里传出微弱的九弦琴声，保罗回头望了一眼，想起那是母亲喜爱的老歌，一首曲调欢快、歌词悲哀的奇异歌谣，「斯第尔格很快就会和其他首领一起赶来，待会儿你带他们到我母亲那里去，她正等着。」

「我会等在这里的，穆阿迪布。」信使说。

「好……好的，就这么做。」

保罗从信使身边挤过去，继续朝洞穴深处走。每座这样的洞穴都有一个特殊场所—就在储水池旁边。在那里，他会找到一条小沙胡罗，不到九公尺长，被四周的沟渠包围着，因为生长受到限制而长不大。创造者一旦从小创造者菌体中孵化出来，就不能再接触水，水对它们来说是一种剧毒。淹死创造者是弗瑞曼人的最高机密，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那种将他们凝聚成一体的物质—生命之水，而其中所含的毒素只有圣母方

能转化。

保罗在面对母亲的生死关头时做了这个决定。他没在以前预见的未来中看到哥尼·哈莱克带来的那个危急时刻。未来，灰云笼罩的未来，整个宇宙翻腾着，涌向一个沸腾的节点。这个节点包围着他，像幽灵世界。

我必须看清未来，他想。

他的身体已渐渐对香料产生一定的耐受性，预知的幻象越来越少……越来越朦胧。解方是什么，他心知肚明。

我要淹死那条创造者。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到底是不是魁萨茨·哈德拉克。只有魁萨茨·哈德拉克才能通过圣母所禁受的考验。

8

那是沙漠战争爆发的第三年，保罗—穆阿迪布独自躺在鸟巢洞的内室，上方挂着一幅奇斯哇壁毯。他像死去般躺在那里，全神投入生命之水带来的天机。这种赋予新生的毒药改变了他，使他不再受时间之限。那个预言实现了：天外之音可以同时活着及死去。

——伊勒琅公主《厄拉科斯传奇故事集》



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哈巴亚盆地。契妮走出盆地，听着将她从南方带来这里的扑翼机发出呼呼的声音飞走了，飞往荒漠中的一个隐藏处。在她周围，护卫队与她保持一定距离，呈扇形在山嵴的岩石中散开，以防任何危险。这也是因为穆阿迪布的女人，他长子的母亲，要求单独走一会儿。

他为什么要召我来？她问自己。他跟我说过，要我跟小雷托和厄莉娅一起留在南方。

她拢起长袍，轻快地跃起，越过一道岩石屏障，跳上登山小径。在黑暗中，这些小径只有受过沙漠训练的人才认得出。小石子在她脚下滑动着，而她灵活如故。

爬山让人心神舒畅，缓解了她的忧虑。她的护卫队悄悄退开了，她觉得似乎少了点安全感。另外，去接她的竟是艘珍贵的扑翼机，这件事令她不由得不安。马上就要与保罗—穆阿迪布—她的友索重聚了，她的心剧烈跳动了起来。他的名字可能已经成了整片大地的战呼：「穆阿迪布！穆阿迪布！穆阿迪布！」但是。她所认识的那个男人还有另一个名字：友索。他是她儿子的父亲，她温柔的爱人。

一个高大身影从她上方的岩石中俯瞰着她，示意她加快速度。她加快步伐。黎明时分，鸟儿早已开始鸣叫着飞上天空，一道朦胧的曙光洒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上面那个人影并不是她的护卫。是奥辛吗？她猜想着，觉得那个身影的动作和举止都很熟悉。她走到他面前。在逐渐变亮的晨光中认出敢死队小队长奥辛那张扁平的大脸。他的兜帽掀开了，嘴上的过滤器松松地挂着—如果只打算在沙漠里待一小会儿，有时还是可以这样做。

「快点，」他轻声说着，带她沿着秘密岩缝走进隐蔽的岩洞，「天就要亮了。」他一边替她拉开密封条，一边小声说，「哈克南人被逼急了，竟然跑到这一带来巡逻，我们现在还冒不起被发现的危险。」

两人走过狭窄的侧面通道，进入鸟巢洞。灯球亮了起来。奥辛从她身边挤过去，说：「跟我走，快。」

两人沿着通道快步往下走，经过另一道气阀门，拐入另一条通道，然后拨开挂帘，走进一间凹室。鸟巢洞原先只是供人们歇一晚的驿站，当时这间凹室是塞亚迪娜的休息室。现在，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和软垫，一幅绣着红色巨鹰的壁毯遮住岩壁。一旁的矮桌上撒着几张以香料制成的纸，散发出阵阵香料味。

圣母独自坐在门口对面。她抬起头来，直入人心的凝视能令不知情的人发抖。

奥辛双手合什，说：「我把契妮带来了。」他弯腰鞠躬，掀开门帘退了出去。

杰西卡想：我要怎样告诉契妮？

「我孙子好吗？」杰西卡问。

这是礼貌上的问候，契妮想。可穆阿迪布在哪里？为什么没在这里接我？她再次恐慌起来。

「他很健康，也很快活，母亲。」契妮说，「我把他和厄莉娅一起留给赫若照顾。」

母亲？杰西卡想，是啊，在正规的问候中，她有权那么叫我。毕竟，她已经给我生了个孙子。

「我听说，柯鲁亚穴地送了块布料作礼物。」杰西卡说。

「一块漂亮的布料。」契妮说。

「厄莉娅有什么话让你带来吗？」

「没有。但人们已经渐渐接受她这个奇迹。穴地里一切都很顺利。」

她为何要拖拖拉拉地问这些？契妮不解，一定有很紧急的事，否则他们不会派扑翼机来接我。可现在我们却在这些礼节上拖拖拉拉！

「我们得从新料子上剪几块下来给小雷托做衣服。」杰西卡说。

「随你的意，母亲。」契妮垂下眼帘，「有战斗的消息吗？」她竭力保持面无表情，以免杰西卡看穿她，知道她在打听保罗—穆阿迪布的安危。

「新的胜利，」杰西卡说，「拉班派人送来一份措辞谨慎的休战提议。我们取走他那些信使的水，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去了。拉班甚至还决定减轻一些凹地村庄的赋税，但太迟了。大家都知道，他是畏惧我们才那么做的。」

「穆阿迪布说中了。」契妮说。她盯着杰西卡，竭力隐藏内心的恐慌。我已经提到他的名字，可她毫无反应。别人很难从她那张石头一样的脸上看出她的心思……可她太冷淡了吧。她为什么这么平静？我的友索出了什么事？

「真希望我们此刻是在南方。」杰西卡说，「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些绿洲多美啊！难道你不渴望看到哪天整片大地都开满了鲜花？」

「确实，大地很美。」契妮说，「但也有许多悲伤。」

「悲伤是胜利的代价。」杰西卡说。

她这是让我为悲伤做好准备吗？契妮想。她说：「有那么多女人失去了男人。当我被召到北方的消息传开后，有这么多人嫉妒。」

「是我召你来的。」杰西卡说。

契妮感到自己的心怦怦狂跳。她为可能听到的消息而心惊胆战，只想用手捂住耳朵。然而，她仍旧保持着平静的音调说：「信上的署名是穆阿迪布。」

「是我签的。」杰西卡说。「当时现场有他的几个敢死队小队长。这是必要的托词。」她想着，保罗的女人很勇敢。即使她几乎要被恐惧压垮了，还是留意蛛丝马迹。是的，也许她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那个人。

契妮说：「您现在可以把不得不说的那些话告诉我了。」声音里仅仅渗入几分听天由命的语气。

「我们需要你到这里来帮我救活保罗。」杰西卡说。她想：就这

样！我说得丝毫没错，救活。这么一来，她就会知道保罗还活着，也知道他现在生命垂危。全在同一个词里。

契妮只用了一会儿就冷静下来，她问道：「要我怎么做？」她很想朝杰西卡扑过去，拼命摇晃她，放声大喊：「带我去见他！」但她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杰西卡回答。

「我怀疑哈克南人在我们中间安插了一个间谍，想毒死保罗。」杰西卡说，「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释。那是最罕见的毒药。我用最精微的几种方式检查过他的血液，但什么也查不出来。」

契妮扑向前去，跪倒在地。「毒药？他痛苦吗？我能不能……」

「他不省人事。」杰西卡说，「他的生命迹象十分微弱，只有用最精密的技术才能测到。如果发现他的人不是我，会发生什么事？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寒而栗。在未经训练的人看来，他已经死了。」

「您召我来，应该不仅仅是为我好吧。」契妮说，「我了解您，圣母。有什么事是您认为我能做而您做不到的？」

她勇敢、可爱，而且，啊，十分机灵。杰西卡想，她本可以成为优秀的贝尼·杰瑟里特。

「契妮，」杰西卡说，「也许你会认为这难以置信，但我也不大清楚为什么要召你来。这是直觉……原始的直觉。那念头自己就跳出来了：『去叫契妮来。』」

生平第一次，契妮看到杰西卡露出悲伤的神情，痛苦甚至让她直入人心的眼神变得温和了。

「我什么法子都试了。」杰西卡说，「全试了……用尽所有远远超出你想像的一切手段，可还是……没用。」

「那个老朋友，哈莱克。」契妮问，「他会不会是叛徒？」

「不是哥尼。」杰西卡说。

简简单单四个字，却胜过长篇大论。从她那平淡的否认中，契妮听出她所做的搜索、测试……一次次失败的回忆。

契妮身体向后，从跪姿转为蹲姿，然后站起身来，抚平沾满沙尘的长袍。

「带我去见他。」她说。

杰西卡站起来，转身掀开左边墙上的一道挂帘。

契妮跟在她身后，发现自己走进了一间内室。这个房间过去一直是贮藏室，如今，四面岩壁都被厚厚的帷幔遮了起来。在房间另一头的墙边，保罗正躺在睡垫上。一盏灯球吊在他上方，照亮了他的脸。一件黑色长袍齐胸盖在他身上，双臂露在外面，直直地伸在身体两侧。长袍下的他似乎没穿衣服，裸露在外的肌肤像蜡而僵硬。他看起来一动也不动。

契妮忍住冲上前扑到保罗身上的念头。她发觉自己现在想的都是儿子——雷托。在这刹那，她意识到杰西卡也经历过这种时刻：自己的男人有生命之危，她不得不考虑，究竟要怎么做才能保住稚子。这一领悟使契妮突然感到自己与那位年长妇人同病相怜，于是她伸出手去，握住杰西卡，而对方回握的手是那么紧，令人发疼。

「他活着。」杰西卡说，「我担保他还活着。但他的生命气息细到稍有疏忽就测不到了。有些首领早就私下抱怨讲这话的是一位母亲而非圣母，又说我儿子明明死了，可我却不愿意把他的水献给部落。」

「他这样有多久了？」契妮问。她从杰西卡手中抽回手，朝房内走去。

「三星期。」杰西卡说，「我花了差不多一星期想唤醒他。这期间我们开过会，争论过……也做过详细调查。后来我就派人去叫你了。弗瑞曼敢死队还服从我的命令，不然我也拖不了这么长时间……」杰西卡舔了舔双唇，看着契妮向保罗走去。

契妮俯身站在他身旁，低头注视着这位年轻人满脸柔软的胡须，紧盯着他那高高的眉骨，坚挺的鼻，紧闭的双眼——他沉沉地卧着，脸上是如此祥和。

「他是如何摄取营养的？」契妮问。

「他的肉身几乎不运作了，需求极低，现在还无需进食。」杰西卡说。

「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契妮问。

「只有他最亲近的几个顾问、少数部落首领、敢死队员，当然，还有下毒的人。」

「找不到下毒者的线索吗？」

「已经彻查过了，还是一无所获。」杰西卡说。

「弗瑞曼敢死队员怎么说？」

「他们相信保罗只是在闭关神游，在最后的战斗前凝聚神力。这种想法是我助长的。」

契妮俯身跪在床垫旁，弯腰凑近保罗的脸，立即觉察到他脸部周围的空气有股异味……但那只是香料的味道，弗瑞曼人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香料味。然而……

「你们跟我们不一样，并不是生来就接触香料。」契妮说，「您查过没有，会不会是他的身体在排斥饮食中过量的香料？」

「过敏反应全是阴性。」杰西卡说。

她突然疲惫至极，于是闭上眼睛，想把这一幕完全抹去。我有多久没睡觉了？她问自己。太久了。

「当您转化生命之水时，」契妮说，「您是通过内部意识在体内进行。您用这种内部意识给他验过血了吗？」

「只是普通弗瑞曼人的血，」杰西卡说，「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饮食和生活。」

契妮靠回去，跪坐在脚后跟上。她打量着保罗的脸，努力把恐惧深埋在心底。这是她通过观察诸位圣母的举止学到的小窍门。时间是心绪的侍者，让人得以全神贯注。

过了一会，契妮问：「这里有创造者吗？」

「有几条，」杰西卡带着一丝疲倦说，「这些天来，我们离不开它们。每次胜利都需要它的赐福，发起突袭前的每场仪式……」

「可保罗—穆阿迪布一直回避这些仪式。」契妮说。

杰西卡暗自点了点头，想起儿子对香料及香料带来的预知力如何又爱又恨。

「你怎么知道的？」杰西卡问。

「大家都这么说。」

「闲话太多了。」杰西卡不快地说。

「给我创造者的原水。」契妮说。

契妮的声音中带着命令的口气。杰西卡僵了一下，随即省悟这名年轻女人正在屏气凝神。杰西卡说：「马上来。」她掀开门帘走了出去，派人叫司水员来。

契妮跪坐在那里，眼睛盯着保罗。要是他真的试了……她想，这种事他真有可能去试。

杰西卡在契妮旁边跪下，捧着一只朴实的水罐。毒素浓烈的味道直冲契妮的鼻端。她用手指蘸了蘸毒液，凑近保罗的鼻子。

鼻上的皮肤微微收缩了一下。慢慢地，他的鼻孔张开了。

杰西卡倒抽一口气。

契妮用蘸了毒液的手指轻轻抹着保罗的上嘴唇。

他呻吟着长长吸了一口气。

「怎么回事？」杰西卡问道。

「安静。」契妮说，「马上转化一点圣水出来，快！」

杰西卡不再发问，她听出契妮的声音里有股恍然大悟的语气。看来，契妮找到答案了。杰西卡把水壶举到嘴边，吸了一小口。

保罗眼皮一颤，睁开眼睛，看着眼前的契妮。

「没必要让她转化圣水。」他说。声音很虚弱，但十分坚定。

杰西卡喝下一小口毒液，身体立即发动，几乎是自动转化毒素。在一股仪式中通常会散发的光洁崇高感中，她感觉到保罗发出的生命火花——一道闪光映上她的感知。

在这瞬间，她明白了。

「你喝了圣水！」她脱口而出。

「就一滴。」保罗说，「很少……一滴而已。」

「你怎么会干出这种傻事？」她质问道。

「他是你儿子。」契妮说。

杰西卡瞪了她一眼。

保罗的嘴角露出一抹罕见的微笑，温暖、体谅。「听听我的女人怎么说。」他说，「听听她的话，母亲。她知道。」

「别人能做到的事，他也必须做到。」契妮说。

「当我把一滴圣水滴进嘴里的时候，当我感觉到它，闻到它时，当我明白它会对我起什么作用时，我就知道了，我能做到你做过的事。」他说，「你那位贝尼·杰瑟里特督察提到过魁萨茨·哈德拉克，但她们猜想不到我去了什么地方，就在那几分钟里，我……」他停了下来，迷惑地皱起眉头，看着契妮说：「契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应该在……你

为什么在这里？」

他想用臂肘撑起自己的身子，却被契妮轻轻推回床垫上。

「请不要动，我的友索。」她说。

「我觉得很虚弱。」他说着，飞快地环顾四周，「我躺在这里多久了？」

「三个星期了。深度昏迷，连生命火花也像是消散了。」杰西卡说。

「可我……我才刚刚喝下那滴水，而且……」

「对你来说是刚刚，对我来说却是担忧受怕的三个星期。」杰西卡说。

「不过是一小滴，而且我已经转化了毒素。」保罗说，「我改变了生命之水。」装着毒液的水罐就放在他身旁的地板上，没等契妮和杰西卡阻止，他已经把手插进水罐，掬起一捧毒液，滴滴答答地送到嘴边，大口吞咽着掌中的液体。

「保罗！」杰西卡尖叫道。

他抓住她的手，望着她，脸上挂着死者的微笑，将意识一波波传送给她。

这种灵犀不像与老圣母或厄莉娅感应时那么柔和、共享、包容……但仍旧是灵犀：生命意识向对方全面敞开。那使她震惊，使她畏缩，心中充满对他的畏惧。

他出声道：「你提到过一个你进不去的地方，对吧？就是那个连圣母也无法面对的地方。指给我看。」

她摇摇头，被他这个念头吓坏了。

「指给我看！」他命令道。

「不！」

可她无法逃开。在他那可怕力量的威慑下，她只好闭上眼睛，全神贯注朝意识中的那个黑暗方向望去。

保罗的意识从她脑中流过，包围着她，进入那片黑暗。恐惧使她不由自主闭上眼睛，但在此之前，她模模糊糊地瞥到了那个地方。不知为何，看到的景象竟使她浑身颤抖。那个地方飓风吹拂，火花闪烁，一圈圈光环不断扩大、缩小，一条条胀开的白色形体在光环的上下左右不停

流动，仿佛被某种不知来自何方的黑暗和风驱赶着。

不久，她睁开眼睛，看到保罗正躺在那里，盯着她瞧。他仍旧抓着她的手，但那种可怕的灵犀相通已经消失了。她让自己镇定下来。不再发抖。保罗这才松开她的手。这时，她感觉好像某个支撑物被抽掉似的，整个身体前后摇摆，若不是契妮跳过来扶住她，她就会跌倒在地。

「圣母！」契妮说，「出什么事了？」

「累。」杰西卡轻声说，「太……太累了。」

「到这里来，」契妮说，「坐在这里。」她扶着杰西卡，走到靠垫上倚着墙坐下。

这双年轻有力的手臂让杰西卡十分安心，她紧紧抱住契妮。

「这是真的吗？他看见生命之水了？」契妮问。她轻轻挣脱了杰西卡的拥抱。

「他看见了。」杰西卡轻声说着，思绪仍然因为刚才的接触而翻滚着。那就像在汹涌的海上漂流数周后终于踏上坚实的陆地。她觉得体内的老圣母……以及所有人，全都惊醒过来，一个个急切地追问着：「那是什么？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地方？」

一切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她儿子确实是魁萨茨·哈德拉克，那个可以同时身处许多时空的人，他就是从贝尼·杰瑟里特梦中走出的人，而这个事实使她惶惑不安。

「怎么了？」契妮问道。

杰西卡摇了摇头。

保罗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两种古老的力量：夺取和给予。男人不难面对他体内那股夺取的力量，但他几乎不可能看到给予的力量，除非他变成男人以外的东西。女人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杰西卡抬起头来，发觉契妮一边听保罗讲话，一边盯着她瞧。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母亲？」保罗问。

她只能点点头。

「我们体内的这些东西非常非常古老，」保罗说，「甚至植根于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这两种力量塑造了我们。你可以对自己说：『是的，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当你真正直视内心世界、毫无遮挡地面对你生命的原始力量时，你才能看到其中蕴藏的危险。你清楚地知道这

个危险会压倒你，制伏你。对给予者而言，最大的危险就是夺取的力量；而对夺取者而言，最大的危险就是给予的力量。无论是给予，还是夺取，都可以轻易吞没一个人。」

「那你呢，我的儿子，」杰西卡问，「你是给予者还是夺取者？」

「我正好处于杠杆的支点上。」他说，「没有夺取，我就无法给予。没有给予，我也无法……」他突然停了下来，朝他右边的墙壁看过去。契妮感到一股气流吹到脸颊上，扭过头来，正好看见挂帘合上。

「是奥辛。」保罗说，「他刚才正在偷听。」

一听这话，契妮也感应到某些萦绕在保罗脑中的未来景象。她清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仿佛这件事已经发生过。奥辛会把他刚才的所见所闻说出来，而其他人则会传扬出去。最后，这个故事将如野火般在整个大地上蔓延。人们会说，再也不用怀疑了。他是男人，却以圣母的方式看到了生命之水。毫无疑问，他就是天外之音！

「你已经看到了未来，保罗。」杰西卡说，「你能说你都看到些什么吗？」

「不是未来，」他说，「我看到的是现在。」他挣扎着坐了起来。契妮走过来想帮他一把，但他挥挥手拒绝了，「厄拉科斯的空中布满宇航的星舰。」

听到他那肯定的语气，杰西卡不禁颤抖起来。

「帕迪沙皇帝本人也来了，」保罗盯着房里的岩石天花板，「带着他最倚重的真言师和五支萨多卡军团。老男爵弗拉基米尔·哈克南也在，杜菲·哈瓦特跟在他身边，七艘星舰载满他招募来的新兵，他把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都带来了。另外，每个大氏族都派出了进攻部队，就在我们上方……等着。」

契妮摇了摇头，目光怎么也无法从保罗身上挪开。他奇怪的举止、平板的音调，还有涣散的目光，都使她心中充满敬畏。

杰西卡干咽了一口唾沫，说：「他们在等什么？」

保罗看着她说：「等宇航允许他们着陆。宇航有能力困住任何未经允许登陆的部队。」

「宇航是在保护我们吗？」杰西卡问。

「保护我们？宇航正是幕后主使！他们把我们所做的一切散播出

去，又大幅调低军队运输费用，现在连那些最穷的氏族也跑了过来，等着掠夺我们！」

杰西卡惊讶地发现，他的语气中并无怨恨之意。她并不怀疑他的话。她还记得当初从厄拉奇恩逃出来的那个晚上，他指出了未来的路，说未来将把他们带到弗瑞曼人身边。现在的他和当时一样强烈入定。

保罗深深吸了一口气，说：「母亲，你必须为我们转化大量的圣水，我们需要这种刺激。契妮，派出一支侦察部队……去找一块香料预菌体的生长地。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我们往香料预菌体大量倾倒生命之水，会发生什么事？」

杰西卡掂量他的话，突然听懂他的意思。「保罗！」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死亡之水将引起连锁反应，」他指指地下，「让小创造者纷纷死去，切断香料和创造者这个生命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这样一来，厄拉科斯就会成为真正的荒漠—没有香料，也没有创造者。」

契妮一只手掩住嘴，被保罗这些亵神的言辞吓到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能力摧毁它的人，才是真正控制它的人。」保罗说，「我们有能力摧毁香料。」

「那宇航为什么还不动手？」杰西卡轻声问。

「他们在找我。」保罗说，「想想吧！宇航最好的领航员，那些走在所有人之前、为最快的宇宙星舰寻找最稳妥航线的人，全在找我……可谁也找不到我。他们怕得浑身发抖！他们知道我手里掌握了他们的秘密。」保罗举起握成拳头的手，「没有香料，他们就是瞎子！」

契妮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你说你看到的是现在！」

保罗再度躺下，搜寻着延展开的现在，它的边界逐渐扩展到未来和过去。香料的光启开始消退，他勉强维持意识。

「照我的命令去做。」他说，「未来正在变成一片混沌。不论是宇航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未来景象的线越收越紧，一切都汇聚在香料这里……一个他们以前不敢干涉的地方……因为干涉就意味着失去他们不能没有的东西。但现在他们孤注一掷。所有道路都通向黑暗。」

9

天色渐渐破晓时，厄拉科斯成为宇宙轴心，命运之轮即将转动。

——伊勒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觉醒》



「你看那是什么！」斯第尔格轻声道。

保罗趴在他身旁，缩在大盾壁边缘的岩缝里，双眼紧贴着弗瑞曼望远镜。望远镜的镜头对着一艘曙光照耀的星舰。星舰停在两人下方的盆地，东侧那面高大的舰体在均匀的朝曦中闪闪发光，阴影笼罩的另一面舰体则露出一排排亮着夜间灯光的黄色舷窗。星舰后方，厄拉奇恩城冷冷地躺卧着，在东北方太阳的照射下闪现微光。

保罗知道，令斯第尔格惊叹的并不是星舰，而是整体结构，星舰不过是结构的中枢。这是一座一体化的金属临时军营，有数层楼高，从星舰底部向外延伸，形成一道半径长约一千公尺的圆——一座由金属扇叶扣连而成的帐棚。这个临时营地驻扎着五支萨多卡军团和皇帝陛下，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

哥尼·哈莱克蹲在保罗左边说：「我数出共有九层，那里一定有很多萨多卡。」

「五支军团。」保罗说。

「天要亮了。」斯第尔格悄声道，「你这样会暴露行踪，我们可不喜欢，穆阿迪布。我们回下面的岩石去吧。」

「我在这里安全得很。」保罗说。

「那艘星舰装有抛射兵器。」哥尼说。

「他们以为我们有屏蔽场保护。」保罗说，「即使看见我们，也不会浪费炮弹来袭击三个身份不明的人。」

保罗掉转望远镜，对准盆地远处的岩壁，看着对面坑坑洼洼的断

崖，上面一道道小斜坡标志着一座又一座坟墓，里面埋葬着他父亲的许吐司兵。这一刻，他突然觉得那些人的灵魂也正俯视着这个盆地，关切着这场战役。屏蔽场外围的哈克南要塞和城镇或是已落入弗瑞曼人之手，或是被切断了补给，像被砍断根茎的植物一样凋零。只有这个盆地和厄拉奇恩城还在敌人的控制之下。

「如果他们看见了，」斯第尔格说，「也许会派架扑翼机来袭击我们。」

「让他们来吧！」保罗说，「那我们今天就有扑翼机可烧了……何况我们知道，沙暴就要来了。」

然后，他又掉转望远镜，对准厄拉奇恩另一边的着陆区。哈克南人的巡防舰在那边排成一线，前方有面钜贸联会的旗帜在宇联成员的头顶轻轻飘扬。他想着宇航已无计可施，才会允许这两批人登陆，将其他人马留作后备。宇航就像把手指伸入水中试探水温的人，随时准备抽身。

「有什么新发现吗？」哥尼问。「我们该进入掩体了，沙暴就要来了。」

保罗再次留神观察巨大的临时兵营。「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女人也带来了，」他说，「还有侍卫和仆人。啊──哈，我亲爱的皇帝，你真够自信！」

「有人从密道上来。」斯第尔格说，「可能是奥辛和柯巴回来了。」

「好吧，斯第尔格，」保罗说，「我们这就回去。」

然而，他还是用望远镜最后扫视一下周围，研究平原和停泊在上面的高耸星舰、闪闪发光的金属兵营、静悄悄的城市、哈克南雇佣军的巡防舰。然后，他绕过岩坡朝后面滑下。一名敢死队哨兵立即递补他的望远镜位置。

保罗撤进大盾壁表面的一道浅坑。这是直径约三十公尺，深约三公尺的天然石坑，坑底就是弗瑞曼人的半透明伪装掩体。浅坑右边的岩壁上有一道洞口，洞旁堆着通讯设备。敢死队员就部署在这块浅坑，等着穆阿迪布下达攻击令。

有两人从通讯设备旁边的洞口钻出，跟守在洞口的敢死队员讲了几句。

保罗瞥了斯第尔格一眼，朝那两人的方向点了点头。「把他们的报告拿来，斯第尔格。」

斯第尔格听命走了过去。

保罗倚着岩石伸了个懒腰，伸展肌肉，然后直起身来。他看见斯第尔格要那两人钻回黑黝黝的岩洞，他们要在那条狭窄的人工隧道爬很久才能潜入盆地。

斯第尔格朝保罗走过来。

「什么情报重要到不能派翼手信使送来？」保罗问。

「他们想把鸟留着等战斗时用。」斯第尔格说。他瞥了一眼通讯设备，又扭头看着保罗说：「即使有窄波束，我们也不该用这些设备，穆阿迪布。他们可以通过讯号定位找到你。」

「他们很快就会忙到没时间找我了。」保罗说，「那两个人报告了什么？」

「我们已经在老豁口底部放走那两个宝贝萨多卡，他们正赶回主子身边。火箭发射架和其他抛射武器已就位，战斗人员都按你的命令部署好了。都只是例行报告。」

保罗扫了一眼浅坑，借着伪装掩体筛下的光线打量部下。他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就像昆虫一步步爬过光秃秃的岩石。

「既然我们的萨多卡是用双脚走的，恐怕要花些时间才能发出信号召来运兵机。」保罗说。「有人监视他们吗？」

「有。」斯第尔格说。

站在保罗身边的哥尼·哈莱克清了清嗓子说：「我们最好到安全的地方去，是吧？」

「没有这种地方。」保罗说，「天气预报怎么说？是不是还对我们有利？」

「曾祖母级的特大沙暴就要来了。」斯第尔格说，「你感觉不到吗，穆阿迪布？」

「感觉确实不妙。」保罗说，「但我还是喜欢沙杆侦测的准确度。」

「沙暴一小时之内就会抵达这里。」斯第尔格说。他看向岩缝外面，朝皇帝的临时兵营和哈克南人的巡防舰扬了扬头，「他们也知道沙

暴要来了。空中看不到一架扑翼机，一切都被拉进掩体里拴住。看样子，他们从他们在太空的朋友那里搞到气象报告了。」

「敌人有什么侦察行动吗？」

「从他们昨晚登陆以来，一点动静都没有。」斯第尔格说，「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我认为，现在他们正等着要选一个有利的时机。」

「时机由我们来选。」保罗说。

哥尼抬头朝天上看了一眼，出声道：「如果他们让我们选的话。」

「那支舰队会待在太空。」保罗说。

哥尼摇了摇头。

「他们别无选择。」保罗说，「我们有能力彻底摧毁香料。宇航不敢冒那个险。」

「孤注一掷的人是最危险的。」哥尼说。

「我们不是孤注一掷的人吗？」斯第尔格问。

哥尼狠狠瞪着斯第尔格。

「你没有弗瑞曼人的梦想。」保罗提醒他，「斯第尔格想的是我们花在贿赂上的水，还有多年来的等待。这都是为了让厄拉科斯开满鲜花。他不是……」

「唔—」哥尼皱起眉头。

「他为什么阴着脸？」斯第尔格问。

「每次战斗前，他总是阴着脸。」保罗说，「哥尼只允许自己用这种形式表现幽默。」

哥尼的脸上慢慢浮现狼一般的狞笑，蒸馏服面罩的开口露出白森森的牙齿。「一想到我们将要把那些可怜的哈克南灵魂狠狠送进地狱，我的脸就更阴了。」他说。

斯第尔格哈哈大笑起来，「他讲起话来像个弗瑞曼敢死队员。」

「哥尼是天生的敢死队员。」保罗说。他想：是啊，在我们跟平原上那支部队交手前，在我们接受真正的考验前。就让他们随便聊聊吧，冲淡一下战前的紧张气氛，别老想着战斗。他朝岩壁上的裂缝看了看，又把目光转回哥尼身上，发现这位吟游诗人又恢复了那副阴沉的样子，皱着眉头不知正想些什么。

「忧虑会侵蚀战斗力。」保罗低声说，「这是你告诉我的，哥

尼。」

「我的公爵，」哥尼说，「我担心的主要是原子弹。我知道你想用原子弹在大盾壁上炸出洞来，可要是你真那么做的话……」

「就算我们动用了原子弹，上面那些人也不会用原子武器来对付我们。」保罗说，「他们不敢……理由是一样的：宇航怕我们摧毁香料源，不敢冒这个险。」

「但禁令规定……」

「禁令！」保罗喝道，「让各大氏族不敢用原子弹互相攻击的，是恐惧，而不是禁令。大公约明明白白写着：『用原子弹对付人类，将惩以星球销毁。』我们要炸毁的是大盾壁，不是人类。」

「这也太狡辩了！」哥尼说。

「上面那些人心惊胆颤，巴不得有借口。」保罗说，「别再谈这件事了。」

他转身走开，暗自希望自己真的能像表现出来的那么自信。过了一会，他说：「城里的人如何？就位了吗？」

「是的。」斯第尔格轻声道。

保罗看着他问：「你在为什么发愁？」

「我从来没遇过能完全信赖的城里人。」斯第尔格说。

「我自己就曾是城里人。」保罗说。

斯第尔格僵住了，涨红了脸说道：「穆阿迪布，你知道，我的意思并不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斯第尔格。但是，对一个人的评价，不是依据你认为他会做什么，而是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这些城里人有弗瑞曼的血统，他们只是还没学会挣脱枷锁，我们可以教他们。」

斯第尔格点点头，懊恼道：「我这辈子都在犯这个毛病，穆阿迪布。我们在死原学会了轻视城里人。」

保罗瞥了哥尼一眼，发觉他正在打量斯第尔格，于是说道：「哥尼，说说萨多卡为什么要把下面那些城里人赶出自己的家？」

「老把戏了，公爵大人。他们想用难民来拖累我们。」

「游击战早就奏效了，那些武夫已经忘记怎么跟游击队作战。」保罗说，「萨多卡中计了，以抢夺民女为乐，用反抗者的头颅装饰他们的

战旗。他们已经掀起一波波仇恨，要不是这样，城里人可能会袖手旁观，以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只会带来莫大的麻烦……可现在，推翻哈克南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萨多卡是在为我们招募新兵，斯第尔格。」

「城里人确实显得很急切。」斯第尔格说。

「仇恨刚点燃，火势正旺。」保罗说，「所以我们才把他们组成突击队。」

「他们的伤亡会很惨重。」哥尼说。

斯第尔格点点头表示认同。

「我们已经把风险告诉他们了。」保罗说，「但他们知道，每杀死一个萨多卡，我们这边就少一个敌人。各位，你们看，他们有了不惜一死也要完成的事。他们已经发现自己也是人，他们正在觉醒。」

观测员突然低声惊呼。保罗走到岩缝那边问：「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大骚动，穆阿迪布，」观测员小声说，「在那个见鬼的金属兵营里。有辆地面车从西环岩开出来，然后，就像老鹰飞进鹌鹑窝一样。」

「我们放掉的那两个萨多卡已经到了。」保罗说。

「现在，他们在整个着陆区周围启动了屏蔽场。」观测员说，「我可以看见屏蔽场引起的空气震动甚至延伸到他们存放香料的仓库。」

「现在他们知道是在跟谁作战了。」哥尼说，「让那些哈克南畜生发抖去吧！让他们为一个还活着的厄崔迪人焦虑不安吧！」

保罗对拿着望远镜的弗瑞曼人说：「注意观察皇帝旗舰上的旗杆，如果那上面升起我的旗——」

「不可能。」哥尼说。

见斯第尔格迷惑地皱着眉头，保罗道：「如果皇帝认可了我的声明，他就会重新在厄拉科斯上空升起厄崔迪的旗帜。一收到他的和解信号，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只进攻哈克南人。萨多卡会站在一边，让我们自行了结恩怨。」

「对这些星际的事，我没什么经验。」斯第尔格说，「我听说过，但似乎不大可能——」

「他们会怎么做，用不着什么经验也能猜得出。」哥尼说。

「他们正往那艘大星舰送去一面新旗。」观测员说，「一面黄色的

旗……中间有一道黑红相间的圆圈。」

「精明。」保罗说，「是钜贸联会的旗。」

「跟其他星舰上的旗一模一样。」弗瑞曼敢死队员说。

「我不明白。」斯第尔格说。

「确实精明。」哥尼说，「如果升起厄崔迪的旗帜，皇帝就必须站在我们这一边，不能赖帐。如果他在自己的旗舰上升起哈克南的旗帜，那就是在直接宣战。可是，不，他升起了钜贸联会那面破旗。他是在告诉上面那些人……」哥尼指指太空，「……利益在哪里。他是说，他不在乎这里有没有厄崔迪家的人。」

「沙暴还要多久才会到大盾壁这边？」保罗问道。

斯第尔格转身走开，询问凹穴里的一个弗瑞曼敢死队员。不久，他转回来说：「很快，穆阿迪布。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这是曾曾祖母级的超大沙暴……也许，比你所期望的还要大。」

「这是我的风暴。」保罗说。听见他说这话的弗瑞曼敢死队员无不露出敬畏的神情。保罗看着他们的脸，继续说道，「即使它能吹翻整颗星球，也不会超过我的期望。沙暴会不会笼罩整座大盾壁？」

「几乎可以这么说。」斯第尔格说。

一名侦察兵从通往下方盆地的隧道里爬出来，说：「萨多卡和哈克南的巡逻队正在往回撤，穆阿迪布。」

「他们估计沙暴会往盆地倒下太多沙尘，降低能见度。」斯第尔格说，「他们以为，我们也同样会被困住。」

「告诉我们的炮手，在能见度降低前瞄准好攻击目标。」保罗说，「沙暴一摧毁屏蔽场，他们就轰掉每艘星舰的头。」他踏上凹穴的岩壁，把用来伪装掩体的罩子往后拉开一点，从缝隙里仰望天空。阴沉沉的天空下，远处的沙暴正从地面卷起一条马尾状的飞沙。保罗把罩子重新盖好，说：「开始派人下去，斯第尔格。」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斯第尔格问。

「我跟敢死队员一起在这里等一会儿。」保罗说。

斯第尔格冲哥尼耸了耸肩，钻进岩壁上的洞口，消失在黑暗中。

「这是用来炸掉大盾壁侧边的起爆器，我交给你了，哥尼。」保罗说，「你来干好吗？」

「我来干。」

保罗朝一名敢死队的小队长打了个手势，说：「奥辛，开始让侦察队撤离爆破区，必须在沙暴来袭之前全部撤出。」

那人弯腰致意，跟在斯第尔格后面走了。

哥尼靠在岩缝边上，对望远镜人员说：「注意南边的岩壁。确认起爆时那上面没有我们的人。」

「放一只翼手信使传布爆破时间。」保罗命令道。

「一些地面车正朝南边的岩壁方向移动。」望远镜人员说，「有些还用了抛射武器来试探。我们的人按你的指令用了护体屏蔽场。地面车停下了。」

周围突然一片沉寂。保罗听见风魔在上方飞舞—沙暴的前沿。沙子开始从掩体与坑口的缝隙间灌进凹地。一阵狂风卷走了掩体的伪装罩。

保罗边示意他的弗瑞曼敢死队员躲进洞里，边走到隧道口上那些看守通讯设备的队员面前。哥尼跟在他身边，也在隧道口停下。保罗伏在通讯兵身边。

其中一人说：「这是曾曾曾祖母级的沙暴，穆阿迪布。」

保罗抬头看了一眼正在暗下来的天空，说：「哥尼，把南边岩壁那里的观测员撤回来。」沙暴的呼啸声越来越大，他不得不提高音量，重复一遍刚才的命令。

哥尼赶紧转身执行命令。

保罗收紧面罩，系牢蒸馏服的兜帽。

哥尼回来了。

保罗拍拍哥尼肩头，指指通讯兵身后那只安在隧道口的引爆器。哥尼走进隧道，停在那里，一只手按在起爆器上紧盯着保罗。

「我们收不到信号。」保罗身边的通讯兵说，「静电干扰太大了。」

保罗点点头。眼睛继续盯着通讯兵面前的标准时钟。过了一会，保罗看了一眼哥尼，举起一只手，注意力又回到时钟的表盘上—指针慢慢转过最后一圈。

「起爆！」保罗大喊一声，猛地挥下手臂。

哥尼用力按下起爆器。

似乎过了整整一秒，他们才感到脚下的大地上下起伏，猛烈震动起来。沙暴的怒吼声中又加上了爆炸的轰鸣。

那个敢死队观测员出现在保罗面前，望远镜夹在他的一只胳膊下。「大盾壁被炸开了，穆阿迪布！」他大声说，「沙暴吹进去，摧毁了他们的屏蔽场。我们的炮手已经开火。」

保罗想像沙暴如何横扫盆地──沙墙携带的静电摧毁了敌人营地上所有的屏蔽场屏障。

「沙暴！」有人高声喊道，「我们必须躲到掩体下面，穆阿迪布！」

保罗这才感到沙子像针一样刺着他暴露在外的脸颊。我们开战了，他想。他用一只手臂搂住通讯兵的肩膀，说：「别管这些设备了！隧道里还有一大堆。」他感到自己被人拉着朝隧道走，弗瑞曼敢死队员涌到他周围保护他。他们挤进隧道口，感觉洞里宁静了许多，然后转过弯道，走进一间窄小的岩室，岩室顶上悬着一盏灯球，对面则是另一个隧道口。

一个通讯兵坐在通讯设备旁。

「静电干扰太大。」那人说。

一股沙尘冲了进来，四处弥漫，在空气中打转。

「封闭这条隧道！」保罗大声喊道。瞬间的沉寂表明他的命令已经完成。「通往盆地的通道仍然畅通吗？」保罗问道。

一名敢死队员马上跑去查看，一会儿就回来说：「有一小块岩石在爆炸中掉了下来，但工兵说道路是畅通的。他们正用雷射光束清理现场。」

「告诉他们用手清理！」保罗咆哮道，「谁知道下头还有没有残存的屏蔽场。」

「他们很谨慎，穆阿迪布。」那人说了一声，但还是转身去执行他的命令。

从外面进来的通讯兵扛着设备从他身边走过。

「我告诉过那些人别管他们的设备了！」保罗说。

「弗瑞曼人不喜欢遗弃设备，穆阿迪布。」一名敢死队员斥责道。

「现在人比设备更重要。」保罗说，「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多设备，

或再也不需要任何设备。」

哥尼·哈莱克走上前来，站在他身边说：「我听他们说，下去的路通了。我们这里离地面太近，爵爷，别让哈克南人逮到机会报复。」

「他们没时间报复。」保罗说，「他们才刚发现他们失去屏蔽场的保护，而且无法起飞离开厄拉科斯。」

「不管怎么说，新指挥所已经全都准备好了，爵爷。」哥尼说。

「指挥所暂时还用不着我指挥。」保罗说，「没有我，这场仗也会继续按计划进行。我们必须等……」

「我收到一条消息，穆阿迪布。」守在通讯设备旁边的通讯兵说。他摇了摇头，把耳机紧紧按在耳朵上。「静电干扰太大！」他开始在面前的便笺上涂了起来，摇摇头等着，写一会儿……等一会儿……

保罗走到通讯兵身边，其他弗瑞曼敢死队员朝后退去，给他腾出地方。他低头看着那人写下的几行字，轻轻读道：「偷袭……泰布穴地……被俘……厄莉娅（□□）家人（□□）死……他们（□□）穆阿迪布的儿子……」

通讯兵再次摇摇头。

保罗一抬头，看到哥尼正盯着他瞧。

「电文很乱。」哥尼说，「因为静电的缘故。你不知道……」

「我儿子死了。」保罗说。他一边说，一边意识到这是真的，「我儿子死了……厄莉娅被俘……成了人质。」他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成了没有感情的空壳。他的手所到之处，都是死亡和哀痛，简直像一场可能会传遍宇宙的瘟疫。

他体会到老人的智慧了，无数人的经历积累而成的生存智慧。他觉得，某种东西仿佛正在咯咯发笑，伸出手拧着他的心。

保罗想：对于残酷的本质，这个宇宙的了解是何等浅薄！

穆阿迪布站在他们面前，说：「虽然我们将被俘之人视为死者，但她仍活着，因为她的种子就是我的种子，她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她同样能看到未来最遥远的种种可能。是的，因为我的缘故，她能望进充满未知的深谷。」

——伊勒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觉醒》



帕迪沙皇帝的金属兵营内有一座椭圆礼仪宫，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就站在这间皇家觐见室里，两眼低垂看着地面。男爵偷偷张望，打量着这座金属墙壁的厅室和里面的人员：皇裔侍卫队军官、侍从、侍卫，还有沿着墙站开的整队萨多卡军人。这些萨多卡以稍息姿势站在一面面血迹斑斑的破烂军旗下，每一面都是缴获的战利品，也是厅内唯一的装饰。

「回避！皇帝驾到！」觐见室右侧传来一个声音，在高耸的走廊一路回响。

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从走廊里出来，走进觐见室，后面跟着他的扈从。他站在原地不动，等着侍从把他的王座抬进来。皇帝对男爵视而不见，应该说，似乎对觐见室的所有人都视而不见。

可男爵发现，自己却无法对皇帝视而不见。他打量着皇帝，想从皇帝身上找出线索，以推断这场召见的目的。皇帝沉着地站着，耐心等待。他身材修长，姿态优雅，身穿灰色萨多卡军服，军服上挂着金、银饰物。他那瘦削的脸庞和冷峻的眼睛让男爵想起很久以前死去的雷托公爵。这两人有相似的鹰脸。只不过，公爵是黑发，皇帝却是红发，大多罩在波萨格的墨色头盔下，头盔上还有皇室的金色顶饰。

侍从抬来皇帝的王座。这是用一整块哈葛尔石英石雕凿的大型座椅，呈半透明的蓝绿色，中间贯穿黄色的火焰条纹。侍从把王座放在觐

见室的高台上，皇帝登上高台，在王座坐下。

一个年老女人身穿黑色的宽松女袍，自行从皇帝的扈从队伍走出来，站在王座后方，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搭在王座的石英石靠背上。她的兜帽整个拉下来盖住了前额，露出的脸向外窥视着，像一幅巫婆的漫画：深陷的两颊和眼睛，长长的鼻子，布满斑点的皮肤，还有突起的青筋。

男爵强忍住见到她的颤栗。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皇帝的真言师，她的在场泄漏了这次召见的重要性。男爵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仔细打量着皇帝的扈从，想从他们身上找到蛛丝马迹。里面有宇航的两个代理人：一个高胖，一个矮胖，两人都有一双了无生气的灰眼。随侍的人群中还有皇帝的长女，伊勒琅公主。据说她正在接受最高深的贝尼·杰瑟里特训练，注定了要当圣母。她身材修长，金发白肤，美丽的脸庞轮廓分明，湛绿的双眼能看穿人心。

「亲爱的男爵。」

皇帝纡尊望向他，无懈可击的男中音在召唤他的同时，也表露出对他的不在意。

男爵深深弯下腰，向前走到他受命站立的位置，离皇帝的高台十步远。「我应召晋见，陛下。」

「应召！」老巫婆咯咯笑着。

「好了，圣母。」皇帝斥责道，却为男爵的狼狈而莞尔。他说：「首先，告诉我，你把你的下属杜菲·哈瓦特派到哪里。」

男爵左右看了看，后悔没有带上自己的护卫，倒不是因为他们能对抗萨多卡人。然而……

「嗯？」皇帝说。

「他已经失踪五天了，陛下。」男爵迅速瞥了一眼宇航的代理人，然后收回目光看着皇帝，「他本来应该在走私者的基地着陆，设法混进弗瑞曼极端分子的营地。这个穆阿迪布……」

「难以置信！」

那个女巫爪子似的手拍了拍皇帝的肩，身体靠前，附在皇帝耳边小声说了几句。

皇帝点点头，说：「五天。男爵，告诉我，他失踪了，你为什么不

忧虑？」

「但我正相当忧虑，陛下！」

皇帝继续盯着他，等他说下去。这时圣母咯咯笑了起来。

「我的意思是，陛下，」男爵说，「哈瓦特反正也活不过几个小时。」他向皇帝解释了潜伏的毒药及需要服用的解药。

「你真聪明，男爵。」皇帝说，「你的侄儿拉班和小菲德—罗萨又在哪里？」

「沙暴要来了，陛下。我派他们去视查边界，以免弗瑞曼人在风沙的掩护下发动进攻。」

「边界。」皇帝沉吟道，仿佛是在用嘴细细品味这两个字，「盆地这里不会有多大的沙暴。有我的五支萨多卡军团在，弗瑞曼反叛军不会进攻。」

「当然不会了，陛下。」男爵说，「但因谨小慎微而犯错，也是无可厚非。」

「啊—哈！」皇帝说，「无可厚非。那么，我不能谈谈厄拉科斯这齣闹剧花了我多少时间吗？也不能提钜贸联会有多少利润被倒进这个老鼠洞，还有为了这件蠢事，我不得不延宕甚至取消宫廷活动和国家事务？」

男爵垂下眼帘，不敢面对皇帝的震怒。他的堪忧处境，他的孤身一人，以及只能指望大公约和大氏族联合会反背义规章的事实，都使他惴惴不安。他是要杀我吗？男爵问自己，他不会的！其他大氏族都在上面等着，巴不得有借口从厄拉科斯的乱局中捞一笔！

「你有抓到人质吗？」皇帝问。

「没用的，陛下。」男爵说，「这些弗瑞曼疯子为每一个被俘的人举行葬礼，当他们已经死了。」

「是吗？」皇帝说。

男爵等待着，目光在觐见室的金属墙壁间逡巡，想着这片巨大无匹的延展合金军营。它所代表的无限财富就连男爵也敬畏不已。他带着侍从，男爵想，还有无用的宫廷仆役、他的女人，以及她们的随行人员：梳发的、管服装的、管造型的，所有人……宫廷的所有寄生虫，全都在这里了。一边阿谀奉承，一边暗地里图谋，陪着皇帝「一切从简」，等

着看皇帝了结这件事，然后为战争吟咏几句，把伤兵当成英雄来崇拜。

「也许你没找到适当的人质。」皇帝说。

他知道某些事，男爵想。恐惧像石头般压在他的胃上，沉重到他一想到食物几乎要吐出来。可这种感觉却又像饥饿，他好几次在悬浮器里扭动身子，恨不得命人给他端来食物。然而，这里没人听他的吩咐。

「对这个穆阿迪布，你了解多少？你知道他是谁吗？」皇帝问。

「肯定是某个乌玛，」男爵说，「一个弗瑞曼暴徒，宗教投机分子。这种人，文明世界的边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产一批。陛下，这您是知道的。」

皇帝看了一眼他的真言师，回过头来，阴沉地望着男爵道：「这个穆阿迪布，你只知道这些？」

「一个疯子。」男爵说，「不过，所有弗瑞曼人都有点疯。」

「疯？」

「他的子民会高呼他的名字投入战斗。女人把她们的婴儿扔向我们，然后扑到我们的刀上，好让她们的男人趁隙向我们进攻。他们没有……没有……规矩。」

「这么糟啊。」皇帝呢喃道，但嘲讽的语气没有逃过男爵的耳朵，「告诉我，亲爱的男爵，你调查过厄拉科斯的南极地区吗？」

男爵抬起头来望着皇帝。话题突然改变，让他吃了一惊。「但是……嗯，您知道的，陛下，那整片都是无人区，是沙暴和沙虫的天下。那个纬度甚至连香料都没有。」

「你没有收到香料接驳舰的报告，说那里出现了几片绿地吗？」

「总是有这类的报告。很久以前，我们调查过其中一些地区，植物没看到几棵，却损失了不少扑翼机。代价太大了，陛下。人类在那里无法活很久。」

「原来如此。」皇帝说。他弹了一下手指，王座左后方的一道门打开了。两个萨多卡赶着一个看上去大约四岁的小女孩从门里走进来。她穿着黑色的弗瑞曼女袍，兜帽甩在背后，露出咽喉旁边挂着的蒸馏服配件。她有一张柔和的圆脸，眼睛是典型的弗瑞曼蓝，看上去全无惧意，但目光竟让男爵莫名其妙心神不宁。

就连那名老贝尼·杰瑟里特真言师也在小女孩经过时退了一步，还朝

她的方向做了一个屏挡的手势。这孩子的出现显然令老巫婆大感震惊。

皇帝清了清喉咙，准备说话，可那孩子却抢先开口。尖细的声音，稍稍带着软腭的咬舌音，但还是很清晰。「原来他在这里。」她说着，向前走到高台边上，「模样不怎么样嘛。一个吓坏的胖老头，虚弱到没了悬浮器就撑不住自己的身体。」

一个孩子竟口吐如此出人意料的话。男爵气急败坏，却只能瞪着她，哑口无言。难道是侏儒？他问自己。

「亲爱的男爵，」皇帝说，「来认识一下穆阿迪布的妹妹。」

「妹……」男爵转头望向皇帝，「我不明白。」

「有时候，就连我也会大意犯错。」皇帝说，「一直有人向我报告，你所说的那个南极无人区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但那是不可能的！」男爵抗议道，「沙虫……那里的沙地明显……」

「这些人好像有能力避开沙虫。」皇帝说。

那孩子在高台上的王座旁坐下，双脚垂在台边晃着，踢着小腿，神情自若地审度四周。

男爵盯着那双踢动的小脚，看着小脚带动黑色的长袍，露出袍下的凉鞋。

「不幸的是，」皇帝说，「我只派了五艘运兵机，带着轻兵器去抓俘虏回来审问。只有一艘航舰逃了回来，带回三个俘虏。请注意，男爵，我的萨多卡几乎全军覆没，而对手却主要由妇女、儿童和老人组成。这个孩子就指挥了其中一支队伍。」

「您瞧瞧，陛下！」男爵说，「您瞧瞧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我是自愿让你们抓来的。」那孩子说，「我不想面对我哥哥，因为我不想告诉他，他的儿子被人杀死了。」

「我们的人只逃回来几个。」皇帝说，「逃回来！你听见了吗？」

「要不是那些火，」那孩子说，「我们也能干掉他们。」

「我的萨多卡把他们运兵机上的姿态控制喷射器当成火焰喷射器来用。」皇帝说，「他们孤注一掷，才能带着三个俘虏逃回来。请注意，亲爱的男爵，我的萨多卡在跟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混战中被迫撤退。」

「我们必须派出火力清剿。」男爵愤愤地说，「必须消灭每一个残

余的……」

「闭嘴！」皇帝喝道，他在王座上推了一把，向前倾身，「不要再侮辱我的智力。你站在那里，一副愚蠢的无辜模样—」

「陛下。」老真言师说。

他挥手要她安静。「你说你不知道我们发现的那些人类活动，也不知道这支卓越民族的战斗力！」皇帝从王座上抬起半个身子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了，男爵？」

男爵后退了两步，心想：是拉班。他居然给我来这么一手，拉班……

「还有你跟雷托公爵的那场假争执。」皇帝呢喃道，身子向后一靠，「这件事你处理得真漂亮！」

「陛下，」男爵恳求道，「您……」

「闭嘴！」

老贝尼·杰瑟里特把一只手放到皇帝肩上，倾身凑近他的耳朵，轻轻说了些什么。

那孩子坐在高台上，不再踢腿了。她说：「让他更害怕些，沙德姆。我本来不应该高兴的，但我实在忍不住。」

「安静，孩子。」皇帝说。他身体前倾，一只手放在她头上，眼睛却盯着男爵。「可能吗，男爵？你真像我这真言师所说的那样头脑简单吗？难道你没认出，这孩子是你的朋友雷托公爵的女儿？」

「我父亲从来不是他的朋友。」那孩子说，「我父亲死了，这头哈克南老禽兽从没见过我。」

男爵惊得脑子一片空白，呆呆望着小女孩，好不容易才重新发出声音，嘶哑道：「你是谁？」

「我是厄莉娅，雷托公爵和杰西卡女士的女儿，保罗—穆阿迪布公爵的妹妹。」孩子说着，伸手一推高台，跳到觐见室的地板上，「我哥哥发誓要把你的人头挂在他的战旗上，我认为他一定能做到。」

「安静，孩子。」皇帝说。他坐回王座，一只手摸着下颌，细细打量起男爵。

「我不用听皇帝的命令。」厄莉娅说。她转过身，抬头看着高台上的老圣母，「她知道。」

皇帝抬起头，望着他的真言师：「她是什么意思？」

「那孩子是妖煞！」老妇人说，「她母亲应该受到史上最重的惩罚，应该处死！无论是这孩子，还是生她的那个女人，越早死越好！」老妇人一根手指指着厄莉娅，「从我脑里滚出去！」

「心灵感应？」皇帝低声问道。他转头盯着厄莉娅，「神母在上！」

「您不明白，陛下，」那个老妇人说，「这不是心灵感应。她就在我脑子里，和以前那些把记忆转给我的圣母一样。她站在我的脑子里！她不可能在那里的，可她确实在！」

「还有什么？」皇帝厉声问道，「这是什么鬼话？」

老妇人站直身子，垂下刚刚指向女孩的手。「我说得太多了。但事实是，这个并非孩子的孩子必须除掉。很久以前，我们就受到警告，要防止这类事情，还有要怎么阻止这种怪胎出生。然而，我们有一个自己人背叛了我们。」

「胡说八道，老太婆。」厄莉娅说，「你根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却还是像傻子一样吵个不停。」她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

老圣母呻吟着摇晃起来。

厄莉娅睁开双眼。「就是这么回事。」她说，「一场宇宙意外……还有，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老圣母朝空气伸出双手，掌心向着厄莉娅，用力推挡着。

「发生了什么事？」皇帝问道，「孩子，你真能把你的思想灌进别人的大脑？」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厄莉娅说，「除非我生来就是你，否则不可能像你那样思考。」

「杀了她。」老妇人喃喃说着，紧抓住王座的椅背，撑住自己的身体，「杀了她！」那双深陷的老眼死死盯住厄莉娅。

「安静！」皇帝说。他打量着厄莉娅，「孩子，你能联络上你哥哥吗？」

「我哥哥知道我在这里。」厄莉娅说。

「你能告诉他，要他投降来换你的命吗？」

厄莉娅天真无邪地对他笑笑。「我不会那么做的。」她说。

男爵步履蹒跚地朝前走了几步，站在厄莉娅身旁。「陛下，」他恳求道，「我一点也不知道……」

「再敢插嘴打断我，男爵，」皇帝说，「你就再也插不了嘴……永远。」他仍然全神看着厄莉娅，眯起眼睛审视着她，「你不会那么做，啊？你能读到我的心，知道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我会怎么对付你吗？」

「我早说过，我不会读心术。」她说，「但要读懂你的意图，并不需要心灵感应。」

皇帝阴沉着脸说：「孩子，你简直无可救药。那我只好集结我的军队，把这颗星球变成—」

「没那么简单。」厄莉娅说。她朝那两个宇航的人望去，「问问他们吧。」

「违背我的意愿并不明智。」皇帝说，「你不该拒绝我这个小小的要求。」

「现在，我哥哥来了。」厄莉娅说，「在穆阿迪布面前，就连皇帝也可能会发抖，因为他拥有正义的力量，上天会眷顾他。」

皇帝猛然站起身来。「这出戏演得太过分了。我要把你哥哥和这颗星球全捏在手心，把他们碾成……」

房间发出隆隆巨响，开始晃动。一道沙瀑突然从王座后面那条连接金属兵营和皇帝星舰的通道倾泻而下，众人立即感觉到皮肤上一阵阵紧缩的压迫，表明有大范围的屏蔽场正在启动。

「我跟你说过，」厄莉娅说，「我哥哥来了。」

皇帝站在王座前，右手压上耳朵，听着无线耳机不断含糊传出的报告。男爵移了两步，走到厄莉娅身后。萨多卡跃到门口备战。

「我们要退回太空，重新集结。」皇帝说，「男爵，我道歉。这群疯子正在沙暴掩护下发起了进攻。既然如此，我们就让他们见识皇帝的雷霆怒火吧。」他指着厄莉娅说，「把她的尸体交给沙暴。」

就在他说话时，厄莉娅迅速后退，装出害怕的样子。「就让沙暴带走所能带走的吧！」她尖叫着，往后跌入男爵怀里。

「我抓住她了，陛下！」男爵高声叫道，「要不要我现在就了结

她……哎呀！」他将她狠狠甩到地上，一只手紧紧抓住左臂。

「抱歉，外公。」厄莉娅说，「你已经中了厄崔迪的戈姆刺。」她站起身来，一枝黑针从她手中落下。

男爵向后翻倒在地，双眼凸出，瞪着左掌心一道红色的伤口。「你……你……」男爵在他的悬浮器中翻了个身，那一大团松弛的肥肉在悬浮场支撑下离开地面约寸许，头垂下，嘴大张着。

「这些人全是疯子！」皇帝咆哮着，「快！进星舰，我们要彻底肃清这颗星球的每一……」

他左侧突然闪起火花，一团电光球滚过来撞到墙上弹了回来，一接触到金属地面，立即发出劈啪巨响。觐见室里顿时弥漫着绝缘材料烧焦后的臭味。

「屏蔽场！」一个萨多卡军官叫了起来，「外层屏蔽场垮了！他们……」

他的话音淹没在一片金属撞击的巨响中。皇帝身后的舱壁抖动、摇晃着。

「他们把我们星舰的机首给轰掉了！」有人大叫道。

滚滚沙尘在房间里翻腾，得到掩护的厄莉娅一跃而起，朝门外奔去。

皇帝急忙转身，示意他的人赶紧往王座后方撤，那边的舱壁上的安全门正来回摆动着。一名萨多卡军官从沙雾中窜出，皇帝飞快冲他打了个手势，命令道：「我们就在这里反击！」

又一声猛烈的爆炸撼动了整座金属兵营，觐见室另一头的双扇门砰的一声大开，风卷狂沙，挟带着外面的阵阵呼叫。一道小小的、身穿黑色长袍的身影背着光忽隐忽现—厄莉娅冲出去找了一把刀，按照她所受到的弗瑞曼训练，一一杀死哈克南和萨多卡的伤兵。萨多卡军人穿过黄绿色的烟雾冲向门口，手持武器围成一道弧形保护皇帝撤退。

「救您自己，陛下！」一名萨多卡军官大喊，「上星舰！」

但独自站在高台上的皇帝伸手指着门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远处，一段四十公尺长的临时兵营已经被炸飞，滚滚沙暴正迎面朝觐见室的大门袭来。暗淡的远方有片沙尘云低悬，透过沙尘可以看到云中不时迸出静电造成的闪电，风暴的电荷使屏蔽场短路了，电火花四射。平原

上到处是战斗的身影─萨多卡，还有穿着长袍跃起、回旋的沙漠人，仿佛乘着沙暴从天而降。

皇帝用手指着这仿佛电影镜头的一切。

沙雾中钻出一群井然有序的发光体──一道道隆起的巨弧带着亮晶晶的辐条，赫然竟是沙虫的血盆大口。沙虫组成一堵高墙，每条沙虫背上都骑着进攻的弗瑞曼人。一片嘶嘶声中，弗瑞曼长袍在风中飞舞，以楔形队列切入平原的混战中。

竟有军队朝皇帝的临时兵营猛杀！这种攻击史上未见，萨多卡一时不知该如何面对，竟吓傻在当地。

然而，从沙虫背上跳下来的是人，刀锋闪现凶险的黄色光芒，这正是萨多卡受训要面对的东西，于是他们开始战斗。当厄拉奇恩平原展开一场人钉人的厮杀时，一名萨多卡精锐护卫把皇帝推回星舰，封好舱门，准备要在门前慷慨赴死，以身护门。

星舰内一片死寂，皇帝望着身旁满面惊恐的众人，看到他的长女因喘不过气而双颊涨红，老真言师像黑色幽灵般将兜帽拉下来遮住脸，最后，他终于找到他搜寻的面孔─那两个宇航的人。他们穿着灰色制服，毫无装饰，跟脸上的冷淡表情相当搭配─尽管周围的人无不情绪激动，两人显然无动于衷。

两人中的高个子举起一只手蒙着左眼。皇帝望向他的时候，有人冲撞到他的手臂，拨开他的手，露出那只眼睛。那人原本用于伪装的隐形眼镜掉落在地，向外瞪视的眼睛竟全是蓝色，暗得几乎变成了黑色。

那名矮个子用手肘挤开人群，踏前一步，离皇帝更近了。他说：「我们无法预测事态将如何发展。」高个子重新抬手蒙住眼睛，冷冷加上一句，「可这个穆阿迪布也一样不知道。」

这些话把皇帝从迷茫中震醒。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敢相信高个子语气中的轻蔑。那片平原接下来的局势会如何，不需要宇航领航员那种受过强化的全神贯注也能看出。皇帝心想，这两个人是否过于依赖他们的技能，以至于不知道怎么运用双眼和理智的判断？

「圣母，」他说，「我们必须制定计划。」

圣母把兜帽从脸上拉开，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皇帝。两人视线相

交，彼此心领神会。他们只剩下一种武器，一种两人都熟悉的武器：出卖。

「把舱房里的芬伦伯爵召来。」圣母说。

帕迪沙皇帝点点头，挥手示意他的一名副官去执行。

他既是武士，也是秘教徒；既是魔鬼，也是圣人；既狡猾，也单纯、仁义、无情；他尚未成神，却也超越了人。以一般标准无法衡量穆阿迪布的意图。他在胜利的那一瞬，看穿了眼前的死亡陷阱，但他接受背叛。能说他这样做是出于正义吗？又是谁的正义？记住，我们所谈的人是穆阿迪布，他曾下令剥下敌人的皮做成战鼓，一挥手便推翻过去的厄崔迪传统，用他的话说：「我是魁萨茨·哈德拉克，这条理由就够了。」

——伊勒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觉醒》



胜利的那天晚上，保罗—穆阿迪布在众人护卫下来到厄拉奇恩的府邸，厄崔迪氏族在沙丘的第一处居所。那座建筑物仍然保持着拉班重建后的样子，虽然曾遭镇民洗劫，但未受战争波及，只有大厅的一些摆设被推倒或打碎了。

保罗阔步走进正门，哥尼·哈莱克和斯第尔格紧随他身后。护卫队呈扇形在大厅里散开，把这个地方整理一下，为穆阿迪布清出一块地方。一支小队开始搜查这座建筑物，以确保没有敌人设置的机关和陷阱。

「我还记得我们跟着你父亲到这里来的第一天。」哥尼说。他四下打量大厅的横梁和高高的窄窗。「当时我就不喜欢这个地方，现在更不喜欢。任何山洞都比这里安全。」

「讲起话来倒像个道地的弗瑞曼人。」斯第尔格说。他注意到自己这句话使穆阿迪布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你会重新考虑一下吗。穆阿迪布？」斯第尔格问道。

「这栋府邸有象征意义，」保罗说，「拉班过去就住在这里。只要占领这里，每个人都会明白谁是胜利者。每个角落都派人过去，不要碰任何东西。只要确定没有哈克南人或他们的玩意儿留下来就行了。」

「遵命。」斯第尔格说，语气听上去不情不愿，但还是服从了保罗的命令。

通讯兵带着器材匆匆走进大厅，开始在巨大的壁炉旁装配设备。弗瑞曼卫兵迅速在大厅周围布好岗哨，然后低声交谈着，带着猜疑的目光地扫视周围。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一直是敌人的堡垒，像这样随随便便住进来，他们难以接受。

「哥尼，派人去把我母亲和契妮护送过来。」保罗说，「契妮知道我儿子的事了吗？」

「消息已经送出去了，爵爷。」

「创造者已经被带出盆地了吗？」

「是啊，爵爷。沙暴差不多停了。」

「沙暴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保罗问。

「直接损失，就是着陆区和平原上的香料储藏库。至于间接损失，」哥尼说，「跟战斗造成的损失一样大。」

「我猜，没有钱修不了的东西。」保罗说。

「除了生命，爵爷。」哥尼说。他的语气中明显带着斥责，仿佛在说：「当人们有性命之危时，厄崔迪人什么时候先关心财物了？」

可保罗只全神贯注在灵眼上。他看到自己的道路上仍然横亘着一堵时间之墙·墙上有许多可见的裂缝，而圣战穿过每道裂缝，沿着时间通道向前肆虐。

他叹了口气，走过大厅，看见一把椅子靠墙立着。这把椅子曾经放在餐厅，他父亲甚至可能坐过。尽管如此，此刻的他却只把椅子当成解除疲累、掩饰疲态的东西。他坐下，拉起长袍盖住双腿，松开蒸馏服的领子。

「皇帝仍旧躲在他那艘星舰的残骸里。」哥尼说。

「现阶段，就让他待在那里吧。」保罗说，「找到那几个哈克南人了吗？」

「他们还在清点尸体。」

「上面那些星舰有什么答复？」他抬起下颔，冲着天花板点了点。

「还没有答复，爵爷。」

保罗又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休息。过了一会，他说：「给我带一

个萨多卡俘虏来，我们必须给我们的皇帝陛下送句话。该是谈条件的时候了。」

「是，爵爷。」

哥尼转身离开，临走前对保罗身旁的弗瑞曼敢死队贴身卫兵打了个手势。

「哥尼，」保罗轻声说，「自我们重聚以来，还没听你对这事件编写过什么隽语。」他转过身去，看着哥尼。哥尼咽了口唾沫，脸色一肃。

「遵命，爵爷。」哥尼说。他清了清嗓子，但声音仍很嘶哑：「『胜利的那一天突然变成举国的哀悼日，因为人们听说，国王为他儿子的死悲痛欲绝。』」

保罗闭上双眼，强忍心中悲痛，他必须忍到适当的时候才能允许自己为儿子哀悼，就像当日为父亲强忍悲痛。现在，他尽量集中精力思考今天的新发现—混杂的未来，还有偷偷现身在他意识中的厄莉娅。

在他看过的时间幻象中，就数今天所见最不寻常。「我努力对付未来，终于把我的话放在只有你才能听到的地方。」厄莉娅说，「就连你也做不到这一点，我的哥哥。我发觉这是很有趣的游戏。而且……哦，对了，我杀了我们的外公，就是那个疯狂的老男爵。他死的时候没受多少苦。」

沉寂。他的时间感官看着她渐渐隐去。

「穆阿迪布。」

保罗睁开眼睛，抬头看到斯第尔格那长满黑色胡须的脸，深邃的眼睛闪烁著作战的光芒。

「你们找到老男爵的尸体了。」保罗说。

他的沉着使斯第尔格冷静下来。「你怎么知道的？」他轻声说，「我们刚刚才在皇帝的那一大堆金属废墟找到那具尸体。」

保罗不理会他的问题，一抬眼，看见哥尼回来了，身后的两个弗瑞曼敢死队员架着一名萨多卡俘虏。

「给你带来一个，爵爷。」哥尼说。他示意卫兵架着俘虏停在保罗五步之外。

保罗注意到，那个萨多卡眼中有一种受惊后的呆滞，一道瘀伤从鼻

子延伸到嘴角。他属于那种金发碧眼、五官轮廓深刻的种族，在萨多卡军中，这种血统的人都有军阶。不过，除了刻着皇室纹章的金纽扣和裤子上破烂的流苏，他那身破烂军服上没有任何徽章标示他的职位。

「我认为这家伙是个军官，爵爷。」哥尼说。

保罗点点头，道：「我是保罗·厄崔迪公爵。你懂那代表什么吗？」

萨多卡瞪着他，一动不动。

「大声回答我！」保罗说，「否则你们的皇帝可能因此丧命。」

那人眨了眨眼睛，咽下一口唾沫。

「我是谁？」保罗质问道。

「您是保罗·厄崔迪公爵。」那人哑着嗓子回答道。

他对保罗的态度似乎过于顺从，不过，萨多卡对今天所发生的事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保罗意识到，他们的生命中只见识过胜利，而这本身就可能是个弱点。他把这个想法暂且抛开，等日后训练自己的军队时再列入考虑。

「我要你给皇帝带口信。」保罗说。他以古老的客气措辞念道：「我，大氏族的公爵，皇室的亲人，以兰兹拉德之名发誓，假如皇帝和他的人放下武器，和我会面，我会以我自己的性命担保他们的安全。」保罗举起戴有公爵印戒的左手给那个萨多卡看，「我以此戒发誓。」

那人用舌尖舔舔嘴唇，瞥了一眼哥尼。

「没错。」保罗说，「除了厄崔迪家的人，还有谁能拥有哥尼·哈莱克的忠诚？」

「我会把口信带到。」萨多卡说。

「带他到我们的前进指挥所，送他去皇帝那里。」保罗说。

「是，爵爷。」哥尼示意卫兵听命，随后带着他们走出大厅。

「契妮和你母亲已经到了。」斯第尔格说，「契妮因为悲伤过度，要求单独待一会儿。圣母则提出要在那间古怪的房子里歇一阵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母亲非常怀念那颗她可能再也见不到的星球。」保罗说，「在那里，水从天上落下，植物茂密到你无法穿越。」

「水从天上落下！」斯第尔格喃喃道。

刹那间，保罗看到斯第尔格如何从一个弗瑞曼的耐巴变成天外之音

的信徒，一个对他既敬畏又服从的傀儡。这个人退化了，保罗从他身上感受到圣战的阴影。

我亲眼目睹一个朋友变成了信徒，保罗心想。

孤独感突然涌上，他环顾大厅，留意到他的卫兵在他面前站得多么规矩得体，像在接受检阅。他还能感应到他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充满骄傲的竞争—人人都希望穆阿迪布能注意到自己。

所有恩典皆为穆阿迪布所赐，他想，这是他生命中最苦涩的念头。他们以为我对皇位势在必得。但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么做只是为了阻止圣战。

斯第尔格清了一下嗓子，说：「嗯，拉班也死了。」

保罗点点头。

右边的卫兵突然闪到一边，立正敬礼，让路给杰西卡。她穿着她那件黑色的弗瑞曼女袍，走路时稍稍有些像阔步走在沙地上的样子。可保罗注意到，这栋房子使她回想起当年住在这里的某些点滴—她曾是公爵的情妇，她的公爵统治过这颗星球。她的样子带有几分旧时的威仪。

杰西卡在保罗面前停下脚步，低头看着他。她看出他的疲惫，也看出他是如何掩饰。但她发觉自己没有任何怜惜。她仿佛已经无法再对儿子生出任何感情。

杰西卡走进大厅，想着这个地方为何不符合她记忆中的样子、为何令她难安。它依然是陌生的房子，仿佛她从未在这里散步，从未和她挚爱的雷托一起走过这里，也从未在这里面对醉酒的邓肯·艾达荷……从来没有过……没有，没有，没有……

应该有一个词，「阿达卜记忆」的反义词，她想。应该有一个词来表示自我否定的记忆。

「厄莉娅在哪里？」她问。

「在外面做任何弗瑞曼乖孩子在这种时刻应该做的事。」保罗说，「杀死敌人的伤兵，为收水小队标出尸体。」

「保罗！」

「你必须理解，她这样做是出自善良。」他说，「有时，善良和残忍是一致的。真怪，我们为什么会曲解这种隐含的一致？」

杰西卡瞪着她的儿子，对他身上的深刻变化感到震惊。是因为他儿

子的死吗？她猜测着。然后说：「那些人在讲有关你的奇异故事，保罗。他们说你拥有传说中的所有神力—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因为你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贝尼·杰瑟里特也会对传说有疑问？」保罗问。

「不管你现在成了什么，我都脱不了干系。」她承认说，「但你不能指望我……」

「如果你有机会活亿万次，过亿万种生活，你会喜欢吗？」保罗问，「还有专门为你编出来的传说！想想那些经历，还有经历带来的智慧。但是，智慧会冲淡爱，不是吗？而且，还会让仇恨改变形态。如果没有深深潜入残忍和善良的深处，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无情？你应该怕我，母亲，因为我就是魁萨茨·哈德拉克。」

杰西卡突然咽喉发干，干咽了一口，这才说：「你从前否认你是魁萨茨·哈德拉克。」

保罗摇了摇头，说：「我再也无法否认了。」他抬起头来，望着她的眼睛，「皇帝和他的人来了。随时会有人来通报。站在我身边，我想好好看看他们。我未来的新娘也在他们中间。」

「保罗！」杰西卡厉声说，「不要犯你父亲犯过的错！」

「她是公主。」保罗说，「对我来说，她不过就只是通向皇位的钥匙，如此而已。犯错？你以为，因为我是你造就的，所以我就感受不到复仇的渴望吗？」

「即使报复在无辜的人身上？」她一边问，一边在心里想：千万别犯我犯过的错。

「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无辜的人了。」保罗说。

「契妮呢？她也不无辜？」杰西卡朝通往府邸后半翼的走廊打了个手势。

契妮沿着那条走廊进入大厅。她走在两个弗瑞曼卫兵中间，却仿佛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她的兜帽和蒸馏服的头盖都甩在身后，面罩系在一边。她脚步虚浮，一路穿过大厅，站到杰西卡身边。

保罗看到她脸颊上的泪痕—她把水送给了死者。一股莫大的哀痛袭过他全身。似乎只有在契妮面前，他才能感受到这种情緒。

「他死了，我的爱。」契妮说，「我们的儿子死了。」

保罗勉强压下情绪，站了起来，伸出手抚摸契妮的脸，感受她湿润的眼泪。「无人能取代他，」保罗说，「但我们还会有其他儿子。我以友索的名义向你保证。」他把她轻轻拉到一边，向斯第尔格打了个手势。

「穆阿迪布。」斯第尔格说。

「他们从星舰那边过来了，皇帝和他的人。」保罗说，「我就站在这里。把俘虏带到房里来，没有我的命令，让他们离我十公尺。」

「遵命，穆阿迪布。」

斯第尔格转身执行命令，保罗只听弗瑞曼卫兵敬畏地低声道：「看见没？他知道！没人告诉他，可他知道！」

门外传来皇帝的人马走近的声响，他的萨多卡卫队为了保持精神，边走边唱着进行曲。大厅入口传来一阵低语，是哥尼·哈莱克。他从卫兵面前走过，和对面的斯第尔格交谈了几句，然后来到保罗身边，露出奇怪的眼神。

我也要失去哥尼了吗？保罗问自己，就像失去斯第尔格一样—失去一位朋友，换回一个傀儡？

「他们没带任何投掷武器。」哥尼说，「我亲自检查过。」他环顾大厅四周，发现保罗已经做好准备，「菲德—罗萨·哈克南跟他们在一起。要不要我把他揪出来？」

「随便他吧。」

「还有几个宇航的人，他们要求享有特权，而且威胁要对厄拉科斯实施禁运。我跟他们说，我会把他们的话转给你的。」

「随他们威胁。」

「保罗！」杰西卡在他身后低声说，「他说的可是宇航的人！」

「我马上就会拔掉他们的毒牙。」保罗说。

他想着宇航，这股专擅的势力，专擅了如此之久，竟变成寄生虫，离开宿主就无法独立存活。他们从来不敢拿起刀剑……现在再也无法拿起刀剑。他们的一切都依赖领航员服用迷醉香料后延展的意识疆域，这让他们出现了一些破绽，而他们大可在意识到这些破绽时夺取厄拉科斯，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然后离开人世。相反，他们却得过且过，寄望这片海洋能在旧主人死去后自动产生新主人，让他们继续悠游。

宇航的领航员获得有限的预知力，却做出毁灭性的决定：总是选择畅通无阻的安全航道，而这样的航道最终会把人带往停滞不前的未来。

让他们好好看看他们的新主人吧，保罗想。

「还有一位贝尼·杰瑟里特圣母，她说她是你母亲的朋友。」哥尼说。

「我母亲没有贝尼·杰瑟里特朋友。」

哥尼再次环顾大厅，然后弯下腰，贴近保罗的耳朵说：「杜菲·哈瓦特跟他们在一起，爵爷。我没找到机会单独和他见面，但他用我们过去的暗号告诉我：他一直在为哈克南人工作，还认为你已经死了。他说他必须留在他们之间。」

「你把杜菲留在那些—」

「他要求的……我也认为这样最好。即使……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控制他。如果他没事，我们在那边也有了耳目。」

保罗随即想起，他在闪现的预知幻象中瞥见过这一刻的种种可能。在其中一条时间线上，杜菲在皇帝的命令下拿着毒针暗杀「那个刚冒出来的公爵」。

入口处的卫兵朝两旁退后一步，两两一组搭起长矛，组成一道短廊。一行人快步穿过走了进来，衣服窸窣作响，脚下踩着被风吹进官邸的沙土，发出刺耳的声响。

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领着他的人走进大厅。他的波萨格头盔不见了，一头红发乱蓬蓬地四窜，军服的左袖也沿着内侧缝线被撕开了。他没系腰带，也没带武器，但他那些随从围着他，像一堵如影随形的屏蔽场，为他隔出一小片安全空间。

一个弗瑞曼人垂下长矛，挡住他前进，让他停在保罗指定的地方。其他人在他身后围成一团构成颜色缤纷的蒙太奇，而动来动去的脚难掩不安，眼睛则向前直瞪。

保罗的目光扫过这群人，看到其中有掩面遮住泪痕的女人，也有在萨多卡胜利庆典上坐享正面看台的宠臣。此刻，在失败的打击下，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默默站着。保罗看见了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那双在黑色兜帽下闪闪发光的鹰眼，还有站在她旁边的菲德—罗萨·哈克南那张鬼鬼祟祟的长脸。

时间把那张脸出卖给我了，保罗想。

菲德—罗萨身后有人动了动，保罗随即往那边望去，看见一张狡猾的瘦长脸，他从未见过—在现实中，在预视的景象中，都从未见过。但他却觉得自己应该认识这个人，而且，这种感觉还带着几分畏惧。

我为什么应该要怕那个人？他思忖着。

他朝母亲倾下身子，轻声问道：「圣母左边那个人，那个看上去很邪恶的人—他是谁？」

杰西卡抬头看了看，根据雷托公爵留下的卷宗，立即认出那张脸。「芬伦伯爵，」她说，「比我们先一步到达厄拉科斯的人，是天生的阉人……也是杀手。」

皇帝的跑腿，保罗想。这个想法在他的意识中轰然炸开，因为他在预见的各种可能未来中无数次看到皇帝，但这位芬伦伯爵从未出现。

保罗突然想到，沿着时间网络向四面望去，他曾经无数次见到自己的尸体，却从没见过自己死亡的那一刻。

我一直看不到这人，是不是因为他就是杀死我的人？保罗向自己问道。

这给他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心中一凛，强迫自己将注意力从芬伦身上移开，扭头打量那些幸存的萨多卡和军官，看着他们脸上的怨恨和绝望。这些人中，还有几张脸让保罗多看了几眼：几名萨多卡军官正在估算厅内的军防，正筹谋着如何转败为胜。

保罗的目光最终落到一个女人身上。她高高的个子，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有张贵气的美丽脸庞，傲慢中带着古典气质，对一切无动于衷。不用人说，保罗也知道她是谁—皇室的公主，训练有素的贝尼·杰瑟里特，时间幻象曾经多次以许多形式向他展示过这张脸：伊勒琅公主。

我的钥匙，他想。

这时，人群中有个人晃了一下，一张脸及其身影出现在保罗面前—杜菲·哈瓦特。他满脸皱纹，双唇黯淡，双肩驼了下去，一看就知道他已经风烛残年了。

「杜菲·哈瓦特在那里。」保罗说，「随便他站在哪里，哥尼。」

「是，爵爷。」哥尼说。

「随便他站在哪里。」保罗重复道。

哥尼点了点头。

哈瓦特步履蹒跚地走上前来，一个弗瑞曼人举起长矛让他过去，他一走过又放了下来。一双混浊的眼睛盯着保罗，打量着，探寻着。

保罗朝前走了一步，感受到皇帝和他手下的剑拔弩张。

哈瓦特的目光穿过保罗，直直盯着他的身后。过了一会，这位老人说：「杰西卡女士，今日我才知道我错得多么离谱。您无需原谅我。」

保罗等了一会，但母亲仍一言不发。

「杜菲，老朋友。」保罗开口说，「你看到了，我没背对着门。」

「宇宙中到处都有门。」哈瓦特说。

「我像我父亲吗？」保罗道。

「您更像您的祖父。」哈瓦特嘶哑道，「您的神态，还有您的眼神，都像您的祖父。」

「但我还是我父亲的儿子。」保罗说，「因此，我要对你说，杜菲，为了报答你多年来对我们厄崔迪氏族的付出，你现在可以向我开口要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你想要我的命吗，杜菲？我的命是你的了。」保罗又向前跨上一步，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看到哈瓦特渐渐露出醒悟的眼神。

他看出我已经知道他变节了，保罗想。

保罗把声音压低到只有哈瓦特才能听到的程度，耳语般轻声对他说：「杜菲，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真想刺杀我，现在就动手吧。」

「我只是想再次站在您面前，我的公爵。」哈瓦特说。保罗这才意识到这位老人用了多大力气才撑住了身体不倒下去，急忙伸出手，扶住哈瓦特的双肩，手下感觉到老人的肌肉正不住地颤抖。

「痛吗，老朋友？」保罗问。

「痛，我的公爵。」哈瓦特承认道，「但更多的是快乐。」他在保罗的怀里转过半个身子，冲着皇帝的方向伸开左手，掌心向上，露出扣在手上的小针，「瞧见了吗，陛下？」他喊道，「瞧见你这叛徒之针了吗？我把一生都献给厄崔迪氏族，你以为现在我就不再那么忠心了吗？」

老人的身子在保罗怀里一沉，保罗难以置信地一颤，感受到他浑身软了下来，以及怀里的死亡。他轻轻地将哈瓦特放到地板上，直起身

来，示意卫兵抬走遗体。

卫兵遵命行事时，大厅一片死寂。

此时，皇帝脸上出现死一般的表情，他等着，从不允许流露害怕的眼睛也终于暴露了内心的恐惧。

「陛下。」保罗说着，注意到那位颀长的皇室公主浑身一凛。他说出这个词时，运用了贝尼·杰瑟里特控制音调的方法，尽可能让自己的语气充满藐视和嘲讽。

果然受过贝尼·杰瑟里特训练，保罗想。

皇帝清了清嗓子，说：「也许，我这位受人敬重的亲戚以为，他已经控制住大局了。大错特错。你违反大公约，使用原子武器攻击……」

「我使用原子武器攻击了沙漠里的一座山。」保罗说，「它挡住我的路，而我只是急于见到你，皇帝陛下，急于听你解释你那些古怪的活动。」

「此刻，厄拉科斯上空有各大氏族组成的庞大舰队。」皇帝说，「只要我一句话，他们就会——」

「噢，是啊。」保罗说，「我差点把他们给忘了。」他在皇帝的随行人员中寻找着，直到看见那两个领航员的脸。他扭头对身边的哥尼说：「那两人是宇航的代理人吗，哥尼？那边那两个穿灰色衣服的胖子。」

「是的，爵爷。」

「你们两个，」保罗指着那两人，「立即出去，发信号要舰队飞回家。之后，你们可以请求我允许……」

「宇航不受你指挥！」高个子咆哮道，和他的同伴一起冲到长矛组成的屏障前。保罗点了点头，弗瑞曼卫兵举起长矛，放两人过去。高个子抬起一只手臂指着保罗说：「你们将会遭到严格的禁运，你已经……」

「如果我再听到你们两人中任何一人讲这种废话，」保罗说，「我就下令摧毁厄拉科斯所有的香料……永远。」

「你疯了吗？」高个子质问道，朝后退开半步。

「那么，你承认我有办法毁了香料了？」保罗问。

那名领航员仿佛注视着虚空半晌，然后说道：「是的，你有办法，

但你不能这么做。」

「啊——哈。」保罗对自己点了点头，说，「宇航的领航员，你们俩都是吧？」

「是！」

那个矮个子领航员说：「你们自己也会变瞎的。你这么做，等于给我们所有人都判了缓慢的死刑。你难道不知道染上香料瘾后，货源断绝代表了什么？」

「注视前方安全航线的眼睛将永远闭上。」保罗说，「宇航的人会变成瞎子。人类被困在各自的星球上相互隔绝。你们知道，我完全有可能做出这种事，也许纯粹是想看看好戏……也许，是出于无聊。」

「让我们私下谈谈。」高个领航员说，「我相信我们总是能找到折衷方案—」

「发信号给厄拉科斯上空的那些人。」保罗说，「我对这种争执越来越厌烦了。如果上面那支舰队不尽快离开，我们之间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他朝大厅一侧的弗瑞曼通讯员点了点头说：「你们可以用我们的通讯设备。」

「首先，我们必须讨论一下。」高个领航员说，「总不能就这样……」

「去！」保罗吼道，「能摧毁某样东西，就拥有对它的绝对控制权。相信你们已经认同我的确有这个力量。我们不是来这里讨论，也不是来谈判，更不是来妥协。你们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就会立即尝到苦果。」

「他是认真的。」矮个领航员说。保罗看到恐惧紧紧攫住了他们的心。

两人慢慢走到通讯设备旁边。

「他们会服从你的命令吗？」哥尼问。

「他们能看到一小段未来，」保罗说，「而现在，他们看到前方只有一堵白墙，那指出不服从命令的后果。我们上空每艘星舰上的每个领航员都能看到那堵墙。他们会服从命令的。」

保罗回过身来看着皇帝：「当年，他们之所以允许你登上你父亲的宝座，仅仅是因为你担保香料将源源不绝。你使他们失望了，陛下。你

知道后果吗？」

「没有人能允许我——」

「别装傻了！」保罗喝道，「宇航就像建在河边的村子，他们需要水，但可以只舀走一点他们需要的水。他们不会在河上筑坝来控制水，因为他们只留意他们拿到的东西，而这招来最终的毁灭。香料的流通就是他们的河流，而我已经在上游筑好水坝。如果你要毁掉水坝，就得连同河流一起毁掉。」

皇帝捋了捋他的红发，瞄了一眼那两个领航员的后背。

「就连你的贝尼·杰瑟里特真言师也在发抖。」保罗说，「当然，圣母本来可以用其他毒药来耍她们那些诡计，可一旦用过香料，其他药物就再也起不了作用。」

老妇人拉了拉她那身不成形的黑色长袍，用长袍裹紧身子，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站在长矛组成的屏障前。

「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保罗说，「卡拉丹一别之后，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吧？」

她的目光越过保罗，望着他母亲说：「好吧，杰西卡，我看得出你儿子的确是那个人。因此，你可以获得宽恕，就连你那个妖煞女儿也是。」

保罗压下尖刻的愤怒，冷冷道：「你从来没有权力和立场原谅我母亲做的任何事！」

老妇人死死盯着保罗。

「想在我身上玩你那套把戏吗，老妖婆？」保罗说，「你的戈姆刺哪里去了？试着看看那个你不敢看的地方！你会发现我正站在那里盯着你！」

老妇人垂下眼帘。

「没有话要说了吗？」保罗质问道。

「我把你迎入人类的行列，」她喃喃地说，「别玷污了那件事。」

保罗提高音量道：「看着她，战友们！这就是贝尼·杰瑟里特圣母，耐心地推动艰忍的大业。她可以和她的姊妹一起等待一整整九十代人，只为了配出适当的基因，再结合适当的环境，最后生出她们的计划所需要的人。看着她！她现在知道了，经过九十代，那个人终于生出来了。

那就是我，但—我—永—远—不—会—听—命—于—她！」
「杰西卡！」老妇人尖声叫道，「叫他闭嘴！」
「你自己叫他闭嘴吧！」杰西卡说。
保罗怒视那个老妇人。「冲着你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我会很乐意绞死你。」他说，「而你阻挡不了我！」在她气得浑身僵硬时，保罗厉声喝道：「但我认为，最好的惩罚是让你活下去，让你永远碰不着我一根寒毛，也无法逼我去为你们的阴谋效力。」
「杰西卡，你做了什么好事？」老妇人质问道。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保罗说，「人类这个种族需要什么，你们的确看到了一部分，但你们的了解是多么贫乏！你们想控制人类的繁衍，想根据你们的蓝图，让少数挑选的基因相混！你们懂得太少了，对于—」
「你不许提这些事！」老妇人咬紧牙关低声道。
「闭嘴！」保罗吼道。在保罗的控制下，这个词似乎拥有了实体，扭动着穿越两人之间的空气，扑向老妇人。
老妇人摇摇晃晃地倒退几步，跌入身后众人的怀中，脸色苍白，为保罗竟然能抓住她的灵魂而震惊不已。「杰西卡，」她喃喃道，「杰西卡。」
「我记住了你的戈姆刺，」保罗说，「你最好也记住我的。我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杀死你。」
大厅四周的弗瑞曼人了然地互看。传说不就是这样讲的：「他的话将让不义的人万劫不复。」
颀长的皇室公主正站在她父亲身边，保罗直直望着她，朝皇帝说：「陛下，我们俩都很清楚有什么方法能摆脱这个困境。」
皇帝瞟了一眼他的女儿，回头看着保罗。「你敢？你！一个没有氏族撑腰的投机分子，一个无足轻重的—」
保罗说：「你早就承认我的身份了—皇室的亲戚，这是你说的。我们就别再说废话了。」
「我是你的统治者。」皇帝说。
保罗瞥了一眼领航员，两人正站在通讯设备旁望着他，其中一人冲他点了点头。

「我可以来硬的。」保罗道。

「你敢！」皇帝咬牙切齿道。

保罗只是看着他。

皇室公主把一只手放在她父亲的手臂上。「父亲。」她的声音丝般柔和，非常抚慰人心。

「别跟我耍花招。」皇帝说着，望向自己的女儿，「你没有必要这么做的，女儿。我们还有其他办法……」

「可这里出现了适合当您女婿的人。」她说。

老圣母恢复了镇静，挤到皇帝身边，凑近他的耳朵轻声说话。

「她在为你说情。」杰西卡说。

保罗继续盯着金发公主，走到母亲身边，说：「伊勒琅，皇帝的长女，是吗？」

「是的。」

契妮走到保罗另一边，说：「你希望我离开吗，穆阿迪布？」

他看着她：「离开？你再也不会离开我身边了，永远不会。」

「我们并没有互许终身。」契妮说。

保罗默默低头看着她，然后说道：「跟我讲真话，我的希哈娅。」她刚要回答，保罗却伸出一根手指搭在她的嘴唇上，不让她开口，「我们的链接永远不会松脱，」他说，「现在，密切注意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希望等会儿可以听到你的意见。」

皇帝和他的真言师继续低声争执。

保罗对他母亲说：「她提醒他，当年他们协议的一部分，就是把一位贝尼·杰瑟里特推上王座，而伊勒琅便是她们培育的皇位继承人。」

「那就是他们的计划？」杰西卡问。

「很明显，不是吗？」保罗问。

「我看出一些迹象了！」杰西卡厉声道，「我问你是要提醒你，不用拿我教你的东西来教我。」

保罗看着她，发觉她嘴角挂着冷笑。

哥尼·哈莱克倾身向前，挡在保罗和他母亲之间。「我要提醒你，爵爷，那群人中还有一个哈克南人。」黑发的菲德—罗萨此刻正挤在长矛屏障的左侧，哥尼朝他那个方向努了努嘴说，「就是左边那个斜眼的家

伙，那张我所见过最邪恶的脸。你答应过我——」

「谢谢你，哥尼。」保罗说。

「他可是准男爵……不，既然老男爵死了，那他现在就是男爵了。」哥尼说，「我要用他来报仇雪恨，他必须为我——」

「你能打败他吗，哥尼？」

「爵爷，别开玩笑了！」

「皇帝和他的巫婆已经争论得够久了，您不这样认为吗，母亲？」

她点点头说：「确实如此。」

保罗提高音量，对皇帝喊道：「陛下，你们之中是否有一个哈克南人？」

皇帝扭头看着保罗，皇室的傲慢表露无遗。「我以为，你身为公爵是言出必行的，我的随行人员都应该受到保护。」他说。

「我只是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保罗说，「我想知道，那个哈克南人是官方随行人员吗？还是仅仅因为怯懦而躲在后面？」

皇帝的笑容十分诡诈：「皇家的任何宾客，都是我的随行人员。」

「公爵当然言出必行的，」保罗说，「但穆阿迪布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也许并不认同你对随行人员所下的定义。我的朋友哥尼·哈莱克想杀死一名哈克南人。如果他……」

「血债血偿！」菲德—罗萨高声叫着，挤到长矛屏障前，用力推搡着说，「你父亲称之为家族世仇，厄崔迪。你说我是懦夫，自己却躲在你的女人中间，派你的马屁精来跟我决斗！」

老真言师态度激烈地在皇帝耳边说了些什么，但他推开她，说：「血债血偿，是吗？血债血偿可是有严格规定的。」

「保罗，别这么做。」杰西卡说。

「爵爷，」哥尼说，「你答应过我，让我亲手宰了哈克南人。」

「你有一整天可以收拾他们。」保罗说着，感受到一股豁出去的恶作剧情绪。他脱下长袍和兜帽，连同腰带和他的晶刃匕一起递给他母亲，然后开始脱蒸馏服。这时，他感到整个宇宙都在关注这一刻。

「没必要这么做。」杰西卡说，「还有更简单的解决办法，保罗。」

保罗脱下蒸馏服，从母亲手中握着的刀鞘里拔出晶刃匕。「我知

道，」他说，「投毒、暗杀，所有常见的老办法。」

「你答应过要给我一个哈克南人！」哥尼低声说，脸上的赤棘鞭痕高高鼓起，几乎涨成了黑色。保罗从他脸上看出了他的愤怒。「你欠我的，爵爷！」

「你因他们而受的折磨难道比我还多？」保罗问。

「我妹妹，」哥尼怒气冲冲地说，「还有我在奴隶营中捱过的那些年——」

「我父亲，」保罗说，「我的好朋友和战友，杜菲·哈瓦特和邓肯·艾达荷，还有我流亡时没有头衔和救援的那些年……还有一件事：现在是血债血偿，你和我一样清楚那些必须遵守的规矩。」

哥尼·哈莱克垂下双肩。「爵爷，如果那头猪……他不过是头禽兽，给你垫脚都不配，踩在他身上都嫌弄脏了你的鞋。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叫个刽子手来，或者让我来，但千万别亲自——」

「穆阿迪布没有必要这么做。」契妮说。

他瞥了她一眼，察觉到她眼中的担忧。「但保罗公爵必须这么做。」他说。

「那只是头哈克南畜生！」哥尼厉声道。

保罗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否该揭露自己的哈克南血统。但母亲朝他投来严厉的目光，打消了他的念头。他只说道：「不过，这家伙长得人模人样，哥尼，可以当人看。」

哥尼说：「如果他……」

「请让开。」保罗说。他举起晶刃匕掂了掂，轻轻把哥尼推到一旁。

「哥尼！」杰西卡说，碰了碰哥尼的手臂，「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像他的祖父。不要分散他的心思。现在你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心里却想着：伟大的神母，这是什么家族世仇！

皇帝审视着菲德—罗萨，此人肩膀宽厚，肌肉结实。他又扭头看看保罗——一个精瘦的年轻人，虽然不像厄拉科斯原住民那么干巴巴，却也跟他们一样数得出肋骨，而且胁腹深陷，甚至可以清楚看到皮肤下面肌肉的起伏、蓄势。

杰西卡靠近保罗，倾身用只有他才能听见的音量说道：「有件事，

儿子。有些时候，贝尼·杰瑟里特训练危险人物时，会运用古老的苦乐法，把某个词植入他心灵最深处。最常用的词是『尤落希喏』。如果我没猜错，这人也是用这种方法训练出来的，只要你在他耳边发出那个词，他的肌肉就会松软无力，而且—」

「这一回，我不想要占什么便宜。」保罗说，「退回去吧。」

哥尼对她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想要自尽然后殉难？是弗瑞曼人宗教的无稽之谈吗，是那些蒙蔽了他的理智？」

杰西卡把脸埋在掌中，意识到自己并不完全了解保罗为何选择这条路。她能感觉到大厅的死亡气息，也知道保罗之所以会变这样，可能就是因为哥尼·哈莱克所猜测的那个理由。她的全部能耐都用在儿子身上，想尽全力保护儿子。然而，她什么也做不了。

「是因为宗教那些无稽之谈吗？」哥尼再三追问道。

「别说话。」杰西卡轻声说，「祈祷吧。」

皇帝的脸上突然露出微笑。「如果我的随行……菲德—罗萨·哈克南……希望如此。」他说，「我将解除对他的一切限制，让他自由选择自己的方式。」皇帝朝保罗的弗瑞曼敢死队卫兵摆了摆手，「你那群暴民里，有人拿走了我的腰带和短刀。如果菲德—罗萨愿意，他可以用我的刀跟你决斗。」

「我愿意。」菲德—罗萨说。

他太自大，保罗想着，这天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把皇帝的刀拿来。」保罗说。他看着卫兵迅速执行了命令，又说道：「放在那边地上。」他用脚点出一个地方，「清场。让皇帝的那群乌合之众统统靠墙站，让那个哈克南人站到空地上。」

一阵衣袍的窸窣声、慌乱的脚步声，还有低声的命令和抗议，在这片嘈杂的声响中，众人执行了保罗的命令。那两个领航员仍然站在通讯设备附近，朝保罗皱着眉头，显然有些举棋不定。

他们已经习惯于预知未来，保罗想，然而，此时此地，他们只看见一片空白……就连我也一样。他探测时间之风、感应那股骚乱，风暴的节点正落在此时此地。如今，就连最细微的缝隙也全都密合了。他知道，这里面有尚未成形的圣战，有他一度引为今生恐怖使命的种族意识。这里面还有足够的理由去生出魁萨茨·哈德拉克，或天外之音，或贝

尼·杰瑟里特育种计划的终结者。人类这支种族感应到自身的休眠，意识到本身已经变得老朽，知道自己现在只需要一场混乱，让基因在混乱中相混，生出强壮的新混合体。此刻，所有人类都是无意识的独立生命体，并经历着一种可以超越一切藩篱的发情。

而且，保罗看得出，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将徒劳无功，丝毫无法改变未来。他考虑过在自己的意识中挡下圣战，但圣战还是会来。即使没有他，他的军团也还是会愤怒地冲出厄拉科斯。他们只需要一个传奇，而他已经成为这个传奇。他已经给他们指明方向，教他们如何控制那失去香料就无法存活的宇航。

挫败感席卷了他，他怀着沮丧的心情看着菲德—罗萨脱下破烂的军服，上身只剩下一条格斗护腰，护腰中央有片铠甲。

这就是高潮了，保罗想。从这里开始，未来之门将大开，云雾散开，某种荣耀升起。如果我在这里战死，他们会说我舍身取义，我的灵魂将领导他们向前；如果我活下来了，他们会说。穆阿迪布战无不胜。

「厄崔迪准备好了吗？」菲德—罗萨遵照古老的世仇决斗仪式叫阵道。

保罗决定依弗瑞曼人的方式来回答他：「愿你刀断人亡！」他指着地板上的刀，示意菲德—罗萨上前拿起刀来。

菲德—罗萨紧紧盯着保罗，迅速拾起刀来，在手中掂了一掂，感受刀的结构。他非常兴奋，仿佛正燃着熊熊烈火。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战斗—男人对男人、战技对战技且没有屏蔽场干扰的战斗。他可以看到，一条通往权力的康庄大道已经在他面前展开，因为皇帝一定会嘉奖任何杀死这位棘手公爵的人，奖品甚至可能就是那位傲慢的公主和一部分皇权。这个土包子公爵，这个投机分子，怎么可能打得过千锤百炼、熟悉各种手段和诡计的哈克南人。而且。这个土包子也无从知道，他要面对的武器可不仅仅是一把刀。

让我们瞧瞧你是不是百毒不侵！菲德—罗萨想。他举起皇帝的刀向保罗致敬，嘴里说：「受死吧，傻瓜。」

「我们可以开打了吗，表兄？」保罗问。他的步伐像猫一样轻巧，眼睛盯着菲德—罗萨手中的刀，伏低身子，乳白色的晶刃匕直指前方，像延展出来的手臂。

两人绕着彼此兜圈，赤脚在地板上磨出刺耳的声响，一边盯着对方，想找出任何微小的破绽。

「你的舞跳得真好。」菲德—罗萨说。

他很多嘴，保罗想，又一个弱点。在沉默面前，他会变得很不安。

「你做过临终忏悔了吗？」菲德—罗萨问道。

保罗仍然默默地绕圈。

皇帝的随行人员都挤了上去，老圣母也在人群中看着这场决斗，感受到自己的颤抖。小厄崔迪称那个哈克南人为「表兄」，这只能说明他知道两人有共同的血脉。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是魁萨茨·哈德拉克。但保罗的话迫使她将全部心神放在这场决斗中她唯一关心的事。

对贝尼·杰瑟里特的育种计划而言，这可能是场莫大浩劫。

她也看出一些保罗看到的东西：菲德—罗萨也许可以杀死对手，但绝不会是胜利者。而另一个念头则几乎击垮了她。这项持久又代价高昂的计划所获得的两个成果正在展开殊死决斗，很可能会同归于尽。如果两人都死在这里，那就只剩两个选择：一个是菲德—罗萨的私生女，但那还只是个婴儿，是一个未知的、不可测的因素，而另一个是厄莉娅，那名妖煞。

「也许你们这里只有邪教仪式，」菲德—罗萨说，「要不要皇帝的真言师送你的灵魂上路？」

保罗微笑着朝右边绕过去，保持警觉，为了战斗而封锁了一切愤恨的念头。

菲德—罗萨跳开一步，举起右手佯攻，但手上的刀却在电光火石间切换到左手。

保罗轻松避开这一击，注意到对手在戳刺时的迟缓—屏蔽场制约的结果。不过，制约并不深，而且保罗也发现了菲德—罗萨曾经跟没有屏蔽场的人交过手。

「厄崔迪人是不是只会跑，或只会呆站着打？」菲德—罗萨问道。

保罗又开始一言不发地绕圈。他回忆起艾达荷的话，那是很久以前在卡拉丹的训练场上，艾达荷说：「前几分钟要用来观察对手。也许你会失去许多速战速决的机会，但观察是胜利的保证。慢慢来，要胸有成竹。」

「也许你以为跳这种舞可以多活几分钟。」菲德—罗萨说，「那好吧。」他停下脚步，直起身来，不再跟着保罗绕圈。

不过，保罗已经看够，有了粗略的掌握。这时，菲德—罗萨率先迈向左边，露出右臀，仿佛那带有铠甲的格斗护腰已经足以保护他的整个侧面。只有受过屏蔽场训练、手持双刀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动作。

难道……保罗犹疑了……那护腰并不仅仅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这个哈克南人表现得太自信了，他的对手可是指挥大军击败了萨多卡军团的人。

菲德—罗萨留意到保罗的犹疑，说：「已经注定的事，为什么还要拖拖拉拉？你只是在防碍我拿到这颗烂星球的统治权。」

如果是弹射飞镖，保罗想，那一定非常阴毒，从腰带上一点也看不出动过手脚的痕迹。

「你为什么不说话？」菲德—罗萨质问道。

保罗再次绕圈试探，对菲德—罗萨言语之间流露的不安报以冷笑，那代表沉默带来的压迫越来越重了。

「你笑了，呃？」菲德—罗萨问。话没说完便向前跃起。

保罗预计菲德—罗萨会有轻微的迟缓，因此差点没能避开他向下挥过的刀刃，手臂被刀尖划破一道口。他默默忍住痛楚，心头雪亮，看穿对手早些时候的迟缓其实是诡计，是假动作。看来，这名对手比他所以为的还要狡猾，诡计里的诡计还套着诡计。

「你们自己的杜菲·哈瓦特指点过我一些战斗技巧。」菲德—罗萨说，「他是第一个让我流血的人。不过，那个老傻瓜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幕，真是太遗憾了。」

这时，保罗想起艾达荷说过的话：「盯着战斗中的一切动静，什么都不预计，这样才永远不会感到意外。」

两人又绕着彼此兜起圈子来，半伏下身子，小心翼翼。

保罗看到对手再度难掩得意，感到大惑不解。一道小小的伤口能代表什么？除非刀刃上有毒！但是，这怎么可能？保罗知道自己的人在递出这把刀之前检查过。他们受过精良训练，不可能检查不出来。

「那边那个你刚刚跟她讲话的女人。」菲德—罗萨说，「就是身材娇小的那个，她对你来说很特别吗？也许是你的新宠，她值得我特别照

顾吗？」

保罗继续保持沉默，用他的内部意识探测着，检查从伤口流出的血，发现刀刃上涂有麻药。他重新调整自己的代谢去应付眼前的威胁，并改变麻药的分子结构，可他还是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早就准备好一把涂上麻药的刀，这种麻药不会触发毒素侦测器，药效却强到足以使肌肉变迟钝。他的敌人有他们的一套计中计，环环相扣的偷袭。

菲德—罗萨再次跳起来，劈出一刀。

保罗的微笑僵在脸上，装出一副呆滞的样子，仿佛迷药已经开始作用了。然而，他在最后关头闪身避开，用晶刃匕的刀尖迎上对手向下狠劈的手臂。

菲德—罗萨斜斜一闪，跳到一旁，把刀移到左手，力持镇定，只有微微泛白的下颚泄漏了左臂的伤口正发出刺骨疼痛。

让他也去猜疑吧，保罗想，让他怀疑自己中毒了。

「太阴险了！」菲德—罗萨大声叫道，「他冲我下毒！我觉得我的手臂中毒了！」

保罗终于打破沉默：「只是一点点迷药，回报你涂在刀上的麻药。」

菲德—罗萨举起左手握着的刀，摆出嘲弄的姿势，回应保罗的冷笑，双眼却在刀后闪出愤怒的火焰。

保罗也把晶刃匕换到左手，摆出与对手相同的姿势。接下来，两人再次绕圈，相互试探。

菲德—罗萨开始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侧身往圈内移动，刀子高举，下颔紧绷，斜斜看着保罗。他分别朝右方和下方虚晃两下，两人随即互相推抵，紧紧抓住彼此握刀的手，奋力扭打。

保罗格外戒备菲德—罗萨的右臀可能藏有喂毒的弹射飞镖，因此硬是转到右侧，结果差点没看到菲德—罗萨护腰下方突然伸出的毒针。当时菲德—罗萨转了一下，做了个动作，这引起他的警觉，于是毒针以毫发之差贴着他擦过。

是在左臀！

诡计里的诡计套着诡计！保罗提醒自己。他调动受过贝尼·杰瑟里特训练的肌肉，低下身避开菲德—罗萨的反扑。但为了不被对手臀部上的

小针刺到，失足重重摔倒在地，被菲德—罗萨压在身下。

「看见我屁股上的毒针了？」菲德—罗萨在他耳边轻声道，「受死吧，傻瓜！」他开始扭动臀部，让毒针越贴越近。

「这会麻痹你的肌肉，我再用刀来了结你，绝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查都查不出来！」

保罗奋力抵抗，一边听到内心的无声叫喊。烙在细胞上的每个先祖都在要求他使用密语去放慢菲德—罗萨的动作，救自己一命。

「我不会说的！」保罗喘着粗气道。

菲德—罗萨愣了一下，动作稍停。虽然这只是一瞬间，却足以让保罗发觉对方有条腿部肌肉很容易让他失去平衡，一个动作终于把菲德—罗萨翻倒。菲德—罗萨半身侧卧，右边臀部朝上，左臀那根小小的毒针被他自己的身体压进地板里了，因此无法转身。

保罗挣扎着抽出左手，使尽全力，将晶刃匕狠狠地从菲德—罗萨的下颌往上戳，刀尖插入头部，他抽动了一下，往后瘫倒，毒针仍半嵌在地板里，支住他侧卧的尸体。

保罗深吸一口气，恢复了镇静，然后用手一撑，直起身来。他站在尸体旁，手里拿着刀，刻意慢慢地抬起头，望着对面的皇帝。

「陛下，」保罗说，「你的队伍又少了一个人。我们现在可以脱下伪装和虚假了吗？可以讨论接下来可以怎么做了吗？把你女儿嫁给我，让厄崔迪人也能登上王位。」

皇帝扭头望向芬伦伯爵。伯爵与他视线相交—灰眼睛对绿眼睛。彼此都很清楚对方的想法，只一瞥就能看出对方的意图。

替我把那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干掉，皇帝的眼神告诉伯爵，是的，这个厄崔迪人年轻又足智多谋，但他刚才苦战了那么久，无论如何都不是你的对手。现在就去向他叫阵……你知道该怎么做。杀了他。

芬伦伯爵慢慢转头，久久才转过来，面对保罗。

「去呀！」皇帝低声说。

伯爵紧盯着保罗，用他妻子玛歌夫人以贝尼·杰瑟里特法训练出来的方式，感受这名厄崔迪年轻人的神秘和藏而不露的威仪。

我有能力杀死他，芬伦想—他知道这是事实。

这时，在伯爵内心的隐密角落里有个东西阻止了他，他草草估算了

一下自己对上保罗时有什么优势：在年轻人面前瞒天过海、行事诡秘、难以捉摸。

保罗透过滚滚的时间激流，对眼前的状况有了些认知，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从未在预见的未来之网中见过芬伦。芬伦是那些功亏一篑的成品之一，差一点就可以成为魁萨茨·哈德拉克，却因为基因模板中的一个缺陷而变成残废——一个阉人，他的才华全用于掩饰隐藏内在。保罗心头涌上对伯爵的深切怜悯，那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兄弟情谊。

芬伦读出保罗的情绪，说道：「陛下。我必须拒绝。」

沙德姆四世勃然大怒，快走两步冲过人群，狠狠一拳打在芬伦下颔上。

芬伦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直视皇帝，故意不动声色地说：「我们一直是朋友，陛下，我这么做是出于友谊。我会忘记你打了我。」

保罗清了清嗓子说：「我们在谈王位，陛下。」

皇帝一个急转身，瞪着保罗吼道：「坐在王座上的人是我！」

「不过，你的王座将安放在萨鲁斯·塞康达斯。」保罗说。

「我放下武器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你话。」皇帝大声喊道，「你胆敢威胁—」

「你在我面前是安全的，」保罗说，「这是厄崔迪的承诺。然而，穆阿迪布判你流放到你那颗监狱星球。但是你不用害怕，陛下，我将做出安排，尽全力改善那里的艰苦环境。那里会绿意盎然，一片祥和。」

皇帝慢慢听出了保罗话中隐藏的深意，不禁睁大眼睛瞪着对面的保罗。「现在我们看出你真正的意图了。」他冷笑着说。

「是啊。」保罗说。

「那厄拉科斯又会如何？」皇帝问，「另一个『绿意盎然，一片祥和』？」

「弗瑞曼人有穆阿迪布的承诺。」保罗说，「这里会有露天的流水和丰饶的绿洲。但我们也要兼顾香料。因此，厄拉科斯会一直有沙漠……也会有狂风，以及磨炼硬汉的艰苦环境。我们弗瑞曼人有一句名言：『上帝造出厄拉科斯，是为了培养忠诚。』人类不能违背神的旨意。」

老真言师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对保罗的言外之意有自己的看

法。她看出圣战的苗头，说道：「你不能放纵弗瑞曼人，让他们横行宇宙。」

「你应该想想萨多卡的温和作风！」保罗厉声道。

「你不能。」她喃喃着。

「你是真言师，」保罗说，「回想一下自己所说的话吧。」他瞥了一眼皇室公主，回过头来对皇帝说：「最好快点，陛下。」

皇帝用受挫的目光扭头望向自己的女儿。她抚上他的手臂，安慰他说：「我为这件事受过训练，父亲。」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无法阻止这件事。」老真言师喃喃自语。

皇帝挺直身体，僵硬地站在那里，不忘维持他的尊严。「由谁来代表你商谈，我的亲戚？」他问。

保罗转过身去，望向自己的母亲，看到她双眼紧闭，跟契妮一起站在弗瑞曼敢死队中间。他走到她们面前站住，低头看着契妮。

「我知道你的理由。」契妮轻声说，「如果一定要……友索。」

保罗听出她话中的酸楚，轻抚着她的脸颊在她耳畔私语：「我的希哈娅，什么也不用怕，永远不用怕。」随后垂下手臂，向他母亲说，「就由您来代表我商谈吧，母亲。把契妮带在您身边，她很聪明，而且目光锐利。人们常说，没人能比弗瑞曼人更会讨价还价。她看事情时会怀着对我的爱意，会考虑到她日后的儿子会需要什么。听听她的话。」

杰西卡听出儿子话中的苛刻算计，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她问：「你有什么指示？」

「要皇帝拿手里全部的钜贸联会股份作嫁妆。」他说。

「全部？」她大为震惊，几乎说不出话来。

「他会一无所有。我还要哥尼·哈莱克成为伯爵和钜贸联会的董事，要把卡拉丹赐给他作封邑。每一个幸存的厄崔迪人都将有头衔和相应的权力，连最低阶的士兵也不例外。」

「弗瑞曼人怎么办？」杰西卡问。

「弗瑞曼人是我的。」保罗说，「他们的赏赐将由穆阿迪布来分配。首先任命斯第尔格担任厄拉科斯总督，不过，这可以等一等。」

「那我呢？」杰西卡问。

「您希望得到什么？」

「也许是卡拉丹吧。」她说着，看了看哥尼，「我不确定，我已经太像弗瑞曼人了……而且，还是弗瑞曼圣母。我需要时间静一静，好好考虑。」

「您有的是时间。」保罗说，「还要什么吗？哥尼和我可以给您。」

杰西卡点点头，突然觉得自己又老又累。她看着契妮说：「那么，你要给你情人什么？」

「我不要封号。」契妮轻声说，「什么都不要。求你。」

保罗低头看着她的眼睛，突然回忆起她抱着小雷托的样子。可如今，那孩子在这次暴力冲突中丧生了。「我向你发誓，」他轻声说，「你不需要任何封号。那边那个女人将是我的妻子，而你只是我的情人，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我们必须巩固和平，获得兰兹拉德各大氏族的支持。我们必须遵守这些形式。不过，那个公主除了冠上我的姓，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不会有我的孩子，不会有我的抚摸，不会有我温柔的目光，更不会有片刻温存。」

「你现在这么说，但以后……」契妮说着，望向大厅另一侧那位修长的公主。

「你这么不了解我儿子吗？」杰西卡在她耳畔说，「你瞧瞧那位公主，多傲慢，多自信。他们说，她对文学很自负。让我们期待她从那些东西里找些慰藉吧，除此之外，她什么都没有。」杰西卡苦笑道，「想想看，契妮，那个公主空有名分，却活得不如情妇—永远无法得到丈夫的片刻温柔。而我们，契妮，背着情妇的名号—历史却会称我们为妻子。」

附录I　沙丘星的生态

在有限的空间内，一超出临界点，数量的增加便意味着自由的减少。在行星生态系统的有限空间中，人类也是如此，正如密封瓶中的气体分子。人类的问题并非此一系统内可存活多少人，而是这些存活者可能可以何等方式生存。

——帕道特·凯恩斯，厄拉科斯首任行星生态学家



厄拉科斯给初来者的第一印象通常是：一片无法忍受的荒芜大地。外邦人会认为，没有任何生命能在这片旷野繁衍生息，这里是真正的不毛之地，过去没有，今后也绝不会有丰饶沃野。

对帕道特·凯恩斯而言，这颗行星只不过是能量的一种表现，是受恒星驱动的机器，需要加以改造，以符合人类生存所需。他把脑筋直接动到四处游牧的原居民，弗瑞曼人。这是莫大的挑战！他们会成为无与伦比的工具！弗瑞曼人！在生态和地貌改造方面几乎拥有无限潜能的势力。

就许多方面，帕道特·凯恩斯都是直接且单纯的人。必须回避哈克南人的禁令？很好，那就娶一个弗瑞曼女人，生个弗瑞曼儿子，从列特—凯恩斯开始，然后一个个生。教他们生态学，创造全新的符号语言，在头脑中装入知识，以之操纵整颗星球的地貌、气候及季节限制，最终突破所有关于能量的观念，取得辉煌的觉悟，重新理解秩序。

「任何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都有优美的天体运行及平衡。」凯恩斯说，「而在这种优美中，你可以看到一种动态平衡，那是所有生命都不可或缺的。其目的很简单：维持并产生调节的模式，促成越来越多变异。在封闭系统中，生命能改善封闭系统供养生物的能力。生物——所有生物都是为生命而服务。当生命的多样性增加了，生物为生命制造的必

需营养素会越来越丰富。于是，整片大地活了起来，充满了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关系，关系中还有关系。」

这是帕道特·凯恩斯在一个穴地课堂上传授的内容。

尽管如此，在开课前，他必须使弗瑞曼人心服口服。要知道他为何能做到，你首先必须明白，他一根肠子通到底，处理任何问题都直来直往。他并不天真，只是无法容忍自己分心。

一个炎热的下午，他驾驶着单人地面车外出勘察地貌，无意间看到一幕此地常见的惨剧：六个全副武装、有屏蔽场护体的哈克南暴徒，在屏障岩壁后方靠近风向袋村的空阔地设陷阱困住三名弗瑞曼少年。一开始凯恩斯还以为那是一场争执，不像真实厮杀，倒像打闹，直到他留意到那几个哈克南人真的打算杀死弗瑞曼人。那时已有一名弗瑞曼少年因大出血而倒下，同时倒下的还有两名哈克南人，但仍然是四名武装的成年男子对付两名未成年少年。

凯恩斯并不勇敢，只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哈克南人正在屠杀弗瑞曼人，毁掉他打算用来改造星球的工具！他启动自己的屏蔽场，踮脚溜到哈克南人身后，没等他们发现就了结了两个哈克南人。剩下的两人朝他杀来，他避开其中一人刺来的剑，干净俐落地割断另一人的喉咙，然后把仅剩的哈克南暴徒留给那两名少年，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倒地的少年身上，想救那孩子一命。他确实救活了……与此同时，第六名哈克南人也被干掉了。

于是出现了相当尴尬的局面！弗瑞曼人不知该如何处置凯恩斯。当然，他们知道他的身份。任何人只要一抵达厄拉科斯，弗瑞曼人都会拿到他的资料档案。他们知道他是皇家官员。

但他杀了哈克南人！

成年弗瑞曼人可能只会耸耸肩，带着些歉意送他的灵魂去见地上的六名死者。但这几人是阅历不深的少年，只知道自己道义上亏欠了这名皇家官员。

两天后，凯恩斯兴奋地来到部落穴地，俯视着山下的风口。在他看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他跟那些弗瑞曼人谈起水，谈起植草固沙，谈起栽种棕榈创建绿洲，谈起开凿横跨沙漠的露天水渠。他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在凯恩斯看不到的地方，一场关于他的激烈争执爆发了━该怎么处置这个疯子？他知道了一个主要穴地的位置，怎么办？他所说的那些话呢？这疯子谈到厄拉科斯天堂。不过是空口白话。他知道得太多了。可他杀死了哈克南人！这笔水债怎么还？我们什么时候欠过帝国任何东西？他是杀了哈克南人，任何人都可以杀哈克南人，我自己也杀过。

那他说的厄拉科斯百花盛开呢？

很简单：水从哪里来？

他说过，这里就有！而且，他确实救了三个族人。

他救了三个傻瓜。谁让他们把自己送到哈克南人的拳头下？而且他还看见了晶刃匕！

在正式宣布之前数小时，部落的人就都知道这个迫不得已的决定了。穴地的「精神合一」将告诉部落成员必须怎么做，即使是最残忍的迫不得已：一名经验老到的战士被派去用圣刀执行任务，另有两名司水员跟着他，准备取走尸体的水。

很难确定凯恩斯是否注意到他的刽子手来了。当时，他正在一群人面前演讲。那些人围在他身旁，小心翼翼地跟他保持一定距离。他边走边讲，转圈，打手势，不停说着露天水源、不穿蒸馏服在户外走！从池塘汲出的水！柑橘！

预备行刑的刽子手已经来到他面前了。

「让一让。」凯恩斯说着，继续描述他的神秘捕风器。他与刽子手擦身而过，后背完全暴露，倒很方便刽子手落刀。

那名刽子手当时是怎么想的，已经不得而知。他是否终究听信了凯恩斯的话且深信不疑？谁知道？总之，他的举动有案可查。他名叫尤列特，意思是大列特。尤列特往旁边走开三步，故意倒在自己的刀上，就这样「让开」了。自杀吗？有些人说是沙胡罗把他带走的。

这是神兆！

从那一刻起，凯恩斯只需手一指，喊声「出发」，所有弗瑞曼部落就会毫无怨言地沿着他所指的方向前进。男人死了，女人死了，孩子死了，弗瑞曼人还是继续前进。

凯恩斯回去处理他的皇家琐事，指导生物试验站。而现在，弗瑞曼人的身影也开始出现在实验站工作人员间。他们互视几眼，渗入「系

统」中，看到此前从未想过的可能性。同时，实验站的仪器也开始出现在部落穴地，尤其是用来挖掘地下集水槽的切割机和隐藏的捕风器。

水开始逐渐被收入地下槽。

弗瑞曼人这时才明白，凯恩斯不是彻头彻尾的疯子，只是疯到足以成为圣人。他是个乌玛，是先知的兄弟。为凯恩斯而死的尤列特被尊为大审判长萨度斯—天堂的首席大法官。

凯恩斯，直来直往、蛮干的凯恩斯，他知道高度系统化的调查研究注定不会有任何新发现。因此，他设计了一系列小型实验，透过定期互换资料推动快速的生态系效应，并让每组实验找出自己的路。他们必须累积数百万起小型事件。他只把独立的、匆匆进行的粗略实验组合起来，以通盘观察实验会碰上哪些困难。

实验的核心样区遍布沙坪，然后根据长期的气象变化制定了气候表。他发现，在南、北纬度七○度范围内的辽阔带状区域内，数千年来地表温度始终在负一十九至五十度之间，而十至二十九度最利于地球动植物生长，意即，这片区域可以提供很长的生长期……只要解决水的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水的问题？」弗瑞曼人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厄拉科斯乐园？」

凯恩斯以一种老师回答小孩子「一加一等于几」的态度，告诉他们：「三百年到五百年左右。」

意志薄弱的人可能会沮丧地哀号，可弗瑞曼人早就在敌人的鞭子下学会耐心等待。确实，这比他们所预期的长了些，但他们全都看得出，幸福的那一天正在接近。于是，他们勒紧腰带，回去工作。不知为何，失望反而让梦想中的天堂变得更加真实。

厄拉科斯的问题不在水，而在湿气。这里几乎没人知道什么是宠物，也没多少家畜。有些走私贩会驯养沙漠野驴，但即使给这些驼兽穿上改造过的蒸馏服，耗水量还是太大。

凯恩斯考虑过安置还原装置，把当地岩层中的氢元素和氧元素结合起来还原成水，但这会消耗太多能量。极地冰帽（姑且不论冰帽给百姓的虚幻安全感）所含的水量远远无法满足他的计划所需……他早就在怀疑水都到哪里去了。在中海拔地区，空气湿度逐步上升，某些季风所经

之处也是如此。主要的线索就在大气的平衡：二十三%的氧，七十五·四%的氮，○·○二三%的二氧化碳，其余则是一些微量气体。

北部海拔二千五百公尺以上的温带地区有种原生植物，长约两公尺的块茎可蓄水半公升。另外还有一种地球上的沙漠植物·极其顽强，只要种在低气压带，一旁放上露水积聚器就会长得很茂盛。

接着，凯恩斯看到了盐田。

当时。他的扑翼机正航行在流沙漠深处的两个实验站之间，却被一场沙暴吹离了航线。当沙暴过去，盆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椭圆形凹地，长轴约有三百公里，在辽阔的流沙漠上闪烁着奇异的白光。凯恩斯立即降落，用手指刮了刮狂风扫过的地面，尝了尝。

盐。

现在，他终于确定了。

厄拉科斯地表曾经有水一曾经。他开始重新勘探干涸涌泉的证据，那些地方曾经冒出涓涓细流，但水消失了，永远不再出现。

凯恩斯派出几个他新培养出来的弗瑞曼湖沼学家前去调查。他们的主要线索是，香料菌喷发后有时会在现场找到皮质碎片。他们一度认为那来自弗瑞曼民间故事中虚构的「沙鳟」，直到挖出更多事实，终于发现一种足以解释这些皮质碎片的生物。这种生物在沙中浮游，将水封在七度以下多孔地层的丰盛水包中。

每次香料菌喷发以后，这些「水盗」会以百万计成批死亡。五度的温度变化就会使这些生物送命。而少数幸存者会进入胞囊休眠状态，并于六年后长成小沙虫（大约三公尺长）。而这群小沙虫里，只有极少数能够避开年长沙虫的吞噬，以及香料菌成熟前的「水包」，最终发育成熟，变成巨型沙胡罗。（水对沙胡罗而言是有毒的，这一点弗瑞曼人早就知道，他们在小型流沙漠里找到罕见的「发育不良的沙虫」，将之淹死后制造出他们称为「生命之水」的启灵迷药。这种「发育不良的沙虫」已具备沙胡罗的雏形，但身长只有九公尺。）

现在，他们掌握了循环关系：从小创造者到香料菌；从小创造者到沙胡罗；沙胡罗四处散播香料，香料喂养名为「沙浮游」的沙地微小生物；沙浮游是沙胡罗的食物，会长大、挖洞，变成小创造者。

凯恩斯和他的人将注意力从那些复杂的关系上移开，全神贯注在微

型生态系统中。首先是气候：沙漠地表的温度经常高达七十一至七十七度，地下三十公分的温度可能会降低五十五度，地面上方三十公分则会降低二十五度，而树荫或阴影下的气温会再降低十八度。第二是营养：厄拉科斯上的沙子大多数是沙虫消化系统的产物；沙尘（本地无所不在的问题）则是沙子在地表不断「跃移」而成。沙丘的背风面布满粗糙的沙砾，迎风面则光滑而坚硬。年久的沙丘因氧化而发黄，年轻的沙丘则保有岩石的颜色，通常都是灰色。

老沙丘的背风面提供了第一批种植区。弗瑞曼人首先看上一种耐瘠的草，这种草具有类似泥炭的纤毛，可以卸下风暴最大的武器—移动的沙砾，因而能缠住沙丘，让沙丘不再移动。

他们选中的实验区在南部沙漠腹地，远离哈克南人的了望哨。一开始，他们沿着盛行西风带选择了几座沙丘，然后在这些沙丘的背风面（陡坡面）种植耐瘠的野草。背风面稳固之后，迎风面就会越积越高，而耐瘠草也会随之蔓延，覆盖面越来越大。如此一来，背嵴蜿蜒不绝的长沙丘逐渐成型，高度可达一千五百公尺。

当沙丘屏障够高之后，就可以在迎风面种植生命力更强韧的菅芒，地下的结构体有露出地表部分的六倍粗厚—「牢牢锁住」。

接下来，他们展开进一步的种植。一年生草本植物（从藜、甜菜、苋菜开始），然后是金雀花、羽扇豆、蔓生的桉树（卡拉丹北部地区的改良品种）、矮红荆、山地松等，接下来是真正的沙漠植物：大戟、巨人柱、仙人柱、金鯱仙人球。同时，他们也在这些植物生长的地方引进骆驼草、洋葱草、戈壁针茅、野生紫花苜蓿、豚草、匍匐美女樱、月见草、五叶龙胆、黄栌、石炭酸灌木。

他们随后引进必要的动物—那些翻开土壤，使土壤松软的穴居动物：敏狐、小更格卢鼠、沙漠野兔、沙地钻纹龟……然后是使食草动物的数量保持平衡的食肉动物：漠鹰、鸺鹠、老鹰；接下来是填满生态区位的昆虫：蝎子、蜈蚣、闭户螲蟷、胡蜂和飞蛾，以及控制昆虫数量的沙漠蝙蝠。

现在进入关键实验：枣椰、棉花、甜瓜、咖啡、草药—大约二百多种有待实验和改良的食用植物。

「那些生态文盲并不明白，」凯恩斯说，「生态系统也是系统。系

统！一个保持某种动态平衡的系统，而这种平衡极其脆弱，只要一个生态区位出了差错，都有可能导致系统崩溃：系统有其秩序，从一点流向另一点，如果有东西阻塞了这种流动，秩序就会崩解。未受过训练的人可能会没注意到秩序已崩解，直到一切都太晚。所以我们说，生态学最大的作用就是学会理解因果。」

他们完成这套系统了吗？

凯恩斯和他的人观察着，等待着。弗瑞曼人明白了·为什么他预言至少需要五百年。

垦植场传来报告。

在沙漠边缘的移植区，沙浮游由于受到新型态生命的感染，开始大批大批地中毒而死，原因是蛋白质不相容。那里生成的水对厄拉科斯的生物而言是有毒的。围绕着移植区出现了一片不毛之地，就连沙胡罗也不愿进入。

于是，凯恩斯亲赴垦植场视察──一趟二十响的长途跋涉（他乘着沙虫背上的轿子，就像伤员和圣母一样·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能成为沙虫驭者）。他检查了不毛之地（这一带臭气熏天），得到了意外收获，来自厄拉科斯的特殊礼物。

他们在土壤中加入硫元素以固氮，把不毛之地变成肥沃的苗场，专门培育地球上的生物，随心所欲地培育！

「这会改变时间表吗？」弗瑞曼人问。

凯恩斯重新计算他的行星公式。当时，捕风器的参数已经相当可靠。他知道，处理生态问题无法讲求精准，所以留出充裕的容许差。为了让沙丘固定不动，必须留出相当数量的植被，还要有一定的食物供给（包括人和动物），要有一定规模的根系以留住湿气，并为邻近的干旱区提供水源。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绘制好地图，标示出沙漠旷野上四处流窜的低温区，而这些都是必须纳入公式中。就连沙胡罗也在图表上占有一席之地。绝对不能消灭沙胡罗，否则就不会再有香料，而且沙胡罗体内的消化「工厂」制造了大量的乙醛和酸，正是巨大的氧气来源。一条中型沙虫（大约二百公尺长）释放出的氧气，抵得上地表十平方公里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他还要考虑宇航。他们必须用香料来贿赂宇航，以防止厄拉科斯上

空出现气象卫星或其他侦察卫星。如今，这已经成为首要问题。

另外，也不能忽略弗瑞曼人。尤其是这些弗瑞曼人，他们拥有捕风器，也控制了水源周围的不规则土地。他们学到新的生态知识，正梦想着在厄拉科斯辽阔的土地上创建循环系统，把沙漠变成大草原，再把大草原变成森林植被。

凯恩斯从图表中得出一个数据：三％。如果他们可以让厄拉科斯上三％的绿色植物参与制造碳化合物，就可以创建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

「但要多久？」弗瑞曼人问。

「噢，这个，大约三百五十年。」

所以，这个乌玛一开始说的都是真的。现在活着的人，谁也无法看到那一天，他们的八世子孙也无法看到。但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工作继续进行：建设，种植，挖掘，训练孩子。

然后，凯恩斯—乌玛在普拉斯特盆地的一个岩洞中遇害身亡。

那时，他的儿子列特—凯恩斯十九岁，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弗瑞曼人和沙虫驭者，手下的哈克南亡魂超过一百人。老凯恩斯早就为儿子申请皇家的任命，此刻也顺理成章地批了下来。帝国严格的封建制度这一回倒帮上了大忙。

到现在为止，改造星球的进程已经按部就班地展开，具备生态知识的弗瑞曼人坚定地继续向前。列特—凯恩斯只需观察、轻轻推一下，以及，监视哈克南人……直到某天，一位英雄将苦难带到他的星球。

附录II　沙丘星的宗教

任何学者都看得出，在穆阿迪布到来之前，厄拉科斯上弗瑞曼人所信奉的宗教源于毛么萨日教。此外，许多学者发现，弗瑞曼人还广泛地借鉴了其他宗教。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水的赞美诗》，这首圣歌直接抄自《奥兰治合一礼拜手册》，歌中所呼唤的雨云是厄拉科斯人从来没见过的。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弗瑞曼人的《训诫书》与《圣书》、禅逊尼神学，以及禅逊尼宗教的律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截至穆阿迪布时代之前，所有对主流宗教信仰的比较性研究都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支主要的势力，其信仰分别如下：

一、十四贤哲的信徒。《奥兰治合一圣书》就是出自十四贤哲之手，他们的见解大多收录在《释经》和宗教大同编译委员会所编写的其他文献资料中。

二、贝尼·杰瑟里特。她们私下否认自己是宗教团体，但运作方式完全是黑箱操作，一切都掩盖在充满宗教仪式意味的神秘主义帷幕下。而她们的修练、特殊的符号体系、组织机制、内部的教导方式等等，几乎全部带有宗教性质。

三、不可知论者（包括宇航）。对他们来说，信仰有些类似于滑稽木偶剧，主要目的其实是使平民阶层生活愉快，保持温顺。他们基本上相信，所有现象，甚至包括宗教奇迹，都可以化为简单的解释。

四、所谓的「原始教义」。包括那些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伊斯兰宗教运动中由禅逊尼流浪者保存下来的教义，还包括楚苏克的基督教基本教义主义、兰吉维尔和丝昆上的主流佛教支派，兰卡瓦塔拉大乘佛教的混合教义、孔雀三角洲星域的禅宗、萨鲁斯·塞康达斯上残存的犹太教和道教、民间的巫术、在卡拉丹的米农间保留下来的毛拉古兰经及其神学和宗教律法、散布在宇宙中一些隔离世界中的兴都教，最后还有巴特勒圣战的信徒。

当然还有第五种宗教信仰的势力，影响力是如此广泛且深远，值得

另外说明。

那就是，当然了──星际旅行。在任何以宗教为主题的讨论中，一提及这股势力就应称之为：

星际旅行！

在巴特勒圣战爆发前的一万一千年中，人类在浩瀚太空的迁徙为宗教打上独一无二的烙印。首先，早期的星际旅行虽然普及，但缺乏规范，速度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此外，在宇航垅断这片市场之前，航行方式就像大杂烩。最早的星际通讯乏善可陈，信号极度失真，因而引发了狂热的神秘臆想。

于是，太空立即为「创世」的概念带来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和意味。这种变化甚至可以从当时宗教的最高成就中看出。所有宗教的神圣感都受到宇宙暗空的无秩序所影响。

那有如朱庇特和他所有的化身都退回孕育了一切的黑暗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女神的内在性，既暧昧模糊，且有张令人惊惧的脸。

远古的宗教法则在迎合新领地和新象征的需求时，互相缠绕、纠结。一边是怪兽魔鬼，一边是古老的祈愿及祷告，此刻正是这两者激烈交锋的时代。

从来没人得出过任何明确的结论。

在此期间，据说《创世纪》受到重新诠释，允许上帝说：

「要生养众多，繁衍生息，要填满星际，治理寰宇，要当浩瀚太空中、无垠大地上以及地下各种奇异野兽、生物的主人。」

这是女巫的时代，她们掌有实权……她们不再夸耀自己能挑发煽动闹事的人，这个事实最能反映她们的权势。

然后就爆发了巴特勒圣战──一场持续了两代人的激战。机械逻辑之神被大众推翻了。人们提出一个新观念：「人类是无可取代的。」

对所有人类而言，持续了两代人的血腥暴力是文明的黑暗期。 人们回顾他们的神祇及宗教仪式，发现这两者都充满了最可怕的等式：以恐惧覆盖的野心。

当数十亿信徒为了信仰浴血奋战时，宗教领袖犹豫不决地碰面交换

意见。当时，宇航正渐渐垄断所有星际旅行，贝尼·杰瑟里特也正联合所有女巫，这两大势力推动了这些宗教交流。

最早的几次跨宗教会议促成了两大结果：

所有宗教至少要有一条共同戒律：「汝等不得减损灵魂之价值。」

成立宗教大同编译委员会（后简称「译委会」）。

译委会在古地球的一座中立小岛上召开集会，古地球是各大原始宗教的发源地。他们「一致相信宇宙间有某种神性本质」。每支信徒在百万以上的信仰都派出代表，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达成协议，并宣告他们的共同目标：

「我们聚集在此，是为了消弭宗教冲突的元凶：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仅有的天启。」

人们欢呼庆祝「即将签下影响深远的协议」，事后证明大家太早高兴了。一个标准年过去，那纸声明是译委会的唯一公告。人们愤恨地谈论协议延误了。吟游诗人写下诙谐、辛辣的歌谣，讽刺译委会那一百二十一个「怪物」（这个外号源于一个关于译委会的下流笑话）。其中一首歌谣《忧郁的安眠》每隔一段时间便有人重新传唱，时至今日也依旧十分流行。歌词如下：

想想花圈，
忧郁的安眠——还有
所有这一切老怪物
造成的悲剧。
所有的老怪物！
多么懒乎，
多懒乎！
你们这一辈子啊，
就夹在众神之间，
将光阴虚度。

译委会的会议期间不时有流言传出，说他们只是在比较经文，而且，不负责地指出是哪些经文。这样的流言不可避免地激发了反对宗教

合一的暴乱，当然，也激发出更多冷嘲热讽。

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

译委会的创会委员有九十人不是去世，就是被换下，剩下的人停下来观察那些接替者的正式就职典礼，然后宣布自己正在写书，准备彻底根除过去宗教中「所有病态症状」。

他们说：「我们正在制作一件乐器，能以诸种方式弹出爱。」

许多人都觉得很奇怪，这样一条声明竟激起反宗教合一运动中最激烈的暴力冲突。二十个委员被各自的宗教团体召回，其中一人居然偷了一艘太空护卫舰，驾驶着冲向太阳。

历史学家估计暴乱导致八千万人丧生。这个数据是按照兰兹拉德中每个世界损失六千人计算出来的。而考虑到当时的动乱，这样的估算并不夸大，尽管任何声称自己的数据真实无误的统计都不过是……声称而已。星际间的交流跌到最低。

很自然，吟游诗人乐坏了。当时某齣流行的音乐喜剧中有名译委会的委员坐在松树下的白沙上，轻声唱道：

为了上帝、女人和爱的荣耀，
我们坦荡荡毫无畏惧来到这里，
吟游诗人啊，吟游诗人，再唱一首歌谣，
为了上帝、女人和爱的荣耀。

暴动和喜剧不过是时代的症状，但能揭露许多真相。它们暴露了人们的心理调性、深切的不确定感……以及为某种更好的东西而奋斗，同时又害怕一切终究是场徒劳。

在那个时代，刚成形的宇航、贝尼·杰瑟里特和钜贸联会是挡住无政府状态的水坝。他们排除万难，定期开会，这样的局面维持了整整两千年。在这三巨头的联合中，宇航的角色很明确：为兰兹拉德和译委会的一切会务提供免费运送。贝尼·杰瑟里特的作用较为隐晦。当然了，她们在这时期将全宇宙的女巫团结起来，探索了迷药，发展出贝尼·杰瑟里特的并度神经与普拉那肌肉训练法，设计出护使团，推动迷信的黑色手臂。然而，〈制惊祷文〉也是在这个阶段写出来的。此外，她们还编纂

了《光明书》，这套令人惊叹的丛书收录了大多数古代信仰的重要秘密。

历史学家英格斯里的评注也许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这是极度矛盾的时代。」

在译委会成立将近七年时，他们为全宇宙的人类准备了一份重大声明。在七周年庆那一天，他们揭开了《奥兰治合一圣书》的神秘面纱。

「这是一本庄严、意义深厚的巨著，」他们说，「人们从中意识到，全体人类都是上帝的造物。」

译委会的人被比拟为考古学家，他们重新发现了上帝的庄严，受到鼓舞。据说，他们让世人理解「伟大的思想体系尘封了数世纪的活力」，而且「擦亮了宗教善恶观念所孕生的道德义务」。

继《奥兰治合一圣书》之后，译委会推出了《礼拜手册》和《释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释经》—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更引人注目的作品，不仅仅是因为言简意赅（篇幅不到《奥兰治合一圣书》的一半），更因为坦率，以及那种混合了自怜自艾和自以为是的风格。

对那些相信不可知论的统治者来说，起源有很明显的吸引力。

「人们在圣行（关于律法的一万条宗教发问）中找不到答案，于是开始自行推论。所有人都希望能够摆脱蒙昧，宗教只不过是其中最古老、最高尚的方法，人们通过这种方法努力让上帝的宇宙具有意义。科学家探求事件的法律意义，而宗教的任务则是让人类适应这些法律意义。」

然而，《释经》极可能以结论中的严厉语气，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许多被称作『宗教』的思想，其实会不自觉敌视生命。真正的宗教必须让人们知道，生命充满了上帝乐见的喜悦，而没有行动的知识则是空洞的。所有人都必须明白，强调戒条和仪式的宗教大多只是骗局。真正的宗教教诲十分容易辨认。你一定会认出，因为它能唤醒你内在的感觉，让你看到你一直都知道的事。」

当印刷机和打印机轰轰运转，而《奥兰治合一圣书》散布到整个宇宙时，有股奇异的宁静。有些人认为这是上帝的神迹，是团结的预兆。

然而，即使是译委会的委员，也在返回各自的宗教团体之后打破虚幻的宁静，其中十八人在两个月内死于私刑，另有五十三人在一年内被

迫反悔。

而《奥兰治合一圣书》则被指控为「骄傲自大」的成果。据说这本书通篇都是引人入胜的逻辑。随后，为了迎合众多顽固信徒，一些修订版开始出现。这些版本倾向于接受象征体系（十字架、新月、羽毛拨浪鼓、十二圣徒、佛像，诸如此类）。很快，一切都变得很清楚：远古的迷信和信仰并未被纳入此一波宗教融合运动中 。

哈罗威为译委会七年来的工作成果贴上标签，称之为「初萌的宿命论」。他的观点立刻吸引了数十亿热切的拥护者将缩写的「初宿」理解为「出事」。

译委会主席陶伯克是禅逊尼人的阿訇，也是十四个从未放弃宗教合一的委员之一（通俗历史中称他们为「十四贤哲」），但他此时也终于承认译委会确实错了。

「我们不应试图创造新的宗教象征，」他说，「我们早就应该意识到，不应在已被接受的信仰中注入不确定性，不应打乱人们对上帝的好奇。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人类事务可怕的不稳定性，却还是听任我们的宗教日渐严格、控制一切，还要求信徒要更加顺从。在神谕的大道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阴影？这是在警告我们，宗教制度、象征仍将继续，即使原有的意义已不复存在；警告我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大全可以涵盖所有知识。」

不久，陶伯克被迫过起流亡生活，全靠宇航的保密才保全性命。根据宇航的报告，他最后死在避难星──图拜，死前深受爱戴。他的临终遗言是：「有些人会对自己说：『我未能成为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宗教应该为这些人提供出口，绝不能沦为自满的集合体。」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可以认为陶伯克了解他话中的预见性：宗教体制仍将继续。 九十年之后，《奥兰治合一圣书》和《释经》渗透了整个宇宙的宗教系统。

当保罗─穆阿迪布站在供奉他父亲颅骨的岩石圣坛前，他右手放在圣坛（右手受到祝福，而左手却是遭到诅咒），引用了《陶伯克遗泽》中的一句话：

「那些击败我的人可以对自己说，巴比伦沦陷了，那些文明也被摧毁。而我要对你们说，人类仍然要接受审判，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被告

席上。每个人都是场小型战役。」

弗瑞曼人都说·保罗–穆阿迪布就像阿布·乍德，以一艘巡防舰挑战宇航，在一天内往返「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由弗瑞曼神话直译而来，意思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形象界」。

这样的描述与魁萨茨·哈德拉克非常相似。魁萨茨·哈德拉克是贝尼·杰瑟里特一直试图借由育种计划培育出来的人，她们称他为「捷径」，或「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时空的人」。

其实，这两种描述都可以直接从《释经》中找到根源：「当法律与宗教的责任合而为一时，个体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

而穆阿迪布则这样形容自己：「我是时间海洋中的一张网，随意捞起未来与过去。我是移动的薄膜，不会漏过任何可能性。」

这些宗教思想都是同一回事，殊途同归。《奥兰治合一圣书》第二十二节中有这样一段话：「思想不论是否宣之于口，都是真实存在的，也都会影响现实。」

而当我们深入研究穆阿迪布为《宇宙之柱》所写的注解时，我们会发现，他深受译委会和弗瑞曼–禅逊尼思想的影响。

穆阿迪布：「法律和责任是一体的，不用试图改变这一点，但要记住这些限制——你永远无法拥有彻底的自我意识，永远是集体的一员，而非独立的个体。」

《奥兰治合一圣书》：完全相同的语句。（选自启示录六十一条）

穆阿迪布：「宗教经常会为社会的前程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如此我们才不必害怕变幻莫测的未来。」

译委会的《释经》：完全相同的语句（根据《光明书》，这段陈述源自一世纪初的宗教作家聂修）。

穆阿迪布：「假如一个孩子、一个未受过训练的人、一个无知的人，或一个愚蠢的人惹出麻烦，那是掌权者的错，因为他未能预见也未能阻止这个麻烦。」

《奥兰治合一圣书》：「世间所有罪过多少都可以归咎于人的劣根性，而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因此对上帝来说，这些罪过也就情有可原、可以接受。」（根据《光明书》的追溯，这段话出自古代闪族宗教。）

穆阿迪布：「伸出你的手，接受上帝赐予的食物。饱足之后，赞美祂。」

《奥兰治合一圣书》有一段意思相同的话。（根据《光明书》的追溯，这段话只跟伊斯兰的原教义略有不同。）

穆阿迪布：「善意是残忍之母。」

弗瑞曼人的《训诫书》：「慈悲之神无法沉重。燃烧的太阳（阿一拉特）岂非神所赐予？水之母（圣母）岂非神所赐予？撒但（魔鬼）岂非神所赐予？我们不正是从撒但手中取得有害的速度？」（这句话源于弗瑞曼谚语：「速度来自撒但。」因为运动〔速度〕需要能量，而每一百大卡的热量就会使身体散发大约一百七十毫升的汗水。在弗瑞曼语中，汗水就是眼泪。当用某种特定的语调发音时，还意味着：「撒但从你身上榨出的生命精华。」）

柯尼威尔曾把穆阿迪布的降临称为「神圣地及时」，但时机与此无关。正如穆阿迪布自己所说：「我在这里，因此……」

然而，在尝试理解穆阿迪布的宗教影响力时，有件事实至关重要：弗瑞曼是一支沙漠民族，祖先早已适应恶劣的环境。在一个分分秒秒都必须应付杀机的地方，弘扬神秘主义并非难事。「你在那里，因此……」

在这样的传统下，他们接受了苦难。也许他们在潜意识里认为这是惩罚，但他们接受了。我们应当注意到，弗瑞曼的宗教仪式完全摆脱了罪恶感。对他们而言，罪恶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他们的律法与宗教完全一致，不服从律法就是犯了宗教之罪。更确切地说，由于他们每天都必须面对残酷的抉择（常常是生死抉择），因此他们净化了罪恶感。若是在温和的生存环境中，这类抉择会产生难以承受的罪恶感。

这或许是弗瑞曼人迷信的根源之一（姑且不论护使团在这方面的推波助澜）。呼啸的风沙是神兆？第一次见到一号卫星时必须握起拳头？一个人的肉体是自己的，水却属于部落？对他们而言，生命的神秘并不是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必须经历的现实。神兆使你记住这一点。最后，因为你身在此地，因为你有宗教，胜利终究会属于你。

几世纪之前，远在贝尼·杰瑟里特与弗瑞曼人爆发冲突之前，她们就在教导这一点：

「当宗教与政治同乘一辆马车时，当驾车人是在世的圣徒（巴拉卡）时，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

附录III 贝尼·杰瑟里特之动机及意图报告

厄拉科斯事件后，杰西卡女士立即要求手下的密探准备一份报告。本文即摘自这份报告。该报告清晰，极为珍贵，远远超越一般资料。

贝尼·杰瑟里特的学校半带秘教色彩，数百年间一直行事隐密，孜孜矻矻地在人类间进行她们的选择性育种计划。世人对她们的评价大多高于该会所应得。她们针对厄拉科斯事件写了一份报告，名为《事实的考验》，分析过这份报告之后，我们发现，贝尼·杰瑟里特学校严重忽略了自己在该起事件中的角色。

也许有人会驳斥道，贝尼·杰瑟里特只能根据她们所掌握的事实展开调查，而她们无法直接见到先知穆阿迪布。但学校曾经克服比这更困难的阻碍，而她们这次所犯的错误也更加严重。

贝尼·杰瑟里特的计划有其目标，即培育出她们称为「魁萨茨·哈德拉克」的人，该词的意思是「可以同时身处多重空间的人」。简言之，她们想要培育出拥有超凡心智能力的人，以理解并运用更高阶的时空维度。

她们培育的是超级晶算师，一个具有宇航领航员那种预知力的超级人类电脑。现在，请密切留意以下事实：

穆阿迪布，出生时名为保罗·厄崔迪，是雷托公爵之子，其血脉已经被密切追踪了一千多年。这位先知的母亲杰西卡女士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的亲生女儿，她身上的遗传标记对育种计划而言相当重要，这一点贝尼·杰瑟里特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知道。她是贝尼·杰瑟里特育种、训练出来的成果，理应心甘情愿为育种计划献身。

杰西卡女士奉命生出一个厄崔迪女儿。在育种计划中，这个女儿将与菲德—罗萨·哈克南近亲繁殖—他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的侄子，这样的结合极有可能培育出魁萨茨·哈德拉克。然而，杰西卡女士出于某种她坦诚自己也从不完全清楚的原因，违抗了命令，生下儿子。

这起事件本身就应该引起贝尼·杰瑟里特的警觉，这表明她们的计划已经渗入不可控制的变量，但实际上她们忽略的不止于此，还有其他更

加重要的迹象：

一、保罗·厄崔迪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预测未来的能力。许多人都知道他能够看到未来的景象，既精准又敏锐，推翻了四维空间的解释。

二、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贝尼·杰瑟里特的督察，她曾经在保罗十五岁时为保罗做过人类测试，亲眼目睹他在测试中战胜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痛苦。然而，她并未在报告中特别说明这一点。

三、厄崔迪家族移居厄拉科斯星之后，当地的原住民弗瑞曼人向少年保罗欢呼，奉他为先知，称他为「天外之音」。贝尼·杰瑟里特相当清楚，厄拉科斯地表全是沙漠，气候严苛，极度缺乏地表水，人们重视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所有这一切，必然使人民极易受煽动。然而，弗瑞曼人的反应，以及厄拉科斯的饮食中含有相当高的香料成分此一事实，都被贝尼·杰瑟里特的观察员搪塞过去。

四、当哈克南人和帕迪沙皇帝狂热的萨多卡军团重新占领厄拉科斯之后，杀死了保罗的父亲和绝大多数厄崔迪部队，保罗和他的母亲却失踪了。几乎马上就有报告传出弗瑞曼人突然出了一个新的宗教领袖，一个名唤「穆阿迪布」的人，他也被尊为「天外之音」。报告明白指出，他身边有位通过了塞亚迪娜仪式的新圣母，而这位圣母就是「生他的那个女人」。贝尼·杰瑟里特的记录清楚写出，与这位先知有关的弗瑞曼传说中有如下叙述：「他应由贝尼·杰瑟里特女巫所生。」

（也许有人会驳斥道，早在数世纪之前，贝尼·杰瑟里特就已经派遣护使团来到厄拉科斯，把一些与此传说相近的内容植入当地人心中，以便任何成员困在当地需要避难时，可以利用这些传说来保护自己。意即，「天外之音」既是贝尼·杰瑟里特的标准计谋，自然可以忽视。但这一点要成立，我们就得同意，贝尼·杰瑟里特忽视了保罗—穆阿迪布的其他线索也是正确的。）

五、厄拉科斯事件越演越烈时，宇航曾主动向贝尼·杰瑟里特示意，暗示他们的领航员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麻烦」，或「忧虑未来」。这些领航员会服用厄拉科斯的香料迷药，以获得有限的预知力去驾驶宇宙星舰穿越太空。这一切无不表明他们看到了节点，那里是无数微妙决定的交会处，而领航员的预知之眼无法看到节点后方通往未来的道路。这是相当清楚的迹象，指出宇航的某些领航员受到更高等级时空维度的干

扰。

（少数贝尼·杰瑟里特很早就知道，宇航没有能力直接干预香料重要产地的事务，因为他们早就以无能的方式处理更高等级时空维度——他们至少意识到，在厄拉科斯，即使是最轻微的差错，也可能是场浩劫。事实证明，宇航的领航员已经预测出，若要控制香料，就一定会导致这种节点。结论很明显：有股更高层的力量正在控制香料源，而贝尼·杰瑟里特竟完全未能觉察。）

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得出一个无法忽视的结论：贝尼·杰瑟里特在这起事件的无能表现，只是另一项计划的产物，而她们对这项更高层次的计划一无所知！

附录IV　人物小传（氏族成员选摘）

沙德姆四世（一○一三四—一○二○二）

帕迪沙皇帝，柯瑞诺家族登上金狮王座后的第八十一任皇帝。一○一五六年，沙德姆四世在其父皇埃尔如德十一世遭毒鸩后即位。一○一九六年，被迫退位，由保罗—穆阿迪布公爵以其长女伊勒琅公主的名义创建摄政王朝。他在位期间最著名的事件即「厄拉科斯事变」。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批评沙德姆四世沉迷于宫廷活动，浪掷官职。波萨格的军衔在他即位后的最初十六年间增加了两倍，而在厄拉科斯事变前的三十年间，拨给萨多卡军进行军事训练的军费却逐年减少。他有五个女儿（伊勒琅、莎莉丝、温西希娅、乔西法、露琦），没有合法婚生的儿子。他的四个女儿都在他退位后陪伴他。其妻安妮茹是「隐秘级」的贝尼·杰瑟里特，卒于一○一七六年。

雷托·厄崔迪（一○一四○—一○一九一）

柯瑞诺家族的母系表亲，人称「红公爵」。厄崔迪家族以采邑的形式统治卡拉丹，前后二十代人，直到被迫移居厄拉科斯。他主要是以保罗—穆阿迪布公爵（乌玛摄政王）之父的身份闻名于世。雷托公爵的遗骨存放在厄拉科斯的「颅骨圣坛」中。他死于一名苏克医生的背叛，而阴谋背后的主脑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

杰西卡女士（厄崔迪）（一○一五四—一○二五六）

根据贝尼·杰瑟里特的资料，她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的亲生女儿，保罗—穆阿迪布公爵的母亲。她毕业于瓦拉赫九号行星上的贝尼·杰瑟里特学校。

厄莉娅·厄崔迪女士（一○一九一—）

雷托·厄崔迪公爵与其伴侣杰西卡女士所生的女儿。厄莉娅在雷托公爵死后大约第八个月出生于厄拉科斯。在胎儿期暴露在启灵药带来的意识域之中，因此贝尼·杰瑟里特称她为「受诅咒的人」。通行的史书称她

为「圣·厄莉娅」，或「圣·尖刀厄莉娅」。生平详见《圣·厄莉娅：十亿世界的女猎人》。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一○一一○—一○一九三）

通常被称为哈克南男爵，正式头衔为西瑞达男爵（行星总督）。弗拉基米尔·哈克南是霸夏·阿布鲁德·哈克南的直系后裔，霸夏当年在柯瑞诺战役后因临阵退缩而遭流放。家族由于逐渐成为操控鲸皮市场的巨头，因而重获权势，之后地位更因厄拉科斯的香料财富而更加巩固。这位西瑞达男爵在厄拉科斯事变中死于沙丘，头衔短暂地由准男爵菲德—罗萨·哈克南继承。

哈西米尔·芬伦伯爵（一○一三三—一○二二五）

柯瑞诺家族的母系表亲，沙德姆四世的儿时玩伴（根据《柯瑞诺家族野史》中有关旁系血亲不甚可靠的记载，芬伦就是对先皇埃尔如德十一世下毒的人）。所有史料都同意芬伦是沙德姆四世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许多皇室要务都是由芬伦负责，包括在哈克南家族统治厄拉科斯的时期担任皇室代表，后来又暂时摄理卡拉丹。厄拉科斯事件后，他陪同沙德姆四世一起隐退到萨鲁斯·塞康达斯。

格罗苏·拉班伯爵（一○一三二—一○一九三）

格罗苏·拉班，兰吉维尔的伯爵，弗拉基米尔·哈克南最年长的侄子。格罗苏·拉班和菲德—罗萨·拉班（菲德—罗萨被西瑞达男爵选中为他的继承人，所以改姓哈克南）是西瑞达男爵同父异母兄弟阿布鲁德的婚生子。当阿布鲁德被赐予拉班—兰吉维尔次级行政区的管辖权时，他宣布放弃原姓氏哈克南，并放弃所有属于哈克南人的权利。拉班是母姓。

帝国词汇表

要研究造就了穆阿迪布的帝国、厄拉科斯行星与整个文化体系，不免碰到许多不寻常的词汇。欲鼓励众人加深理解，因而提供词汇解释与定义如下表。

ACH 沙虫驭者对沙虫下达「向左转」所使用的口令。

B.G.通常用于简称贝尼·杰瑟里特。但例外是如果与年分日期并用，则视为帝国历法的计年方式，代表「宇航历前」。帝国历法系统以宇航公会开始垅断事业的日子为起始。

LA, LA, LA! 弗瑞曼人悲痛的哀号（LA可译成最大程度的拒绝承认，走投无路时说出的「不」）。

DERCH 沙虫驭者对沙虫下达「向右转」的口令。

GEYRAT 沙虫驭者对沙虫下达「向前进」时所使用的口号。

HAIIIII-YOH! 沙虫驭者对沙虫下达行动命令时使用的口号。

HAL YAWM 弗瑞曼语的感叹词，表示「终于！」

IKHUT-EIGH! 厄拉科斯星上卖水贩子的吆喝声（语源不明，请参阅「Soo-soo sook!」）。

KULL WAHAD! 帝国中常见的一句惊叹词，实际意义视当时情况而定。（据说穆阿迪布见到一只漠鹰雏鸟破壳而出时曾低声如此赞叹。）

MU ZEIN WALLAH! 弗瑞曼人诅咒敌人的传统发语词，mu zein代表「没好事」，wallah则是反身的惊叹词，把句子重点带回mu zein，使得整句意为「没好事，永远没好事，没一件好事」。

SOO-SOO SOOK! 厄拉科斯星上水贩的叫卖声。Sook指市集（请参阅「Ikhut-eigh」）。

SUBAKH UL KUHAR 弗瑞曼人的问安。

SUBAKH UN NAR 弗瑞曼式招呼语回应。

YA HYA CHOUHADA 弗瑞曼敢死队的战斗口号，本句中的「Ya」（「现在」之意）被后面的「hya」（意为「永远延续的现在」）所修饰。「chouhada」（斗士）则代表对抗不公不义事物的斗士。这个字特别言明斗士不为任何事物而战，而是单单舍身对抗一特定事物。

YA! YA! YAWM! 在仪式重要时刻吟诵的弗瑞曼口号。「YA」所包含的

字根意指「现在专心！」，而「YAWA」则是经过修饰的词语，强调「刻不容缓」之意。通常翻译为「现在，请你仔细听！」

一号月亮**FIRST MOON** 厄拉科斯主要卫星，在夜晚首先升起。有个明显特征，是表面有和人类拳头相仿的花纹。

二号月亮**SECOND MOON** 厄拉科斯双卫星中较小的卫星，显著特征是表面有穆阿迪布鼠的图形。

人生历程**SIRAT** 《奥兰治合一圣书》中的一段经文，将人生描述成一段通过一座窄桥（Sirat）的旅途，其间「天堂在我右，地狱在我左，死神在我后。」

大公约**GREAT CONVENTION** 在宇航公会、大氏族和皇帝的权力平衡实施的全宇宙休战协议。主要条文是禁止对人类使用核能武器。每则条文开头均是「当严守此规范……」。

大反叛**GREAT REVOLT** 巴特勒圣战的俗称（请参阅「巴特勒圣战」）。

大氏族**HOUSE MAJOR** 拥有行星封地者，星际企业家。（请参阅「氏族」）

大平漠**BLED** 平坦、开阔的沙漠。

大盾壁**SHIELD WALL** 厄拉科斯行星北方的多山地形，保护了一小块区域不受科里奥利沙暴侵害。

大神母**GREAT MOTHER** 有角女神，宇宙的阴性法则（又称宇宙之母）。帝国中许多宗教都崇拜「至高神」，至高神是男性、女性与中性的三位一体，大神母就是其中的女性面相。

小氏族**HOUSES MINOR** 受限於单一行星的商人阶级。（凯拉赫语：Richece。）

小创造者**LITTLE MAKER** 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厄拉科斯沙虫媒介生物，潜藏在沙地深处。小创造者的排泄物会生成香料预菌体。

五重屏蔽场**PENTASHIELD** 安装在小区域如门或走道上的屏蔽场，共有五层（大型屏蔽场会随层数增加而变得不稳定），若没有穿依照屏蔽场密码设定的伪装衣，无法通过（请参阅「警戒门」）。

公会**GUILD** 宇航公会，维持大公约的政治三强之一。公会是巴特勒圣战后成立的第二所身心能力训练学校（请参阅「贝尼·杰瑟里特」）。公会开始独占太空旅行、运输以及星际银行业的时间，是为帝国历元年（宇航历元年）。

厄拉科斯**ARRAKIS** 以「沙丘」之名为人所知的行星，老人星第三号行星。

厄拉奇恩**ARRAKEEN** 厄拉科斯最早的殖民区，长年作为行星首府。

及踝罩袍**JUBBA CLOAK** 可用来反射或吸收辐射热能、搭盖吊床或简便避难所的多用途罩袍，在厄拉科斯星上常穿于蒸馏服外。

反背义规章**DICTUM FAMILIA** 此规定收录于大公约，禁止以非正规的不当手段杀害皇室或大氏族成员。规章明文规定了正当手段，对暗杀手法设限。

太空漂泊者**AMPOLIROS** 传说中太空的「飞翔的荷兰人」。（「飞翔的荷兰人」是著名的幽灵船，在欧洲航海传说中，这艘船注定只能在大海中漂泊，无法靠岸。—编注）

太阳币**SOLARI** 帝国的官方货币单位。其购买力由宇航公会、兰兹拉德和皇帝每四年协商一次决定。

尤落希喏**UROSHNOR** 不具特定意义的发音。贝尼·杰瑟里特将这类发音嵌入特定对象脑中，作为控制手段。植入者听到后会暂时失去行动能力。

巴卡**BAKKA** 弗瑞曼传说中，为全人类哀悼的哭泣者。

巴利斯九弦琴**BALISET** 由齐特拉琴直接演变而成的一种九弦乐器，调成楚苏克调以拨弦弹奏。吟游诗人爱用的乐器之一。

巴拉卡**BARAKA** 仍在世且拥有神秘力量的圣人。

巴特勒圣战**BUTLERIAN JIHAD** 请参阅「圣战」（又称大反叛）。

心感**T-P** 心灵感应的缩写。

戈姆刺**GOM JABBAR** 原意指强力而霸道的敌手，也可称一种尖端涂有超氰化物的毒刺。贝尼·杰瑟里特督察对人进行生死试炼，测试此人的人性意识是否能克服动物本能时，会使用戈姆刺。

比拉·特乔斯**BELA TEGEUSE** 坤特辛星系第五号行星，同时也是禅逊尼（弗瑞曼）人被迫迁徙时的第三个落脚地。

比拉凯法**BI-LA KAIFA** 真诚（字面意义：「无需多作解释。」）。

巴达威**BEDWINE** 请参阅「伊赫万·巴达威」。

氏族**HOUSE** 泛指统治行星或星系的宗族。

水贡**FAI** 以水纳贡，厄拉科斯上主要的税金形式。

用水纪律**WATER DISCIPLINE** 在厄拉科斯上，居住者为了确保不浪费水分而接受的严苛训练。

水债**WATER BURDEN** 弗瑞曼语，「至死方休的义务」。

世仇**KANLY** 官方认可的氏族争斗或仇杀，需遵守大公约的严格限制（请参阅「变动仲裁官」）。这套规则原先的目的是保护无辜的旁观者。

凹地**SINK** 厄拉科斯行星上被高地环绕而得免遭盛行的风暴所侵袭的可居住低地区域。

凹地人**PYONS** 行星上的农民或劳工，是阶级制度中的基层等级，在法律上指徒刑在行星上的人。

凹地路线图**SINKCHART** 厄拉科斯星地表的地图，标有可供定位罗盘使用的避难处路线（请参阅「定位罗盘」）。

加弗拉**GHAFLA** 让自己易受不良因素影响、分心。因此引申为善变者、不该信任的人。

卡拉丹**CALADAN** 保罗–穆阿迪布出生的星球，是孔雀六星域中的第三颗行星。

司水员**WATERMAN** 一种弗瑞曼人的圣职，主掌与水和生命之水有关的仪式。

外族**OUT-FREYN** 凯拉赫语中的「亲近的外人」，指「不属于亲近的社群，非选中之人」。

奴隶 **MAULA**

巨型运输舰**HEIGHLINER** 宇航公会运输系统中的主力货物运输舰。

布尔汗**BURHAN** 生命的证明（常用用法：生命的阿耶蒂与布尔汗。请参阅「阿耶蒂」）。

弗瑞曼人**FREMEN** 厄拉科斯星上的自由部族，居住在沙漠中，为禅逊尼漫游者的孑遗（皇家字典称弗瑞曼人为「沙贼」）。

弗瑞曼敢死队**FEDAYKIN** 弗瑞曼人的敢死特攻队。历史意义：立誓愿牺牲性命以拨乱反正的小队。

瓦拉赫九号行星**WALLACH IX** 洛乌津星系第九号行星，贝尼·杰瑟里特创始学校所在地。

生命之水**WATER OF LIFE** 一种「启灵」的毒物（请参阅「圣母」）。特指沙虫（请参阅「沙胡罗」）淹死时吐出的液体，在圣母体内转化后，成为穴地狂欢仪式使用的麻醉剂。是种「延伸意识」的麻醉剂。

穴地**SIETCH** 弗瑞曼语，「危急时的集合地」，因为弗瑞曼人长期处于险境，这个词变为一般用语，表示任何部落社群居住的洞穴群。

穴房**YALI** 弗瑞曼人在穴地中的个人住所。

《列王纪》**SHAH-NAMA** 禅逊尼流浪者半虚半实的第一本书。（该字来自波斯史书，中文译为《列王纪》或《诸王之书》。—编注）

吉奈士氏族**GINAZ, HOUSE OF** 他们曾经是雷托·厄崔迪公爵的盟友。在刺客战争中，吉奈士氏族和格鲁曼氏族一起被打败。

立体投影**SOLIDO** 立体投影机投射出的三维影像，影像来源为记录在魃迦藤带上的三百六十度来源信号。一般公认伊克斯人制造的立体投影机品质最佳。

伊巴德香料蓝眼睛**IBAD, EYES OF** 摄取大量香料的典型作用，眼白和瞳孔转为深蓝色（表示已对香料重度上瘾）。

伊卡兹**ECAZ** α□半人马座B星系第四号行星，又称「雕刻家天堂」。这

个别名源自于星球上的原生植物「雾木」能受人的想法影响而生长，改变外观。

伊克斯**IX** 请参阅「理奇斯」。

伊斯提斯拉赫**ISTISLAH** 为公共福祉而定的规矩。也常作为开始执行必要的残酷之举之前的开场白。（作者援用自逊尼派伊斯兰教法的立法原则，该词又意译为「公益」或「优选」。—编注）

伊赫万·巴达威**ICHWAN BEDWINE** 厄拉科斯上全体弗瑞曼人的兄弟会。

共恨**CHEREM** 拥有共同的仇恨对象而创建的情谊或关系（通常为了复仇）。

同父异母兄弟**DEMIBROTHERS** 在同一家族中，同父异母的兄弟们。

宇航公会**SPACING GUILD** 请参阅「公会」。

死亡三脚**DEATH TRIPOD** 最初指一种三脚架，沙漠刽子手会将遭处刑者悬挂其上。惯指共恨的三位成员宣誓要对同一位对象复仇。

汝赫灵魂**RUH-SPIRIT** 在弗瑞曼信仰中，指个体中永远根植于（且有能力感应）超自然世界的部分（请参阅「形象界」）。

米斯尔**MISR** 历史上禅逊尼人（弗瑞曼人）对自己的称呼。

米赫纳**MIHNA** 弗瑞曼少年经历试炼取得成人资格的季节。

自由行商**FREE TRADERS** 走私贩的惯称。

自真肖像**EGO-LIKENESS** 以魃迦藤放映机播放的人像投影，可以重现精细动作，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本人特质的精髓。

艾乐迦迷药**ELACCA DRUG** 燃烧生长于伊卡兹的艾乐迦血纹原木后产生的麻醉剂，可以抹去用药者大部分的自保意识。使用者的皮肤呈现特有的红萝卜色。通常用来让奴隶角斗士准备上场死斗。

克锐荄尔纤维／绳索**KRIMSKELL FIBER or KRIMSKELL ROPE** 以伊卡兹出产的荷夫夫藤所编织的「利爪纤维」，如果拉扯这种绳子，绳结会越收越紧，直到预定的程度（进一步的资料请参阅霍江斯·冯布鲁克所著的《伊卡兹的绞勒藤蔓》。）

利桑·阿拉黑**LISAN AL-GAIB** 「天外之音」。在弗瑞曼的救世主传说中是异地来的先知。有时也会译成「赐水者」（请参阅「穆阿迪布」）。（作者假借了阿拉伯文al-ghaib，指隐而不显的事物。在伊斯兰信仰中也指只有真主能看见的未来事件—编注）

巡防舰**FRIGATE** 能单机在行星上起飞、降落的星舰中体积最大的一种。

希哈娅**SIHAYA** 弗瑞曼语中的「沙漠的春天」，带有丰收季节及「将临的天堂」的宗教意义。

忒莱素**TLEILAX** 撒林星系的唯一行星，叛变的晶算师训练中心，「变

异」晶算师的发源地。

投放箱**DUMP BOXES** 泛指任何形状不一的货物容器，配有可耐烧熔的外壳和悬吊投放系统，用来将物品从太空中投放到星球表面。

沙丘人**DUNE MEN** 惯指厄拉科斯上在沙漠中露天工作的人，如香料猎人等等。又称沙漠工人、香料工人。

沙弗**SAPHO** 从伊卡兹行星出产的屏根中所萃取的高能量液体，晶算师经常服用，宣称可以增强心智能力。喝下沙弗汁后口中和唇上会出现红色痕迹。

沙地斗篷**BOURKA** 弗瑞曼人在空旷沙漠中穿着的绝缘披风。

沙地爬行车**SANDCRAWLER** 通称设计来在厄拉科斯的地表搜寻和收集香料的机械。

沙地通气管**SANDSNORK** 用来将地表空气打入被沙盖住的蒸馏帐棚中的呼吸装置。

沙胡罗**SHAI-HULUD** 厄拉科斯行星的沙虫，又称沙漠老人、永恒老父或沙漠祖父。「沙胡罗」这个名称当以某种语调说出或是当作特殊的专有名词时则代表弗瑞曼人宗教中的大地之神。沙虫可以长到相当巨大（沙漠深处曾出现过身长超过四百公尺的沙虫）并且相当长寿，除非是被同类杀死或在对它们而言有毒的水中淹死。厄拉科斯行星上大部分的沙都来自沙虫的活动（请参阅「小创造者」）。

流沙漠**ERG** 广阔的沙丘区域；沙粒之海。

沙陷**DUST CHASM** 在厄拉科斯沙漠中，表面上看似与其他沙地无异，实际上充满砂土的深穴裂隙。沙陷是种致命陷阱，因为踏上的人或动物会下沉并窒息（请参阅「沙潮盆地」）。

沙锤**THUMPER** 一端有弹簧驱动响板的短棒，功用是插入沙中敲打沙地以召唤沙胡罗（请参阅「创造者矛钩」）。

沙漠旅者**SANDWALKER** 受过训练、能在广漠中生存的弗瑞曼人。

沙漠求生包**FREMKIT** 弗瑞曼人制造的沙漠生存装备。

沙漠野驴**KULON** 为了适应厄拉科斯沙漠而改造培育的驴子，原本是栖息在地球上亚洲大草原的野驴。

沙潮**SANDTIDE** 一般人对尘土潮的称呼：厄拉科斯行星上充满沙子的盆地中因太阳和卫星的引力影响而产生的地形起伏（请参阅「沙潮盆地」）。

沙潮盆地**TIDAL DUST BASIN** 厄拉科斯星上在过去数世纪中被沙子覆盖的凹地，若观测到其中有沙潮（参「沙潮」）现象，则称之为沙潮盆地。

沙虫**SANDWORM** 请参阅「沙胡罗」。

沙虫驭者**SANDRIDER** 弗瑞曼用语，指能制伏和骑乘沙虫的人。

形象界**ALAM AL-MITHAL** 神秘的拟似世界，在其中不受物理限制。

灼热良心**PYRETIC CONSCIENCE** 即一般所称「火的良心」，是受皇家制约后的禁制等级（请参阅「皇家训练」）。

贝尼·杰瑟里特**BENE GESSERIT** 巴特勒圣战中，「人工智能机器」和机器人被摧毁殆尽，其后设立的古老学校，传授身心双方面的训练，主收女子。

贝尼·杰瑟里特之道**WAY, BENE GESSERIT** 可用来观察微小细节的方法。

赤棘**INKVINE** 一种生长于羯地主星的攀缘植物。在奴隶营中常用作鞭子，受鞭笞的人身上会留下紫红色的印痕和多年不退的痛楚。

并度**BINDU** 与神经系统相关，特别是对神经的训练。常被称为「并度脉序」（请参阅「普拉那」）。

并度僵直**BINDU SUSPENSION** 自身发起的特殊假死状态。

刺客战争**WAR OF ASSASSINS** 大公约和公会和约所允许的有限度的战争形式，用意在于避免牵连无辜的旁观者。规则要求交战者正式宣告战争的意图，并限制战争中使用的武器。

奇斯哇**KISWA** 以弗瑞曼神话为主题的花样或设计。

孤山**GARE** 单独耸立的小型平顶山或山丘。

定位罗盘**PARACOMPASS** 任何利用地磁变化现象来指示方向的罗盘皆可称之；当手边有相对应的地图，而且该行星的磁场不稳定或易受磁风暴干扰便可以使用。

定时器**SERVOK** 可以执行简单工作的定时装置；巴特勒圣战后仍然被允许使用的少数「自动」装置之一。

延展合金**FANMETAL** 杜拉铝中增长的贾斯谜水晶所形成的金属。相对于其重量，可展现出极高强度，所以相当出名。通常用在可折叠的结构，使用时往外延展打开，因此而得名。

波里特林**PORITRIN** E□阿郎古星系的第三颗行星，被禅逊尼流浪者认定为是他们族群的起源地，不过他们的语言和神话显示他们的祖先应当来自于更古老的行星。

波坦尼方言**BHOTANI JIB** 请参阅「契科布萨语」。

波图果**PORTYGULS** 柳橙。

波萨格**BURSEG** 萨多卡军团的指挥官。

金字塔棋**CHEOPS** 棋盘有九阶的棋类游戏，必须在棋盘顶端摆上我方皇后且将敌方国王「将军」才能获胜。

地堑**GRABEN** 深层地壳移动造成地层下陷，因而出现的长型沟渠地形。

阿巴袍**ABA** 弗瑞曼女性所穿的宽松罩袍，通常是黑色。

阿卡索**AKARSO** 一种原生于锡坤星（A□蛇夫座七○的行星之一）的植物，主要特征是接近长方形的叶片。叶面呈绿白相间条纹，表示叶绿素的分布范围处于连续的多种状态。绿色条纹是植物处于生长期时叶绿素的所在范围，白色条纹则是休眠期的范围。

阿卡索咖啡香**RACHAG** 一种类似咖啡因的兴奋剂，以阿卡索的黄色果实制成（请参阅「阿卡索」）。

阿奎能测试**AQL** 理性思考能力的测验，原本称为「七道神秘问题」，开头为：「是谁在思考？」

阿默汰／阿默汰规则**AMTAL / AMTAL RULE** 在未开化世界中的一种规则，用来测试事物的极限或者瑕疵。通称：破坏测试。

阿拉特**AL-LAT** 地球人口中的太阳，惯指任何行星的主星。

阿耶蒂**AYAT** 生命的迹象（请参阅「布尔汗」）。

阿訇**ULEMA** 禅逊尼神学博士。

阿达卜 **ADAB** 偶然自行降临的「触发记忆」（外在刺激或整体情境触动引发的深层记忆）。

哈伊拉**HAJRA** 探寻之旅。

哈葛尔**HAGAL** 又称「珠宝行星」（θ□少微二星），在沙德姆一世的时代便已开采殆尽。

哈蒙塞普**HARMONTHEP** 历史学家英格斯里以此名字称呼禅逊尼人迁徙旅程中的第六站星球，据说是孔雀六星系一颗已不复存在的卫星。

魁萨茨·哈德拉克**KWISATZ HADERACH** 意指「捷径」。为了应对未知，贝尼·杰瑟里特用基因技术寻找解决方案，也就是一个体内精神力量能够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男性贝尼·杰瑟里特成员。魁萨茨·哈德拉克就是她们对「应对未知的方法」的称呼。

契科布萨语**CHAKOBSA** 所谓的「磁性语言」，有部分从古波坦尼语蜕变而来。契科布萨语由多种方言组成，再经调整改变，以增添安全性。语言最主要的根基是波坦尼人的狩猎语言，这群人是第一次刺客战争时受雇的刺客。

娃黎 **WALI** 尚未受考验的弗瑞曼青年。

屏蔽场**SHIELD, DEFENSIVE** 霍兹曼效应产生器所制造的防护力场，这种力场由第一相位的悬浮中和作用引发。屏蔽场只允许低速移动的物体进入其内（依设定不同，速度在每秒六到九公分以下的物体），只有作用面积极大的电场可以破坏它（请参阅「雷射枪」）。

帝国军团**LEGION, IMPERIAL** 一个军团等于十个旅（约三万人）。

律法**FIQH** 知识或宗教律法。禅逊尼流浪者的宗教有几个半传说半事实的起源，此为其一。

持钩人**HOOKMAN** 手持创造者矛钩准备抓住沙虫的弗瑞曼人。

挖沙师**SANDMASTER** 管理香料采集的工头。

施拉格狮**SCHLAG** 图比勒星的原生动物。身披轻薄强韧的毛皮，所以曾一度被捕猎到濒临绝种。

柯瑞诺战役**CORRIN, BATTLE OF** 一场太空战役，也是柯瑞诺皇室氏族名称的由来。此战始于宇航历前八十八年，战场接近Σ□天龙星，萨鲁斯·塞康达斯的柯瑞诺氏族就此确定登基。

殆赫得挑战**TAHADDI CHALLENGE** 弗瑞曼式死亡决斗，常用于裁决某些重大争议。

殆赫得检验**TAHADDI AL-BURHAN** 一种终极试炼，对结果不得再有异议（因为通常会带来死亡或毁灭）。

毒素检测器**SNOOPER, POISON** 指能靠气味因子光谱检测毒物的辐射分析仪。

炷火**FIRE, PILLAR OF** 用于开阔沙漠中传递信号的简易火箭。

珈尼玛**GHANIMA** 战役或打斗中取得的物品。通常是指可以唤起战斗当时记忆的纪念品。

皇家心理制约**IMPERIAL CONDITIONING** 苏克医疗学校的一种训练，定下最强力的制约，禁止伤人性命。受此训练的苏克医生前额上有菱形刺青作为标记，可以留长发、束以银质的苏克发环。

皇裔侍卫队军官**NOUKKERS** 和皇帝有血缘关系的皇室贴身护卫队军官，传统上由皇帝的庶子担任。

科里奥利沙暴**CORIOLIS STORM** 厄拉科斯的大型沙暴，横扫过开阔平地的风受到星球旋转的动能而增强，时速可达七百公里。

美蓝极**MELANGE** 「香料中的香料」，厄拉科斯是唯一产地，以延年益寿的功效著名。少量服用时有轻微致瘾性，若是每天摄取的量多于每七十公斤体重两公克，则有严重致瘾性（请参阅「伊巴德香料蓝眼睛」、「生命之水」和「香料预菌体」）。穆阿迪布宣称香料是他的预知力之钥，宇航领航员也有类似说法。在帝国市场上，价格可以高达每公钱（十公克〉六十二万太阳币。

耐巴**NAIB** 宣誓「绝不活着受俘」的人。也是弗瑞曼人首领的传统誓言。

计水器**WATERCOUNTERS** 不同尺寸的金属环，在弗瑞曼商店，每种环都代表特定水量。在诞生、死亡和求爱等仪式上，计水器也有特殊含意（超越金钱的概念）。

首领会**GATHERING** 与议会不同。首领会是弗瑞曼领袖的正式聚会，用于见证决定下任部落首领的格斗（议会的目的，则是决定牵涉所有

部落的事务）。

香料**SPICE** 请参阅「美蓝极」。

香料分离器**GRIDEX PLANE** 利用电荷差异将沙子从香料丛中分离出来的器具；在香料提炼的第二阶段中使用的器材。

香料预菌体**PRE-SPICE MASS** 香料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水涌进小创造者的排泄物中，菌类便快速生长。在这阶段，厄拉科斯的香料会形成著名的「香料喷发」，使得地表和地底深处的物质产生交换。预菌体接触阳光和空气后就形成了美蓝极（请参阅「美蓝极」和「生命之水」）。

香料羹**LIBAN** 弗瑞曼香料羹混合了香料水和树薯粉。原指一种酸奶饮料。

克刺**KHALA** 传统祷词，在提到某地时，用来安抚该地凶灵。

修练**TRAINING** 在贝尼·杰瑟里特的脉络中，这个普通词汇有特殊含意，意指将神经和肌肉（请参阅「普拉那」和「并度」）的自然功能锻练到极致。

夏道特**SHADOUT** 弗瑞曼语中对「汲水人」的尊称。

庭中庭**MUSHTAMAL** 附加的小花园，或者花园庭院。

捕风器**WINDTRAP** 放置在盛行风路径上，可以凝结气流中水汽的一种装置，通常经由装置中剧烈的温度下降来达成此目的。

格鲁曼**GRUMMAN** 女史星系第二行星，因为统治星球的氏族（莫里特尼氏族）与吉奈士氏族之间的争斗而出名。

气象员**WEATHER SCANNER** 在厄拉科斯星球上受过专业训练，能使用探沙和观测风向等方法预测天气的人。

乌玛**UMMA** 先知的兄弟会之一（在帝国中，这是具有轻蔑意义的词，代表发表疯狂预言的「野人」）。

真言师**TRUTHSAYER** 指能够进入辨真入定，认出不实或虚假的圣母。

真预**IJAZ** 本质上便不容否认、永不改变的预言。

训诲书**KITAB AL-IBAR** 厄拉科斯上的弗瑞曼人所写的一本书，其内容包括了生存指南和宗教指引。

马什哈德试炼 **TEST-MASHAD** 荣誉（定义为灵魂的地位）岌岌可危时的试炼。

马赫迪**MAHDI** 在弗瑞曼的救世主传说中，指「引领人们进入乐园之人」。

高等理事会**HIGH COUNCIL** 由兰兹拉德的内部成员所组成，有权主持特别的最高法庭，裁定氏族间的纷争。

侦察中心**SPOTTER CONTROL** 香料侦查团队中负责控制警戒和保护行

动的轻型扑翼机。

侦察舰**MONITOR** 一种可以分离成十个部分的太空战舰，配有强大的装甲和屏蔽场，设计成可以降落星球表面后分离并再度起飞。

密波传信器**DISTRANS** 一种能够在厄拉科斯蝙蝠或鸟类的神经系统上暂时产生记号的装置，使用后生物的一般啼声内便能携带此讯息记号。用另一个密波传信器可以拣选载波、提取出讯息。

密封罩**DOORSEAL** 可携带的塑胶密封装置，用来封住弗瑞曼人度过白天的洞穴营地洞口，以确保湿气不逸出。

张力透镜**OIL LENS** 荷夫夫油靠着密封力场保持恒定张力，装设在放大影像的镜筒内或其他光学仪器内。因为每个透镜都可以独立进行微米等级的微调，张力透镜被视为最精密的可见光光学仪器。

采收机**HARVESTER/HARVESTER FACTORY** 用于开采香料的巨大机器（通常长一百二十公尺、宽四十公尺），一般使用于含量丰富、未经污染的香料喷发处。（采收机又称为「爬行车」，因为独立履带乘载了外形像虫子的机体。）

采收机**SPICE FACTORY** 请参阅「沙地爬行车」。

采收机驾驶员**SPICE DRIVER** 任何在厄拉科斯行星的沙漠地表上控制和驾驶移动机具的沙丘人。

探沙**POLING THE SAND** 一门预测天气的技艺，方法为将塑胶或纤维制的杆子插在开阔的厄拉科斯沙漠荒地中，根据沙暴造成的刻痕来预测天气。

友索**USUL** 弗瑞曼语，指「柱子基座」。（该字来自阿拉伯文，在阿拉伯语中也指根基。—编注）

族亲**COUSINES** 血缘关系比表亲更接近的亲人。

理奇斯**RICHESE** 天苑A星系的第四行星，与伊克斯同为机械文化最臻极致的佼佼者。因致力将机械微型化而闻名（关于理奇斯和伊克斯是如何免于巴特勒圣战更严重的影响，详细研究见苏美尔与考特曼的《最后圣战》）。

产子方巾**NEZHONI SCARF** 戴在蒸馏服兜帽之下前额之上的罩帽，由已经生过儿子的已婚或「交往中」弗瑞曼妇女穿戴。

麻思基**MUSKY** 下在饮料中的毒药（请参阅「鸩毒」）。

凯拉赫语**GALACH** 帝国官方语言。混合了英语和斯拉夫语，此外，人类长期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吸纳各种文化特殊的词汇，也对凯拉赫语带来影响。

创造者**MAKER** 请参阅「沙胡罗」。

创造者矛钩**MAKER HOOKS** 在厄拉科斯上用来捕捉、攀登和操控沙虫的矛钩。

寻猎镖**HUNTER-SEEKER** 凶暴、致命的微小金属制武器，靠悬浮器漂浮，由附近的控制器所操纵，是常见的暗杀装置。

掌纹锁**PALM LOCK** 借由人独特掌纹来控制开关的锁。

普拉尼圣塔**PLENISCENTA** 一种产自伊卡兹行星的奇特绿花，以甜香气味而闻名。

普拉那**PRANA (Prana-musculature)** 身体的肌肉做为终极训练中的单位时，以此为名（请参阅「并度」）。

晶刃匕**CRYSKNIFE** 厄拉科斯行星居民弗瑞曼人的一种神圣刀械，长约二十公分。制造原料为死亡沙虫的牙齿，成品分为「固定型态」和「不固定型态」。不固定型态的晶刃匕须接近人体电场才不会分解，固定型态已经过特殊处理，可远离人体存放。

晶算师**MENTAT** 借由训练获取极致逻辑思考能力的帝国公民。又称「人型电脑」。

撒但**SHAITAN** 魔鬼。（该字来自阿拉伯语，中译本《古兰经》译为晒衣陀乃。—编注）

智慧宫**DAR AL-HIKMAN** 专门教导翻译或阐释宗教文献的学校。

朝圣**HAJJ** 寻圣之旅。

奥莉娅**AULIYA** 在禅逊尼流浪者信仰中，立于神左侧的女性，神之侍女

游击**RAZZIA** 一种半打劫的游击队攻击方式。

超晶玻璃**METAGLASS** 高温瓦斯注入贾斯谜水晶所形成的玻璃，以强度极高（两公分厚度之下，每平方公分可承受四百五十公吨）且可选择性过滤辐射而闻名。

阶级制度**FAUFRELUCHES** 帝国强制划分的严格阶级制度。所谓「人人各有其职、各安其位」。

集水袋**CATCHPOCKET** 蒸馏服上收集并储存已滤净水的袋子。

塑钢**PLASTEEL** 为了稳定晶体结构而植入史粹维迪姆纤维的钢条。

塔夸**TAQWA** 字面意义为「自由的代价」，意指某件价值很高的东西，一件神向凡人所要求的东西（以及此类要求所引发的恐惧）。（在《古兰经》中，该字指「畏主」，崇敬并听从真主的命令行事。—编注）

塞木塔**SEMUTA** 燃烧艾乐迦树的残留物产生的第二种迷幻药（结晶萃取而成）。其药效一般形容为永恒而持续的狂喜，可经由某种称为「塞木塔乐」的无音律震动引发。

塞亚迪娜**SAYYADINA** 指弗瑞曼神职阶级中的女性辅祭。

奥没思**AUMAS** 下在食物中的毒药（尤其是指放在固体食物中）。在某些方言中，亦称为憔玛思。

奥兰治合一圣书**ORANGE CATHOLIC BIBLE** 「集结之书」；由一群各宗派的翻译者所撰写，内容包含了数种最古老宗教的元素，包括了

茂米斯教、大乘基督教、禅逊尼公教及佛陀伊斯兰教的传统。咸认其至尊戒律为「汝不可毁损灵魂」。

微缩胶卷**MINIMIC FILM** 直径一微米的魃迦藤，常用于传递间谍或反间谍资料。

暗杀手册**ASSASSINS' HANDBOOK** 第三世纪时编纂的作品，记载了刺客战争中常用的毒药，后续增订的内容收录了公会和约和大公约中允许使用的致命武器。

暗黑事物**DARK THINGS** 惯用语。指护使团对易受影响的文明广为散播的迷信。

楚苏克**CHUSUK** θ沙利胥星系第四号行星，因出产的乐器品质良好而享有盛名，所以号称「音乐行星」（请参阅「维罗塔」）。

准 **Na-** 名词前缀字，意指「被提名」、或是「下一位」。例如「准男爵」便意指男爵继承者。

督察**PROCTOR SUPERIOR** 身兼贝尼·杰瑟里特学区主管的贝尼·杰瑟里特圣母（俗称：贝尼·杰瑟里特之眼）。

圣母**REVEREND MOTHER** 原指贝尼·杰瑟里特学校的督察，她们在体内转化「启灵药物」，使自己的意识提升到更高境界。弗瑞曼人将这名称用于已得到类似「灵启」的宗教领袖（请参阅「贝尼·杰瑟里特」和「生命之水」）。

圣言有云**IBN QIRTAIBA** 「真言如是说……」，弗瑞曼宗教咒语正式的开头（咒语源自诫命预言）。

圣真谛GIUDICHAR 神圣真理。（通常称为「圣理智慧」，表示原真且有根据的真理。）

圣战**JIHAD** 为了宗教理想而发动的战争。狂热的宗教战争。

圣战（巴特勒）**JIHAD, BUTLERIAN** （请参阅「大反叛」）对电脑、会思考的机器和具有意识的机器人进行的圣战，始于宇航历前二○一年，结束于宇航历前一○八年。在《奥兰治合一圣书》中，可以看到这场战争留下的主要诫命：「汝等不得制造机器去假冒人类思维」。

圣迹**KARAMA** 神迹。神灵世界引发的行动。

装甲舰**CRUSHERS** 一种太空战舰，由小型战舰紧密链接而成，功能是坠落在敌方阵地、「压垮」粉碎战线。

诡秘**WEIRDING** 惯用语。形容涉入秘教或巫术。

运兵舰**TROOP CARRIER** 宇航公会为了在星球间运送部队而特别制造的星舰。

运机舰**CARRYALL** 在厄拉科斯上，拥有飞行翼（通称「翼」）的空中负重机械。常用于运输大型香料原矿、搜寻机具，和精炼设备。

钜贸联会**CHOAM** 联合诚信钜大贸易促进会的缩写。掌握全宇宙发展的公司，由皇帝和大氏族操控，贝尼·杰瑟里特与宇航公会也秘密参与。

雷射切割枪**CUTTERAY** 短射程的雷射枪，主要作为切割工具和外科手术解剖刀。

雷射枪**LASGUN** 一种连续波雷射发射器。在使用屏蔽场的文化中用途有限，因为雷射光命中屏蔽场时会爆炸，迸发热能、光线、气体烟尘以及声音（实际上就是「次原子融合」）。

颂诗应答**CANTO and RESPONDU** 一种祈愿仪式，是护使团所散布之诫命预言的一部分。

鼓沙**DRUM SAND** 压实的沙，任何在鼓沙表面突如其来的撞击都会产生特殊的鼓声。

图比勒星**TUPILE** 一般所称的「庇护星球」（可能指的是数个星球），为帝国中战败氏族的避难所，其位置只有宇航公会知晓，并根据公会和约为不可侵犯之地。

慢性毒药**RESIDUAL POISON** 晶算师彼得·德·弗立斯发明的一种毒药，人体吸收之后必须不断施打解药，否则就会丧命。

慢速击昏枪**STUNNER** 射出低速子弹的武器，子弹种类包括涂有毒药或其他药剂的飞镖。屏蔽场设定和目标的相对速度会影响其效果。

洼地**PAN** 在厄拉科斯行星上的低洼地区或由于地底的基盘杂岩下沉而产生的低地皆可称之（在有足够水源的星球上，「洼地」指的是以前曾有开阔水体覆盖的区域，一般相信厄拉科斯行星上也有至少一块这种区域，不过这点仍有争议）。

精神合一**TAU, THE** 在弗瑞曼词汇中指的是穴地社群的一体性。能强化此情感的因素包括饮食中的香料，或者特别是摄取生命之水所引发的「道狂欢」行为。

维特迷药**VERITE** 一种摧毁意志的伊卡兹麻醉剂，服用后会使人无法说谎。

维罗塔**VAROTA** 有名的巴利斯九弦琴制作家，楚苏克星人。

蒸馏服**STILLSUIT** 在厄拉科斯行星上发明的包覆全身的服装。布料是可以散热及过滤身体产生的废物的微夹层。回收的湿气会经由导管流回集水袋中。

蒸馏服水管**WATERTUBE** 泛称在蒸馏服或蒸馏帐棚内部，于穿戴者与集水袋间输水的管子。

蒸馏服修补组**REPKIT** 成套的蒸馏衣修理工具和替换零件。

蒸馏服鼻塞**FILT-PLUG** 鼻子的过滤装置，用来捕捉呼吸时吐出的水汽，蒸馏服配件之一。

蒸馏服体液回收管**RECATHS** 将人的排泄系统连接到蒸馏服上循环过滤

器的管子。

蒸馏帐棚**STILLTENT** 微夹层布料所包覆的小型可缩放帐棚，设计目的为将居住者所散发的水汽回收成可饮用的水源。

盖蒙特**GAMONT** 女史星系中第三行星。以享乐主义的文化和带有异国风情的性习俗闻名。

盖德**CAID** 萨多卡军阶，担任此职位的军官主要负责处理与人民往来的事务，统辖整个星球特区的军事统治。层级比霸夏高，但比波萨格低。

环岩**RIMWALL** 厄拉科斯行星大盾壁上第二道具有保护作用的峭壁（请参阅「大盾壁」）。

蜜许杏**MISH-MISH** 杏桃。

蜜糕**BAKLAWA** 一种加入椰枣糖浆制作的浓郁糕点。

诫命预言**PANOPLIA PROPHETICUS** 贝尼·杰瑟里特为了利用落后地区而广为散布的迷信（请参阅「护使团」）。（作者在此假借了伊斯兰文化中的Shari-a ，原指通往水源之路，在宗教中指真主阿拉诫律的总和。—编注）

弹射枪**MAULA PISTOL** 以弹簧加压，可射出毒镖的枪枝，射程约四十公尺。

影像书**FILMBOOK** 魆迦藤压印而成的装置，用来协助训练以及乘载协助记忆的脉冲。

憔玛思**CHAUMAS**（又称「奥没思」）下在固体食物中的毒药，有别于其他施用方法不同的毒药。

穆阿迪布**MUAD'DIB** 适应厄拉科斯环境的一种跳鼠，和弗瑞曼的地灵神话有关，厄拉科斯的第二月亮上可以看到外型相像的图案。因为穆阿迪布鼠在开阔沙漠中生存的能力，弗瑞曼人很钦佩这种动物。

扑翼机**ORNITHOPTER**（常称为「翼机」）任何可以持续如鸟类般扑翼飞行的飞行器皆可称之。

标地枪**BARADYE PISTOL** 厄拉科斯行星上开发的带静电荷微粒枪枝，能在沙地上染出大片颜色以标记位置。

标准水瓶**LITERJON** 厄拉科斯上用来运水的容器，容量为一公升；由高密度、防碎裂的塑胶加上密封制成。

箴言**MANTENE** 潜在的智慧、论证，和首要的原则。（参圣箴言Giudichar）

羯地主星**GIEDI PRIME** β—蛇夫座三六星系中的一颗行星，同时也是哈克南氏族的发源地。因为能让植物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的光线波长范围较窄，所以这颗行星只能养活中等数量的人口。

魅音**VOICE** 贝尼·杰瑟里特发明的一种复合训练，光靠轻微改变声音语

调就能操控他人。

魑迦藤**SHIGAWIRE** 一种贴地生长的藤蔓压制而成的类金属纤维，只生长于萨鲁斯·塞康达斯行星和Δ□凯兴三号行星，以能承受极大的张力闻名。

鸩毒**CHAUMURKY**（又称「麻思基」、「麻基」）下在饮料中的毒药。

战时密语**BATTLE LANGUAGE** 在作战中，为了清楚沟通而发展出的特殊语言，词语来源严格受限。

炽焰蛋白石**OPAFIRE** 一种产于哈葛尔的稀有宝石。

灯球**GLOWGLOBE** 使用悬浮系统的照明设备，通常是以有机电池自行供电。

亲缘索引**MATING INDEX** 贝尼·杰瑟里特保存的人类配种计划纪录，这个配种计划的目的是制造出魁萨茨·哈德拉克。

辨真入定**TRUTHTRANCE** 在数种能「延伸意识」的麻醉剂中，有一种能引发半催眠入定，处于辨真入定的观察者可以轻易察觉刻意造假的微小背叛行为（注：「延伸意识」麻醉剂一般是有毒的，对毒性不敏感且可在体内转换毒物分子结构的人例外）。

霍兹曼效应**HOLTZMAN EFFECT** 屏蔽场生成器的反向排斥效应。

静锥区**CONE OF SILENCE** 变形器制造出的力场，靠着一八○度镜像的反相波，能减缓波动，从而限制声波或其他振动所携带的能量。

禅逊尼人**ZENSUNNI** 分裂教派的信徒，该教派在宇航历前一三八一年时与莫奥梅斯（或称「穆罕默德三世」）的教义分离。禅逊尼的宗教主要以强调神秘以及回归「先人之道」而闻名。大多数学者认为阿里·本·欧哈西是分裂教派最初的领袖，但是有些证据显示欧哈西可能只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妮塞的发言人而已。

禅逊尼神学**ILM** 神学；宗教传统的科学；禅逊尼流浪者的信仰有几个半虚半实的源头，此为其一。

翼手信使**CIELAGO** 经改造而能携带传递密波传信器讯息的厄拉科斯蝙蝠。

临时沙营**HIEREG** 弗瑞曼人架在开阔沙地上的临时营地。

斋月**RAMADHAN** 历史悠久的宗教节期，特色是禁食和祈祷；传统上是日月合历的第九个月。弗瑞曼人则以一号月亮第九次跨过子午线的日子作为斋月的开始。

泻沙**EL-SAYAL** 沙之雨。科里奥利沙暴将沙尘卷上中海拔空中（约二○○○公尺高）再倾泻而下。泻沙常常为地面带来水汽。

礼仪厅**SELAMLIK** 皇家觐见室。

萨法**SARFA** 背离上帝之举。

萨度斯**SADUS** 法官。一种弗瑞曼人称呼大审判长的头衔，等同于圣徒。

萨多卡**SARDAUKAR** 帕迪沙皇帝的狂热士兵，出身于残暴的环境中，平均每十三个人中有六个人活不过十一岁。他们所受的军事训练强调冷酷的行为和无视个人安危到了近乎自杀的地步。从襁褓时期起，他们就被教导以残忍行为作为武器，用恐惧来削弱对手力量。在他们对宇宙局势影响最大的时期，剑术据传相当于吉奈士十级剑士，精熟的近身肉搏的战技则和贝尼·杰瑟里特的高手不相上下。萨多卡部队中任一人的战力都相当于十名普通的兰兹拉德义务役士兵。到了沙德姆四世的时代，虽然仍令人闻风丧胆，但已因过度自信损耗了部分战力，战士信仰长久以来的神秘感也因为讥讽的言论而开始破灭。

萨鲁斯·塞康达斯**SALUSA SECUNDUS** γ□韦屏星系的第三行星；在其上的皇宫迁移到凯谭后被指定为帝国的监狱行星。萨鲁斯·塞康达斯是柯瑞诺氏族的家乡，也是禅逊尼人流浪旅程中的第二站。在弗瑞曼人的传说中，他们曾在该行星受人奴役长达九代。

双刃刀**KINDJAL** 双面开锋的短剑（或是长刀），刀刃带有弧度，长约二十公分。

庞迪米**PUNDI RICE** 一种变种米，谷粒可长到四公分长，含有大量天然糖分，是卡拉丹的主要出口货物。

悬浮**SUSPENSOR** 霍兹曼场产生器的第二（低功耗）相位，会抵销一定范围内的重力场，有效距离依相对质量大小及功率而定。

警戒门**PRUDENCE DOOR / PRUDENCE BARRIER**（口语：「警门」）任何让特定人员在被追捕时方便逃脱而设置的五重屏蔽场皆可称之（请参阅「五重屏蔽场」）。

护使团**MISSIONARIA PROTECTIVA** 贝尼·杰瑟里特的一个部门，负责在落后地区散播迷信，以使那些区域能为贝尼·杰瑟里特所利用（请参阅「诫命预言」）。

露天渠道**QANAT** 在受控制情况下引导灌溉用水流经沙漠的开放式运河。

露水收集器／露水沉淀装置**DEW COLLECTORS or DEW PRECIPITATORS** 收集器（或称「凝结器」）是长约四公分的蛋形装置。以铬塑胶制成，在光线照射下会反射白光，在黑暗中则恢复透明。收集器的表面温度相当低，清晨露水会在其上凝结，弗瑞曼人将收集器排列在种了植物的凹陷低地中以提供少量但稳定的水源。

露水采集员**DEW GATHERERS** 使用状似镰刀的露水采集器从厄拉科斯植物上采集露水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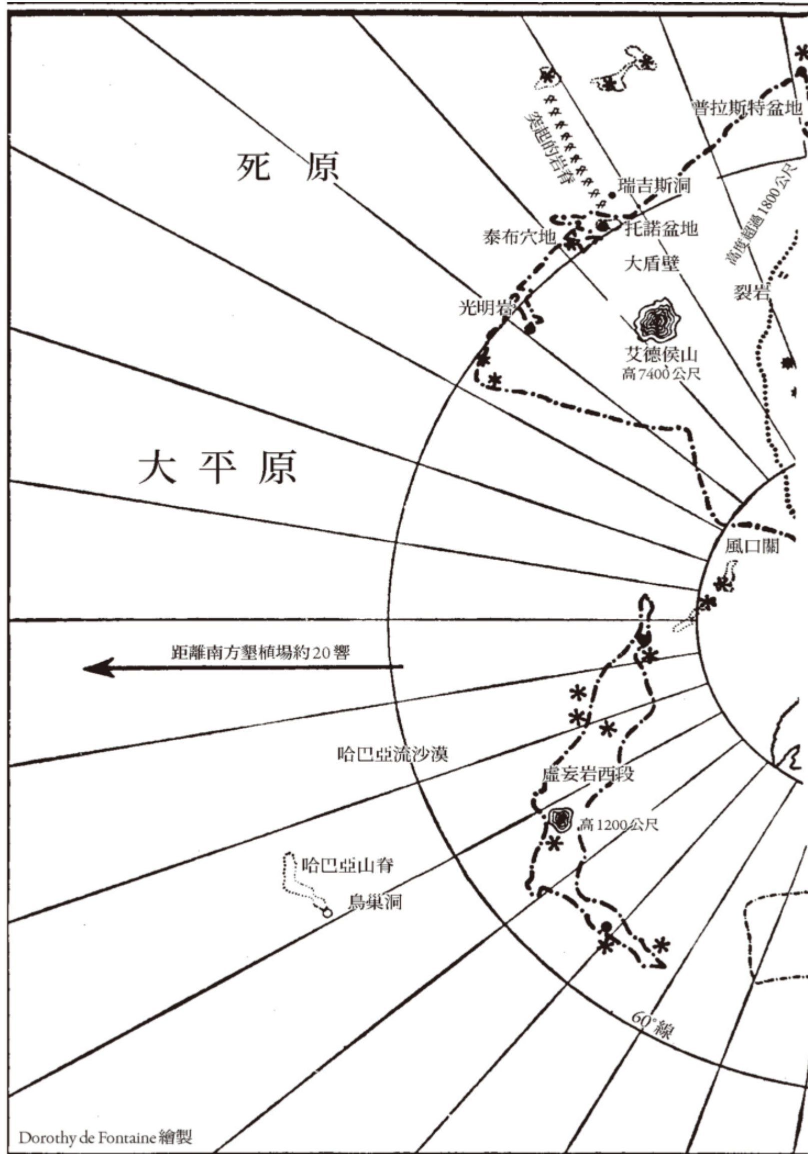
霸夏**BASHAR**（常称为霸夏统领）萨多卡军团中的军阶，比一般军事阶级中的上校略高一阶，这是为了军政首长所定的军阶，管辖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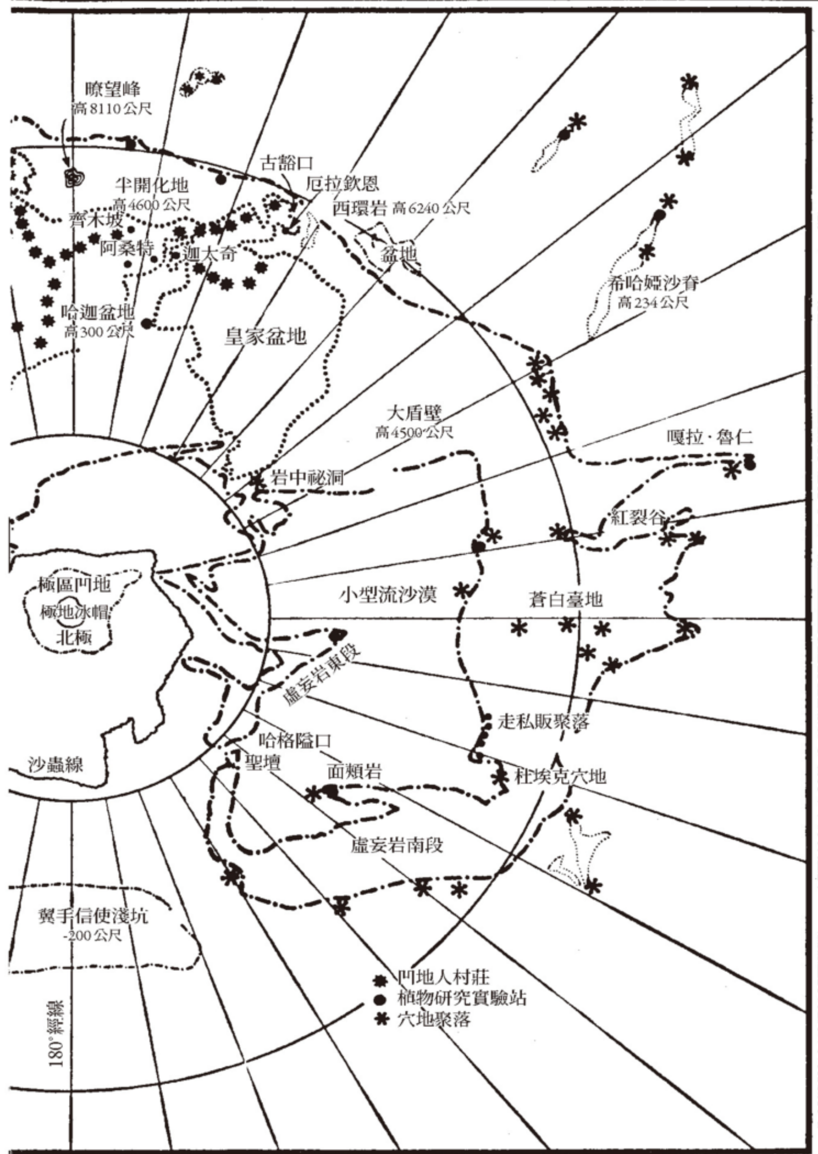
上一个子区。（「霸夏军团统领」是仅限军事使用的职称。）

魔迪厄·纳哈炀**MUDIR NAHYA** 弗瑞曼人为野兽拉班（兰克维尔的拉班伯爵）所起的名字。拉班是哈克南的侄子，曾担任厄拉科斯行星总督多年。这个名字常译为「恶魔统治者」。

变动仲裁官**JUDGE OF THE CHANGE** 兰兹拉德高等理事会和皇帝共同指派的官员，负责监督采邑易主的过程、世仇协商和刺客战争中的正式战斗。只有皇帝驾临的高等理事会，才能挑战仲裁官的裁决权。

郁金香**SONDAGI** 图比勒星上的羊齿郁金香。


死 原
大 平 原
普拉斯特盆地
突起的岩脊
瑞吉斯洞
托諾盆地
泰布穴地
大盾壁
高度超過1800公尺
裂岩
光明岩
艾德侯山
高7400公尺
風口關
距離南方墾植場約20響
哈巴亞流沙漠
虛妄岩西段
高1200公尺
哈巴亞山脊
鳥巢洞
60°線
Dorothy de Fontaine繪製



瞭望峰
高 8110 公尺
古豁口
厄拉欽恩
半開化地
高 4600 公尺
西環岩 高 6240 公尺
齊木坡
阿桑特
迦太奇
盆地
希哈婭沙脊
高 234 公尺
哈迦盆地
高 300 公尺
皇家盆地
大盾壁
高 4500 公尺
嘎拉·魯仁
岩中祕洞
紅裂谷
極區凹地
極地冰帽
北極
小型流沙漠
蒼白臺地
虛妄岩東段
走私販聚落
哈格隘口
沙蟲線
聖壇
面頰岩
杜埃克穴地
虛妄岩南段
糞手信使淺坑
-200 公尺
凹地人村莊
植物研究實驗站
穴地聚落
180° 經線

地图标注

高度基准线**Baseline for altitude determination** 大平漠。

纬度基准线**Basis for latitude** 了望峰。

极区凹地**Polar Sink** 低于大平漠平面五百公尺。

迦太奇**Carthag** 与厄拉奇恩东北相邻，相距约两百公里。

鸟巢洞**Cave of Birds** 位于哈巴亚山嵴。

死原**Funeral Plain** 开阔的流沙漠。

大平漠**Great Bled** 不同于大流沙漠，是平坦的沙漠，覆盖了北纬六十度至南纬七十度的区域。多数地区为沙砾及岩石，偶尔有基岩露出。

大平原**Great Flat** 一片岩石低地，与流沙漠相接。地势高于沙平面约一百公尺。帕道特·凯恩斯（列特－凯恩斯之父）发现的盐盆就位于大平原。在泰布穴地以南到图示的一些穴地部落周围，有一列岩嵴从地表突起，高度达到两百公尺。

哈格隘口**Harg Pass** 建有圣坛，里面安置着雷托的颅骨。

古豁口**Old Gap** 厄拉奇恩旁大盾壁上的一条豁口，是被保罗—穆阿迪布炸开的。整条豁口垂直高度有二千二百四十公尺。

南方沙漠**Palmaries of the South** 不在地图上。位于南纬四十度附近。

红裂谷**Red Chasm** 地势低于沙平面一千五百八十公尺。

西环岩**Rimwall West** 一片高耸陡坡（四千六百公尺），矗立于厄拉奇恩旁大盾壁之上。

风口关**Wind Pass** 两侧都是断崖，通往凹地村庄。

沙虫线**Wormline** 北方最远有沙虫出没的地方。（决定性因素是湿度，而非温度。）

跋

布莱恩·赫伯特（**Brian Herbert**）

我跟法兰克·赫伯特相识已超过三十八年。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注重荣誉，也非常优秀，在任何聚会场合都是最风趣的人，像磁铁一样把听众吸到他身边。说他是知识方面的巨人还算是说得太保守了，因为他那非凡的脑袋里似乎装着宇宙间的所有知识。他是我父亲，我深爱他。

尽管如此，一如我在为他写的传记《沙丘的梦想家》（*Dreamer of Dune*）中所说的，作儿子的想要了解这位传奇作家，过程并不总是平顺。我在法兰克·赫伯特创建的家庭里长大，但并不理解他需要绝对的安静才能专心，无法体会他有雄心要完成重要的写作计划，也不能体会他坚信尽管他一再被退稿，但终有一天他的作品终将成功。在我年幼的眼中，他在《沙丘》和其他故事中创造的角色都是从他的脑中诞生的孩子，而他们都在跟我争宠。他在撰写钜着的那几年间，陪保罗·厄崔迪的时间比陪我还多。父亲的书房对我、我姊姊佩妮、我弟弟布鲁斯而言都是禁区。那段日子，只有我母亲贝弗莉真正了解复杂的父亲。最终，我是透过她对他的爱，以及他回应她的爱，才看出这个男人有慈爱的一面。

等我大约二十五岁时，我跟他的严厉作风已对抗多年。等我终于看见父亲的灵魂，开始感谢他在我母亲临终病危时悉心照料她，便和他成了最好的朋友。他在我自己的写作之路上拉我一把，告诉我编辑希望在书中看到什么；他教我创建有趣的角色、制造悬疑，让读者一页页翻下去。他仔细阅读《席尼的彗星》（Sidney's Comet）（之后成为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的初期草稿后，将几页特别标注出来，然后写了这封讯息给我：「这几页……看得出你如何用剪裁将故事变紧凑。就这样放手去写吧。」他用这种方法告诉我，他能为我打开门让我窥视门内，但是与写作相关的大量劳心劳力，我还是得自己完成。

贝弗莉·赫伯特是窥探法兰克·赫伯特灵魂的窗户，这一点，数百万读者都在《沙丘：圣殿》的书末看出来了—他写了好几页情深意切的文字

献给她，描述两人共有的生活。她是他的写作同伴和切磋才识的对象，那本书的书名就是她想出来的，而他尚在撰写那本书的一九八四年，她去世了。先前在《沙丘》一书中，法兰克·赫伯特以贝弗莉·赫伯特为原型，参考她那种庄严、温和的影响力，甚至是她真实拥有的预知力，创造出杰西卡·厄崔迪女士这个角色。当他写到「杰西卡女士潜在的（预言）能力」时，他形容的正是我母亲，想到的也是她这一生完成的惊人神秘事迹。他经常用俏皮的口吻称她为他的「白女巫」，也就是善良的女巫。而在整个「沙丘」系列中，他也称呼英勇的贝尼·杰瑟里特为「女巫」。

《沙丘》是有始以来最受推崇的科幻小说，在全球卖出数千万本，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沙丘》之于科幻小说，等同《指环王》三部曲之于奇幻小说，都是各自领域中评价最高、最受敬重的作品。当然，《沙丘》不只是科幻小说，它也包含强烈的奇幻元素，而且在故事线之下有多层重要的内涵，使它成为主流小说中的经典。

这本小说最初的版本是一九六五年由奇尔顿出版社（Chilton Books）所出的精装本，该出版社最知名的出版品为丰富的汽车修理指南。没有别家出版社想碰这本书，部分原因是篇幅太长。他们认为二十一万字（英文）实在太多了，那个年代大部分小说的长度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沙丘》将耗费巨额的印刷成本，精装本的定价也会超过五美元。从来没有科幻小说订出那么高的售价。

出版社也忧虑小说的复杂性以及作者在一开头就使用的各种奇异新字汇，后者会拖慢故事的节奏。其中一位编辑说他在阅读前一百页时既困惑又烦躁。另一位编辑表示他退回这份书稿可能大错特错，不过他仍然这么做了。

书出版后，刚开始卖得很慢，但法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写作同侪和读者从一开始就看出这本书的优异，将众人梦寐以求的星云奖和雨果奖的年度最佳小说奖都颁给它。《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杂志大篇幅报导它。它开始收到绝佳好评，包括《纽约时报》的书评。支持的浪潮渐起。

一九六九年，法兰克·赫伯特出版了第一本续作《沙丘：救世主》，他在书中警告追随充满魅力的领导者有多危险，并呈现出保罗·厄崔迪的

黑暗面。许多书迷不想看到心目中的超级英雄被拉下神坛，因而不理解这个讯息。然而这本书仍然大卖，前一本作品也跟着热销。回顾《沙丘》，可以清楚看到父亲如何撒下种子，预示他打算让他的主角走上艰困的道路，但是很多读者不愿接受。当《沙丘》发展成系列作品时，《模拟》（*Analog*）杂志编辑约翰·W·坎贝尔[1]提出许多实用的建议，而他也因为保罗·厄崔迪这个角色的走向而并不喜欢《沙丘：救世主》。

我父亲曾钻研政治，因而相信英雄也会犯错……只不过甘愿像奴隶般追随这类领导者的人数之众，会将他们犯的错误简化。法兰克·赫伯特在《沙丘》中的一段题词中埋下伏笔：「记住，我们所谈的人是穆阿迪布，他曾下令剥下敌人的皮做成战鼓，一挥手便推翻过去的厄崔迪传统，用他的话说：「『我是魁萨茨·哈德拉克，这条理由就够了。』」而在列特－凯恩斯奄奄一息地躺在沙漠的戏剧化场景中，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在许久以前说过的话：「不要让你的人民落进某个英雄的手里，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浩劫。」

到了一九七○年代初期，《沙丘》的销量开始加速成长，主要是因为这本小说被视为环保手册，对破坏地球有限资源的危险提出警示。法兰克·赫伯特出席了第一届地球日，在费城对超过三万人发表谈话。接着他巡回全国，向热情的大学听众发言。环保运动席卷全美，父亲就坐在浪头上展开了一趟令人屏息的旅程。他在一九七六年出版《沙丘之子》，立刻就成为畅销书，攻占全国每一个重要的排行榜。

《沙丘之子》创下科幻小说的纪录，精装版和平装版同时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销量冲破百万本。在那之后，其他科幻作家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畅销书，不过法兰克·赫伯特是赢得如此大量读者的第一人，将科幻小说从文学界的贫民区带出来。到了一九七九年，光是《沙丘》就卖出一千万本以上，数字还持续在攀升。一九八五年年初，大卫·林区执导的《沙丘》电影版上映后不久，小说平装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第一名。在此书出版后二十年能有这样的成就实属惊人，而直到今天，销量依然不坠。

一九五七年，父亲飞去奥勒冈州，他要为杂志撰写专文，报导美国农业部在该地进行的计划。政府成功地在沙丘顶种植三芒草，以免公路被沙给淹没。他本来打算给这篇文章冠上〈他们阻止了移动的沙子〉这个标题，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手上是个更恢宏的故事。

《沙丘》系列的一页页文字间夹着一层层法兰克·赫伯特的生命经验，并混人他的研究，蹦出各种不拘一格的迷人概念。其一便是，「沙丘」的宇宙是灵性的熔炉，在那遥远的未来中，宗教信仰融合成耐人寻味的各种形式。眼尖的读者会认出佛教、苏非主义及其他伊斯兰信仰系统、天主教、基督新教、犹太教和印度教。我父亲甚至认识禅师艾伦·沃茨（Alan Watts），他住在旧金山湾区的一艘旧渡轮上。父亲从多种宗教中汲取思想，却没有信奉任何一种。与此概念一致，《沙丘》附录中描述译者合一委员会的目的是消除宗教间的争端，而那争端是来自各宗教都宣称掌握了「唯一的、仅有的天启」。

父亲小的时候，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姨母中有八人都试图强迫他信天主教，不过他极力抵抗。这件事反倒成了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的灵感来源。这个虚构的组织宣称自己不信奉组织化的宗教，不过组织中的女修仍然追求灵性。我父母也都符合这样的描述。

在一九五○年代，法兰克·赫伯特为美国参议员候选人服务，负责撰写政治讲稿和宣传稿。在那十年间，他也带着家人去墨西哥旅行两趟，在那里研究沙漠气候和作物生长周期，并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体验了某种启灵药的效果。这些经验，再加上他童年的大量经验，都化为《沙丘》书页间的养分。这本小说变得跟法兰克·赫伯特本人一样复杂而层次丰富。

正如我在《沙丘的梦想家》中所说，《沙丘》里角色符合各种神话原型。保罗是探索的英雄王子，后来与「皇帝」的女儿结婚（他娶了伊勒琅公主，而她的父亲正是皇帝沙德姆·柯瑞诺四世）。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则是女巫教母的原型，保罗的妹妹厄莉娅是处子女巫，帕多特·凯恩斯是沙丘神话中的睿智老人。野兽拉班·哈克南尽管邪恶凶残，本质上却是丑角。

至于主角群的名字，法兰克·赫伯特从希腊神话和其他神话资料库里挑挑拣拣。《沙丘》中厄崔迪家族是以希腊的阿特柔斯家族为蓝本，阿

特柔斯家族命运多舛，出了墨涅拉俄斯和阿伽门农两位国王。这个英勇的家族充满悲剧性的缺陷，还背负着赛伊斯特斯的诅咒。这预示了法兰克·赫伯特心里为厄崔迪家族准备了什么样的灾厄。《沙丘》里邪恶的哈克南家族与厄崔迪家族有血缘关系，所以当他们刺杀保罗的父亲雷托公爵，那是亲人相残，与阿伽门农死于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之手如出一辙。

《沙丘》是将耳熟能详的神话揉合后的现代作品，在故事中，巨大的沙虫守卫着珍贵的美蓝极，这种古老的香料代表很多种寓意，其一就是有限的石油资源。厄拉科斯星上有凶猛而巨大的虫子，就像传说中的龙，有「巨大的尖牙」并「吐出肉桂味」。这很像不知名的英国诗人在〈贝奥武夫〉里提到的精采故事：骇人的火龙待在大海边缘，看守贮存在悬崖底下巢穴里的金山银山。

法兰克·赫伯特的经典小说中，沙漠就像沙子的汪洋，巨虫会潜到深处，那里是沙胡罗神秘且不为人知的领土。沙丘上端就像浪头，有许多强大的沙虫横行，构成极大的威胁。在厄拉科斯星，据说生命是源自流沙漠中的创造者（沙胡罗），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也都是从海洋中演化而来。法兰克·赫伯特运用妙喻描绘平行概念，并且把现存的条件扩展到数种世界系统中，乍看之下会让人觉得全然陌生而怪诞，但再仔细一瞧，你会发现那与我们熟知的系统并没有那么悬殊的差异……他想像出来的书中角色也和你我身边的人若合符节。

保罗·厄崔迪（对弗瑞曼人来说是有救世主含意的「穆阿迪布」）很类似「阿拉伯的劳伦斯」（汤玛斯·爱德华·劳伦斯〔T. E. Lawrence〕），他是英国公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领阿拉伯军队在沙漠中起义对抗土耳其人，结果大获全胜。劳伦斯运用游击战术摧毁敌军和通讯网络，在阿拉伯人眼里已很趋近救世主。这个历史事件使法兰克·赫伯特考虑这样的可能：在沙漠世界中，一个外人带领当地的武装团体对抗道德沦丧的占领者，并在过程中成为神一般的人物。

有一次我问父亲他是否对故事中的哪个角色有认同感，令我讶异的是，他竟说是弗瑞曼人粗犷的领袖斯第尔格。我一直觉得父亲更像是威严而注重荣誉的雷托公爵，或是传奇历险的保罗，或是忠心耿耿的邓肯·艾达荷。细细思考后，我意识到斯第尔格在《沙丘》中等同于美国原住

民的酋长—这个人物既代表着也捍卫着不会伤害星球生态的古老传统。法兰克·赫伯特正是那样的人，并且远远不止于此。他小时候认识一个美国原住民，那个男人名叫印第安亨利，他暗示自己被部落放逐，还传授我父亲他族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捕鱼、在森林里辨识可食植物和药用植物，以及如何找到可以吃的红蚂蚁和有丰富蛋白质的幼虫。

当法兰克·赫伯特创建起沙漠星球厄拉科斯以及围绕着它的银河帝国时，他将西方文化与原始文化放在一起比较，选择了后者。他在《沙丘》中写道：「城市出教养，沙漠出智慧。」（他后来在主流小说《灵魂守望者》〔*Soul Catcher*〕中做了类似的设定，偏好古早行事而不是现代作风。）弗瑞曼人就如同阿拉伯平原上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过着令人敬佩又遗世独立的生活，与文明世界隔着广袤的沙漠。弗瑞曼人在进行宗教仪式时会服用迷幻药，就像北美洲的纳瓦霍族印第安人。而且弗瑞曼人也像犹太人遭到迫害，被逼着躲避当权者，远离家乡苟延残喘。犹太人和弗瑞曼人都期望有个救世主来带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

《沙丘》里的词汇与名字来自许多语言，包括纳瓦霍语、拉丁语、查科萨语（在高加索发现的一种语言）、阿兹特克的纳瓦特尔方言、希腊语、波斯语、东印度语、俄语、土耳其语、芬兰语、古英语，当然，还有阿拉伯语。

在《沙丘之子》中，雷托二世让沙鳟吸附在他的身体上，这有部分源于我父亲的儿时经验，他在华盛顿州长大，会卷起裤管踏入小溪或湖泊，让水蛭吸在他的腿上。

神一般的超级英雄穆阿迪布的传奇人生，则源自可在数种宗教信仰中找到的主题。法兰克·赫伯特甚至运用了亚洲戈壁、非洲西南方的喀拉哈里沙漠的民族，以及澳洲内陆地区原住民相关的传说和片段信息。这些民族数百年来都只靠极少的水维生，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水是比黄金更珍贵的资源。

在《沙丘》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前一万年，曾有一场人类对抗人工智能机器、推翻残酷奴役的战争，称为巴特勒圣战。正因为如此，人类最终查禁了电脑，奥兰治合一圣书是这么规定的：「汝等不应造出具人类那等思维之机器。」这场圣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父母认识的人，也就是我母亲的外公库珀·兰德斯（Cooper Landis）以及我们家的友人拉尔夫·史

雷特利（Ralph Slattery），两人都憎恶机器。

不过在沙丘宇宙中，圣战结束许久之后仍然有电脑存在。随着系列作陆续推出，我们得知贝尼·杰瑟里特正是用秘密电脑来管理她们的育种纪录。还有《沙丘》中具备顶级逻辑能力的晶算师，也是一种「人类电脑」。这些人类中的计算机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据我父亲的祖母玛丽·史丹利（Mary Stanley）塑造出来的，她不识字，是肯塔基州丘陵区的乡下妇女，不过她有绝佳的心算能力。晶算师是《星舰迷航记》中，星舰企业号的大副史巴克的先驱……而且一九六○年代法兰克·赫伯特就提出思维机器的危险，远远早于阿诺·史瓦辛格的「终结者」系列电影。

值得注意的是，「沙丘」宇宙中没有外星生物。即使是最奇异的一种生物——突变的宇航公会领航员，也是人类。卑鄙的基因巫师忒莱素人也是，从他们的再生箱里培养出来的苏亡人也是。从法兰克·赫伯特的想像中蹦出来的人类之中，最不寻常的要数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的女人，她们有共同记忆——这个概念主要来自荣格的书籍和学说，他提出「集体潜意识」的概念，据他所言，这是全人类生来即具备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我父亲跟拉尔夫·史雷特利的太太艾琳针对这些概念进行过深入讨论，她是心理学家，一九三○年代曾在瑞士跟着荣格一起作研究。

一九五七年后，法兰克·赫伯特的人生愈来愈紧锣密鼓，因为他把他不寻常的经历与知识都贯注在他伟大的小说上。他为了研究《沙丘》的素材而读了大量的书籍，而他记得在某个地方读到一种说法，说生态是理解后果的科学。这不是他原创的概念，不过正如他从诗人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身上所学到的，他「推陈出新」，用一种让数百万人读得津津有味的形式去包装这个概念。父亲用和美国印第安人类似的世界观，看出西方人不是与环境和谐共处，而是强迫环境接受人类的所作所为。

尽管撰写《沙丘》呕心沥血，我父亲仍说这是他写得最乐此不彼的一本书。他运用一种他称为「钜细靡遗的技巧」，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这四年间研读和准备笔记，然后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反复撰写和修改。

随着父亲依照不同编辑的建议扩充和缩减手稿的篇幅，有一个错误悄悄溜进最终版本的手稿里。小说中皇帝沙德姆·柯瑞诺四世的年龄略为不一致，不过在整个沙丘系列里，这只是少之又少的小瑕疵之一。只要

想想法兰克·赫伯特是用打字机写出这些书，就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在不使用电脑的情况下写出超过一百万字，还要保证信息无误。

一九六一年底，父亲正在水深火热之际，却开除了他的经纪人勒顿·布莱辛坎（Lurton Blassingame），因为他觉得经纪人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也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再把作品寄送到纽约出版业，他们多年来一直将他拒于门外。两年后，新小说即将完成之际，他与布莱辛坎重新合作，共同熬过一次又一次被退稿的折磨——超过二十次，直到奇尔顿出版社终于拿起这本书，并付了七千五百元的预付金。若非奇尔顿出版社有一位高瞻远瞩的编辑史特林·兰尼尔（Sterling Lanier），《沙丘》也许根本不会问世，而这个世界的文学也会因此失色三分。



我成年后与父亲变得亲近，也开始一同写作。他经常提醒我细节的重要性，以及写作要有密度。他醉心于心理学，对潜意识相当了解。他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在一个救世主来到沙漠星球的冒险故事下方，其实潜藏着好几个层次，而你要用哪一个层次去读《沙丘》都可以。最明显的一层是生态学，不过也有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人类演化，甚至是诗的层面。《沙丘》就像是由文字、声音和影像共同织成的绚丽挂毯。有时他会先用诗的形式写出一些段落，之后再扩写、改写成散文，构成的句子便包含了原始诗句的元素。

父亲告诉我，你在读小说的时候可以循着任何一层去品味，之后你可以重读一遍，这次聚焦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层面。他刻意在书的结尾留下悬念，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让读者在读完时留下一些牵挂，让他们想要重读。这是很巧妙的把戏，他执行得非常完美。

我身为他的长子，在故事中看出家庭的影响。我先前提到《沙丘》中有纪念我母亲的文字，其实也有纪念我父亲的文字。他写到雷托公爵「这位父亲的身教一直以来都受到忽视」时，一定想到了自己。这段文字对我意义深远，因为当时他和我并不融洽。我正经历青少年的叛逆期，对他管理家庭毫不妥协的作风非常不以为然。

在《沙丘》的开端，保罗·厄崔迪是十五岁，而这本书刚开始在《模

拟》杂志连载时，我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我并不觉得保罗的性格中有很多我的影子，反倒是在保罗的父亲，也就是高尚的雷托·厄崔迪公爵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法兰克·赫伯特在某一段写到：「有许多事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人：他对贝尼·杰瑟里特女士忠贞不渝的爱情，对儿子的殷殷期待……」父亲晚年接受采访时，会如此回答关于我的写作生涯的问题：「橡实不会落在离橡树很远的地方。」他经常向别人夸耀我，多过他直接称赞我。在他大部分朋友面前，他像是外向的人，但是遇到家庭事务，他经常表现出相反态度，宁可躲回他的书房。他最强烈的情感经常仅诉诸文字，所以我在读他的故事时往往感觉他在对我说话。

有一次我问我父亲，他是否认为他的钜着能禁得起时间的考验。他谦虚地说他也不知道，说唯一可信的文学评论就是时间。《沙丘》最初是在一九六五年出版，法兰克·赫伯特地下有知，一定很开心读者对他美妙的小说以及之后发展出的系列作品，都始终热爱不辍。全新一代的读者正拾起《沙丘》享受故事，就正如他们的父母。

「沙丘」宇宙就和我们的宇宙一样，仍持续在扩大。法兰克·赫伯特写了六本系列作，我也跟凯文·J·安德森（Kevin J. Anderson）合写了另外几本，包括「沙丘」系列戏剧化的终章。法兰克·赫伯特一九八六年去世时正在进行那个计划，它将是以《沙丘异端》和《沙丘圣殿》为始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集。在这几本小说中，他设计了一个大谜团，而在他离世后的几十年，谜底成为科幻小说界被看守得最严密的秘密。

等我们完成这些故事，将有丰裕的「沙丘」小说可以读，再加上一九八四年由大卫·林区执导的电影以及两部电视连续短剧—《法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以及《法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之子》—均由理乍得·鲁宾斯坦（Richard Rubinstein）制作。我们设想未来还会有别的改编计划，不过它们都必须达到我父亲用他自己的小说设下的高标。等所有好的故事都讲完了，这个系列就会画下句点。但这其实不是结束，因为我们总是能回头拿起《沙丘》，重读一遍又一遍。

布莱恩·赫伯特

华盛顿州西雅图

（译／闻若婷）

1

John Wood Campbell，被称为科幻小说之父，主编《模拟》杂志的那十年几乎决定了科幻小说的走向。—编注

fiction 10
沙丘
DUNE

作　　者　法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译　　者　顾备、闻若婷
校　　对　魏秋绸
责任编辑　赖淑玲
编辑协力　杨琇茹
内页排版　黄暐鹏
行销企画　陈诗韵
总 编 辑　赖淑玲

社　　长　郭重兴
发行人暨出版总监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　　话　(02) 2218-1417
传　　真　(02) 8667-1065
划拨帐号　19504465　户名·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华洋法律事务所　苏文生律师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ISBN　9789865562199 (EPUB)

有著作权·侵犯必究
本书仅代表作者言论，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团之立场与意见

Dune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65.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